叢書集成新編

六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二冊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甄異記一卷　南北朝戴祚撰　龍威　一
幽明錄一卷　南北朝劉義慶撰　琳琅　二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祕冊　一六
述異記二卷附提要　梁任昉撰　龍威　三三
續齊諧記一卷附提要、補正　梁吳均撰　逸史　四三
還冤記一卷附提要、辨證　北齊顏之推著　寶顏　四六
古鏡記一卷　隋王度撰　龍威　五三
枕中記一卷　唐李泌撰　龍威　五六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附提要、辨證　唐柳宗元著　百川　五八
幽怪錄一卷附王惲幽怪錄、提要、補辨　唐牛僧孺撰　龍威　六三
續幽怪錄四卷附札記、逸文、補遺、校勘記、續校勘記、提要、補辨　唐李復言編　琳琅　六八
周秦行紀一卷　唐牛僧孺撰　顧氏　一〇〇
雷民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一
任氏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二
牛應貞傳一卷　唐宋若昭撰　龍威　一〇四
三夢記一卷　唐白行簡撰　[illegible]
南柯記一卷　唐李公佐著　龍威　一〇六
幻戲志一卷　唐蔣防撰　龍威　一〇九
妙女傳一卷　唐顧非熊撰　龍威　一一一
柳毅傳一卷　唐李朝威撰　龍威　一一二
博異志一卷　唐鄭還古著　顧氏　一一四
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弱撰　顧氏　一一八
前定錄一卷附續錄、提要　唐鍾輅纂　百川　一二二
諾皐記一卷附十一冊酉陽雜俎續集中、此處不重出　學津
劉無雙傳一卷　唐薛調撰　龍威　一三〇
夢遊錄一卷　唐任蕃撰　說海　一三二
甘澤謠一卷附附錄、提要　唐袁郊撰　學津　一三五
蔣子文傳一卷　唐羅鄴撰　說海　一四一
袁氏傳一卷　唐顧夐撰　說海　一四三
再生記一卷　唐閻選撰　龍威　一四五
離魂記一卷　唐陳元祐撰　龍威　一四七
玄怪記一卷　唐徐炫撰　龍威　一四九
續玄怪錄一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五〇
龍女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EDSP/112

三水小牘二卷附提要 唐 皇甫枚撰 抱經 一五二
靈鬼志一卷 唐 常沂撰 龍威 一六四
集異志四卷 唐 陸勳集 寶顏 一六九
幻異志一卷 唐 孫頠輯 龍威 一八一
神女傳一卷 唐 孫頠輯 龍威 一八四
宣室志十卷附補遺 唐 張讀撰 稗海 一八六
才鬼記一卷 唐 鄭蕡纂 龍威 二一二
幽怪錄一卷附本册牛僧孺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王惲撰 龍威
杜子春傳一卷附本册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鄭還古撰 琳琅
白猿傳一卷 唐 撰人不詳 顧氏 二二〇
錄異記八卷附提要、補辨 唐 杜光庭撰 秘册 二二二
稽神錄六卷附拾遺 南唐 徐鉉著 津逮 二四四
江淮異人錄二卷 宋 吳淑撰 函海 二六三
茅亭客話十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黃休復集 學津 二六九
乘異記一卷 宋 張君房撰 龍威 二九六
友會談叢三卷附提要、補辨 宋 上官融撰 十萬 二九七
夷堅志四集八十卷 宋 洪邁撰 十萬 三〇七
續夷堅志四卷附年譜 金 元好問纂 得月 四八一
睽車志六卷 宋 郭彖撰 稗海 五〇三
林靈素傳一卷附十二册賓退錄中、此處不重出 宋 趙與時撰 說海
異苑十卷附提要、辨證 宋 劉敬叔撰 學津 五一七
閑窗括異志一卷 宋 魯應龍撰 稗海 五四二
物異考一卷 宋 方鳳著 寶顏 五四七
春渚紀聞十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宋 何薳撰 學津 五四九
搜神祕覽一卷 宋 章炳文撰 龍威 五八六
近異錄一卷 宋 劉質撰 龍威 五八七
瀟湘錄一卷附補、校勘記 宋 李隱撰 說海 五八八
葆光錄三卷 宋 龍明子撰 顧氏 五九一
吉凶影響錄一卷 宋 岑象求撰 龍威 五九九
旌異記一卷 宋 侯君素撰 龍威 六〇〇
異聞總錄四卷 宋 撰人不詳 稗海 六〇二
誠齋雜記二卷 元 林坤輯 津逮 六一六
奇聞類紀摘抄四卷 明 施顯卿撰 紀錄 六二四
異林一卷 明 李兼著 唐宋 六四六
志怪錄一卷 明 祝允明撰 紀錄 六五〇
與物博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六五七
快雪堂漫錄一卷附提要 明 馮夢禎撰 奇晉 六五九
前定錄補遺一卷 明 朱佐撰 百陵 六六七
汴京勼異記八卷 明 李濂著 硯雲 六六九
涉異志一卷 明 閔文振撰 紀錄 六九二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 蔡羽述 說海 六九七
廣異記一卷 戴君孚撰 龍威 七〇〇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 清 蒲松齡著 得月 七〇一
扶風傳信錄一卷 清 吳騫輯錄 拜經 七〇七

尾蔗叢談四卷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七一五
唐晅手記一卷	□	撰人不詳	說海	七二〇
齊推女傳一卷	□	撰人不詳	說海	七三二
顏濬傳一卷	□	撰人不詳	說海	七三四

甄異記

戴祚撰

甄異記

戴祚

說郛原本

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盧魹

昔有盧魹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魹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邱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着絳碧袍采色炫耀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覲其甫至輒有虹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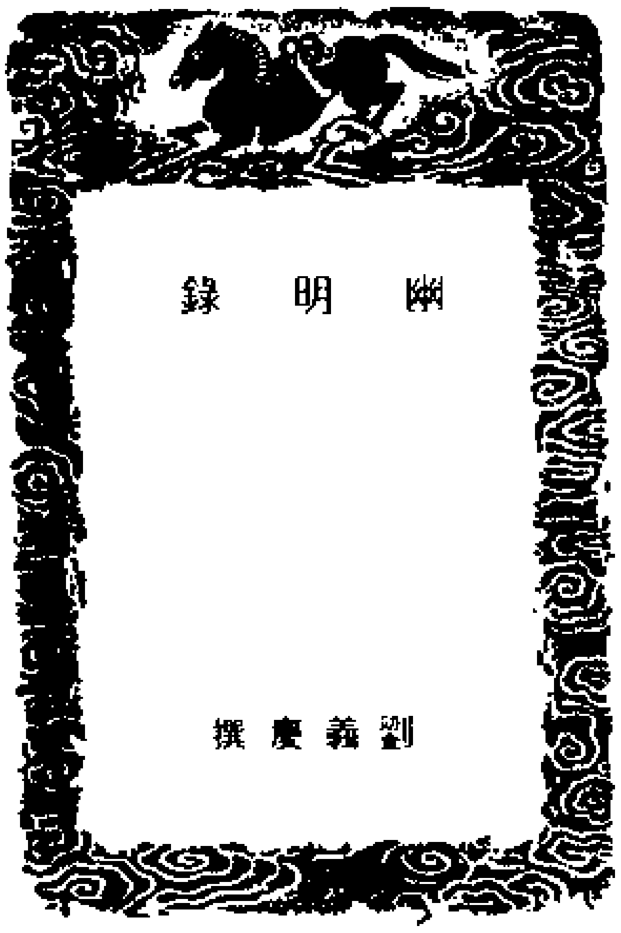
黃粥

黃粥夜夢易其頭朔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完



幽明錄

劉義慶撰

幽明錄

宋彭城王劉　義慶　撰

頓縣下有眩潭以視之眩人眼因以爲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大蛟死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烏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昨下陂不過而死可以報眩潭行人曰眩潭無人何可報烏衣人曰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須臾潭中有號泣聲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一老翁常以釣爲業後淸晨出釣遇大魚食餌掣綸甚急船人奮然俱沒家人尋翁于釣所見老翁及魚並死爲釣綸所纏魚腹下有丹字文曰我闕曾潭樂故縱騎潭來磔死弊老翁持釣數見欺訝食赤鯉鱠今日得汝爲

太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小相作符水治病多愈亦箇佛讚經語人曰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邦則亭內北大郡癘屍横路時汝南周叔道爲臨海令權停家直云周令今去宜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之下應有異口者事彰也後十餘日大石夜頽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指爲臨

海太守過之周設饌作伎至夜庾還舫中天曉庾自披屏風呼叔道何處不起左右撫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

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筆便書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愼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則知況呂布也

淮南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鎖絆

耒陽縣北東有蘆塘淹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避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停數宿過期不返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得暴病患心腹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殯殮謨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令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口口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試用輒差

會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曰僕姓盧名鉤家在壙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故墟忽見大頊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稱盧鉤反音則螻蛄家在壙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絕

晉司空鄭方回葬婦於禹山使會稽郡吏口史淳治墓

多平夷生墳復口處墳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聞鼓角聲自是每如此

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大口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其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出門人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刻期未至女暴已提一金罌受一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罌贈裴

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簪著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餘杭人沈縱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爽道鹵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與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闞山王在餘杭縣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遂去後入山得一玉枕縱從此如意

桓玄旣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口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忽見一平上幘人持馬鞭通云齊侯來玄驚愕然便見階下叔子御犢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齊王文君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

廣陵韓暮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避當下馬鞍鞭重見有鋒鏑囊中有短卷書著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發紙佛神呪經

戚魁兒喪哀悼情氣甚衰夜哭泣後釣於淨經所其欲處釋鈴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嘆歎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跳出船去夜見兒來共語

提二十斛酒一盤梨就之引酌相勸

襄陽城南有秦氏墓爲性至孝親殁泣血三年人有爲其口夢裁詩者民聞其義涕洟不自勝

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下教于巫求吏簪吏叩頭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安陽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聞王當有賜爲王廟頭轉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輯之有異列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乃知之

晉朱貴爲孝親至孝母病篤夜禱於天天漢開府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卽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以停宿夜中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通往觀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鷄子口彩炫耀

晉太康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旣去已行五六里忘般未及取一白衣人持般後至云官使還君化爲鵠飛入山中

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否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燒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劍斫之鬼走松趣逐見鬼在高山巖石上臥仍往逼寃奪鬼爭走遺置藥杵臼及取餘藥囘將還家爲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臼者無不效驗

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

地有數十具棺取一具持歸暮卽叩門求磨甚急且送者故處

平都縣有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故取吾魚奪着車上而去

始興靈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氣高數十丈泉中常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者

巴丘縣金岡以上卅里名黃金潭古有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兒奔壯猶躍還潭鎖久乃盡釣人力斫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諸殷荊州于鵲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卽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驅非常因息駕放牛乃覓入水不出桓遣覘守終月絕跡也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之恆於目前養視翰還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此牛因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卽止待喪既下船便隨去

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祝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徧拜衆人者眞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解止得啓沖聞之歎息召督痛加鞭罰

晉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辭載還府牛果死

胡阿虔眭所居宅內有一皁莢樹大小圍高十餘丈枝條扶疏蔭覆數家諸鳥依其上眭令奴斫上枝因墮殆死空中有罵詈者言虔眭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

推擲大小亟委頓如屯一年便消滅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璩參軍至涪夜登舂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窗櫺中執仲宗臂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石虎時太極殿圖賢人之象頭縮入肩中

義興周超出爲謝廓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夜遙見屋裏白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卽便失去後超被殺

太原王仲德年老少時遭亂避胡賊絕粒三日草中臥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啗棗王便驚覺見一小兒長四尺卽隱乃有一囊乾棗在前啗之小有氣力便起

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之長安至新安界遇霖雨糧乏相謂曰飢那得美食邪應時羹飯具備有人聲語云進疏食衆取啖之各得飽

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恆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車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者及溫殁代居宰相歷十六年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往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乎少日而卒

蔡廓作豫章郡太守大兒始迎婦在路大兒欲婦登舡衣挂舡頭遂墮水叩後徐羨之作揚州登敕兩岸得賞漁人及昆侖其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旁婦如夢聞登告之曰吾今在歸舡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沒覓果見尸坐在舡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人過以火燎一枚其人眼遂失明

晉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達九皐

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絕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布野煙燒漲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海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辯其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兩口邊有黃人與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重賞之

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賣衣市刀圖欲報讐後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穽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老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感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學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光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句章人至東海對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相應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去彈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緪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樂安縣故經荒亂人民飢死枯骸塡地每至天陰將雨輒吟呻歎聲聒耳如蛙

建德民虞敬如廁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後至廁久無送者但聞戶外鬬聲竊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遂在前婢便於後擲之由此輒兩相爭食頃敬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滅自是遂絕

桓大司馬鎭赭圻時有何參軍晨出行于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佳人何以見穢污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行及夜出皆何常穴嘗作溺穴其夜趣穴欲溺虎來嚙斷陰莖即死

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使徧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卑役不豫爲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憂相者之驗而恆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以厭之因其手撫欲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王有寫亡其子悴殮行三禮棺移置衙閣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公魯肅與弟爭墓後於坐牀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尋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湧浸頹毀見救難不能富貴可令君漸免災參軍答曰何以爲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銀釵即我也參軍明日覓果見一毀壙其上有銀釵移徙高燥處卻十餘日參軍行于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墮忽轉止得無恙也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猶當出折臂三公叔子止墜馬及爲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淮南郡有物夜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黐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屋樓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晉孝武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水中之神名曰淋涔君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礙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之而居少時暴崩皆呼此是爲禍也

譙郡胡頤之妻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亦哭之慟汝竟無遺胤然者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如平生當爲君生一男言畢還臥如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臥人亦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俯來殷然婦身微暖如未臥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海陵民黃尋父家貧常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樹有一雙白鳥似鵠可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尺許上樹取鳥來至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翕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轉欲困射師引弓射三矢蛇倒而鳥得飛去於百餘步山邊整理毛羽須臾雲晦雷發驚耳駭目射師驚懼不得旋踵而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相援如此數陣雷電息滅射師得免已而鳥亦高飛

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即水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復活云死時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人道禮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從人指巫師爲道人也土地神曰

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屋皆縣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自然衣食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身又不到推人土地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即錄取禮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太山府君問禮云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豬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身體焦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算八年乃命將錄來牛頭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令遣卿歸終其餘算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爲巫師

弘農徐偷家有一建來寄宿有馬一匹中夜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昨路見箭著一羅柵上

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女其夫從役走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爲石

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門毆擊人乘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巫江際擊鼓以術祝治春以爲誣惑百姓制期須得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鼉從江中出乍沈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鼉自忽宜死先來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好因自此漸差或問巫曰三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

傳通鼉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三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一作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糧食乏盡飢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了無登路攀緣乃得至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糝相謂曰此去人徑不遠度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與有舊相見忻喜問來何晚即因要還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角懸鈴上金銀交錯牀頭各十侍婢便敕云劉阮二郎經涉山阻向西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壻來酒酣作樂劉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至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此乃宿福所招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哉遂住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鳥鳴求歸不已女乃僊主女子有三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全異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汝翁常嚴斷大樹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口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郡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恆籠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玄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玄功大進

河東賈弼小名醫兒甚諳究世譜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大鼻而醜甚多鬚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琊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瑯琊遙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說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與人同

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汲一井餘八井水並動

王丞相見郭景純請爲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

吳興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恆往就之客私懷忿怨具以白眇曰中郎作此甚爲無理願尊執語眇日開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格殺客聊猶不敢約厲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之便變成大狸從窗中跳出

董仲舒下帷獨詠有客來詣語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狐狸而去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地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入市屠千擔水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各囓

鼠云阿屑盜二十萬錢用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曾為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宇閉一無所失鼠亦絕後遂富殖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廢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來止屋檐下便有悲歎之音仍解腰中綵繩懸屋梁自縊又覺屋檐上有如牽繩者此人密以刀斷綵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云家在村內母責之求死此人歸向女父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為妻

義熙中江乘聶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恆停在此洲縈采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亦與墮者飲竟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去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又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也所飲者玉漿也所食龍肉石髓

阮瞻素秉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正幽明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鬼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即僕便是鬼遂變為異形須臾消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卒

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謂徐宜有納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鄰翕然有美譽欲用為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其七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仍還籙遂退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說老子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病而卒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卷遣劾百鬼法所劾輒效為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出來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冠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生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矣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誡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五尺裸身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暗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恆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煮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便男女羣共引石擊人趣得子然後止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翦鸜鵒舌教令學語遂善能效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一佐齆鼻語難學之未似因內頭於甕中以效焉遂不異也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于種一一條列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參軍曰汝云盜肉當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怨恨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治然不可以禽鳥故而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吳興錢乘孫權時得晝臥久不覺兩肋沫出者數升俄怖而呼之問何為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糒餉恨未盡而呼之乘本厄將既衛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常夢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甚惡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毋為橫慮帝然之後果移器悉如夢焉

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為祈禱者掘地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隴西秦嘉字士會儁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遭疾沉滯復面幾悵聞之云嘉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有頃書至事事如夢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韁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瑚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聞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諸絡繹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來三日後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

江淮有婦人爲性多慾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見屋後二小童甚鮮潔如官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二掃帚取而焚之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僚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殷勤呼入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迹至一大塚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

晃時顯儁以商賈爲事驅驢夜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人儁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炭便有一人徑到儁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

籠月朧昧見其面上黶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幡郎奔走投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唯高墳深壙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豬爲禱及祭但豚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嫗鬢首皓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輒觸砂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設厚饌卽獲流通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爲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佗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殺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間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邪母云無相率而去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廟神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之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輔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宜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爾違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與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于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簟席社公下隱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御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胄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宜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

上勿復爲煩但當成證耳頸抱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擲牀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祉公大怒便令呼三匝嘯虎來援曰王赤城呼裂地鎔銚上如此者數十相守至大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傘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數頸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覊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婦病遂亡

隆安初陳郡殷氏爲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來命之舞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恆拔刀在側與言鬼語云勿爲爾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喎僻成殘廢人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擧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皆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然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于爲毛開晨失

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録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三十遇病死埋著家東華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録事在不故來相謝實子亦在此此間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與之餓頭失去兩甕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己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

晉升平元年鄭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而貧鄰婦云我生若男天賴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相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欣喜養至十三當嗣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阿將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鄭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善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貼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楫忽見雙來擧函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門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畏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絶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恆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嘶與殺懷仁以棺殯埋于徐祚後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冢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瞑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便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絶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揭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處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鋒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擬腳則忘事矣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謫宜爲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

桓恭爲桓石氏參軍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恆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床前云吾終後以來七百餘年後嗣絶滅烝嘗莫寄君恆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爲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卻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內要爲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小差爲鬼作食共譚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

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楮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遺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常于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遽便鬬如有人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蚤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戲耳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塟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逮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爲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襤褸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舡萘川而來徑通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媒勸厲强出未至舡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緗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酬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懊歎卒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舡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自中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

新城縣民陳絡家昔來相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而見形徑進呼主人其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爲致福命絡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諳之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滷食命人跪拜發閣裏不得開視復有一人疑是狐貍之類因亂急把取此物徘選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必痛欲死主人爲卽頭謝且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絡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誅

侯官縣常有鬪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詣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請吏便於道中買牛其謝之此神乃去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涕出交流因標姓字財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爲齋戒誦經詠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世高以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稽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形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卽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腳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去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

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腳已各易矣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腳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誤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晉有干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侯筭未窮我試爲請命未可殯殮尸臥靜舍唯心下稍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數升衆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陳釋王遂敕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而吳君與之抗禮節不知悉何神也

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其爲商賈曾致厚利其致酒相慶而焉害良以草襄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日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並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于此相見劉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厲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惱卿歸豈能爲我說此邪良然之既蘇乃詣官訴李焉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絕

北府索盧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經一宿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喜曰君算未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君者當以相代盧貞即舉弓穎粹曰穎堪事否盧貞曰穎不復下已粹初令盧貞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筆自書之盧貞遂得出忽見一曾鄰居者死已七八年矣爲太山門主謂盧貞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屬盧貞曰卿歸爲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本欲與女子市釧不意奄終不得言于妻女盧貞許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因往語之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即遣其妻與女市釧尋而弓穎亦亡府舉共奇其事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云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依奈何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爲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云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

晉升平末故鄣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詣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闌中有豬可殺以餉作兒廣至女家有掌欣舞之聲廣披籬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群鬼盡走廣守尸取豬殺至夜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娶女爲婦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便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暮磨數十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大墟西頭入一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又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暮得五十斛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與卿家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以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遇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爲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前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此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便如師言鬼果大得食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齎版云用爲魯郡太守投版便去去後亦不復見版來日復召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處分家計洗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

漸高不見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已獲濟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死而體氣羸然未有□思作一羹無由能得至檢書夜中眠熟忽有叩牀□□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烏□幘子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用之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構累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辭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壻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如平生多在妻乘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鬼來漸疏時或暫來輒恚駡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邪從女在內紡績之具遂見空中擲亂或投之于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循其兒頭曰吾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已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者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今爲卿得婦當以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埽除設牀席待之到日都密埽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屏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才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

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清和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

衡陽太守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著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爲杜靈之入舡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云朝發矩怪問之杜答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辭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令無開此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悄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窗下臥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臥失覆婦人至牀邊取繡裳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唯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苦云病腫耳即與吏假始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相縣令居晉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鵰夜輒出婢閣與婢語歌言對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恆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給與

飲吹角而歌歌云閉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晉義熙中范寅爲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采薪得二龜皆如一尺盤大薪未足過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采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櫵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夾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和刻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于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死當就殯斂發篋中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爲北斗君會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爲主簿覺後康至曰今來當就攸闕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當爲巫師死作社

公朋年妻果產後如其言矣

有負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乎若曰某已至其家朋婢後將問其婢云此日屢夢郞君來

徐蔉之爲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讀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牛桁憶先人夢回馬而桁折以此除主簿後果爲宰相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禰之値從者夜眠大魘禰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暑三日乃獲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擧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差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卒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要水飮食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千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皁單衣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道死有五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舍安隱無爲泰答一無所爲□□□□畢使爲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令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犂地獄男女六

千人有大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大四邊皆有劍樹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下貫其身體云此人呪詛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見泰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啼泣見二人齎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爲有寺中懸旛蓋燒香轉法華經呪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有重三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師子併伏象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坐見一人身可長丈六姿顏金色項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衆四坐名眞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時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三城縱廣二百餘里名爲更變形城云生來不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當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是受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趣去殺者云當作蜉蝣蟲朝生夕死若爲人常短命偸盜者作豬羊身屠肉償人淫逸者作鵠鶩蛇身惡舌者作鴟鴞鵂鶹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抵債者爲驢牛魚鼈之屬大屋下有地房一戶北間一戶南間呼從北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十里其瓦房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爲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爲人又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爲地中罰謫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萬指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過相供爲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以何

爲樂主者言惟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爲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來使開縢檢年紀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橫爲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爲祖父母及一弟懸旛蓋誦法華經作福也

臨淮朱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前見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內婦曰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閉戶執之及來登牀徃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治此乃住宿食夜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一手那得徧笛我爲汝吹來鬼云卿謂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斫之得老雄雞殺之遂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旣去法失絹一匹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岬中化形作大鷺烹食之肉味甚美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恆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載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蔡伴何不助余乎餘之即奮刀亂斫得一大鼉及貍殺之

庾宏爲竟陵王府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鄰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燋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在咽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紅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漢武帝宴未央殿方啖黍臛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赬皺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下陛腳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歡喜故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帝甚弄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疾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谷密樂之鼠乃託爲其形而就寢寢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爲鼠而走

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皁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爲作主人外頗怪乎其日日中如廁復見前怪言府君今日日中當死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爲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皁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死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我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晉謐許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桓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後飲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死之

晉太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同於親戚焉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食成勢盡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悵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啗之芬美過之于以充飢即裹以爲糧緣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過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齎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廣而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爲飾雖無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從命前進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啗食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

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似泥者是昆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爲宴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止飢而已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谿聞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谿邊將殺之谿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

有一國與羅刹相鄰人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捨別之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猶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是字此條原缺）

（本闕字甚多今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校補）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庭忽有一小吏云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餘自敘爲方伯某第三子有儁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從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別墅其僕客三人送讀言樹材可用欲貨之奇常不聽令試共斫斫之奇還怏之神亦自爾絕矣

幽明錄終

嘉慶甲戌秋從友人處借得錢遵王藏舊鈔本與續搜神記合裝者蓋是此本所自出因手校其異於上下方副紙此本想經遵王校改故不盡同原本一一雖有譌宜校改然此本尚有脫落未正者當校入此本初校不敢亂此本面目當再覆校以原本之勝於此本而脫譌者錄入行間庶免副紙之有時脫落耳

復翁黃丕烈

仁和　胡珽
金匱　江文煒　仝校
吳縣　徐倘之

陽湖楊春甫刊印

幽明錄校譌

劉義慶幽明錄隋志載二十卷唐志則作三十卷是傳刻誤二爲三也自宋以來其書漸佚故宋志及各家書目俱未著錄近惟汲古閣祕本書目載有幽明錄一册而未註明卷數此爲也是翁所藏之本其紙墨甚古而闕誤特多雖經黃丕烈得其所自出之本覆校一過亦無甚異同今以太平廣記逐條對勘更正者十之四五或有廣記所未載者雖心知其誤未敢率意妄改以昭鄭重之意云咸豐三年六月仁和胡珽識

三頁三行（有髮當作曰）
四頁九行（吏傳下空格疑脫王字）
五頁十行（刖當作到）
六頁十七行（壯字疑有誤）
八頁十七行（廳字疑本作歷）
十二頁十七行（鸛字下當有云字）
十三頁十二行（雲字誤本作雷）
十四頁十六行（欄字誤本作櫺）
十五頁三行（乘字誤本作衆）
十六頁十七行（日字誤本作曰）
十七頁六行（議字誤本作說）
廿頁一行（翁字誤本作翕）八行（異字誤本作畏）十三行（冠字誤本作官）
廿五頁十四行（塵神誤本作神塵）
三十五頁十八行（鼻字誤本作臭）
三十七頁十一行（棗無此字本下棗）
三十八頁四行（鑪字誤本作鑣）
四十八頁十二行（朦當作霧紀本下作紀）
四十九頁十六行（是字上當有自字）

五十三頁十一行華云下文（義似不貫）

五十五頁三行鄭人人（字疑衍）

幽明錄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二頁十一行（北東誤原作東北）

三頁五行（遲字有誤擬音棄見高僧類篇義未詳）

四頁十四行（尋錦縈疑作綿綿縈）

四頁十五行（叢与叢原作叢从木）

五頁三行（空精疑是廣字）

六頁九行（常當作嘗）

七頁十六行（叢當作叢小疑作十）

八頁一行（竜宜作龍）六行（廝當作廟）

九頁一行（嫉度誤原作度婦）

十頁七行（常當作嘗本書嘗字多誤作常良當舉此表之不具出）

十二頁十三行（話字誤原作話）

十四頁十一行（藉當作精）

十九頁十八行（納當作納）

二十二頁三行（新疑作新蛸字亦有誤）七行（器上疑有御字）

二十四頁（鍾繇事見魏志本傳注裴松之引陸氏異林與此條大同小異太平御覽有引異林事同劉氏所錄蓋亦本異林也又裴注末云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是異林爲陸雲所著）

一行（費當依裴注引作常）五行（白雜彩上當依裴注原書字）六行（髀當依裴注改觜覺作觜）

二十五頁十二行（上疑當作止屬下誤）

三十一頁十四行（若疑當作蓋）

三十三頁十八行（自中誤原作中自）

三十四頁四行（兩見形誤原作不見形）

三十六頁十一行（部疑作都）十八行（表字誤原作衣）

三十八頁十六行（秋字誤原作狀又四十七頁十七行誤與此同）

四十六頁八行（于字誤原作千）

五十二頁九行（數字誤原作數）

五十四頁十八行（闕疑作關）

五十五頁一行（稍疑作稍）

附補校

二十頁九行十行十一行（勍字疑誤當作勁）

二十二頁十三行（律鄉亭律疑當作津）

二十六頁九行（綠蘿疑當作薜蘿）

三十四頁五行（之疑作其）六行（匪字誤原作匪）

三十六頁十二行（中本士下疑脫一人字）十三行（欲如疑當作如欲）

四十二頁十行（和疑當作何）

四十六頁一行（書疑當作晝）

周氏冥通記

陶弘景撰

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旣在齋禁無由卽得啓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其𤨏鄙蹤網不足信悟追自悼咎分貽刻責淵文以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梁武帝詔答

省疏幷見周氏遺跡直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蓋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幷具一二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玄人周子良字元龢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晩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其歲爲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㓜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慍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　舫取晉安霍山平晩下浙江而潮來掣　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陽欲停　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令討覓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　一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亟相屢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眞旨令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趣走執事乃過於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斂行所可云爲黙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測宇託以方便自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寄自成辦窗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滯形測容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廨處磨洗以文簿器物料什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映後便起云特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閒住東閒西二閒亦安爾高坐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見于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還汝可更來仍見鑪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蹤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絶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貍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昳後殯仍造磚冢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昳後窆卽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廨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鑪中猶如常酒氣瓦瓮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服是此）師既惋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庋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挍一大函登嶠嶽鈎取拜請將還開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録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録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令依日月次第相連如云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可是焚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疏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一依本寫郎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苦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鳥鳥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韈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纖纖狀如毛羽又似絲帛斑駁可愛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綫如莞子但纖纊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斂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挍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挍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自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大近後恐自過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卽所晝寢者頭向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卽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挍東向硯本在挍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挍也）問左右邪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愁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云于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帆帆不自解）仍問曰令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貪眠又簽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纖欲倒仍令左右看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挍之此人問邪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夏月裸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挍（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廻亦不顧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卽往驗果有坎已塞竟）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自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而對天眞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令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乑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閒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眞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冷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閤閤靜屋及壇在閤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經傳蘇傳及五嶽三皇五符等所云眞經當指在此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重難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卽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病今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令春等去便下階而滅（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然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還撤識者不可觸冒）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此承依別自是趙叔保命四丞居大者名威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幷風雨水類五芝今王草事出眞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知幘服緋從者唯三人衣色黑曨曨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前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各界有分各天眞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條選卿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眞仙二三爲宜卿向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償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承建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祀爾日見其淪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旣未達眞旨故不得不抉疑耳）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譴兼向丞總領吳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墨耳（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作辭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眞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已是大司命太元眞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往彼朝詣未反也）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曲垂貧宥實敢廻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眞君旣居卿故應爾于時子良攄展橫在牀前又不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攄展橫攄展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脫履令正輩牀蓋爲知此凡道士應恒著衣服牀知小輩家法衣不得露髻寢也）子良又問旣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下聲傍人聞（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令來取實由復未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平亦在別牀眠）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旣無解術猶應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旣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開其履行看地今日忿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闇合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旣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

（安家地耳）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不得落漠（留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爲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卽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爲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關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緣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誡卿雖緣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諠之中僕等難復數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决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得師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標挺言未絕聞子平覺便欻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滿（此范師卽保命四鬼師范名疆五四師之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呼人之）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鬢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師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師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敎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記日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師來已記年今證須又曰紙蹤記爲好子良因題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己楊許先）

（迹亦是他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景翹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四體虛羸神精惛塞真期未可立待卽亦可且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背向子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一又安此更問答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伺時人知則不可見也）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卩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薄白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者真誥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識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斷）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欝然若似青嶂中其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纛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黯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中多知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目錄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六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凡此瑞背題紙背作乙未年）復見前丞來乃著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原（應作此源）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薇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榮華嘻（應作嘗字）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念胷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廻此二能得道爾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緣訪命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間流連於親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之山川衰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君必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也（述君言似說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泰神府君昨數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子之辭說勸子之言盡可善尋之方當徃來不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便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論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蠡白紙（丞猶是趙丞華陽童伏後記云姓景名上期紫陽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八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恩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丞間爲救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如此事可不慎之（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去歲闕其家說婢母常修服譜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婢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婢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罵便喜笑悅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于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連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幘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綠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澤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依後別記鄧始得爲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所無云桐栢後有來者當謂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遷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爲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也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合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奧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餘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其舉從兄弟皆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作生便名以無別小名也字元餘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嶽冠師爲作此字號香啓告以授之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王文者當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卑紫蓋遊適假房者神仙之漸也（唯言此而已意爾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見之故遥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師及童冰君都未降今此方爲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釋邪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出是爾陂塘虚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爲爾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爲效吾今且去外已有人來（下席爾衣）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榮陽梨井人也（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中紫方冠著繡衣當是寓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藤紙（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舊開室主上真諸所禁）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巢形貌妍麗作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西阿子良斂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四許有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人當是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此日師出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送入至住處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冰中屋尋嶺內清淨神女不集西解混雜及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爲於邑）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執紫毛節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真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綠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誥無）

一人敖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誥有）

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照其胷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作怠發字）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甫懷抱不子良答曰在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王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幽惻（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由紓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言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乃令子良覆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風散紫霄仰攜高真士凌空馭綠軺放彼朱霞館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淹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景朝太真寘綠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霄尋此人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玄人轍無使凌雲幹中隨巖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爲迴九垓何足巍志業雖右（少字）一習之亦成微勖此今日事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懸臺凌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燭七曜亦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勗哉二祀內無

令邪世間方爲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畢馮真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緣運剋列單心（應作丹丹字）當復有來者若能用思入微飛龍轅於霞路奏鳳響於雲衢神童啓節玉女侍軒豈待彌劫乎得道悉在方寸之裏耳不必須形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吞符苟非其分亦爲徒勤更不及專管功德善積功滿道亦可議但後生得之不施於今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令知之（子良唯唯奉從）張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能起蹋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閑堂今將爲周子之遊館乎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爲真人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爲不必相逼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戶內而滅

右一條十二月所受記書四白紙（此中五人三人已經來馮真人樂丞今降案真誥有西嶽真人馮延壽疑此應猶是也樂丞字長治咸陽人主災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相類真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其所受辭意如似署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師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未檢次南周家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爲譙郡殺戮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處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有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自有六月十五日中撤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面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跡亦可已別投藏計此正應是卧卒注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聞其在酉解及務朱陽所眠一狀絕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狀臥如此必是修方諸臥手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之品）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師語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日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聞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肯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師語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旦又入閑進往潘淵文閣潘與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螢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步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一向絕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九日期於酉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許綠繡衣也真誥有此女）

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也真誥有王進賢恐是改名即是）

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徽年二十許綠衣真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先）

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

（文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衣科斗恐許此改即是許掾母）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竟四人齊坐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二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帶大牌牌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就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繚綾衣紫絳爲腰帶也）衆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言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仙戚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景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知今日乎子良答曰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生遠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說命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事或生疑謗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說之夫爲眞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眠則翠羽飛裳乘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騁八方進無水火之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冕之榮殯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眞道不交乎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儔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疑作環字）之慮蕭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已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眞也前服氣諸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相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八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共問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尋此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示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譏理亦聞則其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處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處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又云神而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輙從要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斂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按此年夏旱不雨猶甸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下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三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廷壇自奏二十五日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申當雨爾日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闇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率起未幾隱居問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稱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渴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顧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請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所朱書）

（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著飄風冠披毛帔紫雜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筆蹟當是織成）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仰候眞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之內姓徐字玄眞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黨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今故來爲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徐說雖得仙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乎檟椰之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眞誥所無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隷鄷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絶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籙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選民間或充鬼殺若是則罰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眞（衣服如前持玉鈴侍者二人眞誥無）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眞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歎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録處云始授子玄眞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眞法但肉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審其事此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恭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禀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録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謂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下席同出戶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按徐云定録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眞內訣云云而今面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抑關當鄧領華陽四宮仙禁旣得往來四宮者當爲男則童初蕭閑女則易遷含眞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眞二條事於目錄中唯闕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帔丹青飛裳佩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眞誥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眞誥有侍者四人執綠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年可六十許眞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年可六十許眞誥有侍者二人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四十餘眞誥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鈴（年四十許眞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玉人眞誥有凡此前衣服並丞後見誥令識之）

丞曰今眞人來何大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爾榮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若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塈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惠是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與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諸之乃能領標年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甚受法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聊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周君傳乃云紫陽有左右真人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第三定録茅中君第四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黄庭真人治中嶽耳保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録君曰前遺景上期授子玄真内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君曰子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甲年當得上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爲遥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畢得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一一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賤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録曰陶其名録多闕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旬問當與思和（此保命字也）往諸司命問論之意此必無苦勿卒憂悒仍云吾[illegible]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君始自降前六月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孫登者爲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内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牋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賤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絳緣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大符黑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北斗大不可言訴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還中有柳妙基（謂虞作嫜字受口語音不得字休也）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爵中皆無）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爲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是前月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有餘人兼申明龍欲希之辭夫以函育兩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儔共相映協日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表書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貽促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疑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譜接文殊之屬現肆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狀桒諒別有言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録君三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録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吾天事損頻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務時夫涉真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憧惶也若不過者怪（應作壞字）人功夫餓頊耳（周少來神瞻正小兒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无忌憚去嘗魔驚及來茅山至孫朱陽長夜闇路去來恒獨有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八九月以來館廨往反必須一兩人相伴小侵闇則便挑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為作哄鳴相答此當是去期近密防諸試只二十大夕移東廨宿亦使一道士恚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救起坐誦諸咒說此復是臨時借處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強）定録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檢課簡録見天下民人為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遇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録內格中有上上真録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者二百九十三人已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已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為鄷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録於太山見此輩良為可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録説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轡不亦快乎王君曰茅定録及周紫陽所誠實為深矣足為子之實録也此何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冲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農墨點作下仙之上沐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替致降二階邪范幼冲為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為可恨今以耳眼所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虔支人中有蔣宋並久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有德行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今未知誰當會此三人之數者但應各加精勤庶充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林見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逃陷世法以此恥憤致結氣病遂四年育一男便攜還永嘉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亦小來手未嘗殺蟲蟻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于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是不無小失當以不能遂圖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為幸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稱字）子良唯于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感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干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迴而加增逢人不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迴受于楊耳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爾勿示人此事也（楊許及華僑事皆出真誥中也）

定録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碍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英共轡龍車往請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刻紫録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因答已經諳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主下教者）

定録曰言語粗悉足為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更說上落及宣處諸事全是敬嚴相誡防恐脫言談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楊許之論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

（不知早相共理令闕佚漸加攢訪必不徒然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眞亦粗説其事但子良庸頑豈敢仰希侍蒙神眞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翕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遠家已上紫録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保命仍將往共定録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薄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太玄因業樹玆刻名仙簡爲保晨司（此韓侯刻紫玉之簡）（赤金爲文以上言太上也）吾聞此位尊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定更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緑車玄羽之蓋素毛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報

不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敎耳鄧曰桐柏眞君乃欲來須見大虛司陰二眞（既累去後與兩小兒竟夕拼擋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者以至于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咎譴應至定録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載也尋既未知應爲此位亦言不大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稟老君講解其性理習忘相懷于一切有爲無復執著與時求道之志便有濃染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于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卑雜若其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多去此實神寂六七住道中猶煩惱未盡況此信恐望都隆耶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又頗亦是所酌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徐別記目録此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顯出恐是與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中便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使到職但未知猶且領丞在僕射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往耶此并可意求須有通感勞觕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録趙丞俱來定録曰昨與思和至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未嘗來華（當脫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按此告即符前二日所云中旬罷去爲論也周以十四清旦來入嶺止藏前情召事見示即問周何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密解此意便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有六七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人喚言在與伏中蒙假還東畔等數人之資粮故來就先生乞于時已開戶未畢聞此便閉戶當對呼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時捨與別屋兩小兒並被縛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猶向其道但各取重物徐去必無告訴正恐君劫道士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録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唯何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據覌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王尊垂思爲置宋長沙道士二廨并左右空地于此廨西復爲起覌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鄰近眞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回間耳退恨不得作方圓通辭方圓通辭則亦應方圓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勞苦損人精神悄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爾亦不得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最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此夏旱人情恐山有事長但處驚怖間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凡唐來事今若始逢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屏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自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夏云云此不類恐是不録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青白大小合十紙（于自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悉記所通目錄（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御前別三卷自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有此年目録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辭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中今別撰在第一卷（三條云見一條夢云）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業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字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臥偃房事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于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閑受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共先生授洞房經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辭蒼梧去後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死籍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玄真經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名已上東華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凡缺三條）（今見十四條並不夢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保命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云云

又及隱遁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簡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錄告已進爲保晨司并論上落人數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郤二人來云參定東華名訖上事牒（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録君及趙丞告陶得停召合及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但且混入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靜營爲出入任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眞法時但默行莫令人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遥不以山海爲難總行應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録君云陶答語及問所住（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疲體（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刼盜火禍不須防慎不令有憂（云云今缺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缺二條今見有七條並或見夢）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唯缺五條）從此後並無別記實爲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眞相就論說勸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此云來則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關入見司命君見授夜光芝（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録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芝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録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

（爾日在中堂王法名爲皇家塗炭齋）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録君與華陽内共乘車侍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眞于丹城南眞見告（云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云云二眞府並在大霍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録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云云紫微治玄壠官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之術（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宋宮王妃之賓友韓出眞誥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簿籍事（云云韓即前卷所云東宮典録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其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眞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那治在蓬萊小方諸多事道事亦出眞誥）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大衡山見南陵薛大夫中黄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井泉雜生衆華范監云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薛杜二大夫眞誥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録諮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雖初云可爾後復相詰却審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録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爲訪韓侯論爾更不迴異不（此前及後屢道明爾事此則不可爲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録旨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録循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名上期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梘香而紫色見告云子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火棗交梨出眞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童初男仙宮而未知東西引爲南北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間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眞（丹龍云在陽洛之嶺是南眞所治之官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黄盡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憩典司之所治耳非王眞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别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栢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内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録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輧從二十餘玉

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其寘（意言見笑爲塵生不言是塵生）定錄答語（云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卽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道德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眞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府禁伯主請雨水過以問之事出眞誥張旣善談虛無每語輒入斯境隱爲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畢竟空也但未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云云未詳此出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旣丞有上寮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此月十九日隱君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旣是公館當慮有目之事以爲妨礙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眞紫微（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是司二星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而自不識（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闇星沒唯宜矚南山坐耳此雖可矚而非求眞之體（三日應司二星旣雲闇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悵下溼爲不便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東岡有兩大冢皆可營墓初本欲于西冢作屛帳廣大更令就冢西立屛近朱陽爲好周令定葬東冢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此頻頻告云陶或信不信欲一相識今追思不可有不信事自從遣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于周事實亦謙尚亦不乖皆正自愜恭肓寺見其迫乇旣卒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丁周欲別立臺便虛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願所作三閒堂東西廂各三閒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說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閒堂屋而已今日方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志也北者故有準擬猶欲追爲起之朝留客云止請留一間旣爲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棄難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卽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極醜陋君曰此卽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館及彼爾以後乃有二三塚狀似古塚坑林草榛蕪亦可畏人埋塵不見所原塲處所云故氣正當寬爽輩耳旣曰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姝麗上下青衣侍二女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平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登（應作鄧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桐柏府校籍顚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云云便不了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論殊高混不略說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爾入眞相（云云應事韓大華始以七月受東宮爲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見拜溫涼而去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酆都執法君蔡于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保命府職係皆總治酆都丞位爾相關涉上官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七月中定錄所歎亦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予良問所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旨不容備言亦應是爲帥見有辭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

（云云韓鶴歷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篤之前後事事也（云云此亦勵息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截屋而所顧師永不來乃云欲作辭告縣輝之師定尋自來當由此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曰子欲仙不答實願仙云願仙何不學仙（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慶從外江還云於大雷忽逢一人乘小小艇頭船子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上正爾見作書垂當投與忽云還君前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宜此消息而無方于嶭監間過飼真館道士蠻文數因躡寄其還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則周當是問彊說自私訪冥中亂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爽挾獎如此不免三官所奏況庸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小耳）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爲衍之東水已加八十一丈南衡山西邊頊崩為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已復有事今與鄧生往看之（云云此韓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歲夕夢見司命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敢之司命云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

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黃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逢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遑遑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頻於世路（云云此王屋三清虛上君為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截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云云其本欲取此日戴屋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柏周君周君云爾不復譏真道邪吾將去爾于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意頻取人三百斛穀于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云不取已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埤之餘別了（其此數旬中為起星事恒悼皇不作恐身既廢心亦是急定錄許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言遠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為食歸以此米者其從來為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為責伊云不敢神證云取兩不應云又云別當埤之忌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此宇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劫尚復條爾此何足為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處是晉穆帝永和中至今一百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鄷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命真不容穢氣無辯自云研塋之（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云云當有所識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四條云見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是授云故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其人彭公在此不竟得而補靜檽故人得見之其人亟乘一刀（一刀小船）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府下遊命我冑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淫濁真誠不可攖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示此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著黃絹帽多鬚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條獨委曲者當是主欲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寧樂成二縣共界未知鄒堯是何處人顯昭形服如此便是可察正恐伊知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此者情志何甚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宮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事見其此日亦有辭本仔）

二十八條（十八條云見十條云夢）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合十六番（八番白八番色）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末合一百九條（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入今年來月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為時近致希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云輕于九轉易于九轉此別一紙無明月）

九莖紫菌琅葛芝一斤（出南國句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出南岡此閒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陰垣之陽去垣三十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蜜封之上土令厚二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取已所住戸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豔出器邊也得三沸竟又内玉漿一斗又加火高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録云前疏文辭綝雅但恐心不必然耳（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二丞及洪君來云郤下都邪勿不復友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其于時欲出都定不果六月只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録保命及衆真並見試以緑葉事（云云色不從又反應憂盜事云當時相救）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饑愍韓侯接對如常耳（如此設者前騰家便非悲勤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十人相助遂不能都（此字草漫不可識也）亦得可可耳（不解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盜相救助者則不應言亦得可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並云從此月來王此見並黄繒書人虞細色紙凡四紙半前紙接年未來書後）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横行不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云云（周暫出都以此月九日便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須久停在湖熟方向聞此月中遠近多瘟病）

十九日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退猶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密延陵稅茂元亦入其多責郭邑爺果食中必有艱齊煎煑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三條並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東華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役載（此中當說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録等多爲論性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不聞此亦爲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多不可記（此事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頗爲根最深）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大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紙也）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草漫永不可識也）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見昇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得高監相爲不爾幾致變（聞周在第中忽輔病恐是此意高監不知）（誰洞中不見此人也）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北星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惑人壞人真氣可急請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都仍就正法明同往南度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木問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周木者函都不說此事賢能慎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蕭然多論九轉事云云并二君令告（云云其足二十三日還至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三條云見三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葷之正心及餘事云云（紫文仙忌云爾止謂此一月耳）

八日見趙丞垂天下邪鬼之事令懔之諸云云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日夜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擣三百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儷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山開封人人侯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失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紙謹正（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思詳已歷問同往人大小咸云不覺見垣内埋藥亦不聞木臼擣声恐或別處作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絶以疑雖見溫酒亦或依以亂之耳言）

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

周氏冥通記卷四（終）

述異記

任昉撰

述異記卷上

梁　任昉著　武林章如錫閱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蛇目圓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口疫其俗遂爲立祠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熊（奴來反）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獸名能能蛇之精至冬化爲雉至夏復爲蛇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

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之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處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謂漢室將亡

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是美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

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王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盡是也周武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蒲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

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符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有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南海中

有軒轅工鑄旨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協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爲之斑斑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寄莎草相思之流也

淮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死化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千年爲應龍

汛澳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灌淝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武曾流觴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玄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雀五百年化爲蜃蛤

梓樹之精化爲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郡諺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爲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恥其類而惡之

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棟頭山勾踐貯米於其上舂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古制也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爲華表柱石鶴一隻種即越王勾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蒸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床石硯

姑蘇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荚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食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爲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海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旁栢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廬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

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曰吾當蠱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

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爲立祠能致風雨

定安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卽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縋之入得數斛空青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吐綬鳥其身大如鸛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卽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霈卽不吐

陽泉在大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爲石

辟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羊山上有燃石其色黃而文理疎以水沃之便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卽復以水沃之

猰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雀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

南康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岸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室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喻蔡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戈人所射窮而歸蔡蔡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蔡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報蔡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卽眞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南方有炎火山四所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卽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磧（子林切）千枚名爲霹靂磧從春雷而磧減至秋磧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

宣城蓋山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析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惟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乃涌流

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磲

汧鄉西律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嵊州大江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若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爲漿（嵊[illegible]）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卽成雷也天之由感於此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員嶠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色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方盡繅訖此女與客俱神仙去

并州妒女泉婦人不得艷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云是介推妹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也

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棊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既歸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正女拾螺爲業嘗宿此亭夜聞空中風雨聲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啖其肉明日惟有殼在焉故號此亭爲螺亭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卽爲地仙

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

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援之未至家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子明付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烹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歲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命老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秉燭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爲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爲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鱧魚欲私食之郎知詰之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冶作兩刀因舉刀向鄣鄣即藩中山地名也咒曰鱧魚變化冶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遂推爲君

宋武帝微時伐荻於新洲見一大蛇長數丈遂射之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帝曰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名此草爲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兎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

晉太康中會稽蟛蜞及蟹皆化爲鼠蟛始變者有毛而無肉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月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噴毛短三寸若噴毛長三尺

南金山有師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動石裂也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即熟可治邪病

東海郡尉干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六仙人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訖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鷓鴣之類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刳以爲舟船

巴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竹爲簫管吹之若羣鳳之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何來羣

鹿若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七命即文章名也

宋消山有石樓樹吳大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鑑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爲青牛

猿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鵠壽三千歲

麏之千年生胡髯

虎魚老者爲蛟

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蛟羊似羊而無角唉之毒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烏

周穆王之犬日走千里食虎豹

闔閭構木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句漏縣有白橘青柑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三蔕瓜一實二蔕及玉色橘

趙王故城俗呼爲麋鹿城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中有望秦山商人望鄉之處

貝宮夫人廟在大一山下云懷元年夫人也廟即其墓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爲五鳳州

魏文帝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

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卷上終

述異記卷下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爲鼃兒

漢世翁仲儒家人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天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錢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墳刻皆化爲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鐵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魏世河内冬雨棗

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有甘者即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産神標二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之大者爲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云如拳之李陸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樟之爲木豫樟郎木名也生七年而後可知木有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荆州時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隱帝遣人糴市珠玉金銀閒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用畝由是江城都市化爲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謡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洛中童謡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昔傳說桓靈之世汝潁間桑麻爲蒿蔞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日麥化爲飛蛾

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蠱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此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英生神木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宋高祖之初年當晉饑饉之後即位以來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爲藥也

仙藥紫鳳腦千年髑髏是也

雞舌香即桂香之善者

紫述香一名紅藍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上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香似紅藍而甚芳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葉是杜若而紅碧雜貢籍日南郡貢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爲之香尉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千年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洲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

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奮飛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上虞縣有石駝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用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昉按吳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篡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旣於山中得道騎馬王咸嗣逸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旣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濆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濆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望鄉之處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

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遣葬之立義陽公主陵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符堅旣爲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旣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灾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大牢新平寺今符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

待項羽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澴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爲澤名

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嚙之狀湖中呼爲馬澤澤中有武帝彈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蔙𦽅草一名麗草又呼爲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

斷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爲離別草

吾爲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宜蘇南人呼爲斫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爲懶婦箴又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登而甚氛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萠具草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萠具草

紅蘭花一名大草

戎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寡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支茜園漢宮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服是其處也

紅綬花蔓生如綬一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園武帝時園也今俗呼爲仙草園出漢

魏宮志

𧄸園在定陵漢宮儀曰𧄸園供染綠紋綬小藍曰𧄸（毀音）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貢定王故園也

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

梧桐園有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

後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爲之像因形穿地爲坎臥木囚於其中視之罪正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爲精誠所感子長時爲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白訴不見其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頭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愕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道看臚芬芳於帝前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絳衣紫帶纓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挾樂器帝問之曰何所聞樂是公等奏耶翁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

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蜂蜂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遂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長春樹

滄水泉在滄州九嵕山山下出泉濶百餘步亦名流水泉雖沈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灰鐵為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神泉出高密瑯琊郡人或禱祈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污之則便竭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史記作媦）在地中食死人腦君以松柏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

辰州嵩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龍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朵樹今在辰陽縣

城陽縣城南有堯廟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後使至遣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顧渚山有欄（波耿反）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為杖

虵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

南海有水蟲名曰蒯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蒯合甲蟹亦還入為蒯取食以始終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桄榔皮裏出屑如麪用作餅食之與麪相似因謂之桄榔麪焉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漱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為辟寒金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人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皆有次第郭后崩因哭泣過度遂死

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頂中尚有石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雲栱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變之則可馴伏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井道見三老人遍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於毘陵因號其葬處為貞山

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即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著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昇於天為神仙昔時人

璅蛣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蛣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

鶴髡（胡故反）解剃（龍反）德宅耳則聽響遠露眼赤精則眎遠大毛落䒩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腳踈節則多跋也

若百六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鳳爲羣

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矣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年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辯嘗爲荆南得橘一蔕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吳大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育生男子十人沉木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爲哀牢王

涿光山下囂水多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供獻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卽天后眞君之便闕中有白紫芝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之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不與衆鳥相厠俗云是古之木客花化作廬陵郡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年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近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犬名后倉啣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爲徐君號曰偃王爲政而行仁義

湘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卽此也

河間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滱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爲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慮語訖風起而沒於水鄉人因爲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爲姑夫

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嘗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著屋間欲其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今爲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爲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爲大小翮山嬀州卽今幽薊之地

利州義城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卽出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遂化爲石

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豔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爲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長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燋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嫂病須與蚺蛇膽療之則愈旣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眞蛇膽也童子遂化爲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一日以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爲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屐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屐墮櫛於此

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王印綬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述異記卷下終

述異記二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爲祖沖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爲別自一書則可以爲誤題祖沖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剽剟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即採徐整三五歷記其餘精衛諸條則採山海經圖贊諸條則採列仙傳龜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則採異苑以及防風氏蚩尤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周穆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生大野山尤爲拙文陋識考昉本傳所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記之其爲後人依託蓋無疑義姚寬西溪叢語得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據以補善注之遺今考李善閒居賦注此句下引荊州記曰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並無未詳之語寬偶誤讀本不知此書之剽文選注反謂選注未見此書殊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僞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雞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前蛇珠龍珠之諺乃剽竊灌畦暇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成卷帙亦如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續齊諧記

吳均撰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撰
明　吳琯　校

漢宣帝以皁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錽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亾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鳳康詩云[illegible]）（鳳轄逢北御羅）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眞仕至大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荊歡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昭也（[illegible]）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詩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貍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貍不從遂見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柰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

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貍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貍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亾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無歸日旣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旣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頴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别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别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

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别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荅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荅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右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按隋志作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齊諧記七卷此書蓋續東陽記而作非續莊子志怪者也記中惟鵞籠書生極刻他若京兆田氏之荊樹宏農楊寶之黃雀可以裨風教張華雷煥之測老魅摯虞東晳之辨曲水可以資博雅以至張成區回鄧紹桓景等事宗懍歲時記已時時引証非以其信而有徵歟以故東陽之書不傳而異記特存均通史學嘗著齊春秋三十卷他所述作並載南史本傳而不及此書或又以寓言置之故耳汝上王謨識

續齊諧記書後

陸友撰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

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馬端臨文獻通考續齊諧記二卷陳氏曰梁奉朝請吳均撰齊諧志怪

本莊子語也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續之者歟

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均事蹟具梁書本傳唐藝文志作吳筠案唐有道士吳筠乃大歷時人是書隋志著錄杜公瞻荊楚歲時記註歐陽詢藝文類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甚唐志蓋傳寫之譌吳琯刊本有元陸友跋曰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爾前無其書也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均書之前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唐志小說家亦並載之然則均書實續無疑友謂前無其書亦為失考所記皆神怪之說然李善註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荊樹一條於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引其成武丁一條韋絢劉禹錫嘉話引其霍光金鳳轄一條蕭衍通天犀導一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其徐邈畫鯽魚一條是在唐時已援為典據亦小說之表表者矣惟劉阮天台一事徐子光註李瀚蒙求引續齊諧記之文述其始末甚備而今本無此條豈原書久佚後人於太平廣記諸書內鈔合成編故偶有遺漏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續齊諧記一卷

李善注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荊樹一條

朱珔文選集釋云今尤氏文選但引古上留田行而未及續齊諧記殆所據別本耳玉縉案顏延年詠曲水詩注引東陽無疑齊諧記東晳對武帝一條今見此書知鈔合者又有竄入矣

還寃記

顏之推著

陳眉公訂正還冤志

北齊侍郎顏之推撰

檇李　穉芳王體元
　　　譽伯沈振鷺　校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復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逢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悶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二徐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慼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嘆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氐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嘗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於鳥

璀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嫩煌宋混還弟澄餉于巢所害璀璀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璀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血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所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晉西域校尉張傾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劒所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欵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并諸劫于人于郡門斬之此伎殺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楊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旣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旣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　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昔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戶矦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矦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欵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矦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也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矦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任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

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笞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熟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

河間國兵張麑經犢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麑酣酒失色拔刀斬犢犢母爾夕夢犢自說爲麑所殺殺屍澗中脫褌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褌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麑知事露欲規叛逃出門輒見犢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麑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黙密白日見黙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帝爲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遣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爲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倩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爲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墾太語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遽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崇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毅討慕容泓爲泓所敗毅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逃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爲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因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掘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怖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刀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弟四子期從叔壽襲殺而廢爲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爲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金鄉後除縣職解宜還家入山伐林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賫酒禮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好美色鄰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鄰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邦死之日鄰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殂沒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敎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旣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敎子畦畛不理訶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具伏又云汝旣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卽焚敎子幷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幷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楊都時多有諍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漢世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幷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旣絕不敢前行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冀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卽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幷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栲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鬼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旦收游徼詰問卽服收同謀十餘人幷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令所不錄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令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身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

熖大猛内外狼狽俄尒自滅茅炭儼然不見衡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殼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黚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歆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城遇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尒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縱殺之而籍没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寃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恡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怨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于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于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黄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　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誣其主簿魏纂使證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駿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illegible]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蕳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

許瑯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苦以爲請于是司徒王遵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以是下詔　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藺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凴結族人孔敝敝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敝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敝此兒常有忿恚敝尋喪亡服制旣除基以宿舊乃賷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尊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驛往看已墮于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右顏之推還冤記一卷隋志本作寃魂志三卷文獻通考又作北齊還冤志二卷入子部小說家次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考本書所記還冤故事上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係北齊遂目爲北齊還冤志非也今書亦祗一卷中又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葉載桓溫誅高平陵見殷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魏城陽王元徽後其他脫簡無得而考矣大抵記中事實多見正史然採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宋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蒐而輯之者是所望也汝上王謨識

還冤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還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還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還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寫之譌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載釋庭藻續北齊還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禮能仁盛談因果之推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爲篤信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然齊有彭生晉有申生鄭有伯有衛有渾良夫其事並載春秋傳趙氏之大厲趙王如意之蒼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亦未嘗不載於正史強魂毅魄憑厲氣而爲變理固有之尚非天堂地獄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冗濫存爲鑑戒固亦無害於義矣陳繼儒嘗刻入祕笈中刊削不完僅存一卷此本乃何鏜漢魏叢書所刻猶爲原帙今據以著錄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還冤志三卷（隋顏之推撰）

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還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還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還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寫之譌

嘉錫案隋書經籍志二史部雜傳類有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舊唐書經籍志同新唐書藝文志始改入子部小說家提要執後人著錄之例求之隋志小說家而不得遂以爲不載已爲失考至謂唐志作冤魂志爲傳寫之譌則尤不然考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記部錄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書三部有冤魂志一卷卷數雖小異而書名亦作冤魂顏真卿撰晉祕書少監顏君廟碑敘之推所著書有冤魂志三卷書名卷數均與隋唐志合此碑今尚存觀其拓本字跡炳然尤爲確證至宋人所修崇文總目卷二十八始稱還冤志三卷宋史藝文志蓋本於此太平廣記引此書四十餘條俱作還冤記尤袤遂初堂書目有顏之推還冤志無卷數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一始稱北齊還冤志二卷顏之推撰即通考經籍考所本也由此觀之之推原書本名冤魂志其稱還冤志或北齊還冤志者皆宋以後人所妄改也提要翻以唐志爲誤豈非以不狂爲狂歟

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載釋庭藻續北齊還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

案之推卒於隋開皇中見北齊書及北史本傳（在文苑傳中）其家訓作於開皇九年混一以後見終制篇提要皆不知引而必旁徵切韻徒爲辭費說詳雜家類一顏氏家訓條下

古鏡記

王度撰

古鏡記　　說郛原本

隋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淸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

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曰兩月前有一客携此婢從東海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相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君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照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惟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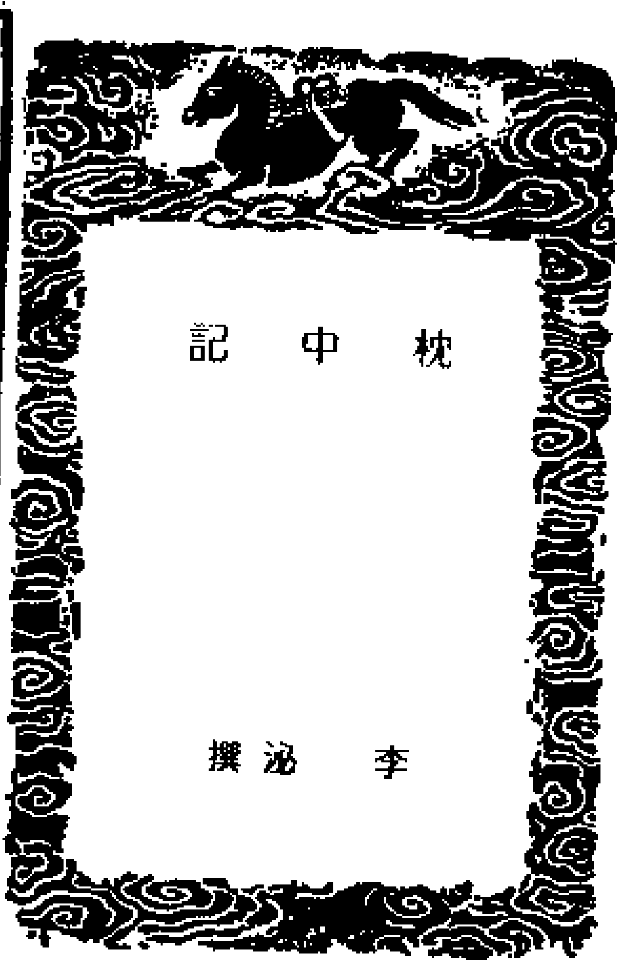
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淸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淸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正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于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

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當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天下大饑。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

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着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眾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自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毋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意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敢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濶。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

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樹。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雨四歛。濤波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臺。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

是旌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請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必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閤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窻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窻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終


枕中記

李泌 撰

枕中記

唐 李泌 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腧、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眞、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㚟新破敗死、河湟震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其罹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僔、倜、儉、位、倚、僔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倜萬年尉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其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殊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懼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護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枕中記終

枕中記跋

右記初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三注出於異聞集乃唐末陳翰所輯而今已佚之書又宋白等修文苑英華例不收唐人傳奇而卷八百三十三頁七特列此記於寓言之後皆題沈既濟撰龍威秘書所收則題李泌撰與刊於該書前二年蓮塘居士輯唐人說薈所收同二書皆輯於乾隆末年既皆晚出不足爲據似應仍改題沈既濟以復其原按沈既濟新唐書卷百三十二有傳曾拜左拾遺史館修撰以撰建中實錄見稱龍威秘書所收尙有雷氏傳任氏傳等度爲當時傳奇名手此記之見於文苑者稱「主人蒸黍未熟」見於廣記者則作「主人蒸黃粱爲饌」故後世有黃粱一夢之語明湯顯祖卽本此記而撰邯鄲記傳奇也翁同文跋於德國愽宏

河東先生龍城錄

柳宗元 著

河東先生龍城録目録

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魏證嗜醋芹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武居常有身後名　房元齡爲相無嗣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李太白得仙
韓退之夢吞丹篆　寧王畫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隱語　景州龍見三頭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明皇夢遊廣寒宮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夜坐談鬼而怪至
裴武公夜得鬼詩　房元齡有大譽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龍城無妖邪之怪
王漸作孝經義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卷之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賈奭著書倦去　開元藏書七萬卷
明皇識射覆之術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太宗沈書滹沱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高皇帝宴賞牡丹　魏證善治酒
裴令公訓子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韓集樹雞詩蓋用此當時之事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李吉甫毒虐弄正權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羅池得石刻　劉仲卿隱金華洞
趙昱斬蛟　宋單父種牡丹

河東先生龍城録目録終

河東先生龍城録卷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漢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表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違故傳授焉老人顧頷頃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帷裂幞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闞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閒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殖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吾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翣翣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顋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爲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柰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閒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久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光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瞑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其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傾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游洞庭風浪淘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迴亟視匳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窻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云化爲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館前見一介胄者揶揄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雲驕騎歷亂嚮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大漢危棧通岐觸地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發與書係前生數休衒英雄更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爲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部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爲超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著爲八駢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內閣爲八駢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以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憫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浡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亢潦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天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眞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官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迨然生頗爲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傜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皐山中著書三十卷號鳴皐子逾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詭幻莫之信也有子餘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褚元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還興兵火交焚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寂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

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排多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奏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焚閱於外有大臣將自慮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裹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惛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隅望且重也勳幽辟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擁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盈十年飲不敗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渌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兒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巳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栢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罌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閤皁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謫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黜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王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膲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舡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龍城錄二卷

舊本題唐柳宗元撰宋葛嶠始編之柳集中然唐藝文志不著錄何遠春渚紀聞以爲王銍所僞作朱子語錄亦曰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之爲也子厚敘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知者於其中似暗影出令觀錄中所載帝命取書事似爲韓愈調張籍詩天官遣六丁雷電下取將二句作解趙師雄羅浮夢事似爲蘇軾梅花詩月下縞衣來扣門作解朱子所論深得其情莊季裕作雞肋編乃引此錄駁金華圖經季裕與銍爲同時人或其書初出僞迹未露故不暇致詳歟然自南宋以來詞賦家巳沿爲故實不可復廢是亦王充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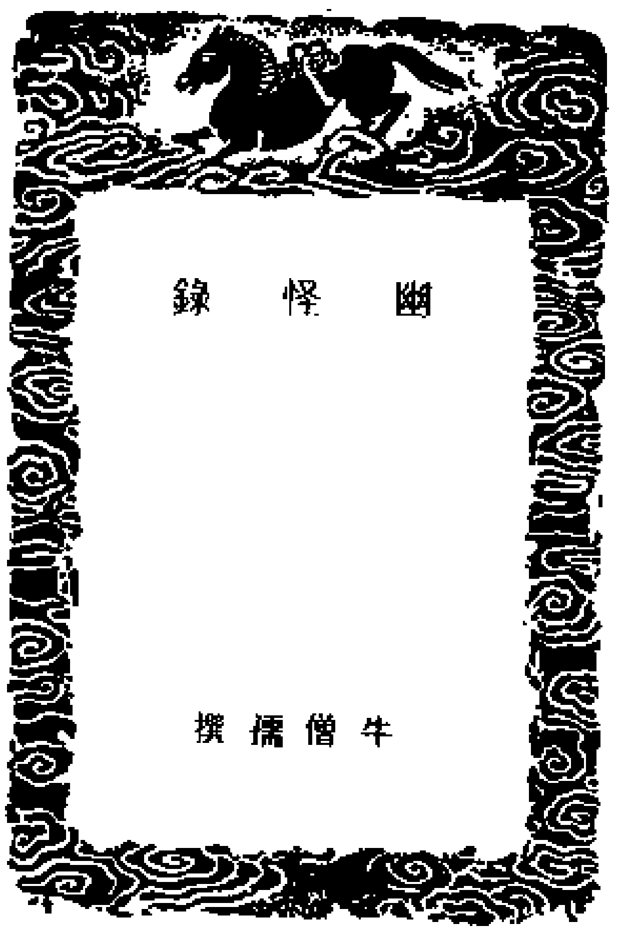
龍城錄二卷

舊本題唐柳宗元撰。宋葛嶠始編之柳集中。然唐藝文志不著錄。何薳春渚紀聞以爲王銍所僞作。朱子語錄亦曰。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之爲也。

嘉錫案。夷堅志支戊卷五云。「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言所作。皆寓言也。」又與何薳以爲出於王銍者不同。蓋傳聞異詞。未詳孰是也。然因提要未引夷堅志。今人遂只知爲王銍僞作。不知有劉無言之說矣。無言名燾。劉誼次子。元祐三年蘇軾知貢舉中甲科。尤善書。在館中詔修閣帖十卷。有遺文五十卷。號見南山集。見萬姓統譜卷五十九。

莊季裕作雞肋編。乃引此錄駁金華圖經。季裕與銍爲同時人。或其書初出。僞迹未露。故不暇致詳歟。

案雞肋編卷中云。「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則道士蕭玉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余嘗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案孝標未嘗纂文選。文選乃昭明之選。梁書本傳云。「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方輿勝覽卷七云。紫微巖在金華縣北二十九里。有石室。梁劉孝標嘗舍其下。撰類苑。）其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懋守婺。余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此季裕引龍城錄以駁金華圖經之說也。考元吳師道敬鄉錄卷一云。「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孝標所自序。（見文選卷四十三重答劉秣陵沼書注。引劉峻自序曰。梁天監中。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郡志山之紫微岩。乃其講授處。清修寺即故宅也。峻嘗撰山棲志一篇。傳云其文甚美。近出金華智者寺經藏函中。人罕見者。按柳子厚龍城錄。記隱金華山者。漢劉仲卿也。愚考昔人謂龍城錄。唐志無之。乃王銍僞撰。或云劉燾。今志中叙近代江治中。王徵士。而不及仲卿。（山棲志云。近代江治中蟠迹泥澤。王徵士高拔風塵。棲遲巖壑。咸卒茲地。）尤足以表其妄也。竊謂吾邦以文名前代者實自峻始。而此爲金華山作。足證僞書之舛。」是龍城錄所記劉仲卿事。已爲師道所駁正。其言雖不爲季裕而發。而季裕之說。不攻自破矣。且師道所考。較何薳及朱子更詳。錄之於此。以補提要之闕。


幽怪錄

牛僧孺撰

幽怪錄

說郛原本

唐 牛僧孺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金山忽見鸚鵡群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畫檝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畫金檝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青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礎喉黃角巾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耳目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云

三耳秀才

董慎為太山府君呼為錄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為于額上更一耳既還額極痒踊出一耳尤聰時人言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僞赤幘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槐元國

和神國

開元中葉天師請絳下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為僧咒水欲殺請師以符救之

李九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為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縷可以為衣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許祈於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嚴四嚴四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二老叟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為龍衆乘之而去

癭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癭癭中琴瑟笙竽之聲一日忽破裂內一猱跳去癭乃無

四眞

楊敬眞忽有音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全峯有四人來謁號四眞馬信眞徐湛眞徐修眞夏守眞曰須謁大仙伯問為誰郎茅眞君也

郭登

廁神名

威汙蠖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埜人家主人曰威汙蠖奴曰蝸兒館之甚厚翊䀹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

顧惚是劉禎後身

梁顧惚始為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粲徐幹且謂惚曰公乃劉禎後身因誦其所為之文惚乃頓悟前事得其遺文數篇投于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禎猶庇得生顧惚

坤明國

顧惚前身是劉禎昔嘗謂坤明國口中魏開國鄴地也

幽怪錄

唐　王惲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奔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鏁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堦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爲儐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即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腳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役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歧以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葉氏初嫁任華父昇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翻那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捨身瓦棺寺日持籃箒灑掃閣下閑則徙倚闌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彩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

若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希求佛祈冥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侍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共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則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鍵啟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嘗偕在廬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酣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然此微軀豈酬明哲惟於身往守無他相度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武德中曾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謂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姬亦當爲彼夫人矣

巳卯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縞襪八兩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耳

幽怪錄終

幽怪錄

牛僧孺撰

貧在膏肓　杜子春落魄資產蕩盡有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而去旬歲稍盡去馬而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貧在膏肓矣子春曰感叟深恩唯叟所使老人曰中元見於雙檜之下及期而往老人黃冠絳帔與登華山堂中有藥爐玉女環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日暮戒曰愼勿語萬苦皆非眞實但安心莫懼道士適去而千乘萬騎擐甲張弓叱問姓名皆不對俄猛虎毒蛇蝮蝎爭前爭與搏噬子春神色不動有人稱大將軍執子春之妻觀擒貴斬若不可忍妻曰得公一言即性命全也子春終不顧將軍曰此妖術已成勅左右斬之魂魄被領見陰府君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似亦可忍受錯畢府君曰此人不合作男乃生作單父王家女終不失聲日爲啞女既長同鄉盧珪親迎爲妻數年生一男聰慧無比盧抱兒與言終無詞盧大怒摸兒於石上應手而碎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亦在前時五更初矣烈焰穿天擧屋道士曰措大誤人如此子之心喜懼哀怒惡欲皆能忘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藥成子亦上仙矣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烏將軍娶婦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衛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人促走白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拜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提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去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分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爲側室

韋女嫁叟老　張老者六合縣園叟也鄰有韋恕女既笄擇媒媼訪良壻張老曰幸爲求之媼爲白恕恕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叟曰但一言之不從則已媼入言之韋恕曰今日得五百緡則可老曰諾不移時而錢至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如之何不得已遂許焉其女無作色親戚或惡之老曰今既相厭去亦何難王屋山下有小莊明旦早歸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既出去音耗杳絶數年恕念女令男義方來天壇山訪之忽見崑崙奴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引至甲第中花竹紛鬱鸞鶴孔雀徘徊及門聞佩聲青衣引入威儀盛飾引見前拜乃張老也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念俗中寵兒久客何以自娛與妹略敍頭即令見引入宴內沈香爲案珠珮門屏瑩石飾其珠簾妹略敘寒溫而已盡老曰兄不可久居遂贈金二十鎰并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乃歸持帽往王老家果得錢一千萬

狐讀通天經　殺盧元家鄴北因逐兔入大塚有狐憑几讀書盧元搏之

不中收舉以姓字不可認識忽有胡秀才請見自行卷乃深權顧譽者錢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足下誠無所用願奉百金贖之錢不肯又曰千緡又不應客怒拂衣而起錢內兄韋瑞士已死忽遇之曰聞逆鬼得書吾錢其字乃出不之韋云爲胡秀才取留遂失不見錢亦尋卒

申蘭申春　尼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辯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春申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男服託傭江湖聞蘄黃間有申村村有申蘭兄弟數往來傭餘年無知其非丈夫者一夕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擒之鞫伏就法而從釋教

人礦院　崔環司戶宣郎之子遇疾見黃衫二吏追入冥榜其門曰判官院杻械數千吏入告出曰判官傳語不務成家但恣酒色且輕杖放歸若踐罪非必無容恕環曰判官謂權司戶郎也環曰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身入則不得出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一魂受刑鞫街西有門榜曰人礦院大石周回數里有數千大鬼石東有杻械數千人點名拽投石上推碎有付礦獄者火獄者湯獄者行及城門見一吏南走曰黃洞欲分一枝爾若天令三丁取一計功不舉今請二丁取一環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月洞中節度使薛公奏分洞一枝成衛城之勞初奏三丁取一復請二丁取一覺如所見

君山鸚鵡　隋劉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阿蘇兒者武仙郎者自在先生者踏蓮露者武遊郎曰昔見漢武帝乘舞金樓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武仙郎曰梅十二遭鳳得壽異境所謂因禍致福耳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爲轉運桂家娘子者呼曰何春有客即有綠水精林者阿春呼鳳花臺何不看客劉有鸚鵡飛至歸玉樓近詩歸舜因誦薛道衡江樓詩數篇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少骨氣忽有二道士曰君船風便何不急回授一尺綃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然在舟所

玉母女玉卮娘子　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與侍從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帚便望終天嫌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歔欷而已

威汙蠖　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翁自稱威汙蠖奴曰蝸蝶方丈水陸巢陳明日視其處唯汙池有大蝸長數尺蝸螺皆甚大因吐出昨夜所食皆泥汙水數升

輕素輕紅二盤器　曹惠江州參軍官舍有木偶人自言輕素其與輕紅是謝宣城家俑偶陳侯家老舊頭所造也在墳中方持湯與梁家娘子濯足忽二賊執燈而至殺子既足化爲白蠟賊見輕紅等二盤器不惑可與小兒爲戲具自爾流落曹家廬山神欲輕素作舞姬便當奉辭

死劉楨託生顧總　顧總爲縣尹數被鞭撻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人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贈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省覽了然明悟乃攜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稱死劉楨猶託得生顧總

女郎傳觴酒令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四女郎至青衣曰紫綏取觴家六姨姨母南陵翹翹將翟奴來此間好風月彈琴詠詩大是好事竟陵判司不足迴避俄頃三女至攜一小兒設犀角酒尊象杓一女郎傳口令仍抽翠翹擲急傳觴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又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又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宵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已五更又曰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娘皆起明日拾得翠釵雙隻

三耳秀才　兗州參使范愼有黃衣使者至曰太山府君呼君決疑獄內愼布囊中汲水調泥封其兩目負之而去忽聞曰范愼追崔愼至君笑曰使范愼追崔愼取左曹布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矣令愼知右曹錄事愼曰胥吏不知文字當州張審通秀才可用府君俄頃召審通補左曹錄事各賜綠衫魚須笏豹皮靴給玄狐乘之府君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審君一耳與君三耳稱愼曰謝君廣智當壽一週年相報復以泥封二人布囊盛歸賽子云君亡精魄已十餘日審通額角涌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兜玄國　薛君胄忽見二青衣乘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曰此兜玄國也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前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羣獸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羣獸從行薪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叟良騎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出矣薪者明未明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黃石化金　侯遹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金遹資鏹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築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取遹妓妾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攜妓遊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又失所在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有二老叟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髮髮十兩瀛州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根脯削食之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

瘤中猴　給人司俊朝妻巴巴頸項生瘤初如雞卵漸如數斗之囊中有琴瑟笙磬之音妻曰此疾誠可憎君可決拆看有何物揮刃將及瘤忽拆裂一猴跳出其妻冥然大漸矣有黃冠叩門曰吾瘤中猴兒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恭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頸瘤之領今於鳳凰山神處得起亡靑錢之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擴合

和神國　李元之暴疾見一衣冠曰吾右弼也是汝遠祖欲至和神國無人擴汝可隨後飛舉甚遠其國生百果一歲一度昭換花實大瓠中盛以五穀不假耕種樹枝出五色絲不假蠶杼無蚊虻蛇蜈蝎之蟲無鴟梟鵰鶚之禽無虎狼狐狸之獸四時之氣如二三月人生二男二女居鄰則世世爲婚人壽之百二十無夭折疾病不覺有所人無私畜

餘粮樓或要者取之十日一雨降必以夜古駕日此國雖非神仙風俗不甚改同爲世人言之

隴右三川採訪使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武吏躍馬而來乃璞也言曰吾爲隴右三川採訪使生人一飲一啄無非前定況財實陰司所籍其數有限過數即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分毫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明皇觀揚州上元　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迴顧帝步上之高力樂官數十人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回關後奏云廣陵上元夜有仙人乘鸞鶴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而去上大悅

胡僧呪海水　葉靜能開元中爲於明州奉化有父老白衣而髯者泣拜自稱曰實龍之守龍也職在小海千秋無失乃獲稍遷爲失之則受炎沙之罰今九百餘年胡僧午日午時術咸來喝水水乾實無所避炎沙誠不可逃仙師乃使青衣人書墨符往海際黑烟四起有婆羅門仗劍持呪海水減半青衣人贈門遁焉又使黃衣人執朱符以往婆羅門又喝之海水十減七八有白龍瀼瀼波中又使朱衣人執黃符往運喝不驗朱衣投符海水復舊婆羅門歎曰何道士之術能救應傅風息老父泣謝仙師緣天依附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

狐學道成仙　劉元卿居嵩山夜有女子扣門曰裴尚書之狐學道成仙尚闕尾耳後日當死箭下乘鳴獵徒有過者宜求獵狐道成後必有奉報明夕果有五方獵騎求宿遂厚遇之以獵狐祈於諸人次日獵騎果過一狐斃於箭下持與超元超元潛送穴中復見前女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爲人所救將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仙路遙遠請從此辭火宅之中愁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璩凉地舉金五十斤爲謝後有胡客來曰君有九天液金爲價酬之而去

女留鞋化[illegible]履　尹縱之讀書中條山月夜有女子至綽約異常但耳稍未留仙履發覺之留鞋復伏置一笑女辭去忘不與鞋故留案幾邊

在地若壓右蹄殺也至山下見大豬無後右蹄瞪怒目走□□而斃

娶耐重鬼　王煌自洛至緱氏莊道左有白衣婦設祭哭甚哀勞二轉日婦子道殁既已卒少孤無家可歸煌與同行到別墅成結縭之禮有道士任玄言曰君所偶乃威神之鬼也遠絕尚可免禍後數日又曰決死矣不信吾言至是惜哉明日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煌投符立變爲耐重鬼曰與汝情愛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見即煌臥床上一踏而斃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腳下耐重也三千年一替化形成人擇替而取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臥亡終天不復得替矣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書藝文志作元怪錄朱國楨湧幢小品曰牛僧孺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然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爲複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云僧孺爲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末附唐李復言續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存寥寥數頁並不成卷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按牛僧孺書新唐書藝文志作玄怪錄十卷太平廣記所引亦稱玄怪錄提要作元怪錄蓋避康熙帝玄燁諱也提要引湧幢小品謂改玄爲幽始於明楊慎昌彼得先生說郛考稱宋尤氏遂初堂書目已稱幽怪錄續幽怪錄又據楊慎升菴帝王廟諡年諱譜宋始祖名玄朗則改玄爲幽當肇始於宋云又附四庫著錄本出重編說郛重編說郛卷一百十七除錄牛氏書外復有題唐王惲撰者則出原本說郛究之原爲一書館藏秘書五朝小說唐人說薈諸本悉依重編說郛翻雕且殆爲二書云四庫著錄本玄怪錄末附李復言續玄怪錄提要稱僅數頁已不成卷旋又著錄續玄怪錄四卷本提要稱附載牛氏玄怪錄之末者乃從重編說郛錄出四卷本共二十三事前從太平廣記錄出說郛考稱四卷本雖承南宋尹氏書籍舖刻本然新唐志以來此書與牛書各皆作十卷自非完帙今傳祖蔭秘書所收一曰李氏續幽怪錄一曰無名氏續玄怪錄皆出重編說郛卷一百十七然續玄怪錄二條中延州婦人條見廣記卷一百〇一回原引續玄怪錄另臨海射人則出廣記卷一百三十一注引稽神錄誤爲誤收也

續幽怪錄

李復言編

續幽怪錄目錄

李　復言　編

第一卷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張質　韋令公皐
鄭虢州騊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庾
竇玉妻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革

李衛公靖行雨

續幽怪錄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南陵徐乃昌景宋太廟前尹家刻本重影

續幽怪錄卷第一

李　復言　編

楊恭政

楊恭政虢州閺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

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抛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　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鍠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自墜其道因勑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堦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堦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步客於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illegible]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物唯我冣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弃散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閿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豕各半酒數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逦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眀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丈餘貌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餚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禀陰命臻感二君也撿選事摟籍誠當駮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勑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戍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賛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褾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閤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遂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舁下殿將軍揖介冑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其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閤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颭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勑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街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由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冥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於國史故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朞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彿聞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妖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悞與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出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夐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容深以奉報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夐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夐喜曰君眞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實驚欲迴夐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夐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夐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皃堂堂然眞仙之風度也其窻戶階闥屛幃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夐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眞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夐取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夐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旦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眾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一

續幽怪録卷第二

李　復言　編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寳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門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笏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堦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堦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柰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辤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剌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髪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褫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云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牓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餻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illegible]者小囊氊帽坐於其側欲餻之色盈面俊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少故願請少間俊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牓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寃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禄耗半且多屯剥遲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俊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指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祭酒祭酒未冠聞俊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牓之晨冒責奉謁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俊見其貴憂疑愈極乃逆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牓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絶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

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牓指名塡之祭酒開牓見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指去温字注倰字及牓出倰名果在已前所揩處其日午時隨衆恭謝不及即饌客之約迨暮將歸道逢饌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贖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倰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倰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倰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騭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不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遠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捽捨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乃剌禄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檢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於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嵒下遂如夢覺乃在栢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裛衣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爲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隣廳並云不來入廐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卒惑之且疑質之初臨也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韋令公皐

公初無官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illegible]而惡其[illegible]傲薄之[illegible]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朋從遊且攄其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慕賓無非時彥廷賞尚欽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惘之曰男兒固有四方意大丈夫何處不安今肰賤如此而知者歡然度日奇哉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媿強安爲有血氣者可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於仕一旦悟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郎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惘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閫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怜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柰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聟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代而朱泚竊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韋下軍士衣食將闕獨隴州貢獻不絕於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在軍糧化既而妖氣亦清鑾駕還宮闕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illegible]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

問之拔劍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而方解問知韋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虢州騊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鬚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子壻中形且無鬚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壻之良俄而盧納采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壻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軒亭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貞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爲獸形也衆莫不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娉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騊爲盧之儐在坐起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貞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亦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於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驗巫言有徵矣

薛偉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徑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覘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勑司户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户吏其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棊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而旣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

王士良之將煞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捉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畢華陽丞乃卒

續幽怪録卷第二

續幽怪録卷第三

李　復言　編

蘇州客

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携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閒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迴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虫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奉見時必請與霞小妹相見既爲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惠使渠助爲掌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僕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皃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荅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滅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辯惠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飲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況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賫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祗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授貫詞曰此罽賓國椀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孃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數步迴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而身若適下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罽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比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其君

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劉寬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送之耳般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嘵或欲相蹈以其妹衛君耳此桄既去渠亦當來亦銷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浴波騰澆濟竟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蔡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氛馥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庚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開庚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庚側身走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麗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曰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庚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庚不應推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户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餚饌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庚自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枝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衆起紛紜各執而去庚趁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數日不歇其盞鏁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辯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竇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其時客多賓舘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迨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燒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其閉户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竇詠以非己之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懽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三者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召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白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掌莊僕曰汾州崔司馬田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皃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㓜亦嘗聞此丈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懃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梳頭相見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陳設之盛瞬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顧何副眷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夫人喜

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言禮既便取今夕於是言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王退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一襲巾櫛一幞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曹一人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庭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王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王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婦便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適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間晝別宵會爾王入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不已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謝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為名相焉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童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害耶方義家居華州文兄依佛者亦在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而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夭橫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得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不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功畢飯僧讚嘆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鄠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方帝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兒乃郭登也斂笏前拜曰獎職當遷只銷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為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廚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飽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廚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今夕方困神道可求人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入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義又問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為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又明視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廚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敢來黷也泛癸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河南兄不旬求歧州之薦道途援館日夕同之宵話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續幽怪錄卷第三

續幽怪錄卷第四

李復之編

張逢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杖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胷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紀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紀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跳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因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貧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紀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煞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勑津吏勿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當坐遂遣去而不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

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況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於市能隨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煞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行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忝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户掾專鞫詞獄以爲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説因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妻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弃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幼大曆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録潭州軍事造亦辭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子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於雨中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窻亦甚堅虎怒搏之櫺祈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塼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雨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奇之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敵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説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爲驢酬之無何汝父當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麩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遂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

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隣有右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自總角至於不惑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必紿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遽藏器物裝梳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武潛去不知何[illegible]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illegible]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訐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曰某地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然其不驚之計即乎愈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柴毋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

李復者從毋夫揚林爲中牟圍乃於三異鄉遍聞其說召榮毋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焉命革診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佳人也公喜留之送其直於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悅之意形於顏色然業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及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疋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愼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嚾之遂活矣正狂令

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于公公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纂録耳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大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爲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荅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

外夜到而閽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勑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誡曰郎乘馬無陋銜勒信其行馬躩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躩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其父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悞之甚本約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妻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惣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獵徒以鬪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

續幽怪錄卷第四

二冊統五十有八番全

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蘊輝售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録二冊爲副蘊輝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圖記有鄭印敷教一章則其爲東城故物無疑桐菴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旭亭韓大曾言之故書歸吳而余適遷居東城因遂得此以慰書之願云尔　蕘翁

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余所得茅亭客話亦爲尹家刊本行字多寡與此正同然茅亭曾經遵王記之而此書絕未有著于錄者可云奇秘矣此録續玄怪録書本名玄怪見於陳晁兩家之書其云幽怪者殆避宋諱故陳云五卷晁云十卷今多於陳而少於晁其分卷當出吏手晁又云分仙術感應三門此不分者殆合并而去其門類也尹氏所見諒已不全就其所載事核之廁二十三則耳述古堂目所收抄本亦三卷較此更少矣近彙刻書目云稽古堂日鈔亦列其名未知其卷若何然以宋刻爲據則此四卷者固足以覘前此之梗槩亦可證後來之疎畧矣余喜讀未見書若此亦稀有難得豈不可備百宋一廛書録之續乎　蕘翁又記

憶題鄭桐菴秋水軒（今北濠周氏所居即其舊址）

縣橋東去路　一境足清幽
世事雲方夏　人心水是秋
典型嗟日莫　文字見風流
勿謂我生晚　遺書幸可求（余向收桐菴先生手書佛經數冊輒贈同年壽階後遷居縣橋知桐菴即同里之先輩而反無其手澤心殊怏怏頃適得此續幽怪録上有先生印章急購而藏乃以書合浦之珠同時又從[illegible]贈先生遺墨復追題秋水軒以寄景仰前賢之意云）

黃丕烈草

重雕宋本續幽怪錄札記

卷一

第一葉揚恭政太平廣記作楊敬真恭政蓋避宋諱也下同

五行適同村王清廣記適作嫁又其夫貧力田廣記作家貧力田又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廣記作楊氏婦道甚謹

六行夫族目之曰勤力廣記無曰字

七行閉門閑居元刊本居作坐

八行雖鄰婦狎之狎元刊本誤押

陰一行惡聞人語廣記語作言

陰二行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廣記作夫許之又元刊本作因與許之

陰三行掃洒其室元刊本作洒掃其室廣記無此句

陰四行衣服委於牀上廣記誤委地牀上

陰五行異香滿屋廣記作滿室

陰六行次隆人來曰廣記作數人來曰又昨夜夜半廣記作方半

陰九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廣記誤作季邯

第二葉三行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廣記作仙樂異香又復王氏宅廣記作復下王氏宅

五行遽走告縣令元刊本無縣字廣記遽誤處

六行則新婦者宛在床矣元刊本宛下有然字廣記作則婦宛在牀矣

八行昨十五日夜元刊本無日字

九行宜靜室以俟之廣記俟作伺又遂求靜室廣記無此句

陰二行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廣記作報者曰前夫人准籍合仙

陰三行仙師使者來迎廣記作使使者來迎又綵童二人元刊本作仙童二人又捧玉箱來獻廣記無來獻二字

陰六行青衣引白鶴來曰廣記無來字

陰七行綵仗霓旌次第前引廣記作綵仗前引

第三葉四行偏覆崖谷元刊本作覆崖遍谷

七行宜各賦詩以導其意廣記作以道其意又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廣記作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

八行不向世間行廣記行作存

九行綽約離塵界廣記作塵世

陰四行恭政亦繼詩曰廣記無繼字又其生似蕣華廣記作夢華

陰五行俛首視雲霞元刊本視作祝

陰六行執節者請曰廣記無請字

陰八行復次弟前引廣記無次弟二字又倏忽間廣記作倏然間

陰九行皆非人世之製作廣記人世作人間

第四葉三行王父清年高元刊本誤作王清父廣記無清字

五行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得元刊本誤作待

六行仙伯曰恭政廣記無恭政二字又汝當之會廣記之作其其字是

九行不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慮元刊本誤作應

陰三行崔尚書從廣記無尚書二字

陰五行及夫人之瞻拜者廣記之字上有得字

陰六行上召見廣記作唐憲宗召

陰七行虔誠訪道廣記作試道又今見在陝州廣記無見字

陰八行終歲不食廣記食下多食字又飲酒三兩盃廣記作二三杯

第五葉一行辛公平上仙此則廣記未載

六行乃遂步客于他床遂元刊本作逐是

陰一行僕就下空二字元刊本作此題胡氏琳瑯秘室本亦缺又深夜元刊本作夜深

陰四行乃綠衣吏也元刊本綠作祿

陰五行人皆自天生萬物元刊本自作曰曰字是也

陰九行致飯疏而多品元刊本作疏飯胡本疏作踈

第六葉八行隱遁之客也元刊本遁作道道字較切

九行固不識我元刊本固作間誤

陰二行左右前後元刊本作右左

陰六行肥濃之極元刊本作肥厚甘濃之極又過於華陰元刊本作華陽

第七葉三行邐迤而去元刊本作迤邐而去

四行轉所聞元刊本作轉聆聞是胡本同宋本誤

五行呼臻速登元刊本臻作辛辛字是又觀焉前後元刊本焉作馬馬字是胡本同宋本誤

六行將軍者丈餘貌甚偉揖公平曰元刊本脫將軍二字揖字下有將軍謂三字

八行宜盡主人之禮胡本主誤王

陰一行若供頓者元刊本供誤俱

陰八行吏曹見許矣元刊本誤許見

第八葉一行即可矣元刊本作則可矣

五行從卒元刊本作從辛

八行畫紅蜺爲帔胡本蜺作蜆

陰二行延聲曰元刊本作正聲是又將軍頻眉揖之元刊本頻眉作凭几

陰六行遽聞具浴之聲元刊本浴誤俗

陰七行肩舁下殿胡本舁誤昇

陰九行妖色感心元刊本感作惑是也

第九葉陰三行忝徐州軍事元刊本忝作參是又故書其實元刊本書作舊誤

第十葉一行自此登天津橋此廣記作北

七行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元刊本無姓名又少及隨六字廣記作記姓又少及隨道士信之

八行汗流被體元刊本被作滿

九行由當上仙當元刊本誤官

陰一行果自北登天津橋北元刊本作此又因入題天宮寺題元刊本作趧

陰三行材行官業著于國史故不書元刊本脫官字無故字廣記無此三句

陰七行塵俗罕到廣記作俗塵罕到

陰九行髮佛閒胡本閒誤門

第十一葉二行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廣記作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

五行奈何妖敢入臺門元刊本妖下有僧字廣記無妖字

六行緣誤與天下人言廣記無下字

八行門吏將馳報胡本將誤牀

九行潛問其年廣記問作何誤

陰三行大中廣記作唐大中初

陰八行固非無資也而資力者元刊本與廣記俱無也字

陰九行請從辭廣記作請從此辭

第十二葉一行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廣記作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

二行深以奉報元刊本作何以奉報廣記作欲奉報又其中景趣亦甚可觀元刊本作其中景甚可觀

三行能相逐一遊乎元刊本能作肯

五行受茂實曰廣記受作授

九行俟於道左廣記俟作候又實驚欲迴廣記作茂實驚欲迴避

陰一行負乘麟廣記作麒麟

陰二行負曰相隨請不復畏廣記作曰負相隨請不須畏

陰三行上升掌峰元刊本無掌字廣記作上仙掌峰

陰五行物象鮮媚廣記象作衆

陰六行引者揖難曰阿郎來廣記作引者揖曰阿郎何來

第十三葉二行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廣記無床榻二字又固非人世之所有廣記無之字

三行皆所未聞元刊本作皆未所聞

陰一行夫昇高者廣記夫作天

陰三行四大海水廣記四作曰

陰四行念念倏之倏已一世廣記作念念修之倏已一世

陰六行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元刊本無百字身字廣記作爲營身之助

陰八行負取去竹杖廣記取作抽

陰九行我當達萊廣記當下有至字又明旦於蓮花峯上廣記無於字又彩雲東去廣記東誤車

第十四葉二行初腹痛廣記痛下有時字又遂掩然耳廣記作奄然

三行不知其多時日也廣記作多少時也

五行果有彩雲去廣記無去字

六行終不知所在也元刊本知下有其字廣記終作後胡本無終字

卷二

第一葉三行題盧僕射從史廣記作李湘

四行盧公元和初云云至第七行死于康州廣記作盧從史以左僕射爲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于康州

八行一旦造上國元刊本上作王

九行若扁舟泛滄海者廣記作若滄海泛扁舟者又門端溪縣女巫者元刊本門作閩廣記與胡本均同

陰一行維舟召焉元刊本維作惟誤又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廣記作巫曰某乃見鬼者也

陰二行呼之廣記作見之又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廣記作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假元刊本作托

陰五行湘曰安得鬼而問之元刊本作安得福德之鬼而問之廣記與宋本同觀其語意當以元刊爲正也又楸林廣記林作樹

陰六行衣紫佩者廣記佩下有金字

陰七行向林而拜廣記林作樹

陰九行爲弓弦所遺元刊本遺作遏廣記作迫又幸除之廣記作除去之

第二葉一行只有一榻廣記只作唯

二行使君無禮廣記無此句

三行僕射大怒去也廣記也作矣

五行空中曰大錯元刊本作錯大廣記無此二字

六行方肯卻迴元刊本無肯字廣記無此句又女巫曰僕射卻迴矣廣記作巫曰僕射回矣

七行於是拱立而行廣記立作揖又女巫廣記作巫

八行別置榻而設裀褥以延之廣記無而字

九行憂疑日極廣記無此句

陰一行識達未然元刊本未作天又伏乞廣記無伏字

陰二行大有人接引元刊本接作援

陰三行湘又問終更不言廣記作不復言

陰六行愁勝而變白元刊本作白髮又神敗而形羸廣記形作體又相妒相賊元刊本妒作殘

陰七行故佛以人身爲大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廣記無

第三葉四行萬乘之君不及吾況乎民乎廣記君作主元刊本乎作于

六行終而不言廣記作終不言又乃云元刊本作乃去胡本同又湘到輦下廣記作湘至京

七行皆如其言廣記無

陰一行岳州刺史李公俊俊字元刊與廣記俱作儔下同又廣記無公字又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廣記無興元中三字次年作貞元二年

陰二行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廣記無通春官三字結作佶

陰三行例以名聞廣記例作當又將候祭酒廣記作候佶

陰五行若外郡之□□者元刊本無郡字空字元刊本作公差廣記作郵檄胡本同又欲餱之色盈面至第七行多少唯意廣記作俊爲買而食之一句

陰九行少故願請少閒廣記作願請閒又俊下路聽之廣記無路字又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廣記作某乃冥之吏

第四葉三行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廣記作偕計者亦十年又心破魂斷以望斯舉廣記無此二句

四行豈不終無成乎廣記無不字

五行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元刊本盛作大廣記作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

八行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廣記作易其名可乎

九行俊曰幾賂可廣記作俊問幾何可

陰二行復授俊自注廣記作復授筆使俊自注又李公夷簡廣記無公字

陰三行俊欲揩廣記揩作指

陰四行俊乃揩去溫字廣記無俊字

陰五行俊詣祭酒祭酒未冠廣記祭酒均作佶下同

陰六行聞俊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廣記作聞佶來怒出曰佶字誤

陰七行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廣記無姓名二字又相疑頻頻見問廣記作頻見問

陰八行吾豈輕語者耶廣記豈作其

陰九行若思決此一朝廣記思作恩

第五葉一行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廣記作佶唯唯色猶不平又俊見其責憂疑愈極廣記作俊愈憂之

二行乃變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廣記作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

五行祭酒自以交春官深廣記作佶自以交分之深又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廣記無

六行因曰廣記無因字

七行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廣記作移妄於某

九行竊持廣記作竊恃胡本同

陰五行不及耶糕客之約廣記耶作赴又迫暮元刊本作迫慕廣記作迫暮是

陰七行其背實有重杖者廣記其作某

陰八行佞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元刊本作佞驚謝曰且當如何又既而勿復道也廣記無

第六葉一行追勑叚降胡本勑作勘

二行不歇於道廣記歇作絕又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騭豈虛乎哉元刊本生人作人生虛乎作虛語皆是廣記無此三句

五行元和中廣記作貞元中

六行日初慕廣記無初字

七行遂乘馬隨之廣記無遂字又初黃昏縣吏由列坐門下元刊本由作猶坐門下作門下坐廣記無初黃昏三字無由字

九行官不遽歷人吏敢無禮如此廣記作官不遽發人吏敢無禮耶又到一柏林廣記到作至

陰一行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廣記作遂步行百餘步

陰二行入城郭廣記無郭字又門額題曰地府廣記作署曰北府

陰六行到官月餘廣記作得到官月餘

陰七行仍敢詆欺廣記詆作言

陰八行曰召冤人來元刊本無召字

第七葉一行乃剌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廣記作仍剌錄庫檢猗氏張質胡本祿作錄又元和廣記作貞元

二行二十一日廣記作二十七日

三行被屈抑事廣記無抑字

五行元和廣記作貞元

七行四月二十一日受替人檢猗氏張質元刊本無人字廣記受替下作替人猗氏張質

八行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于上司豈斯容易廣記無

九行其張尉任歸廣記無

陰一行遂如夢覺廣記無遂字

陰二行伏於馬項上元刊本項作頸

陰三行知其有人元刊本作知有其人

陰四行樵人來視之驚曰廣記無視之二字又縣失官人并馬此莫是乎廣記作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

陰五行榮以送縣元刊本與廣記榮俱作榮

陰六行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廣記無

陰七行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寫見所隱人亦不見有項家僮求質不得問于驛廳並云不來入廄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廣記無元刊本並云不來作並云不在入廄視馬亦不在作入廄馬亦不在

第八葉二行且疑質之初臨也廣記無也字

四行數字元刊本闕又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廣記無又彭字爲字元刊本俱闕

八行公初無官廣記公作韋皐下同無無官二字又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元刊本無平章事三字

陰一行肘入幕廷廣記廷作府胡本作延誤

陰二行且聽其憤元刊本憤作慎廣記作忿又張公愈惡乘閒謂公曰元刊本閒作閑廣記作延賞愈惡之謂皐曰又時彥廣記作時奇

陰三行欽憚廣記作敬憚又其見輕也如此廣記作其輕之如此

陰四行其妻尤甚憫之廣記無甚字又男兒固有四方意元刊本意作志廣記同又大丈夫何處不安廣記無

陰五行而知者歎然度日廣記作不知歡然度日廣記誤

陰六行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元刊本鼓作故廣記無

陰八行為有血氣者可笑元刊本可作所是廣記同

陰九行時公之遣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子仕一旦居此身泣然廣記無此二十五字

第九葉一行張公遺帛五束廣記作延賞遺帛五十疋

二行瑞知深意不敢言廣記作不敢言無上四字元刊本深作發又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廣記作時有女巫在見皐入西院

五行位過丞相遠矣廣記丞相作宰相

七行如綠衣郎者廣記作如韋郎者

八行夫人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間是大喜元刊本闕字上有又字廣記作夫人聞之大喜

九行遽言于相國相國怒曰廣記相國俱作延賞又閱闕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怜其貧而贈遺請益則加柰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廣記作贈遺請益可矣柰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元刊本假託作以託

陰二行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廣記無

陰三行岐師以西川之貴壻延置幕中胡本川誤作州元刊本置作至

陰五行朱泚竊神器廣記作朱泚亂

陰六行兵戈亂起云云至第十葉四行以戒天下之傲者廣記作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人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遣遇泚使使以僞詔除皐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皐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皐鳳翔節度皐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扶其目以懲不知人

第十葉二行問知韋路入朝元刊本問作聞

五行題鄭虢州騶夫人廣記作盧生

六行弘農令女廣記女上有之字又將適盧氏廣記作適盧生

八行巫曰盧郎非長而髯者乎廣記作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

九行夫人子壻廣記子作之

陰一行且無髯廣記作且無髯也又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壻之良廣記作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壻也

陰三行夫人怒援巫視之廣記作夫人怒巫而視之又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壻也廣記乎作言下二句無

陰四行共逐焉廣記作共唾而逐之

陰五行及夕盧乘軒車來廣記無夕字胡本盧誤盧

陰六行盧若鶩奔而出廣記作盧生忽驚而奔出又追之
不及廣記及作返
陰七行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廣記作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又且恃其女之容也廣記無也字
陰八行邀客皆坐廣記坐作入又天然罕敵廣記然作下
又指曰廣記作指之曰
陰九行此女豈驚人乎廣記乎字作者耶又今若不出人
以爲獸形也廣記若作而人下多其字又衆莫不嗟憤
廣記作衆人莫不憤歎
第十一葉一行掌人曰廣記作主人曰又衆賓廣記作賓
客又中有能娉者廣記與元刊娉俱作聘
二行時有鄭騊爲盧之儐在坐元刊本儐下有相字廣記
鄭騊作時有鄭某官某又起曰廣記作起拜曰
三行于是奉擇相登車成廣記奉下有書字成下有禮字
又巫之言良宛然廣記作巫言之良宛然
四行鄭仕於京廣記仕作任又問其夫狀廣記作問其事
五行兩眼亦且大如盞元刊本亦作赤廣記同廣記盞上
有朱字又出於口兩角元刊本無兩字廣記作出口之
兩角
六行鄭素與盧善廣記善上有相字又乃出其妻以示之
廣記乃作驟
七行不可苟求乃驗巫言有徵矣元刊本巫上有其字廣
記作不可苟而求之也
陰一行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廣記作唐乾元元
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
陰五行與我覷群官胡本群作郡
陰七行僕人走示群官廣記示作視胡本群作郡
第十二葉一行司戶吏其坐門東元刊本其作某廣記無
其字
三行鬻言幹之藏巨魚也元刊本鬻下多乃字又曰五鞭
之廣記作裴五令鞭之
四行喜而煞之皆然乎廣記作喜而殺乎元刊本無之字
五行于何以之元刊本以下有知字廣記同
八行莫我如也元刊本我如作如我廣記作我知
九行江俾深淨元刊本淨作靜
陰一行鏡涵遠靈廣記涵作涵靈作虛

陰五行怏然而去廣記怏作決
陰六行騎鯢來導元刊本鯢作鯨又宜河伯詔曰元刊本
河誤和
陰八行薛掌元刊本作辪倖廣記作辪主簿又跡思性廣
廣記作跡思閑曠
第十三葉二行無或失身廣記或作惑
三行即巳魚服矣元刊本服誤腹
四行莫不從容元刊本不作得
五行餓而飢甚元刊本飢作餓
九行縱吞其鉤趙幹豈煞我元刊本無其字煞作熬
陰二行幹不聽之元刊本無之字廣記同
陰五行尋得偉而捉之元刊本無偉字
陰六行游江何得不拜我元刊本何作河
陰七行罵亦不已元刊本亦作之
陰九行可畏魚直三四斤餘元刊本畏作長又而旣入階
元刊本作既而
第十四葉二行我是公同官廣記公作心誤
三行今而見擒廣記作而今見殺
四行方持刃元刊本刃作刀廣記作方礪刃
六行使鱠手也元刊本鱠作膾
八行此亦醒悟元刊本醒作惺
陰二行于是三君並捉鱠元刊本捉作提鱠作膾廣記捉
作投又倖自此乎僉元刊本乎作平廣記同又後異華
陽丞乃卒元刊本無異字缺乃卒二字廣記異作累累
下有遷字
卷三
第一葉三行題蘇州客廣記作劉貫詞
四行洛陽劉貫詞廣記首有唐字
五行精彩俊爽之極廣記作精彩俊爽又意頗勤勤廣記
勤勤作殷勤又以兄見呼貫詞廣記無見字
六行兄所泛浮江湖間廣記所作今
陰一行亦廢數月廣記月作年又下不貧廣記下作亦胡
本同
陰二行意有所託廣記託作懇
陰四行白日廣記作白曰又逆旅中遂棠同僉廣記同作
周

陰七行小妹廣記作少妹
陰八行性頗聰惠廣記作性頗慧聰又掌人廣記作主人
第二葉二行忽有一人應胡本忽作或誤
三行有紫衣僕廣記僕作使
八行其痕未滅廣記痕作恨
九行愁緒猶積胡本積誤續
陰四行遂命飲饌廣記飲作具
陰六行況今宵患廣記宵作消
第三葉一行今副北諾廣記諾作請又因命鎮國挽來廣
記命下有取字
五行而投貫詞曰廣記投作授
九行碧溜危橋廣記溜作潭又而身若適下廣記無此五
字
陰一行其價只三五環矣廣記環作鐶矣作耳
陰二行亦有酬五百者廣記無有字
陰四行忽有胡客周視之廣記周作來
陰五行但非中國之寶廣記但作且
陰八行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廣記作在其國大穰人患
厄又比梳失廣記比作此
陰九行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廣記聞下有爲字僅作
近
第四葉一行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廣記中國作國中
三行爲君爲鄭送之耳廣記鄭作白
五行此梳既去廣記既去作既出胡本作去既誤
六行濟洛波騰廣記洛作洛胡本同
八行貫詞記之廣記脫詞字
陰一行元和十二年廣記二作三
陰三行忽聞異香氣馥廣記氣馥作滿院又驚惶之次廣
記作方驚之又行步之聲廣記作履聲
陰四行推開庚門廣記作推門而入
陰五行可以樂矣廣記作可矣
陰六行容色皆豔絕代莫比廣記作容色皆豔絕
陰七行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廣記作服
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又庚側身走入堂前廣記作庚
走避堂中
陰九行陳設華麗床榻並列廣記作陳設牀蹋

第五葉一行執板立者二人廣記板上有拍字又左右倚
立者十人廣記倚作侍胡本同
二行坐上一曰廣記一下有人字又不告掌人廣記掌作
主
三行得無慢易乎廣記無易乎又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
來同歡亦甚不惡廣記作既是衣冠邀來同懽可也
四行姊妹步月廣記姊作娣
五行酒肉絲竹廣記肉作食又輒以自隨廣記隨作樂又
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廣記作掌人作爲主
七行傳詞者叩門而呼廣記作青衣叩門
八行推門復閉遂走復命廣記作推不可開遽走復命
九行人不敢望廣記望作預又既入其家門廣記無家字
陰一行呼既不應廣記應作來
陰三行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廣記無又庚自度廣記無自
字
陰四行謂是坊中出來廣記是作從無來字
陰六行枝床石廣記枝作積
陰七行衆起紛紜各執而去廣記作紛然而散
陰八行庚趍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廣記趍及作逐之
無遽字
陰九行解視廣記作視之又盞中之奇不是過也廣記作
奇不可名
第六葉二行轉觀之次廣記之作數
三行庚明年春進士上第爲廣記無春字爲字
四行題寶玉妻廣記無妻字
五行其時客多賓館頗溢廣記作時賓館填溢
六行二人開郡功曹王壽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
廣記作假郡功曹王壽第以俟試
七行皆有人廣記人作客
八行自牖而窺其廂廣記廂作內
九行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廣記作此外更無有
陰一行寶三郎居也廣記三郎下有玉字又甚喜其無相
僕也廣記喜作嘉
陰二行迨暮廣記作及暮
陰三行勝求解于此廣記作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宜故寓
于此

陰四行願略同此堂廣記堂作室
陰五行夷勝衙之廣記無
陰九行與寶三對食廣記無三字又燒爐煮茗廣記燒作
銀
第七葉二行寶三者面色如土廣記無三者二字
三行聞其閉戶之聲廣記無其字
四行乃復聽之聞曰廣記無上五字
五行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廣記無
六行寶誅以非己之居廣記誅作辭之作所
七行寶三者廣記無三者二字
八行夷勝召詰之廣記無召字
九行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廣記非習作苟非無之字
陰一行當即告郡廣記作即當告郡
陰三行問其掌莊僕曰廣記作問其主其僕曰
陰四行汾州崔司馬田也廣記田作莊又令入告焉廣記
入作人
陰六行乃玉親重表丈也廣記作乃玉親重其爲表丈也
又自幼廣記作玉自幼
陰九行七兄之子也廣記無也字
第八葉二行請即梳頭相見廣記作請即見又少頃廣記
作有頃又屈三郎子入廣記無子字
三行牒若王侯之居廣記無牒字
四行丈人曰胡本無人字
五行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廣記無下句
六行身事落然廣記無事字
七行丈人有女廣記女上有侍字又今便令奉事廣記令
作合胡本便作使
八行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顧何副眷憐
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廣記作玉起拜謝無下六句
陰二行吉禮既廣記既下有具字又於是言謝訖廣記作
謝訖
陰三行揖玉退於西廳廣記作憩玉於西廳又授衣一襲
巾櫛一幞廣記作授衣巾
陰四行皆聰明之士廣記明作朗又一人姓王廣記無人
字次行同
第九葉三行已爲夫婦廣記已作以

四行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人廣記作何
爲一夕而別也
六行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廣記無下四字
七行數萬緘焉廣記無此四字
九行丈人曰廣記作崔曰
陰一行小女子得奉巾櫛廣記無子字
陰二行亦不可唱言於人廣記無唱字
陰七行題房杜二相國廣記作房玄齡
陰八行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廣記均無相國二字元
作玄蓋宋諱也
第十葉三行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不已廣記作有連
呼王文昂者
六行吾已醉飽於酒肉廣記於作子
九行即子行吾走耳廣記耳作矣
陰一行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爲名相焉廣記無
陰四行童僕無從者廣記脫無字
陰五行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廣記無者長二字
陰六行入以鬼神之來廣記入作又
陰七行常聞人之見君廣記之作若
陰八行將以君故相害耶廣記無此句
陰九行文兄依佛者亦在在此廣記文作女依作衣去一
在字
第十一葉四行以此久不敢出廣記此作死
六行須得人助廣記無得字
八行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廣記人作轉厚作後
九行不人雖福力正強廣記不作責胡本同
陰二行則無苦矣廣記無矣字胡本作以誤又方義到中
堂廣記到作至
陰三行速服麝香等并塞鼻廣記下有則無若三字又尚
書門人王直溫者廣記作文門人王直方者
陰五行召經工廣記召作選
陰六行貲酬其直廣記無又讚嘆廣記無
陰七行歸曰川廣記作歸同州
陰八行家寺鄂渚廣記渚作注誤
陰九行速前示廣記示作行
第十二葉一行方帝從之廣記帝作義是胡本同又失丈

人矣廣記作失之矣又牙笏廣記作象笏
五行爵爲貴豪廣記爲作位
六行復未就食廣記未作求
七行貴人慈察廣記慈作量
九行賢丈江夏寢廣記寢下有疾字
陰一行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巳先歸耳廣記人作導須
作不詣作巳巳作詣
陰二行十六二十六日廣記無
陰四行抱疾三旬廣記作抱病六旬又蓋祿廣記祿誤言
陰五行須宜相避廣記作遞宜相戒避之也又又問曰廣
記無問字
陰六行率當父饑廣記當作常
陰九行天曉爲期廣記曉作曙
第十三葉一行因召所欽僧廣記所欽作行欽
四行不爾不敢來贖也廣記無敢字又復言云云至末廣
記無

卷四

第一葉二行李復之編按之當作言
四行元和廣記作貞元
五行煙嵐藹然胡本藹作靄
六行不覺極遠胡本覺誤極
七行碧鮮可愛廣記鮮作靄又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廣
記林俱作樹
八行既而酣甚廣記甚作睡
陰一行超山越壑廣記作越山超壑
陰四行若候吏迎鄭紏者廣記若作乃無紏字
陰五行計程宿前店廣記程下有當字
陰六行吾之出掌人也廣記作吾之主人也
陰七行且復有同行者廣記無者字
陰八行慘綠者廣記慘作黲下同
陰九行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
之攢身以俟之廣記作逢方缺下廿一字
第二葉一行俄而鄭紏到廣記無紏字
二行巍巍而來廣記作昂昂而來又適到逢前遂跳銜之
廣記作適到逢銜之
三行時天未曉廣記曉作曙又人莫敢逐廣記作人雖多
莫敢逐又殘其腸髮耳廣記作唯餘腸髮
四行行於山林單然無侶廣記行上有旣而二字單作孑
又本人也廣記作我本人也
五行盡求初化之地而復耶廣記耶作焉
六行乃步步尋之廣記之作求又杖亦倚林碧草依然廣
記林作在碧作細
九行驚其失逢也廣記作驚失乎逢也
陰一行杳無行處廣記作杳無形迹
陰三行掌人曰今且側近廣記掌人作僕夫且作旦
陰四行夏覔亦極廣記亦作寔
陰六行坐客有爲令者廣記無客字
陰七行事不奇者罰胡本奇作實
第三葉一行逢白郡將廣記白上有入字又遂遐淮南廣
記作遂遐南行又逢西邁廣記逢上有使字
二行具改姓名以避遐廣記作且勸改名以避之又議曰
廣記作或曰
三行必使煞逢廣記作若必死殺逢
四行遂適去而不復其讎也廣記也作焉下多吁亦可謂
異矣六字
六行求婚必無成而罷廣記作求婚不成
七行元和二年廣記元和作貞觀
八行見議者廣記見作爲又來日先明廣記作來旦胡本
作來曰
九行且往焉廣記且作旦
陰一行倚布囊廣記布作巾又固步覘之廣記無固步二
字
陰二行旣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廣記無
陰三行因問曰廣記因作固又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
廣記作字書無不識者
陰五行君因何得見廣記無何字
陰六行非世間書則何也廣記作然則何書也
陰八行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廣記
作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生人可不行其中乎
第四葉一行然則君又何掌廣記作然則君何主
二行以廣胥嗣廣記胥作後
四行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況郡佐乎
廣記無
陰一行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廣記作此店北賣菜家嫗
女耳
陰二行陳昝抱來鬻菜於市廣記來上有之字鬻作賣市
作是又當即示君廣記無即字
陰三行入菜市廣記菜誤米
陰五行當食天祿廣記天作大
陰六行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
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援立之柰何婚眇嫗之陋
女廣記無
陰九行磨一小刀子付其奴廣記無子字
第五葉一行入菜行中廣記行作肆
二行固與奴奔走獲免廣記無固與奴三字
三行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廣記作後求婚終不遂
四行參相州軍廣記軍作君
五行專鞫詞獄廣記無詞字
六行因妻以其女廣記無其字
七行常貼一花子廣記子作鈿
八行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廣記
作固逼問之
九行曏昔曾宰宋城廣記曏昔下有父字
陰七行奇也命也廣記無命也二字又相欽愈極廣記欽
作敬敬字蓋避宋諱也故作欽
陰八行乃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廣記無乃字
第六葉一行題菜令女廣記作虛造
二行有女勾廣記作有幼女又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
君之子元方楚拜之廣記作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
四行旋亦辭滿寫葉廣記滿作而
六行其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
雨甚廣記晨作辰晨以下十九字廣記無語意不完矣
七行十二里廣記二作餘
八行乃三虎子廣記子作雛
九行目猶未開廣記猶作尚又且不忍投於雨中廣記作
不忍殺
陰二行標析廣記析作折是胡本同
陰四行既而聞門外廣記無聞字

陰五行徐問曰廣記徐作元方

陰六行何以到此胡本到誤倒

陰七行方登車廣記車作車胡本同

陰八行今即無損雨甚長其復來能相救乎廣記即作夕雨作而無相字

陰九行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廣記燭作炬真上有乃字

第七葉一行泥水皆敵廣記敵作澈又復固其門廣記門誤明

二行縣東僧舍耳廣記僧作佛

三行女亦前記之廣記前作能

六行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廣記作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

七行見其來廣記見上有忽字又具言其事廣記具上有且字

八行以盧氏歸于鄭焉廣記下有當時聞者莫不歎異之二句

九行題廬言廣記作張高

陰一行育之久矣廣記育作育誤

陰三行妻命其子張和廣記無張字

陰六行然甚驚廣記然作和

陰九行汝餉我豐廣記餉作飼胡本同

第八葉一行汝父當騎我廣記當作常

三行不啻直萬錢也廣記萬上有二字又出門胡本門誤門

四行人酬亦爾廣記無亦字

陰一行乃與半易之廣記作乃與絹半易

陰二行問其姓曰王廣記作問之其姓曰王又和往覘之廣記無往字

陰四行有右金吾郎將廣記無右字

陰五行且以戒欺暗者廣記欺暗作貪昧

陰七行題木工蔡榮廣記作蔡榮

陰九行自撫角至於不感未嘗暫忘也廣記無上七字

第九葉二行謂其母曰廣記無其字又器物廣記無

三行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廣記作乃速爲婦人服飾又有人來問廣記作有來問者

五行妻母不測其故遷藏器物裝梳才畢廣記作妻母從其言才畢

六行全弓矢廣記全作執

七行曰蔡榮在否廣記作呼蔡榮

九行不知何下空一字廣記作在也二字又月餘日矣廣記月作十

陰一行房中無下空二字廣記作丈夫胡本同

陰二行怒而去廣記作怒而私出

陰四行許其年限廣記許作計胡本同

陰六行某地所由也廣記地下有界字

陰七行然莫不驚之計即乎愈廣記無

第十葉一行從母夫楊林爲中年圍廣記林作曙圍下有戶字按曙字宋諱故改林

二行遍聞其說召榮母問之廣記說作事召上有就字又泛祭之見德者廣記泛上有其字

五行得和扁之術者也廣記無者也二字

六行于公敖廣記無公字又有青衣美色而豔者曰蓮子廣記作有青衣曰蓮子

八行崔公廣記作崔某

九行命革診其脉廣記命作請診作評又無疾佳人也廣記佚作之

陰一行公喜留之送其直於于公廣記公作崔于公作教下同又偶怒而遂之廣記偶作一

陰二行聞崔公寵之也不悅之意形於顏色廣記無公字也字之意二字

陰三行然業已去之廣記無業字

陰四行迴及城門廣記及作見

陰七行請往蘇之廣記請往作往請

第十一葉一行召樞而歸廣記召下有其字又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廣記無

二行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廣記而作蓋

三行千年而一廣記無又是革術不神於天下廣記神作仁

四行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廣記作乃令破棺出之

六行以練索縛其手足廣記索作素

陰四行與革偕歸廣記與上有仍字

陰六行得之以神藥廣記得上有革字

陰七行謝授金吾騎曹廣記無授字

陰八行友人高損之廣記無友人二字

陰九行以其元舅爲天官郎廣記郎作卿又命余纂錄耳廣記無

第十二葉二行題李衛公靖廣記作李靖

三行衛國公李靖廣記衛上有唐字又嘗射獵霍山中廣記霍作靈又寓食山村廣記村作中

六行困悶益極廣記作困悶益甚又乃極目有燈火光廣記無乃字

八行公告其迷廣記公作靖下同其迷作迷道又郎君甘已出廣記無甘字

陰一行乃入告而出廣記而作復

陰六行兒子往還廣記作兒子還時

陰七行公曰不敢廣記無此四字又既而命食食頗鮮美廣記作既而食頗鮮美

第十三葉二行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里廣記報字在大字上七下有百字

四行無暴傷廣記傷作厲

五行行雨火到廣記作行雨符到胡本兩作雨

八行因自扣廳門廣記廳作其

陰三行靖俗客廣記客作人

陰五行遂勅黃頭被青驄馬廣記被作鞴

陰六行郎乘馬無隨銜勒廣記隨作偏

陰七行馬躩地嘶鳴廣記躩作跑

陰八行其足漸高廣記作倏忽漸高

陰九行但訝其穩疾廣記穩作隱

第十四葉一行於是隨所躩輒滴之廣記躩作躍

三行其父旱廣記其作今

六行何私感而二十之天廣記作何私下二十尺之雨又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廣記二作一

七行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廣記此下有村字

八行祖視其背廣記祖作但誤按祖當作袒又兒子遂跳坐如何廣記並作亦如作奈

陰一行即恐龍師來尋廣記即作只

陰五行成獵徒以鬪猛爲事廣記成作我無獵字胡本成作我

陰六行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廣記一旦取奴作今但取一奴乎作也

第十五葉三行覺非悅奴之不得乎廣記悅作取

四行亦至下之象廣記無至字

五行卽位極將相矣廣記無位字

重雕宋本續幽怪錄札記

續幽怪錄逸文

進士王泰夜行信都道上華屋大第有老人留飮呼寵奴侍坐寵奴至乃美妓年約三十許老人執杯請歌未肯相拒曰有少客卽棄老夫耶復堅請一曲妓拂衣起曰劉琨被匹磾殺卻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俄而燈火俱滅泰視己在大墓穴中匍匐而出行十許里逢耕夫問之對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妓張寵奴墓（姬侍類偶引續玄怪錄）

續幽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復言續牛僧孺之書而成爲南宋臨安尹氏刊本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牌子一行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高五寸八分廣四寸二分昔胡心耘得影鈔本刊於琳瑯祕室云以廣記校過止竇玉妻辛公平上仙梁革三段不見廣記廣記所引而不見此書者鈔出二十段編拾遺兩卷今以廣記再核之竇玉妻見廣記三百四十三梁革見廣記二百十九只辛公平上仙一條未見又於宋人姬侍類偶得寵奴侍坐一條今據以補入异文均以宋本爲主訂正宋本之譌者別編札記收藏有鄭敷教一印蕘圃跋言之又有顧印元慶朱文方印印大石山房主人在明中葉更在桐菴之先何蕘圃未舉出耶歷經名人所藏傳鈔行世當亦蕘圃所深許也南陵徐乃昌識

續幽怪錄拾遺上　　太平廣記本

唐李復言撰　　仁和胡珽重斠

杜子春（廣記第十六卷）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于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于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

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讎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蠍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兩叉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搗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為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為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

噫吾之樂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迹歎恨而歸

張老（廣記第十六卷）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杯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莫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幷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靑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皁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眞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眞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裴諶 （廣記第十七卷）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采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紈綺而貴裋褐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于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宮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諶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際詳明更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宦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閑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蔥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琥珀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系于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迨其曲其或雖非其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由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耳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蜋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續幽怪錄拾遺上

續幽怪錄拾遺下

唐李復言撰　　仁和胡　珽　刊

柳歸舜（廣記第十八卷）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興酣踰越激渤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觜翠衣尾長二三尺翾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淸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僊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遒廻儀抽七寶釵横鞭余遊不能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拙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根泛截翠池自吹紫玉管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僊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僊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遊風得躡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高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紫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壁重檻飛欞周帀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郎有榜水精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敎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摧有一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瑕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迹依舊檻顧命復何悉日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眞籙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遊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一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御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卻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

劉法師（廣記第十八卷）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而黧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閡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捫蘿攀葛縈行鳥徑其崖谷險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故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與食遣之其人遂開法師使往香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刀圭藥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命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頃之公弼送法師回師卻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覩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謂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卻尋公弼則步步階出者不可階法師悔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狂疾公弼更不復至矣

李紳（廣記第四十八卷）

故淮南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痛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往視窺隙乃見一老叟科鬢皓然坐東牀上青衣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以之心知其異人也且移燭卽前之

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視老父曰我是前者山中所謂吾者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過華山龍闕散而滿空皆服樂者不欲令露服故頽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言有頃風雨齊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稍其前令紳若其中背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愼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洶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錦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若非淡自非名繫仙籍何路得來叟令紳徧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籍有名而俗塵俗事此生猶沈幻界耳宜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所來生既滿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徧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騎非近身乘之又然走於風濤之上頃之間甚恩見其□纔開目已趾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但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遊其苑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將守兼將相之重

韋氏子（廣記第一百一卷）

韋氏子存服儒而任於唐元和胡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釋氏爲胡法非中國宜興有一女長適相里氏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或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譯之字謂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韋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愼勿爲俗態鑄釋飯僧而禱於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問到相里氏以其婦臥疾未果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環之且屬纊焉歘若鬼神扶持驟能起坐呼其姊曰妾季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紿之曰安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殆惑之見未可憑也勿進悃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隔高墉之内窺楚叫悔之聲若先君聲焉慨其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求入覷覲不可因遂哭呼之先君遽驚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此楚痛切無晝無夜略無憩時此中刑名官說未及惟有爾家回向冥資援福可救爾一輪功而受罪希降減但百刻之中一刻暫息亦可略舒氣耳妹雖獲罪不輕以夫家福善不墮地獄即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責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爲鳥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此其夫泣曰洪鑪變化物固有之雀爲蛤蛇爲雉雉爲鴿鳩爲鷹田鼠爲鴽腐草爲螢人爲虎爲猿爲魚爲龍之類史傳不絕爲鳥之說豈敢深訝然鳥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爲吾謝世人爲不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不差因其所述隨迷受化不見大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蓋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是以一厠之内蟲豸萬計一頓之下螻蟻千萬而昔之名城大邑蕭蕩無人美地平原目斷荆莽得非其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咽其夕遂卒其爲婦也奉上敬下夫順爲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惜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候鳥及期鳥來者數十唯一止於庭樹低枝窺其姑之戶悲鳴俯仰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莫不嗚咽徐驗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爲鳥而尾白若真吾婦也飛止吾手言畢其鳥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鳥亦不來

尼妙寂（廣記第一百二十八卷）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艸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焉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

偕邁頗異當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雪冤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所冀福祐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覩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藏閉悉委爲因驗其篋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泣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出慮其撿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戮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儕有得不同矣碎此微類登醐剛哲焚字無然雖虔誠法餘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游巴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琴臺子（廣記第一百五十九卷）

宣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婉慧於庭前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賓叔幸非訶勿甚驚駭乃曰鄙爲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慈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沉迷無所覺知矣家人齊養之旬月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即相見情款依然各敘祖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等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兄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歸將謀南度經營故事例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慨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耳希仲遽自詢問則曰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尊加撫育名之義遺及長官至陝郡太守

刁俊朝（廣記第二百二十卷）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瘦者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甕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壎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瘦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而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瘦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瘦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瘦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覦船舸將至則覆之以求舟中餱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敢借君夫人蝤蠐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可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黃冠因嘲喉高歌又爲絲竹璵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唐儉（廣記第三百二十七卷）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婦人從間刷室取漿澤滿爲求之逡巡持一盃手儉覰其室內無爵篋及遺而問曰夫人之君何不遣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再說復從績忽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作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媿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乳將出都爲壁勢之闕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開

所往曰長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長死長兄發其柩將祔先塋及斂庭視跡在其殯所是求之處俄而起殯棺上有絹兩幅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鍤碎其柩而得之儉遲近之歎者曰錄姓卒前太湖令比發者葬之亡子也至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喪親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喪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遷于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嘻吾不肖于遷于彼往復無常遊魂之正儉聞言發舟得思之曰貧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何如此生復何之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輩而薄其妻也。

馬震

（廣記卷三百四十六卷）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匿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已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入宅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呼而窮迫入馬廄中匿身後牆而立馬生迎呼竟不動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卜遷窆之而竟不究其理

續幽怪錄拾遺下（終）

仁和胡 珽心耘藏書并校

長洲 彭繼蔚

吳縣 程松齡 仝校

吳縣 徐尚之

陽湖楊春甫刊印

續幽怪錄校勘記

續幽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攷第四卷宋本誤作李復之）案續玄怪錄見衢本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俱載此作續玄怪錄十卷今稱幽怪錄殆避宋諱故據朱國楨湧幢小品指爲楊用修所改然周密癸辛雜識已稱幽怪錄余又見道藏真經宋刻作通元知其改已久湧幢之說非確論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書復之已復言續錄直齋書志作十卷謂分十編成應二門（原作三門今從文獻通考訂）唐志及館閣書目俱作五卷書錄解題則曰今但有玄怪錄十一卷而無續錄蓋宋末已無二定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合併兩卷其門類或由更定書舊為余家藏尹家所刊茅亭客話行字多寡與此書同（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其為宋刻無疑然客話迎王敏求記藏之而此則著錄於述古堂書目中止有鈔本三卷近惟浙江採進書目及天一閣范氏進呈書目俱作四卷伏讀

四庫全書存目云此本凡二十三事蓋從太平廣記錄出余皆第數目之功以廣記詳加勘訂於各題下注明卷數附錄札記其文句異同處不及一一記之其辛公平實王妻梁革三條廣記未載足徵其非錄由范氏止有鈔本提要故有是疑茲則確然宋刻更定之說殆為允洽或有廣記引而此書未載者今另作拾遺二卷云

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楊恭政（廣記第六十八卷作楊敬真按宋本避諱）涼國武公李愬（廣記第二百七十九卷）薛中丞存誠（廣記第二百七十九卷）麒麟客（廣記第五十三卷）盧僕射從史（廣記第三百四十六卷）李岳州（廣記第三百四十一卷）張質（廣記第三百八十卷）辛公平（廣記第三百五卷按此所大有異同）鄭號州騊夫人（廣記第二百五

（十九卷按此與大有異同）薛偉（廣記第四百七十一卷）蘇州客（廣記第四百二十一卷）張庾（廣記第三百四十五卷）房杜二相國（廣記第三百二十七卷）錢方義（廣記第三百四十六卷）張逢（廣記第四百二十九卷）定婚店（廣記第一百五十九卷）葉令女（廣記第四百二十八卷）驢言（廣記第四百三十六卷）木工蔡榮（廣記第三百八卷）李衛公靖（廣記第四百十八卷）

續幽怪錄校譌

咸豐紀元之秋自錢伊人處購三十五峰園汪氏書目載有此名卽詫爲奇祕急令求之知於前一歲爲金順甫傳去未幾有人自維揚攜此影宋鈔本竊余所願意索值甚昂余不獲已以番銀十餅易之然此乃續牛氏之書查澹生堂書目載幽怪錄十卷今其書不知落何處偏訪藏書家俱未之見甞始得此而快然者轉念之而又惘悵然也甡又識

一卷一頁七行（綠宋本作綠○闕作闕今並訂正）

二頁十六行（旅宋本作旅負下同）

三頁四行（羲字誤當从此）十四行（𨒪宋本作遐）十七行（數作敦今通訂）

四頁八行（嬛宋本作嬛俗字也）十四行（逕當作遝）十七行（欽之疑作頃書）

五頁五行（蔬宋本作蔬）六行（肝美疑有誤下同）

六頁六行（轉別疑有誤）九行（廣欽疑有誤）十行（王人當作生人）

七頁七行（蜺字宋本作蜺）十五行（界字誤宋本作界）

八頁十二行（殺宋本作熱後皆同）

九頁八行（期宋本作朞）十一行（門字誤當从廣記作間）

十頁八行（讓宋本作攘）十三行（安當作按）十七行（回宋本作迴後皆同）

十二頁九行（不知上宋本作汝字）

二卷一頁四行（迎宋本作迸俗字也）

三頁四行（使宋本作使下亦同）七行（郵樓二字宋本缺今从廣記補）

四頁十七行（倚宋本作椅）

五頁十三行（發宋本作廢）

五行（可笑廣記作歌笑）

七頁一行（敗宋本作敗俗字也）九行（入幕延疑作入幕謂入張延賞之幕也）

八頁六行（倫宋本作倫俗字）八行（西州誤宋本作西川）

九頁六行（墡字誤宋本作非是）十一行（博字當作摶今從宋本）

十頁五行（郡宋本作群今从廣記改正下同）九行（其字疑當作具）十二行（何以之當作何以知）

十二頁十一行（皆字下廣記有見字）十二行（招廣記作投○乎作平○異字作果）（邊二字按从廣記爲是）

三卷一頁十二行（自日當作自曰）十四行（蕆宋本作蕆俗字）十七行（或有乘宋本作忽有）

二頁五行（褒當从廣記作褒）十一行（今齊當从廣記作令濟）十二行（齎宋本作賫俗字）十七行（紋當从廣記作經）

五頁四行（枝當从廣記作指）

六頁九行（詠字必有誤）十八行（勤宋本作懃俗字）

七頁四行（喋字必有誤）七行（今使疑誤宋本作今便）

八頁五行（匹宋本作疋今訂正下同）六行（未聞二字疑有誤）

九頁十三行（女兒當从廣記作女兒）

十頁三行（貴人宋本作不人今从廣記改正）九行（日州疑誤廣記作同州）十一行（方義宋本作方帝今从廣記改正）

四卷一頁五行（[illegible]字誤[illegible]○不[illegible]誤宋本作不[illegible]）

二頁八行（今且當从廣記作今旦）十行（朱陽當从廣記作崇陽）

四頁十六行（[illegible]字誤當作[illegible]）

六頁一行（倒字誤宋本作到）九行（且字誤宋本作旦）

七頁十五行（蔡榮上據目錄無木工二字）

八頁六行（何字下宋本缺一字按廣記當是在字）七行（丈夫二字宋本亦破缺今从廣記補）

十二行（乎字疑當作平）

十頁十一行（讀字下據目錄有行爾二字）

十一頁二行（羇宋本作羈俗字）十一行（次嵩以感記作符）

十二頁十四行（總宋本作揔俗字）

十三頁二行（及門誤宋本作及明）三行（靜字疑當作靖）

拾遺上卷三頁十三行（瞑字誤原作瞑）

四頁十三行（針灸誤原作針灸）

五頁十七行（溫當作慍）

七頁二行（思當作想）

八頁十一行（皇當作黃）

拾遺下卷三頁七行（殊不當作不知）

五頁十四行（子今上疑有老父曰二字○在籍上亦疑有脫誤）

十一頁八行（亂字誤原作亂）

十二頁十一行（迥當作迷）

十三頁六行（朝字疑衍）八行（昨日誤原作昨日）

十五頁五行（常當作嘗）

十六頁（胡璩戢書一行原在第四卷末今誤刊於此）

續幽怪錄劄校

會稽鋭吾氏董金鑑輯

卷一四頁八行（食疑當作異方與下句飡借用上文已云終歲不食此不當復）九行（按此集記麻憲宗上諱事非訛年公平也舉題發有誤）

五頁十二行（者疑作土）

七頁九行（按唐書憲宗爲宦官陳宏志所弒救有七自及下文收而云云）

八頁七行（元疑當作太此係稱前元和末下至太和元年相去七載）

九頁十七行（絲字誤原作綵）

十頁九行（從下疑脫一此字）

卷二二頁十三行（未殊當作本殊合觀下二句可見）

四頁八行（若疑當作苦）十行（此字下之字上當有脫文）十六行（深下似當有交字）

五頁五行（而當作斷）十二行（由疑作猶）

六頁九行（入疑當作又與上文又捻訴狀句同例）

十頁十行（曰五疑作因互）

十一頁四行（掌疑作業性字有誤）

十二頁三行（而既二字當乙轉）

卷三一頁十五行（掌人借言主人也屢見本書下條）

二頁十一行（處分疑當作處置下云郎君昔並處分同又案上文見字或指蔡霞則處分字當不誤）

九頁十三行（在在二字有誤疑不當重有）

卷四六頁四行（敵字誤疑作滴）

八頁四行（李疑作程）

十二頁六行（其下疑當有脫字）

拾遺上二頁五行（之春疑原作子春）

八頁五行（長老疑原作張老）

九頁十二行（邱當作郵北郵見上文　大頃當作入郵）

十頁六行（暫字誤原作數）

十二頁一行（官當作宮）五行（命其疑作命具）

拾遺下一頁十八行（上疑作止）

七頁八行（婦當作夫）

九頁十五行（力疑當作身）

附補校

卷一一頁三行（楊恭政廣記作楊敬眞已見胡氏校劄記今按作敬眞是也篇中稱楊眞四女同時上仙定名皆有眞字此本因避宋諱改敬爲恭又改眞爲政失其義矣）五行（通同村王諸按諸下疑脫一子字蓋本王父稱年高五云王父者蓋人呼翁之稱）

二頁四行（血字誤加○）

四頁三行（繳字誤加○）八行（準原作准俗字今改）十六行（兩空格舊作他妹二字）

六頁六行（陂當玉蟾所有誤今按當作稗踦）十六行（也疑作他屬下讀）

七頁十五行（攝下當有日字）十六行（忽字誤原作怱）

八頁十五行（兆當作北篇末正作自北又下文從南欲上南亦與北字對）

十頁三四行（大中二字有脫誤救是作大歷中下文云易其名曰大歷或取周時紀事之意）

十一頁二行（掌掌有誤）四行（攝饞有誤）十七行（微之疑當作修之上下文多用修字）

卷二四頁七行（諾當作諸）

七頁一行（廢當依長廣記作廢）

八頁七行（平當作乎物字有譌）十五行（問知章路入郎此句有譌脫）十七行（號州二行文中無謂）十八行（玄貌令女下當有李氏二字）

十頁一行（在當作任）

十一頁七行（惑當作或）

卷三二頁八行（日當作白）

三頁十五行（去既誤身作復去）十六行（請疑當作謂）

十頁十八行（疾下疑脫一疾字）

十一頁五行（方夜又問曰此下有脫文下文齒冥云云乃郭登詩）

卷四三頁三行（日當作耳）

四頁十七行（時皆下疑脫先父二字）

七頁五行（門當作門）

十二頁十行（二尺當作一丈觀上下文可知）

校勘記云有第六頁（按此四頁重題複誤）

四頁四行（十七當作十六）六行（行末脫十字原有）

九頁十二行（注長宋或原作長李）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書藝文志作元怪錄宋國楨湧幢小品曰牛僧孺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然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爲複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云僧孺爲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末附唐李復言續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殘篇數頁並不成卷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按牛僧孺書新唐書藝文志作玄怪錄十卷太平廣記所引亦稱玄怪錄提要作元怪錄蓋避康熙帝玄燁諱也提要引湧幢小品謂改玄爲幽始於明楊愼昌彼得先生說郛考稱宋尤氏遂初堂書目已稱幽怪錄續幽怪錄又據清陸費墀帝王廟諡年諱譜宋始祖名玄朗則改玄爲幽當始於宋云又稱四庫著錄本出重編說郛重編說郛卷一百十七除錄牛氏書外復有題唐王惲撰者則出原本說郛究之原爲一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唐人說薈諸本悉依重編說郛翻雕且沿譌爲二書云四庫著錄本玄怪錄末附李復言續玄怪錄提要稱殘闕數頁已不成卷旋又著錄續玄怪錄四卷本提要稱附載牛氏玄怪錄之末者乃從重編說郛錄出四卷本共二十三事則從太平廣記錄出說郛考稱四卷本號承南宋尹氏書籍鋪刻本就新唐志以來此書與牛書者皆作十卷自非完帙今傳龍威秘書所收一曰李氏續幽怪錄一曰無名氏續玄怪錄皆出重編說郛卷一百十七於續玄怪錄二條中延州婦人條見廣記卷一百〇一尉原引續玄怪錄另臨海射人則出廣記卷一百三十一注引續搜神錄則爲誤收也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

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眞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眞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眞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眞觀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眞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疏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眞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卻迴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雷民傳

沈既濟撰

雷民傳

唐 沈既濟撰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爲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恆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餚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爲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有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即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豬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章苟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鋤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鄘

唐李鄘。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鄰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窰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濯。封視其推案。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具酒殽奠焉。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懼之。每大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鏘然。光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繼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墨狀。後數日。有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收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螘龜魚蠶蛾之類。或有似穀種。客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羸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羸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嘉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焱霆。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兒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玩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已而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

任氏傳

沈既濟撰

任氏傳

唐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畱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主人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發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崟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邪、悉與之通、

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崟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幷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于臨皋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于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墜于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觀其馬齧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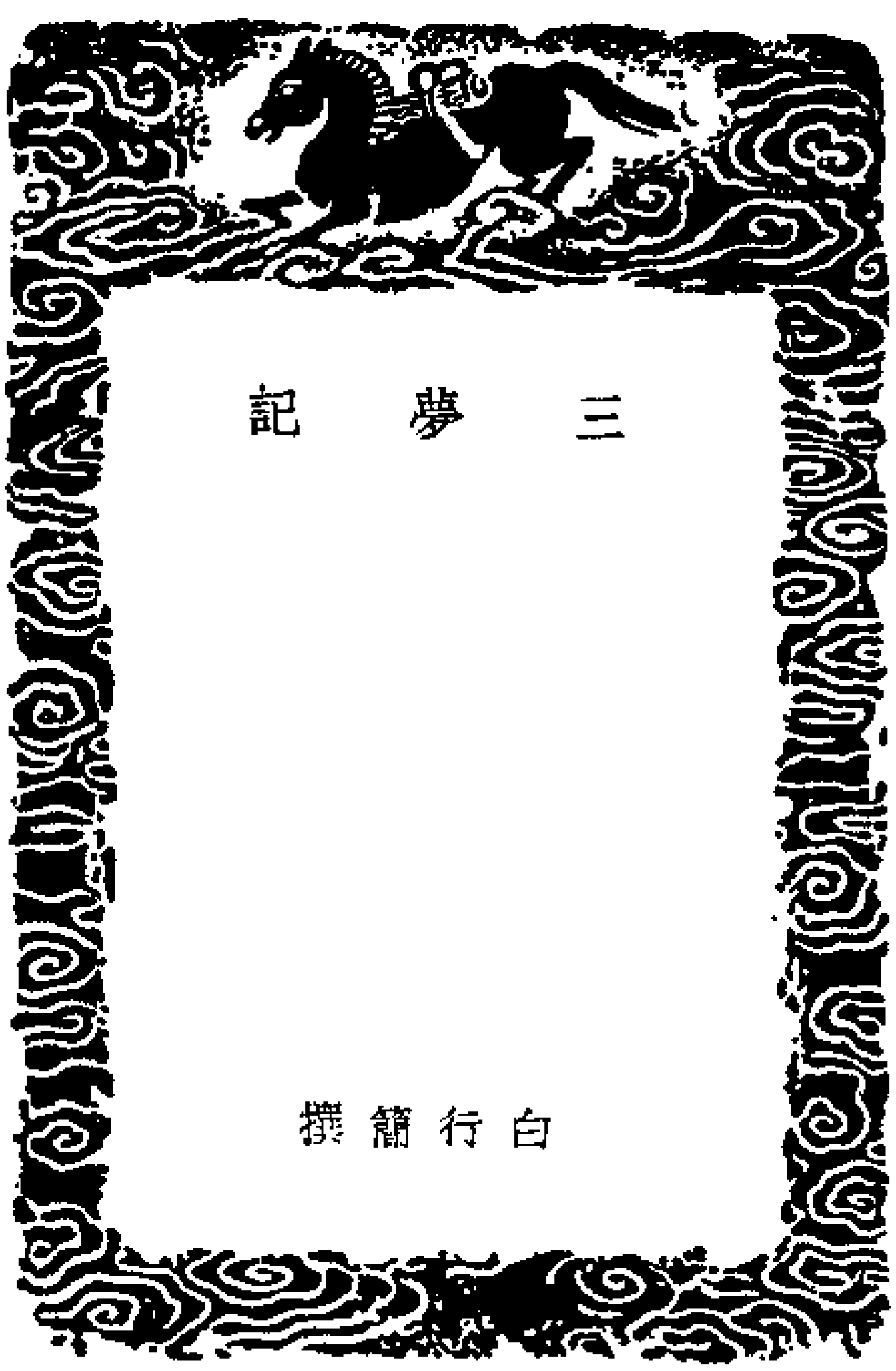
牛應貞傳

宋若昭撰

牛應貞傳

唐　宋若昭撰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常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若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頤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厭委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予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殯疾而無生賴。將徽墮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緩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圖于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賞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子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穢。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懟予之不貴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元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三夢記

白行簡撰

三夢記

唐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視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

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醑．獲錢二環焉．及旦．乃徧達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幕．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書來．未有識者也．遂逡巡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鍧．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撫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張梳嫽俏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南柯記

李公佐著

南柯記

唐　李公佐著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通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撤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汝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敎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毘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

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轝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鎭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墻、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

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薄空墟、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覿淳于生棼、詢訪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貞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南柯記終

幻戲志

蔣防撰

幻戲志

唐　蔣防撰

般七七

般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而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爛，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蘂，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

株，信歸閬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綰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衆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澀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蟲蛆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澀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斵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斵而出，曰，人間之物，例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復休餞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墮霅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前，曰，汝微物，何得穿墉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蔬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

湘曰．非求藥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鶻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觀藥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睡．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躄脚驅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禁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寘于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進實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後．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畫．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旣．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元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

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元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元宗即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即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授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疑月中之遊．即夢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妙女傳

顧非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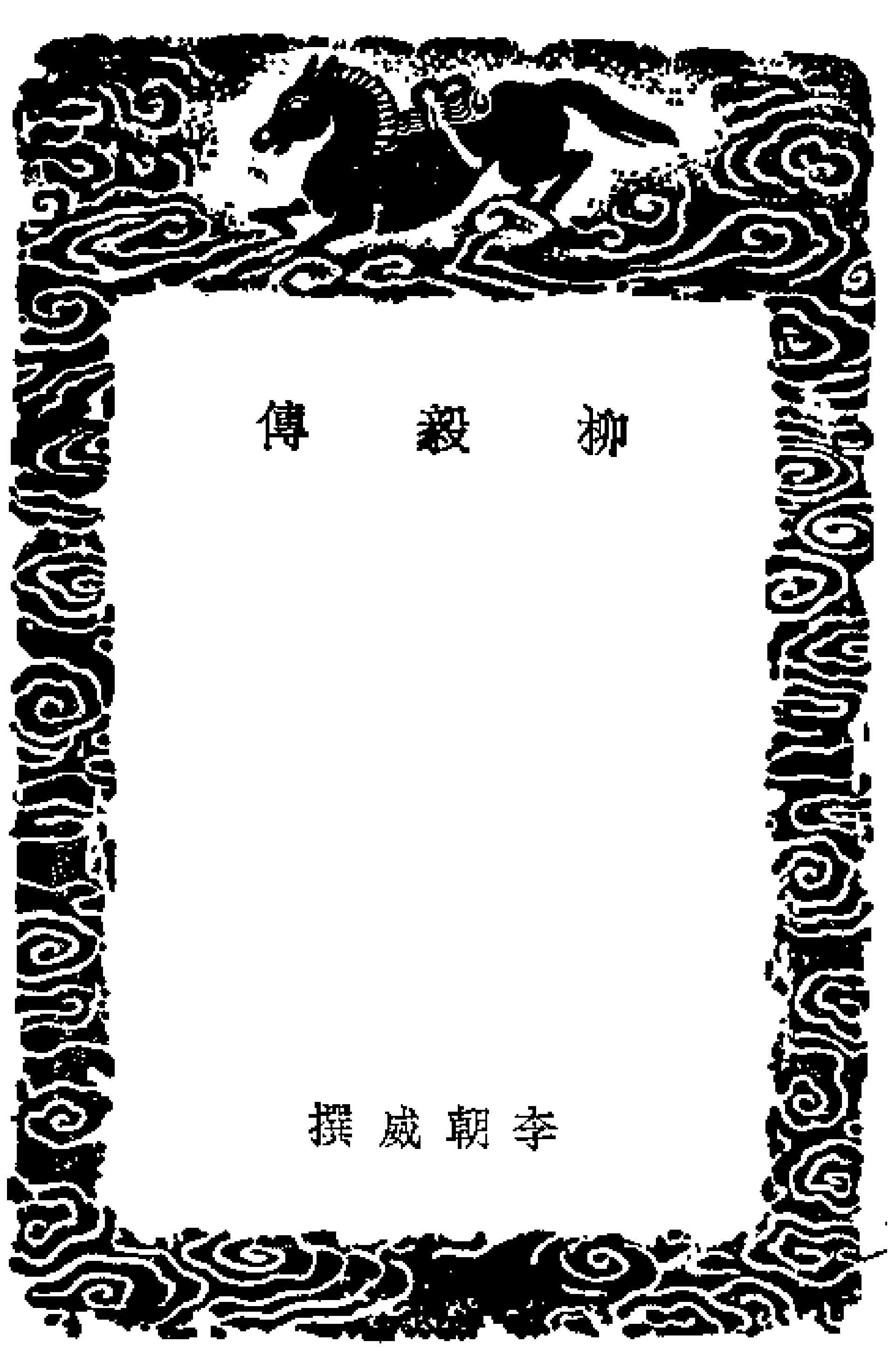
妙女傳

唐　顧非熊撰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吒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土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腹中穢惡俗氣．乃得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滿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敘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愧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嗟之．敘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衆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飄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

清暢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下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于鐘樓上．呼天仙鐵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于某處檢校．幾人于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象．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偷笑．久之．言却迴．即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潘之恆曰．此傳可續萼綠華梁玉清．女仙中佳話也．



柳毅傳

李朝威撰

柳毅傳

唐　李朝威著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擊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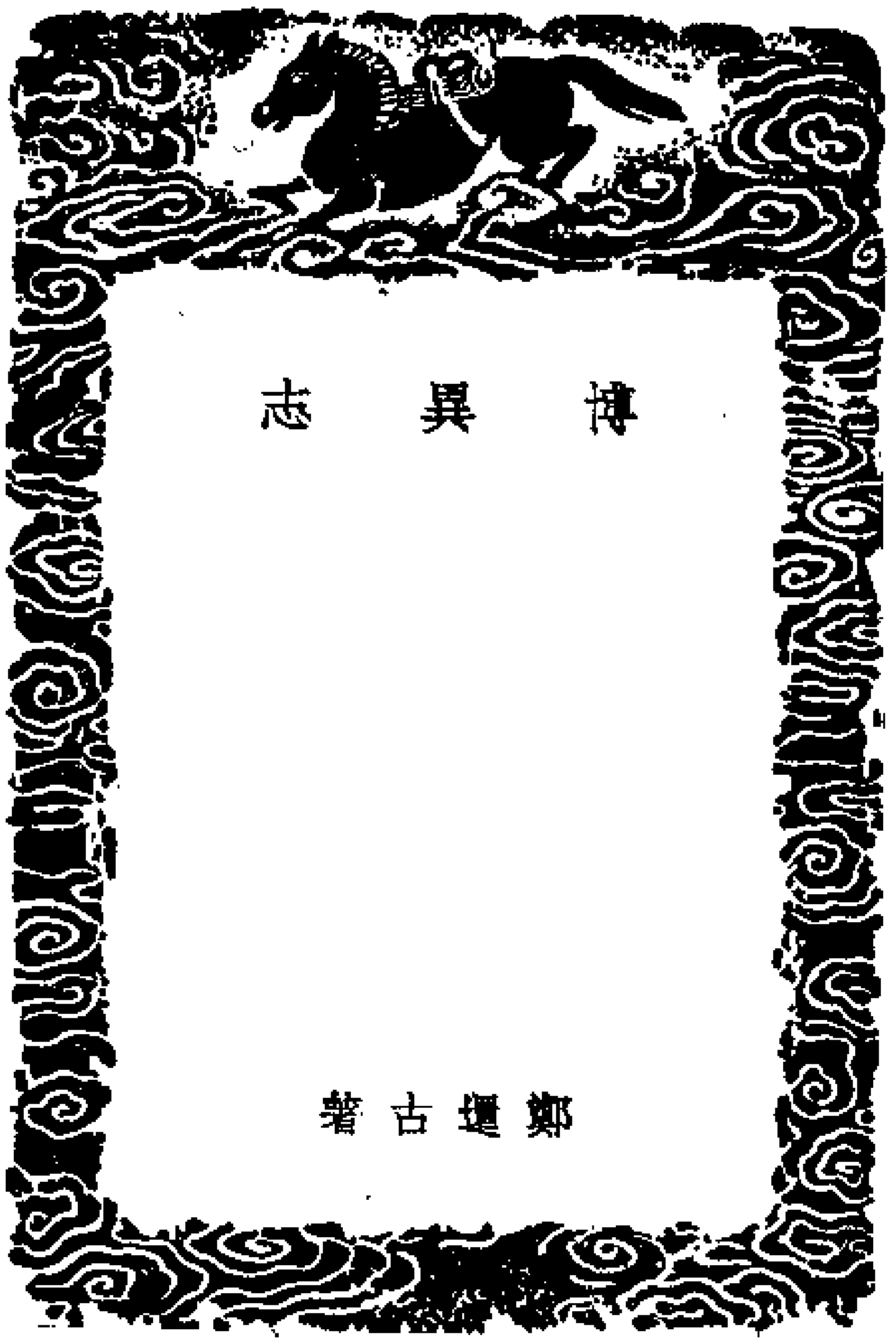
嬌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搆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

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公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迴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

賴上帝鑒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鈲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恩耶。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涉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知。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

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値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遺。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其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也。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年。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博異志

鄭還古著

博異志序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强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耆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卽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誡。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谷神子纂（名還古）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淸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鄰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淸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

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赴。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命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苕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遂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淸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淸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溜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鴉。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月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盎。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款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詳。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且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覩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瑯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賚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

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逐射。不中。弃衆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淸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

件．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馞馞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緋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汚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廻．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衞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翺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闕．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脣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水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豁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關．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士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闔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詰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遊．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檻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字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

卽起從東廡下。機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吟之。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詣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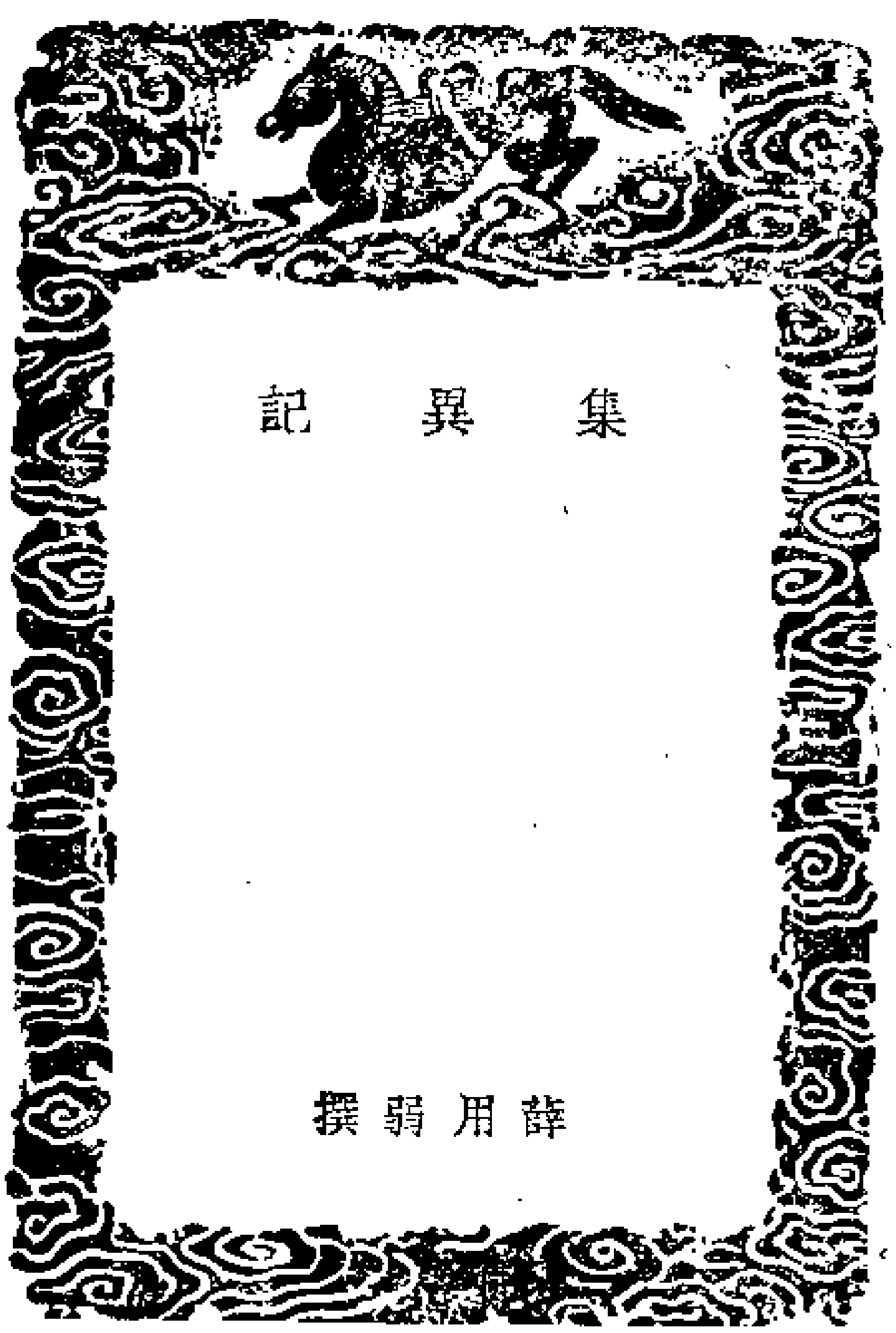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嘔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脚。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俄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因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著。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踏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拔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恓遑如是。然敗則死。不得漬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千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閑。車馬跡轂聲。人相議言。能更二三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攜襆。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畜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切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擭木。甲攣獸爪。衣豹皮褌。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烻。吐火噴血。跳蹲哮吼。鑠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禋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廳左。



集異記

薛用弱撰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用弱　撰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絶。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絶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置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絙。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虚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爲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若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闕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騙馬徒行。情頗甚速。稍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珙有仁色。珙因謂曰。予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旋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騖。俄頃至上東門。

逐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顧。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漸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鞶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鞶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鞶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寶澄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悛心擣懾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遙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驟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蓋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皆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鬚鬢斑白。偃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肯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迷從沙亂流。葭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縈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歎。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還蹤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挐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甚夙尙。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曨。人俗潔淸。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辭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欲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衣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對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竦楶。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捍制。珠樹規連。玉泉矩泄。靈飆遐集。聖日儼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臻。流鈴閒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淸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覩之。筆迹宛有晉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二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鋌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事　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佞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淸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嘗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覬。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

憲宗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月。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厚。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鑷縛。用力以拔。鉗纔及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魈。變幻百端。無敢犯者。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樵。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秉持兵刃。焚爇殆盡。而邑中累月。躡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愷。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敬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遠經峽中。收得猿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綠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詫異於宅內。猿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扃闔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孑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旣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控轡馳驟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有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差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前定錄

鍾輅纂

前定錄序

崇文館校書郎鍾　輅　纂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顓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闈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積久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鄭虔　裴諝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温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韋泛　陳彦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隰　沙門道昭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别後三年有考使來前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禄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汙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戸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戸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别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剌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惠還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陳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去此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下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頳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爲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穆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穆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韻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韻常與不叶及此因事訾之遂陰汚而卒韻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遂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遇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意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逾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吏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譴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眞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著者署者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旣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旣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旣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旣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權筦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己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旣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illegible]發書曰遣圖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魂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荅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旣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

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荅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情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襟袂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適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貺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辛君用所貲伊亦貺馬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餢飳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剌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圖求宋亳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書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觜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焉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讓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鼓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遽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鏤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追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遂迴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斂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

少殷時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餞闍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柰何僧曰唯審前量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大得歷畿赤縣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元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為從事欲歷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邊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勤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親見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不瘥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丸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閿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己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緘於櫃櫝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櫝閱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尋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遂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鄭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寤獨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還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為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于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閣禮之舍既入閣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還命駕詣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

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牓狀頭李卻賓于名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唯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諭其意及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畚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遣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遣命閑置取官誥所誌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遣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師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聞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紫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縣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甑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荅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遞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嘗即至儀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及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欷歔涕泗因詢其夭横之由荅曰去年七月中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荅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綦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甑甑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欷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泝舟於隋河時以廹選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於上若覆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貧羸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號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儐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唐前定錄

續前定録二十四事

竇相易直　柳貟外　李涼公
崔相　盧賓客　牛師
陳存　鄭滂　孔温裕
王蒙　黄損　張寶藏
崔龜從　孫思邈　武居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柳州　玄宗　李衛公
李景讓　唐晉　劉遵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閽倩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柳貟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也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涼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羣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柰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息以俟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弟景方赴舉過陝尚書誥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焉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生側詒詩恙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勑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録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爲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黄損

黄損連州人有大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遇磐石少憩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

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云主人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可乎吏唯之因爲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爲刺史位至此矣當爲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不自會尋出爲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登堂見西壁有畫著綠吏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爲遊客尚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壽愈幸無憂也崔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爲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處儼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儼先顯侑晚貴佺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爲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爲猴類郎以居常頤下有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壽亦漫徵居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撫其背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恭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絶房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望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中王圖光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爲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柳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持欲隱余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凄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恙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三兩人姓名撚之置香案上以椀覆之宰相闕必添香探九以命草麻上切於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康瞀

牛相新昌宅泓師號爲金杯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康瞀宅瞀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頭望之宅竟爲牛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爲右廂都虞候王某爲左廂與弘相善或譖王不利於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記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

續前定錄終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唐鍾輅撰輅大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文志作鍾簵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說爲有勸戒高彥休唐闕史曰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即指此書然小說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以唐明皇與唐元宗析爲兩條知爲雜採類書而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龍城錄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劉無雙傳

薛調撰

劉無雙傳

唐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卻大門。鎖卻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

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卻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采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采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采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

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常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

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迴。凡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數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夢遊錄

任蕃撰

夢遊錄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唐　任蕃撰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儀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諸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宦．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曰．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勑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舉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彷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羇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袱．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衣．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甎．向坐飛擊．甎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覺方悟．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甎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擬。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髆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槖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箭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抛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抛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抛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淸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廊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

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緣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廳。側柏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妓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妓。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附於劉山甫也。

甘澤謠

附錄

袁郊撰

四庫全書提要

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公武讀書志云。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符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儓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即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獪園謂明經爲魚一條。稱皆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儓。又裒輯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贗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於史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談矣。

重校甘澤謠序

濮陽李尙書家積書甚富。余自少出公門下。盡得觀覽。獨以未得甘澤謠爲恨。知予心同此好。每進見必屬訪之。余奔走南北三十載。交遊縉紳之士。殆遍海內。並未有收藏此書者。戊申春。偶在丹陽道中。過舊所識楚僧廣慧。自言往歲鄉人龔毋秀才有一緘託寄。公留之篋中。常以自隨。今餘十年。龔生已矣。方將謁公。以畢其志。乃幸遇公于此。予久知生亡。因急發緘視之。則甘澤謠也。奉書掩泣而讀之曰。自余丙子歲。謬領鄉薦。得侍李公。承李公之知。二十餘年。未有所酬。今公與生皆謝世矣。惠公猶不忘十年之約。豈完璧以付余。百朋之錫。何以加諸。所恨者。李公不得一手攬斯編耳。事不重可歎哉。謹重錄校訂。其爲書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則損缺不可復讀。所載事亦皆詭怪難信。蓋多寓言。自宋以來諸名士多好言之。散見諸集。其書固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中。書成于咸通戊子。實懿宗改元之九年。春雨中臥病所撰。故以名其書。原本抄寫訛謬。雜取他載錄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刪定。閏月朔日。楊儀夢羽記。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韋騶
圓觀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并自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邱

甘澤謠

魏先生

唐　袁郊　撰

魏先生生於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値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玫濟商署爲太樂官.敕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嘆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偸.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偸者.思有謀于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旣能知我.豈不能救我.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辨析行藏.亦嘗繇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蓋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琱戈旣授.玉斧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犒.致遠待勞.修其屯田.觀釁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擬其勢.仲尼曰.我戰則

克．孟軻云．夫謀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乘其才知．勸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于已．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期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于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于天下．是忘黎千金之恥．報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稽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于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祲除．太陽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雖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甕．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兼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心響應．擁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冥嬰孺．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擁雒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恩魏生之說．即日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拂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得喬氏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沈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于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繇．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事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繇．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之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艚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遊．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

四寸．海舶昆侖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於水．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覊．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焉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敍．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懶殘

懶殘者．名明瓚．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一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嘩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繇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梃．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歘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

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莫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大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

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

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騑．舟行．溺于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鱗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啻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詰．因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爽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遂止．遂命漁舟．施鉤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

爲非據．曲終乃罷．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維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爲務．父憕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聞知．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襠負甖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請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眞信士．與公殊途．愼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

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滏陽爲鎭．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鎭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常患肺氣．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鎭山東．納其涼冷．可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焉．紅綫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它卽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于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于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及美珠．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于手下．寧勞擒縱．祗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注．晨飈動野．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當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賚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女．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功見

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賊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因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酒．請坐客冷朝陽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雒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綫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篴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秋．漢露凝冷．舟中吟諷．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篴聲．嗟嘆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篴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暮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高篴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我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陳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當午．當午是許也．煙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篴．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値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邱．韋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篴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篴．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篴．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篴．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賦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女鬱篴破無傷．雲封乃奉篴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騞然中裂．韋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

雒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斷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見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莫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且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雒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呼問。澤公健不。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斷。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芟改。

此疑其因甘澤字而誤書。後人又因而入集耳。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邱

唐忠義傳李憕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雒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圓觀道人遊甚密。老而約自陝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城。於是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浣汲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月。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邱。居湘西岳麓寺。有巨林。閒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卻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其事則即圓觀。特入唐書李憕傳數語耳。方疑公以觀爲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道人三生爲比邱條下。亦以爲疑。欲問其說于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并錄于後。予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鑑題名僧二十人詩贊。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爲異歟。惟神僧傳則稱圓觀。是從甘澤謠刪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士重書。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註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於甘澤謠。未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抄本二十餘條。乃就太平廣記中摘出者。非郊原書。甚哉贋抄之欺世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參之廣記。略有異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庚午上巳前一日。湖南毛晉題于鹿城舟次。

甘澤謠九章。見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明濮陽李何書家。積書甚富。獨以未得甘澤謠爲恨。嘉靖間。楊兵憲儀。從楚僧廣惠處。得其母秀才所寄之餘。得舊而刻之。其見重於藝苑可知。汲古所刻。謂即兵憲重訂本。有疑楊本爲贋。而甘澤謠別有書者。又有一本二十餘條。亦名甘澤謠。毛氏亦曾見之。以爲此實贋作。而楊本與經籍考相合。非贋也。四庫據毛本採錄。今按毛刻。亦多訛脫之字。竊謂是書各條。既與廣記所載一一相符。廣記之作。去唐未遠。或作者猶及見袁氏之本。因據十山譚氏所校刻廣記而訂正之。句義差爲明晰。至如因樹書屋書影所云。亦姑俟博物君子而已。嘉慶甲子嘉平望後一日。虞山張海鵬識。

蔣子文傳

羅鄴撰

蔣子文傳

說淵三十九　別傳十九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

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令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

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來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蔣子文傳（終）

袁氏傳

顧夐撰

袁氏傳　說淵十三（別傳十三）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被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搴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搴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廻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攜衾綢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道門曾有所援適覩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蔕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即此是也其柰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妖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適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

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過張生曰柰何使我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躬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籹携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

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内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袁氏傳終

再生記

閻選撰

再生記

唐 閻選撰

顏畿

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于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于供護．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皆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多林甫死．楊暴代之．掄兄擇亡已六年．時見之．謂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即當生也．掄家在西塞道．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白．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窸窣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皆如冬天大陰霧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掠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衆食肉．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常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即令取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敍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聞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鄰近亡．相隨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法慶

疑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疑觀寺問慶．慶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譏乞以成其像．

張汝

西河平遙縣有縣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勵念親友．若皆者不忘親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竊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爽赴．汝權辭之不可．奉牒而去．行數十里．路曛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緣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族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曛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處如之．多言身被鞭撻．飢寒甚悽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焚香．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閱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即命因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曛晦．愴惶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窺影而前．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于榻．室有燭．即其影也．汝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識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櫬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來值一縑以賞其事．乃取一塼．同會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觀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塼于棺．背負此尸而歸．來方歡諧．

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鬢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斂鬢。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聞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殯。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郞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椁。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腳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敕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炅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穆頸。殪而隕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悗。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蹠鐙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軍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洶懼。遂載還炅軍。軍拔。將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覺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腳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腳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偶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離魂記

陳元祐撰

離魂記

唐　陳元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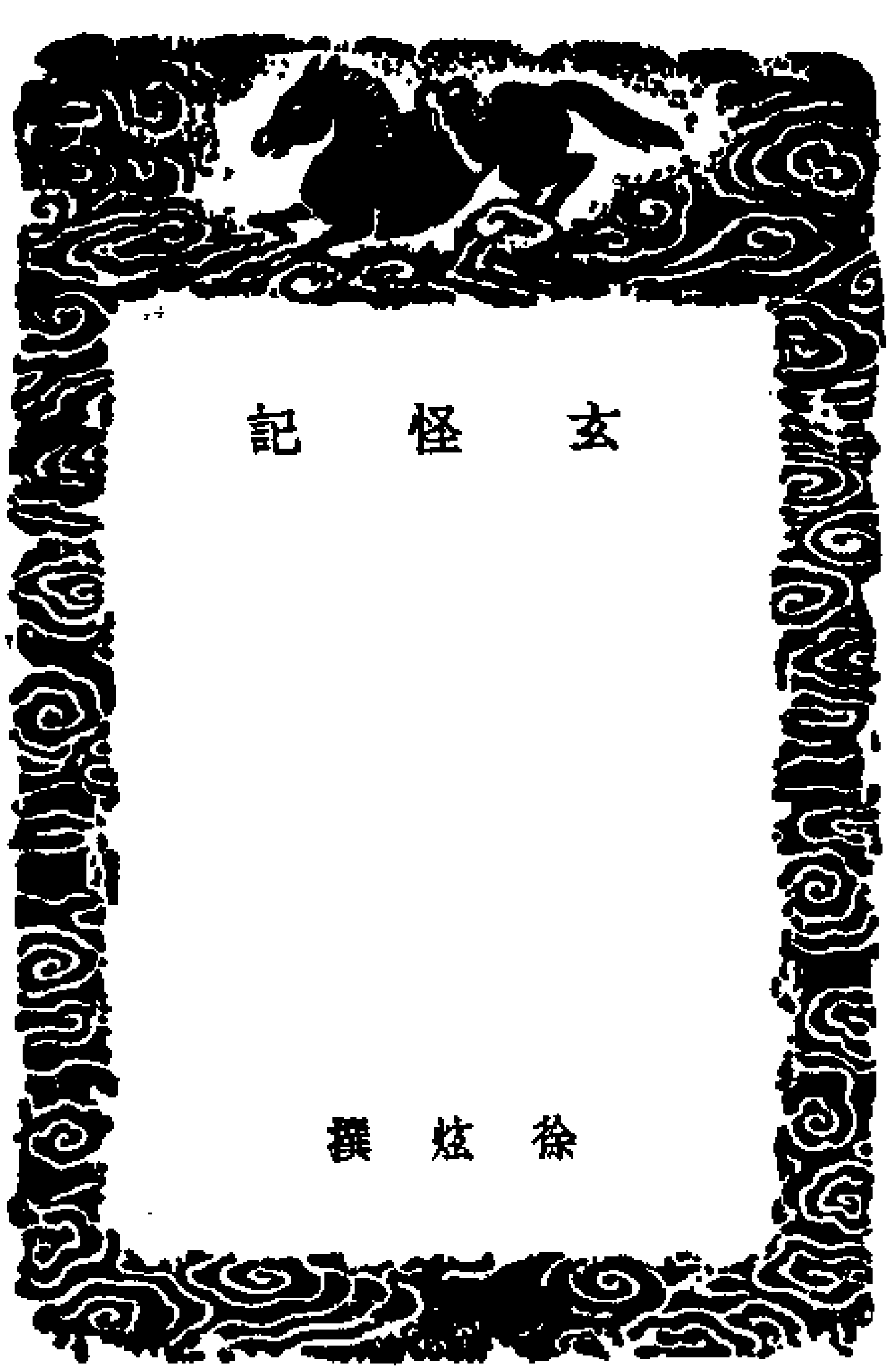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　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月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遽遣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悄恨既深思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叢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校遲李曰為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晏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即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發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恭未有計耳然試為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為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為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論又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自絕非故殺也田先生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衛發遣放

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玄怪記

徐炫撰

玄怪記

唐　徐　炫撰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卽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獄墻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爲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螻蛄。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中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明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

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令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卽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卽母歸。用母卽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仰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從入王車中。廻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淸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墻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續玄怪錄

撰人不詳

續玄怪錄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容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臨海射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一人長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者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便見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慎勿復來．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復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丈．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龍女傳

撰人不詳

震澤龍女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舵、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噓水。霧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舵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鄮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湫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昔前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祖化縣即是臣祖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馴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齎寶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眞人數揚羲許謐茅容乘龍。作

將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龍蹊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齎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喻鏊。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寶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命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舵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入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三水小牘

皇甫枚撰

壬午春三銓脉供職京師逢時疾劇甚卧牀蓐者四旬迨稍稍愈抽小說家就枕閱之藉以銷日藉以養心不敢云考訂也三水小牘二卷爲抱經盧氏校刊本字畫精潔尤便覩覽而讀之覺有不可通處且憶廣記中有此編未收者俟能起立卽檢廣記續談助說郛說海校得誤處數十逸文十數爰命寫官錄出之此書宋志書錄解題均云三卷今本止二卷蓋佚其一如晁伯宇跋云李龕壽事不見於此篇猶賴廣記存之藉知梗概否則晁跋爲贅語矣抱經序云天祐庚午唐亡四年晉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案枚旅食汾晉爲晉之臣民斷無越境稱梁年號之理惟枚土著三水故續溫泉復有別業（見本書）棄之如遺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甯投草莽而不忍爲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堯相似眞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枚自序仍闕如不無遺憾耳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咨老鈔是書謂枚於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郟城令遇賊偷生而下卽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郜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當以是求之又案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使之不傳乎乾隆壬子十月盧文弨書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十七則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韓文公從大聖討讐
元稹烹鯉得鏡
永福湖水變血
冠蓋山獲古銅斗
風卷曝紙如雪
蛇鼠鬬
白角櫛之異
埋蠶受禍
韋玭馬禍
王玄沖登華山蓮花峯
魯山堯廟
衛慶耕田得大珠
董漢勛誅陣沒同像
趙將軍凶宅
魯縣紇豆將軍廟

卷下十八則

王知古爲狐招婿
崆峒山神仙靈迹
高平縣所見
陳璠臨刑賦詩
郟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夏侯禎黷女靈皇甫枚爲禱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爲獻
黑水將軍靈異
劉刺史家怪異
鄭大王聘嚴郜女爲子婦
李約遇老父求負
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周撞子
魚予機苫甕綠鬆致殘
峴陽峯池雨徵
暴風拔㭎李鈞不終

三水小牘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原本作則據廣記八十五校改）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原本作慈山據廣記校改）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隱跡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旣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原本作自居師門道字屬下據廣記校改）人不見其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鯔（原本作鯔者廣記校改）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甚（廣記作堪）惜良宵而値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強應而竊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旣闢荊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巓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擧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旣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晦暝如前（廣記作淒風苦）（而完黙）衆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玄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怖（說郛說海作悸）旣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原本作瞑據說郛說海校改）謂我曰雖還骨視國世與韓爲仇吾欲討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丞相元稹之鎭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河（疑漢）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小舟直指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旣登樓公命人剖之腹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旣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臥內巾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亾去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疑誤同廣記一百四十四作環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郎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木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說海同廣記作亂）崔公爲所執也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而復（原本無字據廣記校增）未幾而其家亾闔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原本至字譌集據廣記校增）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余溫泉別業有田客咸通中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旣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明篆籀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今望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洎莊之左巳延袤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厭勢亦類此也故書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畧盡直上穿雲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甯末初（有一衍字下村疑有譌脫）峽師蛇鼠鬭於南門之外觀者如堵蛇死而鼠亾去未旬而峽師（疑帥）遇禍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亾妖由人興可爲戒懼

唐張讜自滎陽令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螾蟒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彩若縷橫絡之遂寶諸橐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歇蒸

憩於圜井栽之灌濯因與圜叟話之取角樓置盆水上（原本作水盆據廣記三百九十五校改）忽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電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涸而榻已亾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鐶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餧死乎妻曰善乃攜挿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肩及餅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具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勸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原本無為字據廣記一百三十一校增）

京兆韋玭小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原本作汜水誤據廣記四百三十六校改下同按元和郡縣志汜水屬河陽軍無汜水縣也）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汜水歛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駔駿玭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原本作者據廣記校改）遂市之日宴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原本作蓁據廣記校改）莽溝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玭遂躍上高枝中以為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仰視玭而長鳴躩地少頃齧其桑本木柹落如掌卧卽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焉玭懼其桑之顛也遥望其左數步外有智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玭與馬俱殞焉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華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子沖者來自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伺（續談助作僕）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當燐煙為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續談助作竢立）數息間有白煙歘起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子沖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山尋徼徑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蔦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燐火焉而循池說花探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子沖（原本作書據續談助校改）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子沖盡以蓮葉鐵舟鐵（原本無上鐵字據續談助校增）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覓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謠曰路山則古曰（續談助無曰字）堯山也呂山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龍而為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是也（呂一音予吾切高山見一作岯昨誤切山峯廣韻五稽切續談助作嵬豆將軍祠為郡）一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慶揮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衣（廣記四百十一作囊）以縑囊緘之漆匣會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原本無也字據廣記增）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寶之常置於卧內自是家產日殷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為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迭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鏘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璺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亾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貸鬻以供補酒之費未釋喪室已如懸磬矣（原本作已室如懸罄據廣記校改）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趫捷能鬭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為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為常客也翼（廣記三百五十三作翌）日盛飾廳事至辰巳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勛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明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龔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基店盡為賊所殪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北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鐐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歛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既折乃抽屋椽復殺數十人日夕饑疲為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

許都城西之北隅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趫捷（廣記三百五十二作勇健）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原本作縱其妖異據廣記校改）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中庭絺綌而坐一鼓盡闃寂

無驚游氏子倦（原本作游手據廣記校增）乃枕劍（原本作枕筆據廣記校改）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原本作餘據廣記校改）堂中洒埽闢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氣異香馥於簷楹游氏子心（原本無心字據廣記校增）謂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廊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原本無氏字據廣記校增）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汝州魯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乾豆陵雄勇有智畧及卒將吏奉遺旨窆（原本作窒據廣記校改）於子城南之左卻敵上令縣給其中於卻敵前立廟題云乾豆將軍歲時奉祀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徽道之職往往設罘罝（原本作可罝據廣記四百五十五校改）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専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乎者耶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乃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翥者攫走者（廣記無走字）見皆識之必羣嘷長嘷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素不中春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閒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童曰取短皁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鞲弋之獲（原本獲字下有字據廣記校刪）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乃霧（原本作霽據廣記校改）開雲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古陌樵徑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壁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原本作摻據廣記校改）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閽闈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問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次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原本作館據廣記校改）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吟豺狼所嘷若復固拒（廣記作固相拒若）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欒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游神方茲莫及（廣記作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眷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原本喜下有言字據廣記校刪）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非借（原本作惜據廣記校改）忻慰孔（原本作乃據廣記校改）多傾觴而巳知古磬折而對曰某蟲沙微類分及（原本作乃據廣記校改）湮論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鬼趣唯（原本作惟據廣記校改）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原本作[illegible]據廣記校改）解青鸞之匣金閨貌如月華室若雲遂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沈富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皁袍見保母請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原本作與遊所熟者據廣記校改）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無啟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梧而登階知古恇懼趨於庭中四顧逃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恒（廣記作自數）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遂至其第既

見直方而知古情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也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蹤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illegible]）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縕荊燔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者罥羅罥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木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陷而爲狐貉所侮況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皁袍則強死獄犴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摭奇文故傳言之

三水小牘卷下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原本作[illegible]據說郛改）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門之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巔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岊起須臾紛㯐青黃（[illegible]）（[illegible]）彌亙數里樓殿[illegible]轎花木煥爛數息中靄靄漫散（[illegible]）不復見矣庸輩不知神仙窟宅謂（[illegible]）廣成化城乃里談也

光啟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宣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晏風勁憩於三（[illegible]）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茆屋數間榛籬疏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青故衣蓬頭敝屣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坡東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荊扉橫葛紫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

陳璠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溥（[illegible]）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溥爲支祥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祥簡勁卒五千人命溥總之西璠爲次將溥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蠹設厚賂之溥乃令其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溥自稱留後璠謂溥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溥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許爲溥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溥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惛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溥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童役五百餘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郡友繫之往白溥溥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而（[illegible]）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illegible]）（[illegible]）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

陸存者懦儒也（[illegible]）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illegible]）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遁爲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命澳麪煎油作食所謂餢飳者（[illegible]）移時不成賊首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惶急擺麪兩手遽（[illegible]）拍曰（[illegible]）祖祖父父世世業業（[illegible]）衆大笑釋之時縣尉（[illegible]）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爲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受草賊污辱賊怒剜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illegible]）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蛾黛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秦華也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震丘陵霆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宮書祠典（[illegible]）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支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

事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少年（原本夏侯禎下有於字據廣記三百十二校刪）未有配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惚恍不寐若爲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歟鎮愛女靈場明祇致禾黍豐登豺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餞斝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豈降之罰耶亦（說郛作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尊戴之享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廣記作說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帷箔不修之責（說郛作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說夏侯生康豫如故

勃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蕖出淥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法翦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嫻叢號爲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於殷門故秘省校書保晦遐構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嫜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孼黄道舋起（說郛作故）白丁關輔烽飛箠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頃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兇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首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俱（說郛作但）瞑目反背而其顧日將夕賊因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齏粉於一劍（原本作刪據說郛校改）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猶（原本作有據說海校改）生之年終不負穢抱羞於汝逆竪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涙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郎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後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原本德作義據說海校改）勃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栝樓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爲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邈光等（說郛作遂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鳥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滸有黑水將軍祠大和初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豶眉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汝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祐斯民（廣記三百十三作保佑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萬鎰（原本作萬鎰據廣記校改）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刻神前柱并匣實之外設小扉加扃鎖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東道泥濘歷崤函度東周由許蔡暮無霽日既渡長淮宿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壞風徒御多寒邑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原本作陽義據廣記校改按元和志義陽屬申州東北至光州二百六十里弋陽即光州）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率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禽其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鄴縣尉辛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咸通丁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秄兒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秄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炙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秉縕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焉（原本無焉字據廣記三百六十六校增　案此文似未完）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蓄退心咸通中（原本無中字據說郛校增）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半旋風忽起於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舉上夬金魋（說郛說海作夬雙金魋）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殽紙錢令巫者詣祠求之（說郛說海作祈之）既至得金魋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里鼓方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向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來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父欲至咸陽而蹣跚不良於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將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原本作負據廣記三百六十六校改）而見登何相憚而見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原本作無已據廣記校改）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原本乃字下有書字據廣記校刪）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劃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鬢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特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若鸞鵠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脩篁高門遲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皆未覩也食畢叟進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戇至是一聽不忘叟戒（廣記二百八十七作識）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廣記作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原本作身據廣記校改）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期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旆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君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旆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唯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而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禽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惟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原本作以據廣記二百八十七校改）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神君怒曰庸奴終違前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廣州刺史張謀孫雖出於閹茸有口辯善心計累爲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倅遂爲元察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於汝墳於郡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敞嘗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誡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牢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𤣥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特明慧（原本作惠據廣記一百三十校改）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迫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薦枕（原本作擂據廣記校改）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彊魂誓不蠢蠢於冥莫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原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卒丁[illegible]）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擕鍤共突入𤣥機院

發之而緣魁貌如生辛遂錄之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李鈞之莅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薄抗疏上聞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郭（原本作宇據廣記一百四十五校改）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幡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然而顧没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支榦皆摺折矣鈞至上黨統衆出雁門兵既不戰暴殘居民遂爲猛虎軍所殺矣

逸文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傴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温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脩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温時則深夜矣温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温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温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温尚書來謁真君既關重闥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敘曰某任總浩穰權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温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啟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況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温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啟曰尹之忤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皆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温竊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廣記四十九）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厤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温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欝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積雲駛雨震擊石傍大檀兩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趺坐若無所聞者諸兄歎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内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乎自廣陵來覲適與遇於院門戚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則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尸陁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廣記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

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光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輩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啟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檛而遣之弘贇聞之大恐苦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卒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瞿起奮劍擊刺歘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滎陽郡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惝怳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實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遽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瞷子城內無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閒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痁作遂逃于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聲乃僨射陂東北隅壖也思禮覺乃前請敵密語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亾去傍蒐水側遙聞嚴鼓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攜羣首還明歸命于都監貰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廣記一百二十三）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衞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驟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荅曰某誠微賤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譫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審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令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馬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踘不止斃此微命寔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析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廣記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閤（廣記作唐晉公王鐸）（[illegible]按唐人小說稱[illegible]曰清河王曰太原[illegible]外王父[illegible]）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鼎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甯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按徐松西京城坊考永甯里有王鐸宅[illegible]）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皁腳犬花鵲從既啟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既入閤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欻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幘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閽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廣記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爲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廣記二百二十）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餞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亾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荅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不日休不敢荅但覺載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廣記二百六十五）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臥於廊廡間有皁腳犬曰青花忽來嗅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藥傅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

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廣記二百七十五）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陳元靚歲時廣記無之字）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歲時廣記作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之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太平廣記作又五郎遇書本據歲時廣記改）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屛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禮（廣記二百七十五歲時廣記十七）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託門媼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以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令、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幷碧苔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翦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孫短韻寍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妙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謂良時妾家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里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閒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

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廣記四百九十）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刺劉公自京將一橐駞至郡自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覩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詳其事既至憮然曰此吾橐駞也乃命瘞於江壖（續談助）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皦艷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以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說郛代唐編）

附錄

宋藝文志小說類皇甫枚三水小牘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撰）（本作枚）遵美撰天祐中人三水安定屬邑也

晁伯宇續談助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腳犬花鵲吠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處出白氏之私故不錄

天一閣書目小說家三水小牘二卷（刊本）唐安定皇甫枚撰嘉靖甲子秦汴序稱三水小牘一編乃唐皇甫尊美所撰蓋其旅食汾晉時手紀咸通中事也余嘗錄得入則古今說海刻得七則皆非全書海虞楊儀部夢羽家藏二卷似乎已備及檢文獻通考其卷凡三今亡一矣姑先鋟木以俟同志補焉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曁陽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郛中勦出今年夏五月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黃邂逅遽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三水小牘也蓋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耶書已一笑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樗老姚咨識

擘經室外集三水小牘二卷提要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佑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文似未完）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葉潜夫處得教則已疑其說郛中剿出今年夏五月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皇遽近邇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三水小牘二卷也蓋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邪書已一笑

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翁老姚咨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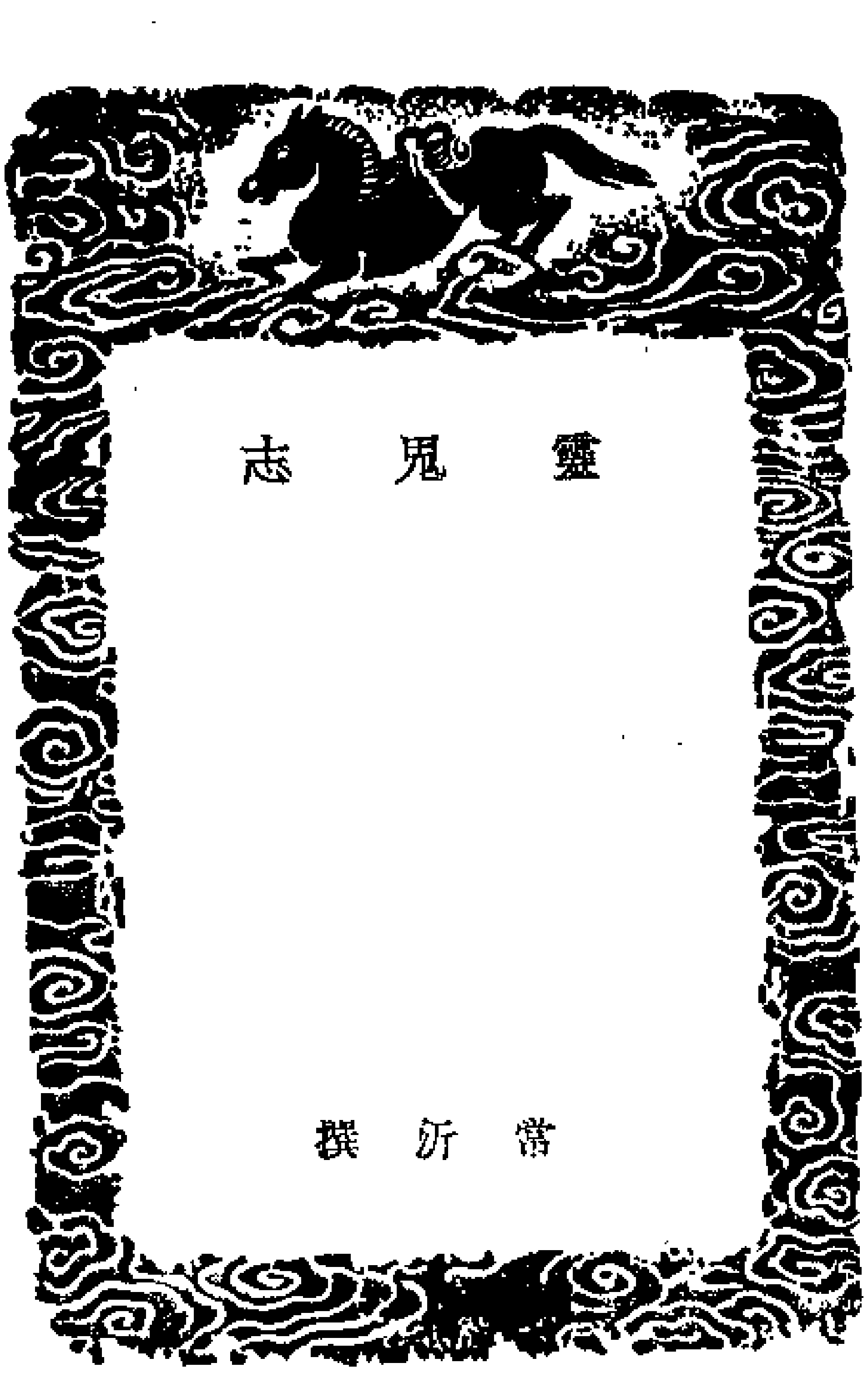
此從錢遵王述古堂藏書鈔出近人多倚諦怪之書吾知必有取焉以日暮途遠之身而亦沾沾於此自笑其傎已杭東里叟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　元撰

三水小牘二卷

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嘗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佑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靈鬼志

常沂撰

靈鬼志

唐 常沂撰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眞簡先生𪻐三從姪。父𣪂。梁左衞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之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昔僞興廢。俄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亭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炯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旣來叙會。敢不同觴。衣紅綃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綃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斷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閒暢。夷光曰。阿姊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尙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它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以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訖。悽然。導與士炯深感恨之。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亦拆裙珠一雙。贈士炯。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蹤。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求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隅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赧作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許之。因紹云。女郎

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書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首其故。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爲之柰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郎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乘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唉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它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南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綢繆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鏤玉盃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于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楙

滎陽鄭德楙。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紫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腳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

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睹。被服燦爛。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茵席。皆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奉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謝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嘆。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讌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異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閑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搴。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偸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取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殁。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實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賫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

抱粧盆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敍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徵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稱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于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書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于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蹉跌．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冀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綴逐之．以覘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後數百步．忽見女僕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請女郎曰．何處來．數歲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憖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設酒與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嚴．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値豺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憩．即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洒燕．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遜遜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甥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蕘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闕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殁．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棺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聞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謬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生感之．即為掩葬．仍酹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

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甫氏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壻．故止此．紹諾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于館舍．逡巡有女子出．容貌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即謂紹曰．既遂披覿．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於親焉在．嘉偶為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屏顧．既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爵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甑不稱．敢以金爵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為戚屬也．然遭逢顧眄．誰以為榮．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爵．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酧為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為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棄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詰謔．即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鑒闍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與美人敍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為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翠管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為我報讎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

不欲聞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渭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樂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附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藥者及兵亂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憐某盡忠于主因使殉葬後改葬于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舊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減悲風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豔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渭亦和曰霽雪清吟媚脆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慰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豔其衣裾明其環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邦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渭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値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諱祈幽府嗚咽而別渭製月情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舊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墟詢之于人乃陳朝宮人墓渭慘惻而返數月閒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勝兒

吳太伯祠在蘇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殊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飲送遞酒至幷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疊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低悉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壍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妒色形於面生悟諳以金如意擊勝兒而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繪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爲鬼物遂不復問

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請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遽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岐生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賞歎若是叟曰此詩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乃吟曰浮雲淒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塡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其不悲泣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而座中歔欷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樹荊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洿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溪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悞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髭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騾腳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揮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齕草于澗側蹇驢美寢于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見刑節俛受刑驚覺摸頭而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髮未竟卽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劍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剃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攝節車軾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卽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勉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卽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

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上。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肯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卜日便遠。故葬在軍司萬次。買數畝地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飲。節問所疑。韶因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但死者虛。生者實耳。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否。死之離形。亦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墳壙。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但欲述生時意耳。節曰。今年大疫如何。韶曰。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之。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亡儕得罪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麟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執其手。軟弱如無物。門故閉。韶已出矣。臨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自是遂絕。

唐晅

唐晅者。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隱士張恭之幼女。即晅姑所出。甚有令德。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者。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勿以幽冥隔礙宿愛。須臾聞言曰。兒張氏也。聞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泣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別。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執手敘平生。妻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晅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饌亦備。最須者。唯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妹是舊人。不同群小。晅曰。此是紫菊妹。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

具飯。其餘侍者。晅多不識。妻曰。皆君所與者。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題名。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鏤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牀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得。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問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慮君嫌猜。故不爲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晅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傳語。令催新婦。還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啟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一相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鏤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怱怱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洛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與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于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集異志

陸勳集

集異志卷之一

唐　比部陸中郎　勳集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濟潛士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其後燕昭王伐齊，潛王出奔，爲淖齒所殺。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服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當川四國有舉兵謀反。謀有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減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臛，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此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陸。

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腳者，腳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徵鑄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淩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珊珍異見貽。老父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於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篤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建寧二年，雒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全。人以爲不祥，墮地即棄之。自此之後，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時靈帝昏弱，宦官專政，其後宋后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稱梁伯夏，教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去，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亡。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既死棺殮，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建安七年，越地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往當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遽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書皆有條緒。未幾郭后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汝等爭先趨附之。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至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者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賫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賫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疾。及差能以聾盲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寘中水。黿入池游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戍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爭攫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

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亂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痾。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秘書郎王導以爲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指。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當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遐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東。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上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爲后。天戒若曰。聰既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

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劉約之言雖荒唐涉怪。然劉聰淫虐無道。亦其將亡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爲王敦所襲。遂見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素執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瞻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東晉王廞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殷琰爲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凶劭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撤。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此冤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驪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爲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尙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粟空。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爲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鎭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尙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顚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雁門。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等

晝一肉塊。如三升器。刳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蓄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消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大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妖也。

集異志卷之二

天寶五載。楊愼矜爲御史中丞。愼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于其後。愼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潑之方滅。未幾因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爲敵。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爲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爲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鳶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鳶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姊妹并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爲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內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也。蒼爲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雷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其夕有鵂棲於輦中。鵄集其纛。又有禿鶖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又有鵩棲其幄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衆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

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晉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起。漁獵生民。國家惟任司馬越苟晞三人。競爲暴刻。經略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高宗苦患頭風。召名醫于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隱。奏之。帝顏色異。遂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臣切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破壞四方。

隋文帝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之省。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群小之應。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藏之。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臝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童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童謠曰。檿弧（弧桑弓）箕服（箕服箕草爲袋也）寔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鄫（國名）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悖亂逆天。故有龍鼇之怪。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刦相祭仲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刦大夫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殺滅。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上。是時靈帝專任宦者。王室微弱。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覺淪沒。

晉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府中怪數年數失小兒及諸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以爲帝溺於酒色之應。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時齊王冏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梁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後侯景反。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遇禍。韓族殲焉。此皆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謐誅。而爲

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

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灾發丹陽。天意見之。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晉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拆。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九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變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灾。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灾禍生。后怒。流于嶺南。永昌中。華州出水。南岸大山晝日忽昏風。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村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其後武后廢睿宗而篡唐。

玄宗開元十七年四月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摧裂百餘步。畿內山也。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則然。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將毀王宮。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早隕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秦有連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靈帝建寧四年三月。河水清。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涌。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襄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瑞。君臣動色。號于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于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排。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污之處。則萬里俱澄。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戚之甚乎。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是後四歲帝崩。王室遂亂。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占曰。法嚴刑酷。

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謬亂。敗亡之象。京房曰。水化爲血。兵且起。其後爲隋所滅。

隋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群帥于舟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兆。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呼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昔苻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異。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十有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爲逆夷滅。又匈奴數犯北邊。殺掠甚衆。漢遣將征討。

漢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褓。鄧太后專政。

漢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至。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子勝而立清河王子。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司空被誅。是年四十一郡國水出。漂沒人民。占曰。水者太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之應。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縉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五月。荊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荊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開元八年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澠池之闕門。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有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衛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爲池。居民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三鵶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家。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賊所害。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時言白者金色。晉以金旺。國之行也。蒼爲胡人之象。其可盡言乎。白者止而蒼者沖天。晉室衰而胡人強盛之徵。其後劉淵石勒相繼亂華。晉室東遷。

晉成帝咸寧初。地生毛。稱盛以爲人勞之應也。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陵江地生毛。未幾陵江有兵亂。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齊二十餘年而亡。此短祚之徵。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時北築長城。人苦勞役。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偏生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武威郡石化爲麵。貧乏者取以給食。此武后僭亂。不久滅亡之徵。

集異志卷之三

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袀音均振振盛也）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抗衡于晉。有抗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公伐之。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卜偃晉大夫古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于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爲定公。

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公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銅色青。故曰倉琅。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讖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漢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述一作[illegible]）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按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立幼主。久專國柄。太尉李固以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起月幽死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袁湯俱封侯。

漢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反。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常敗。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且及有官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相咽語。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按此皆爲貪政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義之士怨望。欲擊鼓以求見。丞相立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家及大姓。按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漢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illegible]）按劭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群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黨人。茅田一頃者。言群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人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漢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按中平六年。史侯（子轉養於道人史眇家故號史侯）登躡

至尊。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千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邙者也。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北岡云。

吳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疋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中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中。天下商農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實目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死。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晉安帝隆安年間。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平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其時則草可結。言其幼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云。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被誅。正如其期焉。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晉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爲太傅錄尚書。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狗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

隙難遂構焉。

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晉時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苻生不知是應苻堅。以謠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眼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卒爲姚萇所殺。

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而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後終爲堅敗。入止阿房城焉。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佛經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歌儛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惡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

隋煬帝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誅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詞也。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音斯地名）小女陳持弓（小女名也）年九歲。走入横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驚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句音鉤句盾少府之官舍也）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藁或棷（藁禾稈棷麻稈）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至驛傳行經歷郡國三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

會。里巷阡陌張博具（博戲具也）之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樞門臼也）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內。（闑門限也）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實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子名也）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六萬。因而出師將師。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嚴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競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年釁闕。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恭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位。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苻堅時有人於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觀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

宮。號曰舊宮。反之爲窮廄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斃於窮。又武帝子史姓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棖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闇中取人心肝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剡竹爲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滅。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遂亡。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火爍金。火金所畏也。敗亡之象。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龔遂。遂曰。熊野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患得作。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婦髻別婦曰異髻女又有不帥上髻）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梁冀一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梁家遺滅。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食之變。乃拜韓演爲司隸校尉。以次誅之。京都正清。

晉孝武太元末。帝常閉手巾箱中有鼓吹聲。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案。帝果崩。天下大亂。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纜縷之服。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鳥衣以相執縛。後主

巢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又婦人皆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既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男子者肩背狹細。名曰蠻勢。遊宴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脚上跳。且唱曰。萬末。末之言蓋萬氏遠祚之末也。

集異志卷之四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兵塡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擱子紛始自宮中。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愍太子之應也。

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于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斂。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木復生枝葉。睢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爲妖言。殺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名病已。是爲宣帝。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王伯曾之祖也）墓門梓柱。卒（卒者倅猝也）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至是王莽篡位。

漢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靑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又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卒實倅）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自斷。斷後哀帝在位不久。王莽專政。故有此變。

後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其後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縱橫尤甚。遂竊闈宮嬪。戮虐百姓。鮮卑之徒。踐籍幾封。胡之爲害。亦已毒矣。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正月。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病。未幾而崩。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矣。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大亂。又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于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越死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戮。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靑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荒耽酒色。大發徭役。後三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

齊後主武平三年。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其年齊亡。

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陰冤句離狐成皋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

下平與尋亡而九服爲一家。

晉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隋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高祖不悟邪言。廢無辜。因此而亂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長安西北有鎬池君。則池神也。江神書之。）因言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卽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搆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下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祥。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搆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搆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爲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于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

漢成帝陽朔二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有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相似。傍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呼曰石鼓。凡石鼓鳴。主有兵。是歲廣漢鉗徒謀攻取牢獄。篡取死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年。尉氏等並起謀反。殺陳留太守。時帝起昌陵。五年不成。此其應也。（時起昌陵。役人數萬。五年不成。）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封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此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巢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駭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運乎。後果陷虜。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溼地。此其類也。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坐祝詛腰斬。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拆。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妃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飆起。初帝爲清河王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爲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

貞元四年三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軍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斑蛇食之。頃又雲合不復見。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得蟲若羊。（缶卽今之盎）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是其應也。

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牡一牝。三耳六足。是年帝崩。六輔用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姓。羊羔子也。皇太子勇旣升儲貳。晉王陰毀之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迹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畢。

漢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祓音弗除惡之祭也）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撠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為人彘。（搉謂斷去其睛也彘者豕之別名）

魏司馬太傅懿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冠幘絳衣。又襄平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晉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沈充所害。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下家狗。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聘為將帥。於是五洲殘亂。聘一族滅。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鬭。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蓋周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旌旗尚赤。戎服以黃。

武后長安中。有獸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武太后從姊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皆此武氏滅亡之妖。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臣。竈者養生之本。而豕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豭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占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是後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晉宋達為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害。

新野庾蹻母病。兄弟三人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遍。須臾又聞牀前聞狗聲。卻常舉家共視。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其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人懼。因夜不曾持出門。乃埋於後園中。平明往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動。又埋之。後早亦復出。乃以磚著頭合埋之。自此不復出。數日。其母遂亡。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

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於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雄雌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帝既寡弱。藩王相僭。故有犬禍。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都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溺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覺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

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為宰相。當有厄。先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璩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数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果卒。

齊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國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籍以裀褥。天奪其心。爵加於犬。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晉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翼之孫庾蘊為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甚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龍乎。後果為桓氏所誅。

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晉武帝太康七年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迄東晉之世。終不能復中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見之不踰月而卒。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更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時曹爽專政。競為比周。故鼠作變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蟛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食稻爲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屬，

幻異志

孫頠輯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　孫頠撰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麪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覆卽潛挈歸洞穴或闚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宮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盤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歎羨寵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嘗累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詐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羣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適詞欵指揮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綿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入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麴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崗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襄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壇上至於禮念來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中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壇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鎭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爭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貫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歎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兌

王可容訥爲僧時游隋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腳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王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擦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童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遣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燒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求有一藝颯星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鄒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敕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魋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皆迷和尚僕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納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纔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道和尚禁錮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延官說衢州有施術推者居于齊澄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即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稍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臨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歸、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饌、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僕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閒步入林、過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遂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幻異志終

神女傳

孫頠輯

神女傳

太眞夫人

唐　孫頠輯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絶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値、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眞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絶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絶、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閑、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鷰、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

亂歸鄉、二女遂絶、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絶、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而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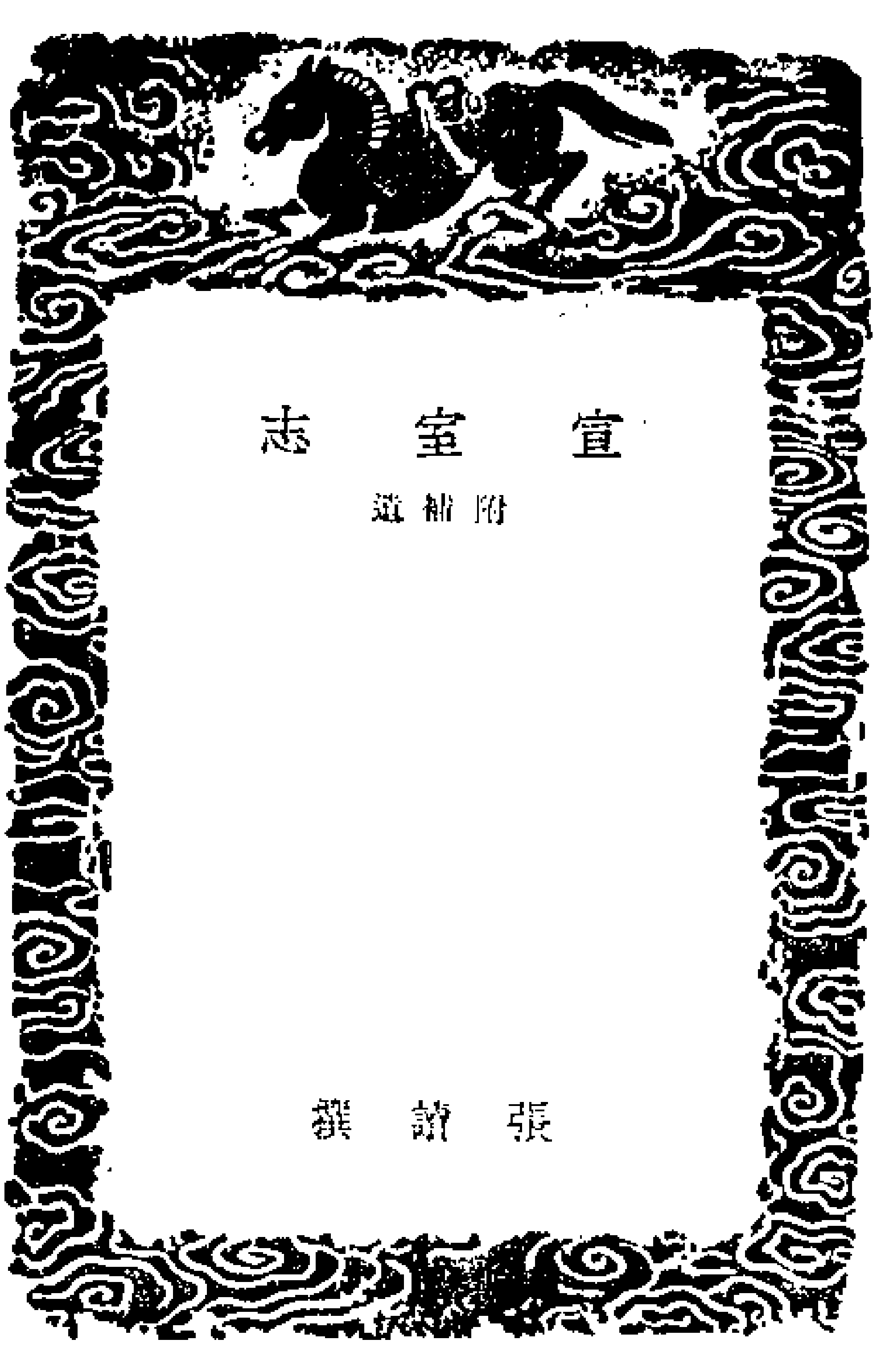
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壻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舞、惡便仰眠

張女郎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没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遥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録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閑宵豈虚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内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殽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絶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歔欷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愴極歎而未知密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女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款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值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而相忘從此遂絶

神女傳終



宣室志

附補遺

張讀撰

宣室志卷之一

唐　聖朋　張讀撰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圯。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蟇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愼無懼。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

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耳。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此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篲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旣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旣坐。盡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覩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襃焉其服。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眞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醼。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靑。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淸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

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鬲盛其蟲。又金篋扃之。命顯致于寢室。謂顯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載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顯。共持金函而去。顯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顯既以甚富。恣享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慍。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耳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貲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顯。顯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爲珠可即命人探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墮。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構。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斛斗。忽跳擲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潛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纛杆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纛杆折者。軍必敗衂。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會

敬玄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會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跡乎。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闃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牖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鋭。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顯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舍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一日。密以菫汁寘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菫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菫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窮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門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鬢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捀子（音奉。即荷竹篩販者。）即揖而於商山飼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捀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捀子而飼焉。僅數月。遇捀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稍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

一棒子年甚少。問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其裝。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窴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眞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微峯迥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恐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横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尋。棒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絙系一竹橐。自山頂縋下。棒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棒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寤。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棒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有僊童百數。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棒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棒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眞君也。契虛拜。眞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眞君曰。愼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盡畫。見一人祖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爲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棒子即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若日月之照明。契虛悚然背汗。毛髮盡勁。既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棒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棒子曰。吾向者謁眞君。眞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棒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設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皆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眞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僊人拜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撫衣而

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

宣室志卷之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鎖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閽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鎭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息。至華陰縣。會逆旅中。寢未熟。俄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宦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曼惕不敢寐。遂往竊。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

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之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寘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旬餘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擒。爲聟。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逢少遊。皆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假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慊。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illegible]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遽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驚。異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坏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我。然而人神理隔。雖君僕吏有類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謁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爲宇摧頹。蓬蒿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不忘夙約。今日勤勞車騎。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枷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

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榜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傳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嬾。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圖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貨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嘗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枷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幸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道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淫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畚負鍤詣廟。盡去神像。上及殿毀。掃無孑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亢則禱之以澤。澇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將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讐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而爲讐也。神曰。道成雖爲僧。而福尤盛。故吾不能爲災。今君祿與命衰。背棄前約。故吾得而爲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疾卒。

王鍔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鍔薨。時元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氓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旱暍之所致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

室之前軒而降．立于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惴而且惡．命家並逐之．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啓．願解官歸老．相府不尤．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計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邀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讎．而乃驕悍悖姦．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瞑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戈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眞善．嘗爲郢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室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卽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纏．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爲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窮以穀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貌甚妙．而風度明朗．鬚鬢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嘗獲龍馬以彰詩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彊．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翁曰．嘗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逮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卽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鬃．嘶鳴眞鸞鳳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閑廐．異其芻粟．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滅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君幸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卽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聲亦遠．俯而觀之．乃一驢足．血滿於地．明日．因以血蹤追尋之．入里中民家．卽以事聞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事諭其民．若符所怪．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綠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千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居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而傴．常策杖行乞於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叟貧無衣．躶形就地．且戰且慄．羣犬但集於叟傍．搖尾而嗅．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衞叟肢體．由是寒威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龕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宣室志卷之三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嘷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卽挾鞍韉馬．騎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嘷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竊而往．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慮．褐衣者曰．愼無洩．洩之則吾屬不遺種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有字．當卽編於名籍．必不致弛解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黑衣人揖而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餌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

月奏。獨此子黠。人所謂楔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態。盡殺之以歸。

寶曆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爾父志。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廊廟。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跡。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爲縉雲守也。

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餒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淙然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迨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與天子大似。宮中人諠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阼。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敍。自是稍稍興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叔夢中所覩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勖乎。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煙霧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屋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見宮闕崇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簪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瑰玉華耀。與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胄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袞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覲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使笑曰。吾君寬。固無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懼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袞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曉。其導從輩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禁其門。火吻電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林甫所陷。弟兄皆誅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妻。後數年。吳生出宰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囓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兔□在。而劉氏俛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紿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眥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爾。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倏忽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爲怪。峴聞之。往觀焉。望其衣裝。甚肖己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

也.覩驚訝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獰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將寤.困懶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牛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尋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嘆聲.而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因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寘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卽以少食肉并投於地.其手卽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卒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卽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妾曰.愼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尋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蹤.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候食頃.夜叉果來.旣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連聲不已.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卽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省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衆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翊士.願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其懼副膺嚴.恐其

辭令不稱.禮度失常.少有愆.實吾之任也.士眞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頗以侍歡矣.士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入趨拜.士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甚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赧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面.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窮.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騎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嵓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綃紈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眞醉悟.急召左右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眞.士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切以李某善飲酒.故爲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卽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眞生於王氏也.太守嗟異久之.因以家財厚瘞李生.

宣室志卷之四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尙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尙爲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因．幸矣．周郎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鷺．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東平呂生．嘗寓居於鄭．其妻賈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今且死．然懼入冥．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徒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賈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赭其翼．喙其嗚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凌．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恨乎來．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鳴．俯食頃．東向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篋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履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履．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履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鱷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爲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巨鱷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爲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尙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不捄之．亦吾是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于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合．沂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沂自後不復釣．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雋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鬐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

跳躍呼佛．聲動地．咸大恐．遽登舫．悉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踊至．咸具以告師．師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唯而罵者且久．咸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獲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爨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咸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群僧食．悉以緡施焉．時有萬韭者．自溧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爲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歸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何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是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孝綽輩．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罷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一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昔爲梁公郢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辭．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誼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誼卒．數月．翥居睢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誼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誼．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遺我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長慶中．裴度爲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揚火．趙見一黃衣

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黃衣者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怒之．命棄去．復一日甚疑．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寐．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儒者．其子曰公達．嘗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達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達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逼．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達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儒．少儒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儒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達之所夢也．

崔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邪江．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常而扃鎖．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歡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晡時．以既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盡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瘞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毯毹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更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盈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翛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蓋體其毛．狀若獅子．非貌即人也．觀罰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驅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觀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師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其事往往奇中．嘗爲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者似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

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辯其爲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懼。疾回步。未十數。遂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眞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灝。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灝受賈餗恩。今當匿於灝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灝門。召灝出臨。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灝度其勢不可以理辨。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轅門之外。時灝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汚灑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宣室志卷之五

滎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遂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懼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室中窣窣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彀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室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逝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壁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實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室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縛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室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讎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裴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縱橫。入里中。劫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

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刻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吏。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疑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遊楚觀書。退居濠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柔搦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瘁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遷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貲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爲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黝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尊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貿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奇。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致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麗。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胸。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約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時

然有聲。遽然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臨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榷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爲怪。由是閉門絶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醴泉縣民吳偃者。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爲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隅尋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有董觀者。嘗爲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荊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寐。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愼無寐。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挺揕其首。其軀若草所縛。挺亦隨其中而入。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觀慮其又來。迨曉不寐。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爲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爲妖。且久。未嘗驗其眞。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鄭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衆視之。俱懼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緝綵爲繩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繩係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云。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繩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繩係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絶矣。

離石縣南嘗夢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盧叔經爲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尉。皂頃嘗以書謁。盧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絶異。皂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爲劫。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耳。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觀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絶。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爲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懌。月餘。梁生父卒。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熱切肌。食粟襲葛。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學如。卒不易其志。歲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子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部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眞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眞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眞爲睿宗之徽號。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衞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絶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葬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衞先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謂僚吏曰。衞先生眞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鄭戩往巡撫之。戩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郎侍御。移我向高原。裁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

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勢，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廬架屋，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塹，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命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黜天子威聖，與丞相讎，合今日遂堅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逃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己酉日當蹙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除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週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狂瀨舟檝，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其不惴恐，迨曉方霽，人往觀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蓋無覆溺之患。

宣室志卷之六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儒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挾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墉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嘗食此而死，爾勿洩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擋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壑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說閭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嘗爲詩，卒數年矣。

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旅居京華，困甚，肸蠁間常有一物如猿玃，衣紺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凝滯，親友見之，俱若隱蹤，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

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去．某辱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郗既訝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郗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邀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郗既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來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郗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求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囘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迎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罄竭貲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傔．往取酒．旣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値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侑）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揖坐客．諸葛長史戲爾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棲之曲．卽歌之．淸音怨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畀鬼符佩之．遂絕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卽暴死．鏁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愓然而寤．衣盡霑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下．卻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驚聞者．是其負冤暨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果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

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峻城池．（御名）拔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仁心爲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遂安矣．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旣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追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以一劍寘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揕生胸．有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生曰．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爲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祟耶．嫗笑曰．君言過矣．果有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壓蟣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窮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閤內．時人見者．咸謂爲妖．査閤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調翊嚴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

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于廂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眞塵外境也。願偕往。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亭撑空危危。擴然四峙。門因花闢。砌用煙壓。弇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霓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代不可識。有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欄層梯。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亦何爲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塵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尙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爲耳。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事具仙傳拾遺）曰。吾有寶三鍔。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將命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於襜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謗。以爲多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卽以所夢具告于隣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垣下烱然有光。若鬼燐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卽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視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蔚火。里人乃相與杭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直窮其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背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匣。其劍瀏然若水波之色。雖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刓缺。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眞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玩。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燿于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爲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而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詰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卽一逝者再生。使冒歸福。昨者吾啓請冥掾。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冥掾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迎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縉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尙存。

宣室志卷之七

黑山之陰.有李衞公廟.寶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衞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卽入白於惟清.曰.衞公於國有大勳勞.今廟宇墮殘.甕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審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騎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鉞文其事.刻于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珉.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都未還.及修衞公廟.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土人持以獻于惟清.惟清曰.天賜吾之碑石.卽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語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爲碑.高公之文刻焉.

太和中.王瑨旅門丹陽.因濬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瑨.瑨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卽命僚佐辯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瑨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耶.君卽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也.皆敍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瑨.是石有玉也.瑨之子曰遐休.是玉有瑕卽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訖而去.曁大和九年冬.瑨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峽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碧水環擁.淸泉交

瑱.室有砌棋.若人居者.前對潺湲.固非人境.光因臨流憩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卽啓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盈尺.其水淸激.舉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醉甚.遂假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從于神祠.曰.武之在外.堯王八季.我棄其疑.我去其居.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辯.以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疑.我去其居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敍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蓋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靑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燼.靑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聚蟻.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聞有蛟螭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觀其十指.黑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覷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審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簷宇搖震.變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梵常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當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靈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糜.曾罹震悸.由是驚僧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霽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室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爲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蜿蜒之跡焉.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淸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畫.途出於此者.乃爲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日卓午.

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聲。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響者繁數，其光如粟而曳，爲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當自波間起，纖光爲寶，接以氣，至旅次。遍詰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廟禱，禱巫者告曰，某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爲之宵足。

唐御史楊珦爽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益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庭，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搖動，諸子益懼，俛伏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盡拔其根而劈之，諸子從而辨焉，不可忍，具告詢奕，命家僮執燭視之，諸辨成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爲也。

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夢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嘗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一日，有居士辛鋭者，貌甚清瘦，慨然有恐色，衣弊衣，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癰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屬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爍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鋭字者，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寧頃鎮蜀時，號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啓尹真人函，（事具仙傳）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肉眼，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睹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諲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罷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事，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祈請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俟其屬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責方畢，忽有紫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廷掾俟吏俱擁蹈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隱隙間潛窺之，見諲具巾笏，舉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獸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諲及廷掾再拜受書，使紫衣者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偕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于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裝歸寓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奏請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餽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速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彭城劉澈者，貞元中爲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寶亦卒，三日而寤。初，寶生夢殿孌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惟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寶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之生道耳。寶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寶生，遂執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澈。曰，吾兄何自而來。寶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嗚泣。寶即詰其途事，澈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寶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澈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繫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寶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有時得達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歲期。已而又泣。寶遂告別，未十餘里，即寤，極悲愕，因悸而寤。寶即師楊慈顧兄，其甥崔氏子嘗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盧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峰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遂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嶷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奇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戰慄。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畢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俊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僵，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鼻。胡前盡收其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爾，不然，吾屬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遵而入山峰。時夜色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能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恪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拍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雞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臥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

一人衣黃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闃寂，然無鷄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天，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悲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畏慄，即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屬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寤，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釐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發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鬻貨玩，鑄二金人之像，每禱且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編，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眞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慮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且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愼無違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纖給之狀，風一拂則鏗鏘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鏹，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

曹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驍悍，棄天違法，反唐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惴然不自安。謂曹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且奪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無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雞邑人請，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乘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顚蹶者不可數，若有大兵躡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爾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將以訊焉，將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龕懾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鬬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眞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迥臨，四望數十里，閴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群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

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宣室志卷之八

太原王含者，爲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扎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含。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誨即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欲生者爾。於是以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亦皆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追而跡之，則闃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嚬而俯者，呻而仰者，咩而乳者，偃而跪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川安其居。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偶至咸陽原，有大鹿翼於前，翛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

引發一中。及觸蹷。乃勅廚吏炙其膣以進。而備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遽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僊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僊。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況苑圃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雖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命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辨狀視之。其文字徵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潁之志。方將棲跡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城尉。未一歲。以病免。齎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爲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飯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斂容嗚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愨。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攜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令閽扃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婦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族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餘且十年

矣。適遇有故人自淮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噬。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焉。於精舍佛寺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閉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吏素勤。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卽入而居。嘗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時舉一几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痁。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嗚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迹。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上瓦脩屋廡。因發內瓦合。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腦。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耳。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貲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會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賚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毳裘。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貲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擒捕.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惆悵而歸.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日巳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烏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觀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入祁城.困而且憊.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顧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輙下.村民卽以鐮斷之.其婦乃化爲無尾白狐.鳴嘷而去.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爲小胥.性善殺.尚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獐猛雉兔泊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遶其榻而噬之.甚痛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嘗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爲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卽告卑官屑屑.然非某願也.嘗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因而見日月旒旆.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卽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鍊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荊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顇.纍身而病寒.且瞽不能自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韋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荊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嘗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爲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土爲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爲謬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嘵嘵爭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

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篋藏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篋.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卽於几上觀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卽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宣室志卷之九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槪.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鍊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有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忻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裹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鍊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通善院.以次十數首.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尙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卽以其事聞奏.詔賜絹五百疋.幷賜御衣.修飾廊殿.賜額名昇仙院.

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

乎。閭丘子戚然有慚色。後數歲。閭丘子病且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卽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巵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濮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專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卽辭去。遨遊濮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嘆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驕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

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恚。竟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宇。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惘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賓僚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台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闃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

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閩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死。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覩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退。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致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收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賦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卽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內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吾侯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卽命駕。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觀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

早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卽起．問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今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身．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就死．對曰．某與彼俱爲盜．昨夕僧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往．將逃去．迨曉終不去．今卽甘死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帥荊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禦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轉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人啟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皐．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貌甚陋．好飲酒食肉．日衣弊氈裘．雖盛暑不脫．由是蚤蝨聚其上．僧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鬭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鬭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懼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訶之曰．僧當死心奉教．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鬭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淸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旣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朗照一室．視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是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淸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闢戶而大師已亡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渦生者．家于吳．以明經調選于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姪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渦尉于東越．旣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渦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于東越．道出靈巖寺下．儻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渦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鑒師同．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渦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渦閱其題．益感異之．

相國李公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祥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斸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爲觀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旣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旣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旣坐．有僧十人．俱白晳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神．匿其軀而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卽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

可乎.道巖遂以濟袖覺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巖請曰.吾願覩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醜陋.師見之.願無懍懍耶.道巖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偉□.手巨鼻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一丈.道巖一見.背忽汗洽.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者.劉既至.皆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壘壁.漂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水濡汙.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舉街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曝曬.衛陽道士李德初題.劉閱其識.歎息良久.竊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觀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曆.廣德.永太.大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歷.曆寶曆至大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乎.

宣室志卷之十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滎陽鄭德楙.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轍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素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階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鎗酌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外門步屋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

日.夫人命女與鄭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茵席.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今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願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轡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疑.乃爲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擯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家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甚.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

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嘗廁軍伍.以善射稱.近爲疾.他無所知.林甫即賫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賓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闃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乾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寐.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趨之.甚疑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尋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爲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荊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

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將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悶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妝飾嚴麗。短不盈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殊甚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飲食。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夕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奪。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愈。幸無以爲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觀鬼。汝但爲我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話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罵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歸郊野墟墓中。何爲擾人乎。既而閉戶相鬬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闃然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臥地而喘。不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爲晉陽晉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數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頗賞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游。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晦跡叢莽。生曰。命祚不屬。公侯且晨且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

之兆。瑗即以阿對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酒醪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葬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于青齊間。嘗遊西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頓焉。而二僕擁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跡。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既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即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首請入謁。僮遽以告主。頃之。又命請客入。息于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翫樹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處此卑陋。不可安止貴客。寧有間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敏博。貞愛喜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餚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即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于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謁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盛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惟懼。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能秩歸齊。後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眾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慼悲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側。以爲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罰竭盡。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肢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殯斂葬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復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荊棘。閴無所見。惆悵而還。居歲

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爲異．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我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巵．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巵．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爲一少狐．韋大恐．視手中巵．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迤邐如積．搖首吐舌．若齧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惻其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製．將毀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發其中．人望見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滅．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衾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即奮躍揮臂．砉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蚺．狀甚異．高丈餘．圍二三尺．蛇蜒若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呪之．蛇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飄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慚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發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僕悉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數．俱率其類．爲于左右前後．而又朔夕各銜螢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呼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翺客於睢陽．翺曰．此眞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鎭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嘗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帛百端爲值．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鶻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

室志補遺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冷冷然．又久不已．員竊聽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闋．員且驚且異．明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員心知其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穨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佰．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作甚異．昔爵其光．璨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辨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

步.跳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襮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鄭所.因話謂鄭曰.郎非見待耶.鄭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鄭不測.卽迴望其居.見靑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鄭益駭異.入門.靑衣俱前拜.旣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帷.錦繡輝映.異香逼室.鄭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鄭相見.坐於西軒.謂鄭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鄭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遐酌.鄭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鄭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贈.鄭悵然.因命箋賦詩曰.圖畫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鄭喜而請.美人求絳箋.鄭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鄭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帳.命燭登車.鄭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鄭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鄭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鄭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鄭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卽褰車簾謝鄭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鄭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鄭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鄭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鄭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乾不前.雖鞭策驅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卽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東宇下牛將死.可借來觀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豚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暴卒.語未竟.又聞哭聲.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卽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闢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雖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畋于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卽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游畋.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淸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靑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靑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卽墾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靑.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淸江之人俱異而驚嘆.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東郡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使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遁.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鐵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元和中.博陵崔璧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璧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璧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璧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璧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璧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璧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璧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璧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它怪.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爲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然有聲.然逡巡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

或西或南或北。將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歘叫云。卓絕矣。實覺。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望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甚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仆其首。忽暴。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屬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瞻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肅襟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搖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慚。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與曰。誠如是。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甚契其占也。

才鬼記

鄭蕡纂

才鬼記

盧充

唐　鄭蕡纂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獐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去、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為郎君索少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襆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遺傳教將一人投一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命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善、遊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暢。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夏賞美闌且同、醉來難醒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凄以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為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囊、并珮各一雙為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繡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今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白感靈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竊於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閑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弦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餚饌、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値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盃、女復歌歎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清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攜紹祖、呼婢撤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劉諷

文明年、竟陵縣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四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迴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

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綾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班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罽花單白瑠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明府一女郎爲錄事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果山六姨姨與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糺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爲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蓋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誠知被罰直緣姨夫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百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綏下坐使說令紫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鸞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知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嚏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將出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遙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紓事耳何足稱賞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讎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佈酬幽願倘不昧終爲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兒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賓。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于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所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拜賀。于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巾櫛、死且不朽。于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憚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從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來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交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府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閒玩、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爲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於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佑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款。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毒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爲饗、嘗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窗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窗櫺、携艾躍出、拔鍵而走、

任翁俄覺家僮十餘人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反煒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墮於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爲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則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已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長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幃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開口噴出香烟芳芬蓊鬱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鞉磬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四壁戶牖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

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被虜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待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勑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賞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爾女又

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遂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於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醻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隍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睹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艶逸言旨清雅四女與

崔生會飲諸詐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畢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何人也曰其二東甌王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歎曰乃昔乞丐之老嫗爲又曰四女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骨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挈室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悅歎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情況實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歎不道終不可再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悅然艷又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罔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李章武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閑美卽之溫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元徵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于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相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錦綺一端乃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環曰玉指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卽農居皆郊野或賓遨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固不可託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下三年子婦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云某所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籠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

人告可還乎婦泣下床與韋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蹟光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韋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蘇鞨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元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韋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爲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韋武答曰後期杳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敍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珍重無忘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韋武乃促裝自下邽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邽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韋武懷感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問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韋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助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韋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蘇鞨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韋武復來華州訪遺楚六娘至今不絕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葦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其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廂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契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怒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賓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此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庄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庄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五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尉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餞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儀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庄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秘

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愼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眞父今爲重鎭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窮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歟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愼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懽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裙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授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酧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糾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魄常游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頗爲所惑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寢意其藝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絶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戒燃蠟炬于香前曰將燭燃寸即復去矣韋潔衣斂息一如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持裙向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覩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燼欲逼之欻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既絶而蘇任生曰某非攖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痛沫權艶不必實懷韋欲謝之不顧而別韋常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亾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酒徒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擬絲擊金鏗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廻部落驅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腰淺膺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塞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咏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者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合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撰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瑛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永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俄各從其所好諒何

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權其金鈿右搴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嬪曰步及庭砌動當軒墀望新恩愧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懸與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慚盡有類裘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訖芭蕉盡單生發篋取紅箋跪獻于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郗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錢起

錢起寓宿驛舍聞窗外有人吟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數過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暐試湘靈鼓瑟詩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才鬼記終

白猿傳

撰人不詳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罙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踴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illegible]羞盈品羅列杯按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白猿傳終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白猿傳跋

蓮　塘撰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也

錄異記

杜光庭撰

錄異記序

蜀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眹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爲人人爲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爲鴽野雞爲蜃雀化爲蛤鷹化爲鳩星精降而爲賢臣嶽靈升而爲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言神憑人物鳥血魚火爲災爲異有之作驚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耶因暇辰偶爲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敘

錄異記序

題錄異記

杜光庭以方術事蜀昶是以昶亦好爲方士房中之術觀其所著錄異記大都捃拾他說間入神僊玄怪之事用相證實如所記眞齊遇仕亦老人言蜀之山川合爲帝王都而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此蓋意在媚昶也使誠以蜀作號正可與以龔作名爲配至謂仙人許君夢神人請作水陸大醮可以證道及司馬凝正詣酧闕廢毛意歡有一妻一女皆自爲儕輩不妨嬉酒誘覓齋醮錢地耳又如淮南王事一本葛洪神仙傳而謬加八公姓名村鄙可笑而異人侯如虞君秖全節晉書載記則杜宇鼈令反不足異邪即其載利州楊謨洞有神仙出見亦聊略數語竟不知所見仙人即山下王氏因飲病偕餘水闔門飛入洞中耳此皆學凡識近急于成書取悅于昶故率率如爾蜀檮杌謂昶好學爲文皆本于理見此得無羃姑妄言之爲作捧腹大噱沈士龍識

余嘗讀唐書竇桂娘初爲李希烈強取桂娘謂父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後與希烈親將陳仙奇妻竇陰結卒以誅賊滿門每欷桂娘忠智有大男子所不及者及見錄異記所載巧工劉萬餘計誘黃巢大修城隍陰匿其錢穀巢亦竟用此敗又樂工鄭慢兒至死不肯爲巢一奏琵琶茲二人即優伶乎忠皆可錄而萬餘功不在桂娘下乃唐書絕不見收蓋以桂娘爲杜牧所記光庭羽流人忽以爲誕不足信故歐宋取彼削此亦所記有幸有不幸也然光庭記朱桃椎茆茨賦謂是薛稷賦脇而蜀志作朱自賦宋劉光祖朱眞君祠堂記亦謂賦作自朱余因詳閱其序云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使朱自賦不宜張詡乃爾爲薛賦無疑又賦中語與蜀志時有小異處至末光庭删其末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殉一杯二句改韻結之較似閒雅胡震亨識

題錄異記

錄異記目錄

卷第一
仙
卷第二
異人
卷第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第四
鬼神
卷第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黿
異蛇
異魚
卷第六
洞
卷第七
異水
異石
卷第八
墓

錄異記目錄終

錄異記卷之一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眞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術將王綱顚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辱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論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黒猿下有豹隱龍潜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爲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啜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覊入秦匡霸欲冀時君剌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闇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蟄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損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

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廵糺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激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楮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曰因召吳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糺萬神皆爲五嶽上司盖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會於鄂州化兒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吒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吒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吒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與人於蜀頻見多土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稿傴僂閽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令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閽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閽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君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口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崇朋山欲創造觀宁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鬢皎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疑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爲金仙縣道長山爲玄都山楊謨洞爲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爲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艤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筍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爲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眞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漪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剗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閒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禍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詰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已之名出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刋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晟

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眞觀繕寫眞經尋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袁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闒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鬭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諠辭爲人所擊衆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汙辱道風亦且諠亂於我凝正怒曰我爲僧人所辱何用生爲即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黑手足堅勁即爲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秘器沐浴將殮歷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嘆莫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椎者隱士也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皆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下山白馬溪大盤石山石色如冰素予另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嘗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椎依憩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武斷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初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郁炎賦以婚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遺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飮水散志娛神穩卧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峭壁則崩剥而通風懸崖則摧頹而瀉日時或居閒曉思梁媚青春斷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蔡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觴月下高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張散誕池塘之上逍遥巖壑之間逍遥兮無所礼志息兮還自樂向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亂亂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恣琴書之寂寞谷中偏覺鳥聲多爭音調自相和見笛毛衣眞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

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水關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似幽棲長自戢

讚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歎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皥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大人共飲後任漢陽令迎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毎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靜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拱揖甚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寠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攤爐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塟其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竊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切宜愼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役夫姓王其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言訖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

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陜虢山路値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鎭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晩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遇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伃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鎭爲仇士良開府權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鎭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鎭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寶雞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馬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雉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郢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嶲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絶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衙大樹自枯事將逼矣某須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遣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綢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覘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襲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銜除軍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鬚髯皓白顔色攫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舡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鎭壓崗源穿絶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道士鄒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詰之於衆由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晬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奚服尾其光遂絶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蕘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褐其兄魚監亂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

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豐肅郎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殁子孫亦當得其肯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覩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押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彈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鍠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鱉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辨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舡驅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髠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至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苻氏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兩河渭蒲津監冠登得一屨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爲陽巘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灘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灘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卽晉代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吳州刺史恬獨好道高臥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爐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聾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趣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

事恬爲考召按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霆合境告足厚醻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誡處謙曰吾之所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爲少將作撿校僕射

録異記卷之三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至河東之師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審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東晉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賓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諭之爲朝廷故實政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爲是歲六月僖宗幸褒梁蕭遘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國京輔左右泊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懐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鄭合敬與中官賚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閹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眞命也晉王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懌因之遘疾晉王畢命醫藥或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豈復惜官爵東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謀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

失聲號呼嘔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艱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而斃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倢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蕭帥把關是夜三更駕出寶雞倢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其言教令峻切蕭裴秉權中外畏憚倢不自安舁疾起既至僞詔加左常侍倢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斃朝野聞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鄴于悰諸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羣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既東內外阻絕京師備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綽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僻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

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附圍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傅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大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權賊覺其機出授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炙其有手託以風廢終不爲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與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又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棄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又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嗄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爲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奬表其門閭

句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傴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爲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舁以爲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眼痛且癢晝夜煩撓又數日餓而渴作嘗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任憤憤若有所覩頗其沉頻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倮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數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爲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祗對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環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又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扃鐍守護之因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鬢雪白着白衣來謂環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僮其頭便能起坐遂廻自起添油注燈就前取鞋着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邐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穫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措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

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郪縣鎭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之曰大將軍迎駕合伺于道左任卽奔詣通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戟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也旣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歷然在目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之四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旣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伏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檐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十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旣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遂引相見欣喜異常卽留于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須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類色憔悴衣服繿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荅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請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通姓字若得南山觜神卽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卽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卽復請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卽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觜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觜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欲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舡水涸之後舡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鄒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靸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太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鎭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爲成都郵巡忽失意韋公逐之使攝靈池尉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旣及郭

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時自郵廵輿輦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錫深交禹錫爲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鄭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者所言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璟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垻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答曰江瀆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

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泝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于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于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敺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眞君廟門外有石如尾艇光滑瑩徹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糤餌者多被靈官執于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風流楷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斸掘其下纔三四尺的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牕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稼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虎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二婦侍御無門牓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闕賦詩于壁以詰以嘆墳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攄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入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將余名字廓沛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鷙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詣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寘於廟中壓侵兩淸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然此俗莫知謬以爲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發廓沛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祟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祟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討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卽送來數日後挿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汚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爲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爲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眞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卽肯言話稍近凶暴强惡之人卽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詢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固卽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于細問之卽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旦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追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籬橋驅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攫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懾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之五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闊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淸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遙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郗子華唐朝爲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郗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堦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郗孫君慶乾符中爲節度押衙青城鎭遏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建卒民庶莘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爲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是時青源賊帥韓珠攻陷青城及諸草市郗爲都鎭領所部將士救陶埧鎭爲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郗戰數百人兵力不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郗突圍不果爲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荆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龍窺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

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上稍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騆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衙辯以對歲餘騆及馬皆斃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學七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片角目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龍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異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閒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禪將蘭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伸明而不食可寘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爲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關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膳芻豢燔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袪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何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燋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遊泳而去

宜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闊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爲業生解其板以爲灼卜之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佑錫以寶龜

蜀丁卯年會昌廟堧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三二寸背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

廣聖節朔日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進

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餘頃

異黿

黿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黿白者為鼈俗云黿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鉤鍱利器制之乃以長柯巨斧鈲而碎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黿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黿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鑊中煑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黿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類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劒利門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呵聞數里虺為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巳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三四帀飲海水如此為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魚自海中來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

鷄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郫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刲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鬭鬐鬣挂山半山為之摧折

郫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浴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命僧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閒遇酒醉甚臥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挺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令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鱛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汙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魍（子救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汙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即部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損人面目及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魍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煑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嫌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韈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縶徙年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敕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餉獄

生鰌鱔鱖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五

錄異記卷之六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而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權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積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梢木板牀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大願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道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即立致雷雹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避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關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鵰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鵰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鵰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鵰即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眞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眞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濶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濶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遠門圓濶一丈七尺內各濶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濶四尺從內往來有刻科栱鴟尾約山作石日月無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濶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科栱鴟尾石龕一所高一尺濶一尺五寸門濶五寸石窟三處各濶七尺又西入洞門圓濶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從內來往有石科

栱敧尾又有龕模兩所共一狀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濶八尺有石枓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窗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濶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據諸鄉悵生張贇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皐蒞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門開即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年逢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修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泝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腳摧裂洞門日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有二三丈稍濶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門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濶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類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蓮臺周廻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旁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處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峽府西龐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綿州昌明縣豆圌山眞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棱長崗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笋如圌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仙曾笮繩橋以通登覽而絙笮朽絕已積歲年里中有言曰欲郤修續者腳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爲山頂多曰松樹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椽於繩上士女善看隨而慶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壬辰歲與賓客雞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遊人有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纔通人跡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度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而往採求之頭陀久之驚駭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螢燒度繩橋山側居人覩之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催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過因以爲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往亦可尋見

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句當人夫斸掘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濶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鐫鑿精巧迨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濶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别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濶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濶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竈横長二尺三寸門額濶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眞顧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焰陽洞也

錄異記卷之七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理志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瀆水源出邵陵武岡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郭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卯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乘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灘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驗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鯸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盧州城內泥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昏潮時泥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甑甑有銘題後於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耳

湘水龕中有石淋淋上有石榴和盞宛然其色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煉丹於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脈五六自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磑流為大溪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鵲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斧刃刮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隋之間敕搆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為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寄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一泉號為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如冰冷秋冬即溫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異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隕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為圯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丈後為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石亦失所在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荊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為受命璽李斯小篆其文歷世傳之為傳國寶又古今異說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為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為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山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翼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郊谷中化為黑石廣一丈餘高三丈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為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玦蕪文字果應司馬氏為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賁精日月淪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實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淵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

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相國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蚰江之南小山上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羣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竊認其處尋亦不得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蘢香爐者二寸來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側臥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畧曰高皇海出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上國主尚汪鍔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敦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之踏之遂迴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濯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堧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二尺已來擊之如鍾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鍾聲聲

吳郡臨江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濶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嗽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請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濵矣

錄異記卷之八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墓

陳州爲太昊之墟東關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大側有蓍堂爲東關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時人謂之翁婆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建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梓州西北百里平興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爲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蝗因致大饑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丈周迴六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綱驚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多玉器芮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時見得玉復何在曰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周迴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緪凡七十匹緪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螫蜂既甚多緪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烏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固爲常矣李憲爲太守既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去之既而羣鵶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時郭璞爲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吏散掘墓甎以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其靈恐軍人取甎有所觸犯傳便人視之果驗即命甃砌修飾立亭于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營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巋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寶村過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則子當爲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中病甚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爲童子將去問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爲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恡三綱聞石生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恩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坐事伏誅即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

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塚賊問

其所發云數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為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衣幄儼然綢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暴棺柩鐵索懸桂焉郎以木撞之纔動其棺郎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人身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迴數百步莫知名氏羣盜發掘見以生鐵錮之入地丈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頗為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郎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司徒李公師泰理第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巨塚焉甎甓甚固於甎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篆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猶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亭之為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墨也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皐墓取其石人羊馬甎石之屬見其棺柩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鑞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為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於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為險固發掘丘墓剗屋宇居人市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無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與諸郡制置使奪鄒代之理縣鬼物散伏與唐無異鄒或暫出鬼即為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就中廨署內廳事閤尤難居止頃有鄰郡避難戶入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畧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為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尸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終

書錄異記後跋

右錄異記一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人杜光庭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抄別本總計七十翻特

正德巳卯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弄筆强述一章以紀之

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窻下滿池水弃開郤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好山居樂有餘

巳卯首夏訪大中村居承假是錄錄畢用書尾原韻奉謝

生平酷好書僻性懶城居洗杓嘗鷄酒焚芸辟蠹魚荷君函裹秘苴我腹中虛好語田園輩（柳氏二子名）辛勤廿載餘

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

後七十一年萬曆巳丑端陽後二日發故篋偶見此書跋語撫卷慨然爲校正二十一字

趙清常記

錄異記八卷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此書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異白雲霽道藏目錄收於洞元部記傳類恭字號中然光庭雖道士而此書所述實無與於道家卷首沈士龍題辭謂光庭以方術事蜀孟昶故成此書以取悅考陶岳五代史補光庭以唐僖宗幸蜀時入道其後歷事王建王衍未入後蜀卽以此書而論其記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側龜著金書王字大吉字則王建天復七年也又稱蜀皇帝乾德元年巳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聖節王彥徽得白龜以進則王衍元年也凡此皆爲前蜀王氏誕陳符瑞以云悅昶失考甚矣其言皆荒誕不足信冶城客論曰廣成先生杜光庭撰仙傳錄異等書率多自作故人有無稽之言謂之杜撰然則光庭之妄前人已言之矣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錄異記八卷

提要稱杜光庭未入後蜀謂卷首沈士龍題辭失考是也按光庭雖未入後蜀其卒當在前蜀亡後宋張唐英蜀檮杌卷上稱「乾德三年八月衍以杜光庭爲傳眞大師崇眞館大學士光庭卒於蜀年八十五」雖未點明卒何年然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一著錄舊抄本廣成集有無名氏序則稱「杜光庭謂門人曰吾恐不久於世時後唐長興四年年八十四趺坐而化」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距前蜀乾德三年（西元九二一）僅十餘年宜有可能也又此書卷六婚陰洞條亦乾德三年事而道藏本銜署「光祿大夫尙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公臣杜光庭」則此書當卽撰於乾德三年後不久蓋乾德首尾僅七年前蜀於乾德末年卽爲後唐所併長興四年適在後唐併蜀期間則無名氏序所稱當非無據次年孟知祥叛唐獨立則爲後蜀矣

稽神錄

拾遺

徐鉉著

稽神錄目錄

卷之一

朱拯
韋建
鄭就
董昌
熊博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令
犬吠石
麂形石
金甕
滁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輿
謝溥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陸洎
周延翰
王攀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楊邁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食虎
犢牛
王氏老姥
陳璋
吳宗嗣
孫漢威
唐道襲
賣醋者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樂平小官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建康象人
黃延讓
張瓊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田達誠

卷之三

徐彥成
周遼
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濮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洞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鄰
舒州軍吏
田穎
鍾傳
頓金
宋氏
史氏女
酒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陳寨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施汴
朱慶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辭
洪氏
彭顒
呂師造
焦方章
潤州氣
黃極
蔡防
王建封
廣陵士人

黃仁浦
孫德遷
朱盛文
柳翁
李禪
蚓瘡
峰餘
龍鬭
劉威
馬希範

卷之五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黃老
桃林禾稼
王延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璿
吳琳
陶寶
陳師
陳金
沈彬
梅再君
康氏
豫章人
陳濬
建安村人
蔡彥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
破木有肉
登第皂莢
張懷武

卷之六

李玫
趙瑜
袁州老父
朱延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潯陽縣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鮑回
黎山廟
吳延瑫
貝禧
支戩
食黃精婢
豫章人

稽神錄卷之一

宋　東海徐鉉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傍一緋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補安仁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光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建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建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无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背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陰縣老人爲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爲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爲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合與董氏又有王守貞者偕卹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繪宮嬪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尤與百藝均感之術爲謀言我聞兔子上金牀實我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卯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衮冕儀衛登于城門樓赦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曰言（云云）舉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這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奈何也蓋緣工人所製平天冠樹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蔓纏其棺傍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彭城佛寺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須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盡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自廳齋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漂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緋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中齋燕常用其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常使傔人李誠來往檢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起大風飛沙拔木捲其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濕逕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居落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復里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爲者乃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卒不言其故遂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覺失之惟一牛在傍以爲竊去因相詬鬭牛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汝即投水中牛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不已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吐出兒乃得免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嫗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反失其女嫗號哭乃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臘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其女盛服至而嫗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嫗問雷師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爲雷火所燒一脅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嫗如其言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爛搗傅臍中當差如言傅之乃蘇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恐污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與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聞之乎范固不知也

南康縣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華館水軒忽有暴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盤中器物狼藉有聲若物飛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反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失其時東西彤壁傍有大桐樹亦拔出投於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遙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諠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變形石

潘祚爲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險荒數十畝祚嘗退宗望日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荊棘叢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石冰凍之凝結者模碎而棄之於中乾無所得

金蟹

右千牛衛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礱斲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視之中有一蟹如蜂蠟蟷蝫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語及□□西送遇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蟹畜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蟹也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淘之其工人父子應募者乃子先入倚鍤而死其父繼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竈出屍竟不復塞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居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餘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兒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軍井

建州有觀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爲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繫我我至引繩即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繩甚急即出之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邑屋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檢務執掌府署甚盛懼而欲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酉侯朱斥嘗奉使鑿此井

金華令

王規從子某爲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其暮雨大至水忽奔注舊南隅如瀑滿庭須臾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繩縆繫石而測之幾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饅頭而出與人間常食者無小異也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得吳之寇掠善之姊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脅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揚都求見吳揚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進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且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姊事渥即命騎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蔡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問舟船人物之數俄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隣舟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覆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官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敬夜復夢道士至因即頂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承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弧鳳暴而可息惟鶴望巢門欲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爽

僞吳鄂帥王爽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爽仗劒倚桐木而督戰俄有飛石正中其桐木及爽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爽無傷因歎曰流星正謂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袁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東華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

于法雲寺宿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宜城稗將馬殷對建封單騎南走獲因强令俱行及殷據湖南遂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旣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府主推仰之副使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赴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彼以騎送歸奄然遂寤蓋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黙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惟君與我有舊他日必當卜隣承嗣黙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

周延翰

江南太子挍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惟記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其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

王曈

處化縣令王曈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承召君曈曰命不敢辭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恨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旣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暮乃卒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旣而爲宜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宜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陶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　終

稽神錄卷之二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何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而獲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者縱好酒醉而說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搏之旣至無有放鷹上鞲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卽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卽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蔕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寐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

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琰而蟠稍今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其年琰陞平章事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魯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爲生積年十餘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培山下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覩步問賣薪將盡有一蛇蒼白色蟠于船枕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攜之至市訪得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撥應手嚙其指毛失聲顛仆遂卒良久即腐爛蛇亦不知所在

食虎

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搆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塌尾過去甚遽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犢牛

京口居人晚出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戲于水濱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王姥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識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一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驃而去中路馬驟而墜頂之

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吾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死之是以國人竊譏之馬視之而已遂且不食觸如是累日國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卒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某府吏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其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責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廊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入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復償吏不答徑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詰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負錢數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眾馬驚嘶漢威以爲妖拔劍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貓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雹大至化爲龍而去

鬻醋者

建康有鬻醋者某畜一貓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貓死某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中既入水貓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繫而鎖之鋪中鎖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爲證既還則已斷索嚙壁而去竟不復見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鐵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盧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蘇長史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褐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祖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堂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吒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月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豫章中官

天福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數

十人語聲向市而去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輩之向市聚語證應如前所聞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漂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皆如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應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如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使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王及其群臣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復遇便風得歸時賈德俊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此事至爲余言

周元樞

睢陽人周元樞爲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眾扣門吏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並無此人因自思必鄰曲之寄客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移浙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樞曰若爾作宅是誰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臨吾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

相酬數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府書記本□□人也安可與之諍難自取困別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相覺無恙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幷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漸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腳而卒張胤前月餘輒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能聰悟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擒而毆之令驚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于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暮歸復爲所毆即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爲此厲蓋幕丘之徒也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

諳飲酒而設食酒亦不及二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臥門外牀上及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黃廷讓

建康吏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恍然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致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牀廷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復塹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

張瓌

江南內臣張瓌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袒衣猖獗而走瓌甚訝諦視之婦人忽回顧化爲旋風撲瓌瓌及馬俱倒而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跛一足竟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跛一足而行竟亦無他怪禍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具酒食使召親黨隣里問訊敘話如常他日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爲設帷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懇懃辭訣而去將及稻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

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嘆曰幾誤逐去頃日德遇暴起如廁乃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卒二人並居冶城之西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己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以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慎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試皆迴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惠可謂

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即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爵服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政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稽神錄卷之二（終）

稽神錄卷之三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殽賓禮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鄙業小君今肯辱枉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板爲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與交易於市三往返獲其厚利間一歲復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烟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俱無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婦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聲潔方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別了無聲應者開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在胸上潔後皆爲瘞之云

揚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衆因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又問長官爲誰云揚副使

也又問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揚副使被召之揚都船至金山無故而沒

僧珉楚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解脫今死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爲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即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是北門自念我與鬼同遊復持鬼物不可即擲花溝水中既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嘗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杖與之鬬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處君既堅貞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圖我居處期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

此祟由是遂絕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物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既至瓜步阻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寇盜也將伺夜而劫我謹議既定風又益急進退無地夜即相與登岸深避之俄而風雨雷震殺舟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艦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憂當還爾價直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白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生但手足冷如水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即往救之其母曰汝已死矣何須財妻必留我所救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歸母家迫曉及數十步忽然不見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由宜春宿一村家其主至貧惟有一子未有以娶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號曰可惜可惜劉出觀之見面白如雪被兩髮者從入其家負戶而去莫知所之

清源都將

清源人楊某爲本郡防遏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使晨趨府未歸家人方食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

令其奴延之嫁入房但見一叟鬢白髯老翁家人畏不敢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閃變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殺之鬼乃折腰而謝曰諾有女二長女入廚切肉具食肉落碟輒失去女執刀白父曰碟下露一大黑毛手曰精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壇治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甚巫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某其年亦卒

王湖妻

王湖者南安縣大盆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戰敗亡卒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湖許之乃呼林為阿姐為人言禍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已下見為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得遽延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悉聽者云後林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衆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閒於地府乃前生隱瞞阿姐錢一十萬故主者令我為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為男子而獲齊今償已足請置酒為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麗言詞婉轉懇然致謝嗚咽云今重珍重遂不復見

林昌業

林昌業者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為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牟頼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為米載詣州貨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髡首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有舂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舂

之林問無敢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舂穀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再來矣

潘襲

潘襲為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難取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補綴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前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哭葬及開棺席下得一齎即所失公牒也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兵雖死猶骨然至今為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耳言訖不見澄遂為僧焉

王攀

高郵縣醫士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趁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既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問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謝之而行所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曙至城東常宿其店告辭而去攀解襦以贈之豎不

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見其襦故在腰下卻復詣宿處尋之但一古塚並無人家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納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者皆卒甲寅歲春也

劉騭

洪州高安人劉騭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為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後三歲孫金為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葬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媪為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嘗因通信至其家騭時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視之方見灑掃庭內曰吾阿兄將至矣使良久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騭者乎非日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撫叙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謹我為人向來恒為諸兄輩呼我為鬼也往亦有其卑止輕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為可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騭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騭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李江州陳承昭為高安制置使召騭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測其甚深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見烏頭病騭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適中我面破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今至

舉身瘡痛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疎之羅後隸肖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舒州軍吏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因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人償君此債爾因為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求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某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其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舵戶鎮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則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今愈矣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出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頵資以起事於明年

鍾傳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畢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典外戍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第以居之後遂卒於是

頻金

袁州刺史頻金罷郡過都有人以紫襆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獮猻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諠

聚乃漁人得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其長史奉召宋悅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數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尙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我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子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幾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群魚至一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猶有漁人不忍捕而殺網于江忽獲一鯉魚長可三尺尚斷尾所繫決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魚解視果見口鼻俱疑如舊而無利口猶存而氣衆懼復投于江而去矣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細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綵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榜聲振于坐中綵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死於岸側意者鬼神使此黿爲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

閔居敬

新安人閔居敬所居爲山水所侵恐復壞構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驚寤不測其故明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亦當止此耶因命撤牀乃牀腳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而去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買鯉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恆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無魚得非在此耶即撤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李宗

李宗爲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踣地而坐不可推動不食不語者累日所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

漁人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尙無恙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咒之術爲人治疾多効者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疾乃增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

合蘇氏子既寤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十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側初南中驛路二十里至一遞鋪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稽神錄卷之三　終

稽神錄卷之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恆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爲拯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愈操篙理纜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復還不以爲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士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爲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就養其居處甚閒潔但苦無人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饋姑姑見之大怒曰我不如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醒今尚無恙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斂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爲一吏所錄至鵝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諸及領囚來者甚衆吏持幾人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將已疾趣出路經一橋數日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遂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遂卒不復甦矣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恆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

常與婢奴輩分務藏舊已得新年損耗猶以其奴賣滿裝之項之疗患此瘤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悶悶者衆之乃可如負囊矣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常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皆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亡後因是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郭修然親見之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還家在豫章之豐城縣庭中地甚堅垍忽生蓮一枝其家驚懼多方以穢之蓮生不已乃築其地水以泥之遂成大池芙蕖甚茂其年慶源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爲大理評事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窗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聲軋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由於西堂西北隅地中遂空數周復沒於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空宅中與其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屋梁上有小窗外隙見嶔十數日春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頂之舍藏其窗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將暗已夕不能仰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卽非所射也

朱從本

李遇爲宣武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廄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奔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於街中遇夜者見之不敢延旬月禍及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寢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大燈檠舞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

薛老峯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峯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山上如數千人讙譟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亂

王愼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愼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愼辭嘗與親友宴遊於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愼辭騎排徊於此迫而視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愼辭卒竟葬其地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獲網中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卻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彭顒

宣州鹽鐵院官彭顒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

輒見群僕集工數十人長皆數寸金紫百戲畢作朱紫被目瞋視之積時欣笑戲稍遠然無知之何他人不見也顒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

呂師造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艤舟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卽大發復登岸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爲煨燼一老婢髮尺餘人與船了無所損失道士亦不復見

崔彥章

饒州刺史崔彥章送客于城東方宴忽有一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進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因卽絕倒輿歸州而卒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喪於此堂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牛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諤卒

蕭助

軍吏蕭助家于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逐家人驚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敝繒綠包一雞卵殼也剖而焚之與鬬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其家亦無恙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窗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于前衣服襤褸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卽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爲凝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嘗依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嬰皆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視於其足果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滿複自是夜夜恒有術士爲其符施其寢中夜半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帳中解衣將坐下帳之微笑語復爲置髮中丹砂而寢無懼後斷玉符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乞藥俾而道長往近大雅章屬夜乘月行船舟甚熱蓋開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寢於牀復衆卽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宛然有聲因斷遂絕

黃仁濬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濬自言五十歲罷隴州汧陽令至鳳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土偶戲十軀忽自然搖動如生人狀食頃不止傍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應驗

孫德遵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其家寢堂中鐵爐架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于爐所忽倒仆地進卒

宋延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城下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得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幕府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入貢司天少監徐鴻獨密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宇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期歲乎吾以爲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從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役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濠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腰斬紫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鱓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舉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李寧

李寧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競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出院門撲之亦不中及飛出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寧妻卒輀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黃域既畢每爲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舉身皆痒因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計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死

蜂餘

盧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江江之聲既曉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糧

熊翼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翼者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西趨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中有道士自東來傳呼甚厲翼弟恐懼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淸道者輒爲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至度其尚遠乃敢起行追履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道路之所而四去溪澤險絕往無所通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猶見其旗髣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遂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貯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燒盡衆戶所異翼亦尋患足腫竟於發其瘡不可忍旬月而終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遣大甚患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椎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爲廬州刺史火災乃止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缺數字）長十丈餘無頭尾首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將涉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遂亡

稽神錄卷之四（終）

稽神錄卷之五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柏牀六張裝爲芒鬘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草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忽崩石塞之以物爲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鏁縣於巖下非梯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常隨四時而轉初不差戾順義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拳勇爲井羅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遊於巖下求娶爲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婦即我師粲一發而中胸即無力歸而病臥如夢夢見二女道士執牀而行舞遽取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覺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至今猶爲軍士

廣陵人賣餅

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還王老之居鄰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

桃林禾稼

閩王初知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咸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秦如充晉貴盡有閩之地六十年至其

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數聲未已收獲稱使在遍及明視之亦無一塹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其夕復夢如前村人曰且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墻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觀之不能測或爲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見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其獄上州案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於西廊下忽有二青衣者手執大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枉僧逐出門去妻女皆驚懼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固如舊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旬計積謝月餘竟死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可信任後爲左右所讒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晝寢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見馬郡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

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閽者以告郡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軍無猶乎因請馬數匹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袁州録事

袁州録事參軍王某嘗以一奩獄具而遇赦王以爲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憩止僧院乃見訟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那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惡之誣其謀叛繫之於海陵獄璠將死謂監刑者曰與我白褚公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將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舟濟揚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即劉璠也命以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黲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說其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中矣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辛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吳景乃告院僧曰去歲從軍克饒信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於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顛仆而卒

周寶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椁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墓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輀轝輿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冉冉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藍褸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箸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徑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所將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曰此而後不可復相見矣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開棺見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氣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金知硫黃之異且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寺僧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

當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偏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囊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造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爾姪輩奉事無所乏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火鍊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敢復過

康氏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蓐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留然行解康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腔樽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富日以利曜而金人留其家資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富人有李浔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冑腹十二辰屬銘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攜到金福特兵革未定遂爲戍將劫之後不知所終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爲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舍舍之廂中夜分聞二客牀塌劃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臥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爲戲其主因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視之信然一日挾撾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殷富

蔣彥卿

盧州軍吏蔣彥卿爲拓皋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

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即擊之墮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云

岑氏

豫章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擒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旣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繫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胡人見而問之君有寶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萬爲價得之岑雖寶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與之胡得而去岑氏因此而贍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附云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因上尋之累獲數十本及小寺有大樹下一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軟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所衣襟得五百而歸盡率其家人復往盡取旣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棄故以五百顧而正之不可再得也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抱無枝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日爾每需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勁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攬之得一玉鈌鏤刻作精妙人莫能識後爲帶乎今家人復於所居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歸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氣飛出止於庭樹其下數錢至百萬錢盡白氣乃去不知所之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藏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窗戶而去有觸墻壁墮地者明旦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瘞之再視則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飾巾箱中自爾稍稍充足後頗富饒矣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遂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

曹與

壽春人曹與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建而來飛聲如鈴與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港戍有因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爭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石城荊林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豬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莢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即生一莢以爲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莢有半　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諫學究及第仁諫恥之後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諫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焚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莢遂至今矣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忽然若寐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將爲軍將上帝以識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旣寤起視靈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從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饑閭里喪亂懷武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旣卽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雷雨大作翌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集衆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徒召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德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神明之道天意將欲賞死義之士故以彰顯告人乎

稽神錄卷之五　終

稽神錄卷之六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震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眞君廟望日與道士崔練師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練師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眞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覺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其祕之不旬月而聞顥誅李宗建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玫復詣練師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執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蓋之弟皆親見之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矣因游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與祿仕皆無分今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解府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豐備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其吏僕從行殊常有蛹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隱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歆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謝而去遂不見

朱延禹

江南內臣朱延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髲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臘脯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戶延禹又言其所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彩毛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傳訪醫至治之稍久愈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醒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床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爲寄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爲寄託道其狀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有一神女廟因置所寄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如其詳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少偏十餘年而卒

黃齊

徐三讓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齊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皙有丈母在郡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辭月餘不去三讓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棲林披髮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衆宗乃召獵伏於草間以伺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壻飽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十日定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張鋋

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從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鵲野禽群巢其

上黃幡擲于堂中人見其神放其敗叱幾大怒之使巫祝于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深潔縣署以奉於人奈何使汙穢如是耶限二日中當盡逐聚會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蛇鬪擊而至盡頸碎巢又一日大雨黃蛇皆淨自此宅居清淨矣

溧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蜀山使者詣溧陽令進一吏典其事此吏齎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材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忽然若醉自解衣帶授畫工以吏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繫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文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捽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竟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道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從升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下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擁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倨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儼然亦無損溼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

百千丈又一人執鐵杖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杖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曰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即命撥杖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頓視繩杖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巡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鮑回

鮑回者常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黎山廟

建州黎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迴之廟迴從爲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迴乘白馬入黎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禱于黎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己曰人不當發惡願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被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吳延瑫

廣陵有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嫗來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媒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帷幄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

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素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瑫輿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甚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係前定冥合豈當嫌老少耶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尚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款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廚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歸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聲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噬急嫗曰蛇豈食豬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嫌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回益敬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嫗至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瑫妻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爲淮北一武弁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瑫妻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亂妖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定濱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乘驄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躡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illegible]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illegible]君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乘簡二從者揖而隨之栢中亦綠衣與揖禧曰命與君兼同年召即以綠衣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與儕侍禧曰此去家不遠皆歸告別可乎皆曰吾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帷幔去已行二十餘里矣向號使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甚嚴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禧曰此曹闕官多年第宅皆須整飾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謁慶賀遂留燕飲罷醉臥至曉徧詣諸官皆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車馬廩儀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麗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謁給使廳之南空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有書廚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檢禧曰此廚簿書最秘者管鑰付當自掌勿輒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冊縱橫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籍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

常州海陽其廩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闕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語訖以金鍮還授於闕情殆聞簿籍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忘矣須之官吏俱至告別闕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婁濱村中入室見已臥于床上闕殷與稽各觀寢儀而驚悟曰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語郎僉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揷箸爲觜使畫盤粉以卜戩家爲之其時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缺）乃畫作五十餘他人猶不可紀惟記其友人鄭元樞貴賤無官云年四十八元樞後署浙西廉使徐知諤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但以此事語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食黃精婢

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杪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illegible]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香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常來就

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即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如蕈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倮身繞釜而走倏忽沒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蕈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

稽神錄卷之六　終

稽神錄拾遺目錄

龍昌裔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薛舜卿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稽神錄拾遺目錄　終

稽神錄拾遺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既而米價翔貴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禱文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遂考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祕之大上道不惜仙方簡易今人貪貴重其藥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如爲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有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終不成矣從子智修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從游廬山貨藥家燒鍛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規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遂而獲免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我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劉祭之如言遂絹至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刷拂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日量絹靡

下獲其上郎君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術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福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意亦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於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禱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忽失所著鞋詰責僮僕喧既郎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吁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嘗然足爲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彥伯辛苦備至焉既出城彥伯遂遁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冊命齊王彥伯攝爲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甚與之遊嘗賣藥於市市中人負其直劉從易往詣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譴也既夜滅燭就寢積薪熾炭燒藥易寐未熟牕中見一神就火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遲曙不復見易復求其閭閻市人云一夕暴入君去云適使吹火火氣逆不頻既寤頭腫氣壅旬日乃愈劉後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其大酒食忽

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公使獻小伏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鯉數頭某則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審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一縣尉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謁之曰師年老而居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縣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關譏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留師行又日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澡之備皆自具爲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獻忽謂武曰少年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時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陳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過夜客曰但臥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鐵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也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床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垂實矣即自採摘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尫甚忽遇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餘藥矣此藥殺蟲也自此當不食蟲病亦差矣爾必欲食當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藥遺爾因遂去兒歸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為憂竊與使餌木耳遂飲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無仙氣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還異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福歷名山尋訪道士每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蔣舜卿

光州檢日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為不得食不治有病求醫甚切而不能食復聞書籍有人善書今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盧延貴

盧延貴者為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至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趨而來延貴懼而卻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我商賈也頃歲漂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溪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亦不饑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千餘年矣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前溪中有鬼身不

遂乾持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備裁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許之遂欲留固不許乃送巾與刀而去既任復尋之[illegible]失路後無有遇之者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為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賒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我欠君錢積多矣今還從君求此吾將遠西大市覆求此及壽求足以拜別計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木杯十餘事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數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樣件二具長可五六寸皆有人足間作獸頭數件精巧不類人力杜亦不知所用竟為人竊去今失所在杜又嘗治舍有費土者自有金罐隔入來往甚數杜亦厚遇之治舍畢賓士亦將去與方尺之土曰以此為酬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為貴數年杜之居為火所焚盡壞土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叢繞一白石龜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龜尚存至今寶藏於杜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皆有徵驗邵武縣前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又半圍坐石上為持竿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漫至其墨畫而過其卯歲盡欲去歸路樹救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兒將難過又曰若歸一邊及其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作牌大書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外被作牌以為標所書署人竟亦無所犯其僧竟為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書民不聊生實閩往僧曰將何時當安寧曰俱去即安矣及其既距閩竟平皆如其言

稽神錄拾遺終

四庫全書提要（據學津討原本補）

稽神錄六卷，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為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謫靜難軍司馬，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皆記神怪之事。晁公武讀書志載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書中惟乾寧、天復、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懶真子，稱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偽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偽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數，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叠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亦往往相連，以甲竄乙者往往而是，或緣此多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蒯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

聞有關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奮談天下事。折服豪傑件俗人。觀則鉉客實有關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許中哉破痴得蒜子得鹹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超與書實遇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有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關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江淮異人錄

吳淑　撰

江淮異人錄

光緒七年孟夏鋟于寶漢

錄中載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紀無小異雖其跡涉不經儒者或不之道而理之所無事或有之且其紀載質直能以文言道俗事亦足以窺作者一斑云雨村李調元識

江淮異人錄目錄

卷上

唐富王
花姑
沈汾
聶師道（譚紹元附）
李夢符
李勝
潘扆
陳允升
陳曙
司馬郊
劉同圭
史公鎬
董紹顏

卷下

耿先生
張訓妻
張標
于大
江處士
錢處士
潤州處士
建康異人
洪州書生
杭州野翁
縿潭漁父
宣州軍士

江淮異人錄目錄畢

江淮異人錄卷上

宋　吳　淑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唐甯王

甯王善畫馬花蕚樓壁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騘後失之止存五馬

花姑

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明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不同呼為花姑（按是書所載皆南唐人事獨此二條爲唐明皇時考之宋元以後諸書所引用皆同今仍其舊列於卷首）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强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聶師道（聶紹元附）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請方外至於郡政咸以咨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久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衆師道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人苦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疾危困復勸之病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刺史當唐祚之季詔令不行宣州田頵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州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游兵革中邪請易服以往師道曰

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眞道士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之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邪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曰爾當從某處出此無邏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往龍虎山設醮道遇羣賊刼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取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道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聶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咸見五鶴冲天而去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方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鎭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詞十餘首其畧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不之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其人曰昨夜不歸因爾不知所終（案郡閣雅言云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鎭洪州日與布衣飲酒任吟放逸曾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唱漁父引賣其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表畧其一

（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卻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灣揮榆杓子木瘤盂煮鱸魚滿案堆每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附錄於此）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遊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秀才匕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揷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畏懼改心禮勝

潘扆

潘扆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扆敬其老許之時大雪扆市酒與同載者飲及江中流酒已盡扆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及岸謂扆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扆自是所爲絕異世號曰潘仙人嘗至人家見池沼中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之取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蓬者請扆爲術以娛坐賓扆顧見門前有鐵店請其碪以爲戲既至扆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賓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也乃合聚之碪復如故又嘗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藏而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默往塗乙悉能知之所爲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病卒（案馬令陸游南唐書俱有扆傳載其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行笥中有二錫丸光如白虹人觸之身首異處其所爲預知客事後匡國知其術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同時又有一譚扆曾獻神丹方於烈祖者俱與此所載絕異今附錄於此）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默靜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或家人見之者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刺史危全諷早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豈城橋奚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羊港（案牢港一作豐城港見大典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卷）今去爲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頃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供食之危嘗有[illegible]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之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埋觀道士也謂爲百歲賓亦不知其數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嘗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往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後遇見居永興景星巖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發汗焉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蹝屨而行日可千百里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從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際人皆驚駭既而火滅郊所有什器皆盡臥牀亦焦灼而薦席無有焦者至洪州市中採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素知其名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惡罵虞候者不勝其怒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嘗居歙之某觀病漸困屬觀主乃曰白縣令姚藹使人候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逕入某山中甚惡人言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又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命置一杖於棺中及葬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劉同圭

余外祖艾氏其先居於洪州有劉同圭者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媼而已持一筐蕈貢之夕醉而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土街以水噀之須臾漸生及曉刈之及病謂媼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甚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屍蕩其棺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史公鎬

兵部尚書張翰典銓有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沖澹樂道嘗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奇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欣然從之後爲端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時有望見雲氣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董紹顏

天祐時董紹顏者能知人何敬洙侍李簡側紹顏目之曰此非常人後敬洙果投節鎭爲時名將初義祖之鎭潤也紹顏在焉常閱衙中諸將校而品第之有藍彥思嘗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卽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是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當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郭嬰夾衙中亦爲之備或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江淮異人錄卷上

江淮異人錄卷下

宋　吳　淑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色知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怳惚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奇之事召之入宮欲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明爽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詞句題於墻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燃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豫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銀以礎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迴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劑爲銀鋌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炭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赫然銅赤置之於地及冷㸌然爲銀鋌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必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之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

封題之置酒[illegible]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頃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復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至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畧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今在京師嘗謁徐率更遊遊即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備爲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鋌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煉（火亂也亦作炒聚）來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目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瀝如注旨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在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先生所居有丹井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館基址火正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即焚之也）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眞云（案此傳後半從馬令南唐書偶全用之惟北大先生作北斗先生未知孰是）

張訓妻

張訓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謂之張大口後立殊勳歷海寄黃常四郡刺史楚州團練使淮南節度副使終贈太傅其妻每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鎧甲與馬皆不若諸將吳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訓甲與馬非良當爲易之吳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不能測也有衣箱嘗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視之果見鎧並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後與訓發惡勃然而去先是其妻產一子方在乳哺訓憐其絕母是夕撫惜遶身而臥及夜半其妻忽自外入其帳將乳其子訓訶叱之曰既去何復來耶其妻不答俄然而去徐發其衾襦屬似有污濕起燭而視之厥子首已失矣竟莫知所之

張標

閬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遊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先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爲閬帥持章赴闕廷道路不通乃汎海因溺死其孫保留居閬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人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干大

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留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干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爲鬼所附舉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止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屢求符禁終不能絕往詣江江曰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爲讐耳既告我當爲善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童子一人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故又嘗有人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尋空室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署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者獲全又嘗有人爲變鬼所擾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而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游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接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荒穢之地謂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地乃搆層樓爲酒肆焉處士常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鬧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人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弁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什[illegible]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又每爲識語說東方事言李氏祚踰一倍楊氏吳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號至禪代二十五年故踰倍之耳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竄或曰處士恬然居此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既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遍以手折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教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建康異人

建康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不歷街巷市井但諸寺逍遙游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衣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之不受强與之乃轉與人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覘其所向乃毀屋移於元武湖西南內臣張琪果園中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而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狀無寒色乃去後不知所之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坐窓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絓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而憫之爲償其値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書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見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少年吾不能容斷其首來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杭州野翁

鍾傳之鎭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見翁嫗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嫗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余外祖艾氏其先識晏親問其說

穆潭漁父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匠總警至穆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其前儀原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嗣也因四顧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祖異之將遣以物不顧而去

宣州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鎭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惟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擐新衣坐繩牀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矣於是不哭亦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國爲冢葬之

卷下終

茅亭客話

黃休復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茅亭客話十卷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雜錄其所見聞始於五代迄於宋眞宗時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記多蜀事似未徧檢其書但約略言之也李畋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通春秋學又稱其餌丹養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非是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臚列道家靈迹者殆全書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然雖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爲近理其記吳王皆官使高駢以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獻僞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爲自古論金石者所未聞（宋董逌書錄引此條之言曰定武本乃在左所傳搨會稽者也其說始蓋因此事而附會）又記唐德宗疑韋臯有異志陰遣僧行勸誘之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亦爲史所不載又記雷琴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皆足以廣異聞其駁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鎭蜀時術士王俶換瑞感寺塔金相輪事斷淳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銅鐵所鑄斷孫光憲爲誣亦足訂小說之譌也

茅亭客話目錄

宋本

江夏　黃　休復　集

卷第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盜藏跡　蓟無大火
耳聯跡　程君友
甄道者

卷第二

王客　崔尊師
范處士　李處士
張海上　孫推官
費尊師步　馮山人
李四郎

卷第三

淘沙子　張道者
大慈禪師　張平雋
王居士　勾處士
陳江山人　蘭亭會序

卷第四

家君奉　周寓貌
王元和　王太尉
劉長官　陳損之
史見魂　安先生
李韓僧　勾生

卷第五

梁海陽　白蝦蟆

鮮于耆宿　食蝦蟇野菌
虹蜺　雷
雨雹　雄龍
李老　慈母鞄
龍女堂
卷第六
悼蜀詩　艾延祚
夷人婦　張光贊
金剎輪　金寶化爲烟
奢侈不久　劉旰
卷第七
哀亡友辭　郝逢傳
陳季和　鶯鷹蝘
盲女　鱗骨魚
卷第八
瑞牡丹　寓孔雀書
楊處士　好豬虎
虎化爲僧　鼓諭二客

李吹口
卷第九
天倉洞　鶴瀫骨
試金石　翁縣閘
石像　魚化爲石
採枸杞　趙公山
鹿水蟒蛇　趙十九
泉山人　彈鶯精
黃僊貶　太子太師
卷第十
孫處士　黃處士
程先生　杜大舉
任先生　譚居士
小童處士

茅亭客話目錄終

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

茅亭客話卷第一

江夏　黃　休復　集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爲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

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　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蓋有證矣

甘露

聖宋戊申歲今　帝奉元符躔行泰岳是府雨露之恩偏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於衙南樓前結綵棚設妓樂雜戲以宴耆老遊觀自旦也大酺之盛蜀民雖肩摩轂擊未曾見之可謂樂國衢街歡呼之聲頌動方隅皆稱往歲兩陷盜賊墜於塗炭豈知今日復覩文明盛作太平民得觀茲盛世矣是歲冬市三月甘露降于大聖慈寺甘露寺淨衆寺金繩院龍興觀青羊宮及衙廨內道院凡八處竹柏之上自冰大節日至二十日通夜聯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用

福士庶扶老攜幼奔馳于路以盤盂承接皆飲之甘如飴寅又里儒趙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尚齒則竹柏受之聖人作爲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其是之謂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蜀州彭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世天尊狀毛髮鬚目衣服履舄纖毫悉備知州比部外郎劉公（崇旨）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準備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其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虎盜屍跡

聖朝未克蜀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筒䃮虎名披髮子地號稅人場路羅觀白楊林虎名製跡子商旅聚徒而行風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頸山有子母虎陵州鐵爐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鎮縣婁歐虎聚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採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群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捕捕則與格鬬勝則殺敵

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僅四十餘年民無安業

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群盜悉皆屛跡得非繫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

蜀無大水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大蛇舉頭橫身截于堰仁涯其尾自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濕堰上唯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劉李冰自秦時代張若爲蜀守塞有道之址也蜀困水難至於臼竈生蛙人罹墊溺但久矣冰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遂止泛漲鑿山離堆闢沫水於南北爲二江灌溉彭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爲祀水之盈縮竭不至足盛

不沒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厭水物於是蜀爲陸海無水潦之虞萬井富實功德不泯至今賴之或云理水之功可與禹偕也不有是哉斯人其魚乎每臨江滸皆立祠宇焉

車輪跡

綿州羅江縣羅璝山有羅璝洞昔羅眞人名璝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移務經厤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鄰村民登屋樓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則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即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聊音樂之聲晝夜不絶運判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亘縣尉鄭（桑蕃）等詣仙洞觀其轍跡樂聲以聞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賫香於洞前設醮禮祭祀之山以祈禳厭虎耳先生本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綠髮行速常餘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擲之則稍有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擲至蔡傾秘之中錢無

闕焉翌日與諸官人洞行十里已來睢開異香襲人樂律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躡足履嵌嵓魂竦汗涎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點汚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埡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備力織草屨自給人質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待備負之直以接率之凡有行李者即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酬其錢帛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縈頂山寺過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龍髯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擔杖藥竟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析然隨之入一小逕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壁石夾道莊生瓊竹桃花飛泉噴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檜清寂聞簫磬樂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眾君友我樂竅杖于階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兩蘂收其稍升一粒令吞之曰

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愚所願住仙齋以効厮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則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迤邐見一員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君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念遂屏止一室不顧家事惟嚼柏子柏葉靜坐無所営爲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屋前從如有所待達旦紫霞相映

有如五色君友仰觀霄空祥風忽生彩霧欝起妻男悲號遽越巨壁屏攀沿迴望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闕李公（韋）通判張公（若）以爲妖訛因縶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蹤由時村耆鄉里不甚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卻乞下降勿使鄉人罹被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

十二月初值　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靜舊室有眞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勑獄吏張璞躬親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東川飛烏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朴而性恭潔廬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大悲呪枕中經因夢一道士云雍法志若於波麗來錢三千貫文法志聲教道士取石像前襪帶云但有患者將此帶擁之卽愈言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帶擁之應手立愈里人相傳求醫者塡委府郡城西南青羊宮卽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二臺存焉遺址荒圯稍爲茂草已再歲知州諫直學士任公請雍興葺址其殿東每夜聞鐘磬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鐘扣之聲三十餘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法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偃僂

而行以襪帶擁之正身而去聚觀者駢肩接踵禮法志爲神仙時蜀宮工匠有腰脚手臂痛者擁之皆愈因是內道傳云雍道者擁盲者能視跛者能履患者云集有賫金守門移旬未獲擁者所得錢帛並送修造所逾旬日因使一婦人將出不歸患人稍稍不集至是年冬再來擁病無應自慚而逝因詰其修造等錢者錢僅三千餘貫正符夢中之數爾

茅亭客話卷第一

茅亭客話卷第二

江夏　黃　休復　集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携笻竿盤引一斑犬往來邛蜀間以採藥爲事多止於黃劍廢寺中雖雪霜風雨亦無所避傴僂巿肆人或問修養之道卽默而不對好事者多飲之以酒積數年形貌服飾未嘗更易天禧戊午歲春自言遊青城山還時臨邛辛師（仲冉）頗好道藝思見其人卽令召之與語且曰飲酒否對曰某有少藥君

能服之某亦飲酒師侯受藥各飲數盃歎訪移時云吾儕野人心近雲鶴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來訪尋山往故驛路去師侯俾藥漸發輕安專令人訪之迨四月二十七日攜笻杖負笈止臨溪路一里閒有寺曰國寧遂於寺門下坐行人問之曰日將暮矣於此久坐何爲答曰我有師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門下鄉耆聞官權瘞于道左至六月師侯聞之曰擬所言久別家山頗思歸鄉斯之謂乎遣吏趙秀往彼焚之發其尸顏貌如生手足皆軟若熟寐焉頭之身下清泉湧出浮屍而起遂就沐浴之鄉村聚觀或以衣服斂之兼設酒饌而祭者師侯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眞解化乎身雖委蛻神未遐斯自輕俸以瘞之且旌異人也前所言有師在此其是之謂乎休復嘗讀登眞隱訣謂仙道有昇天躡雲者遊行五嶽者服餌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蹔遊太陰而有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衞肉胎靈鍊氣雖以鐵石牢固藏閉終至煉形數滿當自擘石飛然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火不燃入水不濡躡空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

達萬方之大應倏歘而至何所拘滯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有之今備錄者與王客張本也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斁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能以罪福識有道之士也每覩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遯亡山藪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貴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薪蒭送杜天師光庭館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子劃一或字崔曰蘿蔔蔓菁子遊遇拾一片其桃置于器中而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桃謝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崔射覆爲對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提器舉再指此字崔曰器字爭解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衆蘿蔔亦衆桃亦衆器爭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翫修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

雕梁規栱飾以金碧窮極瓌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逆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予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其宜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

王先主廟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樓殿壯麗丁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具圖呈進降 詔獎諭即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讖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

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有誰能廢之蓋天必有大衆予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范處士

范處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者通宗論契眞刊譯論金液還丹論僞蜀主頻召入內問道稱旨頗優禮之處士嘗論多及物情以醫戒爲先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盆卓盛以供佛初生時介意禁觸謂嘗有當護之既中元節後即棄之糞壤處士太息曰豈知聖人則天之明生其六氣因地之性用其五行鑽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種五穀以育於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輕棄五穀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獲罪悲夫

李處士

李處士名謙學識精博嘗講五經聲詩論人間無所隱四十餘年以束脩自給每講春秋嘗云孔聖見周德下

衰諸侯僭盛雖有典禮而不能興雖有賞罰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筆削魯史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以褒貶而代賞罰俾夫善人知勸而淫人知懼也左丘明魯國史官受經於孔子爲七十弟子各生異端失其大旨遂以諸國簡牘摭採衆說而作傳爲其傳忽先經以始事忽後經以終義忽依經以辯理忽錯經以合異廣記備言以成一家之說孰謂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爲等列丘明之傳當與司馬遷班固爲等列豈合將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參而貫之將令學者紊焦贛纂雜迷自裁但務聲律罔知古道將周孔之聖賢班馬之文章皆不由聲律作焉得而述焉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闕乎遂引證當時以左傳文爲春秋者數人今不具錄休復屢見其旨歸如處士之育者儻能使春秋自爲經左氏自爲傳則不迷於後生者矣

蘇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將如目視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

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衆牛貴于時內領方了過期因是積月爲驗謂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偃而退明年春蘇於制詣賈爲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醉生一子即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詣之問名第難六晚成未審歲如何年秋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從辭爵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參軍改邛州軍事推官　聖朝伐蜀赴　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赴時予鄉曙遊京師見杜云鄉知雖吾友一人見某也成遂言也成之始末故附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鴟蜀縣人張洗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泝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乘輿於

洗前俯伏求救洗覺唯聞船樓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爲洗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棲放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覺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于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捉魚所感蒜者算也當延君算爾洗至晚年著後畫二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費尊師

陵州平道觀主費萬珪字天錫文學優贍時輩所稱偶爲省應進士舉名稱甚夢衣錦在井中覺後自解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他日因與州軍事推官蘇協論名第皆由陰注凡舉人將應科場多有異夢萬珪因言前夢蘇曰非佳夢耳衣錦井中是空穴米粒之兆殆不悅來春果下第歸鄉因告蘇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止可怡神養志詩酒寄情更不能爲屑屑之儒誠有愧精進志哀蘇曰世路艱難浮生如寄唯登真履道可挍天爲期也某有豎子發憤讀書投之師參取侍郎也洎明年聖朝伐蜀蘇上京謀任是太平興國年中授開封府司

錄參來不祿休復嘗讀醫書云人稟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之夫智者無夢愚者少夢故騶卒百夕無一夢乃知夢者習也又不獨至人者哉頃有一士人能原夢遂擬一夢詣占之說祥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者夢皆擬也聊以試君將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說祥關之何況夢非夢於者乎則知夢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

瀉山人

瀉山人名儼古字德淵遂寧人也有人倫之鑒善辯山水地理太平興國中於青城山三嶴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後因卜居立三間大閣偃息于中若帶所論皆丹石之旨以吐納導引爲事博探方訣收類圖記丹經道書無不研者每遇往來者有服餌者有入室求仙者有得雜藝者有能餌服諸丹石者復有精藥目醫療過數百歲者有常與神仙往還者欲傳之者以方書爲要授之者以金帛爲情語皆親近承事之雖使殺無取者以禮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豪家葬父獨訪能地理者選山中穴凡數處方得之因命瀉看之瀉曰陵迴阜轉山高壟

長水出外明堂有龍也主人云自葬之後家財耗散人口淪亡何奇絕也如是耶山人曰願要言之凡萬物中人最爲靈受命於天與物且異而有貴賤各得其位如鳥有巢獸有穴處故無互相奪者也此山是非公侯之塚世常人可處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謂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玹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

鬻香藥爲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王煉秋石之法每焚香讀之有一桃核盃圓可尺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遊青城山於大面嶽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鴈卵色黑溫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墜于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茅亭客話卷第二

茅亭客話卷第三

江夏 黃休復 集

淘沙子（沙作去聲）

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携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日食人呼爲淘沙子蔣辛酉歲有隱跡於淘沙者不知匠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閒靜處坐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揖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右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

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譽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錢拳之資別議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綴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携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闕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王公曰有此異人遂問於蜀主因令內園子於諸街坊尋訪之時東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門有大槐樹淘沙子休息樹陰下宇文覷而心重道見其人容質有異遂延於廳問其藝業云某攻詩嘖嘖言論非俗因饌之數爵與約再會澳切淘沙子或到其門將破帽等寄與門僕令報主人其僕忿然厲辭罵之曰主人豈見此等貧兒耶宇文聞之遽出迎候愧謝曰冤辱日久何來晚耶即與飲且酬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嚥氣未得其驗應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村是初

勤而中悄前功將棄之矣世有黃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雖未曾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銅錢十文衣帶中解丹一粒點浸染之變成白金此則神仙之藝不可厚誣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遂辭而去翌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視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由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卻頭髻將去蜀主聞之訪於宇文宇文尋於養病院云今早出去不歸自茲無復影響休復見道書云剌客者得隱形之法也言剌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罰之說雖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張道者

偽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內行中節駐錫施肩皤髮皃古形瘦性草屋數間唯繩牀一張及木枕一所不從齋諸盡則昇牀而坐夜則入枕而臥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其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

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僅息自若不識流俗其淵府如此時尚八十臨終自指斫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卻日行化者以木櫃置於新草之上以火焚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論於櫃焚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時有禪僧長老雅門宗匠也有讚妙圓塔院張道者居焉云咸師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利對紙將淺齋作家風來者承迎相將且商推宗旨偏參西蜀叢林遊已推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深祈閭者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措借貨齋午睡樂哈哈相逢供須都不剛消身不直五分錢一句玄玄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量鶴性寬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縱逢劫火未爲災睹爽龍神應與訶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爲人心難誘化當奔名利趁驅馳爭何者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供家將道也攜也張道者不戀世甚脫灑不結羣公白進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大儒禪師

禪師名惠燈字法天姓劉氏自王蜀末遊南方至孟蜀

初歸住大慈寺爲性急言速應答如流人問一部華嚴何者是妙法師戟其手曰教汝升堂閑爲說如此對曰諦斯耀故覆罪如是僞蜀李相昊嘗問道於師從容得之師有禪客須知禪宗祖師圖兩道歌行偈頌三百餘篇題曰禪宗至道集行於世

張平叟

張居士名鶴字平叟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句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青夜白分明更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答云紅尾護擁兩尺澄真識透石本無蹤皆換參玄錄玄珠集或行句偈百餘篇云秋滿來則我家風我道珍瓏處處通順則蒼邦皆偏到逝中債未見人逢其便化三日口吐氣滿屋氣盡有弟子告云居士常言宗門秘以服百為蒸不以翔相爲事然由今日何以如此言說香氣乃絕

王處士

居士王裕四十餘年留心禪學三蜀叢林皆遍參偏學

流與之切磋論何無逃其倫論幽至某年示疾於同流曰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爲僧語之曰吾爲汝作十念居士曰透諸無形十方無礙滴至無心未得爲了何況有念者哉言訖奄然而逝

勾居士

勾居士名令玄嶽郡人也宗嗣裴平盛有學人問答隨機應響著火畫藥無相寶山論法印傳說道雜言百餘篇有敬禮寬歷和尚塔偈曰大覺無爲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久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遇迷津滴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余身寬歷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雞坊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

貯瓢山人

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愨篤好雅道放曠疎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詠有所得則將稾撚

爲丸內於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其數亦不復吟詠其贈送寄別之詩布於人口暮年因臥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沒于水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爾漂至新渠江口有識者云唐山人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損壞十得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於世與鄭處士隱居云闊說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罇酒病夫顏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峨嵋衲補雲千片香焚第一篆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後高懸濾水羅題青城山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眞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鋤嫩玉夜開紅竈撚新丹鐘聲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斯詩不曾附年僞寄山中且業翻身理難通般若當溺持戒力染又謙焚金經功深明朧月應難染衛上孤舟自任飄搖說滿庭花色初秀枝紅是一枝然大草澤間有隱逸得志者以經籍自娛詩酒怡情不衒文彩不揚姓名其趣斷相同得無愧於唐山人乎

蘭亭會序

昔晉穆帝永和九年春杪三月三日太原孫統承公富春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幷逸少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之會羲之爲序興逸而書之筆蹤道媚勁健絕代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購得其本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搨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書貞觀二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又遣其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弘文館學生內出書法命之學習爲其有人間將書者並召入館由是十數年間海內翕然工書翰者衆其王書法帖所貴搨者獨蘭亭序爲最常置於御座之側朝夕觀覽貞觀二十三年上疾不豫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聽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將去高宗哽咽流涕曰雖命難違之日用玉匣貯之隨仙駕送入玄宮今趙模等所搨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僞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彥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僞

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爲皇太子及王書體法精妙蜀故有是獻僞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太子時書法百餘卷皆是二王法帖古來名賢墨蹟及石本者泊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隴移隴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帥吳使高鮮獻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來名書多收蓄之養之眞書樂毅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晉魏兩漢至李唐名臣墨蹟及石本皆萃於家當時與往還好書者毛熙震王著句中正張仁戩黃居寶張德釗張文懿史燧滕昌祐石恪李德華陳熙峨僧懷誠義西嘗訪之因其所藏紙目志僞太平興國初光祿卿高公保寅仰濟寧高氏之後入州爲九州巡檢休復嘗謁見之因得張璪山水一軸錢之墨蹟蘭亭一軸法崇山二字圖者乎二字皆是趙模諸葛貞搨者檀香軸古錦褾皆燃解亂離時得與諸賢往復玩之甲午歲家藏書畫焚掠殆盡今蜀中兩經寇亂諸家名書古蹟罕得見聞故備言之爾

茅亭客話卷第三

茅亭客話卷第四

江夏 黃 休復 集

家居寀

僞蜀彭州下方埧民姓家氏名居寀夫妻皆卅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羸瘵年羸瘠日加醫藥無復瘳減父母遂虔誠選千金方一部於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峨眉山告孫真人請乞救護經旬餘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授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救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嚥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

從而將試符協如一遂其心彼步中所教則骨木豐壯矣乃能食而行積年諸苦頓愈後冠褐入道常事真人無忘焉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慈寺佛牙樓下或閒居吁嗟有一村人請其吁嗟元裕答云某攻寫真有年矣生平壽命有諸召寫真者富室則不顧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逮故有是嘆村人因問元裕詮治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鄰村有觀觀士欲要寫真囑我多聘來日詣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首長髯來求寫真云夜來鄰村門徒語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無少差異道流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遂遍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真人來周處求寫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雖觀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塵人間救援貧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恭唯利疏傲無羈束或賭賽貧

爭出郊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常言祖父長與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董圍中人皆飢殍宋亦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幣瘞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驛使吏李彥者先往瀘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瀘州告云君若歸州東頭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鄉里甚是勞煩入營以自然於董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見空棺其則有一帛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日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灌靈臺流利關元滋百脈百脈調柔骨葉脊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鍊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休復嘗覽道書登真隱訣云解化之道有八爲屍化之跡其道隱秘笑道之輩但見其振鞘乞丐於塵市以爲口實非其所知然一旦就解須然斷他求厭賈者姓趨逢迴知識鮮少蓋由以徵後人非奉道歸奇者孰能採摭其靈蹤爾

王太廟

僞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肆皆以當壚者

名其酒肆柳條朋儕人多狎之偶患沉綿羸瘠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敬恭因懇其恭恪乃留丹數粒且云以酵糊作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訖此丹患當瘥矣柳條依教初服一粒疾愈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精采光盛如初有僞太廟吏王道贇者人皆目爲王太廟本歙州金堂縣人也因知其事遂懇求柳條取服餘者業以鐵茶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水銀化爲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爲器皿可以辟毒爲玩物可以祛邪若將服餌可以度世蜀主問合丹之法云有草生於玉壘山中名紫金堂以使採藥乃授金堂采期年藥既集咸知其得丹於柳條遂誅之休復嘗覽道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仙藥者術或得之必招其禍而況竊諸者哉

劉義官

劉長官名蟾英風素著蘇論沙嶽異僧好習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克復匿於川界貨藥改名擇一開寶中於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

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麵鹽酪歸山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真白法一日有三人皆夜投宿自攜酒果饌語及鑪火之事頗相契合至夜共語笑方酣客曰劉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授與否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幼年浪跡從師祇得此法豈可輕道耶客曰某等願於隱處效藥薪鼓鞴之役可乎長官許以師授有時他日持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爲等閒長官曰道書君子兩道相須如此客三人捉劉目眶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訣必加害於君於暗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傳其道客而并欲衆來之暇衆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悔恨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諫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熟諳其事焉

陳搏之

僞蜀王氏時有興宣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朝末家有猶妙緝合必諸老夫婦以乞年壽爲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後　聖朝克復至太平興國中老婦猶存僅一百二十歲遺孫息來往西市造花

為業供侍所給有好事者則往看之形質尩瘦狀若十二三歲小兒鬚髮皓然嗜視外人有同嬰孺哭笑無常亦不知之休復嘗見神仙傳云人壽有至一百二十歲非因修養而致吾由稟受以得之則老壽是也若因修養及得靈藥餌者壽至二百四十歲加至四百六十歲已上則視聽不衰而無昏耄然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術夫養壽之道唯不傷而已矣

史見魂

史見魂者蜀人也名惟傳年七十餘孑然好飲醉則謳歌東市畔以彩畫紙錢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見魂蜀人咸敬之或云判某以衛判官有民姓李者嘗邇之因與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禁然相揖李因詰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後三日大雨水漲泛溢勾氏由城濠水馬驚蹶倒不能出溺死稱是蜀人愈敬之休復見道魯員讀云有妖陰施奉道敬仙者生授職於陰府見史公其人與史公嘗與相知補天曹門吏太擾子惡夢附有生人判冥者持權入知之不敢妄洩此史公又不然何謂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樸言談至道容兒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龐髮皓然腰脊傴僂執箕帚灑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則年逾四十亦為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肆數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慮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獨有師資者隨行經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因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秖自郡時與張道朋于溪至今見往所除化向來老侍者即女冠之父也嗟乎師聞者但存誠敬之為其所欺如稚孺猶不戒於所戀乎

李彝僧

偽蜀廣都縣三聖院僧辭遠姓李氏薄有文學多記誦其師曰思鑒愚夫也辭遠多鄙其師云可惜辭遠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變師止之愈甚今無資禮貳一日大呼轉變於空中有人敲其耳遂聵二十餘年至

聖朝開寶中往成都義井院有檀越請轉藏經都坐僧切視之卷帙不類乃南華真經爾因與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捨金帛圖畫佛像意欲思慕古聖賢遊行大功德及於生民豎之儀壁視其形容激勸後人而云獲福愚之甚耶不思古聖賢皆有言行遺之作為一大時教五千餘卷所載燦然已不能自取謂究其修行之理而雇召人看讀亦云種福蠡哉愚哉時人謂之僧儆

伽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名畫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即云某不覺樂但緊撥妻如抱箏天女是矣遂將蝶嚼去首項上擲一小片土香蓋為戲歎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勾生於燭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夢生所止或在寺中縱遊逾月餘生身氏花處士者見生神志凝散似

為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獻試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思恭不辜君顧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住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為思念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痊將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化時方失之噫蓋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尚存焉

茅亭客話卷第四

茅亭客話卷第五

江夏　黄　休復　撰

黎海陽

道士黎海陽其父僞蜀時爲卑職　天兵伐蜀海陽避父戍劍門歸來潰散于父遂避於州城東門外丁村古家忽聞家內有非常香氣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見少骸骨朽爛至甚旁有一叢黄粉因撥開乃見三小塊雄黄海陽父頗好燒鍊素知冢內雖黄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聞之曰語者鬼耶答云某非鬼

某宋人也家世食祿而某不樂名宦遂身學道於楚丘有別墅精造雄黄凡五金八石靡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饑合鍊試驗者必貲其藥品給以纔飛使成之時德宗疑韋中令在蜀與蜀人連結遂令某爲道士入川見中令伺其動靜居止皇觀三年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因以談議苦空後說燒鍊點化之事中令悉試一一皆驗凡三年中令甚誠敬之或一日說還丹延駐之法中令愈加恭率後煉丹既成中令齋戒餌之初覺神氣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辭去至貞元二十年暮春藥發而薨某爲與行勤往還遂罹其禍而及此遭樵夫牧豎毀踐遺骸潛壞朽骨傾損不已海陽父曰君夫世已遠何不避生人中而久處冥漠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鍊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邃谷中還得一磚室囑我經六年慎莫令諸物所犯歲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聞支體骨敗壞藏腑不壞某遂依其教諭乃開瘞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於墳室之內髮垂兩肩髭鬚而顏皃光澤愈於初日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週乃與世畢矣某傳得

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將自煉形而煉成有形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俱且飛行自在出幽入明柢是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陽父曰敢問其衣襟中藥是何等藥對曰某常從道士入山煉丹修葺爐鼎爨薪鼓鞴靡不勤力每嗟光景逼促筋骸衰老所聞者上藥有九轉還丹不離乎神水華池其次有雲母雄黄服之雖不乘雲駕鳳役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補益壽年某得煉雄黄之法自三十歲服至四十歲獲其藥力苟再以火養就以水吞可冀道於髣髴海陽父告之曰餌藥之法則聞之矣煉形之道少得聞乎言未畢值天曉人行漸有人搜捕不及盡聽因別卜遂竊之所自後不復至此海陽父乾德中卒海陽遂依其教服煉雄黄衣道士衣尋師訪道二十餘年不食唯飲酒衣服肌膚常有雄黄香氣寓化中在益州錦江橋下賃丹筋骨輕健甲午歲外寇入城海陽不出端坐繩牀爲賊所殺惜哉

白蝦蟇

僞蜀將季延秋門內嚴眞觀前蠶市有村夫鬻一白蝦蟇其質甚大兩目如丹聚觀者皆云肉芝也有醫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緡市之歸所止處其走匿因以一大白合貯之至暝石白透明如燭籠王駭愕遂齋沐選日負攜其蟾蜍家往青城山杳絕音耗洎明年　聖朝伐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鬻子耆宿

學射山舊名石斛山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今山上有至眞觀即其遺跡也每歲至是日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詣仙觀祈乞田蠶時當春煦花木甚盛州主與郡寮將妓樂出城至其地車馬人物闐噎有耆宿鮮于熙者與朋友數人於萬歲池維舟因掬池水見岸傍草中有一小白蝦蟇遂取之即席有姓劉失其名堅請看之鮮于固執不與遂囑鮮于乞取將香之鮮于戲之曰開下因香此白蟾將成得道也祇成蟲豸滿香乾枯惶飲水云蝦蟇在某必育問無所出處各閑至家旬餘劉治方愈休復曾覽抱朴子內篇云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也頭上有角目赤頷下有丹紋體重而跳捷以五月

五日午時取之陰乾以左足畫地成泉帶之辟兵若敵人射己弓弩皆反自傷云今人只白蝦蟇爲肉芝生香熱喫皆愚之甚也設使白蝦蟇是肉芝市井之民何知雜刀之利嗜慾無厭瘢腑淨徹荷致其中腑淨凝之氣與盛物相攻水火交戰乎有全人乎　太平興國末休復與處士胡本立進士史載詩僻經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柏樹道遇友人袁德隆從者於樵懸一蝦蟇大如扇許人皆駭視之後月餘再見袁因問向者蝦蟇所在袁曰是荷樵者獲於田隴中將歸殺而食之其夜無疾大叫數聲而卒

食蝦蟇野菌

頃有一士人好食鱔魚及鱉與蝦蟇皆云此三物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亦令人不便祕腑下然爽有立死者宜以牛或一大合投新汲水牛攪中浸冷致水濃頓服之卽差這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蕈有黑而斑者或黄白而赤者爲齋食眾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

蓋不過再三其毒附解脫猶救得人夫草菌之物皆是草木變化生樹者曰蕈生於地者曰菌皆濕氣鬱蒸而生又有生於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爲紫芝食而速死故書之警其誤矣

虹蜺

淳化壬辰歲夏六月虹見時倘大雨愚友人李顥元云虹蜺者陰陽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大陰亦不見日落西虹乃東見見必有雙鮮者爲雄色淡者雌也入人家飲水或爲祇因有陳季和者云昔蜀中令鎮蜀之日與賓客宴于西亭或暴風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於筵中吸其食饌且盡焉其虹蜺首似驢身若霏霞狀公懼且惡之曰虹蜺者陰陽不和之氣妖沴之兆也遂罷宴座中一客曰公何疑乎眞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理則昭然公正人也必宜爲祥敢爲先賀旬餘就拜中書令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飲水其妻曰王蜀時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聘某家女爲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爲妃后男爲將相此先兆矣未浹旬選其女入宮後從蜀主歸闕即順妃也休復耳氏常說眉州眉山縣桂枝鄉程氏某之祖爲伯父在僞蜀韓保貞幕任本州眉山縣令丁母憂歸村野服將闋時當夏杪或陰晦見家庭皆如幌霞晃耀紅紫藹然時倘聞霹靂鑿之出井泉之內水皆涌溢時倘大雨霶霈而已未幾韓侍中授秦州節制辟爲節度推官將知虹蜺者多爲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歲夏五月僕從人羅訣長有親戚居南郭井日近訣長辰往訪之時有近民網獲數魚訣長取三頭貫於傘中將歸至中路天色晦暝迅雷急雨林木皆傾火光燭地訣長恐魚是龍也棄之田畝中雷電益甚訣懼投村舍避之振慄不能自止俟其霽方歸來日還明村人將傘與魚云夜來莊主若某相尋恐爲雷雨所驚見雷霹傘幹取乘龍將去魚與傘遭雷火所燎拾得今將歸焉　端拱戊子歲夏六月暴風雨雷震聖興寺羅漢殿門並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狀　世傳乖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樓柱之內及樓閣鴟甍中須爲雷神捕之若在曠野無處逃遁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遭雷震死俾避焉遠而獲免焉者不避而震殺諺曰迅雷風烈必變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言君子常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見天之怒畏雷之威恐罰及己也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其是之謂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歲雁來賓者寓居廣都縣夏四月日將午忽烈風迅雷發屋拔樹雨雹繼之逡巡方息詢問諸行人云雹自縣東山横布數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則更不知其遠近也雨雹過處摧墻壓宇林木大者皆爲雹擊雷拔之牛馬犬豕皆驚仆地烏鵲小禽中者俱斃時麥方實無有孑遺有許村人云某家是夜數雹穿屋而落大如斗釜甕罌皆爲擊破其雹所至之處樹木屋瓦十不存二三將去雹者雨冰也陰陽相搏而成左傳曰凡雹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此蓋下民常歲稔收成即便務奢侈以至於服玩衣裝車馬居宇違越制度褻瀆五穀曾無愛惜上天垂誡以警之爾

雉龍

郭鑒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鑒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鷂常聚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嘗擁鷹中特鷹犬獵于學射山鷹擊一雉雉墜之村落其雉每足有二距從俗皆異之以布包而負之鑒其漸覺行卅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木摧壞不知所就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與懼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詢時有道士者問其說即云雉者龍也龍爲五嶽之長無定形皆若十二位爲雉猪牛馬之屬斯龍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罿罝爾

李老

袁氏不記名今人皆目爲袁野人寄居廣都縣莊將幾年有一老人衣白詣袁莊求見袁及席詢袁曰某李氏家于此縣之南特來有託於君子願君惻宥當有厚酬袁亦不甚諾之但寬勉而已且留食不飲鹹豉而退後三日因暴雨溪漲莊民擧網獲一鯉魚可三尺許驚擾如食頃則不已袁呼童就杌剖之腹有飯及鹹豉少許袁因悟李老者魚也且曰李老避災因難逃吾之一辭謝或云魚負智於龍彼魚類龍也若斯變化安有難而難逃哉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所謂難困厄凡聖與蛟螭皆一時免與不免何得異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透龍池去永康軍入山七八十里池下深則莫測深淺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泛其上或墮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

如舒錦霧頃以木石投之卽起黑氣雷電雨雹立至或歲旱祭禱無不尋應休復昔因道門訪龍湫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龍藏之處也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年中八節度長史章仇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嚙來歸唐化後附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迹甚華敞宅每旱潦祈禱無不尋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毀因詢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令築城諸將某祠留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寤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作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僞蜀之王孟二主甚嚴衛之禱祈感應封普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殊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公稹朝謁其祠具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遂且屬邑皆告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請新其祠宇焉

茅亭客話卷第五

茅亭客話卷第六

江夏　黃　休復　集

悼蜀詩

左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蜀部淳化甲午歲盜起邛蜀圍邇城邑主綏柔無禦備遂殄劍門賊乘勢入城燒掠殺傷至甚坤維間凡數十軍州悉爲賊之所有雖眉陵梓遂堅壁自守賊據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殲無遺類軍旅所過皆爲荊棘朝廷除樞密直學士尙書戶部郎中張詠知益州始至察民疾苦制知亂起之由因爲悼

蜀詩四十韻今猶錄之序云　至道紀號元祀作正月爲審官院考績引對　天子曰天厭西蜀歲且荐饑任失其人枉政偷剝民與怨歷構孽肆暴投命虎旅殄滅兇逆剗彼魁首不聊其生觀人安民朕意罔怠宜卽有茲狐卽處俗樹夫濟者數其人爾惟方直厥政有績功變幽迢往理其俗克撫克愛故其欽哉祗奉厥命乘軺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院謀舞蹈罔敢怠忽宵循抑之賦歛乃省存恤窮困招綏流亡札瘥剗削宣揚皇風逾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孰不知其心止畏王師之剽掠一畏草竊之頗畏乎良家困於徭役從賊庶除其死深可愍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悼惟恐不敢言嗚呼雖衆罰之官闕之久矣黎獻欽諷刺之道不可寢然詠敢作悼蜀詩四十韻附於後政乞貽有識者乎勿以狂瞽綴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侈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鬭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噱遊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衢作禾稼穡雲速軌轍淑氣錯熙熙三十年

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極禍作階府有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酒化移風復儉約性情非一方多爲辟邑甚從欲轄獄眥隨俗縱食饕餮食生靈肌作成悉衆虜怯附天子聽所利雖剗劃一方恐假與千里搜僭罷火氣熾寒空雪彩揮逆鍔無人能禦敵何暇施拯柝害物斃貨桂皆爲白刃燦瓦礫積臺榭荊棘迷城郭里第鑽榛萑道軒蹄燕雀斗粟金帛市東動綺羅抄悲大歇奢民不能滌其穢朝廷命元戎帥師盪元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躬燎毛焰晶燬破竹鋒殲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戮誅悼耄皆羅誅玉石何所度未能殲強暴爭先謀剿掠良民生計空除死必須獲四野拼豺狼五畝孰耕鑿黔首不安堵炎如若鼎鑊出師不以律徵尊何由御俾夷纖蜂蠆害莽能羅絡盜賊未肅清胡顏食天祿世方仰奔競誰復振警轡黃屋逮萬里九重高宴廓時艱多英雄才豈無衞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艾延祚

成都樵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梯器

五月六日破關鼓譟攻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與上樹匿於根渠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伏樹於積屍中向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覘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但屍聯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但屍相接猶撿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伐逆所戮之數乖天行誅故無謬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剋益郡至八月賊支黨猶據嘉州嵩

崇儼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仇讎則交臂疊脈俯地而坐軍人怒詬其幽獨剖心終而不能屈擊肆強暴庶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張光贊

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騏漢之裔也以其薄畫雜技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畫功德多歷春夏趁僧飲食其

性謹慤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爲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劒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臥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平粧功德用心若水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至今頸上劒瘢猶在呼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徵邪

金相輪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鎮西川雅州胡盧關有道藝王劍者渤海聞其名傳蜀人呂尚我意召之呂至王生夫婦止一草扉有一榻以帶隔限之嫗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會可去取之俄而酒饌俱至品味羅列非魯遣之所能致也蓋其家去都衙米不啻百里呂怪愕王生笑曰吾南蠻王曾鑄金相輪新我賞換成都福感寺塔上相輪蜀人安得知之當時號之者十有六七焉洎僞化五年狂盜入城兵火潛焚福感寺塔相輪墜地定金但是銅鐵所爲非蠻王金換之者蓋王劍寓言孫氏傳聞不細審

金寶化爲煙

蜀州江源縣村肷土豪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

爲僧甲午歲據益州孫推補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房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錢銀皆笏鋌金若壘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谷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其人及第副元穎者將金帛贖之二人亦沉于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賚敕赴闕賊遂亦得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燒難辨遂消往開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道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窮奢極多不爲己用身遭屠戮向來必埋匿處金寶已空豈常則金寶藏於地中倘見者或發其貲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歲順寇攻陷郡有不逞輩附賊執兵杖劫掠民家財貨文附賊者民詠其無賴天兵平賊下寬大之詔應

脅從黨背宥而不問放令歸農此輩苟避誅戮又多金帛乃蕩心縱意自以爲終身不復枸羈也乘肥衣輕飲酒樂玩好珍異爽踰婚聘踰越僭侈覗規者謂如是不十數年其屬疾疫公私爭訟相繼而作財物稍盡車馬屋宇皆爲他人所有其貧如初嗟乎不義之物似有神明所掌得之者不能其禍而身發作者鮮矣大箸人富謂之天貴聖人富謂之天殃此輩天以殃之其是之謂乎

劉旰

至道丁酉歲秋八月瀘州巡檢作坊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爲其下廣武卒劉旰等謀殺之韓踰垣而免是夜軍賊掠懷安軍及陷漢金堂古城入漢州凡六日行五百餘里劫掠五軍州十鎮縣所至處皆不及支梧驅掠軍民勢莫可遏州縣震懾戶口奔逃時知府張密學□謂招安使上官正曰賊今日卭州來日必奔蜀州賊若有經宿處如魚得淵卒難除討君必悔之今日請卽往移兵渡江逆而擊之奪其膽氣當盡擒之此上策也時不可失上官遂點集兵甲前去過新津江遇賊食於方

井驛告張密學張曰劉旰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來告盡殺其黨凱旋日張公料敵先見皆此類也上官能將其兵是行也易於摧枯川界由是肅然

茅亭客話第六

茅亭客話卷第七

哀亾友辭

江夏　黃　休復　集

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主將據益郡四月天軍來討至城下賊拒天軍驅脅老幼以乘城天軍擊以𥨊城晝夜攻擊城內死傷日甚其賊求取供須器用錢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軍入城賊衆奔遁主帥念其城中民庶備歷艱危慮玉石俱焚遂使招誘出城安撫之初城內百姓爲賊擄掠者勢羣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七爲有出城御被軍賊搜捉縲繫入城誅戮者有殺於城上犯其鋒法者有竊於輸給遭其毒酷者有聲而不從爲其殺害及受楚楚者有痛心疾首憂鬱憤悶成疾而死者有與賊爲伍獻謀附勢扼腕搤心取其斷臠者有終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覩賊鋒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進士張及有哀亡友楊錫辭前進士彭乘有郝逢傳今具其事蹟及錄其辭傳非止楊錫郝逢而已庶後之人覽之得無傷嘆叛君虐民之事若是哉哀亡友辭序云亡友楊錫字孝隆誠至之士也昔與植都李畋蜀郡任玠衡陽張逵洎及結文學友咸聆經義於樂安先生悉諳必於六藝然後觀史傳遍百家之說探典索微取其實於道者既積中而發外遂下筆著文其體論考賢忠節大泌動靜明古今治體之廢置紀綱義之大小辨適用之制亞不虛矣不隱惡廉逢乎心志之所冀也日執是道以出身入仕俾其抱負書而不愧作持言行以待會同十五年未始一日而忘此也亾友於吾群中尤爲靜退者甚不徒爲進以希名苟猝速售其身誠俟乎鄉賢里能拜書獻于春官氏不幸去歲盜賊竊據城邑亾友即日憂憊成疾莫能遠逝及復避地於西山不得與亡友言別每念昨雖離而心同室在遠而邇其與終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師討平凶醜我雖歸止友則憤極而死矣家嗣始孺又且夭矣嗚呼亡友業已著而未伸命何艱而至此身既殺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蒼何罰使轗滯疾惡者罹戾若是之甚耶願表其懿行錄其遺文同三友入闕示儒林衆傑必推而知之少蠲承假令姑爲辭交情之悲爾曰兮取交之得朋兮接羣君之及義不烈穫於少賤兮恥馳騖於聲利嫉舊史之遠日兮飫六經之正昧譏班紀之九旒兮成劉書之七志爬積中之發外兮宰入官以蒞事將結綬之彈冠兮匪君翔之干祿何賊卒之妖興兮拔蕃服之城邑君豈適其之無所兮奈病來之難起我徂西山兮不與子別惑出處兮其沉淪異凶醜之長然誠會合之密邇洎王師之討平兮開吾友之已矣蕪衢醜戚兮遺獨幽病豺狼嘯嚼兮關廢橫死既處絹之不結兮復嗣子之隨續徒吁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默志願表其文行兮示廣場之壯士冀知子之若然兮俾嗣之無愧今空抑哀以摛辭兮報亾友之終始

郝逢傳

前進士彭　乘　譔

郝逢字致堯成都人幼好學攻詩性柔而悄或謂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鄉薦未克屬盜起於境貧族略盡迫寒餒而無憂嘆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亂爲賊盜殺守臣而擁稱自春徂秋驅老幼以守城或獻謀於賊令盡索郡中書生胥職俾立効凡得數十輩列兵而脅曰不從者卽此誅戮仍及其族皆震懾而從逢前給賊曰公所索儒士某非儒豈可徼祿不能從命詞氣剛直不可屈撓賊怒令引去磨刃復召者三詞皆如初會解於賊擬進而釋之既獲免遂匿於家大兵至逆黨戮喪或聞於郡守將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復言居貧自若噫當是時有位者尙或苟命而逢亡士爾能致命賊所不陷非義彼固爲街勢私於身以媚時得無愧乎逢貧處陋巷混於俗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誠豈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爲怯懦洎亂而能爾始明其所履爲是時無他慮也夫就而已去爲順就爲逆去難而就易能爲其所難志以守正是亦幾乎智勇也夫忠烈御義何時無之然晦於無聞在遇不遇爾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則一拘囚爾蘇武非則婦則無名暴矣爾其遇乎鈞之重不過鴻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爲也謂不遇而不爲也卽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窮而改節苟有奪辯不我知斯善矣豈止累其衷乎苟不善雖不我知斯惡矣豈此惟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又曰荷校滅耳凶其是之謂乎若逢所履雖日未聞吾必謂之聞矣故爲譔其實亦得有所勸乃

陳季和

偽蜀進士陳熙載字季和文學之外異書之尤者皆閱尙識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寶藏者多經其目與偽無所遺爲愛訪覩者觀遂州城餘直有鄉人西來因寓書云某在家日於某處埋一鐵投壺瓶貯以銅鐵書者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書至遂於所言處掘得一鐵投壺瓶其中惟見一蠅緣容壺腹之內無能出之翌日取看即不見蠅但空壺而已天物之所化史傳尤多不可以智

逆也

鬻屐嫗

庚子歲益部州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斸起洞子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垻街有王嫗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救梁於茂屋禪院門樓倚樹坐看一賊直來嫗前背身蹲踞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如不聞嫗怒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于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此賊陷日唯瘦婦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連歲切骨織草屨自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擊殺不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予嘗言人不可逃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僞而曰不幸短命老彭爲祥壽則知長命爲幸也鬻屐嫗貧而壽與爲孫壽幸情哉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懸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巷中有一盲女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兒耶嫂耶何處去

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飢渴所逼不知無家但烈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一鄰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瘡豆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讚遂厚父死於輸給不返母死於疑慎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賊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視者痛心酸鼻何或遇鄰婦問盲女存亡鄰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號呼其親水飲不入口數日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佛畫像焉嗚呼賊陷日似此者多矣偶書盲女者言雖鄙意有微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有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衣食道乏盡皆謂鄰婦獨能捨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衣中獲金不爲己用與盲女供佛畫像奇哉鄰婦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被特書之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得斯鄰婦之罪人乎

鐵骨魚

尹生名玄字玄之廣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愚曰某嘗資圖籍者不顧所費唯一刀爾問其令愚視之於

昏黑處見光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僞蜀朝請買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迴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雙長尺餘買之歸家將當炙洗滌炙魚且熟凝冽食魚并骨待辨云一魚骨堅乃鐵也使匠辨之真鐵有蓮煉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君語亦爽矣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見賞他日爲君書誌之尹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敘其言以誌之

茅亭客話卷第七

茅亭客話卷第八

江夏 黃休復 集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張筵賞花于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氏獻一合歡牡丹任公即圖之時士庶觀者闐咽竟日且西蜀自李唐之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唯名洛州花考諸舊說稱之木芍藥牡丹之號蓋出於天寶初按酉陽雜俎云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又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亦無牡丹者至偽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間移植廣開池沼創立臺榭奇異花木怪石脩竹無所不有署其苑曰宣華其公相勳臣競起第宅窮極奢麗寶遊元到徐延瓊新創一宅雕峻奢壯花木畢有惟無牡丹或聞秦州董城村僧院有紅牡丹一樹遂賂金帛命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匣歷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開日少主臨幸歎其屋宇制麗壯侔宮苑遂命輦歸孟宇於壯上舘前孟爲不雕明年後唐兵伐孟時迎王宗弼亦知非自支既髡是蜀即知其兆先矣乎）於北門衙逕江東創一亭臺樹池塘雜植花竹泉石繁遂稱九曲爲當時之甲也時牡丹花初開一朵王與諸親屬嬪妓樂張宴賞其初開者花已爲一女妓所折王怒欲誅之其妻諫曰此妓罪甚可令於階前執樂就賞王怒稍解其難得也如此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麗春與黎州所有者小不同爾

寓孔雀背

愚友人左侍禁李昭頲爲容宜廉白等州巡檢因得一孔雀鶵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覩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爲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

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自愛其尾欲栖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網罟須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猶愛護之土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僻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其尾若不急斷迴首一顧即金彩無復光耀故生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屏扇之類或生擒獲者餵飼如京洛間鵝鴨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迴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僕告曰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雞抱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緣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晴明則舒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牕牖面向明方東西搭映向裏橫一木架令栖息其性愛向明不在地止消伺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雞無異每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螽斯蟋蟀蛣蟲餵飼之凡欲餵飼引於廳事上令僕見賓客又盛置或患眼痛可以鷄翎筒子灌少牛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餵之小魚纔不爾餓損及切勿少許餵之其性寒冷如食有餘則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皆脫毛色剝落傾久見婦女童豎彩衣綵帶必逐而啄之或芳時媚景聞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盼睞而舞若有意焉

滕處士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畫今大聖慈寺文殊閣普賢閣天花瑞像額處士筆蹤也其花竹鳥獸體物象形功妙格品其名甚盛處士所居州東北隅竹樹交陰泉聚幽寂有園圃池亭每時花藥凡栽培種植皆有方法及以藥苗爲蔬藥粉爲餌年八十五猶壯未嘗疾恙嘗畫一大粉板題曰中花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近方怪草奇花藝欲資其費藝術圖中有一柿樹夏中開花十餘人數歎如盞無香氣云柿有七絕尤宜植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木固七霜葉紅而堪玩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和切生葱調稍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潰之後春初掘取藕根藏者和頭三節已上四五莖無令傷損埋入深泥令近盆底縫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爲菜花爲瑞實爲果葉爲衬此四美池沼亭檻之前爲瑞草萍藻莽不得與侔也圃中有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梢低而垂至地也有綠竹葉細而皆斑粗而葉亦謂之羅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穗多陰筍高之時粉香蒲翠有桂竹扶疏叢茂瀟洒亭臺無出此數者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曝乾圃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有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作稀泥即掘竹四面盤斷大根和連根以繩綳定舁歸勿令動著根叢周土舁入坑致泥漿中令泥漿周匝偏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踏過竹本根也若竹稍長者截去顛梢縛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窠相去二尺餘不須實斷只以一腳踏之來年生筍速也宜於園東北秋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園中有梨名車轂圓一尺摘時先以布襯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黃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爲桃之最也有林檎色如玉向

陽處有朱點如纈顆有重四兩者其接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斫美果直枝須有鴿膝大如拇指者長可二尺已來剉於芋魁中掘土令與調泥漿細切生蔥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置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結實經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澀不美者如臂已上者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有鵝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時剪下便剉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十日其野樹皮潤新芽未發是其時也斬野樹以鋸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剉勿傷青皮插於野樹劈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縛用牛糞泥封之與筍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裹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傍生芽蘗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作實後依其教而樹樹皆成則不喻其野樹子實酸澀鵝膝枝甜美接酸澀樹上爲酸澀之氣所推又焉得遂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澀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解歟今之人但應其枝葉食其美實而不求其酸澀所推耶

好畫虎

鹽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常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無少暇畫一孫眞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臨坐瞻目覩畫虎終日無倦自茲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即爲之精志視覷往還亦只以畫虎圖障爲偶遺之物如是不數年則村舍廚寢室懸掛畫虎皆遍綿密皆以畫虎所惑有老兒見其耽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謂乎答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節制爲因是遊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兒求偕至都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則喫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見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爲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走門山去杳無蹤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覓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程嶮險竹樹蔥蒨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衆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遞邐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逡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語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攻二客悚慄以拄杖椿之虎叫曰剉著我眼遂下樹號呼而適至曙行人稍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任攔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椿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劫路耶衆言此處近有一虎其暴四邊村莊犬彘駒犢進將食盡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攔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見人多惶怖猝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攔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攔頭倮形而坐兩目

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笆籬其攔頭攛忙旋躍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擲落深坑吼怒拏攫爲衆人棒及大石斃之遂舁入市向先見者虎即攔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爲猿爲魚爲鼈爲龜爲蛇爲虎之類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聞貿利往巴蓬興販其路危險猿徑鳥道人煙杳絕猛獸羣行村肚皆於細路中設檻穽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穽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檻中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肚衆共啟開檻而出之纔跳數步成一巨虎哮迅騰躑而逝所言也以人言誘喻村肚得脫其難亦智矣

李吹口

邛崍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蹤跡入市市人千餘叫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闔目而坐或稍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傾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曰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剖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殺抜得者斬剉蚪牙無復痰痛凡虎傷者人衣服器杖乃至非鞋皆摺疊置於地上倮而復伺蓋虎能役使所殺者

人魂也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臥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嚏驚其群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畋曰者

茅亭客話卷第八

茅亭客話卷第九

江夏　黃休復　集

天倉洞

隣人張世寧先爲僧名法崇師事漢州淨山院僧曉徧者郡人也禪觀之暇頗好虛無太平興國初令法崇及行者梁漢榮裴保緒往昌明縣竇圌山採藥入山百餘里巖谷重深松竹蓊鬱尋流溯山路逢一村曰張野人家老父及媼皆八十餘既見法崇等語之曰前有天倉洞某爲孩孺時有二僧去遊言洞中見自然飲饌皆可食之汝可去遊唯路徑危峻宜勉力法崇遂挈火負

糧入洞初甚隘險後漸高廣迤邐皆黑因執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餘里漸明與人世無異嵌竇石室廣容百人其下坦平兩畔石壁鍾乳滴瀝垂下長三四尺時聞鳴籟音韻石床案竈相連就之略憩或覺飢思酸餡食而前尋有一雙酸餡悚惕驚異而食之保緒亦思蒸餅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梁漢榮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後皆忘飢渴漸覺身體輕利登陟無困憊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蹟葉核如有人行過之處對岸有石牆遮擎重復隱映臺榭樓閣樓楠花果蔚衆兩旁如宮觀狀欲聞鐘磬之韻水急苔滑不敢過乃稽首曰下士微眇形骸滓穢輒入洞府仰窺靈跡是塵劫因緣不敢久住卻尋舊徑而迴既出得洞出藏者蒸餅化爲石甚重擊之如銅鐵休復嘗見道書云大凡靈山洞府若非道書標記者不可造次遊歷有龍蛇之洞多腥穢鬼神之洞門高闊若神仙之洞險狹仍須有水隔礙凡人不可妄造之耳

鬻龍骨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有鬻龍骨與其僕兒擔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擔至春貨之亦蠶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威池縣分棟山山去府城七十餘里北連溱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硤洞土穴之內有能興雲雨之處即有龍蛻骨爲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錦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婬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忽遙見分棟山上陰雲物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天矯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濯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挈而後旋有暴雨滂沱雷霆數聲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龍乎內蠶市有王仲璋得一蛇蛻長五六尺腹甲下有四尺如雀之爪胡本立得一龜小如錢綠色背有金線界成八卦象鄭伯廣得一小瓢子如璧兩卑莢子堅實重厚無有及者休復亦曾得芝木兩府抱石而生每蠶市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靈藥者或有遇奇物者耆艾相傳青城山仙人隱士多因蠶市接救人術

試金石

開寶初錦江橋側有閒處士者鬻十香丸以白器貯水浸小石子百顆餘各有文線如飛禽走獸花草雲鳳佛道之形者人常聚觀欲買之中有一石如臂形爲潤每將磨金玦色者益紫以此爲異玉工見之云非試金石乃黑玉耳後有道士見云非黑玉是鐵也若欲驗之以

當石對砰此石重加數倍以水銀塗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煮之成紫磨金君當富矣周曰安敢火煮非惡富也恐毀吾寶後經賊亂不知石之所之休復因見道門仙人照數經云凡有金之處旁無樹木皆悉黃色若要辨之其石爲潤以水銀揩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於常石數倍若鍮鑞及鉛錫雜不能併須以大火煮鍛得真金矣其金號曰寶金將鍊爲金液還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於此經乎

僧緣開

茂州近戍戎軍有僧緣開山路嶮人煙杜絕高崗之下有龕鑿如堂奧石壁上有畫觀音像一軀及當時畫功德主步長五人其石壁年深隨勢剝落雖風雨飄灑形狀愈明歲月經久而不昏昧不知其畫有得入石亦不知僧緣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縣周泉院僧有臥像一軀蓋生於石手足頭而衣紋纖介有黃色隱起狀若彫刻豈知脈脈偶然成形乎

採枸杞

華陽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採枸杞根鬻貨之有年夾田於紫山腳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斸之根本怪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鄰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終夕不輟衆非其事也遲明煑熟將充朝饌殆有乃不復吠矣休復見道書云枸杞根若人參狀者形有異者餌之皆獲上壽或除宿疾者神恬和則必有真靈降顧接引爲地仙耳

趙公山

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採薪遇數苗紫藥頗大掘常許村人疑其下必大有紫藥遂與衆丁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木根抱一大瓮合蓋偶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於合內村人持鍬以鋤觸之蛇乃勃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唯餘一隻石臂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宅如晝村人懼此物異常遂與莊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此臂所存

鹿水溪蛇

彭州濛縣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歲秋有牧童晚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屈曲於泥中自大至小負泥上昇入一石穴內至末者負泥塗其穴口並無蹤由其童驚駭目瞪口禁不能言至前莊啓贊時方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方說溪中所見之物矣

魚化爲石

青城縣漁者執罷明鉤獲數魚將器用貯一魚猶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愛之將與豎子爲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梘水中戲搖鬣振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致上甕中因是鄉里求觀者來亦

水則活離水則爲石本以爲常時巡轄柏合人盧舟取此魚看殺之中斷投于水中不復活矣

趙十九

趙十九名處珙鬻銀花銜鐵爲業淳化中收得一鐵鏡頗有異常時有鄭先生者名處川字隱之年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常歛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入川僑居三十餘年徧歷蜀中名山勝概一日與處珙攜鐵鏡訪愚茅亭玩之其鏡可重一斤以來徑七八寸鼻大而圓邊身有四象八卦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而皆碧色每至望夜光明愈於別夜鄭先生於成都中攜至閣下偕上封泰山因從觀大醮得召見稱旨遂與處珙賜紫服號道元大師封香令於青城山焚修御詩送行到川日訪愚茅亭問其鐵鏡已在貴人之處矣

尋山人

王蜀中大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鄰敞圃蔬菜數畝鬻餘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甚疑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

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爲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紙紫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先囑祈而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常於婢僕雖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斑鳩婢夜見爲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謂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彈鷺鷥

章子朋者善書勒大字妙於小楷彈丸發無不中常自衒其能至道丙申歲往嘉州謁僧院就自州乘船所至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縣維舟見二鷺鷥因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歎曰人之爲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爲笑樂左傳謂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謂乎

錢偃頭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蠶甚多將成值桑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葉大獲其利將買肉。歸家造餺飥食之箸劃餡中有一蠶自此疾疫俱興人口淪喪夫蠶者靈蟲衣被天下忍而坑蠶獲利有此徵。報爾

太子太師

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携莊宗諸子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為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為名額蜀人號為太子大師暨　聖朝弔伐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瞻好為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聯殘道遙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間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為所奏發遣赴闕大師憂恚卒于劍門元亮與大師同日暴亡宗瑩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倚食諸寺中凡若二三年間患瘡疥疲狼終亦自疫而死嗚呼不畏于天不求于師能無及此乎

茅亭客話卷第九

茅亭客話卷第十

江夏　黃　休復　集

孫處士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從部攻水墨得令宗儒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為性介潔凡欲圖畫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經冬夏方能周就嘗寓青城白侯壩趙村愛其水竹重深靄麗不入鬻絕外慮得專藝學知微若思遲澀無羈。束有位者或求之不動郤糲食茹皮而逝導江縣有一女巫人皆崇敬能通知人事知微素尚奇異常問其鬼神形狀欲詰其事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一鬼詣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為冥官追捕案簿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為人者有生為畜者有受罪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生不為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質所疑俄有應者曰今之所聞形狀醜惡怪異之者皆是魑魅罔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儀貌魁梧氣岸高邁旨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鬼爾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侵害於生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深知凡鬼神必能無故侵害生人其有侵害者悉是土木之精千歲異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對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倘聞於明神必不使害亦不異盜賊之抵於憲法爾若人為鬼所害者不聞乎為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者人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禱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鬼神非人實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惟德而。是輔凡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素無德行雖勤禱之得福鮮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應者曰殺生與負心爾所最奉者淨田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祕弗許預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濟我貨鏹數百千貫知微許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為者乃楮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慎勿使諸地可以新草薦藉之向一處以火爇不得攪剔其錢則不破碎一一可達也遂依教燔楮錢數百千貫噫昔漢世已前未知幽冥以何為賂遺之物爾

黃處士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州人也少為僧性僻而簡嘗言宗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筵傳宗人蜀至某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斲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壇皆有琴瑟微者為上金玉者為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為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者絃聲過無琴韻也龍士嘗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故有穀爽玉韻嘯擊泉和志者琴則有操引曲調皮弄絃則有歌詩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辨其聲句以律和之之謂也非歌詩之言則氣以成其調也本詩之言而成調非因調以成言也諸詩皆可歌也感乎

中州州馮丞判簡者孫知微畫仲處士彈琴二公俱止。綸今錚會嚴茅亭進士張及贈之詩曰二公高節壓前早問皆論皆其履劍玉樹冰壺齊品格野琴孤鶴本追隨泉謫指下何人賞伍嶠毫端積自知緒戀賢侯羨鳳務故山歸去尚遲遲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遊息資和一法是年冬病卒年八十其樂天知命者歟

程先生

程先生名賁字季長自號丘園子江陽人也世習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雖家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先生尤嗜圖籍寶藏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奇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畢珍收之亦多手寫焉其間復混以名畫古琴瑰異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目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者曰余。五十年簡册鉛槧未嘗離乎其勤至也如此嘗讀太玄。經義訓功未就遘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是之謂乎

杜大舉

杜備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給天禧中八十餘每遇芳時好與出郊遊勝偕行人皆羨其高年逸樂如是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本與川老蜀都世家冠劍豈寒儒罇湖倘可儲二被酒戰猶能敵百夫錦愛郊琴湘水弄每縣僕攜醉仙圖蓋光照笑長相逐喚作梁鴻得也無備手寫孫思邈千金方嘗之凡借本校勘有縱訛誤損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衛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獲效精與壯耳目聰鑒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卒

方始閣筆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脈津液是也但能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氣海一七過經久自然如流水漉漉下坎淵之聲如此則百脈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嗽咽靈液災不干。其是之謂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溫如蜀人也學識廣博人皆師仰之大中祥符初樂安公中正領蜀日請先生於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集。賢諫大夫凌公策莅蜀聞先生。之名表薦于上

詔入京先生進瀧圖紀聖詩一千韻敕以汝州團練推官三讓辭官表云伏念臣早年髮白悲老態之遽臻願乖心闕覺死期之將至乞授一子官蒙 聖恩與子偕任離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於舊山般家之蜀因與鄉人前梁州龍城主簿張逵中行秩滿歸川二人同訪愚茅亭觀書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年幾何先生留一絕於亭壁曰聚散榮枯一夢中兩歸親友半成空惟餘大隱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天禧二年先生遊寧州卒于旅舍揚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誠哉是天地間萬類中惟人最靈然愚衆者萬而賢智者一處賢智而志於道者復幾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譚居士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為業於郡城東南隅所居庭廡籬落間徧植草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嗜慾故毀譽不能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節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發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八。未化前人問若士有長生法歟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

小童處士

童處士名益字友賢與兄能畫相學習而頓悟若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蓋無古今蜀未。歸命 聖宋已前有張孫二人善畫佛像羅漢有張南本畫人物車馬黃筌鸞花雀竹石李升山水李文秀寫真自往及今有童若與前輩不相下也童若於淨衆寺內寺畫盧。氏如來十六羅漢大聖慈寺三學院楞嚴經變相玉局化龍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大慈觀龍虎君聖祖殿猶藏神祇所有神仙侍從向背低昂無過其勢者鳥獸洪纖樹石山水無過其形者而又筆蹤遒健天機俊逸九曜院寫張侍郎真精神氣韻如聞謦欬之前時推妙于張侍郎亦在日僕就君畫鮑侍王倚圖於五勢之間各為侍郎真在其中侍郎展開曰老夫山野豈堪圖之因是優禮待之祥符中於愚茅亭圖水石六堵謂愚曰時輩皆云彈琴非是樂寫真非是畫是耶非耶請為言之愚對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風杜預注云伶人樂官也豈不謂琴為樂乎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

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其寫眞者於此六法中一法爾豈不謂之畫乎若祇以眞大頭面而已豈曰盡善若祇只寫眞損者不亦宜乎嘗譬諸膳夫和羹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闕一不可今國朝取士於詩賦策論闕一者不中其選也則知君子之道貴乎全也畫與學雖殊功用寔異君其全乎蓋曰發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茅亭客話卷第十

茅亭客話後序

茅亭客話雖多紀西蜀之事然其間　聖朝龍興之兆天人報應之理合若符契驗如影響至于高賢雅士逸夫野人術隱之事昇沉之迹皆採摭當時之實可以爲後世勸懲微戒者昭昭然足使覽者聳犬耳聞目見之風誡乎遐荒遠外之方則是集之作也豈徒好奇尚怪事而陳之殊聽以資世俗談噱之柄而已哉蓋亦有旨意矣此集自　先祖太傅藏于書笥僅五十餘載而世罕得其消也余因募工鏤板庶幾以廣其傳尚冀將來好古博雅君子幸無以我爲誚焉時鉅宋元祐癸酉歲季夏中澣日西平清眞子石　京　序

茅亭客話後序

書中鈐記

王氏彥昭（方印朱文）

王氏元伯（方印朱文）

王氏私印（方印白文）

顧澗薲賊翠（長方印朱文）

思適齋（方印朱文）

顧印廣圻（方印白文）

百宋一廛（長方印朱文）

黃印丕烈（方印白文）

復翁（方印白文）

士禮居（方印白文）

蕘圃卅年精力所聚（方印白文）

汪印士鐘（方印白文）

閬源眞賞（方印朱文）

茅亭客話十卷爲吾家休復所著毛氏津逮曾刻之舊本世不多有客歲友人顧千里游杭州歸爲余言有宋刻茅亭客話係吳姓物索值五十金且其書不輕示人也余亦以一笑置之今年千里既不爲杭州之游余亦未與聞及是書至秋初忽以是書來畀易白金十八兩去卷端鈐有顧澗薲藏書印則千里已識之久矣古書散落在他處者非有識者以爲收羅幾何不消歸何有乎盍是書之在杭州千里爲余言之而余不能得余雖不能得而千里仍爲余得之者千里之用心亦勤余之獲福亦倖甚書之爲人播弄耶抑人之爲書播弄耶吾總不得而知之裝成之日略述得書原委以見吾之愚於書孰甚焉癸亥中秋月黄丕烈記

仁和胡珽心耘校刊并校
元和 徐立方
吳縣 程松齡 仝校
吳縣 吳重熙
陽湖吳岡正刷印

茅亭客話校勘記

按益州名畫錄李畋序休復字陸本陳氏書錄解題作端本疑傳刻之譌蓋蜀人也所居一茅亭多藉古人異迹遂名其書毛氏津逮祕書曾刻之而失淸眞子後序國朝張海鵬復刊於學津討原中誤譌仍復不少且其板旋燬於火此外絕有別本去年冬吾友金順甫攜一南宋刊本爲吳中汪氏故物索白鏹六十金其書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目錄後有牌識一行云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卽錢遵王敏求記所載者余愛其書之未易覯也乃以番蚨四十餅易之不敢自祕公之於世其提行空格及字之正俗借悉照宋本又以毛本張本校勘一次有宋本誤而彼不誤者亦不敢擅改致失廬山眞面無論是否箸疏爲札記俾閱是書者信而有徵云咸豐三年九月仁和胡珽識

目錄二頁十三行（孛老毛本張本並作李老誤）

三頁一行（羣肝宋本中書从月旁毛本張本並作肝）三行（辨崇以毛本作辦校）（二字有別）

四頁三行（礼大夫張本誤作札大夫）

一卷一頁七行（正宋本作貞按宋諱避貞毛本同）十行（贊與毛本張本並乙轉）

四行有藏書（毛本張本作一有藏書）

二頁四行（蜀民毛本張本誤作蜀氏）十六行（外郎毛本誤作佐郎）

三頁三行（克蜀前毛本作克蜀之前）十行（無毛本作无按無古作无與无別无同旡）

十八行（爾毛本張本並作耳）

四頁七行（於毛本張本作于按三字分兩韻不可混）

五頁四行（大自九井山毛本脫自字）十行（閩毛本作旅）

六頁一行（負鎧宋本誤毛本張本並作鎧）三行（鬼毛本張本作鬼按二字同從鬼從兌作說者音覺）六行（嚩毛本作嚩嚩俗字也）十行（覺毛本張本從撥作撥按說不是）

目錄十六行（闕宋本避諱缺筆後倣此同惟十卷八頁九行八卷三頁十七行四頁二行九卷四頁四行闕字宋本未缺）

七頁四行（於毛本張本作于）

八頁八行（鐘毛本作鍾後皆同按此二字宜別）十二行（傳毛本誤作傳）十五行（[illegible]毛本誤作[illegible]）十六行（除毛本張本並誤余）

二卷一頁十行（侯毛本誤作候）十六行（于毛本誤作于）

二頁十四行（職毛本張本作職非也）十五行（知其依舊毛本脫其字）

三頁三行（宇張本誤作字）五行（提云毛本張本並作提曰）九行（綺毛本張本並作猗按古字通）十行（羣宋本避諱缺二筆六卷三頁九行同惟五卷六頁十五行七卷五頁五行署字皆缺一筆七卷三頁十七行八卷一頁十一行署字皆不缺八卷八頁三行蹟字九卷五頁六行十一行署字等宋本皆未缺）十五行（米然毛本張本並誤未能）

四頁一行（衛毛本張本並作衛）六行（伏羲毛本作伏長張本不誤〇淵非毛本張本並作淵日）

五頁一行（新生毛本張本並誤新至）四行（揉毛本誤作揉）

六頁十三行（及第毛本張本並作及第按古但作第）十五行（姉張本誤作姊）（〇鉄毛本張本並誤作鉄）

八頁二行（期年毛本誤作期年）十二行（早毛本誤作早）

九頁十一行（何奇愚也也字毛本誤作地）

十頁一行（鄴毛本張本並誤鄴按楽疑大數）三行（王毛本誤作三）四行（尺毛本墨釘）六行（卵毛本誤作卵）

三卷一頁三行（沙作云辭毛本無此四字）九行（料毛本張本並誤料）

二頁五行（厲毛本張本並作厲是也）十四行（辭毛本誤作辭）十五行（亂毛本張本並作亂）

三頁七行（鬼毛本張本並作鬼說見前）

四頁一行（辦毛本誤作辦）四行（龍毛本張本並誤龍）七行（兩張本誤作雨）十三行（吳毛本誤作吳大字直下不偏右）

五頁二行（支宜本作元令攷毘陵志及本書皆誤此）六行（鶡毛本誤作鵕）十七行

（塵張本誤作塵）十八行（日本張本誤作白本）

六頁十二行（尔毛本張本並作耳）十七行（稍稍張本作稍稍）

七頁一行（徙毛本張本並作徙按古字有則今通用）三行（鏤毛本作鏤）四行（閑毛本誤作閒）九行（會毛本誤作會）十一行（廣毛本誤作廣○蜀毛本作蜀張本並誤作卻按郤音綌郤氏大夫郤穀之後郤前漢郤壘後漢郤詵廣之後姓源與異音韻各殊未可混也）十二行（熙字上毛本張本並多一卷字）十三行（等毛本誤作第）

十五行（貞宋本避諱缺筆後皆倣此）

八頁十行（弘張本改作宏今改從宋本缺筆）十三行（迨毛本作逮）

九頁三行（史載毛本張本誤作史觀）六行（祿毛本誤作祿）七行（迨毛本張本並作殆）

四卷一頁十行（末張毛本誤作末始字張本亦誤）

二頁十行（郁毛本張本並作郁）十三行（軌毛本張本並誤作軌）十六行（郁毛本張本並作那按正當作郍後同）

三頁五行（假作觀非假毛本張本並作假從）

四頁十四行（闕毛本張本並作闕按正當作遂）十七行（闕當作閑毛本不誤）

六頁八行（識當作識張本不誤毛本誤識）十二行（兒毛本張本並作貌訛貌按二字有別）十八行（種字宋本誤毛本張本並作種）

七頁一行（因語毛本張本俱無因字）七行（璽毛本張本並作璽）十一行（切字宋本誤毛本張本並作竊）十二行（作迹）十六行（稍毛本張本並誤作稍）

八頁八行（押當从日別作押毛本張本俱不誤）十三行（琴从毛本誤作琴）十六行（行同）

五卷一頁十行（上此字當缺筆張本不可从）十一行（塵張本誤作塵）

二頁四行（巨張本作叵說詳上五行十卷三頁二行同）

三頁三行（卜毛本誤作小）

四頁八行（內儲張本作內儲）十六行（儲當作儲毛本張本並作儲）十八行

五頁九行（坑毛本張本並作坑按正當作阬）

七頁一行（辰毛本張本並作辰）二行（將毛本張本並作將）十三行（常自毛本誤作常作）十七行（大中毛本張本誤作大中）

八頁十三行（寨毛本誤作寨）

九頁二行（為張本誤作物）八行（木毛本張本並作木按作木誤也）十行（抗張本不誤）

按

十頁七行（投毛本誤作投）八行（揚毛本張本作楊按古書通用）十三行（新譯毛本張本俱乙轉）十六行（講毛本誤作講）

六卷一頁十二行（拜宋本避諱缺筆三頁三行同）十三行（安毛本張本並誤作安）

二頁九行（市張本誤作市）十五行（析毛本張本並誤作析）

三頁六行（鮮宋本缺筆張本誤作解）

四頁三行（當从張本乙轉）八行（其字毛本墨釘）十二行（平字毛本墨釘）

十三行（翊宋本避諱缺筆）十四行（翊宋本避諱缺筆八頁十三行同然亦不缺）（十七頁十行九卷七頁十八行翊字皆不缺）

五頁一行（逆毛本誤作逆）二行（怨張本誤作怨○祈誤作祈）六行（宇宋本避諱缺筆）十一行（作窮）十三行（窮毛本張本並誤作窮）

十四行（省毛本張本作省）十六行（寂毛本誤作寂然）十七行（第毛本作第本作第宋名諱宋本避諱缺筆等字皆其據也）

六頁二行（弦張本作弦）十三行（○寺毛本誤作十）

七頁四行（抓毛本張本並作抓）五行（接謂字不空格）七行（如張本誤）十八行（作加原少字張本作）

七卷一頁五行（煙毛本張本並誤作煙）十一行（迴毛本誤作迴）十八行（若手本誤）

二頁四行（者毛本誤作緒作者）十二行（遠字上毛本張本並有人字）十四行（而宋本墨釘而字毛本誤作騰）十七行（離毛本誤作離）十八行（甄張本誤作甄）

三頁一行（步毛本張本作步）三行（指誤作結穀之張本）九行（駁本誤作贊○翼）十行（字上張本有令字○空字皆不可从）

十二行（前毛本誤作前）十三行（傳毛本誤作傳）

四頁一行（公毛本張本並誤作公）六行（同誤）十一行（誤作特）十二行（作張本皆不誤）十七行（从張本作從易經改正）

五頁九行（天物當从毛本張本作天物○傳毛本張本並誤傳）

六頁一行（餘毛本作餘○自毛本作白）二行（擊誤作擊）三行（可毛本作可按張本皆作可）（不四行之爾張本作炳○炳毛本作炳誤本作爾）十四行（作旂）

十六行（矜毛本誤作矜張本乙轉）

七頁三行（拾毛本張本作拾）八行（玄張本並作元宜从毛本）行（光毛本誤作光）

八卷一頁七行（爾張本作爾）九行（第之當作之毛本誤作弟）十二行（竟張本作竟）十五行（毛本花間下五十四字張本作竟）（注十六行字下王字上毛本有空格作口）（十字上張本誤作土○白文連接不作）

二頁四行（我毛本張本作我）十四行（著毛本誤作者）

三頁七行（毅毛本張本作毅）十二行（形毛本張本作形第二毅字張本作毅按古皆通）

（字正當作）十六行（象毛本張本並作像俗字也）

四頁七行（後當作後毛本張本皆不誤）八行（毛本脫無）十五行（桂毛本誤作桂）

五頁十一行（立字毛本墨釘）十二行（已毛本作已以來毛本張本並作以來按古通）十八行（前七日毛本張本並作前七日）

三行（監毛本誤作監）十四行（作始）十六行（活張本作活誤作活）

六頁一行（令毛本誤作人）二行（皆皮毛本作其皮）三行（苞毛本作包）七行（美字毛本墨釘）十四行（然宋本作然四頁十六行本卷四行同）（頁二行懸字宋本缺）十五行（見字上宋本有長字）（○曆毛本作歷不見）

七頁三行（老字毛本空格）七行（則毛本誤作則）

八頁二行（挂毛本張本作挂）五行（將宋本不誤毛本張本並誤）

六行（此毛本誤作比）七行（當作）十二行（棒毛本誤作棒）十六行（攫毛本張本誤作攫）

九頁一行（機毛本誤作機）三行（步毛本誤作步）十二行（乙誤作一）十八行（假張本皆不誤）

九卷一頁四行（學毛本誤作學）七行（蹻毛本張本並作蹻）十行（當毛本作當）

茅亭客話

十八行（巢毛本張本並作果按巢府字也）

二頁十四行（僧當作憎各本皆誤）十八行（鈴當作鈐毛本張本不誤）

三頁七行（四尺當从毛本作四爪）十一行（惑張本作或非）

四頁一行（重加毛本張本俱作乙刑）四行（有金毛本誤作百金）十七行（彫毛本張本並作雕）

五頁十一行（大披毛本誤作大被）

六頁三行（壓毛本作僭）九行（而張本誤作厲○致當作置毛本張本皆不誤）

七頁十三行（何不毛本作何以不）十六行（班毛本張本並誤班）

八頁十行（家私本作室）十四行（太尉毛本作大尉而下頁一行宋本亦作大尉）

一（此當刻目錄一例改大）

十卷一頁八行（塵張本誤作塵）

二頁七行（必能當作必不能毛本張本皆不誤）十一行（必不毛本誤作必加）十三行（兩字張本無）十四行（冢毛本誤作冢）

三頁三行（耨張本誤作耨）四行（媷毛本誤作媷）五行（已前毛本張本並作以前）

十三行（○當毛本張本並誤常○玉毛本誤作王）

四頁一行（召毛本誤作名○止毛本誤作正）十四行（余毛本誤作全）十五行（玄張本誤作元）

五頁九行（爺毛本張本作爺是）十一行（暝日毛本張本誤从日旁作暝）

六頁二行（朱毛本誤作無○先生張本誤作先王）十一行（日毛本張本皆不誤）

十四行（哲張本作煬然第二哲字未改）

七頁四行（暝日毛本張本並誤目）五行（人毛本誤作入）十行（朱毛本誤作未○已毛本作以）十三行（姚氏毛本誤作姚寺）十四行（蜀當作蜀毛本張本作蜀）

八頁十一行（樓毛本作樓按正當作樓）十三行（羨毛本誤作美）

十六行（全毛本誤作金和）

茅亭客話校譌

余刊是書纖悉從宋本並將毛本張本之譌一一糾出依爲札記茲復按今本亦不能無譌字若竝入札記中則各本面目不見是以另揭校譌如左匙又識

一卷七頁十三行（藏字誤名）十八行（州字誤名本並作州）

八頁十五行（目字誤自本並作自）

四卷七頁四行（感字誤咸本並作感）

六卷一頁十五行（煢字誤煢各本並作煢○壓字誤壓各本並作壓）

七卷四頁十二行（則字誤各本誤作其則）

八卷八頁十四行（類多誤各本並作類甚多）

九卷二頁十一行（咨字誤咨各本並作咨）

五頁十七行（鬼蜮字也誤各本並作鬼蜮）

八頁十一行（内字誤各本並作内）

十卷三頁十三行（獻字誤各本並作獻）

五頁十四行（干字誤各本並作干）

以上皆刊誤又有數處字蹟今本不甚明晰附記於後

一卷四頁五行（目字五卷三頁十二行同）三卷六頁十一行（苟字）三卷八頁十五行（化字）八卷十頁一行（覽字）跋

茅亭客話續校

會稽鏡壽氏董金鑑輯

按心耘胡先生刊是書悉據傳宋刻本又以毛氏津逮本張氏學津本校勘同異疏記詳明於此見前輩用心之勤好古之篤不可及也今刻爲胡氏所誤凡宋本缺筆諱字避匿任肥更換致相牴牾因排印已完勢難追改姑援胡氏校譌之例逐一拈出附加按記俟他日重刊當盡依原本改正以復舊觀亦覽原文間有舛漏可疑之處復與同人商推參稽衆說辨正數條詮次如左戊子三月鑑又識

提要一頁二行（黃孟當作王孟王溥所撰書副按蜀四庫總目作王）

一卷八頁十五行（自原本誤作目今據校譌改正）

二卷三頁十行（署當依原本缺二筆作署六卷三頁九行同又五卷六頁十五行七卷五頁五行署字皆缺一筆今並改作署與原本不合且失宋本之舊非本書缺筆字皆氣舉此改正）

五頁十三行（弟字誤原作第）

七頁四行（子誤作于）

三卷七頁十五行（貞當依原本缺筆作貞又本條校勘記貞字同）

四卷八頁六行（桓當作桓缺二字音義並別）

五卷一頁十行（丘當依原本缺筆作上又下頁四行同）十四行（字誤皇覩二十）

八行（按史稱章奉忠於王室非叢與兆亂者比所致爲憲宗所忌監國之議安宗社朝目於其年也苦書幷記以深乎之安得有斜界暴卒之市又考唐書及通鑑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帝即位改元永貞八月傳位太子是爲憲宗之也年之事在憲宗受禪以後安得卒於二十年之春乎疑衛士置譏之言其不可信類如此）

二頁五行（藏當依原本缺筆作藏本條校勘記十卷三頁十一行亦同）

五頁七行（蓋誤當作蓋）

七頁一行（莊當作莊下文及九頁並同）

六卷一頁十四行（實下當有聲字）

七卷一頁七行（繫字誤原作擊）

三頁五行（虞士疑當作虞士凶或字）六行（凶醜上疑脫一豈字）

四頁五行（士字誤原作土）十四行（困字誤原作因）

五頁六行（藏字誤原作發）

七頁五行（審字誤原作審）

八卷七頁一行（懸當依原本缺筆作懸上頁十四行懸字同本條校勘記亦同）

八頁五行（諳字誤原作諳）

十頁一行（魂原本作鬼）

九卷一頁十二行（脊字誤原作脊）

二頁十一行（庭字誤原作庭）

三頁八行（壘疑作疊）
十卷一頁九行（蜀字誤原作稱）
三頁九行（作字誤原作進應加△及口）
五頁三行（二字誤原作三）
七頁六行（尉字誤原作對）十八行（山字有誤疑當作在）
後序二行（士字誤原作之）九行（草字誤原作真）
校勘記二頁四行注（原按云無古作无與无別今无无二字誤倒）八行注（說字筆畫欠缺）十八行注（原按云署字宋本缺二筆按今刻此作署不缺非也說見前）
三頁一行注（原按云署字缺一筆按今刻不缺說見前）

四頁五行注（原按云鄙字本張本並譌鄙今刻鄙皆更正作）七行注（貞字原本缺筆見前）
五頁四行注（愼字原本缺筆見前）
七頁十八行注（慤字別本缺筆見前）
附補校
一卷五頁十五行（蘧音郤與據同村落之僻也）
六頁一行（按蓋古通作蓋管子七法篇云蓋年順離釋天郭注云蓋鼓蓋郎蓋字皆可證）
（原按云負蓋宋本誤非也後五卷四頁六卷五頁九卷二頁蓋字皆誤並準此）
八頁十六行（餘字見校勘記應加○）
二卷三頁五行（按云見校勘記應加○今亦在上文崔曰）
七卷三頁九行（原按云驟張本誤作驟按驟字與上文按詞義且叶韻當從張本作驟是也原）
（按校有誤）十三行（倘字見校勘記應加○）
九卷一頁十八行（過字誤原作過）

休復字歸本通春秋三傳自言授道李謠
處士鍊丹養親兼精画學嘗撰益州名画
記自李唐乾元初迄趙宋乾德間五十有
八人釐爲四品參通百家小說所居一茆
亭多蓄古人遺蹟凡賓客陞未拂拭展玩
評論無倦色偶及仙佛神鬼巫醫卜筮雖
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命曰茅
亭客話陳氏曰所記多蜀事黃蜀人也虞
山毛晉識

宋槧本茅亭客話十卷見讀書敏求記舊亦散
佚故汲古閣梨本後序已失不復存矣今歲秋
士禮居主人始得一南宋槧本字畫端方墨香
襲襲目錄後有題識一行云太廟前尹家書籍
舖刊行滿頁子後序亦巋然獨存蓋即也是翁
所見本也余以應照曠閣主人之命因爲錄出
其中是正處不下百餘古書勝處如是如是東
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遂使古書日就譌舛
深可悲疾余讀是言爲之三嘆辛月四日服仙
邵恩多記

乘異記

張君房撰

乘異記　　說郛原本

宋　張君房

安第三等眼

陶穀少時嘗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

論雌雄龍

劉伺徹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濃下殺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尾濃于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明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

沈彬石槨

郎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槨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他物傍有銘云開成一年閑爵開即不埋漆燈猶不熟留待沈彬來因就葬之

化鶴丹

許邀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取其資云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貓觸其爐破鑊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爲化鶴丹

完

友會談叢

上官融撰

刊友會談叢敘

友會談叢三卷宋華陽上官融撰宋史藝文志鄭夾漈通志藝文畧陳直齋書錄解題焦弱侯國史經籍志皆箸于錄馬貴與文獻通考作一卷乃傳寫之誤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始進呈亦罕見之祕笈也融仕歷無考書中稱天聖三年李防知耀州邀融過郡館于東齋則天聖時人也自序云隨侍南北旅進科場又云春策不中掩袂東歸蓋不得志于科名而思以著述自見者李防宋之名臣嘗援晏殊于童稚融為所引重可以想見其人矣所記雖多涉怪異持論頗不軌于正其纂此書當自比袁郊之甘澤謠李玫之纂異記於袁李遠捜異聞而融近徵實事絜長比短其猶青出于藍歟光緒六年歲在上章執徐孟秋之月歸安陸心源敘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說洎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旅進科場每接縉紳先生首闡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輒形紀錄弃諧辭俚語非由臆說亦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顧篤　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閑晝永何以自娛因發篋所說是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探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次但釐為三卷目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謠興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閒暇曷遂摛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睎驥甘蔘茸以成章深慚雞肋之微竊懷敝帚之愛穀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博練精識者幸體茲而恕焉其如杼軸靡工序述非據蓋事質而言鄙學淺而辭荒誠怪語之亂倫匪精神之可補聊貽同志敢冀開顏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

友會談叢卷上

華陽上官　融　撰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盩厔縣望仙鄉張氏家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寂爾聲乃泠然辭旨幽深聞者增懼森羅之地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禹驅之官屬上天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具物悉宜撤之但設香菓蔬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召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軏之命及　太宗卽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爲羽人焉令于所降之地置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所凭則詳雅方正眞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爲人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亦在府中相拉詣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幃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戚汗驚怛罔知所措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曰鄉曲縱逸未足爲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泄及公首冠諸衙出俸修飾觀而神祠自爲文記始與人言則瀾漫於衆口矣

晉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

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半染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己無孑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聞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覬令似己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暴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戇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薾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陝西山川形勝而耀州爲最故唐帝陵多在其境天聖三年李夕拜防典是郡予自國中入京公以親省逖予過郡館于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九十餘耳目不衰予往訪焉謂予曰茲郡卽唐京兆府華原縣因溫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卽嘗

時閹監歷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逆難竄身草莽及韭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爲道士焉厥後聲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尙在亦九十餘但民間仍呼爲將軍焉溫韜之起兵連邠次

華內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睢盱屈强法令莫制遂建縣爲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旣開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之跡依然可尋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横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拆蕩幾盡大中已後漸次仍舊及懿宗恣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故終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于梓宮卽其意也

唐段成式說大歷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

四十餘全無兩臂自兩肩如削遨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髻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垸而亦如之其輒提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時晌一紀而豐肉寒暑彼且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被又段夕拜晡言景德中爲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

繡鞍片織緞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賴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于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駁成式之言信不誣矣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旣達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年未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財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側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孑遺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鄉億

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于翠琰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旛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鎭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娩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秉妻怨舅姑無恩憤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柈之薦也間遂其事于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設酒殽于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當局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愼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諭其意及期公至啓戶則杯柈宛然據秉妻之言鞫之于是引伏立笞其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于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焰四出挐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遂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此飽飫鮮肥恣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蹤滿盈而自招亦値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纖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篤奢才絕本利齊到之語

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豊飾珍異以袍帶令伺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被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揺唇鼓舌猾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蠱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于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棠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于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久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救我輩皆爲餓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　眞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以上言畢餘財與所訴之弟俾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愿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既數四亦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代獄卒揺夜鈴于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願頗尖薄克肯猢猻復委質于戲場馬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彼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

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饒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取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凖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併殺其母吏忠于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則自甘心伏法竟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葬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舜路尸于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甦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于理甚明爾須御回我訴以本身已焚款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指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隣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情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羸蘇則長髯而龐村及召忠妻至見其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眞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于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釆桑刀置西屋瓦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第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

判其始末奏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于亳州太清宮惟採宮中鵓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際不應弦而落朝夕不舍栖宿咸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茲發衆皆怒其輕脫更一日因彈鐘樓上者繽紛墜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逐踰欄而入不覺折柏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流血斗餘人扶之置于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者謂其仍誅焉

友會談叢卷上

友會談叢卷中

華陽上官　融　撰

定陶勞山按皇覽冢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內祈禱頗彰靈應大平興國三年以地爲廣濟軍其廟備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禧裕出治軍事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至仲夏多稼將槁庶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勞山神祠安備禮詣禱方炷香奠斝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災荅曰某推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旱暵時久將施甘澤今念公龔憚炎燥僻爲生聚某當至主者室密詢而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隱安詢于左右皆云適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既歸是夕饑寐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僚佐而白之衆以爲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塞雷電交至大澍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公之誠感勞山之驗也翌日安具牲牢拜謝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未路下丁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封幸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夫窺伺寘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闍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而逃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誚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眞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値犬戎大寇盡室爲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言已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約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致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俯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歲滑艱周旋三紀終于貳卿之祿其子今列圖籍焉且夫向侍中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爲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苟非達識曷以臻此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爲賢愚以炎涼爲去就聞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瘥蒙周以船小人衆妨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濟江擠于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强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憐之寘於家身沾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櫓莫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叟具問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間矣于是悉心致哀昇舁具櫬而焚之瘞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事之難能也則服名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閬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滸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胥話也洎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鐍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强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坐閻滑愚曰古人尙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别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閻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閻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尙不寐或欹衣循墻而行閻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閻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愚衷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閻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閬也柳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閻下屋閻曰公性躁暴不柰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都官員外郎中師言至道初在京師上元夜與朋立端門下俟車駕以觀儀頭　太宗乘步輦自南來赫剛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溢目不可紀其間一人負巨盎膏焰其人迎立於駕前乃揚言曰大家看臣藏火之戲聖君亦爲屬目負盎者遂褫去餘服止披一絳袍向火盎而掩之拉絳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移時擲於地卽舉而披之襟袖間尙氣焰四　仍灼其鬢眉焉逡巡豁開絳袍火而披之盎盎如故而火猛烈之勢愈甚　大宗駭視久之賜與加等又訖應舉時于天街見弄盞者其盞百隻置于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在空遞相拽擊聲皆中節雖覩者如堵但心目眩轉莫測其所學焉夫技藝駭衆世自有之不經見者以爲妄誕而列子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藏火之人近之又宋簡子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則擲盞者方之彼何足異乎

瀛州團練使李廷遲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爲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所掙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齧其繩而逸之捕之莫得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潛身屋隙間伺鴟下躍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擕至廄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折爲纖焉廄吏驚報廷遲視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

噬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被於質則愛愛生予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豈蠢識有愚下蔑於遠而泛于近捨其本而存其末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食粱肉自比于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爲壽陽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犢車載歸諸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别姓之室喜于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闤闠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于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怜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幘騎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畱某京師以至貲實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荅今得其時兄于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

不可拒矣遂呼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至門但破籬蔽之及入見丐者御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室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教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為報生急真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友會談叢卷中

友會談叢卷下

華陽上官　融　撰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封窗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詣焚香然後禮上卒以為常景德中太常博士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泥封豁其窗戶將吏輩驚愕以為開之必見異物及啓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曰倘使凶怪詎肯白晝而出且久扃之室亦宜預防遂令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及戶外嚴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嚮仡伺移時更無飛者亟白燃燭□□□□□□□□□□□□□□□□□席帽餘者似扇朱目雪爪尤可怖畏悉中鋒刃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召僚吏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之含育至大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蝙蝠三百歲化形為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涿少游洛下嘗爾予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殽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槩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于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

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背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閤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了鬟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坐于燈下紉縫焉生凝睇詢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用倐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艷妝袨服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戰帽戎糚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舁棄他所回顧問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于堂西竹林中體爲枯枿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于時歿後盜人居室頗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杖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枿所傷處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既入境道逢故人麗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跪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于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歧程不遠不足爲慮遂探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奮如舊更扳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弊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望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榱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石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羅帶置頸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條其革密如纓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栅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于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于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間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栅置于嶺上而新者氊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偉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誕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宰建之浦城縣到官周歲忽有一道士司徒珝具筆札道婉燠然可愛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値有同僚之會一啜後令兒長延於背室珝有怏怏之色及見兒長幼齒愈失所望旣坐乃曰某昨自汀劍經由貴邑爲閽吏所報須至欵關然則奔走塵埃且非投丙者適殊不蒙見禮深增慚怍乃索酒獨汎五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伸其兩耳頭刻長數寸交於頰上放之仍舊復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爲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舊說馬嵬店嫗收得楊妃韈一隻祕爲奇玩人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嫗致富此其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金旁有微缺裂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眞貼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

車之後多假以傳玩固不信循返卻持去雖與馬鬼之穢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物之奇者貴其古則古矣若謂今之所無則謬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耆名德之裔好古博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眞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回中回中舊稱巨鎭民間尙有唐時組繡佛像廣袤丈餘奇絕精巧勝于鬼工下進贊文末署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兩年祀深邈止顏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袈裟子假觀焉大爲殊絕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綫文反覆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加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纖緻可愛故非紉糵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子年高麗國王奉爲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予因元氏之合畢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于廉矣昔隆廼素記錦裙篇說天后羅裙綈播皆繡組之妙信乎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于高麗者尤足異也

光祿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耆酒任達形貌粗率膽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晉社寓于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解寢興欲拳足偃臥

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爲訝引顧僕夫又各大鼾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焉遂驟身而起見一物橫加于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于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巨頗異于常仍呻吟不已禹汗出大怖亟擲于地嗁呼僕夫燃燭徧覓寂無影響禹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于搢識者莫窮其怪

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跡陝右務嘲誚取悅于人嘗掾濟陽江丁謂好蹴踘既貴後亦爲之全撰踘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搬花脚面闕大打廉搬之句稱爲中的全卽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城中少年探摭花柳中所缺之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畏倘遭攻擊所惡則我輩掃地矣乃釀宴作樂召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祈以掩惡之意全酒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如是吾于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噱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衆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覩一大宅旁

有看窗居中與生遇其下行密命其中贊美聲洎過百餘步生卻問窗中之人尙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閑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此致意耐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殽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頗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院與吾償之婦喏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値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開最巨蠹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問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賕丞張亢入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言與親友問後因戲于庭樹下有鳥啣筆正落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俊敏有文辭愛酒落魄不事檢束大禧三年科

塲未嘗以習讀爲意留于友人家假得書數冊都不省覽每醉歸但用楮頭南省奏名來日殿試猶尚暮回酒醒初意闌夜深無寐因取楮頭書看乃尚書也燈下披讀頓忘倦意不覺盡其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亢恍然大悟乃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

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蠹侮文尤甚恃茲酷虐儕伍憚焉好摘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爲無不信納郡人畏之間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薦經荒歉民室逃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盜耕墾縣胥與里正之輩交結爲弊掩而不發當爲申明非熊諾其請於是追擄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推鞫平任性拷掠鞫出其妄冒稅迫收子價錢十餘萬緡平喜得賞待悉寘于法會 眞宗即位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又新平失所倚復知單坦告訐懼亦潛匿新守素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捜訪未幾就擒先啓而後鞫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忽瘍生兩髀信宿潰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夕爲羣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桎梏無奈之何頃刻苦斃人謂慘毒所召歲餘告人單坦者因赴官出城至安院陂店俄墜馬奔逸哀祈衆頗訝之逐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衆皆愕懼旋踵間死于非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在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鞫獄于陶丘每就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當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間報讐彼此無竟今卻復來向我何意乎曰前事雖乎造意實自殿丞方行陰司辨折甚明須要殿丞爲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鞫勘畢到曹州果卒葬火化轜櫬値雷雨大作涉旬不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爽時亦謂其報應焉

友會談叢下終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　元撰

友會談叢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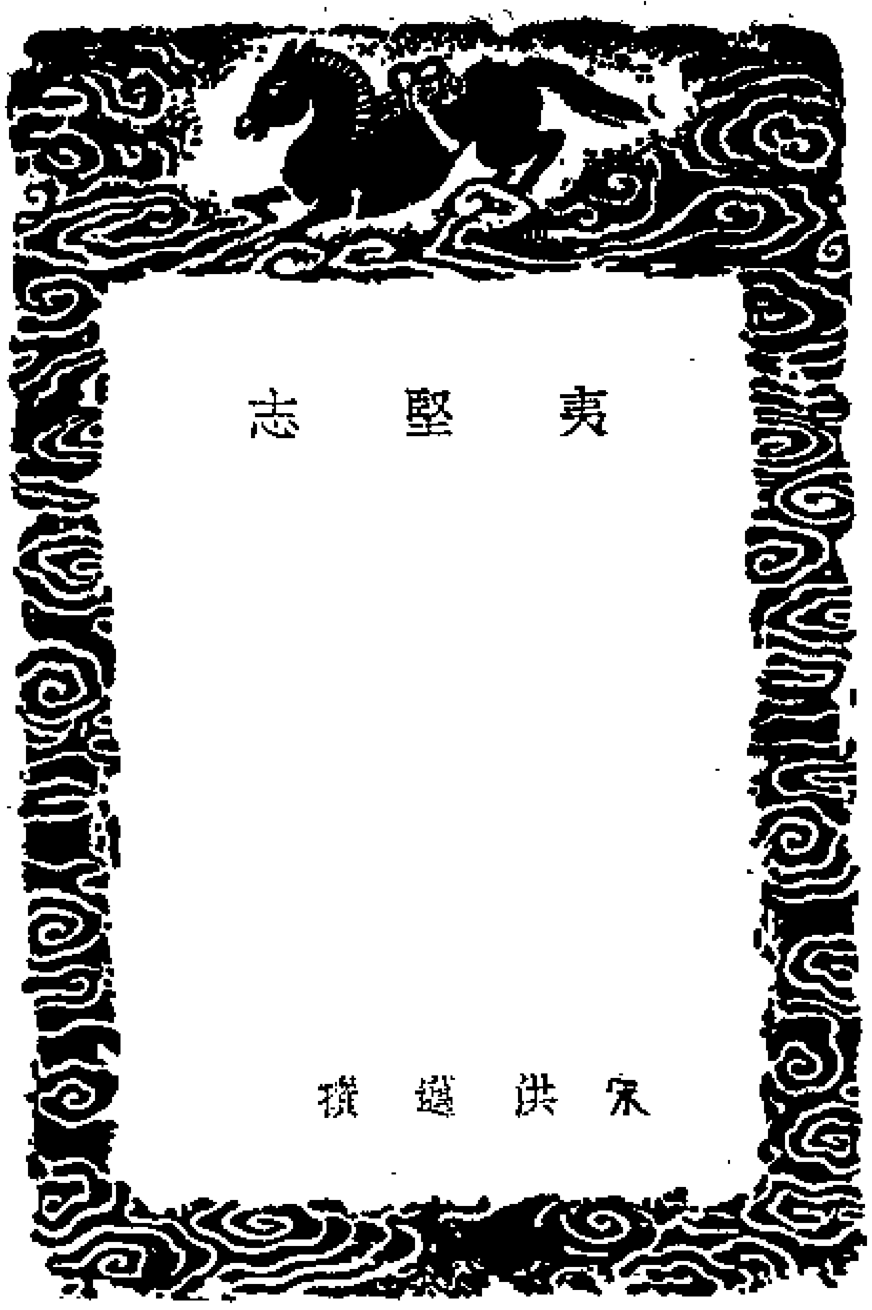
宋上官融撰融華陽人其字未詳陳振孫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其父嘗宰建之浦城縣是編前有天聖五年自序卷帙與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焦竑經籍志並同觀文獻通考所載則作一卷疑轉寫之譌但序稱記在人耳目者六十事此則僅及其半非有缺佚或六爲三之誤字核其所紀皆宋代故事多言報應示勸戒積悉備載間傷猥雜然如紀呂端出使高麗與宋史端本傳合紀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地建爲廣濟軍與宋史地理志亦同要非絕無依據者可比也

四庫提要補編

翁同文撰

友會談叢三卷

阮氏此書提要稱據本末未詳按四部叢刊本范文正公集卷十三頁二十三有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即爲融撰誌稱其字仲川天聖二年秋潤文館舉進士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設天下之才別試于太常寺又第貢之後以疾罷歸太子中舍致仕居工曹南都以慶曆三年不起年四十有九云


夷堅志

宋 洪邁 撰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義例而已。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刋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于汪閬原。閬原歸于胡心耘。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旹賓退錄節錄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海也。琹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慫恿梓行。因付手民。以竟洪君之志云。光緖五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歸安陸心源撰。

夷堅志序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十三四事。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嘗致其序。乃知此志鋟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鋟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闕卷。遺缺甚多。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舉學事。勉予訪尋舊本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於文房中尚存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本閩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然間摭浙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卽命工鋟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集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全書矣。□□□□□□□□□□□□□□隸古杭一齋沈天佑序。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孫九鼎
寶樓閣呪
鐵塔神
劉廂使妻
冰龜
冷山龍
酒醋香龜
犬異
王天常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十四事
張夫人

柳將軍
三河村人
觀音偈
天台取經
阿保機射龍
熙州龍
偽齊咎證
石氏女
黑風大王
宗文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蟹報
陸氏負約
謝與權醫
神告方
武承規
第三卷九事
萬歲丹
陳氏負前夫
段宰妾
祝大伯
邵南神術
第四卷十六事

陳苗二守
玉津三道士
張彥澤遁甲
趙汝之子報
詩謎
崔祖武
李辛償冤
李狗仁
賈道人
鄭氏得子

鄭鄉再生
蝨報
宋叔濤夢（缺）
俞一公
水府判官
侯元功詞
孫巨源官職
項宋英
第五卷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癭
閻丞腦柱
蔣通判女
劉氏冤報
蛇報犬

吳小員外
李乙再生
蔣保亡母
方客遇盜
陳五鰍報
驛舍怪
胡克己夢
江心寺震
犧鶴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萬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李氏乳母缺
趙善文
林縣尉
第六卷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兪一郎放生
李似之
胡子文
宗演去猴妖
潁州兩院燈
絳縣老人
黃子方
張誠中篆
鼠池山
倡能詩
猪吏爲盜
周史卿
第七卷二十事
蔣員外
李少愚
法道變餓鬼
張佛兒
張屠父
陳承信母
龍翔行者缺
蔡眞人詞缺
劉蔡民宦缺
羅常陰證
不葬父落第
禍福不可避
島上婦人
晝市道人
仁和縣吏
周世亨寫經
金釵辟鬼
搜山大王
熾盛光呪
海大魚
第八卷十七事
吳公誠
金四執鬼
佛救宿冤
京師異婦人
永福村院犬
金剛靈驗
南陽驛婦人詩
王逵夢中詩
劉氏子
潘璟醫
黃山人
饒州官廨
閉糴震死
不孝震死
梅三犬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十四事
鄒益夢
王李二醫
花果異
黃履中綺子
絢紡三夢
黃司業夢
兪翁相人
宗本遇異人
惠吉異術
卓筆峯
張琦使臣夢
周濬受易
蔡振悟死生
許氏詩讖
第十卷十九事
桐城何翁
龐安常鍼
紅象卦影
譚氏節操
草藥不可服
南山寺
賀氏釋證
呂緯商人
盤谷碑厄
孟溫舒
盜敬東坡
鬼呼學士
邏兵晴擊
廖用中詩戲
觀音醫臂
李八得藥
佛還鈔
佛教纈胄
歐十一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食蟹報
瓦隴夢
促織怪
陳大錄
蔡衡食鮑
李邦直夢
趙敦臨夢
張太守女
大庾疑吏
張端愨亡友
六鯉乞命
五郎鬼
東坡書金剛經
何丞相
潘君龍異
橫山火頭
松江鯉

第十二卷（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義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竺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十八事）

秋僧卦影
傅世修夢
楊大同
婺源蛇卵
鄭升之入冥
謝希旦
范友妻
馬簡冤報
丁達活鼠

第十四卷（十八事）

開源宮主
王刊試卷
吳仲弓
黃氏[illegible]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缺）
鶴坑虎
許客還債
潮部鬼

第十五卷（十七事）

林氏富證
食鱠戒
耳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壞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齋
樊氏生子夢
董白額
鄭氏女震
黃十一娘
盧熊母夢
婦人三重齒
陳升待官
魚顚子
漳民娶山鬼
楊瞳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缾
犬齧張三首
應聲蟲
豬精
羅浮仙人
方典溝命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冤索命
升平坊官舍
鄭畯妻
吳公路

第十七卷（十五事）

土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第十八卷（十六事）

楊靖償冤
赤土洞
雷震二盜
陳尋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蛇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都老侵地
女子穿瀾珠
光州墓怪
戴氏宅
蒲大韶墨
晏氏媼
化成寺
永康倡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楊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第二十卷十二事
木先生
王𨌾魁薦
鄭安民獄（缺）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宋臘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丐者
賃院小胥
黃氏少子
恩稱所稱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鶴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蘄竹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宋　洪邁撰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兟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盤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嘗與家君同爲通類狀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為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將議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從而知其為神。但不曉司成為何官。顧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緝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營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人為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咒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咒。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逮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徒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習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嘗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祕其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與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壘。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頓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遁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迎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視。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觀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為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頂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檀供求。衆就挽留之曰。和

倘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榜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為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倉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絜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與家資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脈。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間。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膺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膺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遂乞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宿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膺心知其代己死。為畫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冥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亙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貯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鬛支體皆具。雙角已為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鬛不作魚鬛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螃蟹。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官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甌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甌。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攜以往。去窒蠟。即甌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咎證

僞齊受册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牓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齎抱一大册。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册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褻瀆。殿后

異容。且有媟嫚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騎在後。足踁爲閫閾斷。統軍百拜祈謝。乞以翌日移屯。至期天宇清霽。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雷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縱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凝竚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進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怏怏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趨京秩。惟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艷。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閹。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躡踔。密窺之。呀然一夜叉也。嫗既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榻所。褫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鄭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鄭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遂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閹然。卒蹈奇禍。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値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詞旨捷利可憐。問

其謎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邑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狠虎魍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聰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頁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瞞曰。吾妻實生之。僧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爲小朱蛇。盤旋于地。僧執淨缾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辯慧。不忍母困苦。告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背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娩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以下原空一葉凡十八行行十八字）

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瑚、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郡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瑚忿然不平。即日磨去段碑。別募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寶諸潮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投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宋甄仲訛）

鱉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鱉。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瘋癩。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遂延不已。肩肉腐爛。首斃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鱉。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倘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荊榛寥寂。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春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像。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

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鄉貧乏。而貪冒無厭。殆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卽自斂。倘延三歲。如其不然。且暴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大悔。即焚方毀鑪。閤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錢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恤。纔釋服。盡攜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滿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偉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爲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偉然送之濟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偉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滿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即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槱疑之。以問胡偉然。有新人謝與權。世爲儒醫。偉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甚嬖。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偉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偉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者公哭弔也。偉然語陳槱。槱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四本作胡儔然誤）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盤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處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弊民。故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寤非夢所。又思處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齊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驗。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髣髴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擣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惟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爲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蜆。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傚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劾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技時爲越州將領。家君曰。旣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此豈爲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肉之情。見面必留。來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疾。

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欲。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遊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三（九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佗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飮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飮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鄱陽人並說）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猝擊撲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蓄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勸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被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張彬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洪端說）

陳氏負前夫

陳德廣（[illegible]）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猶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婿。得莆田吳璲。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夭。踰旬。陳氏病亡。（璉懼世明說。陳與吳蕃皆。）

李尚仁

王承可（伕）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湑。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旨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湑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類首慘蹙。以前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湑曰。桃林隱伏脈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拯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湑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棺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還葬于禹廟後三茅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與莫壽朋（[illegible]）洛陽朱希眞（敦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湑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段宰妾

段宰寓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坐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大幸。遂呼（舍）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閽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即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舉火追至廳廊。但聞有嗟悔聲。燈即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鐍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竇道人

桂縝、字彥果。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流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瘵。每作昏殆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鬢髮皤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費。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問訊良久。語頗俊。縝見其老。雖親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瑩入鬢。着將幅巾。步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

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當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般運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積陰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挈累爲解。道人不懌。閒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之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堵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嚴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與行數里。必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臥。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坐立臥皆不可。某處最痛。所死不能蹬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瘵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囊。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備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前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晚而酒盡。病瘳什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縝思商人。乃昔所遇竇君也。

祝大伯

桂縝鄰人祝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即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常上者數十輩。家貲掃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舊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盛夏暴烈日中。冬涉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如是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煙雲鬱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巔。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即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三事桂縝說。）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遂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直孺）以秘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倣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葉尚書文饒（夢得）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修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鄉北方衝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爲。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既勅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

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彥國守金陵。過杭訪少汲。甫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甫大書東上。曰火。翁曰。近已甚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發戍卒代歸。當得犒給。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衆家。人皆趣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燬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鄧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言者論罷。纔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甫卜。甫批曰。令姪已出京。過親戚處。遂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濟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鄧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歎其驗。假得報。果擬濟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甫與鄉人鄭旬爲酒侶。旬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甫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旬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甫入僧寮假臥。忽出門呼旬曰。子有可止。已贏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甫嘗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甫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豈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技杖。果得婺。聞甫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甫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迺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宜何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遣道去。至婺。范喜甚。甫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遂延可至午。纔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爲石踠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郎報倘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甫促饌。遂食。食已。范入謝親。甫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抃。爭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甫。已坐逝矣。甫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甫無子。既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四（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駛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雞犬牛羊。殿前掛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荐階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擬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放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途呼鄰前曰。若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有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間拙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緊者甚衆。五木被體。縲絏倮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詛。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戶施金釘。闊大海。戟張門衙之兩廡皆獄官。內有戴牛耳幞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殺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合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處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驚提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疏，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媼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為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冪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紿。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為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逾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為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為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為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椿之說）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腹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旦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附希陽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為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夢入（下缺一葉）二十六日也。（余因說）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轢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閉戶，外人聞咆哮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舁入棺而瘞之。

方客過盜

方客者，婺源人，為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刺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憐，本免一刀，只縛手足，縋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為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者轉人十編皆）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僕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為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疑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戣匡說）

陳五鰍報

秀州人好以鰍為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竊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臥獨牀上，纔著席，即呼痛，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得鰍，置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鰍為鹽所蜇，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為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鰍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悴，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次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會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窣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魘，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臥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狼狽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遣黜，俱客死京師云。（高思道說）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

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旣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慨然曰、鬼神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上、豈非此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踰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瘉、且以爲執政、後果瘉、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塡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高椅、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騎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悵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悤悤、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李鑒叢相之戚、韜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己夢

胡克己、字叔平、溫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試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旣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溫州人、宣和中、浪遊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獨酌、項方飛擲疲甚、卽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互獻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拒、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排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卽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溫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燄、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滌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卽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夷堅甲志卷第五 十八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索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斲、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爲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爲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逝、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座、遍謝大衆、畢、卽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鵲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溫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鵲巢其上、近爲蛇所窟、有蛇蜿甚大、怪之、未敢登、僧因言寺素多鵲、殿之前大松上、三鵲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鵲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鵲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鵲以爪擊之、其鮮革依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爲三四、鵲亦不

食而去。林顯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二事黃戴說。）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嶽殿前有松。鶴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飛入海際。少時引二鶴至。徑搗搭裝銜蛇去。（陳耀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慈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剎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潦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賢士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蛇

台州寶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蟒橫道。命僕舁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卵鮮潔可愛。即攜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即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臚。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臚者。臚傳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熾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攜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率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郡中施焉。（右四事陳熾說。）

人生瘤

予宗人性喜獵。過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雛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闖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室嬰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爲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貽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秘書省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斂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即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緉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至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即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跌一

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裂爲三。附棟榱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籍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兩置之廳。皆倚柱側。宜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損。先是薛之子皆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擊其尾不可出。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鎭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愕。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爲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悟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眞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益盧以子郎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桉閱書。有擊其笄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咒念誦間。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躍坐踞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團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大悲咒數遍。遂撤幃而出。宿直者迭相覺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蹴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又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錢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郞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數輩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媼自外至。手持錢篋。偎傍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搯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揮葉曰。令勿語。媼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逐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纔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裙。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說。）

劉氏寃報

高君舉。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楊氏壻。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舉仕至

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梢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死。買藥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遽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痛，勿掬我髮。又曰，篦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留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舉子介說。）

江陰民

林叔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皋，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為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舟，取之，剖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啟蠶瘞驗之，又其妻也，僵已腐敗矣。遂證為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廝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逢之，則反為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始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溫州平陽縣道源山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廚，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遽前迎，齧其頷，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階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為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瑎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即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謂于（此下原闕一葉又五行）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心貪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自於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御，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珓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窘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為人，今實無可償，願神寬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為也。既覺而懼，遂遍[illegible]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陳貢的明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為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聞諠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啟，店媼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六（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詞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而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揖，稽首拜舞，類人閤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從億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遊過巨川，高橋方闕數板，失足墜水，怖而寤。正旦日，以語其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無杯酒臠肉，處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直是窮鬼相戲侮耳。史亦為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秘書郎除司封郎，為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覩，奠絕倫擬，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荊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為二鬼卒攝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眾，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則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拔。

稍抵前路。又過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前入。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幷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此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瓘）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領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中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故名彌遠。今爲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眞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懼其父嚴毅。未敢自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命名彌遜。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能充貢入省。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牓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牓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乃遜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上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粹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覩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握其惡者筆。祠行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亟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樂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賽。寺衆畏之。亦識鑼聲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我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稚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冤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鑑光洞燭沒中邊。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室。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宜深閉。猴

負小女如所說。乃碎之。幷鄰從三十餘軀。亦皆鳥獸鬼蛇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麗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前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熾。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開請令以助右院者。方逡巡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數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熾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巡檄管州。過姑射山。進謁眞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紙。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躍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冷。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舉箸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含餘瀝噀壁間。復噀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其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杯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皮毛手段。道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宿。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命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撫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獐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領之。民指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逕塞二十餘年。而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歷。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裳）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干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奉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浮惡之言誣琮。嘗入侍徽廟。問汝在閩時。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賛之。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爲

福如此。（劉區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爲人恬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翬）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巍下山。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意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諭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人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紙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翠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爲擬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逢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間登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益）出守，亦嘗爲此游，且和元公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眞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遇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鬱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經於南山梅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鏵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閩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儔老（畸）。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擿，以故得而欺之。鏵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鄭士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山煉丹，聲價藉藉。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謂呂伸足直前，我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鼎竈皆震，啓視則丹已失矣。周不懌，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骸。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啾啾，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設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巢山甚蔭翳，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illegible]）

夷堅甲志卷第七（十七事）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貸，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趣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蒿，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李郁光晦說。）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間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illegible]竊取，故抱得之。（林英功說。）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面目極大，頸若咽針，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慈日寺作典座，嘗常住米。

日挽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寺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旣知過。吾救汝。卽抉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宜倣日智戲時在崑正寺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月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叉嶺。（與四鄉相去十餘里）陟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痛痛。擲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卽往叉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觀。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詳師開堂說法。

張居父

平江城中草橋居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居、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擺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稱人爲所殺。張居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傭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稍富。其母平生尤好殺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標播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甫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葬。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此下原闕二十五行）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旣謝悔。

乃急東裝遄歸。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曾經殿試乃[illegible]也。）

不葬父落第

陳呆、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呆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遄歸告其家。亟窆其事。後再試登第。（[illegible]）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illegible]）爲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稱隔斷。黃鄖至舒。懼其侵軼。又皆再使高麗。整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旣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卽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謂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爲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老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爲兩浙漕。杭卒陳通積怨於有官君子。將爲亂。令顧君出巡吳興。通強脅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偁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旣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裸體無片縷。言語啁哳。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糴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霆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叟潛伏經桌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宜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誅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桌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詢舉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卒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豬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尫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人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硫黃。茲用驗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効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匠使抄經紙。匠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匠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俾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揩成册。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提筆。羣鵲數十鵲集屋上。逐之不退。趨繪像前。迫出視。蓋一鵲中箭流血。衆鵲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鳴。周遽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摘之。箭脫然自拔。鵲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溫州瑞安縣負營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遍山尋之。至一洞甚深。衆疑其在隙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爭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鐵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擕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朱李史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毅。字堯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毅恐畏不敢觀。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嚴安中服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鮓。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儼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鰌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剺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鰌兀不動。次日有剜其目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皆中米臼用。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輿。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詔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戒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藏遊堂下。有公遊池數十畝。民金四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盧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當行路。乃紿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爲一老鴞。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收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智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

策可教。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擁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因此必爲後騎所殺。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三事皆季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奚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歡。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眞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異。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鏤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尚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懼。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眞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會。）

永寧村院犬

關州永寧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掘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錢畢。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院老僧李說。）

金剛靈驗

靑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鞫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攜囊橐獨宿。多殺之。投

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啟。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房與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卻憐當日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眞婦人之筆。次韻者滿壁。

王彥楚夢中詩

王彥楚□□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過鄧至。彥楚館間中刃。奔走墟落。閱農家春事。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云。（三事黃酌說。）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寄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斂之。乳媼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媼。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媼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媼猶在。始啟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蔡拔夫說。）

潘璟醫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魏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魏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張耒明道雜志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太師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七。七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穉塔。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舉生二女。皆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盡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福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

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眞昔所見者。父子相覷而笑。待黄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黄言。（黄勸說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邁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踏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既飲。又獨以餘饌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蓋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糴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挈尸至野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僨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脅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死。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復雷起。忽挈子往佗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雷之。皆震出。遂斵棺一殼。衣以竹而掩之。始得甯。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責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畜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潛、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技。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擲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眞。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沫著藥上。皆如膠脩。或通夕不寐。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蓬帆將辭去。猿猱不忍啼。舉世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

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鄰益夢

鄰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鄰益若爲饒解首。朱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鄉。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辭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

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梅竹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鍾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畜犬遂滅。則自彭澤至石門民家。籬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嚴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牓登科。言其祖嚴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瓜三。別以鴿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嫌名。遂增系爲絢。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遇得逢州便得紡。嘗謂遇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遇者絢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捨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牓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逢。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瞿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庠。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度丈時書。）

俞翁相人

邵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寧。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當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甯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聚。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衆皆憮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中西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聚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夜亂流而渡。正春漲怒激。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澗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晡饌。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孺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擲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嚼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識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流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造焉。乞頌。本援筆瞑目。頌立成。筆法精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乃悄使行。至泰甯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畸疇老、宰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因測。洎靖康初得君。膺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劫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甯。趣其速行。戒之如泰甯。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畸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爲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爲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凌空中。張歸即能識人意間事。棄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投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即趺坐積薪上。民之輕慓剽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衆族觀。至乘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皆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衆。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命張爲邑人營治衙所。資金數百萬。或訴於鄒。曰、彼乾沒其半。聞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泰甯謁縣

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得病。我吾藥餌。今當館我以饋。黃爲築庵。香爐案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樂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焚鼓門。驚覺迎問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恙否。樂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異物。化爲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腹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爲懺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輩。令秉火炬。設瓜果資主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廁圊。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遂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拔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命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拔淵叩頭哀祈。爲至其房。命斸地丈許。得蒼狗。齚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拔淵即瘉。又有供奉籍歸一。嘗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虧。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惴惴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嘗閉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拚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搗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盡而投繯。救至得不死。師自登捕魍魅。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甯人至今繪畫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卓筆峯

泰甯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霽。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瓊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穎叔使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昏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頗淺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驀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躡梯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侈爪。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風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譽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旣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壓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積受易

周積、字東老。福州閩人。隱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積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嘗悉難。見積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許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月。作詩與蔡氏甥曰、三界報無常。（第缺三行）諸甥腳手忙。熟睡三挺皂。爛煑一鍋湯。姑聽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棺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三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開前山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輸告以死。令捻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我。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讖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容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爲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顛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爲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實先讖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即於山巔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有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益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棋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尚可全。諸子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即去。翁即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尚遠。猶有船可度。徑隱潛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累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扯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翌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

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盧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爲魁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稚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眞陽縣曲江村人吳琦。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琦竄去。譚氏與其女被執。并鄰社村婦數人偕行。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虀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賊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爲之傳云。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洸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胙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呼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以貲爲嶺表冠。既本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極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祕閣陳述爲漕。俾鞫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悉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結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贓。榜笞不可計。凌築上。方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死。比斷勅至。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爲轉運使許者所劾。下赴尉。

削籍編管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還葬數日。殯宮空。欲述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即居之。纔三四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即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僧希賜說。）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永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懈。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眞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楹。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寶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濟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觀。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要度濟買。）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遮歸。一人方溺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絙。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縶。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觀戲閧鬨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張昭時爲縣令。爲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衆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恐以爲異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遺。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溫舒、爲令。聞之舁歸縣。龕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愈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寧時爲觀覽者礲去。溫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溫舒

孟溫舒爲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癃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溫舒械之。曰、彼恃癃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即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溫舒。追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爲神明。（郭樞密三益作溫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衆。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

如此。彼欲火其臂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鎧、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鎧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鎧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爲學士。寔所稱謂此。未幾鎧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逃兵喏聲

黃鴻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巖州守。逃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喏。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譽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寧初。以士人爲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爲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嘗三萬六千歲。超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爲口實。（鄉楊說。）

觀音斷臂

湖州有村媼。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媼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媼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媼病隨愈。（湖人吳价說。）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邀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倘肯三藏價酬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邊公式說。）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諸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虎福也。次日、其壻將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佛救翻胃

平江僧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雞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雞。因此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傅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illegible]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十八事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著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答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間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屢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嚥不能進。道者笑而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答曰、奉主公命。爲王尚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時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作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齋閣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撥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日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

善後予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索手而入。纔所礙。開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瀾。瀾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啓讀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籙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瓶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去慶善爲訊代者爲除兵籍。旣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杌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鈐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醜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憂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影。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嘗秋晚。實坐堂上。階庭下促織聲極淸。諳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大鎌爲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録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旣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湖州顯山寺爲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衆寮僧榻下。連呼不出。寓者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旣去。僧語之曰。陳大録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宿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鱠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旣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臠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戀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宅事甚詳。將退。吾辭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爲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其僧言

之云。可以爲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甯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嘗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娶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厭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廟。見孫女隨之。不可及。頻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斯斯。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釋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納綵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婿也。邦直行狀。鼂無咎所作。皆再娶孫氏云。（錢行父劫安說。）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爲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夭。藁葬于方丈。過夜即出。人多見之。旣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綃。反遺僧。皆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顏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侍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即馳入城。解濟議居而卒。有孫贊兼憩寺中。爲所惑。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書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霆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仆于案下。少頃即散。衆復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録事二治獄者。蓋皆爲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愨亡友

張端愨。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遁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即閉目默誦大悲呪。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即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旣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剎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

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爲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爲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餽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于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鱠。豈爲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道說。）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自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眞僞。雖千里外悉對如響。莫不諧合。故成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嚮。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跼蹐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爲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得。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合。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總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黑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爲全經云。（黃文譽說。）

何丞相

紹興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須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閽人不爲通。俸劇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何第五。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檻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武觀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眞貴人。角聲之辭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潛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濟源郡王。

潘君龍異

紹興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値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娶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李端正個裴說。）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蝦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剖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之鯉。鱗尾殘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第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坊地。既畢。明日牆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林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斸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墜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居家。居者死之。又入數家。而巡轄遞鋪石保發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死斧下。（焦山越老說。）

食鱔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鱔魚。誤吞其鉤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鉤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豔。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裘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介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援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遽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離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于（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室吏某中孝者。據主簿官舍。簿爲居山間。英至山間謂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孝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誰責。忽不見。中孝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陟而升。訶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令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辨膝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僵甚。即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遂撤案行經界。英亦同途。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謂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劉丘宰孫叔永說。）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及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遍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及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闢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予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譏詆不已。然既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蠶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呼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爲鬼。凡升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異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即人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即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衆曰。算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特牒追索神將。既歸。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李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家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置口中。粘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明人茂畿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注）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觚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竹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眞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燬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寇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即其宮爲學。方聚工葺治。撥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爲學校。疑若冥數云。（縣人也然叔發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坂先生居偽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偽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耶。記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者大府。兩廡因繫甚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脂油以塗髮。故懸以懲之。又一女反縛。以針釘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皆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瘁不類人。左右破臏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殺戮無辜者也。一都將亦同繫。籠檻無全膚。夾侧市之潰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一大甕。畜腐水敗汁。其七已空。吏曰、是皆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醫偶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本節令趙洪先一

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被簿曰。吾所追乃生于己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卽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笏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奈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堙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卽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從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聽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率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臨崩岡。抵大溪。㴱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追壞橋呼曰。急治橋。欲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命益疾步。踰時達甕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踞之。歐其背遂蘇。蓋死二日。家方謀葬之云。（風公過作說。）

鼠壞經報

邵武泰甯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纍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爲窠。是以獲此報。（黃文譽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魘。甚患之。夢有教者曰。但持元始天尊靈寶號。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臥古驛中亦無苦。至今不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晏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戶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晏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璘誚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饋餽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晏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璘陰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晏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檢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晏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璘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諲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飪滌溉必躬必親。政和閒。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囊櫝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卽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卽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禬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閒。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棰撲于廷。如鞫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昔俯作丸者。獨戰栗懼惶。於唾壺中探取丸帋展之

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閒。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卽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彷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十八事）

狄偁卦影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蘄林向伯共子諲自致仕起武版曹。偁爲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旌幢。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從風。題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勞聖聽。向子遲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爲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平之。已而各丐外。向章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到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上眷猶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鄭次南說。）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厲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臾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圃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兩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

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嵊縣．縣人檢尸．得其劵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陳世修說．）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鈎．鈎下有蟄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默念車有軌．軌者轄也．當□□□而不利．又三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蟄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傅所試卷在其旁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髯須．乃盡曉夢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攜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詢其無僕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書盝及數帖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攜迓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但不抱子．而詢所賚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既閱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撫養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即以兒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歸問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恐．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踰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攜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法曰．爾遂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亨．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即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謁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即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傅世修說．）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椎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縶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

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蹐曲其間．如鱓然．雞豬食之輒死．小民食死豬肉者亦死．卵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嘗取其卵碎之．皆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雹．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臥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茫然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甥邦輸予宣說．）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胥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橋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竊窺．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案間．積已數十．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甫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邢懷正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棰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遽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卻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鄭邦和知閩說．）

謝希旦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承義郎謝希旦來．拜

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鐘。問之。則謝生正以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寶氏子爲希旦後身昭昭矣。希旦、邵武人。亦知名。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予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母也。熊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熊行三）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之喜。今乃吾亡兆。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夢矣。爾母何姓。樊氏。豁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參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官綠袍滿面皆豬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右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姪某。家于洪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儈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敲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且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夕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稜鑿牙可畏。鄭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閎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姓名。

馬簡冤報

梁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爲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爲卒。後蓋買擇健兒好身手者爲勝捷軍。簡隸馬兵。既後從張淵道侍郎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躡梯於齋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腳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髓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數日死。

陳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升。嗜酒。皆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

何歎也。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營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卽殺之爲變。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腳。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爲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貓。鼠亦不爲害。

魚顧子

井度爲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濆窟中。漁人卽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灘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聞）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十八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時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官。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驚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寢安。然絕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卽索香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盥衣起坐。呼二子昉、敞告以從治命。申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顯應云。其詩曰、銀綆層臺玉砌成。五雲深映百花明。璚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含笑迎。一青鸞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開舊院堂。松桂滿庭鸞鶴在。儼然非觀道家裝。二 徐人東室百步餘。虛堂猶記昔來居。聰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遍書。三 曈曨瑞日照觚稜。窗與群煙遠棟甍。松檜雅知人趣尙。風來偏作

步虛聲[四]闋。金壇畔虬松老鶴。飛玉袖邊綾鷁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闋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翻入爭捧九霞觴。[六]雲母屏間霜露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群仙指點未離處。更乞淩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鸞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得敍其事。昉後更名且。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景脩知台州。

滸民妾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爲漳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館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啟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魈類也。

王刋試卷

梁山軍人王刋。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刋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甯五年赴省。自黌逢黃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刋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刋官至朝奉待。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被三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民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瘡。久之潰爛。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燕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兒輩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極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五事皆張可久說）

黃氏詩羅漢

鄉人黃揆彦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黃弱攜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能盞已空。黃禱曰。豈尊者有意應耶乎。當以其殊非歲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手自拔帽。命族人黃道士持以往。道士同。黃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妻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步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聞聞人誦經聲。雖正晞哭必止。黃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晬。黃偶問之曰。汝脩妾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我曾念來。黃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黃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並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斲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瞶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坑。在崇甯末仕至工部侍郎。（黃直從弟某適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訪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跟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隕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觀。與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騏、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爲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遐蹤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弟昭僖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吉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當之。昨標無常縣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與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錢王逆不孝姦盜淫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案仙籍。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案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爲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猶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薦勳改京官。宣城仲祖聽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畢以爲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

艷坑虎

羅源艷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嶺．居民稱爲箭上．田家一婦將歸甯．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遂曳尾越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爲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爲孽．醫者使之儀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臠．寘口內．嚼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胸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蟲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奔廁．蟲下如傾．命僕以竿挑撥．皆聯綴成串．幾長數丈．尙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瘠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謂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僮兒入室．收拾衣衾．分寘兩簏．臨欲去．貢氏育畫眉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捕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簏．黃亦發．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爲厲．母設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値．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籥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迹．（王道叟實）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虔紹興初爲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效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蓋．適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爲澧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蟒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爲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爲過二民行者地中．爲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殛二蟒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酋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劉襄子思說）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爲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絰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爲行服．市人皆嗤[illegible]．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月失守．（[illegible]）（曾慥）．

陳尊者

潁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世。故哭。聞者皆以爲疑。踰月而奉隆祐遺誥。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外舅說）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官。厩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從遵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泉初至。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遂遷鄰寺。紹興十一年。僧普同來居之。縛草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卽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返。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雷電翠旋屋外。普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鞞然。視之。乃巨蛇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普同呼衆僧以杖擊去。旣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雷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太半。已而月星粲然。明旦視死蛟。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卽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昧。雖月出亦然。自蛟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云。（普同說）

伊陽古瓶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鎭。得古瓦瓶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瓶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瓶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鬼安宅妻

鄧州鬼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殲于胡兵。或俘或死。鬼氏男女數百人。皆因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遼所邀。盡失所掠而去。鬼安宅之妻某氏。幷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鬼婦同處於閬中。閬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敗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泊某所以待我。安宅旣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已所有直數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晩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吾聞鬼公鬼

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鬼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嘉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錐刺其髮。使相觸有聲。稍忤意則杖之。或以針鍼爪使爬土。或置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偏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枕。得食三年而死。旣葬。爲野犬齧墓。銜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三事皆張宗一賈道說）

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蛇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蟒蛇出沒爲害。懸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買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極不過二。如能踰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從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遽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焉。嘗適麥畦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廁後牆左角水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祝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居麥畦。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蛇報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建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迎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厚。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護旨推勘得活。逼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律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憮然不知所對。託辭。飛卽解縱。後數年。飛旣罷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辟避不就。乃以付万俟丞相云。（辛子劉說）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歸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

夢興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猶傳呼曰。大卿詣。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寧豬。爲慶會召寮屬。明日、時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鞫岳飛。過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繼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澤。既而閱按之門僧患請。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延茶設饌。背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元衛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遂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焦山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蕭蕭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堂。歷兩廡。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卻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唱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惶恐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勞瞻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摑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聞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爐冶所成。毋費用之。兒不歸矣。湖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汙吾瓜。當於水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蹤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鞭。後游洛陽。有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常徵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揭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徵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儵儵。躡而上征。仙鶴成羣。自南來迎。望之隱然。隱隱聞空中笙簫音。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時喬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櫬杖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英州人鄭熊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嘗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壞替。纔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

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兒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爲葉氏墦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爲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腳頭緊。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庭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爲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爲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從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歸至同安。與侍往謁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甫中春。試諸生例以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復餽錢千餘。旬日間所得殆萬錢。暴卒于院。（陳應求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十五事）

衞達可再生

衞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黃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枰。吏舉簿寘東枰。枰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衞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覓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寘西枰。枰亦壓地。而東枰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衞坐。衞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衞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稾也。衞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若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衞後至吏部尚書。（徐少誠聞之於衞仲子婿。）

郁老侵地

鎭江金壇縣奧干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廢燼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爲溜所滴者。張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訴于地下。吾既伏前獄。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燬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劵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即告別。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皆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託。遣報其子。取劵授張。而皆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遠長子。）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覆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誠曰。恐幷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躱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蹶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翛。翛死。翛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皆爲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槩。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延省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就寢。見美女在旁。探手虎子中。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槩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施。幾二年。久。女所穿纍纍。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纔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三事亦徐搏說。）

李知命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緇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爲。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障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知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項。李有膂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彼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當夕呼汝。數聲不一應。今何遽如此。既不寐。胡不早從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撐拒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蠶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墟。嘗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鬣鬣獰。赤目豬喙。瞪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驚喜過望。而怪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覩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懼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窮窘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遊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三事李紹祖說。）

臧氏宅

常州無錫臧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爲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與蘇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臧曰。吾李誠秀才也。既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誠登科。臧嫁之以女。臧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若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居之。誠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外舅說。）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剛嶺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罘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恐少年數罟。驅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渡江。紹興九年。隨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攖傷狀。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棄。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爲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張氏墳在方城者凡四墳。惟其父所葬曰東墳。）爲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爲鷹所捕。力窮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圍吾。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欿欿如癡人。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嬰伯韓球。令造數千斤。逾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貨云。（杜起莘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備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舉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瓊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鬅鬙。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瓊說。）

婁氏媼

婁元獻家老乳媼燕氏。在婁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畯妻

鄭畯、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閎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屬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秦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揭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語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從騎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繫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即墜馬。騎取金而逝。鄭僵仆困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二事向定國說。）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櫬中有光。頗駭。起坐。疑思諦觀。見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櫬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逵、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逵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置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吏。乘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姦淫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制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爲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自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笑。則月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命行者取歸。擣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即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馬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助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獄懟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鹽於潼川路。躬詣井所。召民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鬻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宜擢。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訪。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怛。侍妾亦驚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牛。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既著聞。有貲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之虛實贏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剝斂。目曰馬剮。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漸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痕。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臟。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技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疑。成都倅虞齊年與賓審度下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尚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尚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虞賓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賓之占得戌酉申。卦成。賓曰、無變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定。末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永。然課中救曹神助。不出百日。當有大福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筭日相去蓋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允文）過輝。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避之。顧已無及。吾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貴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趨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舉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客戶部家。寄居此館。李有女嫁鄰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什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即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前後思慕。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階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驛舫。女

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既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階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蓋門有神明。匪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階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姥。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即是。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得木。骨即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惶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幾甌亦卒。闔蘇卿（壽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實爲作記。虞并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麪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璆）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從花岡得疾。旬日間甲已疑。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廢纖梅子黃。晚雲卷雨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宮華。餘人方綴思。甲咏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不起。傳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人哭聲數十爲羣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鈴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能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剖腹。見脂裹一物極堅。刻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爲開州守。（八事皆虞并甫說。范氏其叔姊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懸大金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徐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七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記於館中。但不能曉

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載縱柩。欲葬之東城墓。圜而垣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志以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語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寧國人□懋升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癘瘴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牓。徐謂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斑斑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巴蕉精

與化人陳忱。崇甯中以上舍得第。從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胖甚熱。見一物如茜被包裹。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覩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葵。則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跳躑越窗外。至巴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巴蕉精云。（黃子淳廖寶說。黃。興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拜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貸。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逝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路彬貫大觀。）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紡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將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依例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衆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識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儀未熟也。陳亦憫然。疑爲已應夢。果不第。（孫之奇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爲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祕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遂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沖子羽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轄承節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纔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蔚。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能廣府兵官北還。檥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鬚髯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藥發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升寢。至明。則舟人解繂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湞光。以語令建安彭鉞。政和二年。鉞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數尺。皮腐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士。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楊靖償冤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術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鐵三合。窮極精巧。買士人陳六弁。令其子十一郎齎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踰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潤閱子甚父責己。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竊。覓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弁。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清廳。紛紛閧閙。靖嚴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即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素善。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楷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彌邇。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衆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時昔之來。苟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

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齎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悸困。數日死。富陽人吳翼舉術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嘗州人梁子英。袁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暗。皆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滑如黏。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瓔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爲張相公廟）夢一人持牓。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逮。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玉王主等爲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龍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廱學。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鄉薦。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猶。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嘗鄉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爲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說倖。不爲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僞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耶。及取歷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諸銓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爲。於是主司猶豫。蔡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爲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試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爲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所翁幽云。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日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陰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立枝上。銜食向巢立。何生彈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猶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爲之惻然。即折棄弓矢。不復射。（六事皆楊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媼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縊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嚴妻妒不容。爲築室于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蓄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諱籍籍。妻姑得知之。擿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從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揮刃而出。奔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腹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勘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昔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嵲）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般者漂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盤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鼈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三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盤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被而擲之破舩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侍湖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紵衫。色深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答。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誠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裾緩緩下拂履。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邃異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懼。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閒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偉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噀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輦行至深岸。前者足跌。墮溺。已寤。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嚴州恩補官余以名偶子親扣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甯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頗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遺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辭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秘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欲去。陳

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糴少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入崆峒山授以要訣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視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裴兄余承相（保）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渴無水盥手方折草挼莎一人在傍持銅盤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鬼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鋌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塼壘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塼甃堅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鄰有巫居進酒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燭及幣帛之用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卽日賽神如巫言云（李季長目親）

天津丐者

王櫰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憫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憫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閻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既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褻汙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釂此再三持勸訖不潔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擯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朱漢章說王嘗爲會稽倅親以事語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紹興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亦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卽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忌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觸何也婦人不答而意象慚悲捨匕箸徑出趙咎妻言之失趨自呼之妻停食過遣開戶而視不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詑不曉何怪或以爲魚蛟之精云（宋儼舜卿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舉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卽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亟非人力可至有僕隸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齊吏假寐有自外入者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口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闤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親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閱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觀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牒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記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爲大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彥野逸當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言道巫山神女事汝能察從中皆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虛密論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著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毫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答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遑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牖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府、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歸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志書戴。）

恩禪所禪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勑。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即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官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禪所禪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鳥獸魚。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殺生。自恐不能永。願料理後事。戒其子編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遂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內障。丐祠。就還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羅刹。知客見張。具名延入

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即至。見沈再拜。沈答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室。其父母方對坐長啼。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八功德水也。酌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視之。乃張寫真。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即來。遂寤。遽召門人郎曄。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即日出謁先墓。縱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真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翌日卒。人始悟玉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寶恩永嘆。時爲號官得。）

毛烈陰獄

廬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攜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恍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迫夜復入拜謁。訴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

衣人直入。捽其胸毆之。奔進得脫。至家死。又三日才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旋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即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視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勦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櫃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滅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倒閣。從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屋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謝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杜起莘時劉爽叔居瀘爲作傳。）

邢氏補頤

要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頷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要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竊貨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闊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縫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廉入清涼之境．便登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媼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媼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媼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挽留之得否．緋衣顛懨．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亟謝媼．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旋躡．滿頭臏血腥穢．欸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號．哀祈之．乃行．漸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驚而寤．蓋昏然瞑臥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媼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徒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徒跡金剛法．治病禳禬．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曰．某昔甚衣鉢積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沖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椅上．見沖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沖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沖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沖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即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壜泉瓦不平．擧之．銀在其下．盜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躑躅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捉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此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居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四事皆王嘉叟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遂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三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滸．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舉舟中人共舁以登舟．纔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濕．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赴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霆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燦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弄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貢勝（音升）．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兩部題．監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耶．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胥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擧．吾已設一茨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廟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易．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謨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擧舟．雨污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歟．

楊道人

溫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仳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溫杖劍往．見楊之婢高擧手向梁間．初無絆纏．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樂笈．溫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樂錢百萬．今來取之．問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倏已滅．溫遣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樂錢之語．或以爲宿世事云．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爲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魂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舟楫，婦復來。卻之，不可禦。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爲廣州錄事參軍，有魅擾其家，房闥庖湢，無不至也。皆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爇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鑰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者治，久而不效，則補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粟俸者請糧料，印未得，咸以爲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鼓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迄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時紹興二十年。（三事皆謝王真公明）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咸安（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爲，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即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爲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觀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即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賊戰，流矢集于鼻，眥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權王子彥直子溫說）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十二事）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棋，道人木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宜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汪瞿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甯五年初登第，得宜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郵，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館舍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愕曰：某雖寡學，甯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甯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眞得道者也。坐客莫不嗟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眞，往來澧鄂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沛）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觀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渡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寺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府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齋甚盛，邀同往以行，一足已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僕急尼救之。旣還，詬救者曰：我適遊處甚佳，爾輩何見挨，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竹席爲隔，聞爲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牀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謂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爲游魂滯魄，眞可羞也。答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旣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啗笑應之曰：我當死即死，必無幽滯，終不效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鷲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璧魁薦

王炳文（璧）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寓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璧當魁薦。問諸僧及閽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三事唐信道說）

太山府君

徐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勍自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臥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舉手左右，口中囁嚅，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涂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指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劍營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倡，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大甯寺長（下缺一葉）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澄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舜偕曰承，如是十月許，凡用之吏民速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韓李周彥約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獄陳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扎過數等事，方具獄，橫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就爲之西山。其秋，居山土人史君正夢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着緋衫花帽，駿卒騎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瞬，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閽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衣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謂曰：身是布衣，安得對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鄂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料，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荊南，時吳君適帥荊，得疾，頗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

取去秋所害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鄒見安民髯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鄒又花書之始去鄒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鄒守府日行可爲書轉令）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涕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儻雷霆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下缺）

曹氏入冥

靳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尙書郎紹興二十九年靳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斂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靳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溫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錢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被之起坐流涕滂沲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恭人請卽偕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卽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聞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頃之發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媵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了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擔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斷妬龍獄

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斂丁寧數四昭疑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獨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將訴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震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三事皆趙水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剷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又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爲亂時邑中羣盜余勝等亦稱兵士卒陳望素喜亂欲舉衆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豈不慚見天地凶衆怒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脅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汙之不從縊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甎上隱隱留尸跡不少歸邑人相與揭其甎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延安人吳逵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淵領役夢旺具辭笏進謁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傴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矣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剔目者東南隅則甎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甎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綦氏綦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嚴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龔元者畜羊十餘頭往往爲所吞噬元操刈鐮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脣吮血已乃咽涎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墮元奔歸呼其子別攜刀往虵猶在故處未去迎擊之斷首而死尾有兩岐利如鉤析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特其小者耳一竄于山者身麤若甕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謫融州居天寧寺飲膳於竹間嘗持矛逐獺聞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揮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綱繩纏棟桷數十匝取以觀邦人雖皤白之老亦無有識其爲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蹤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唱樂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飲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明日不復見（三事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敍。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莊君平
瞿山
夔古獄
食牛夢戒
趙子顯夢
李三英詩

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鬱
蔣教授
張夢孫
張十妻

異鬼
仙弈
佐命功臣
俠婦人
羊冤
夢讀異書
小郗先生

宜興民
陳氏女
人化犬
承天寺

文三官人
吳圻夢
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陳遠古女詩
浦城道店蠅
寶氏妾父
興元鐘誌（缺）
陽大明
混沌燈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許顥夢賦詩
廬州老兵
大孤龍
趙士藻
殘宮餅

莫小孺人
趙士琰
舟人王貴
韓蘄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缺）
劉若虛
王通直囘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隼夢
張顏饗
樂清二士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梓潼夢
朱圓殺人報
董學生
樹中盜物
異僧符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齊先生
黃氏村醴
劉々死後文
廟神止奏章

劉子昂
張九罔入田
張女對冥事
周勉仲
屈司戶妾
李南金
袁州獄
蔡侍郎
建康伍伯
豬足符
榕樹精巢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魈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萬壽宮印
吹笛鬼
長人國
無縫船
葛師齋
小都題詩

魅與法篇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虔拜甫婆章
歆渡宮春
師立三異
無頰鬼
秀州司錄廳
詹林宗
虔州城樓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李孝壽
金剛不壞身
二盜自死
王敦仁
卷第十十二事
張鈞醫
金馬駒
吳信叟
魏鳥古攤
閻清巢撲
松毬

攔街虎
八段錦
黃士傑
劉正奇
崔整偽
徐杭宗女
湖口龍
王先生
夢女鳩對
巢先生
梁元明

卷第十一（十三事）
玉華侍郎
唐氏蛇
劉氏鮓
汧金門白鼠
陽山龍
牛道人（缺）
天衣山
卷第十二（十一事）
眞州異僧
大散關老人
韓信首級
王晌惡讖
成都鑷工
龍泉張氏子
永平樓
霍固治生
米張家
金尼生鬚
過仙樓
白獼猴
章惠仲告虎
鞏慶士偶
江東漕廚會
秦昌時
武夷道人

卷第十三（十三事）
劉子文
法慧燃目
盱眙道人
嚴州乞兒
海島大竹
黃驥祖
蔣山蛇
卷第十四（十五事）
箱莽
浙東憲司甯
振濟勝佛事
南禪鐘神
魚腹癩鬼
結竹村鬼
九華天仙
蚌中觀音
牛觸倡
食牛詩
嵩山三異
處老詩
劉裘衣
常州解元
王俊明
洪粹中
全師磁跡
新淦驛中詞

趙清憲
邢大將
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上猪道人
趙善廣
馬妾冤
京師酒肆
大孤山龍
程師回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海中紅旗
董穎霜傑集
朱希眞夢（缺）
大名倉鬼
臨川巫
諸般染鋪
宣城冤夢
何衝水鬭
桂眞官
皇甫自牧
徐偲病忘
雲溪王氏婦
三山尾閭
劉供奉犬
鄭平驛鬼（缺）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齋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耕得子
王新託生
宜州孟郎中
女鬼惑仇鐸
鬼化火光
林酒仙
沈十九
饒瑞反魂
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張八叔
陽臯大鬼
馴鳩
張成憲
滄浪亭
蒸山羅漢
十八婆
太學白金

天寧行者
呂少霞
超化寺鬼
趙小哥、
魏陳二夢
胥童神君
卷第十九十三事
賀咸之
光孝寺
楊戩二怪
廬山僧鬼
望仙巖
沈傳見冥吏
韓氏放鬼
趙不他
龔濤前身
嘉陵江邊寺
休寧獵戶
張山人詩
馬識遠
秦奴花精
吳祖壽
二相公廟
馬望兒
療蛇毒藥

卷第二十十二事
童銀匠
趙寺丞
龍世清夢
神霄宮商人
潞府鬼
蜀州女子
天宵石移
夢待二兒
徐三爲冥卒
城隍門客
汪祖錫
飲食忌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四事

更生佛

仙井監陶祖鄉民鮮遂。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噓於梁上。遂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許。載錢以出。至春子歸。三人從以入。遂逐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餘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逮來故。逮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去。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逮。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逮拜於庭。回數步間。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爲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瞥舉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逮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具棺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爲夔漕。方軍興時。諸道以粟斂爲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瀘川。當紹興十七年。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

182
23 B

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說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淦張珙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遵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遽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爲冤所劫。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爲念。殆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晉嚮。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告。踰月因送客至[illegible]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惚。遂臥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蘄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輒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徙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爲捧溺器以進。叟訝其故。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閩。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觀。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叉我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禱于里域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楚復可忍。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說命）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鄉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譴責。某謝曰。

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鄰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劵。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舊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闕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曰不知所在矣。命鐵鍤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謁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嵆聖說。忘士人姓名。）

夔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偶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囚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夔古獄也。（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閒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謀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敍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艴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君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

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餽。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將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聞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未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敍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

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宜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滄董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綠袍人據案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戒．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數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悲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詈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殺．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骨死．其急．故欲與而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啟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聲．無所覩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饋食之．每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卽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瞿然而寤．譏戒以遇事入白日．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遂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戢其禁．（趙不巖說）

夢讀異書

沈瀋、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鄉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稠疊．逾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几案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眞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澗脯之蟯蝦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速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慈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從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蟹霜螯殺如紙．蒲荷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斫兩螯．黠酷拔橙齏新醋．嬾譚學生無此味．一箸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轆釜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玩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人工何．維之然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脊亢．禁食桃李．方遊名一章語云．（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牓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君鄭獬．同頭猶著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腳猶能踏李三．其狀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郗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廷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踹蹣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郗曰．此人惡疾如此．頗先生救之．郗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郗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郗於衆中遁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湯與文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卽日山魈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與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垂一足．徹地．黑毛氄氄．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術相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道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卑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殺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疑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疑也．叟謝曰．諾．

約明年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隨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詔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其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尋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嫵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度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語。女曰。事極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願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紹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紹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瓦非。研石搜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蛇長丈餘。蟠若柱。引錐刺其首。蛇即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道蔣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紫裳。掬水廷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日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亂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榜進士。爲揚州司理參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儒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用醫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據兩手於地。偃匍移足乃可動。伺犬啖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砒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懺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食其中。鑿骨

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腐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智說。）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他郡。游僧舍。榜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灑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悟以爲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山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既而尋至上方。啟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旦去之。自謝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遂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詰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論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吏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成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脫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盍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疑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駿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渭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秦之母說。）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付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號報家人。皆大哭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疾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斂。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淳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柂舩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娶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殯平江干侍郎。奐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葬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所爲先致殷懃。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婉云無有。居數月。

許與中表高公儲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値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闤闠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尋其貲。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靑衣紅裳。步堤上。命童子以小靑蓋障面。腰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雖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篋中物貽君舟。明日相見于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僕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殿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驚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纔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傀儡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太學生錢之望說。未賓於許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鎭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齋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旣而仕宦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獲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圻之姪孫說。）

趙士珖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葩善。泊陣（巳下从凶一畫）會公名爲何。曰巳。（不能言仲詭）字爲何。沉吟移權曰。與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正悔與鬼語。乘其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濫附非眞。趙撫幹也。豈有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興出。吏拊式歎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羞見他人。旣還家。敦義意殊未伏。復折簡詢其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繫。何以能來此。世間所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似。吏曰。所問事多。容我綴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噘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入口就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識。亦亡。三徐同一紙書。所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錄。豈非箝緘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珖死時才三十七。（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濟。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爲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消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濟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驚寤。告其妻。妻曰。得非蛙乎。呼童詰之。已寘一缾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卽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塡溝壑。倘得長子繼役。乃可糴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鎭江。與漕湯仲。其請。卽日剌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遙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右。至已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堵日李生。爲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鴈屏從之求題。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慘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閑向江鄉去。

卻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山屏淮疊小瀟湘.臙落秋風鬢半黃.雲澹雨疎孤嶼遠.何令清夢到高唐.兩岸清絕灑落如是.不必真見世也.

韓蘄王誅盜

韓蘄王宣撫淮東.獲凶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劍于廷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喫.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就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獨出路.可圖也.夫卽醉以酒.中夜持刃斫之.客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舁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坎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不返.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塗.悉所諳熟.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蹤跡絕.因駐物色.正當閑坐.一蠅顛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留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逮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瘞處.羣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墟.鄰發賫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正見屋廬皆蕩析.遺址一空.時淳熙十二年間也.客冤得蠅而伸.殆與新昌鹿廳相類.盍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稽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俊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答責此婢.而是日以疾卧.元未嘗出.始知先攜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旋旬遂病.踰月而卒.（[illegible]才文說.）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涓.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閡.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斃于賊.將魂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卽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璦王仲儡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

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慚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演.暨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謂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空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禮之婢來言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我[illegible]履穢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我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甕.又逐去.不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夏桃黃龍.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汚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髻.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謝料錢三十千.時爲夫婦.今月俸十倍.忽不救我.又喚一乳媼曰.汝皆見我.何不言.媼曰.前日嘗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賄使嫁婦妹.已而大慟.且勸家人力爲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爲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爲我與錢作功德.無諱言於後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褶皂衫.持蓋皆盜.入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殿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卽以錢授三寺.後兩夕.來言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王疑爲其神云.張掄才父.王婿也.皆見所書齋貼.（以下原缺三字又十四行.）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貓.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揩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蹙紫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眞儒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難.七夕道迴往.遂邀藥涵石.道子爲饌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何當首泉記.昔雲若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鮮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皆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賀.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戶呼曰、適夢明日牓出.樊光遠爲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牓.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賀不言劉賀.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爲助教.納敕不拜.會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獄訴.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和.臨年宜期至.縣道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賀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近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算推測.密告人曰.若虛得祿.

吾不復談命。竟以發談前一日死。（虔季文觀。）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即白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燈宿沙頭月。應聲曰。鴉翻樹杪風。又命對。濃霜鷹臆寒。答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經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塗以黑紙。挂于几案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混沌燈。明日穴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異哉。（陳卑卿說，卑卿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振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追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發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謂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恐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僧半即斃之。吾實歸告。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日嚴說。）

夷堅乙志卷第四　十一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廳閣。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陞。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舜凱說，亦黟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竊盜牛。里人胡遂、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遂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諉取遂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遂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咎。嘔血死。文規自究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驕屍感疾。逐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遣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惟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遂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衞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衞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爲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問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欲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劾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卽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卽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衞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廡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衞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持吏開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寃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耶。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鍾語，有濮州鑄。）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即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廡下一大門。守衞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譖譭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窺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竊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從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胯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遊矣。文規在告幾百日。部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蒞務。乃皆安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年大

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罷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傳。文規之孫甲傳之。）

許顗夢賦詩

許顗、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塞沙沒足。其旁皆丘壠荆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顗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挽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芃芃然。婦人引顗藉草。□□□□處有矮博臺。臺上有紙筆。顗題曰、閑花亂草春春有。逸鴻社燕年年歸。稍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擲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臚侍郎（晦弟）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異而問之。答曰、舊在一官人家爲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臚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臚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臚怪其語。問所職爲何。對曰、見爲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著鞋。更新換舊。皆有籍歷。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歷。并以舊履數十緉出示。再拜而去。傳臚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臚卒。（張械甫說。）

廬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逵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遂宿戒騶從。遲明即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趨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致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臀。乃真受杖也。痛之數月乃愈。

張聿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辦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夔路岡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人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爲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疑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然。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丐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矣。而訊諸占夢。皆莫能識。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加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當國。以其鄉里之故。爲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東面司謁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問說。）

大孤龍

郭三益撫諭、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沒水周視。無所遇。忽於柁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柁而坐。柁爲之臬兀。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灑酒禱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修。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產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盧亨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南道稅官。既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柈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漓濺地。藻驚悟。觀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珓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疑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舉舟人大懼。急入一澳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腳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有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即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碇纜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値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勑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婢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溫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游椎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榜有王二。既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既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窗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讖。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龜齡說。）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奈何。與所善士人兩擔。陸馳而東。術作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

三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并得豬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寘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榜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飯醉。寢過夜半。此士驟起。嘔吐狼藉。意緒皆昏。待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盤碟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追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卽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徑出東門。甚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幞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白、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帳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裂裳。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映發。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疑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不欲斥言之或云張識魏者也）文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八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僅有。而所享之祿。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眞官曰、今日非奏過天帝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門開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眞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眞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服餌之術。公到家。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器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顇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實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速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堪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慨然曰、非活矣。奈何奈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遍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無棺衾之屬。儼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死。（王嘉叟實得之於韓雖之子季暇）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盛。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侍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鄒允昭。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爲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辟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鎭。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閘字也。

張九囚人冊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價。賂官僧作斷骨契以誑之。明年、又來就質。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涙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關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橋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三事王時亨說。）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著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涙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訴在此。訴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裹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當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端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轎甚備。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上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伽鎖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壽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遙見故姻家朱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魂兆先逝矣。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爲題。曰、胡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大率淺下。獨道亨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氈杖節而臥。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將悽愁苦之容。種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遂中魁選。明日進呈。徽宗奇之。擢爲畫學

錄。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爲題。餘人皆畫高木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爲長林絕壑。亂石礡道。人立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視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爲蘄州司法時。以驛舍爲官廨。晚步中門外。往來徙倚。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嶷然立。背如負大甕。若躍入池中。有聲紞然。識者以爲黿鼉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窗下。若烏巾。其身僅與窗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勉仲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叔家臨川。每失去器鍱鉼合及衣服之屬。輒謫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皁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郭沰已說。）

屈司戶妾

洪州分寧王氏壻屈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寘于妻家。妻母謂人曰、屈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冷。與人寡合。而足絕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屈氏福也。屈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母言如此。未忍決絕。妾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遇夜則臥牀下。經一歲。妾入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齧斷一臂。臥血中死矣。犬亦繼死。（李紹祖說。）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illegible]□□。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籠。徑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瞬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滸。籠之中有小棺五百。其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疫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士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余增讎說。）

李侖金

樂平士人李侖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綴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尙好。尊酒貫關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幾波清。覺而記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稙。檄新淦鐵山。自督工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戶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治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陣。巨蛇躍起。前高丈餘。李猶令僕持杖擊之。僕不敢前。又遣人歸家取劍。告於地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悶中不佳。遂歸。先是其家人夢一嫗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劍州將樂尉藺敭。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劍。口銜一劍。敭即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纔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盤。曰、此償幾何。可鬻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為。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儻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駛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般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懼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

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隙。令尉自為計。尉紿白府曰、郡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詐以買物為名。久而不返。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情汝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鞫問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未治之。無異詞。乃并獄上憲。憲得報皆斷。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為辨。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則盜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人之罪眾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命同官相勸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黃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啟。窺其中。案牘狼藉。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命死。尉用他貲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謝曰、所以知此冤而終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植膝露處。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鑑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裁一揖而絕。（向樂平人。其子元伯侍郎說。）

齋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日見其子攸絛衛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拖紫。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身何啻同儕輩。數羅其儀。坐客行京城邏使令徽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褻。既而悔之。何曰、母多疑。齋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齋

生曰、吾未受蔡公異顧、今飯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徽言諸前說、齊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劒狨鞍、赫弈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眞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滄州人、（元伯說。）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備所殺王生作青詞、少日而卒、卒未幾、王生輩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臥、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宛轉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杏氏村祖

饒州光孝寺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見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龕、龕中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膚後一髻、絕小以絳衣衾擁下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盡室往謁、享以餅餌茶酒、撮糕作小包、醆酒置二老口、亦伸舌飛之、或引手摸其胸乳、皮皆傅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杏、此二老爲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能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噫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俾手犨擗急、上下適有破碗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疼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劉叉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叉、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附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吾民無訴、乘夜縱從猱陞、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臠其肝而膾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己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歐詩、皆未跡也、因予見契、聊爲一舉、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今余悵然成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知所終、故如予儔光夠泯、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

能撫寡、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夠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豬足符

孫景富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豬歸來獻、孫受之、付廚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間、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机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詰與屠者、責譙之、屠者曰、今且方到家、安得有是、取元直畀民、而自攜歸烹食之、一家四人皆死、（次玉事皆郭說。）

廟神止奏章

段元甫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者千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固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丐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倚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汙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汙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惜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鎮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惜既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夜復夢曰、公盍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糞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惜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愕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凡三日乃止、鷺巢悉空、樹灌濯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焉、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既起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款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啜餘者、繾綣甚久、意中憒憒、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肯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王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傳受、給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淚辭訣曰、久留恐妨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益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舉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祖興寺、先是有祖姑嫁道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値虜騎圍城、姑阻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烹食之、是歲妻祖母因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結壇、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鬭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蹈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劍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丈許。兀亦恐遽趨避之。又嘗與姪從飲于嚴州雙溪亭上。婢子臥欄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兀知為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兀從弟伯禮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册殿。扃鐍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沖俊、掌觀事。夜聞其中杖笞決遣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痕如盤大。已死矣。雙足猶抱于梁。初無繩繫也。（郭沰說。時隨其父爲丞。）

夷堅乙志卷第七 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齎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盱眙縣。縣令畢造已受代。艤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為鬼所祟。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為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從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冤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怏怏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斂。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為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為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為人治祟。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撫起之。復困臥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死。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瘞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藁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為物有相類。且京師賈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鑿結襯線。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誥劄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摘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為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髮。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即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為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柩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腊。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續。而自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為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沰說。（道字以謝。）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為河南尹盛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昪於服中。以為都轉運使。兌判官程文會專以修宮室為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僚同列曰、速成之。釀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埋虎之說乎。狐存女。撲埋得虎焉。成禮之夕。儐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御牒命為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即引疾能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骴。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鏞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捽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枷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與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著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疑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甘吳得之韓子蒼。予以國史院編纂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鄆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蝕之。久而陰地孕出如小豬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為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處異時為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

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朱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尙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即至。以示朱。朱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朱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魈

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皁莢樹極大。幹分爲三。正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牀外睡。覺有撼其几者。顚僵移身入裏間。則如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遽聲呼有賊。吉老遽起。與長子錄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衞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命詣廚溫酒。廚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失聲大叫。錄曹素有膽氣。自鑽火視之。吉仆絕于地。涎液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糊長大。出屋直來脈已。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廚出趨堂。開門而出。冀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洎至廳上。白衣徑湊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即驚魘。衆救之已絕矣。後數年。趙子埴爲倅攝郡。時鄰邑寇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贛上來逐捕。辦班師。小休倅廳。出所攜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一貓躍出。衣服皆委地。子埴子伯醜隨父之官。馬吉者猶在。聞其說如此。（伯醜說。）

黃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醴酒。既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廡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値。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鄭大說。）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嘗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佃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害背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裹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李附祖一說。）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賣飯養母。然特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爲醉。不知其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鄂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昔日市曹所杖殺死

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尙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護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脊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駔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鄂。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將報張翁。更不作賊。棧上太行。使過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買客販貨。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嫗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謝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千千萬。鄂人呼爲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鄭文南。）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相衣貼坐。丞相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懼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詣一秀才。其獲幾何。柰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峒栖。於廟中上香乞夢。其夕夢人報崔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崔曰、將來廷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崔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崔侍郎來。既坐。崔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崔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燄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置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其上。既而益高。蓋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躍廁。勢不可施法。惟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高叟說。）

虞幷甫奏章

虞幷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祓浹日。命道士劉洽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奏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幷甫參大政。（宇文仔說。）

孫尙書僕

孫仲益尙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裹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則死者復

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邊渡。過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來船。果有船相銜。行逝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復呼我。伺其小怠。拚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歘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甦。方知爲死也。（李若徒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乘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溫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諸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審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龢。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語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干君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詰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語者曰、官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既而一蟲甕甕然自窗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縷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殃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退而去。小吏寢窗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臥窗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高妻孥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產以死。昨宵寄夢饑遽乎。方嗚泣。李趙搴帳入。救鬭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僞顛。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卒中語曰、勿與陸與即去矣。左右竊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皆妊身四月。食牛肉面醫。元不死也。高亦無恙。（吳傳明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提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黃質也。欣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膀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質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劉端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擧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渡納。令別闢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淸萬壽宮記。（桂丞張實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脚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遊寺前飛來橋。見澗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覩。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倚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纔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顏恐。即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淸夜禮佛。有物行檻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臥。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團。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賦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再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斷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以豬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無頰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

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鎌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頰。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値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踏蹊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己。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纜。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謂帶）我不敢近。卻不知我從左邊來。方肆擒執。又爲官人打鐃艫陣留我。我即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饑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眞武甚謹。又有佛像及

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閒事。眞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譏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祭）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視。俄氣嗒色沮。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腯。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粳糯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復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終日乃醒。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沈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値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

國人者。給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製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城西妙果塔院。晨起。巾幘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嘗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尚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眄。驚之不動。久乃趨出。然殊自喜。及揭榜果第一人。

葛師變

葛師變、爲洪州武甯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睡。獨設一榻扃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蹋牀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鬨。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治之。洎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鼾者尙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呼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皁袍束帶。儼然其上。奄奄無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葬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瘞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憩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外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知此。顚懼。然不克徙。既寢。展轉不寐。聞蹋牀屏者三。心竦然。遽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逝。扣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慥）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館。而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居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就門內。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爲迹。櫛尙未止。面對女牆。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是夜不成寐。又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小郗題詩

李讀、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上來。劉高尙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閽人曰、寶文方

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近人不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附人與之。卽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復屋傳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謂小郗者也。讀聞之。悵恨自失者累日。（李綸說）

夷堅乙志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竹間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黨爐花瓷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屛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袨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謹密甚嚴。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圃。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當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遽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踧踖數辭。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

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庭。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不捨。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旣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至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之孫悟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絕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屛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竹競作。喧嘩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鈷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叉矛復爲金石絲竹。貴人從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遂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姦盜旣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篋。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綱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自額素窄。不能容。卻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幸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卑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倣方士熊經鳥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嘘吸按

慶。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爲擬笑。此人但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辭謝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傭傭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憫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于此矣。昨見尊人於肆上。風儀灑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遂辭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數。全失攝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眞犯闕。發其墓。剝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假尸暴于墓左。頹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訥精於產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劍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輔可也。母志諸盤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赴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具紙筆往請。母卽書黃光弼字元輔。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熾。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餞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熾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覗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背齎。投諸江。賂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攘。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聶賀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旣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凡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夕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兄某、平生負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晝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

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旣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做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夜。紫衣者據胡牀而觀。小童在傍凡。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怒。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卽仆地。如爲物擒撲。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塼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貸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篡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此。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舜陟）帥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爭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嗾源。源得其邕州貿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柟。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爭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承懼。祕不使言。諷令府中召醫人。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舁出外。爭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卽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邀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覰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飲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居衢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榻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覺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衆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爲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其夫。亟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州人。爲宣教郎元明乳母。平生茹齋。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寘羅舉。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懈。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婆數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元明子友。）

夷堅乙志卷第十（十二事）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隕。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婿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逢爲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厥耳。不死也。無遽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煑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

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忿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秬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誰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王秬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觀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稍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夕之語。而加苦切。中夜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與薪厝火。舉棺而焚之。其腹嘒然。少焉折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唐信道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太宗潛邸。恩至濮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貓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荻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婢女剉嫩草如絲縷。手自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蹵其足。微有損處。然嘶鳴飲齕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綸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綸從弟沂說。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將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琮、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廟下。祭龍。攜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廡。飲酣眠。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與行。儻或相値遇。不便也。琮素瞻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船。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遙望若有山橫前。舟人震恐。琮以爲眞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亘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琮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琮始懼。急回棹奔入小港避之。可

覩方舉，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帥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鄭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以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閒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峰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醫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若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資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遂入乘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與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既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偃蹇。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鎖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即去國，例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堵，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坼，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蹄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屋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絛國史後補。

義烏古甕

金華喩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蹶。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聲鏗然，發缶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過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喩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攜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閨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嬌豔，衣製閑雅，牀榻茵席，鬭靡之芬馥然，屏几供設，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耐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作才字。叔奇問耐字若何書，曰：從西旁寸者是也。何謂奚耐？曰：人之風流者爲奚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閑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劍，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蔽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糧，糴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蛇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愕，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返。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常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捨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勞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煨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寢，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識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僧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綸說）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貌雖甚老，然面不甚皺，臨子雞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與邑人太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禳法，使記其歲月日時，候時至，當即靜室步北斗，而被髮臥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當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矣？今夕不取，吾曹罪在不赦，奈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衛，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戶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沈氏說）

松毬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卿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應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婿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沉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強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強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幾

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十三事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霓幢幡至前．俄朵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既白曰、碧落洞玉華宮眞眞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瘟癘．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嘗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桮．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修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帝晚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躡一履．卽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鑾輿至．只躡人間一隻履．帝吟諷

激賞．卒以怙才估寵．爲衆所嫉．下遷蘊玉外監．旣陛辭．帝曰、蘊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寖見稀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旣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熾．須此人仙骨以靜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眞眞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慨慮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躋．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幡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甚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與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卽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猶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監樓．南臨番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灝、毗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立於兩人中間．亦凭欄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答．已無所覩．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復往．（抑□巳說）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爲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畚發土取之．則漸大．凡深數尺．蓋一異蛇也．尾細如箸．其身乃麤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于前志有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既所）

衆倜治生

方城人衆倜者、以機數治生．其鄉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嫗幷十歲孫．倜置酒延嫗．以善言誘訹之．開以利害．曰、嫗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衞．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嫗終老．育而孫使成人．若何．嫗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倜幾得之．卽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蟒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倜覺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唐州．衆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劉氏葬

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有告之曰、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値正穴．蓋葬師以爲不利己．故隱而不言．若啓壙時．但取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如其言．葬師怳然出涕曰、雖爲君言之．業已爾．無可柰何．葬後不百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爲君擇吉日良時以爲報．某日可昇柩至此．俟見一嫗騎人．卽下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惻然．但疑騎人之說．及葬日．遲延至午．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毛色甚異．民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此時葬焉．越三月．葬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

太傅揚國公。（劉堯仁山甫說。山甫揚公子也。）

米張家

京師情內司兵士關壽。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嘗給事掖廷。晚乃嫁壽。宣和二年六月。壽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垂楊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膽虛耳。積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雖人也。伺其時至。聞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鋌。賣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貯瓜籃中。未畢而壽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壽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識。妻曰、此寶藏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簟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擎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壽夫婦不復開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倘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壽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壽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晉時說）

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嘗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農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禽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母與偕往。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牆下。入穴中而滅。母立不去。遣子歸取插。劚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獨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啓。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歸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餘爲子本。遂成富家。即質庫主人也。（晉時說）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尼寺何大師。本章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金師。亦故章妾。嘗晝臥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金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曰、隨緣足矣。吾適到妙湛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瘵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豈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即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吞之。詢其鄉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臨去時囑曰、既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發塚。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藥。損污腸胃。當即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即嘔。自是竟不食。久之髭鬚皆生。黳黝光彌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齋後遽思食。距服藥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絕不至。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閭。（何德獻說。何及見金師生鬚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相傳其子每歲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吳中人多見之。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燦道（僖）宅後有廨院。曾黼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曾在堂上。有物攫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挈徙它處。鄰道與其甥何德輔（備）仰望。見雲中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遝其前。履空躡雲。爲擁迎狀。越城一角而去。（何德獻說）

遇仙樓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渭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渭甫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答我。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葉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運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舁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鬅髻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挈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造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木。滂如其言立樓。命曰遇仙。常烹羊釀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身絕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候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華宮瑤館。遊畢卻返。綺節回鸞翼。蔚般勤三界香醪。供養我上眞仙客。赤鶴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類僧同泛桐上。霎秋毫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白獼猴

朝請郎劉公佐、罷衢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篷門不闔。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物如猴。色正白。由從窗間。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睢盱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爲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天衣山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求甚篤。州監倉方疇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謬。忽顧曰、近被旨買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虞候令傳語唐運使。且喜同官。令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潔。客不敢答。即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閎。其宦與李相近。時病臥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方子强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十一事）

冀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渭）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驩。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就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鐃鈸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爲僧伽大聖。此爲木叉。此爲善財。此爲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擬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女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卽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咤曰、何不覺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黨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艘。獨回泊冀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淮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幷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禱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篷背插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疎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既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禱佛

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燔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墮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燒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車駕行在。卽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被疾而殂。正年三十九。葬于婺買山于徐家。塋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其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端臣說。

韋惠仲告虎

成都人韋惠仲。與其妹壻丘生。紹興二十六年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焉。韋僅得免。旣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韋茹哀在道。兼程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日勢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遍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蹲而前。銜其髻欲食。韋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我。亦命也。無足惜。奈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釋髻。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卽捨去。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韋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敕皆在身。但囊橐爲兵攜去。韋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韋亦卒。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與夫落陷穽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內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寓焉。老父出迎客。意色甚驩。縱觀客容貌擧止。目不暫捨。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答曰、此公骨法貴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會雨止。卽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公送之出西郊。臨別語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皆莫知。魏公旣貴。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吳猶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二事皆黃仲秉說）

隆慶士偶

鄭安恭爲隆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眞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幷銀數百兩。揭牓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祟。乃猝卒使人都往。運衆鍤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剗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安恭說）

韓信首級

康中丞晉仲且。政和中。爲長安帥。因公使庫類圯。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即徙于高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康爲姻家。

江東漕屬舍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最北者。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寧。隆興二年。陳阜卿爲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窗壁間。人影雜沓。鬧擁外行人往來。不以爲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觀。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絕。方君懼。即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聞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梁上。皇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爲廟云。（傳之說）

王晌惡讖

王晌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大師問相。得兩句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宜興縣。又從遠眞黃元道求詩、其末句曰、異嶺直下梅家店。寓錄雖過丑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宜城時事。置獄廣德軍。所按無實狀。獄不成。移獄徽州。出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異嶺。固已不樂。至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瞿然惡之。不覺墮淚。同行士人衛博寬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就戶限椎鹿脯。晌責其不潔。兵怒曰、此與建康府不同。何足校。晌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即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去廣德恰十里。（孫莘說）

蔡昌時

蔡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宮觀滿。將赴闕。見遠眞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既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遠眞在溧陽。往見之。遠眞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愁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會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辯。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潤某。遠眞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遠眞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勿相苦。遠眞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百之及潤壻招之出。自挽劍作書。潤壻候曰、若貢先生壽

我。但以歷告。虞候立戶外。忽聞聲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牀。涎塞咽中。華華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遠眞。求救矣。曰、吾曩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成都鏹工

政和初。成都有鏹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髽髻道人來。求摘髭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爲我尉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慍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爲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爲摘鬚。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覬。吾有祕術授君。君假此輔道。庶以歲月儻遂如願。就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跪拜。拜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覩耳。再拜又問。至于三。藏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曰、汝眞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間。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至今不再出。

武夷道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巖嶂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咆噬愈甚。姑又籲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齏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嗟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背隔深淵。澗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蟲不可著腳。適遇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瞿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默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婢。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履虛空。聲從出沒澗兩耳間。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即遣追至前。相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

何人。乃得輒至。貰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咽飯。咀嚼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羽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尚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譴墮。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塗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皆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于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攜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擲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停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刳鱗劙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棄於溪。卽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脅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念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二十餘歲矣。（四事皆黃逵夷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十三事）

劉子文

劉摠、字子文、紹興初。爲忠州臨江。今秩滿寓居鄰邑墊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媼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咎其妻。妻李氏癡懦。不能治家。然知爲妄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卽扶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言。子文嗔恚曰、吾母尚如此。復何望。歸舍以果餌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爲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懼擊不置。左右急救之。躓敗面流血。遂呼媼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媼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衆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弟不知。何爲相守不去。後其弟釋云、子文爲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強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祟云。子文、予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其一曰】、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視塵寰千載。瀟灑蓬萊。

異景無窮。好閑吟。蕭酌金巵。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瑤臺景第二】繞樓雲梯。上徹青霄護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遍般滋味。短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韻。遏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洪。一溪香水。【蓬萊景第三】山染青螺。綠妝人間難勝。有殊珍光照。晝夜無休。恁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修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肯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勸人第四】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爾泛水輕漚。剎那間難久立。蠟燭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眞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紀此箇奇方第一【王母宮食蟠桃第五】方結實纍纍。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異香奕。遂命雙成持籃刀劃來耳。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無奈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偸了蟠桃是你。【玉清宮第六】紫雲綠鶴。高擁瑤砌。曉光中無限剖列。翦盤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繞輿。高上眞仙盡遇。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扶桑宮第七】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宴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發秩。意欲歸。卻乘鸞車鳳翼。【太清宮第八】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寶仙宮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還侍。奉勅宜嘗。甚奇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稱。扶桑還宮。尚依然雲衢奇異。更異非我君何聞耳。【歸第九】吾歸矣。仙宮久曠。洞戶無人管之。事俟吾歸欲要開金鎖。千萬頻修。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難改易之。慈何畏罔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及閱稿。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爲不然。明年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馬。虜渝盟而北。至鄜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

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逍遙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僧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卽取鐵彈投諸火。煆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卽枯。深中洞然。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不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

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鵝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疑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輒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具。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皆歸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覩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宋觀察說。）

盱眙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揖）爲盱眙守。有道人不知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于郡治之東齋。每招衆屬與共飲。道人時時舉目旁覩。頗有所覩。寄夜過半。楊之子栒、婦將就蓐。栒出外。喚人呼乳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出廳。吾將往謁。栒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君何以戲我。栒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其父。父始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北叢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也。蔣德誠（天祐）時爲通判。親見之。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德（滋）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於鋪前。散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欄。羣倡奔避。牛徑於衆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皆出。卽死。牛發狂。擊走入山。里正與士兵數十人。執弓弩槍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皆聞其冤哭聲。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汙。便溺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季獨疑爲異人。具衣冠往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卽唱曰、緣木求魚世所希。誰知木杪有魚飛。乘流遇坎乘人事。稱三句。復云、你卻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郡人運坊深淵死者甚衆。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及你卻不之語。（次仲說。）

食牛詩

秀州人盛載、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旦日會食。覩其前無有是言。歸於勾稽牘紙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盛驚訝久之。呼其僕已不見。且面詢諸陳氏。元未嘗遣也。盛懼、自此不食牛。（盛獨立說。）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負痰涴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嘗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皂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答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爲何處。何爲覓我。皂衣不應。夾捽以前。滿路薪峭。如棘針而甚大。刺足底。絕痛不可行。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觀此爲戒。曰、有如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便見兩人攜大鋸。鋸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殷管。下流污衣。云、方鋸解。因未了。聞呼卽至。不暇揩拭也。遂持竹回舟。既還家。卽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獨遊丐中。趙振甫屢見之。

嵩山三異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顚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蹐攣萬蠃。窮日力乃至。兩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絕巔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背。膩如脂。一日、聚繞水巷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卽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逼而聽之。寂然。旣退。復聞。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養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旣下山。獨取其首尾全書數十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黃龍

黃龍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州龍也。常時行雨。多聞香燭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儕流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顧視其狀。先取楮錢投水中。卽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駭之矣。時方白晝。黑雲如扇起。頃之滿空。對面不相識。徐徐稍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上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雨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爲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贄有共看栖樹鶴之句。大奇之。以爲得韋蘇州風味。所居北山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峯。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爲賦詩曰、鶴作衣囊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罷銜。定起水沉和月冷。詩成冰彩敵霜縅。山頭靈鷲雖安穩。我欲尋公使石帆。又嘗訪之不値。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曦。夕陽半嶺鶴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老死。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佛日宗杲參禪。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入不得。蓋以舊語爲之巢云。泉州報恩寺慶書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去。路入秋山瘦處行。以爲可入圖畫。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裨校苗團練、至蔣山下踏營地。中塗無故馬驚。怪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樹爲之傾。伸首入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恃衆。加鞭獨前。問知其故。即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本。蛇回首著樹杪。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間。苗張及從騎盡死。（右四事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四（十五事）

筍毒

鄱人翁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憤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璉爲僧在永甯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郡三十里。每入城。必宿于璉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賣偏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語璉。歎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即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筍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筍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目。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藏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蟠結糞中。雙目尚閉不啓。邦用以疾平爲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甯爲試闈。逮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劉蓑衣

何子應（麒）爲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蓑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虞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爲誰。以閑人對。劉呼與連坐。指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駭其言。起曰、張

丞相。麒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頗類。偶言之耳。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需。曰、此中一物不闕。吾乃陝西人。好食麪。能爲致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迨反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麪數斗。遣道僕送與之。子應還鄱陽爲予言。次年春、復往建康。欲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靁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隔舍五間。謝誠甫（興偁）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震靁游至。如在窗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砉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龍鎮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靁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改。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何德獻說。）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牓出。乃李藹爲首。藹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爲人剛褊。居官居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廩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即持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饑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糶之。（誠甫說。）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尚爲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衞士與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俯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虞井甫說。）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鐘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汚。曰、速徙出。不爾且有大禍。前日樓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笞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

飜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追.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護.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盡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爲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刹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縣人遂知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旂.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鄰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頃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七承事樸處也.）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祗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信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畈.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亟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水.可以藏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擔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爽膽仆地.然誦呪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畈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畈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儈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買客販綵帛.皆斃于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既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攫酸餡.

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杳杳而入.一神捧巨槃.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倏大數倍.假爲人擒捐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與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三事洪鼓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遣僕夜守田中稻.有操鐮竊刈之者.持挺逐之不獲.明夜復然.旦而視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挺短無及事.當以長槍爲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步追擊.猝以槍.遂執之.乘火而視.乃故杉木一截.取臥于牀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不可.即碎爲片片.置小缶.和湯煮之.薪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二缶中號叫哀泣曰、幸赦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爲不然.必從巫師索命.僕爲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淦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洽、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寧.還至新淦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遙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譆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洽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搖斷.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般.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畫樓尊酒閑.墨色尚濕.筆硯在地.曾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二事僧年說.）

趙清憲

趙清憲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踰月而死.沐浴更衣.將歛木.忽有京師遞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帖.以爲神助.即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嫗負小盎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烙黃.呼使視之.發盎取鐵匕燒熱.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爲徐州通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頓.素與梁道人相善.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桮.置案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即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銀盂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與銅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坡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塞壺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簑.神仙鑑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即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豐儲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闊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即時死.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冢．罷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頰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卽走不復見．卽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貓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鬚髯聳．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卽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三事寘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稈叢薪．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徧體生瘡．皮鱗皴如樹．遇其苛癢時．非復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爲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償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爲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爲仇敵．慮其能害己．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見兩客負載行支徑中．蹇蹇跼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爲乃爾．曰、水深路滑．汎溯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妄．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爲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齎新茶來致謝．家人嘗．引之入、勞苦慰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嘗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卽踣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李德遠說．）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殽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紿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于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臁聲間穢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尙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覩其異．（劉賢說．）

諸般染鋪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甕．其外爲花門．立小牓曰諸般染鋪．架上掛雜色繒十數條．人窺其甕．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絹．曰欲染靑．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靑絹矣．又以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綠．從所求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爲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不章）紹興二十九年、爲臨安通判．其子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爲喚我．持符者捽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公裳可也．旣至公府．庭下侍衞嚴整．威容凜凜可畏．主者據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耶．命捽送獄．而釋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平生誦法華經．今不見何耶．忽覺所誦經在手．光燄煥然．已身乃臥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蓋不覺也．後七年．爲饒州司戶．乃卒．

宣城冤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命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於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刼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賂．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卽爲南金作道地．引牘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鄰室人．幷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眞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

在宜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眞以鬻死矣。又十年。竟遇鬼妖以卒。（洪杞說）

馬妾冤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馬氏、以妬寵相嫉。乘楚生出。箠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飮以法水。遂生一女。卽不育而妾怪愈甚。常氏日夜呼譽。告其天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斃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尙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敕神將追捕之。鬼罵神將吾負至冤以死。法師雖尊。柰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牀。與人辨析良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爲冥助。鬼頷首卽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柰何。然此妾亡時。有斂殯衣服。其直百千。今嘗悉酬之。免爲他生之讎。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寓錢百束。祝焚之。煙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水鬭

樂平縣何衝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塢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爲物所捲。悉聚爲一。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牆。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蕃鍵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靑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迎之相抒鬭。且前且卻。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歸田。與未鬭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他事。伯高者、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竄死。今田疇皆爲他人有。而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候背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據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卽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背之與接膝。宣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昔至曉乃敢歸。

桂眞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名。稱爲眞官。先是吳松江長橋下。每潮來多損舟船。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雇一僧。齎疏牒。請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爲其易者。乃判狀授僧。戒曰、汝歸持往舉當覆舟處。語之曰、桂眞官問江龍何爲輒害人。宜速改過自新。脫或再犯。當飛章上天。捕治行法矣。此人持歸報父老。別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白之。漁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閒、潮頭正及其處。卽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二事趙公元功說。）

大孤山龍

陳晦叔（輝）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吳城廟下。登岸謁禮不敬。至晩有風濤之變。雙桅皆折。百計救護。僅能達岸。明日發南康。船人白當以豬賽廟。晦叔曰、觀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使如其請以祀。而心殊不平。船纔離岸。則風引之回。開閘四五。自旦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船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豬。龍亦合飽。鼓棹北行不顧。纔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總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高與檣齊。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祕怪。奇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刻。各以衣帶相纏結。冀溺死後。屍易尋覓。殿前司揀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別舫。最倔俯伏板上。見一人白髮不巾。當頂檣小髻。謂曰、無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多以佛經許之。龍稍稍相遠。遂沒不見。瞑色亦開。篙工怖定再理楫。覺其處非是。蓋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嘗覺也。（南高華濡胤叔說。）

皇甫自牧

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闕。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與同行者皆袒裼不冠履。以象戲遣日。忽博局傾側。以爲適然。對弈不輟。舟師之妻大呼曰、急焚香。龍入船矣。驚顧見一物蜿繞。超出水面。正當馬門壓焉。舟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中。鱗大如盆。其光可鑒。自牧惶遽穿靴著衣。百拜禱請。舟且平沉。龍忽躍入水。其響如崩屋聲。激巨浪數四而波平。舟已遠矣。自牧至梧州守而卒。（王夏叟說。其壻家也。）

程師回

燕人程師回、旣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朝廷進逼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咸犯之。菩薩必怒。師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番樂。燒油煤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船背。陳弓矢劍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掩膺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柰何。時天氣淸明。風忽暴起。晦霧四合。震雷一聲。有物在煙波閒。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船欲進。威容甚猛。師回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卻退。睢盱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光油爲戒。云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偲病忘

婺州永康人徐偲、字査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頃輟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歸。事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飮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唯具能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聚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女既嫁矣。一夕夢見之。泣曰、我昨與夫壻忿爭。相敺擊。誤仆戶限上。壓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怛而寤。卽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壻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不言。女冤竟不獲伸。

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于戶外。遂挈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鄉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廡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答曰、然。曰、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逐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籍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筭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甦。喬年卽與其家人往訪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

（喬年爲文記之。）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餽。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舩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嘗覩。所謂紅旗者鰭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鰌與吾舟相値。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鰌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張子思說。得之於使臣。外舅不知也。）

三山尾閭

台州寧海縣東。涉海有島。曰三山鎮。鎮屯巡檢兵百人。凡兩潮乃可得至。先君爲主簿時。嘗以公事詣其處。與巡檢登山頂。縱觀四面皆大洋。山之陰水尤峭急。從高而望。水汨汨成渦。而中陷不滿者數十處云。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

蓋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蓋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停思時。寢食熟廢。詩成必偶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壓釀成千嶂雨。風頻吹老一汀秋。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敍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道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蓋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其餘句鄉人能言之。）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劉供奉犬

臨安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未寢。道上人跡已絕。忽見獄卒衣黃衣。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行前。其次着紫衫。又其次着涼衫。到劉供奉門外。升階欲上。金紫者難之。獄卒曰、彼中已承當。如何不去。時已晚。請速行。乃俛首而入。□□□□□□□□□□□

（以下原闕兩葉）

之正寢。扃鐍甚固。孫喚驛吏啟門。答曰、此室爲異鬼所居。凡數十年矣。無敢入者。孫生年少。又爲大府僚屬。擁從卒百人。恃勇使氣。竟發戶而入。至夜、明燭于前。取劍寘几上。過二更後。獨坐心動。未能就枕。忽聞梁上有聲。仰視之。一青鬼長二尺許。正跨梁拊掌而笑。孫密呼戶外從者。皆熟寢不應。久之鬼冉冉而下。

立孫側。盤旋而舞。少焉奪劍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盛。笑曰、小鬼莫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牕紙已明。蓋擾擾達旦也。孫仕璩。爲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用番法祈雨。執籙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齊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關者不可。其人怒罵。久之曰、必不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關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丞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爲州治。（二事趙不羣說。）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晚至後院。見婦人圍冠褐衫。背面立。以爲姊妹也。呼之。婦人回首攝女臂。卽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絕。王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祟。然無傷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睨其衣冠皆同。又一老嫗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爲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爲人害。又汲水噀其竿。盡力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爲淫行。父母并其乳婢生投于井中。種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爲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祟不假符籙考召。其術妙非他人比也。韓府今爲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圃。遙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頭亦曰、汝爲誰。勝捫塼擊之。亦擲塼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呵逐二鬼。皆走至西廂。入磨齋中乃滅。勝以手擊廚。五指皆傷。是年死。（二事韓子溫說。）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世明）病瘧。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鄭秀才者同如福州。鄭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鄭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鄭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横船侍。曰、君非鄭秀才乎。適有急腳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鄭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嘗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卽焚楮錢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覩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鳶銜食墜下者。善屏弃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紞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墜之墜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問之不答。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共乘一兜。攜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過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亦爲之揮淚。自此不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躡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關門。急趨而下。向東行。吾卽覺神觀稍復舊。覘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旣免。嗣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盜。卽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械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旣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

麻絙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案。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卽丐致仕。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桎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闓之季子仲說。）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廚。且有姿色。又慧黠謹飭。能承迎人。自主母以下皆愛之。居數月久。一夕姚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偪人。已而聞鬼啼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燭相存問。獨此妾不見。視其榻。衣衾皆在焉。牕紙上小竅如錢大。不知何怪也。（邦當宅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楫得子

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簇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隊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竦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同僧說）

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臥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脈.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脈.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然本實得於張八叔家.（邊公式說）

王訢託生

王訢.字亨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揚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見一人跨

馬.兩卒爲馭.諦視之.教授君也.驚問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蕩因千二秀才家.僕曰.此去彭蕩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訢曰.遠非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因氏之門.訢下馬.留一紙裹與僕曰.謝汝借來.僕從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裹中物.得銅錢五十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子.（趙康朝說）

閤皂大鬼

臨江軍閤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徑入坐廳上.詰之不應.曳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溼.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蹶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湢溷.無不至者.張室藏帑.悉以巨鎖扃鑰.鬼輕掣之.即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玉甯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窶人.（石田人汪介然說）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籠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捽着地上.加歐驅.竊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適遊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膺.即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張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亟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府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壻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禬.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石白人汪洪說.王十三乃其家僕也.）

馴鳩

饒宮縣慶壽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攜以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逮暮鳩歸.則闃無人矣.旋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嗚呼.孰謂畜產無知乎.（賞思永說）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悆）之族孫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驅叱不去口。遂爲所惑。晨夕纏繞之不捨。必欲見眞形爲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尙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六丫述筆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邀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旣還舍。即索紙爲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艷冗。今删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眞仙。爲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爲蝶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己。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冀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觸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寢房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翁故。赦此人。此人若死。斷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嚴死。永爲下鬼。宜以杯酒餞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毋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就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崇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後三日始醒。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寬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尙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許。旣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趙逵說。）

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子溫。年十二歲。與姜寧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容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溫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爲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溫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爲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爲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旣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沒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寢。爲數十人舁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作佛事救汝。無爲守此滯魄。爲平人害。何如。皆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即命牛車徙池水。掘汚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籮。凡滿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幸終恩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絕。（二事皆子溫說。）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偈。衝口即成。郡人呼爲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盞。曰。飲不盡即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餘弃於地。皆成黃金色。母病即愈。且留朱砂圓方。與其家。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錄人有能傳其詩者。曰。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洞庭萬楚江村煙雨濛濛。金烏又閑泛。玉仙還欲頹。冀教更漏促。趁取月明迴。他皆類此。

燕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元年。公式爲太學錄。得武調濟石木羅漢象十六。遣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剎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箇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蘄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飾之。其傍烹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叉貫人煮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俄頃即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冤呼不可聞。己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餅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三事趙逵說。）

十八婆

葉審言楷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貲入。因此頗饒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勸。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舁轎。與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輒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嶺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欽鄰說。）

饒瑞反魂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饒瑞亦病旬餘。忽譫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爲棘寺吏。識之。卽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治一獄。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也。胥靡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寫呈甚喜。因懇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廊左。見故人李三囚首立。揖瑞。言嘗爲漕司吏。嘗誤斷一事。逮捕至此。向來文字在某廚青紗袋中。吾累夕歸取之。家人以爲寇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焚與我。瑞許之。留長吉治事畢。復出謝懇。始得歸。命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瑞以爲苦。夢中呼云。把水澆地。正盡力叫號。舟已抵岸。遂蘇覺。遍身黑汗如洗。時長吉知盱眙軍方死。瑞至今猶存。（弟景裴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貫瓦盆內。酒從髮際瀝瀝而出。逢原之姻鄭銓。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禬。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鄭銓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能畫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刲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齧齕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攜寺後空地。爲坎瘞我。過七日。輒一發觀。頭陀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絙在。幷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

有。笑指松爲末是壑。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秉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執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概而不精矣。（逢原孫欽鄰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叢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禱曰。天知諒清貧。陰有大賜。然曖昧之物。終不敢當。願歸諸神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廁復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搖屈伸。俯而注目。乃巨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之精。寓于異物耶。將蟒怪爲孽。欲致人害之耶。二者不可曉也。（子諒之子良臣說。）

天寧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寧寺多寄殯。行者六七人前後皆得瘵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揣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爲女子誘入密室中。幽廳邃閟。牀褥明麗。締夫婦之好。凡所著衣履。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爲汝輩所殺。豈不留一人給伽藍掃灑耶。自今無得復呼之。女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絕。始能飲食。漸以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內民家女寄殯。白其父母發視。蓋既死十年。顏色肌體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隻履。運鍼未歇。枕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殯。

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員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紿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僚友偶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當慽未解。不欲出。爲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廚矣。及偶入與趙飲酒啖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晚索湯濯足。夜同臥。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聳身外向。已伏于內。姪拱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既過門。能爲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娼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令具兩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傳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膚脫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二事光吉叔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球觀衆客下紫姑神。將曰。敢問大仙姓名爲誰。何代人也。書曰。唐朝呂少霞。球曰。球覬望改秩。仙能前知。可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詩曰。但爲書經史。或時詠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探索之。遂大書章蘇州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傳玩。莫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球方得京官。調吳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球說。）

饒濤前身

饒濤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蓐。遣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廨。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饒氏而濤生。醫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爲饒氏言之。司法君姓周氏。爲人潔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濤三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爲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閴。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曾通判獨挈家處之。往往見影響。猶以爲僕妾妄語。拒不信。幼子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眄與人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明日聞牀中啼聲。啓綃見兒蓋熟睡方起也。即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孝老說。）

嘉陵江邊寺

奉中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微醉。獨行江邊。小憩磯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耶。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寢回室中。覺境象荒闃。不能睡。俯窺牖外。竹影參差。心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熱腥逆鼻。不可聞。奔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途炬滅。且蹶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遊云。（黨寶仲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彥說。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咸平縣。狀皃短小。目視荒荒。有白膜蔽其上。尋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率非方書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末療痔疾。或以狗尾草療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通判朱君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即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脩家。適臥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嘗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遂同往問訊。趙既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其精中語。殊不答其說。即往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凝目。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逮夜。外人散去。其家遣一子侍宿。至曉。前後門悉閉。已不知所在。久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庵。與端彥相見。塵垢盈體。若遠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爲人所厄。苦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救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彥問曰。君爲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漕閩。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教以薄荷汁搜附子

束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盡服之。亦死。王氏爲買棺斂而瘞諸小堰門外。役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曰。甚苦諸君見送。衆人異之。急返空處啓其柩。空無一物矣。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麂。麂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卽破罔出麂。幷二麂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罝罘之屬焚弃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暮暴人稼穡。民以計擒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徹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卽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躍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捽蹈委去。丘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朱輔顯說。）

魏陳二夢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爲餘姚尉。方受代。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己所服乃緋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爲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卽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憶所覩。殆與夢中無異。謂已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處、陳阜卿爲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爲交代。德言仕至知樞密院。阜卿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留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惡之。既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詩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頴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口。爭以酒食錢帛遺之。年益老。頗厭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爲買葦席。束而葬諸原。揭木書其上。久之。一輕薄子至店側。聞有歸及此者。喟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述。卽命筆題于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兩片蘆席包。勅葬。人以爲口業報云。（吳傅朋說。）

靑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濟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胎。醫者束手。以爲惡證。是夕灼艾能昏寢。夢若至諸天闕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繼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巾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絕。又有繼其後者。侍衞皆靑衣女童。各執芙蓉花。歷鎭旌幢。夾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玉冠。被靑衣。兩綬自頂垂至履。縹縹然。容貌淸癯。微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旣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何神乎。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舉首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靑童神君也。使子過白輿中人。已成畫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遜。以手中花予深父。顧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闕門。曰。宜亟入。徐則及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

何物爲驗。示以花。卽引使入。乳媼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蕊。實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旗櫺檻。檻外飛閣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白輿從西北轔轔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太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墻。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徹。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蹶然而寤。汗流浹膚。雞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參。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靑童君也。白車者。疑爲蓐收曰白虎之屬。吁可畏哉。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十三事）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横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榦。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卽與賈立敵。嘗捕通判聾吏械于獄。必令刻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辭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錢。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蕃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鄱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寶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擊痛。眼鼻血流。急命舁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鄱某。然後及黃賜、阮玉。賜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坼裂。郡人見通判騶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閽者入白。持滂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與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縛我。待教授來。我卽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鄱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等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

怳忽邪。鄧指牀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牀上。小吏喚之已絕。責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鐵罷官如桂林。乘舟上灘水。見冥吏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王稚說）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爲蘄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蘄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自爲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已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即爲誣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號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反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尚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焉。至于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于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懾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賓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于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蘄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據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擁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欷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前一段聞之馬氏子矣。一段聞之陳楙元。事世所傳。蓋誤以爲一事云。）

光祿寺

臨安光祿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爲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上應者曰。地名漾沙坑。又何怪也。吳氏懼。即徙出。蔣安禮爲光祿丞。齋宿寺舍。聞噴嚏。鼻涕墮卓上。皆成小木人。彫刻之工極精。攫取之則已失。頃之復爾。凡墮木人千百。蔣一病不起。杭人云。舊爲僞福國公主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衆。皆埋宅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王嘉叟說）

秦奴花精

劉縡。字穆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事法籙。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睡覺。縡罵曰。聞此聲否。皆笑曰。秉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縡爲牒責土地神曰。吾至此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此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縡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使督神急我。縡又爲牒。如世間撤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

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宣和中。內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自牖入。徹帳粲爛奪目。一道人長尺許。繞帳乘空而行。徐於腰間取一盂。盂中取小瓢。傾酒滿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周之。終不應。道人曰。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鐍鑰。他人皆不得至。嘗上直。小黃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之。韶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戩歸責之曰。買妾屏處。顧不使我知。戩自辨數。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亟登榻。引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掣之。牢不可取。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偃。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偃伏不動。家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舁出。弃諸城外草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戩死。（吳元美仲實說。前一事嘉叟說。）

吳祖壽

吳开正仲。娶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炎中。隨父貶居韶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識。來揖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地角。遊訪殆遍。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爲何人。有何事見尋。如是其切。其人曰。君嘗唐末爲縣令。吾一家十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往一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當能測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夭通塞。盡爲我言之。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祿。皆如是而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憮然不樂。夢中怏怏成氣疾。瘤生於肩。驚而寤。覺枕畔如有物捫之。眞有小瘤在肩上。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癭。高與頭等。痛楚徹骨不可臥。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正仲仲妾春嵩。後歸外舅。其說如此。）

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腳至廬山。將往東林。値日暮。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說。竟獨處焉。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逮夜趺坐地爐上。納被蒙頭。默誦經呪。徹曉未熟。隱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和。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耶。其人遽起。含唾噀聞修面。滿所被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卽下山。（聞修說）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腳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寘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消息。勝傳占獨班。柴曰。一鄉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既而霍魁多士。胡與柴皆登第。鄉

人余國器（[illegible]來）崇寧五年赴省試。其父石月老人。攜往廟中。焚香作文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送省榜來。覺而榜出。果中選。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石月老人說。）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崖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無人能至。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嗜酒不檢。宣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曉。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半。又呼曰。飢甚。思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俊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沒寒暑。與君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眄間。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踊身投江。同輩驚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沒。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攜俊髻以行。傍人見群雲涌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別。告人云。此呂翁也。（黃道人說。州名不眞。）

馬望兒母子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既而挈以歸。後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斂。輿置空室中。明日。買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蛻。不見尸矣。求之。乃在門掩間。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其為娼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并衣冠皆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一子曰運。居宜都田間。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農人在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正翼運身。頃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清。運已仆於地。視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殗殗未盡。衆共扶掖行數十步。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塅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黃昏時。一黃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黃衣搖手謂曰。善善。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牘勾去一行。兩人遂攜匱而去。傳驚愕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覩。怖懼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瘥。後以壽終。

療蛇毒藥

饒州有人。以弄蛇貨藥為業。一日。方作場。為蝮所齧。即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少選。偏身皮脹。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為出力。衆咸竦踊勸之。乃求錢二十文以往。纔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裹中藥。調一升。以杖抉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中搰搰然。黃水自其口出。腥穢逆人。四體應手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觀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麥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邵州（[illegible]）得其方。鄱陽徼卒夜直更舍。

為蝮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飲之即愈。已（[illegible]說）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魄復還。以其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為避煞。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受生為人為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永寧寺僧宗達宿焉。達瞑目誦經。中夕。聞嫗房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踏四壁。略不少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呪。至數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戶聲不已。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尺。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糠。伸首舐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韓氏疑心生暗鬼。殆此類乎。（宗達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十二事

畫銀匠

樂平桐林市畫銀匠者。為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攜酒殽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為侍婢也。不敢卻。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為惡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為性命計。匠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對曰。誰道那。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匠不敢復留。明日辭去。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大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刊載山妙應師讖語。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唐天寶中所築。目曰天寶陂。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廷試多士。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西。閩人以為應讖矣。又三年。興化鄭□繼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

不韙云．

祖寺丞

趙公時（爲）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頤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卽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躡躋一舉已出乎地．復戲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趙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痺．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頤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趙公自說此事）

夢得二兎

龔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殿．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兎．顧深父曰．以一與爾．俯而取之．得第一枚．褐身而紫背．抱置于手．武士又呼其後一人．授以玄兎．俄又呼深父．復與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娠．卽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孿生．汝勿恐．妻聞之．慴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婦人未產子．而以此言恐之．柰何．後三月免身．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已悟首兎之兆．其子名雱．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己卯年也．然則再得兎．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世清夢

龍世清．建炎中．爲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頤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爲故事未嘗有．龍爲作遣地．分爲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罷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卽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黯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臂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譴去．獨龍獲免．

徐三爲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據案．皂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鑑．使爲獄卒．立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卽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其過惡．令持鑑笞擊．

廉手爲血．以水噀之．乃復爲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閒．縱步廡下．過一室．牓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爲用．汝歸語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串治．當用時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緊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以爲驗．卽泣謝踊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寤．未暇詣王氏．旣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某神遮留．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爲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從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子弟飛說方氏壻也）

神霄宮商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閽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嚴重．出入門皆有厲禁．閽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不與．紛爭良久．捽閽于地．歐之．徑入戶．諸童恐其累己．皆捨去．此人旣入．卽不見．而於廚屋內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宮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譁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確起如廁．還就石檻盥手．傍一人俛首滌籌．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飮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飮之．出白其父．奔至廁所訪之．無及矣．確旣長．能爲費孝先軌革卦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爲卜肆．有丐者結束爲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爲倡女舍後除穢．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爲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眞像貌．今日日從役汚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牽於餬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確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籌者．識之乎．我是也．確驚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飮發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日病苦．（趙立說）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爲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旣爲城隍客．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我所職．別有掌桂籍者．儻當扣之．居數日．又夢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壻黃森．賢而有文．父爲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其妻在兄家．忽見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音聲如眞．子固驚愴．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絶勝在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

之。子因問來春鄉人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與前夢合。（方滋說）

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爲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爲防城油燭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蔡亢。數人。攜妓載酒。往游焉。且請後圃習射。射畢。酣飲于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桮。飜手從屏內。即有接者。又聞引滿歠快聲。俄擲空桮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獻。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鋈。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靷鋈續者乎。遂言曰。鋈生於唐大歷間。因遊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眞。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弃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役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弃歸。譁傳一州。太守馬昭中玉。獨不信。以爲獄吏湎于酒。與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勍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同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王公明說。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口及張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以審言爲王丕。它書不同。）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印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彬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則葦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牀從外入。汗流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肩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肩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嘗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沒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我實死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欲售。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忽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遇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煙止寂無所見。闔舍驚懼（曾孫）館于夾街之居。見戶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錄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陷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亟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斸其地。纔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即斂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飄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閩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御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稍貧。竟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僉錄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閱數年矣。非蘇公改葬。當爲滯魄。但初出土時。役者不細護。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嫂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二事皆黃仲秉說）

飲食忌

食黃顙魚不可服荊芥。食蜜不可食鮓。食河豚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吳人魏幾道（志）在妻家啖黃魚羹。罷。采荊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痒。上徹心肺。跣走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別院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過村墟賣鮓。不能忍饞。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悉郎中過常州。王子雲（從）爲郡。招之晨餐。辦河豚爲饌。李以素不食。遺歸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爲慮。啜之甚美。即時口鼻流血而絕。李未終席。訃音至矣。（前一事魏幾道。中一事月華長老惟崇。後一事王日嚴說。）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頗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冤。渭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既删削是正。而究詰所繇。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廬敍。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一九事

九聖奇鬼　陳舜民
賈院鬼　東橋土地
閻羅王　文氏女
神乞鏹　南嶽判官

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饒秀才
蜀州紅梅仙　劉小五郎
羅赤腳　趙縮手
長道漁翁　守約長老
朱真人　高從志

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俱鬼　路臣鄰舍畜

李殉道　費道樞
楊希仲　張四郎
常羅漢　道人留笠
楊抽馬　王孔目
唐八郎

卷第四十四事

餅店道人　麻姑洞婦人
青城老澤　孫鬼腦
閬州通判子　廬州詩
趙和尚　畢家宅
蜀州紫氣　查氏餅異
小溪縣令妾　鄂人捕黿
桃源石文　素寶鏍子

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微　饒州驛舍
葉議秀才　小令村民
青田小脊　長生牛
籠逐人　稻盤鮐飛
西洋閘　徐乘鈞女
江安世　蘭溪獄
桐川酒

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紅奴兒
孫拱家猴　桃源圖
李秀才　徐侍郎
十字經　長人島
溫州風災　諸天靈廟
福州大悲巫　張八創香像
汪子毆神指

卷第七十七事

大儀古驛
安氏冤
揚州雷鬼
新城桐郎
壽昌縣君
利國圩工
錢大夫妻
蔡十九郎
子夏蹴酒
周莊仲
陰司判官
沈押錄
馬通尹
馬先覺
雷火燒金
大演尤生
蠅虎報

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胡秀才
趙士遏
謝七嫂
白石大王
葉東得官
黃十翁
衛山民
頂山回客
粉縣主
耿愚侍婢
江氏白鵝

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酆都宮使
二郎廟
宣和龍
溫州賃宅
應夢石人
老僧入夢
藺賁遺詩
沈先生
李吉爊雞
吳江九曲醮
鄭氏犬
后土祠夢
泰山府君

卷第十（十一事）

方氏女
高教授
掠剩大夫
生肉勸酒
黃法師醮
朱新仲夢
青蓀埼省
茶肆民子
雞橋妖
劉景文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十六事）

李鐵笛
朱氏乳媼
華嚴井鬼
施三嫂
胡匠賽神
趙哲得解
白衣婦人
錦香囊
牛疫鬼
牛媼夢
程佛子
芝山鬼
葉伯益
李生亂猶
錢爲鼠鳴
張二子

卷第十二（十五事）

舒州刻工
紫竹園女
吳旺訴冤
舒州雨米
朱二殺鬼
河北道士
饒氏婦
徐世英兄弟
蛇犬妖
李爾梨
紅蜥蜴
僧法恩
宜城丈人
李主簿
吳德充

卷第十三（十三事）

藍姐
長溪民
福州異猪
福州屠家兒
林翁要
郭端友
洪州通判
金君卿妻
鐵冠道人
張鬼子
太平宰相
路當可得法
長樂海寇
蔡州禳災
蟹治漆

卷第十四（十三事）

張五姑
宜都宋仙

劉扈故夫
王八郎
忠孝節義判官
水月大師符
鄭道士
蔡叔厚
卷第十五十二事
黃師憲禱梨山
虞孟文妻
房梁公父墓
朱僕射
阮郴州婦
朱氏蠶異
卷第十六十六事
陶象子
王順山
餘杭三夜叉
華陽觀詩
會稽儀曹廨
王省元
碓夢
王氏石銘
卷第十七十一事
沈見鬼
靈顯眞人
閻山鴉
雞肉饅頭缺
王鐵面
劉眞叔
卷第十八十二事

錢瓮冰花
楊宣贊
龍可前知
賈縣丞
黃烏喬

閻昌時孝行
魚肉道人
種茴香道人
燕子樓
岳侍郎換骨
金山設冥

太清宮道人
王少保
張常先
秦昌齡
王氏二妾
廣州女
吳人癰疽方
潤倘書

仙巖三羊
興元夢
安國寺神
長龍眼缺
著楓龍

張風子
韓太尉
星宮金鑰
煠蝦翁
桂生大丹
圖香詩
卷第十九十六事
宋氏葬地
棠陰角鹿
朱通判
汪大郎馬
婺州雷
天帝召賈瑱
屈師放鯉
唐亮死兆
卷第二十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劉希范
時適及第
兩頭龜缺
鄭司業庖人
葛六郎缺
房州湯泉缺
蛾眉亭詩缺

豬耳鋼
契丹誦詩
閬州道人
徐大夫
林靈素
張拱遇仙

餅家小紅
薛秀才
咸恩院主
濰州猪
雷鬼鑿巾
無町畦道人
青城監稅子
青墩蟒蛇

施閭詩夢
荊南妖巫
玉師子缺
張翱女
頂山寺缺
長生道人缺
王君儀缺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將著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魂．頃刻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頂．疾爲稍間．沄歸．夸語群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魈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魈焉．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曰．其三遁逃．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煒然．器械悉具．弩綴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蹤如也．無何．縛三魈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髽髻．皆木葉蔽體．命置獄考覈．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鞫．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承以槊．大抵不能過前蹤．而鬼屈服受辭．具言乃宅旁樹．剝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魂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魈黨三聚．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遂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爲所剿刜．寘而歸者．曰、通鄱郭爲戰場．我軍卷鬪．皆不利．又遣斷轄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繳符追玉笥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藍報二字．得一酋．冕服而朱縲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

卒立．雲氣覆冒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乘電光入幽圄中．沄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刼吾獄．命艦車錮囚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楮鏹數萬以犒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魂又爲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劍呵祝．每俘獲必因之．何甥白是無所覩．沄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非是眞有．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沄問學．曰、當讀審神訣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顏讓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攜女兄視此事．敬異之．神即傍顯曰、聞觀咸聞有鬼癖．可并案也．安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朗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制（弼）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三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常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摶、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翰苑．其語多鄙可笑．閻羅王縉等．與神將再拜謁．勅除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惡．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將徼巡．沄出、見吏士來．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行

法也．宣兄甯仲稱怪之．語言曰、此奇鬼附託．不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稱吾先人．安得不祭．神將稍不懌．爲奏譯甯仲等不孝．請于帝滅其算．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集．自設供張．祕堂奧爲廢庭．幄帟皆錦綉．器用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褘衣．侍女珠翠．金石備樂．如掐簏祝嘏之屬．沄所未嘗見．酒既酣．奏妓爲潑寒胡蜒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識未來事．或請不已．信者皆蠱俗．持兩端．自相釋戾．頗覺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爲我與孫公俾并所事神將祠于家．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響．勿復來．應曰、諾．詰旦、久未起．妻淑者、祕丞女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者、已泣于床隅．曰、眞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見臨．何爲遣兒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吾即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姒吾翁吾父皆正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驅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眞飛天王使我捕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眞飛天誑我．拔劍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魈．移時乃沒．明日、沄歸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魈已伏誅．吾來報子．宜以劍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異狀者．隨至皆計窮捨去．其一蹩辟於廷．曰、盡日吾無可奈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沄．宣抱之於懷．魈將以物寘沄口．宣掩之．沄於手中得藥．投諸地．有聲隨宣指開．擒即躍起．已又投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沄困急悶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取眞武象挂于傍．沄覺如人噀水入身中．冷若冰雪．隨化爲光氣．穿牖而滅．精神始甯．薛氏幾呼道士行正法．

魈歷指其短。惟不及暇。畫華偶隨請而至。魈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魈屬。此郡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紿之。欲害其子。今手足俱露。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作。攻法益甚。華始命考召。法見神人散髮飛空。乘鐵火輪。魈以藥瓢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自稱神將。著紗帽緋服。與道士並步到噀水。略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擒至獄。寘灰焉。明旦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立。空中鬼反呼正神爲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擂我。我爲王邦佐。鐵心石腸人也。汝何能爲。趣修我廟乃已。宜不復問。俄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法夢爲羣猴舁入穴。青色鬼牽虎斷斷然。於是□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法。宜還家羅□七人至。其一自名董邦實。法呼曰、神將胡不擒此。即有大星出中庭。雲烝其下。三魈扶搖而上。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山魈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不著墳墓。害及十人者。卒梟其首以徇。是夕啓獄。灰迹從橫淩亂。而繫者才五魈。將上送北酆。金甲神持黃紙符勅示法。上爲列星九。中畫黑殺符。下云大小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法錄示華。華書曰、上帝有命矣。賞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勅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董文佐。董忠、孟李不違。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木魃石砭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書。召凡呼軍正案法。一吏捧案書至。曰、已有特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金填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勅某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勅諸魈并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魈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三魈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以磑磨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魈、曰五通。罪皆有狀。使狗于廟。相次以鐵牀釘二男四女及六魈。劊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獲婢華奴。以飢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而爲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魈正神而邪行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斷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覺刑皆失所在。武吏持天樞院牒致官曰、山魈之獄。非本院敢違。天律爲據臣僚奏請。專勅施行。謹請照會。初郡人事九聖淫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乾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凌毒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音如鐘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宜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概。著諸此。法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調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頹然怒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陳叔子參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怪物。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秉（鈞）胡長文（元質）芮國瑞（煇）呂禹功（永）爲考試

官。國子監簿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痁晝臥。一男子。一婦人。攜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奈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即沒。長文之小吏。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衢、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寓祿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職。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衢花書名。衢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衢居于秀之南門外。時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執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旨。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爲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壻。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紿人。投牒訟于州。案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娶之以女云。

神乞廳

永州廳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廟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說。錄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摭、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嘗爲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垚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摭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摭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新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疾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便淫見背。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摭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讎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

晉入觀。婢炷香跪爐。與官人無少異。雖竟、又囑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覩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願曰、蟒厲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殺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卽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尙書後居天台。始收卹其孤云。（趙之子不說觀）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卽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僻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爽厲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卽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叱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假。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卽僧寺爲書堂極廣。延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禮。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應牖穿漏。松竹淒冥。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窺庭下婦人。

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蔽。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黃無計。遂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歸。呼詰其故。乃三日前民家葬一柩於此。今所見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雋。勇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餡。或使君侍妾。乘主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淸名于世。取劍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戶。俄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石始大恐。欲反室。足弱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至。初覺睛中如小圓光。漸漸辨人物。已而成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逵）黃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靑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奈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眞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尙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鬬。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童孫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攜一女子。氣貌悲慼。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鐵鉗之。衆鬼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劍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于。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卽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甚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鑕。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遂奏爲太和沖素先生。好遊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糞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甕。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其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擧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緑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

夬、僧課其怪異。明日。宇文時中倩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擁垣入圍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長當知之。及旦。圍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叔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爭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又溫江而死。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晉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嘗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衣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脈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蕭仲乘（昀）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餞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耳。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亂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靑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年。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作道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秋知險裏卻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仲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衞眞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借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挐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尙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驅留不置。若披蓑背背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眡我。弟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下白毛一叢。儼然成

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眞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見。李氏雖怪吒。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眞人象也。始歸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曰、眞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之。蓋未嘗有此人也。李氏恚恨其不遇。揭扉施觀中。張忠定婁致彝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饒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饒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留。將有所觀。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擁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算。如聶所增之數。所以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寧初也。王敏仲勸善錄。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興中爲漢州雒縣丞。腸仙井喩迪孺汝（弼）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名聶其氏。華亭奉醫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逡巡微步度勞塵。梔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奉百媚。而我定心初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饒州判官臨穎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黃。門列陰兵更奇詭。昧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胸中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願條脫。合歡未許同腸蔓。坐令密行動幽祇。赫使華年增一紀。出門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第。忠孝并捐神所剿。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死蜉蝣衞。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蹤蹤被鞭箠。房公湖邊秋色裏。网孫圖南前拜跪。扣頭授我如上事。願竭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尺有咫。天知地知元密邇。豈惟妙樂徹五藏。況復寶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密處須防牆有耳。諸生擧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戊申錄。記盡人間不

平地。東鄰西舍據不知。卻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哉一理。道人兩眼無亦舊。指定人間幾眞僞。嗟歸已矣居元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淪轉。奔色奔聲復弃味。其間貪魅尤陰詭。收索攜提入饑嫌。都兒阿對共揶揄。笑殺官人常夢饑。雖云幽暗巧規避。債僕恭之那不愧。哀哉龍驕王實公。未省胡顏向鄰舂。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淸眞有高氣。噴然澹處但其獨。胸中豈復留塵氛。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偎。王忱繡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含櫬。九原可作吾與歸。斂膝容之想幽致。愉公詩頗奇麗。或不可曉云。（此書皆實仲禀云。）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叟。政和中。與鄉人任皋。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轡。馬瘠僕痡。正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闃寂。不逢一僧。兩客卽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卻立咨嗟。久之掩泣而去。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皋側。以所攜紙羃之。退而舞蹈。爲得志洋洋之態。皋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閒。逢淸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皋畢事。楊先登。皋方以滌濯爲適。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倀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眉州靑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三石筍。峭拔鼎立。游人竊戒往宿。多獲見華種豪光之瑞。臨邛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醉跌宕。挂新筍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惜。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喃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强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攸政宋官人。稱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筍。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李弼違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妻、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違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摭其公私肆溢惡之言。訴于都漕。所養張君。適爲幹官。遂以爲然。下其事於眉州。州命錄事參軍劉恣與治。遠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己贓。弼違嘗官淸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十。指爲虧直。恣以爲弊事。鞫卽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恣官罷赴闕。過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問之。答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恣甚惶。回面向壁臥。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絜之故。吾今自掩之。卽解腰間帛匝其頸。恣不獲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慨。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尙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恣。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稍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恣略能記所書、他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恣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披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孀寡上孝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與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寡。詣學舍誘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魑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靑城唐相爲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相顧其儀。嘗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車贈一土塊。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侮己。擲軌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宋始疑

爲異人。殺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金大。仕至秘閣修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嫗、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旣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黄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坐延入。僧願其僕去東鄰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旣熟。就廳踞坐。析肉滿柈。分眞上眞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嫗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懺謝之。恥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旣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閽者止之。呼罵不已。閽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擾衆。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謹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衆但相視悔恨。然無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邛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鄉中所擲數。啓之而信。旣長。益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謂與人抽籤賦馬也）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榜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盡塞衢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驢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驢其庭。行久不反。驢亦無聲。視之、剪紙所爲也。或訴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處。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纔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胥名蓮留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纍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巢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蘇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卽洒然明年。忱家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周、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

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倩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隱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榜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沓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瓌、造其家。婦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瓌悉曰、先生特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奪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冤當償報。謹志之。勿觀其飼秣。審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瓌意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蹶。踶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約休暇。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已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異。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婿使彊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沓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携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實室中。堅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濆汙者。不勝喜。卽日攜謝錢。且攜酒殽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陋。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覿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頗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荊襄召還。子公亮遣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旣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饒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値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惡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所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瞻謁。見殿壁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巖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爲吾父棺。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尹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臥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員袁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旣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嘗

審。査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襴上。爲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肯也。是年肯免舉。衆士俱不利。員顯道興宗家以肉蕈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尙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接書卽行。同輩稍黠者、啓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員興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四（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靑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枕臥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餉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民析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菲帚蘸水。洗木揩拭。踰兩時。又臥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門卽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怨我。我明日攜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閻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淸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靑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眞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擷蘿蔔中出。弛擕筐筥。就道上淸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觀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淸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尙書。壽過百歲。隆興中乃卒。

靑城老澤

靑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閻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凄厲。同行相顧。崖埃之念。如掛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觀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茸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饌尙遽。無所得食。願從翁賖一夜。明當償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輩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貴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斷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臨肯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厖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右三事皆閻壽卿說。）

孫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抃曾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覩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誓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卽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駭人。面絕大。深目倨鼻。厚脣廣舌。鬢髮鬅鬙如蠆。每喫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廛以爲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腦云。

闐州通判子

闐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來。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實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原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靴一雙。無主名。子再拜稱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靴。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牆。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壻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瑰。瑰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廬州詩

廬州自酈瓊之難。死者或出爲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彥（郯）作詩千言。謂邦人立廟祀之。廬人如其戒。郡治始寧。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與人縈合肥。曾瞻狼顧地。符秦又顚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鎖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縮戎機。酈瓊劫衆叛。度河從僞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

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尙書徇國事。既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搤喉聲喔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國趙知廬州陷）爲張實大將。橫尸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洟。（統制官蔣仲稱張璟以不從亂被害於州治。）法當爲請諡。史策垂清規。法當爲立廟。血食安淮沂。奈何後之人。邈然非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芘茅茨。冤氣與精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廷廡下。髣髴若有窺。謦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哭妻。（張節度宗顏夫婦俱實。陳閣學規。亦舍人韓大夫妖隨左司璟皆死。杜觀察夢吳璲獻坰皆實妻。）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爬搔痒徹骨。脫衣痛粘皮。狂顚據廳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烏馬。雲鬟追小姬。同列頃刻許。異事今古稀。（張宗顏妻既死。一日有村民狂走登廳事據坐。作妻附語處置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俄皆死。）蕭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廢止於斯。杜侯在宦日。夜寢鬼來窺。拔劍起驅逐。反顧出戶帷。曰杜二汝禍。即有鼓盆悲。（杜帥夜爲鬼祟起拔劍擊之。乃聞曰杜二汝禍。）章龍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席未煖。囟問忽四馳。（鮑字挑尊）安道移嘉禾。病骨何尪羸。于時秋暑熾。架帽裹頭顱。餘齡亦何有。幹在神已睽。（王安道帥廬。病亟。請於朝。移嘉禾。死。）師說達吏治。通材長撫綏。東來期月政。簡靜民甚宜。傳聞蓋棺日。邑里皆號啼。（師說字）近者吳徽閣。魚軒發靈輀。禁卒仆公子。廢闌裹敝帷。行路聞若駭。舉家驚欲癡。（吳坰之妻喪。車臨發。禁卒作。與一馬同斃。）昔有鄭中守。迴諱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刺史多艱危。居官廨驟死。未至先歔欷。仁矣張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嚴祀典。滿考還京畿。兄弟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其鏡鑑爲政。神則加冕衣。自此守無患。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荒于嬉。出奔復爲亂。羊肆死猖披。強魂作淫厲。殺人如取攜。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郫鄭彼自取。禍福尙能移。族大所馮厚。子產豈吾欺。寒

溫五種瘧。魍魎一足夔。或能爲病祟。祈禱烹伏雌。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爲神復何疑。勺水不將地。敢望豈興歸。片瓦不覆頂。敢望顯興棲。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足咎。來者猶可追。儻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營歎權風。豐儉隨公私。[illegible]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尙書名位重。正寢或可施。呂姬徇夫難。義婦嚴中閨。[illegible]淸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李鮑韓輩。必相追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脅弱陳鐵雅。劍佩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蠲州治。齎詞奏上帝。冊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棲。茲焉卜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聽淒風。馭行差池。穹旻亦異色。道路皆慘悽。巍巍文武廟。千載無傾欹。使君享安穩。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蠲介繁祉。遂紓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年穀得穰穰。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尊公方倚毗。明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垂。臣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欽時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望中旨。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榜華楣題。特書旌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趙和尙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弃俗爲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剎。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闕。范（致虛）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艱難中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

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陳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四方多壘。烟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奸黠。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時。羣妾弃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與其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尙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寧。徙入城避之。子婦家入蜀。就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毛物。睢盱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驚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去。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甯三年。成都人淩戩。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光。避御名。）家。葬父母。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宅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塋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動人宜爲奉眞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曰宵威。賜田十頃。歲度童行二人。後二年。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升爲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符。而程氏子名適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荆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圍。亦小兒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棬者。移時乃止。羣犬攫食。與眞者不異。（湘說之）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敘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孑孑。更無親戚可依。晚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鑒此心。卽以剃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怖。且恐昕昧累己。亟登舟解纜。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亦費仲彝說。其人姓名未得也。）

郢人捕黿

郢州江中。積苦老黿出沒。爲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

船。兩人操楫。大簪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鈎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窾底。以鈎絓肝。寘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黿出食肝。併吞鈎。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竅。欲犯船而身礙竅間。進退不可。漁者以篙擊其首。紞然而沒。則放索隨之。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鈎。又擊之。至于三四。黿死。始棹舟櫂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黿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爲力甚易。（仲粟說）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爲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爲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扣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顯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爲不孝。神人頷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追曉。視啄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夷堅丙志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祕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氅遂遭爇。葉爲話明微所見。張甚懼。卽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虢州驛舍

宣和中。虢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出。物物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丫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室。緣壁而升。遂失所在。擧家皆悚。至夕不敢寐。二鼓後。門窗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怪。就視之。面目衣冠。蓋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鬼。雖有刀劍。懼悞傷人。不敢擊。逮旦方止。老幼驚怖如癡。卽日徙出。後月餘。稽實人陳汝錫。來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羣婢悉夢魘。有見人物極大而無首者。有遭鬼物自牀舁至地者。亦至曉乃止。然別

無它。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挺。閭丘觀。俱爲蕭山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得免焉。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款曲。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刃傷僧。僧絕叫而走。葉驚睡。聞呼聲。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擊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衆至。乃剸刃而去。葉卽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捫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沒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葉之夜日。卽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臥起。自知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爲祟所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柏子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鬧甚重。遂墮地。視之。則茶磑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祟以糞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祛斥鬼物。勉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鐮刀。從空飛舞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竊見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玃之屬。至今尙存。

青田小胥

建炎中。青田小胥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竊出。陳素謹畏。獨臥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衾巾屨皆在。獨不見人。而窗壁緊密如常時。莫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將存敵祭酒。方鄉居。憐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驗之。時中命具狀。訴于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域眞官。仰來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書玉女子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檥舟岸側以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尙熱。死已旬日。而面色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帶刃。由兩廂側突

入城。見者辟易。兩卒蹙其踵躡。欲闌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迤邐入三門。過西廡。一馬繫廡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趨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臥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傅藥。兀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即就絆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賦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食牀。鼈競緣四腳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啓門。有村僕持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奩。餉鼈二十八頭。發視之。絕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亦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匿。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縉雲鱠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鱠。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鱠至未及食。忽雰霧晝冥。雷雨驟至。柈中鱠縷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內黯黑。乘燭覩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踰旬始平。識者以爲龍螭之類也。

西洋廟

永嘉胡濱臣。世居西洋。忽爲祟所撓。始則揚沙擲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臥內。皆鏗然有聲。而壁戶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爲苦。幼女始分髮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間。已失一髻。濱臣從外至。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二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錮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潘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博徒以骰子擲采相兩爲鵝子）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寤。以語徐。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南郭外一鄽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云葉子羽秀才宅。驗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前纔得一男子。較其日。乃潘氏所夢之夜。具以告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顧徐有喜笑色。子羽名之儀。

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聞至徐氏。常稱潘爲安溪媽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籙於龍虎山張靜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斸之。過丈餘無所睹。復填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黃先生至其家。爲作黃籙醮。埋金龍於甃下。光始絕。嘗清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案前。周匝皆青苔。石體尙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唯用二小童擔酒。他人莫得入。童實爲戲。然石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舁著門外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扃此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靈符力殄怯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磬磬有聲。墜于廷。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尙存。題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覩其背。則一符存焉。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奈。乃納諸室中。久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既無如我何。盍圖我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絕。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將家無歡。祝怒。嗾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以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羅祝昔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佐胥史詆其冤者。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棰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嬌憐。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牓立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瞿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讎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冥縈我以死。冤債何時覺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棣兼公使庫。時□煮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云。第二棧亡酒數百餅。棣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宛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垣隳壁。鐵鎖無纖介疎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于城上。得一壺於雨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

陷處。乘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廟舊有神祠。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爲祟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始散。校元數唯欠一升。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此卷皆[illegible]說）

夷堅丙志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初自縉雲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爲人作歷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粥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嘗入家總壁。然不覺有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卽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廁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稾殯於城隍祠前。次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知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幼。草草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紿曰。左。左乃山窮絕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汝卻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候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實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卽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尊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烹食。醉飽卽臥。已則遺糞滿地。徐徐起。引手粥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爭滌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叱罵。范笑且怒曰。汝乃敢毀我。趣詣三清

殿下再拜。咕囁有辭。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捐囊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儲爲濟衆事。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強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攜。施以爲請。曰。吾既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橋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與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閔。貴居婺。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爲爾解祟。旣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疵暴作。冥不知人。閔濯利交下。殊困憊。強舁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衿往。非夫人者也。乾道二年。錢竽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辭范子珉。蓋其亡日也。（錢天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解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解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買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卽飲。君盡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解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聲。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紿以不娶欺我。旣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親。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惕然。追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粥煮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家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illegible]）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畜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追夜。聞室內牕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手自牖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卽仆絕。家人聞之。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抉齒灌藥。扶救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跳踉不可奈。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三日乃定。

桃源圖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一篋。中貯二板。堅勁如鐵。嘗能刻桃源景物。恨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觀。女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翁橫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工畫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倅者。亦欲得其

一。初不閉拒。即詣之。所謂如前。劉繼半。板忽碎裂。遂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常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即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倘氣不檢。嘗毆人折齒。捕鏁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毆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尚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蒸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擫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斷。既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鄰先生所呵石蒸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就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就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幾其半。廷下黃菊已槁。就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詰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爐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躁身距躍。珠星從毛竅閒踊出。的皪滿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即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械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羃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就之處。其銀箸斷處化爲金云。（鄭元說）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淦丞。被憲司檄。鞫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値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寢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卽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儈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旣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敏士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過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惱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羣盜驚走。遂得脫。（國學老說）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罄缾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叢林。朱實下垂。又以竿拱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嵓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嵓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留者獨挈之以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尙可容出入。諸人相繼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浥之以鹽。攜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公雅爲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無所不有。可畏哉。

溫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溫州大風震地。居人屋廬。及松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鐘樓亦仆。唯江心寺在水中央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是兩日。有巨商檥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雨。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屯徙。吾今夕赴麻行水陸會。會罷卽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人曰。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寇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咒行法。爲人治祟蠱。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卽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蹈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追尋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是。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巫命累甓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孕卽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僞。欲試之。而遍體皆朱漆。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爇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右四事皆木蘊之說）

汪子毁神指

饒州鄱店民汪澳。世事善神。龕其像於室中。幼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澳夢金甲神訴曰。吾衞護爾家有年矣。未嘗令爾家有小不祥事。奈何容嬰兒毁吾指。澳驚晤。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治。此子即日病。中指間疽。絕痛。既愈。遂攣縮不可展。

夷堅丙志卷第七　十七事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檢。鎮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厠。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鋼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閣。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答。未曉。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人至。已失矣。即撤幌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鬟亦妹子相戲爾。便有小婦一人。尤美色。鬖鬆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執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奉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遣我耶。悄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此。遂瞥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綿累月。乃得脫。（王稐之時爲天長宰日。殿內籍伯父也。）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掛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畢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欻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爲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揚州雷鬼

上官意衞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雷激于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錢師中爲臨安新城丞。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茫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鍊。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衞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黯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縶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德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

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咎拜。綱受之。旣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款。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醫欵。苟得轉爲男。存沒被厚德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嘗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漸躡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觀祖母猶立階下。大書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餘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辨才問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餘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餘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鵝千數。集于別堰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鵝銜土以覆之。蔽擁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徒諸高原。斂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璞。赴省試。第一場出。律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案間。惘然如失。阜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丁寧至三四。璞許謝錢二百千。乃去。猶疑其不然。未幾。果取至。卽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於睹門裏某巷第幾家。蹉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璞達其家。璞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尙能念家貧邪。是年璞登第。復厚恤之。仍擕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訛云。

子夏蹴酒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錄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兔封爲教授。旣試將揭榜。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呼之酒五爵。子夏怒形於色。飛足蹴其二甕而與之。以語同舍生。及榜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觀其文若世間顧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敕。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紿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戶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話前夢。其夜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日。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濟。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失其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旣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薦舉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答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屬鬼籍二年矣。趙意色慘然。退卽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答。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卽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靨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馬遁尹

馬遁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乘義郎李擬。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卽馬遁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卽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旣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百方醫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鑠金

姑蘇人徐偷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鑽。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鑽之扃鐍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工於敗金石也。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既而鄰邑崐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慝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乘義郎李樞妻之乳媼。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己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見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此卷皆王日嚴所傳。日嚴多得於其弟者。）

夷堅丙志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以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鐺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遣之。明日宜託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變禍。命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徹關出。擇劍叱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幾因告子矣。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胡秀才

婁補之（師中）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穰以膏。又七日稍癒。痒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勤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親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置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黃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脫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遏字鴻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紀。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半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今不知存亡。（右四事亦得於王日嚴。）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紹安之父。待兗州通判闕。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

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為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為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為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譽。必能擢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惘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蔭。但一孫得官爾。（右二事文舉說。）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為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峩。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胥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佳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為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懇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之。其副乃廣德出縣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君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冒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因聽赦罪。經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覩所謂無憂閣者。衆瑤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朵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尫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寂無所覩。王總管云。已還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為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秘。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灸羣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攀援而上。受剸割之苦。殭尸無數。大言拾事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為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敕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有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實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葉綿為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叱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為汝懇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腳。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蹷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張子韶姪寅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膚革間。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特盡而已。一客不知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学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療。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臥。以爪甲畫其腹并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即消。又探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衆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如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真。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為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覲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為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薛荔纏結中覆呂真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為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掣。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卓上。或有顛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囑。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惜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為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即佯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為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訴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逐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為牙媼引去。迫於飢餒。故自鬻。牙媼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江氏白鶴

江淵舉（幽）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其母往官下。有白鵝白雀各一。皆瑩潔可觀。共一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入白曰。神素愛此等物。願收秘之。卽攜入臥處。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鵝死矣。（鳴玉說。）

夷堅丙志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稱善。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求。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籤下。遇婦人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問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啓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與待牓。他日闤市閒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都門。見□□□司牓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周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邪。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少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元特說。）

酆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肯誼。鄉里目爲林無差。以其名近乂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不可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酆都宮使林。如是几數紙。乂平生讀道書。願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謫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官也。不願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不復可得矣。乂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乂弟乂之婦虞氏。尙書策女也。不食豬肉。乂詣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盍隨家豐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輒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乂曰。我若眞爲酆都宮。必使汝食。婦笑曰。幸哉伯力爲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乂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乂父挈家過泗。謁普照王寺。其母生乂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訃未至吳。家人臃豬爲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家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盡一器。自是遂能食。時乂卒已半月云。（白山□□□宅□作祀□一□不巫詳。又□□以乂爲說。）

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觀。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助役。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巡門。催納土者。往來憧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絕。旣而蜀中奏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奔於廟祝家。頑然常質也。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案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敢奏。都人圍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牛。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爲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遠晚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乃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爲龍復讎云。（見蔡條僅史補。）

溫州賃宅

溫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盡死。後數年。呂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亦居之。甞見仲君露首禿髮。往來西舍間。女子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翻弄什器。遂竊几。不可捕逐。唯一嫗頗恭謹。每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碗

九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物．震動無時．或空觚自行於廳上．擊室殊以爲娛．他日媪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主．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鼎．賓季皐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假舍者．經一月未畢．邑皆挈家來．或告其故．皆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朱夫人憂．將葬於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痍可憎．告曰．太夫人葬地蓋在溫州．地名徐家上奧．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瘡痍．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決．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幷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溫．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蕭山人張藻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買□□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里許．名徐家上奧．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藻未覺．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媪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梃見逐．指廬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用．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里正．得爲白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驗夢中所見爲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爲壽壙於左次．役夫斸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臥其下．埋沒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榜曰應夢石人云．（璩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璉．幹辦壽春政府．其弟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璉假馬．璉令廄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觔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蹄躅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曏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廨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璉說）

聶賓遠詩

聶賓遠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和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臠之．時其父用之尙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眥開．車馬幾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錄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詷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

假寐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實．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衰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偏詣廛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爊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爊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倆耳．（右二事皆沈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爲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魂．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作人薛山爲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幷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日．伯虛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斂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諉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所經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攜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爲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衆．犬迎嚙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鞫之．乃此婦爲囊槖導賊至．始悟犬之鑒識．復呼以歸．（附錄紹興）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極．未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而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暗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齒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夜．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

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吁其異矣。

綦山府君

臨川詹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綦寓夫爲永康軍通判。既之官。是年九月晦。綦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清書椒。徐讀之竟。追寤。但憶紙尾大書云。綦山府君詹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不旬日綦卒。妻挈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歲八月卒矣。綦山之夢。其然乎。（右二事皆臨川吳必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　十一事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慝。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致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拂室焚香。具爲訴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即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覘其服。紫袍紅鞓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魈纏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剌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蹶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既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遜。字廣聲。爲秦昌時壻。居于會稽外邑。與詹道子（元宗）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遜入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興二年。遜爲太學錄。確夫婦同夢遜來。而身絕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此。俄相隨入臥內。妻愕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爲至吾床闥間。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子。時遜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聞其事良不懌。是夕而訃至。明年確妻復夢人舁柩入門。問之。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遜之來爲己子。預戒產具。即日得一男。（右二事皆詹道子說。）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慨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殜殜。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點鐙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勳業雖盛。無憶我。翻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踰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盤。豬一盤。鴨雞各一盤。凡四品。盤各四巨臠。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鄭八嫂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觀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赴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盤。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饗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奴。先因病艇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杯令飲。即醒。云適往市門下。候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寘袖間。卻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幃引而

行殿上人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師子形者還遂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狠花冠上天眞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尙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尙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枷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闊可二尺長袤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前楚毒備極三人着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碓石磨磑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幞亦甚容身卻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爲排得幞亦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宜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眞有一字讀作濵字數人濟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明白再讀其四只赦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訶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咒云無礙無遮廣聽明喬律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礙遮一界遐奇比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礙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汙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鹽灰河主第五職事繁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積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竊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幞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書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離舍置龍虎堂於四廂偏近外處往來喧雜炷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瘡圃中兒每敖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執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濵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爲濵以晦黯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崐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崐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崐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仲兄實踵其後云

常熟圬者

中大夫吳溫彥德州人嘗爲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圬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㬇）爲郡守聞之盡捕群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入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筏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疑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根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母念之切乃與同榻臥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兩髻于背紅繻弈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覓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即擊碎棄之女疾遂愈（右四事皆朱叔賜說）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季孫）甥也言景文知忻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閤與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朗一曹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君即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朮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譁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虬龍偶雲車山岳聳風塵天地擅從茲得舊遊萬劫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口事更多艮上裝中爲進發一車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予案東坡集景文爲隰州守以沒此云忻州恐非何薳春渚記聞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卒其說不同坡公稱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檥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

者往往錄藏之。士子慕容嵩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嵩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右二事皆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齡。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眞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爲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于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爲宮。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徨良久。顧道童周永眞。索筆硯題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劍有神。未羈纓與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羌廬去。異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眞散人瀟湘訪曹副宮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眞以告。而李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皂縧。貌甚古。入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永眞言李陶眞先生也。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算來由我更由誰。神龜移入雲端去。彩鳳携歸地母騎。溟涬浪中求白雪。崑崙山裏采瓊枝。只消千日工夫足。登箇長稜八角兒。書畢即去。後三年。又有姓崔者來。讀二詩大笑。時永眞亦在傍。崔瞪眂移時。咄曰、汝師曾食肉乎。曰、然。曰、非汝買與之耶。安得如是速。捽其耳。復擲之仆地。徑趨出。初永眞性蠢鈍。及是豁聰明穎悟。後易名晝昭。爲道士。二李之詩、嘗刻石于宮。靖康中。神霄廢。復爲萬壽。石爲僧所毀。曹與齡至八十五歲。乾道四年方卒。（周觀）

朱氏乳媼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爲太學官。其乳母死。槀殯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彷徨室中。明夜又夢。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白菴中藏柩不少。何以爲誌。曰、在菴之西偏。冢上植竹兩竿。南者長而北者短。柩上所題字尙存。索之當可得。李旣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迺明往訪。尋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裹遺燼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鬨歌叫嘻譁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見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媼來有喜色。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挾我歸。將至矣。一家皆爲哀歎。遣人迎諸塗。命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闍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裯亦不見。疑爲它往。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亟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自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袜。及華嚴牆畔。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遜讓之狀。即扶以歸。旣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闍梨之意。云夜尙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款語。遂隨以行。了不知牆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煥耀。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揖遜。忽冥然無所覩。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施三嫂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逵。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嫂來。曰、久不到君家。今日董知郡招喚。以乘客未集。願假館爲須臾留。張記其已死。不肯答。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懷之久矣。非時不得至此。幸見償。張寤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于澄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償不用百。儻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誦經。旣而歎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猪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願。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寘五物釜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覩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廚。發冪舉肉。亡其一蹄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旣罷。女始言適欲入廚。見黑物貿貿。徹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牓。來書嶽帝。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內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爲疑。其

人曰、趙晳秉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鄉熟識之。渠名中興。非晳也。曰、吾言不妄。君當自知之。遂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與之出謁趙。欲話其事。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予尚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怨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晳。且曰、子若爲婿。吾以女嫁子。是歲晳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爲婿。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黃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學圃中人也。良人已沒。窮然無所歸。黃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或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溷。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相服。取視之。穢而無餘。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黃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鄧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鄧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鄧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瑤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袨服。儀狀瓌麗。閭閻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鄧驚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鄧曰、吾布衣也。安得當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即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歸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即登之。既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鄧凝佇瞻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婿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偸啟。香自此歇矣。鄧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敏代鄧爲館。見汪翁道此。

牛疫鬼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擁。牧畜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覘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牛媼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已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磻石而坐。施罔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獲。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

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爍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桌上。一室如晝。妻竊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間。大已如盌。其長稱是。懼而出。舉家人列拜。俄聞屋中福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角。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柩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顒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人戲笑往來。交相鬭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舉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宏甫）乾道三年。自祕書丞罷歸。妻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夢葉伯益諫事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曰、兄弟寓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書齋爲勝。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共坐索飯。且求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又得於士廓位。既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亨孫。時伯益物故恰三年矣。

李生虱瘤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虱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死。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錢爲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直族祠家。日以三十錢顧之。舂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寘于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瞻敬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聞鼠鳴于旁。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晨起。意悶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毆鬬。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爲證。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罔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鏹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爲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呵罵。鄰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厥。介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爲黃衫人呼去。過入浴室中。四向皆烀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歘然而寤。謂爲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廚作粥。牝貓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誓不飲酒。盡改故態。（此卷皆舒州事）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十五事）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刋太平聖惠方板。分其半於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譁。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蔽樓上。迅風驟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一聲。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懵失魄。良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視。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耆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

紫竹園女

隆興二年、舒州懷甯縣主簿韋裕之官。僕顧超、夜宿齋軒。見一女子。著綠衣裳。訴云、爲母叱逐。無所歸。知留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恍惚如癡。貌瘦力乏。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賦。及至。超持其袖。呼有鬼。女掙身絕袖而竄。舉燈炤之。乃巴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巴蕉一叢甚大。裕亦嘗爲怪。裕命芟除之。血津津然。并竹亦伐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吳旺訴冤

紹興十五年。陳韶安爲吳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爲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冤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愬。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吳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餘自給。嘗與鄉人蔡生飲。從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銜冤久矣。今日聊爲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雖主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鞠。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爲是。竟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爲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爲鄰。乃本府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能復直。弟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爲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願丐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爲殊勝。幸就彼爲之。陳許諾。鬼巽謝。陳問病者可瘥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醫藥祈禱。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俾錢爲旺設位。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內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呢。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偏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殺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臥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眡之。已化爲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已。（右五事皆新安胡倜說）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墮于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翌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挺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覓人。即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援溺者。已身軟如綿。洎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奮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虀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許以生路。

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為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為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為．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為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寶之．將傳授秘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變．西歸．後為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瘧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巡陂去城二十里．還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臥．不復知人．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為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祓禳禱禬．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為日已久．人神異路．願不至褻慢．以為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與衆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營一廟甚華麗．目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誰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為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願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為之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為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叢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惡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往眡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唾其面．傑愕不知所為．便覺恍惚．而英遽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瘖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卒．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為可怪也．

蛇犬變

林廷彥為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為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眡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鬻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留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為此楊震鸛雀銜鱣之瑞．千里俶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巳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奉闍梨

宜黃縣踈山寺僧奉闍梨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歧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悟者為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窗入．捽之而去．就眠死矣．

紅蜥蜴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窗檽戛然．疑卽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睨之．圃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穀．徧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渥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為異物云．（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說）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率以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掠衆趣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悆巳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為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紿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眡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卽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為買殽饌．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卽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磔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脊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匄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衆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苟有益死者．奚用多為．齋罷徑出．衆探羅襆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為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刻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吳德充

吳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

自此奉矣。吳信之。勉爲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顧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卽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榜擢第。旣調官。臨出京。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生爲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眇理。不以爲信。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待次。自虔州簽都罷、歷通判衢州永州建康府。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曾（次翁）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資歷已高。嘗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爲宜奉守。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十五事）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適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卽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秉席間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裘。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折篋爲大襆。取器皿蹴踏寘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旦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旣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偸長以赭汙群偸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懾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爲贅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卽告歸。民不肯

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候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及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旣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旣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閒耶。婦往視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焉。果見群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卽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猪

政和元年正月、福州北門賣豆乳人家。猪夜生七子。但一爲猪。餘皆人頭馬足。肌體悉類人。淨無一毛。初生時、呱呱作兒啼。其家懼。亟瘞于廁後。鄰人聞啼聲。伺曉入眡。猶及見其二。取以示里中。斯須間、觀者如市。郡守知爲不祥。命亟殺之。時方上祥瑞。不敢以聞於朝。

福州屠家兒

福州城中羊屠家兒。年十六歲。性柔善。惟嬉游市井間。不肯學父業。父母罵之曰、汝已成長。當學世業爲活。爲養親之計。浪游何益。對曰、逐日眼見已熟。要殺便能。何以學爲。父以羊一刀一付之。閉諸空屋。竊窺其所爲。自旦至午。但對羊默坐。忽握刀而起。指羊曰、與汝相爲讎。豈復有窮極。揮刀自斷其喉。父母急發壁救之。無及矣。

林翁要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蕩漾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篙。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爲佛助。（右四事皆福州太平寺[illegible]藏寶所。僧寶有一書曰冥司報應錄。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鍾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爲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廡垂長黃簾。一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道士下堦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過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脗合。卽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服如初。卽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爲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爲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脾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

餧。臺青子一合。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煑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去。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洪州通判

鄉人李賓王（荆用）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劍擔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首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興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旣得壻。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旣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壻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右二事皆李賓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俠。福州福清人。熙寧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與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世十七年矣。其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不離眞。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疎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寤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產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旣有絳霄樓。華侈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囿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旣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嶽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卽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尙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實（璟）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時中）侍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梁仲禮爲主簿。二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游處。一夕。圃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實遣卒遍索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問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汝五藏間穢汙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說。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讀。晝則無所見。臨別又言曰。汝已位爲眞官。階品絕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籙著。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此書一符錯誤。獲譴不小。當削階數級。仍有癰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盌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痊。（右二事皆梁俊彥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瓘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反縛投海中。獨留兩僕使執爨。至長樂境上。雙櫓折。盜魁使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逸其一。徑詣縣告焉。尉入村未返。文瓘發巡檢兵。自將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塗。逢小舟雙櫓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無一人漏網者。時張子戢給事（致遠）爲帥。命取舟檢索。髮杝尾百物縈繞。或入水視之。所殺羣尸。並萃其下。僵而不腐。亦不爲魚鼈所傷。張公歎異。亟爲斂葬。盜所得物纔三日。元未之用也。（張疑實錢輝說）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尙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皆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牆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辨。其下謖謖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牆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請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禳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笑之妖。殆此

頗也。（肯堂之子盧已說）

蟹治漆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當死。特旨貸命黥配。州牧慮其復爲人害。既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因行至荊門。盲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倩防送者往蒙泉側。尋石蟹搗碎之。濾汁滴眼內。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賂送卒得一小蟹。用其法。經二日。目睛如初。略無少損。予妹婿朱晞顏、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見之。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十三事）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十八秀才。董儒而無立。淑性高亢。鄙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郭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戚。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故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語曰、和中不可再嫁。嫁當殺汝。和中董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爲故夫也。曰我平生爲汝累。今死矣。尙復徼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巫無語而去。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挈與偕行。至揚州。謀壻。將以嫁王趯。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閤門宣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屬捽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臥病踰月。昏昏不能知人。二嫂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謂姈姈至去矣。問爲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交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蕃州。夢淑與人聚博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迄夕。豈是女子所爲事。淑忿怒化爲旋風。逐母至牀。母驚號曰、鬼殺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宜都宋仙

宣和中、外舅爲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諸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牒謁其廟。財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焚。忽大雷雨。百里霑足。邑人戴神之賜。相與出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爲男爲女。致諸圖志。問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晝寢。夢大輿自外來。擁蓋壓屋。儀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門卑陋。安能容此。轉弼間已至廷中。鼓而窺之。則婦人眸容穠飾也。其內驚起。欲致敬。倏然而寤。乃命塑爲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嫗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爲久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掖張翁使去。曰、困吾母如是何也。又扶嫗起立。然後去。嫗長子及婦孫輩、見老人乍仆乍起。趨視之。歷歷聞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爲不祥。未幾嫗死。

錫盆冰花

外舅淸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錫盆洗濯。傾瀉水未盡。盆內凝結成冰。如雕鐫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龜、一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然。外姑劉夫人、命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是無日不凝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雖善巧者用意爲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舅有兵部侍郎之命。（春補記聞有舊□之一事舊相似）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貨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不可。卽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弃婦暱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缾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旣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踰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旣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旣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祔。各洗滌衣斂。共臥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楊宣贊

唐州相公河楊氏子。娶于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不勝計。晚年瘡發髮間。未能爲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稍愈。而潰汁流至喉下。皺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右六事皆聞於婁彥）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為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狄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儼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為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為神。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見晁無咎載）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志於醫學。能逆知未來事。宣和末、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過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縣。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溢。吏民以為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巫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酹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為觀察推官。就扣其說。閻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為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圈。而外繞九重。末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穴。書而揭之。皆有奇効。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晡時。輒為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謔浪。竟夜乃息。德遠寄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戟手罵曰、賤女子。忍遽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為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為人言之。蓋罔罔累旬。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予為禮部郎日。德遠為太常主簿。同行事齋宮。為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云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袞袞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据依。姚李更買酒殽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為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話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窆乃反。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憶毛髮為洒淅。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諧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為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峨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奉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賓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右三事皆李德遠說）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辟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為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廟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珓。則夫人垂憐。尤為上願。若得陽珓。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閒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竊其所為。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為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為人害。詐為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為青面大獺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徐搢說）

蔡叔厚

蔡叔厚尚書（崇禮）登第後。僦馬出謁。道過一坊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翁仆地。缶碎者幾半。蔡下馬愧謝。翁市井人也。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捽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唱呼以百數。街卒持杖前訶。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斂避。亦嘗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奔走不暇。今君獨跨敝馬。孑孑而來。使我何由相避。凡侮詬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蔡素有諧辨。不為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多矣。為馬所累。顧無可柰何。然人生富貴自有時。我豈不願為宰相。豈不願為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插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慙沮。以俚語謂蔡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居京師大藥肆也。故蔡用以為答。（趙恬季和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十二事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謂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效。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洎能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悲。俾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有封貼在地。取視之。中有藥。書云、周昌時供奉母病。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俟明且以進母。積痾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妾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伎。嘗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也。強以元直畀媒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匿、莫未便。悟而懼。以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爲能畏我。雞鳴起登廁。方過堂下。兄持梃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走而免。遂得病亡。

魚肉道人

黃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丁亥。得風搐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拄頤。面掣向後。又瘖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于室一隅。飢凍交切。然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時灌以粥飲。活至七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極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母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寘地上。掬白水洗滌。脫所披紙被。蒙其體。□□□□一粒。納兒口。旋繞行五六十里步。（原缺九行又十字）魚一頭、使生食。又溺於□□□□染指嘗之。甘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牛在旁齕草。無少異。覺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暢。越一夜乃出。則神氣灑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訝曰、小兒何所往。許久不歸。自此日游廛市。能說人肺腑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錄。又罵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去。入峨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爲宣撫使。率母夫人來游山。見之。攜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辭而去。過武當山。孫旭先生告之曰、羅浮山黃野人。王代時□惠州刺史。棄官學道。今仙品已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羅浮崇眞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處殆無路可上。須攀藤蘿。援枯木。如猿猱以登。不幸隕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爲性命計。則可往。黃曰、若顧戀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僅可容足。將及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聞林莽戛戛聲。大蚺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蟠繞于旁。黃瞑目坐。達日。羣蛇以次去。復前行。崖路中絕。獨巨藤枝下垂。援之以上。時時得小徑。然財數十步。即途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隨巒勢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嶠畔。望野人綠毛被體。踞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黃不敢喘息。久之忽問曰、汝爲誰。何自來此。亦何用見我。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黃以掬葉杓酌之。可二升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侍。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至人達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帶芥。頃刻不可留。汝觀此間別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之庭。尙不敢左右睨。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豁然洞開。相與入其中。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巧石。奇花異卉。從橫布列。兩池相對。謂黃曰、汝留此爲我治花圃。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溉灌。勿誤也。遂先出。閉壁門。黃奉所教。地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果能留意於此。眞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稟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

所食。於鉢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淵使蟄飲。遣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啖之。直俟不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後稍減少。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元道、封達眞先生、飛令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朴野。內含至眞。白髮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葵）舊與之善。閑居宜興。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淸風八咏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遂居婺。周公適自當塗移守。所書始驗。凡此諸說。多得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食肉二斤。而飲水猶一斗。詰其得道始末。與周說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爲郡守林栗黃中所劾治。杖而編隸之。

浮梁公父葬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壙二丈。得石槨。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隋司隸刺史房彥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營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卽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爲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爲中興名宰相。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異哉。（趙不獸說）

種茴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拳跽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旣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幄中。聽異之。宣問實有何能。拱而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卽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衞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燭季周詢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者溺死。八月四日也。（右二事皆吳虎臣說）

燕子樓

濠州府舍後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守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爲妾。名之曰酥酥。兒雙鬟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答曰、願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之去。薄晚卿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妾愕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耶。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我與汝語。良久乃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路。何由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樂。入燕寢徑臥。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入室。拊其背掖之使起坐。曰、我眞至公所。恐他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爲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酥酥也。請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齊黑面。極可憎怖。卿拊牀大叫。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卽抱病遂卒。（王嘉叟說。婿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子婦以病卒。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喪以東。汝善囑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不敢違。是夜阮夢婦

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爲客鬼。爲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鐘鳴。必奔往聽命。極爲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無脫理。恐以櫬木爲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窆山丘。無所復恨。阮寤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還江州營葬。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換骨

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霖）幷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郡。拘置兵馬都監廨之後僧寺牆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伸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靑袍一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翦椎鑿之屬。鋒毛吹刃。頓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云、奉上帝勅旨。爲官人換仙骨。語畢升榻。商卿怖汗如雨。諦聽所爲。遂以所齎器具。恣加割剔。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換骨訖。揖而告去。商卿揭帳視之。髑髏一軀。自首至足臥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嘗聞兄伸吟聲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坐守護。至今猶未盥櫛。商卿具道所覩事。才絕□□□□稱來邀致。仍傳靈語、乃告命已至□□□□之意。淳熙閒、持湖北漕節。鄱陽胡瓊德、□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靑袍傳旨時以大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略而卒。

朱氏蠶異

湖州村落朱家頓民朱佛大者。遞年以蠶桑爲業。常日事佛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蠶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如金。眉目皆具。朱取寘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誠與佛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爲蛾。卽飛去。

金山設冥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宜興人。因妻亡。爲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是生天象也。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十六事）

陶彖子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厥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與人言事之。彖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幬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舉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己逐物。爲物所縛。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旣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隨。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此事）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攜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爲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號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王屋山

道士齊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燕眞人巖前。山多栗、黃精、及諸果蓏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覩人坐起百爲。從傍効之。希莊大怪。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猴糞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市數日、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倣其動作如前。懼不敢復逐。意欲出山未決。聞有呼之者。出戶見丫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說不坐顚人。問曰、麻龍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驚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喑疾。數歲方愈。（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

王少保

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少保家。言曰、少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答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兒孫不欺。曲審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捍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予在臨安聞之於媒嫗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溫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叉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產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猙惡可怖。卽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絕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嫗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圃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內。豈非一氣所沴乎。（王三錫說）

張常先

張常先者、稀仲樞密第三子。凶愎不遜。秦丞相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illegible]）假吏卒別墓。怒不假銀香爐。捽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爲言者論罷。旣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羈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卽日行。遇于三十里間。叱下車。褫其巾。使步於馬前。未半舍。困苦不可忍。適逢所善皇甫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爲祈吳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攜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常先同處一房。鎖其戶。而自據二妾。凡

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寧、爲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因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祟已甚矣。

華陽觀詩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熺、謁告來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巖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卽日鑱諸板。揭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者。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所爲。是歲冬。秦亡。

秦昌齡

秦昌齡寫眞。挂于書室。魚肉和尚見之。題曰、動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徘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爲宣州簽判。歸中途感疾。至溧水疾亟。寓於王季亲宗丞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幔。縣令薛某買紫羅、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茅山觀前。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擔草屨一雙。餛餅兩枚。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蓋昌齡正四十三歲也。（右二事皆太平州學諭三舉說）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珏、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蜜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閤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裝。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珏亟起視之。尙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覺不知爲何人。珏以問守舍老閽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妄矣。（江鳴王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遺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皆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

市中物。時去俸日尙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生持錢出。値王暫出外。乃爲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蟠舞一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猗頓。果何人哉。寧踣歷還家。茹蔬飯糗。以終此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卽日弃館而行。不復有意於進取。料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伯兄在館中聞會觀）

廣州女

廣州番巷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壻於家。女很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卽聞之。

碓夢

靖康末、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逵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爲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牖間。既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瘫。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惺冥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宗室兵馬鈐押子舉主醮事。是夕。衆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脚。少焉人浴闃。醮事訖。子舉爲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蠹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不聞有大過。既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尙如是。豈非三世業乎。張晉彥（郎）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閨女也。靖康中從夫官河北。爲寇所害。旅魂無所歸。賴今夕醮力。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相與酬答。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升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齋史祺聞之於晉彥）

異人癰疽方

歙縣丞胡權。遇異人都下。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砭。服之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藭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爲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爲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不若酒力之奇妙。京師人苦背瘍七十餘頭。衆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治癰疽惡瘡而用藥如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導血脈補中益氣爲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爲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六錢匕。少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迸。若有物托之於內。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瘡發於胸。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亙。項石不能動。與服藥一日。瘡卽散。餘小瘤如栗許。明日平安如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須命醫手。明年其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去。其它

効驗甚多．眞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麤．取淨秤之．予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掘之．得銀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琅邪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尙書

邵武士人黃豊、馮鍔、一鄉佳士也．同詣本郡麗華王廟．求夢．夢有黃三元馮尙書之語．皆喜自負．其後豊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第．所謂三元乃如此．鍔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中甲科．爲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鼐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尙書．薦鍔自代．未及用．卒於官．所謂尙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 十一事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褸．二人甚壯．頗整絜．隨身齎乾糧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眞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間．痛即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追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魄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異．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

爲此．但恐兒魂魄尙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北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映）挈家來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忍賣．放諸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逐食登高．遂至絕巘．既而不可下．留止嵓穴．望之宛然．飲嚙自若．凡三歲．王氏它徙．三羊尙存．後人遂目之爲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山不遠．靈跡甚多．蓋神仙窟宅也．（張商仲說）

靈顯眞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秦中失利．深有根本之憂．陰禱于閬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王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後崇改眞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寤而歎異．立請于朝．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郎者是也．

興元夢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柈示之．曰、賀歷劉．覘其物．唯豬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歷矣．又四歲．豫果滅．

關山獺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涸．關山漁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覺兩股忽冷加冰．微有涎沫．懼獺穴其下．故急出．獨一人不見．告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爲獺所繞而吮其血也．獺狀全與鱘鰉魚同．長至八九尺．亦蛟類也．關山民李十曹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誦大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嚴．同列而拜曰、弟（原闕一葉）

王鐵面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爲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君額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爲眞之喜．明日、予在漏舍與從官言之．皆相訝．招致予過．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慮．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約幸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邀之至局中．廷曰、冬季當遷．異時典州未

晚也。戶部郎中莫子蒙□金部郎中何希深（[illegible]）適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退、固無至多壘之理。莫郎中縱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我信吾術爾、無索公所言人事何也。密爾、元特曰、何公明年蘇臺、豈特一去邪。廷留數日、即歸鄉。至七月六日、予忝被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小差。予蒙以八月除直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爲福建提刑。次年、卒。元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爲太平州。皆如其言。此蓋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奇崛可紀。徐吉卿（[illegible]）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衢。廷見之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誤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聞凶訃。繼有登高顚墜之厄。則吾言驗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馮希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因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間不至損。會朝廷擇使出疆、趣召之。日月皆脗合。其見予之歲、嘗至鎮江。謁通判毛欽望曰、君終任造朝、得一處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曰、即日遊行二百里。僧殊不信。甫二日、方務德自建康遣僧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復來。來之日有小驚惱、然不關身也。及歸、方弛擔、而西津火、寺之廨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滿、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浚明□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實關。雖小疾、亦宜善爲之防。浚明不敢答。妻宋氏窺於屏間、聞之、攀屏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臥疾、訖不起。范至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太歲、乃極佳耳。吳人耿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爲嶽廟。廷曰、此人不得官、尚可活數年。食祿一日死矣。耿不旋踵而亡。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寢。立春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爲侍從。廷約再見予、予迎其來、而竟不來。予亦罷去。得非知其如是、未有可以爲予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長文。鎮江事、聞之黃仲秉。姑蘇事聞之范至能云。

苕溪龍

莫子蒙在吳興、挈家游苕溪。時六月上旬、荷華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昃、望數里外火煜煜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挾溪水而過、震霆隨之、飛電赫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晴雲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泊處、幾不可識、荷芰洗空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卽取。所攜器皿皆擲。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子蒙說）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秘書郎任元理（[illegible]）暴卒。其官率職郎。不應延賞。於是秘書少監任信孺與同舍議、爲請于朝廷、以元理乃故諫官德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于時子公令予秉筆。正字劉夷叔（翌）之摘予起言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旣如其言。然私許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請焉。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爲說。虞丞相時爲秘書丞、命其子纂錄父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已。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十二事）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甲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眇中、不可復問。牽一雞一壺、盛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牀上、而置二盎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主媼以爲請、張散飯于地、喃喁數句、少頃、衆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攫飯而食。食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皿。羣鳴跳躍、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禹呪而遣往官倉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濺丈許乃墮。好歌滿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爲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羣迷。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攜。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爲我自心調。步穩青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豬耳環

將仕郎宋衡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關、殺豬賽廟。洗牲時、見耳下一方鋌、髮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爲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裔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潛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疾不可為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眡色切脈。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逗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賜。復賜為藥餌費。宗室中善謔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即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綵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嘗見謂為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醑別。取小襆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魅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為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聲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袪。生憶女所戒。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為計。啓襆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李紹祖奉世說。其族人也。）

閬州道人

閬州故多蚊。廛市闤闠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飲。雖僦直或虧。弗校也。留數月而去。臨去別主人。愧謝再三而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君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瓢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暑夕。蚊雷聚鳴於簷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閬。士人估客。往來無算。群集此邸。至於散宿戶外。計所獲眡它邸蓋數倍焉。

煤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蝦子以千數。爭入水。眡之已化為蝦。如是累累不絕。謝卿

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冢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為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為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踈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睨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什。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即具所見奏劾之。以為身任使者。媚事省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為禮部尚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曰、賢郎為誰。曰、大中也。遽易嗔為笑曰、君精采過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廩席。勉為諸生一臨之。即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貴溪桂縝家兩事。已載甲志。縝又言其叔祖（失其名）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煙霞。黃冶變化。為長生輕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不疑。盡禮延納。傾身竭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踰年丹成。客舉鼎瘞室。封以朱泥。外畫八卦列宿十日十二辰。極其嚴閟。而謂桂生曰、吾今欲游二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服。毋背吾言。遂去。桂日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忽念曰、仙家多試人。正使丹可服。或新固不吾與。將柰何。竊啓其藏。則金丹儼然其中矣。不勝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從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至。才入門。望見桂生。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餌法也。顧不聽吾戒。且吾豈真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也。今若是。旦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間有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躍入門外沼中。不數刻。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錮。非有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清宮。勑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涖其事。林取水一盂。仗劍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轟霆。踰兩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禾稼殊無所益也。（武夷翁賦）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少留荊南。見里巷間一女子。以謳曲聞姝麗。目所未覩。惜其已適人。

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命其客高子勉（荷）屬和。後數年。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爲侍兒。一日召客飲。子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昔日事。相與感嘆。爲請於主人。求詩中語。名之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與表弟汝陰王性之（銍）會。語及之。性之拊掌歎息曰、可流諸篇詠。爲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才華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迂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鵠悲。藁砧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罅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華敷。爲雨爲雲皆有餘。覩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鵠分飛後。猶是驚鴻初見時。新憐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嚲腰支一渦柳。坐上何人賭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宣州遺恨君能詳。擁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鑒賞得黃香。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擧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頮。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閃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骨。故來誨。汝何距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頗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敎之。道士曰、汝何來。曰、家貧。飦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餓而饕飧衆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不能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

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繞京城外郛可帀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拱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漏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屬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鑒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十六事）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白）、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其處。視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出天子。宋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爲平陸。自是官緒下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寧初、大水汎溢。衝齧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曾孫渙擢第。距文安之沒正百年又六年。兄渠繼之。然渙仕財至郡守。渠得博士以沒。其後終不顯。渠與予婦翁同門壻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陳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結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眞得金玦一雙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時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乃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爲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隸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廳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下。稍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餅祭之。乃絕。

棠陰角鷹

番陽棠陰寨．西枕□□．常有角鷹巢于近山上．每掠湖面．捕鳧鶩食之．一日用勢過當．雙爪攫鳧脊．陷骨中．不可出．鳧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能脫．少頃．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遂不能勝一鳧．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王荆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寢處其間．客至必留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矣．公不懌．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狨坐掛梁間．自持叉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飯．與弈棋．約負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絕句．已而薛敗．不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欲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話動作．率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其子入太學．考籍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固不偶然．頃在學時．舉學以暇日出游．獨閉門晝臥．夢金甲神人破屋而降．呼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聖人唱和．去今而果驗．客李彀者．素滑稽．應聲慫頌迎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三．彀曰、天使是時已爲尊公煩惱了．蓋以薛不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爲著作郎．人或謂之薛云、韓效王智興辭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乞兒．荆公曾爲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甯縣．其實非韓作．（吳傳朋．金甲事得之吳虔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服．秩滿．攜孥還家．裝貲甚富．又部官錢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輸贏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于此．常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奕如初．二鼓後．鐵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纍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歷一卷．乃舉舟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齎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梨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沙門天王殿圮．即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弃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摽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裹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藏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甯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魁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即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鬃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既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禾穟寄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爇．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右二事皆李鏞聞．）

滁州猪

宣和六年．強休父知滁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呈．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赫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即日改業．宗子趙不殷侍父爲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殷在婺州．與數人登保甯軍樓納涼．黑雲欻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電激烈．雨聲如翻江．俄火毬六七入于樓．不殷驚悸僵仆．伏樓板上．以手掩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竊覷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色．蓬首不巾．執鍋如骨朵狀．或曰在．或曰不在．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訖．始聞霹靂．良久雲散雨霽．起驗視．乃樓門大柱震裂．隨至頂一路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電中．墜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縫之．持以冒三斗斛．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闊如掌．村民不敢留．以寘神祠中．數日因雷雨復失去．（右三事皆得之李鏞．云鏞）

（不設所戲。）

天帝召段璝

段璝、字德璝，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滑稽。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戮。璝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郡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璝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爲粥以食餓者。賴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敍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升□□□□□□去。鄉人走視所居。惟敝衣履存。□□□□上於朝。而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無町畦道人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弃鄉里游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請其辭欽狂怪者。觀國不與校。以詩謝之云、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塵笑酡顏變。道不相伴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寰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閑作龍蛇走。壺裏常挑日月懸。漫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囊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世離俗罔等語。人亦莫能曉也。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遍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十四日。端坐作偈而逝。饒眞李觀民。爲郡守。聞而敬之。命塑其身於城東治平宮。（右二事得之□宗說。）

屈師放鯉

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有屈師者。撲買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竅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銜且徙。當其身之蹈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歎息。爲以缾悉運出之。弃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詰之曰、汝漁者以罔罟爲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又非它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害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青城監税子

蜀人楊廸功、宣和中游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税。有子□□□□敏。延老儒寒先生誨之學。邑人關壽卿過楊。楊留共飯。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父字。長揖而言曰、頗亦記上庠同舍之歎乎。吾謝西人姓（原闕五字）某自離亂出京。不復（原闕八字）數十人。獨吾與君爲知心友。（原闕六字）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然方（原闕五字）嘗聞斷也。遂道舊所習經。及舊所爲文。瀾翻出口。元不經意。時寒老方自作萬物皆備於我論。試問之曰、此論當作何主張。應聲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爲天地。高而爲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豈蠢蠢泯泯。自賤厥身。異可歎也。寒老愕然。復詳扣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秦時爲西江宰者。乃寒角龍也。故舉此語以爲戲。楊君追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年。壽卿詣闕。此子年十有三矣。不知其後何如也。（考闕毀、今記姓名不錯者。）

虜亮死兆

紹興三十一年（原闕八字）于揚州。予從事樞密行府。在（原闕七字）有客詣府上書云、以太一局（原闕八字）當以冬至前有蕭牆之變。（原闕九字）八日冬至。天重陰。挑舉（原闕七字）能爲天文。告予曰、昨夕四鼓。（原闕六字）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焉。（原闕八字）而報至。果符兩人之言。是時虜將戕其主。欲遣使報我。防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眞到家。妻子凶服而出。謂其已戰沒。方命僧作四七道場。既相見。悲喜交集。眞取靈几自焚之云。

青墩毀蛇

番陽違河村楊氏子。買永和鎮青墩四。甚愛之。寘小室窗外。首春微暄。啓牕坐其上。覺如人肘其衣。回顧無有也。少焉又觸其股。稍痛。起觀之。見有物宛轉于竅內。所觸處已瘇亦成創。急呼家人出。破墩以驗。蓋（原闕八字）動。沃之以湯。皆死走。（原闕十字）越三日而亡。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虜寇迫淮上。池州青陽人相率至九華山搜索隱遯。（原闕四字）避地處。某秀才者。深入高峰中。見巨（原闕十字）鞭畫斧（原闕十五字）左臂面斧（原闕十四字）蓋丈餘矣。（原闕十四字）蛇也。戰（原闕十五字）奔還不（下原闕）

施閏詩夢

吳興施埶（原闕十四字）公廟夢（原闕十五字）角合一箇背曰、相（原闕十一字）乃骰子六枚。皆成四采。揭□□至第三板見施姓者。湖州長興人。而缺其名。疑問之曰、此是矣。明日以語同舍。皆賀吉夢、曰、子及第必居高甲。且爲博士。骰子者。博具也。別一人往來聽外。應聲曰、夢非今日事。其應尚遠。施頗不樂。出外視之。無人焉。已而京城亂。歸故鄉。家閒多故。不復就舉。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以筆罔司牘袠刊名。正作第三板。時官年恰二十四。當紹興二十四年。始盡悟骰子六（原闕十字）未生。

劉晉范

長興劉（原闕十五字）夜不能（原闕三行又十五字）中劉（原闕十四字）思數親執政此□□存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與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擬奇禍。高愈怒。捽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舉面徽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綫。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毒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瓮。破鐍觀之。芮磨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時適及第

時適者。徐州（原闕十三字）鄉人夢見之。說朋友間事甚詳。鄉人問曰、時仲亨如何。曰、劉豫牓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乃濟南人。既爲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原闕一葉）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爲不祥之兆。蓋亦偶然耳。（右三事王嘉叟說。）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原闕八行又十三字）

鄭司業厄人

鄭明仲司業。補福州（原闕五字）鄉里□□□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諸人皆喜。願得同庖飮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當爾不顧雜他客也。諭曉再三。至啖以利。竟不可。鄭怒。逐使還。再拜而請曰、遣歸誠善也。恐吾鄉人不祥知謂以過獲譴。願乞一家書。言其故。鄭亦欲寓安訊。即作書授之。又拜而去。至（原闕六字）書驗其日。蓋當日（原闕十三字）聞之（原闕八行）無一言（原闕十五字）汗攤上。腥穢之氣逼（原闕六字）趨出□□閉戶。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熟。側身仰面。張口呀然。是先以秤錘實火中。急取納其口。即號叫而遁。聲如老豬。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知何等怪也。後月餘。學生在窗下。聞外間窸窣。穴窗窺之。霜月皎然。黑物如猴。蹲水滸小檻上。別一物正白。如三尺枯樁。相對賓踞。移時起（原闕七字）先吟曰、風定（原闕十七字）霜（原闕七行又十六字）六郎（原闕十六字）如響。從西偏戶內（原闕七字）死尸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使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遂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之浴室。（原闕十二字）（人寔役）（原闕九行）形骸（原闕十六字）蓋眞人眞氣所（原闕十二字）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醞藉。甚惡之。冀□□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矣。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堂。時天久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原闕十三行又十三字）家人以頂暖不忍歛。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箭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飮啗自如。再令拾剩字。并丹貼。欲燒末飮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其象。象（原闕十四行）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中。隨行使臣劉亨疑浴舍。見貧悴者十餘輩。伸□□□問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凍（原闕十四行又十三字）新鑄獄之戒（原闕十一字）開當以昇江十三。□□□坐而絕。時年八十餘。紹興中。追五轄（以下原闕）

（黃戊辰花朝後二日讀丙志畢。後數葉破碎不堪讀。爲可惜。蕘翁識。）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覩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滿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予不能玩心聖經。啟鬮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動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澶支離。連犿叢贅。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閟其笑。他日戊志成（原闕一葉）

塑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蓋之．而覆以茅．未幾又摧敗．路人至買舊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堯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且死．見黃衣人來追．明言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蕡爲所誤．云村墟民親咨證如此．共率錢聚．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士倫云．

夷堅丁志卷第．

此葉不知何處錯簡．姑仍舊本附列于此．心源識．

夷堅丁志目錄

卷第一（九事）

王淮仙
僧如勝
左都監
許提刑
夏氏骰子
治挑生法
挑氣法
南豐知縣
金陵邸

卷第二（二十事）

鄒家犬
張敦夢醫
管樞密
小孤廟
富池廟
濟南王生
海鹽道人
二鸞晚詩
張通判
孫士道
湖州孕婦
張注夢

劉道昌　李家遇仙丹
劉三娘　興國獄卒
丘氏冢禍　宣城死婦
白沙驛鬼　李元禮
卷第三　十七事
武師亮　王通判僕妻
雲林山　孫光祿
江致平　嵩山竹林寺
陸仲舉　洛中怪獸
翁起予　胡大夫
寶積小婦　韶州東驛
海門鹽場　揚州醉人
海門主簿　南豐主簿
謝花六
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司命府丞
劉士彥　蔣濟馬
皁衣髽婦　沅州秀才
德清樹妖　郭簽判女
鎮江酒庫　胡教授母
戴世榮　京西田中蛇
建昌井中魚　王立爊鴨
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陳通判女
四眼狗　師逸來生債
張一償債　吳輝妻妾
句容人　荊山莊嚳
員家犬　威懷廟神
靈泉鬼魅　魚病豆齒
石臼湖螭龍　陳才輔

張琴童
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王文卿相
奢侈報　陳元輿
高氏飢蟲　翁吉師
陳墓杉木　永寧莊牛
大智綠袍人　裴德孚
茅山道人　泉州楊客
僧化犬賦　張翁殺蠶
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壻婢
王厚雜劑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蟲蛇
秦國大夫　朱勝私印
大禪丞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荊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廟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雷擊王四
南豐雷媪　泥中人跡
宜黃人相船　類瘡巨鼠
胡道士　趙監廟
亂漢道人　和旨樓（缺）
吳僧伽　何丞相
鼎州汲婦　瑞雲雀
卷第九　十二事
太原意娘　許道壽
滕明之　西池游
舒懋[illegible]鼻　陳媳婦

河東鄭屠　張顏承節
龍溪陳永年　侯靖鵰
陝西劉生　晏二逆報
卷第十（十三事）
郢城巫　徐樓臺
符助教　水陽陸醫
秦楚材　建康頭陀
洞元先生　天門授事
大洪山跛虎　張臺卿詞
新建獄　潮州象
劉左武
卷第十一（十四事）
田道人　嶰中桃花
襄城孝婦　李衛公廟
天隨子　鄭僑登雲梯

金鞭渡　黃龍溪
蔡河秀才　桂林廬溪
王從事妻　沈仲堅崖
沈緯甫　董將軍
卷第十二（十六事）
畢丕顯　邁長老
王萬判玉堂　打民呪詛獄
鄭安子孫（缺）　溫大夢木（缺）
陳十四父子　西津亭祠
吉撫之妻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薛士隆
洞庭走沙　淮陰人
淮陰民女　李婦食蟹
卷第十三（十五事）
邢舜舉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鬭　潘秀才
周三郎　漢陽石榴
昭惠齋　孔勞蟲
梁統制　李氏虎首
張尚書兒　閻四老
葉克己　陳安民
雞頭人
卷第十四（十二事）
武真人　存心齋
明州老翁　千雞夢
武唐公　孔都
白崖神　慈感蚌珠
蔡郝養姿　郭提刑妾
劉十九郎　雷震犬
卷第十五（十六事）

譚李二廟（缺）　黃谷取膽（缺）
賈林聚夢（缺）　龜夢告方
田三姑　汪澄溺斃
聶進食厭物　新廣祐王
詹小哥　晁端揆
水上婦人　張珪復生
張客奇遇　吳二孝感
杜默謁項王　龜鶴小石
卷第十六（十九事）
胡飛英夢　蔡相骨字（缺）
鄭生夫婦　黃安道
吳民放鱔　仙舟上天
雷丹　酒蟲
牛舍利塔（缺）　羅子夢
浙西提舉　胡邦寧

觀輪二刀　國子監夢
龍游三會　葉丙江舟
玉眞道人　陳卬李生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九事）
甘棠失目　瑠璃餅
袁仲誠　閩羅城
王嶽不飲　譚安民
薛賀州　三鷄鎮
劉堯舉
卷第十八（十二事）
路當可　饒廷直
史翁女　黃姑壺粥詩
劉狗變　張珍奴
袁孝國　賈時秀才
猪黃百餘　康壇靈泉
李浚遇仙　唐鬭氏女
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怙香囊　奕華詩詞
黃州野人　史言命術
玉女喜神術　盱江丁僧
江南木客　鬼卒渡溪
龍門山　郴卒唐願
復塘龍蒜　建昌犀石
陳氏妻　謝生靈柑
許德和麥
卷第二十（十五事）
郭巖妻　黃資深
蛇妖　二狗
紅葉入懷　楊氏竈神

姚師文　徐以清（錢）
朱承議　巴山蛇
興國道人　陳磨鏡
烏山媼　陳巫女
雪中鬼迹

夷堅丁志卷第一（九事）

王浪仙

溫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蒔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館其出。再拜於塗。懇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槩。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强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庭。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責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兩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夕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其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今日丞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倦。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猶立廷下。觀日影。貴曰、且至矣。須

矣，鄭簡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僧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覽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乘程而北，朱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對也，守未至闕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賣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愿作長老，至三乃効耳，又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遇，未幾，鎭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賊出至山麓，從樹說下，賊黨散擊，行陣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躃，一僧坐于傍曰，墮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赴郡官王作德（日作）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其一，獰猛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穩不肯釋，其一從後拚良，膝仆坐，遂冥冥長往，將旣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璟，何爲此人，亟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款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樞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鬭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鬥，僧密詣郡告云，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即調兵援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投獄，亢至庭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命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敕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謂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殽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徙兩令郎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纖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嘗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鄱陽人周西瑞（或書）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歲，其子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廑，字幾道，衢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廑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卜，

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即捉彩擲焉，六子皆赤，廑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廑至誠齋心以平生爲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祝是歲果於其舊勝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寶所卜骰子，奉之甚肅（右一事周鬱說）。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搗川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遹爲德慶府理官，鞫一巫師獄，巫善挑氣，其始與人有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之，俟其在內應答，即官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璆鳴三作守，以事涉瓌怪，不敢竟於典憲，但杖脊配海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鱉者，或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周翼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隙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疑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輒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韶秀，願相從，肯容我一臻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覘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髮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趨後圃，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欵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且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執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原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掖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圃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梃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袵，無一言，又曰，原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輿將搗衣矣，喝曰，不合動著，驅婦入數十尺之曰，

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郞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郞君。郞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雄守。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闕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蒙首出。青衫白袴。瞪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瞥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顚地。驚魄小定。方罷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靑。抱嬰兒以出。亦瞪目而視。指其兒曰、官人救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喪。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述問者終日。

夷堅丁志卷第二　二十事

鄒家犬

蘄州新昌縣民鄒氏。蓄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罥主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語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遂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啟合。得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檀越入坐堂上。茲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甚。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剝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睡臥其上。願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脩是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犬日夜實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處。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敎夢醫

廬陵人張敎。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帘幕靜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敎上診脈。敎云、胷膈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顧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敎未暇予藥。覺而寤。不省爲何處。疑

必神祠也。明日獨訪。未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覩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即遣馴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舶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敎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遙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敎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愿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白于神。以所用銅盆易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濟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墊柁底。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富池廟

興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陽珓亦屠城。得陰珓則舁廟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猶穩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留舍後橫屋數楹。簾櫳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擇親。子有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既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不殊。但儀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不絜。自攜一婢來。凡飲饌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床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滿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稍出乃不見。後遇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侍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啟縣圃賣酒．游人沓至．王長子鉞．字乘義．年十餘歲．亦雜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稱．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改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承可．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鼈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二黑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通．事敗．摘付獄．陰諭錄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舜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脊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本廳軍校使隨逐．戒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哀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鞫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索押行爲趣、忽無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蘇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爲物憑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醮祀禳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負冤何．及孫至．遣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盛衣斂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既得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胸示之．云、被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嘗爲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內．展示之．王頷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訟冤．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冤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盤盂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名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注．是年果薦發．將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棺中曳其衣．曰、勿遽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丑．始以免舉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丁曰、爲爾小子．遲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者、本豫章兵子．略識字．嗜酒亡賴．橫市肆間．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實其袖．曰、謹勉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寤．書在袖間．恍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術．還家即給事眞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凡所療治．或服符水．或掬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敬．共作眞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有泉涌于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丐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被二枴以行．目視荒荒．絮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踰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貨以濟人．勿習沒圖利．日得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丐金．便成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腳力如舊矣．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旗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臥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疾．每持二木鑑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服盡襤垢汙．好辱罵人．夜或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泊如也．宋鎮□樞密（樸）獨識爲異人．張如瑩侍書[illegible]作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與飲食．或弃廷下．或遺矢被中．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郡駛往長沙．見之壁簾如故．驚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堅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濱稚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家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豬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豬祭而釀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長子如岡□魁鄉薦．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禳禬．久之乃定．此近家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裙。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劍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廝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七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夜久方就枕。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魘。鼾呼。衆起燭火視之。尚爲紛拏抵闘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就床。見逼。驅逐不去。且挽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衫服碎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得承務郎。尉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泉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某卒。（以下舊闕王雅川跋。）

夷堅丁志卷第三　十七事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礫窗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禳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磚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其邪佷。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啟。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葬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

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卽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鬚。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俣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遊山寺。光祿令煮麵。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旣過墳寺。寺僧饌麵以供兩甕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有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一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江公万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當僧齋時。鐘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而行。到其處。深林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赴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輩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挈書授之。且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支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擧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擧。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黜。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仲尙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欲作政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仲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仲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痏。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虜所

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過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靑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鬣豺榔持木骨朵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靑面者不疾而卒。朱鬣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连连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右十事皆鄉人孫申元翰所錄。）

窗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端。掌僧司文籍。與其黨二人。以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端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窗甚響。僧起再明燈。卽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啟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冰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爲撩帳取缽便溺。其勢如傾斗水。濺至火邊。大聲吼。甯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端琴猶在膝。驚魄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宰。皆莫知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與兄克中。自撫州金谿。攜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爲少。正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僕處外。三僕在室。夜且半。內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杖劍隱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相揚。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兄後。衆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并帳亦舉去。取行庖食物啖咽。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篋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卽愈。它日

復然。自是常晝坐側。或與乳媼介處。則怪復至。劉知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踏牀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曰、兩尼夤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卽隨逐之。過牆角小廟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羣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積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替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語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旣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起祟。命卒伐爲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蹋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罵曰、此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盍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遣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原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誓其不辭。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背子。宜卽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搩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筵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答甚悉。又數小吏某人之過。乞罪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以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其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辱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不欲名）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愬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糴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賣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勸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樑塵落盌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喫之。瑩亦不可。王愈疑。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原粥尙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州。窮鞫服。與候兵通。欲寘藥毒主翁。然後挈家貲以嫁。及讞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

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鉢。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擧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負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革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譏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値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値房日兔。則當晝訪兔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七同行劫事。旣彰露。課得熒火猴。乃往水濱猴猨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惡之。明日復得前課。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爲盜十年。不應遽賣我。稍相近。右足遂遭斫。尙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拔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放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師。鄉里苦之。（右七事孫革說。）

夷堅丁志卷第四（十四事）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議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兄。兄言吾數婿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嫂于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卽還崑山汝居。遇姪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掣痛如寸截。必以[illegible]之。革宛轉慰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旣至家。館革于外舍。愈在母榻。半夜走出。呼革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第五）視之。則眞眞也。急下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革留旬日。過臨安。適眞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瘵。是時愈[illegible]。羸瘠骨立。與母謁醫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嗔逆。及嘔血者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嘔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尙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illegible]說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签．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签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签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蠶三娘也．签取瓜實諸囊以遺之．婦就食．餕其餘．曰、爾可嘗乎．签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签乃來受上淸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晝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蔣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艤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十七八．目瑩膚朱．光采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揉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取一與劉．擲其餘汴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探胷腋間．復有菜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食．卽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甸．不知如何也．（右二事見浮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餓死．八年春．郴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買朴硝等物．遣甲乘馬以行．緣道饑人麥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開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郴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皁衣髽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遇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皁衣．頂爲兩髻．貌絕美．手擕漆枓．枓中盛果餌．別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擧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饒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杅無處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窟．見古罌甚朴．杅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擧其腹觀之．乃唐乾封年造．卽碎之．自此無所覩．（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襯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固不悟也．飢甚．入廚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窗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墮．遂悄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搯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宋忠者體究其事云．（王充老說．）

德淸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頗不驗．德淸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效．更爲鬼挫辱．宋恚怒．詣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呪．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霹靂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幹無巨細．皆劈裂如算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淸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寄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既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屬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欲．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卽日啟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劍而臥．夜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豔妝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顚窘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鎭江酒庫

歐陽胄世．爲鎭江總領所酒官．以酒庫褊陋．買民屋數區．卽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鎭江．其人精治祟．魑魅不假符水呪禁．蓋自能默覩．歐陽遇之於府舍．卽往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壁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烝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右三事皆歐陽胄說．此其父也．）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深水不流．六月降霜．盧沅石浮．閻隔塞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攙田土饒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何鑄[illegible]說．）

戴世榮

武翼郎錢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啟房門。常見杯柈殽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篋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篋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溷然。尋卽臥病。或擲瓦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闥窗杜。敲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繭栗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黃卻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過法先。跳躍作法。爲二圓石中其髁。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墜其頭項。幾至不免。親戚來問疾者。處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百種禳禬無少效。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餔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器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吼一聲。擊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榮雖富室子。然鄉里稱善人。殊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晉字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斷。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値其盡出刈麥。方小立。聞屋側嗒嗒作聲。趨而視。則有蛇臨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寘其家齏甕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廚飲齏汁。客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閽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類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硬。民貯以巨桶。并貫楮鏹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爊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値賣爊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參謁。遂隨以歸。且獻柈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齎詣大作坊。就釜竈燖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案下。往往爲犬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柰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稱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

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雖極忿愠。而了無懼容。適小妾取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媼顏色卽索然。漸益淡淺。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夷堅丁志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彌、翁穀、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旣而彌穀如其言。崇躓蹶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旣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第遣信報崇。崇卽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抆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彌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穀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嘗夏夜.家人聚飲.其妻廟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召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釧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調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他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成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逼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密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嶇.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咸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主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擊殺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眞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齊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償.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二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常.俯而言曰.昔欠錢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夕三更.白牸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挽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俟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獨牛之名.嘗先以酒及杯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錢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盡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南縣黃亭鎮八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廡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妻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値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鐘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追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

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爲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仲道□遣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値夜.寒甚.望山腳下閩屋內爇火.亟就之.至則村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月色朦朧.方前趍.而屋內人有相踵者.與之語.亦相應答.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驛躍而過.後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蓋然.驛回步扶掖.則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讙遽馳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體繩纆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魂附尸.欲爲厲.驛卒亦危哉.

荊山莊甖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穡主之.曰荊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廁.見羣豬環瓮飲米泔.瓮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罌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土中.吾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絜.光采粲然.是歲輸租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卽送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員家犬

員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嘗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隸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豢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僮方殺狗亨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瘞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鉤胥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微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爬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卽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閭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具賓主禮.神起謝曰.公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卽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祕往禱.連得吉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寧相.

鹽泉鬼魅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鹽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魅。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稍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焉。十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爲別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淳鎭。見漁人檥舟十數，泊岸旁。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顙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捕。黃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眎果病瘡。正與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間云。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宜江而下。壘浪蔽川。昂首游其間。如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擲罔罟舂。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喋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水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賊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賊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拳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臿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提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竄竹叢竄。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及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諸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便至此。扛置郵

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譏守。陳又默禱如疊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値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色紫黑。其母房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少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內血皆成冰。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黃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攜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娶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六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顧其弟曰。是麼。弟曰。是。卽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兼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指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敍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一黃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悉驗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今多闘勝。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喫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莫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黜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湧沙坑。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褁碎補爲巾。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污。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孳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橐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賣。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柴。買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憫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罰。何所追悔。琦邀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爲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做一齋。好絜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與繡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著。黃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鄰。每踰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易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爲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顫。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資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揖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原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若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登科。履眞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語諸子曰。吾自屢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嘗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決不勝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請。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舁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謗。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矣。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樸。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喫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

無得輒與人閑事治病。翁家猥詬曰。累世持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遣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潔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卻番王。踏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斸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況我輩守護歷歲。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日。王一攜錢酒及雞鴨來祀冢。罷。與衆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來見。俱奪而擲于地。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琬買椁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云願鬻已久。因校四十歲。數房蕩析。恐不能遂合爾。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椁。普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年云。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禁橫。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禱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撼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攫取剝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綠袍人

崇安人彭碓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幞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滾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臥血中。悟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眞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撫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怨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婚宗室。得

將仕郎。明年登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儲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棐大怒。幾欲毆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棐得病。即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貸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召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棐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稽遲我。竟以立秋日死。棐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答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焞。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養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堂。衆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還。九月果卒。前一年。逢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懇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甌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侍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過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甌。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瘥。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攜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麤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藁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苔蘚。這回拋弃於禪床。閩邑士民。幾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忿。具疏告天地。且旦登鐘樓以額扣鐘。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猪穢逼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踊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之飼蠶。尚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奈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趨視之果也。即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稱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發扃篋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婢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慶。

王厚蒸菌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饌內蕈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攝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

被枷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天台玉蟾蜍

蘇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啓器無見矣。徑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濬州逆馬

政和初。濬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脾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虞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邸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蛇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背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擧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卽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乘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乘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閃然如燭。遣人視之。無物也。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予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聞人與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慨伉豪梗。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學錄。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與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與祖曰。幸嘗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

里。火光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臥。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與祖方攬轡。蹶然而寤。明日徧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卽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與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邪。與祖遽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聞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鄆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鄆王。王次子士驟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勤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鄆王毅然不謂至此。驟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驟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柰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鄆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儔問命。儔時方舊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卽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儔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卽日亨嘉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爲太學博士。常語人曰。韓儔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眞天冠地懸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郴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擧人赴省試。來往甚夥。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丫頭巖。旣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店。徑趨臥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瞪口哆。不能復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俄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收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

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罰爲王氏驢．而獨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贈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驢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于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償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護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閽者訶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祗役於邑中．來日朝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迫至北岸．其人杳不來．舉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頹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懼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仞．客舟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仆．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凡停留兩日．乃命埋瘞之．竟不測其異．（孫事說）

大庾疑獄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棄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轟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卽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

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桎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寃．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幬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幷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値歲暮．不盤術．（俚語謂淮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閣．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翻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使神寒骨怖．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稍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杯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踰七日．財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蹤．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嘩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諧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距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

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湖錦觀閩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聞其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攜。已失矣。

南豐雷媼

南豐縣押錄黃伸家。因大雨。霹靂媼于廷。攫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苣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印巨人跡絕偉。腰脛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閩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蹷。故衆共笑之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服訣。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黃寅造大艦。欲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矛。斜焉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釁已定。不可爲也。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攜此刀徑趍前。問値一人熟睡。手橫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極典。遂用疑罪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癢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摘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研鼓時。則爲道士。故目爲胡道士。以煮螺螄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烹之。及臥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癢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癢方息。終日不暫輟。兩月而卒。

亂潰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阿石成紫金事。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癸亥）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振綠蘿葛。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卽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咤。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實吾豈眞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眞藥末一撮。攪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卽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窮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吾手中何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五指痕。曰。可收此以助晨昏之費。蓋陽母尙存。陽方知爲異人。尙疑其以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不可。浸指壁間詩。問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禿筆。就地拂數四。蘸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樂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肯雲看反掌。前題亂潰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儼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草屋擺頹。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遣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原闕十二行）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飢嶺。久而去之。客雩都淨寺之僧伽院中。遂主院事。故因目爲吳僧伽。佯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拍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暴不仁者。率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聚毆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擁帶。不旬浹。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至。遶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厭瘞。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藂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孫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甯洲。而縣治外但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平履矣。及洲沒於水。市遂

徙于邑門之陽。嘗求粲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妄費。吳至乞醯。生唉之若欲槌而噬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舞。曰欲免汝夫婦實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巖定應師。師曰、臂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檥岸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猶傳急趣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食儀勿火化。而塑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學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卽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遙望默禱再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實然爲舉首。後赭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百。而言十人殊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臚聯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說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卽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善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報言官人莫相戲。客倨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躍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卽從其足繳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値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翃用之師普謝。乾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巡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斂翼立爐上。歷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翃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刻其狀到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搖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聽經事。亦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寧之丹霞。亦有雀化之異。（翃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山。飲于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暌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溼。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未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閒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揭。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遂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亡一闋。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率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歔曰、儂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閴無人居。荒草如織。達墻外打線媼。試告焉。媼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塋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

已至．卽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類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褁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箋檀．亦大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姙娠．一產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廨差遣．規取其嬴．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卽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舊寄鄰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顰頞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子旣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卽邀入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駱生適負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邀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悼曰、首春病瘵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居．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値當道臥者．絆而仆．沾溼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巡呼殺人．邏卒蹤尋見周．意狀蒼忙．而汙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說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眞盜遁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旣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鰍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鰍鱓．罌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罌失所畜．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屈．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蜜蟠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闔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鰍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豔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自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鮮華．而容日羸悴．醫巫不能愈．有禁衞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懇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卽共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晴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髻．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罡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河東鄭屠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旣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挂肉於案鉤上．用力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燖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拯之．半身潰爛死矣．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旣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痛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闔室憂其不起．將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憐付藥．可立愈．張使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溼．抛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卽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棄瘞于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書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濺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卽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幷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爲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擢而走。母恚悶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臥。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湖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閧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逆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路指言其人。蓋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穽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借行可乎。即同涉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愨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防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遽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幷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驩喜過望。欣然從之。携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奈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有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

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此卷□□忠州鄭□□校）

夷堅丁志卷第十（十三事）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舫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變成酢。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奏。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根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簣。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簣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尙書宰邑。尙見之。其子栝說。

徐樓臺

嘗楚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臥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癒。是夜用藥。衆客環覩。徐以鍼刺其瘡。撚紙張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寢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遂絕。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譴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擊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盌。凡呼譽七晝夜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莘老攜婦、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婁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緣性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爲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欲君知我盡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脈、認爲傷寒陽證。煮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此。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仆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厭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

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蠟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獨腳神。每祭、須取男子觀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顯郎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蹄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譏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輒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七、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賢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鍼范二秀才。詣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與不唧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腳。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腳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莫笑。總不及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綽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汗下爲言。不聽。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瘗骨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右六事皆孫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總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稱聞之。詎吾所云妄出授惡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異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是。可謂正士矣。（粲陶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逸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

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貴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執寺納二鄉稅租。亦同往。且升高木。詳觀之。不知嚴所說何語也。虎俄越而去。自是絕跡不復出。（見漢東志）

張臺卿詞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夾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閣）草麻。實無遷罷。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目江臯。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遂卒于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傳朋說）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率眾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逸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眾誣。強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願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八人相繼死。縣令知其然。又畏因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司。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眾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尨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鱷魚下也。（陳由義說）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彝、邑人涂氏婿也。內弟伯牛。以彝故。助之錢□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彝頃隨父爲譙安宰。攜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貰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答。彝怒其久匿。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即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瞢然而起。無所覺。（伯牛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田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遍詢之耆老間乎。亦茫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皐皐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搤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岫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荊棘。以蘧篨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衛臥于外。曉乃退。窟石下有蛇。微露脊脅。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傭工擔畚臿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其以木石錢

衆。爲營一庵於泓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拂衣出山。不言所向。

缾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秋乃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幷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俱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北。妻憐姑老、不忍棄。挾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卻還。何用去。復挾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彭彪父自豐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温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輩。擁一棺騎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樸。樸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舁之。則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渠。子正以爲神報已。必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渠。既而渠試下。蘊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旁兩筆、合渠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焉。則十朋之後。繼之者姓木而非渠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灸。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貫爨窘。歸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廚饌罄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皆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慁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疑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篋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夾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殆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巋然如鏡。面正帖壓己。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恍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木蘊之說）

金溪渡讖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深淺。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讖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葬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艱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習聯竹筏爲小橋。俾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行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溪

中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天台鹿何、趨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沒其間。須臾雷雨大震。煙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詩勉諸生。得句云、雞渡已符當日讖。龍溪仍見此時祥。士大夫多賡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起宗初爲牓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讖、其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云。（右二事鹿伯可說。予案曾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牓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遊。方三月。開溝亂石攔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歸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曹賓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己。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庋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于外。須妓歸。幷嫗取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裝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后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桂林庫溝

静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以倍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臥其間。既槁矣。旁有束緡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他偷兒言。向來每穿窬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

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盜寇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劍營邸中。顧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篋籠行。御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道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妻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痛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膾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臠。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鱠。縷去黑皮必盡。切縷必方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既爾。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挈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絶。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與至女儈家。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廚。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還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倞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墜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値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答。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躡以前。才數十步。遂墜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攜梯救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稍能道所見。而劉行晝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

沈緯甫、溫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語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矣。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造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挐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奏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擧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釂。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幄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敬。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擧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瑞安主簿陳盧俊說）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數卒蓬首垢面。貿貿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省秀

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舞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擲擬。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寇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疑。此所以能勝也。（趙山朝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二十六事）

饒丕顯

上饒饒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誘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人東廊抱文書亘脊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愕而歸。悵然不樂。是年下第。誘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擧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饒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其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疎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訖。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

閩已疑之。今日蔡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凝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何尚有滿兒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卻修淨業歸來路。澹泊如今居士家。參李初命名時。因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主簿。將受代。（原闕一葉）□□□子春醫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有一藥可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則日塗一錢匕。至緊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皮膜。而滿填好蜜。拌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讎。久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子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遷天甯。慶與之俱。中塗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逐疾行。慶惶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邑主于道。五人俯伏屏息。邑主告之曰、不必慶。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爲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遣挽木從山自溪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溫在田蒔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爇。煙色黯黯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死。今母子皆存。（程□說）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欲其母使出鬬。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籐入水鉤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發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知縣程雉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儀亭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趣避之。舫已泊岸。十許雛袨服而登。徑詣亭上。謂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儁聲滿江表。妾輩乃眞州妓也。常願一侍樽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殊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江此來。蓋天與其幸也。葉堪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虞部廳。輒草具殘醞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儀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

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葡萄漲淥。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誰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錢節叔說）

吉撝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撝之、潭州瀏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孫也。既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疑之。邀巫嫗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離懺。不肯去。巫語撝之曰、必得長官効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撝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尚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妬。胡嬖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挽。至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當新第我。此豈得然。張益怒。自投于廷。展轉咆哮。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間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撻。吾今殺汝兒。即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墜地而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甯都人。一日妙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遙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衣服。吾必使之跣行。執手良久。諸人果裴回窘撓。皆脫履襪。褰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汎溢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奩。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寘後奩。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羃。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烹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擲箸杖而出。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之。後年老病悸以死。其後亦絕。（陳晞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尚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羸瘵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沄、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赤蓍即蓍。擬著即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潔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及赴。

洞庭走沙

謝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為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渠、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與同僚攜妻妾登坡上、縱目遙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凡三舟而下、初以為龍、士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其黑物隨之如初、既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東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遂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龍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生之具并衾幬裘褐盡沒、窘寒方厲、遺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援之、水深不可測、樯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奈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呂渠說）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為淮陰邑令、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云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既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答曰、府君將迎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甦、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主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逮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為費、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邀與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遜、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為汝盡心、既至、潔誠持誦、其徒回向畢、乃授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窗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勑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為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愧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材叉弟婦猪肉、皆是也、泉南為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箸、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涓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廨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觀之、正得泉州一籍、白吏借檢視、於女兄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兄自是日遂嗜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十五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為韓州巡檢、平生耽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眞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間未暇卽服、又探袖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說、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為、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切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觀、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一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畫、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為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邢悵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子弟京表官滿歸、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鎭稅。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給任償倍息。李如其數假之。高既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李相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黃州巡轄官。方晝臥。見高妻被騾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久。今來準償。未及答。徑趨馬廐。李驚覺。廐卒報馬生牝騾。往視之。正臥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果縣君也。盍起行。騾躍然跳躑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鬭

無爲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倚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旁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歐。每奮拳必十數蹼仆地。然才仆卽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搊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喝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卽就其處招魂。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漢陽學士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攜手同入。自是且去暮來。未兩月。積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秘不肯答。學正張盥苦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卽妖。若欲存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救。張取針串紅線付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分道遍訪倡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綺捧香料仙女。紅線繫裙閒。卽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腳氣忽發。步履絕艱苦。汝能與我共載還家。當作主人以報。順雖醉。尙亦知此地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後。順甚窘。密解所服絛。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漸近家。遽遜聲欲下。曰、須寄廁。順復不對。又曰、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怪由是遂絕。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孝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贈其髻。行及市曹。顧行刑者曰、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祝曰、我實不殺姑。天若

監之。廟使花成樹。我若有罪。則花卽日萎死。觀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枚。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簍中。將遺家。天忽冥晦。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簍中。我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卽揮衆使退。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幷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荊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卽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買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卽有高車駟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殽酒漿。絡繹糾擁。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遊。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與此家有祟豈

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爲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爲。不過劾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曰、聞神至靈。故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邪。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桌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繼以奸詭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過來。冠服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舍中卒訶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箠。卒曰、每日滿貯水。其夜輒有如公弗信。願至晚一臨觀可知矣。乃釋之。但命益水滿斛。然後退。明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蟒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中。居人咸言此物穴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諄。領數十壯卒。操勁弓傳毒矢渡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少焉蟒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來。作色言曰、我何罪於君。君見殺。今相從索命。趨而前欲搏梁。梁大窘。卽與之鬭。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諄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亡。漢陽人謂蟒爲山神。故能報仇

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汲井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州開寧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搦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舁置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絕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右十事皆梅師忠說）

張尙書兒

張克公尙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嗔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予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滾。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眞與驢等。又曰。可剉稭草和黍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臥。少頃氣絕。閻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儈者。

葉克己

壽昌葉克己。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靖）居揚州。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外。旋剉治藥十兩許。攤入漬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於內。乃腐腸也。長丈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兄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且而腹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親。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卽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刺入尾閭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冷箸塗藥。隨傳之數反。又燒鐵劄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摻藥。塡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旁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斂實。腹內別生大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僧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笑曰、吾能

療此。頃刻間耳。奈藥材不可得何。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能值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爲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立愈。（右二事朱行已李舜說）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暫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擲擊。若無所覩。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宦于秀州。數日後聞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甯。固未艾。怪不能爲之祟也。（徐公宗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十二事）

武眞人

武眞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能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隨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怏怏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笞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眞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來。汝歸休粮。遂棄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縫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眞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俾遂厥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圖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攜劍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係空中。如物縛壓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禳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孜皆招元照。照黑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亦泰然。韓子昃太尉奪官爵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池遣過太上與延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

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靖無數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辨背貲厥功。後當陞如願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脾、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値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眞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醮留照宿。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食爾五臟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飮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欲賂以金幣。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挐舟歸廬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叙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傅俱廷頎說）

存心齋

趙善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勝小室曰亦樂齋。甚旋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顏。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穩。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幙官。爲予言。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府。或諫其爲非民居所宜。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空槖中得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者。共以白丞相。爲立小室。塑以爲土地。自是不復出。（徐謂說）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舉。疑非祥瑞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爲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爲君賀。果登科。（羅頎說）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捽擊其胷。立死。踰城亡命。逃遯至台州國淸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飮斗餘。大醉跌宿。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瘳。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成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說。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利刃。曰、即餌藥。

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爲兩。覆以鉢。命婢扶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淸。年八十餘歲。國淸僧道鎰。從其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用他故爭鬬。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于郡。夏生顯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非。後數日、出至永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見孔入。從後戶佚去。孔徑回抵郡軍庫。以私醞告官。官乃追買酒人幷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徒刑。且籍產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怨。率鄰人共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破其家。祈神爲主。是日孔在家。忽驚恐不自持。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遣十餘人見捕。賴此間營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當往獄官廳。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於濟川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撈出尸。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墮壞如此。故神殛之云。湻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終於梁遂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過宿瀨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繡茵。廷下侍衛肅然。頃之、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悶殆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爲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寔。今爲簡州守。時始悟與寔實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西廡。通敍委曲。因再拜。神喜旣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蜀踰二紀矣。嘗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非遐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讖語。以言事得罪。棄官謝世。遂居于此。獨恨王氏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升秩。禮命矣。時旣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時同在河北宣撫幕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櫝藏。客至必出示。葉少蘊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行。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淵。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作方諸鷲猶存。此話須逢老龐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和甚衆。曾公袞（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身。疑是吳興淸苕水。直通方廣古

鸞源．月沉溺水固明在．逆出汙泥寶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幢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索而獲．（葛常之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陽令解官．避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失．妻密知之．平旦謂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點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婦人之官．持身復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獄．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招同寺人飲酒．或指摘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內乎．郝信以爲然．日夕訶詰其妾．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冤忿．伺郝睡出．即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走還．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篲在前．瞬目使去．因妾知不可奈．亦自戕．婦人天資陰忍．故殺子隕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日遣車相迎．姬大喜滿望．信爲誠說．窮日夜盟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瘋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輿果來．我即去．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卻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甚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復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懼．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轍．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噀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予於乙志載石田王十五爲瘟鬼驅至宜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臥于茶卓下．忽濃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掣其手．使去．少頃開晴．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屋瓦碎者甚多．犬之

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褻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十六事）

（原闕二十八行）

夢龜告方

襄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痛不能救．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潭州人田毅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竟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後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數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嫂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縣係汝可上牀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敦．處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開目熟視．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姑死時．夫兄侄及婢妾竊掠事．主

名物色。的的不差。且獨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涕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鷄鳴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雖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祔于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家。次。方寒雨淒容。松風答響。皆起悕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山鬼野怪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輪聲而變。宛然不少異。中言雜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倚有屬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祟。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罣學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故戲之具與人。或毀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蠕蝡。號呼告其乳媼。媼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鵰鶚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翁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翁懼即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和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悲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既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媼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壽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媼乃蘇。□□（氏□客時說。）

聶進食脈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鱉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劇。見青衣人來喚。遂隨以行。躐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聳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據案坐。論進曰、汝嗜食脈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舉家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爲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稅。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致圖記。乃唐末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干道人者。居其旁。躬灑掃事。頗謹樸戇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遽問何所往。一吏曰、還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生廉正。爲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所夢可信。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皆賭博負錢。提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甚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薦。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小哥眞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緡錢。祝曰、果爲吾兒。能與此錢出。則信可驗。嘗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兒端捘

兒端捘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兒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使家人知乎。既去。廚爨間餘血流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兒掩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失其名。）以威風附直貸鄧縣。嘗乘舟按部還。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下。洎相近。容色悽慘。類有所愬。及相去咫尺。迷不知所在。疑爲偶然也。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愈悲。周謂必寃魄伸吐。遂停棹。卽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悟者。衆莫測何爲。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寃。當憑此倡以言。吾爲汝直。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爲某人謀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還恨告。周隨錄其語。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寘諸法。周妻卿倚者爲宜黃丞時。爲疎山長老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卽茂振樞密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爲疫癘。病者氣才絕。卽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誠。夜聞撲索有聲。起而伺則張柩中也。既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臥掩面。衣服盡碎裂。蓋擬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媼覺。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非畏懾。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聘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悒。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咿良久。曰、我當以始

終託子。儻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喪。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鄉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死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旣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遂城南正度江。婦人出門、甚愧謝。謝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從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敬。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爲雷擊死。二乞救。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奉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假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塡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母子至今如初。

一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沾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檢視神像。亦垂淚尙未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小塊。才廣二寸許。設水漬之。上有白龜白鶴。形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窗。正照鼎上。二物皆浮起於水中。取出歸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如先所見。始加珍祕。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吳山廟。□□□試。能具酒炙約同往。（原闕十字）擣紙錢致謁。願（原闕十四字）何不（原闕六行又十六字）公訓（原闕十四字）其後門人呂用作（原闕十一字）湖湘畢。府帥張安國。（原闕十字）邦人或曰。東明有像觀音。夙著靈應。（原闕四字）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禱之地。梁欂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衡。使徙之。衡喜於乘時得安厝。卽卜地命役。及啓樞改斂。皮肉消枯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許。如鐫刻所就。聞者異焉。（王師魯爲其說。）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瑄。爲林才中大卿壻。成親四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過上元節。先一日、將遊上淸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蹄甚美。暮方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悶。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原闕五字）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原闕五字）旁人乃命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黃黑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數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仳離歸家。鬼隨之不釋。遂爲尼。鄭亦爲廢人。後出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商。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方自京齎貨且西。適科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之曰、君發親忽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據案坐。前有籍簿。呼語之曰、此先罷榜。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籍累葉。指一黃冠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名非。恐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當易名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勸使併改經。遂名冕。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省。第二道義題。出典謨訓誥皆命之文。果登第。

吳民放鯽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鯽爲業。日贏三百錢。甲嘗得鯽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內。一鯽仰頭噞喁。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曰、貧僻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以常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鯽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貧故不念罪福。今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鯽躍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詬之曰、必以供飲博戲。躬請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問錢作經紀。盍往某路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往焉。約二十里。草莽蓬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萬目見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抵天。衆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際。而開處尚絕絕如綫。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嘗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敕書樓過而南。須臾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爇。如甕狀。後數十日。有商客猶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倉中收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蚰蜒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客取數品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末於鉢內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病。累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柵遮闌。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徒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鍛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率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嗜酒。每夜必置數升於床隅。過其興發。時中一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揭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悶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於地。既之燈可照。俄

極就枕。安眠達旦。諸生畢□□。彬未起。往觀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原闕六字）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原闕七字）彬起視之。亦然。始悟平生（原闕二行又十四字）蹺膝若有（原闕十二字）食血管處忽水（原闕七字）而圓小大不等。張甚驚。尚疑（原闕六字）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皆有□□□石滿其中。皮肉皆蹙蠢然。始知舍利也。□□□能業真從來所弃牛骨并舍利作一堵□之。

雞子夢

東平董璞堅老之父。知澤州陵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爲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塞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珍味。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帬帔而跛足。且愬痛。而妾持叉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孵。皆一一成雛。唯一雌病腳。董自是不殺生。（右八事皆董堅老相視云。其先君少保所紀也。故皆追紀事。）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倬）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佽）也。張驗以白漢章。且賀其擢序不久。繼即報至。除國子監。朱丞塡闕名字正同。已默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陛辭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夷其父冢。尸已槁。未蠹壞。當心有白蠟穴。宛然如一劍。但未脫鞘耳。其子盜弄潢池兵。宜伏斧鉞。異哉。（二事何東說。）

祝鎗二刀

縉雲祝鎗。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已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者。既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臨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劍之劍浦主簿凡三闕。覺得劍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濟。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易得。何以易爲。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訪至都數日。乃被敕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錄對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變□□□黃州教授時。俠堅罰當（原闕九字）未有以（原闕六行又十五字）三會也。（原闕十五字）旁僧解之曰、此

微事與（原闕九字）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甞乃驗。

龔芮江舟

龔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趍迎水濱。値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船從西來。有出舷邀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卽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原闕七字）何爲得得見救。芮云、聚（原闕九字）後數年。岳侍兄（原闕十二字）大江先已渡（原闕十三字）亂危（原闕十六字）來（原闕十七字）人皆倉卒（原闕十四字）（并皆說。黃直說。）

玉眞道人

高子勉（荷）世居荊渚。多貲而喜客。嘗捐錢數十萬。買美妾。寘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居曰玉眞道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遣使偕行。玉眞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其獵犬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掠轎外。雙犬卽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奔救已無及。容貌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垂地。蒿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王齊賓說。）

臨卭李生

卭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女。隨其後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及門外。又一男子同遊。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返。邅李之身。環繞數匝。遂迷不顧省。乃攜手渡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趍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秉炬來訪。蓋誰家殯堂。李踞臥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云。乃其妻解子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瑑女。嫁德興余舉一。有子。娶婺源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並夢人來。謂己曰、吳夫人具采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遂不起。時淳熙元年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十二事）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卻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檥巨舟。卽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敕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値。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撥攪睛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曰、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捩之起坐。一女傾缾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棠知無可奈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粲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遲。既至郡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蓋殆佛力云。

瑠璃缾

徽宗嘗以紫流離膽缾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置金於中。當用鐵段與烙

之乃妥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腹漸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幷獲罪。不敢爲也。瑶知不可強。復貯篋中。他日行廛肆。見錫工鉶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爲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瑶曰、吾觀汝伎能。絕出禁苑諸人右。願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昔諗之。答曰、易耳。瑶卽與俱入而委其事。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薄如紙。舉而裹缾外。衆嗤曰、若然誰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辦此。其人笑不應。俄剝所裹者。押于銀箸上插缾中。稍稍實以汞。揜缾口。左右澒搁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勻其上而已。衆始愕眙相視。其人奏曰、琉璃爲器。豈復容堅物觸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上大喜。厚賚賜遣之。子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朱。旣登架。旁鐶忽斷。欲制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歧其股爲鎖鑷狀。以鐵鉤鼓腹之竅。使極窄。卽鼓環入竅中。秘人而鑷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兩事劉子厚說）

袁仲誠

丹陽袁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答。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眞吉夢也。未旬日。袁得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袁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膜、居縣之樞汝。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谿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途。轉眄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膜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膜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陛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耀。頃之、又過一門。塗飾金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膜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廳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答。膜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是得一覷。云可坐此。坐未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潸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桷。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膜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閻羅天子也。膜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卻與滑元翼君甚相似。言未旣。殿上卷簾。呼押文字。集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論訊。或卽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膜在吏舍。適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號痛垂涕而已。須臾簾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臥。緋衣指膜謂同列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重門如何過得。緋衣被膜曰、外面如有人相問。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膜遂謝而出。每及一門。必有問者。如其言卽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橋下。陟水中而寤。雞旣鳴矣。呼其妻。亦瞿然驚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屬曰、我方受杖時。君在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處。才數日、鄭氏股下忽微痛。繼生巨疽。痛不堪忍。凡

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癒。膜慨然弃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殺妹壻君王思明、與膜相好。其裴弟官襄陽。得於思明云。

王稹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稹、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沾脣。同官皆疑爲矯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昔諸長官以貲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稹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旣相疑。敢不盡言。卽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嘗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日痛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據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此郡守之意。稹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趨而出。俄頃已持文案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交流。瘡已潰。卽日遂癒。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卽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而答曰、此我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溺有所覬耳。爲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積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旣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滙。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翁幸爲我市。當酬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豈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償。卽如數送漆。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誅求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爲鄂州蘄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驚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厭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鎔仲藏、爲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舍稍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卽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卽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爲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旣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卽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淳熙三年。官爲朝請郞。爲人言少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薛後二年致仕）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魯山亦有三鴉鎮）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姑獲。於蒲蘆魚鰕之外。

市井絕無可買。前後監司未嘗至。有巡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簿書可稽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衢。無米無錢怎奈家。每日兩餐惟是粥。看看日裏出遊花。巡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浙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倅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歷竄改。毋為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為沈話前說。且曰、亦將倣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林公微聞之。索歷之事亦已。（右四事皆高師魯說）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為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媼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媼止。媼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為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據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因以為如昨日也。翁媼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為榜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為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嫌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點。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十二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為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為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獨。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問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舅曰、戲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興慢心。猶三遇厄。當為汝略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裴氏、介主人來。言其女未嫁、而為魅所惑擾。凡以法至者、輒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即如裴氏、喚女出。既出、端麗絕人。默驚歎以為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為人所驅擁。吾悄然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閣。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云、此故潔淸。吾取牋箚朱丹將筆之際。寘几上。未暇舉筆、俄窅然無所知。閉目奄然。覺身在虛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縻於竹抄。食頃還故處。則凡楼牕戶。皆蕩[illegible]。狼藉不可處。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寧。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裴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閣中堂起。盡焚叢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燬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內。見一老翁。來為媒妁。出

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為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裴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為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憚。後數日。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捷。及路真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真官法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憚。□有喚我言真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呼笑曰、真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幸。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內火遽起。煙炎亘天。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為汝滅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當時所見室宇壯觀。一切無孑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彥智舉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淸影澂欄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餐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破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轅駒。知是盧敖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淸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為鄭州通判。金人叛盟。鄭城陷。縊而死。收其柩還鄉。舉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去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寅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媼、以黃羅帕髻。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顧。光豔動人。胡生惑之。挈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徑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為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壁繪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入拜其媼。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嘻戲。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帳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為戲。皆大笑。酒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愕。僕亦莫知所以然。悵悅歸邸。竟不測為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栽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為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動曰、德林

柒不見信。爲乎紫詩漫賦絕句云、未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肯趨張。著息教文叔。衆不驗所謂。復綺求神顧明。以告我。又徐審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獨行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梢前夕方宿其館。紳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屢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往其所。檢視餧殺。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傳甚。就臥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推之。脫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怪擬如此。後鄰人目之爲劉狗屢。（右四事南城人饒居中說）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墮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士曰、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免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女獨處。泄自書云、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个。及至如今悶損我。撥囊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答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卽續其後云、別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岐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溉黃芽出土。有人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旣之官。未滿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斂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唯唯。如與人言。又呼從吏令回城陸燭。吏駭愕。漫應云已回燭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貫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鄧章龍興寺。嘗夜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罔。雲深處高臥。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復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貫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丐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罔云。（右三事李叔述說）

齊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毋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幷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黃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黃守韓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嘗中春。琥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來觀。嘆曰、此眞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茇過仙

濟南李茇、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背衣道人林下斷筍。茇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茇懸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大猷（異）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庾翼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類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徒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伺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術者朱安國、試扣焉。朱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府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講。立羸力淺薄。展轉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肯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以賙給之爾。朱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朱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從政之姪益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產強、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中皆菱荷。景趣奇適。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扃戶。非溫凊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鮮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作計啟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為憂。呼方士巫者、治禁百方。終不驗。而怙顏皃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弃海中。怙生平康甯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其曾孫[illegible]說）

英華詩詞

紹興英華事。前志雖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迷空嶺曉晴。前山宜染一川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勸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

者又以為神云。（公安尉蘇[illegible]說）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悲從居之。其地多蔓林絕巘。黃常自種栽其間。百果菜豆成實。每苦為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於壙間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云、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嵩。可扳援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寢。飢餐草木葉。渴掬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生毛。亦無疾痛。忘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與之食。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趫。人皆以為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為可惜。黃不從。時黃邦直為郡守。外孫王仲共（垂）侍行。見其事。為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且者仙郡李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適南劍鄧疇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語罷。姑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議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乘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枯角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為江氏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此。（右一事皆王仲共說）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為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夢。必為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遨與飲宴。且行房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茅山方士所為。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蹤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杻。囚諸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籍于地。道士不見矣。（[illegible]文□）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儀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卽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間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闇排僧闥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襴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猶驚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卽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

僧。橋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柰何。僧曰、汝無憂。閉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破壁入。然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梯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牕壁牖戶。無少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省無音跡。竟莫知所向。（趙昌齡冀陳士黃虞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詭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㺐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歡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卽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將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侍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官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涎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諱妻、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宵寢擱欲起。驀忽爲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娠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長而瘵之。女亦死。魏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消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撤地上。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其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棄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飣餖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惻畏。後蹤跡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豬豘。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蟆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胥物類其父。胡氏妻貴孕不產。卜之。巫云、已在鬢頭上受薦。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纖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棄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澂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纏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嘑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舁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遂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爲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予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鄒謹說）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卽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邑士鄭饒說）

郴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戶曹掾。時牢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嘗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答。喜飲酒。常以馬通及蛇寘于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酬以饗穢。亦不拒。嘗攜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以鐵椎椎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終。（撫之孫植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鬭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霧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鵝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窓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芾）給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此後邑饑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喻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臥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盎大。巉嵓可愛。日光射其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償錢十萬。取其石。後其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效。夫問之。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人強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媼必來伴績。仍攜兩童爲執爨。無日不

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當報我。婦奉教。佮媼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褰帳。媼正酣寐。即斫之。媼示以黃金、曰、所爲來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媼至焉。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刺其腦。媼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迎斫之。皆化爲石。自是絕不來。

謝生靈柑

溫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爲之穿毀。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爲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詠歌讚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諸書乇邦。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捣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衢平朔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董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竊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或變陰晦。雷風掀其身於田畝間。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十五事）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逾半年。漸奄奄病悴。巖聞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賤。妻不勝忿妒。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厭其害己。馳還鄉。中途艤泊。納涼乘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忽弃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逃躬。至逢今日。沒前程富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敦深

黃敦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牡狗銜酒器入。立而扣館門。潛跡窺之。黃啓戶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拒甚力。是日且晚。狗歸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爲。乃入破冢中。藏髑髏而出。徐逐之。奔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裏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熟之。加糝餡。試爲

野物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廣昌黃莫說）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甯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撫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皙。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擔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爲所及。以身匝繞。舉尾褰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形羸腹脹。津沫狼籍。舁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窗。每見一蛇相顧。咽咽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爲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兼頭狀。女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葉溶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野合。又同歸舍。坐臥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爲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士人傅合寶韓道士黃師肇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墻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擊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去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探蹤。正見大石穴如屋。黑狗抱婦酣寢。不覺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晉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甯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不捨。至夜。恍惚如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醫大以爲撓。巫覡無所施其伎。了不知何物爲妖也。（朱椿說）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糞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霧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物逐。倉皇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邑士羅大鼎說）

姚師文

姚師文、爲撫州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逃售。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鼎治道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貧弱。使召保任。立期督歸。子至家。除夜無以卒。獨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名。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怨淚屏息遙窺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速通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黃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而不見形。黃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黃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爲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能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原闕十二行）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居中道如廁。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絕。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負不能輸。雖卒責任縱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特無所從出。朱隨身寶挾。護有此數。悉與之。不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議郎。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移待制。褒爲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當世。朱公清健康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崗峻。樵者負薪、至半嶺。聞絕壁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魑子稱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俯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有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欲起欲鬬。詹揮刀排斷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氣熏觸。困臥久乃蘇。含水噀婦。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袍人攜離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不物如餳與我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人共請詹殺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絕。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饒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臥疑于階下。令扶出、則常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扶入齋舍。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覩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俟以次皆祕。甘盡則事成矣。丁甯反復。乃去。劉大喜。遽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盎貯水缸中。試飲病者。無新故痼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疑。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即命焚之。火舉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萬。如世所繪六丁力士者。謝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鬢冠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殺。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奈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攜陳手行官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豁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余翼說）

烏山媼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媼與小孫在。未幾、媼亦死。孫力疾出哀祈鄰里。丐掩瘞。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媼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扶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媼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下。令留作行李。使行橋上。顧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閒。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遂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絹紙三等錢。紙錢勾已盡。絹錢亦勾半。汝係錢內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爲爾習。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腳墮橋下。乃甦。（劉兩說）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爲子聘納歸陳氏。陳世爲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每至。必一犬蹲踞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衆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爲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此皆心志罔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戶宮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母忽怒。呼詔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命。汝將奈何。盍以平日所積錢。爲自脫計。子亦甚懼。遂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爲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爲巫。（上三林說）

雷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自十八條至此。除潘[illegible]一事外。皆建昌士人陳[illegible][illegible]者轉爲予說）

續夷堅志

附年譜

元好問纂

序

遺山先生。嘗金源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洊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爲人所沮。時文之外。寄寓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襲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關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屆。實禨祥之外乘。不實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梁。通守慶出以相眎。乃其書甫爲國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考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頗資聞見。因爲較其訛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抄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爲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

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

續夷堅志序

有金元遺山先生。具班、馬之才。閱滄桑之變。隱居不仕。著述自娛。凡四方碑版銘章。靡不奔走其門。初嘗以國史爲己任。不幸未與纂脩。乃築野史亭于家。采摭故君相遺言往行。以自論撰。爲藏山傳人計。又以其緒餘作爲此書。其名雖續洪氏。而所記皆中原陸沈時事。耳聞目見。纖細畢書。可使善者勸而惡者懲。非齊諧志怪比也。先君子舊藏二卷。有王起善、宋子虛諸跋。而佚其自序。余筮仕中州。以此書所載半大河南北事。因書之以資檢閱。嘉慶戊辰。余秋室太史聞而借觀。復據王、宋二跋。釐爲四卷。且益以翁氏所輯年譜。鐫板于大梁書院。秋室歸而板爲王六泉明府所得。今載往蜀中矣。中州印本故尉寥寥。好事者往往以不得披覽爲歎。茲就書院本重加校正。以付剞劂。蓋不欲效中郎之獨秘云。

皇清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閏月。東海松柏心道人榮譽序。

本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予抄北地實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謄此傳附

予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與下王東起書識。

續夷堅志卷一

（金）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長白榮　譽子春校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署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劫。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予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鏤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蝟皮。漆而裂璺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寓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脊。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殆乘異氣所化。聖俞觀與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說）

康李參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陷破爭船落水中。為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赴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歡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倡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倡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犯。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不數日嫁之。

鑊中蟲

晉州曾長老住飛狐之幽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廚堂一鑊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不祥。廢不敢用。芴大衆作食。師欲如何。曾云。吾就大衆乞此鑊。並任我料理。衆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叔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蟲。如蜥蜴而紅。此類大家往往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為火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圓座主全嵩說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僂儸王增壽。號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去聲）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歸。（樊帥說。）

石中蛇蠍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去。修渾源裴安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蠍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卻。他日亦道付見我來。即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全唯幽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寶泊。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即太歲。何忌耶。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綉鞋一雙。役夫欲能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並亡。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為業。故人目為鵪鶉張。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甎作邸。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板。曳棺木出。舁歸其家。假索湯粥。良久。說初為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垂餘年。兒若從死。無所歸。恨冥官顧憐之。即云。今放汝歸。賴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嘗上州作綱首。張童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鬬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搭撻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獄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師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趙吳曾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脈。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為太歲。見者常凶。不可掘。生云。我嘗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咎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之。為予言。

羣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淅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衛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慶之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為變怪。即遣逐之。及臨產。恍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挾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為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律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聊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犬俯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即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竄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即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因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服。

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衰骸在身（寬甫農婦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宵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叔尋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定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筯．門舍數百人．悉召侍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賙賄．閒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還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飲．醉臥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墳墓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遊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嗚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送歸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濘．車不能進．同行者棄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車．第言尚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遂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爲黃金．鑄爲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爲帽環．服之不中蠱云．（內翰馮延五登孫說．）

稻畫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農民圖．背綠爲地．稻樸皮爲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與主客談笑爲之．嘗戲於袖中搯蟲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爲真蟲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已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畫不見於書傳．皆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搯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臥狗狀．足尾皆具．勢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與社傳玩．尋爲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讖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裂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卽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讖也．至如楊敏行甚驗云．身如蟬蛻一枏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眞鬼語．何讖之有．

敏之兄詩讖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旣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倚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兆

高平、申萬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獵嶽處．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溺淮水死．

天慶鶴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宜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爲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皆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號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少亦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鶴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合伴後擁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搖擊之．火焰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兒（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齋有鬼婦人．是宋且提刑妾．爲正室妒捶而死．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戲語．然不爲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後．忽聞牕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捫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其言．（學正馬持正說．睡者趙文殊、段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閭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扃鑰甚嚴．子壻、母亦親爲之．一日晚入室中焚香．忽供几下一細小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姥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異見之．果欲延福來．老婦衣襟中．卽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

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府尹並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爲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爲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狻猊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澤州淸劉昂約爲賦金馬詩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强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候門．延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爲人覺其談吐高闊．詩書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過閑閑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閑閑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爲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閑閑大奇之．因索盤水一盂．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古篆二字．廣長二尺．盤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來．聞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傍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經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驅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勢極飛動．閑閑極愛之．屏山李之純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爲辨博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剋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雲鶴．號擬栩道人．人物如世畫呂公肩微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實．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閑居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戶．危坐牀上．歌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燬．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値古塚．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爲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叔玉．五臺人．爲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斂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省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鑄．鼎欲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數與時會．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爲羣．所過禾稼爲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泰和末．雷景防任蒼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官妓青香．爲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爲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頂．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有婦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當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屈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覺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靚妝衣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爲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爲山魈所著者．魈自言．汝若資用所闕．我能立致．寶積絹滿庭．皆有眞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己．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櫪下．家人益懼．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魈爲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爲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繃繡褓．臥之牀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爲兒所撻

外祖柔服辨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歲小弟確．酗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鞭擊聲．少之．雙陸棋子亂．嘖嘖有聲．厲驥．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値外祖於中路．叱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血青滿背．歸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旣奉香火甚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晉外生我得一句．汝替作得偈否．舉似凡十數句．惟天機翻動禁華夢．殆似從蘇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蟲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骸數十垂索。故在磬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蠡偏裹。如脂蠟漸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嵐縣黃九者。從佛兒擱賊。鑽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還至顒。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秋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冠禹翼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洛陽劉志忠云。）

李耋病目

聊城李耋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日復枯間神得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嘗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搯壜處剜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予言。李耆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勸去。痛其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癢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爲相者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爲人所告。州將高某捕獲。案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時爲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陸覩之列。目不可況。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鞫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鑿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案焚之。石公之子瑶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能備道之。

馬三誑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鄉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爲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爲鄉人言。渠誑欺如此。已將爲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貲家。直欲用錢買之。尋爲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瘞於家。

白神官

縣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爲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託以天神所爲。及搜得狐涎一瓶。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縣境爲之肅然。其後吾貝查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純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蔚州人。舊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爲北騎所俘。乘騎他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頗盼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俘主來觀中。人說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痕瘢猶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鹽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歎存殁。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筋。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能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杯。紙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爲挹取。拜賜而去。酒杯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二

貞雞

房皡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鴿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卽聞有拽鋸聲。大呼搘鑊煑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狐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冒。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烏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鎭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著鼈。不爾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禹錫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脚跡痕。如麥籠許。蓋神拔樹。假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鄰字德卿。父飛狐令集營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歎呼馬前。德卿亦爲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猶子鎰同牓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爲卽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穢圮殊甚。卽令完葺之。明日卽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廳中。一倡百和。少頃坌集。周帀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符奴敍閒逼逐之。奴卽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邏。遭羣狐數百。出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人怖之。旣久。婦快吐膩涎。乃是卽墨狐。爲胡公逐至此。卽墨父老爲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讖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崧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爲詩讖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鄉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廳軒前。詩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天爲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畀之者。爲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墨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鳳皇來儀新息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耆舊如閑閑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賑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晉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勘吏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惟慮有冤今旱已極囚果不冤明當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險絕下臨無地河中李欽叔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瑩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旁以陳比之仙凡爲不侔矣

馮光盧畫

馮賁深之子光康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葉閒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賞卯而以畫稱且爲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嚙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爲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搖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齧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主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爲物所憑則他世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墩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稠稠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驢馱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爲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與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爾事與此相類彷彿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驕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鬭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

者竟得全骸而瘞眞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爲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乙未爲收國元年至哀宗天興二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異齊之讖

天會八年冊劉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譙門舊有異齊安流順預之號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蓋出於傅會亦有數焉

桃杯

輩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廕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棄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爲意俄數葉聞一桃大如杯盤爲石所礙而止韓取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爲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藏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兩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移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閉針家門人沿溪上來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眞定府繳插書來溪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爲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走卒留繳與書來針工家云欲往溪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眞定來因爲卒言城中有浴室誰以指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爲此賊壞却我替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能此人遷居避之（說水鼎符村聞）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捽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仲澤說）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曰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三足四隻饕餮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移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虢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幷大穗爲十三。試劃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倚曾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黃眞人

忻武張食字君冕。其父神和。少日爲府史。好祈仙。一日。黃旛絳節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眞人。懸筆畫像前。每事輸之。君冕崇慶二年赴隆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即批云。臣作股肱狗予遠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膀。旦夕至。幸先告之。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膀至。黃吉甫眞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始誦之。被擄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甯。即施此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爲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爲縣中第一。第四子榮。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宋莊四隅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爲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爲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叟乃背自言。今兩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草來。塵垢甚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即劃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爲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嘉歎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里馮氏病後。忽寫一詩云。城南池館夾溪津。野色林光物色新。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卒。（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爲章廟所召。提點天長觀。平生靈異。如金蟹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壁。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亂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蟇

長葛禹貢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蟇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園城鎮高監。初到園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高氏農民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斛。後百方誣獄。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能郾時丞。閒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牸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牸亦生一犢。李三爲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牸乳之。張家捷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者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翹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灘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提犢子亦刺之。犢血灘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辟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無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俗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從服。倂能噀墨水畫上。而五彩亦噀之。毛提舉家一虎踞大樹下。旁臥一青彪。虎目燦燦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齪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與婦望祭於所居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書相見。母婆犇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爲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證。欲相欺昧耳。有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退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我取還。閻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笑。他日。劉進反。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罔。致道與閻一村。落爲言如此。此與正大中鄭卒石貴非祠。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寬爲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稱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黃蠟二兩。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候無水銀星子爲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碗。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將蜜蠟鎔入藥在內。木匙攪勻。乘手丸。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剩縫。或硃砂或水銀爲衣。不爲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爲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內。用津唾揉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坩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麵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麵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麵炒熟蜜煉爲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靜默者。以備心腎氣。爲本非來則歸非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咽氣。以爲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饑歲。至父子夫婦相噉。掬爲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爲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繫合著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頭用象牙末擦箭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少取破。擦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窟。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窟中五百人。悉爲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菔。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菔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眞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臥削蘆菔一片著火中。即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菔時。預暴乾爲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錢。研。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爲三服。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婦病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溼麵冷硬物。服至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之類。即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於神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幕官日。得於閻郎中。云是古崔家方。閻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劉以治甯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狀如蔥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逐去諸疾。五藏虛羸。魂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銼爲末。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一劑。以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減方。其語簡略。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爲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傅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牓示傳人。後晁仲晉登第人爲著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蔞方。瓜蔞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

煎及半。濾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于張戶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蔞生薑甘草爲主。病瘡先疎利。次用瓜蔞藥。日以乳香茶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病者亦無虛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疽發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餌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疇昔。悔恨入地。爲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爲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剌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猶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猶在。人見者作蒲稍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微。飛卿翊。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暉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獰惡尤可怖。興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待即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鎭國仁王佛。塑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收世南書牓。顧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鎭國塑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弑逆之禍。

駢胎

興定、元光間。陽翟小學王李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斑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爲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奔門出。入馬蹂踐而死。凡供食滿師錢無算。今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聞者焚香酹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酹酒在地。則颯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遁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爲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出復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媼以爲怪。擲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議軍有三峯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說歸德一武弁。與里光祿者。滄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昌裔同舍生劉遵之。莪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子秀之子之父泊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爲人儀表脩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爲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爲。以公生死之際觀之。亦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巖壑甚著。又其象設獰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樓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賭勝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與之約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晝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異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賀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國書。還於朝。孰可爲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閻內翰子秀兼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爲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洺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鄰願助之。不受。有烏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率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卷三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爲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間。詔徵高道。隸天長觀。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數大字於食案。又囑侯生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諦語曰。渠紿我邪。及北還。天長已被焚矣。又嘗與客游嵩山白龜泉上。見一石盤出。客曰。盤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因橫行。恨不值正人耳。隨以手指之。盤即正行。晚愛中方。卜居之。中方舊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齋沐致禱。筮之得吉徵。是時十月。菴旁近葵花榮茂。洞微云。於文章。葵爲癸。此殆水徵也。與衆道士行尋之。見巽隅草樹間隱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然東隔絕澗。南限巉峯。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越。洞微與弟子呂澤籠谿。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易朽。慮有顛墜之患。乃就壁取石。鑿竅嵌之。壘爲石梁。甃泉爲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爲楊公泉。閑閑嘗爲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淳、字淳容。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歎服之云。楊洞微嘗求之古人中耳。閑閑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潤影

司天測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測表。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後涼陘金蓮川在都西北四百里。而近北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碣石錄云。

蕃犬

泰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興州盧大宗室取作進數犬云。可備射虎。上因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嚙噬。虎顛於周旋。或起躍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困而臥。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仇。佃客發謀。誣此人以燒麥積。渠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質。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骨肉皆盡。惟皮髮在耳。士人牛叔玉親見時。郭敬叔爲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舉火。柳私自念。責此門國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可惜可惜。感歎之際。被擒州橋上。飢掠而死。死後託生縣中陳家。大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埋財所在。信爲柳小二無疑。小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後嗣法錦和尚。住丹霞。親爲予言。

老趙後身

單州倪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生陳橋西小宇街銀孫家。年十六。能人訪趙九。說前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九遣人往迎。將出單州。家人奔走來近。趙九在衆中。疑信尚未決。孫童遙見趙九。呼小字大屬。怒其不卽來。歸見妻亦屬之。指妻背上燒瘢及樹下窖藏處。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職。倅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與其事。親聞之說。初爲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曰。不須見長官。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濱。一婦先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爲卒推水中。遂不記。至三歲始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擢解。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揖壘萊正睡濃。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曰。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半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尚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攜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瀟落。知其異人。以平生釋傳疑事質之。酬對辯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

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盧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盧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秋印。主祠祀。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詩元者介休爲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指其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覺夜曾停覺夢否。古今迥繞死生際。盧山歲歲生春草。睢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勝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聲。爲予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七歲。采桑槐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滿月剃胎髮。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劉家。其後兩家供承。令學子。劉氏父母死。皆爲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醫者郭查進。曾居大明川。聞一田夫畫成者。掃地至門限。地卽高起。以鍤鋤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許。殼膜見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查進曉之曰。神物不可觸。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濱河中。是歲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鎮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臥三草舍上。觀者數百人。見龍鱗甲中出黃毛。其形如駝峯。頭與一大樹齊。腥臭不可近。既踰天矯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去。時己酉歲七八月間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查昭俱官都下。嘗一日見過。出古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爲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若合符。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士人家。相傳爲太眞奩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爲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淑雅聖淑。威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爲太眞之奩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宂長錄。使讀。其閒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爲四字詩。中有淑雅聖淑之句。聖淑二字皆少空。意取望爲君。淑爲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嵬數十里。蓋遐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信矣。查昭歎甚。以爲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嗣生平經學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終。敕諸子云。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爲戮尸。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司農

攝之魔歸溪斗南節爲予言。近歲斗南道令捉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宣德狂僧

宣德璧國寺狂僧。衲衣藍縷。獨處暗室。夏月不浣濯。無穢氣。常於寺家廐舍合爪向牛馬言飽齋飽齋。生從大頭之。承安中。兼阜州倅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爲中秋醵酒。僧云刺史即東去。何必醵爲。十四日除興中尹。衆傳之爲仙。所言多驗。（嚴延之說）

呂狀元夢龍

呂內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開門請詩。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張子賢祈仙

張子賢以廕補官。嘗作金人捧露盤樂府。道退閒之樂。一時閑傳之。道陵召爲書畫都監。累擢冀州倅。一日祈仙。仙批背門引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一棹武陵歸許。不如閒早。怕桃花笑人老。子賢即日致仕。張敬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甯海萬壽山石峯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得百丈魚。取骨爲梁。搆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樹。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爾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漫許之。及覺。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避。須臾開霽。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臥廟前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騘色騧。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具繼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鞍韉羈縶則作踶齧勢。齧留之人莫敢近。卒在軍伍。歲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陷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欲令此卒獻。匿縱馬自尋。馬振鬣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爲增卒月給。

蟻臺

東京宮城東北隅有蟻臺。大定中修城。役夫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啓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蟻聲。破之。二大蟻尾梢相鈎。旋轉不解。見風即死。人亦關張都運復亨者云。遼東無蟻。而蟻在石中。石在海。又爲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蟻而名臺也。張斟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則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株葉枯枝爲剪綵花者。綴瓣葉。僅乞之供于縣署佛龕中。四月十七日。先夫人焚香次。乃見杏葉皆作花。實膚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序

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食則吐且病。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舉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見范鍊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戀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生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斷。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脇生子

李鍊師淇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娠身臨月。忽右脇發一大疖。疖破。胎胞從疖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辭。祇增憂攪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亦入門。茂即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奴。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殺。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爲應州丁倅妻。雷氏幼從有不悅者。訐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離。丁謂夫人。言絕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爲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胥詞之讖

正和初。中牟陽橋人劉慎字榮輔。爲里人劉六作延對胥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爲辯理。又依例爲抜。後數日。榮輔作首學生。發癩兒者病中忽爲物所憑。令家人請榮輔來。劉至。癩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爲劉六作胥詞。汝於誰處敢妄語耶。榮輔聽能愧懼殊甚。手寫首狀。言自後更不敢復作胥詞。癩兒不復有言。此兒市成童。初不知胥詞爲何物。殆是劉過惡顯著。榮輔妄爲飾說。遂觸神。故假此兒以斃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徵君朴降。箋詩尤奇偉不凡。如論書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又云。龍盤一氣雲雷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出高麗匹紙求詩。云箱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愼勿攜汙穢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劉嘗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惡死。遂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猶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郝貪宇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與汝叙杏園

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懷得之。又批云。與汝櫻桃。都間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遣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坊諸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萬里之外。問云。那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予尙見疑乎。元卿今客順天。歷爲予言。故紀記於策。陳於喪亂之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之目。官比刺史。大靑、崇甯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進靈益公。小靑、嘉潤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許。色深翠。朱鬣細點間之。彷彿成方勝花。行則昂首。不類他蛇。出則深行水上。能與雲雨。變現不測。鄉人祈禱與之酒。則直立高二尺餘。俛首就飮之。故前人詩有靑蛇立飮祭神酒之句。二靑居山陽。各有種類。至數十百個。都不毒螫。大靑一日眇。其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靑之域。至則爲二靑之族嚙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落小兒狎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臥具中。人亦不駭怪也。（原闕）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宋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攄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繼志菴、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谿。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椀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萬戶部唐卿、趙禮部廷玉、讀書永平西一山寺。臘月。桃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筍。故名所居爲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靑龍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鐵。唐哀帝所賜鐵劵。劵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周臣說。

張女夙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入鬢。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屆誦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興記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擧揮下筆。即有成人之風。且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爲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語。賦思春詩如神思閨心寂寂似解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爲詩弔之。

脫殼椒

代州嵩甯觀。宋天聖中。一椒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貨不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枿再茂。人目之爲脫殼椒。白帥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眞難曉。只度枯椒不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過嵩甯。戲道判白生云。子西詩譏觀中人。汝曹何劖石耶。白因擠毀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間。方士能化泥爲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闊二寸半。文曰永鎭福地。代州天慶、嵩甯二處有之。天慶者今尙在。承平時人傳玩。顯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揩牙方

茯苓、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五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對。末之。早晚揩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洛陽帥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疎豁。亦無風蟲。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尙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曬殼。十百爲羣。聞人聲。則爬沙入海。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聲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形。刻撞鐘梃爲鯨。予二者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不漫作。特後人不能盡知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傅會爲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慢我無殃。常行善道。家道久長。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舊爲水所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黽。悉化黑鼠。嚙茭草根盡。土脈虛鬆。不待耕犁。投麥種卽成就。其居民不勝擧。聽客戶收穫。但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魚。無水食麵。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張侯德明說）

驢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驢。忽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鐵非石。形如栝樓而褊。色深褐。其堅若鐵石。磨家不以爲異。鄉之麥同中。日課麥皆取於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人傳以爲神。官長有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驗。今在順天張侯家。余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豐州楊雲卿爲寧縣令。夏月暴雨過。關南外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轂。角上豎高三尺。以物挂串代州州下軍資庫收閣之朝。

關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關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后殿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下弓手排臥．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潤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小冰子．如芡實．圓潔如一耳璫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脚即陷．蓋冰珠雖沍寒亦不融結爲一也．

炭谷瓊花

鄠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逢閏即花．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攢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乘空而起．亂後爲兵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鍾信中案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村之茶店劉六．劉本漕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兩家所有以錫匵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纔二三分耳．又有方寸匕形製與錯刀同．最多推爲衆錢之冠．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千．背後有兩字．有綠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枚．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文者．檢莽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爲二也．既有湧金．亦有鏤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鏤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綫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綫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硯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雖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定州帥甄全．己卯歲爲北兵所攻．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踰城逃死．爲北所獲．恒山以全爲叛己．誅甄族．放之在軍中者．又劫全入頭山砦．砦上人半出逐捕．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衆．逐捕者不知被劫．坦然還砦．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夜．砦上大青鬼現．眼如盃．赤紅有光．鎭軍士驚怖散走．厭衆乃得脫．

豬善友

洛西永甯一屠肆．豢豬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豬．屠伯舉圈指示．羣豬驚擾．獨一豬安然不動．屠伯指此豬云．此豬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噤不出一聲．及刺刃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豬乃無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爲神像所化．擲刃於地．拜天地四方．誓願改業．此豬既不死．安然入圈．爾後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目曰豬善友．閭里喧傳．有自遠家觀者．

無不驚歎．一鄰家來請豬善友齋．此豬如應諾．明旦．請者未至．豬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是三十三日．歷旁近民家幾徧．蹲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已死矣．辛愿敬之爲作傳．

宮婢玉真

大定中．廣甯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宮人玉真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榭只荒邱．忍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臺夢裏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棄前歡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日望歸期．李生後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人爲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觀之．因爲說垓下事．顧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遍民間．有爲之縮頸者．

廣甯寺鐘聲

廣甯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駭愕．有告寺僧．具鐃鈸就橋下．迎鐘復鳴．（宗室仲華說）

石椿火出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悲閣前幡竿石椿縫開．逐夕火出．四十餘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萬餘家．閣亦被焚．衛王有旨救虞世南所書千手眼大悲閣題牓．火氣熾盛．人離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上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爲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甯．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續夷堅志卷四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壽淵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甎。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戊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楊道圓施花磚色三千口在天齊觀玉淸宮殿上永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爲考案者。此地蓋北齊時天慶觀。今巷東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戊二年。高緯天統二年丙戌歲也。縣前此無宮觀。壽淵撥土主之。偶與古觀地合。壽淵又與道圓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濰州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牓次。一日晨起。市人攜新魚至。鄰般錢賭之。君和祝般錢以卜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爲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食斷盡矣。君和惻然莫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澠池。早發出谷開辨。爲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閱客行橐。一少年忽前問君和。非京師邸中乞我魚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慰謝。并同行皆免。同鄉徐安上記其事云。

[illegible]山[illegible]

甲辰乙巳歲[illegible]夏五六月間。大陸[illegible]。雷雨霾作。晝不斷。[illegible][illegible]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終夜不

息。平明。水沒村落。死者無限。大崖高數百尺。皆蕩爲平土。下漫石。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爲岡崖所覆壓也。山顛龍鬭處。留迹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羣龍聚鬭于此。土人遭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間。散起廬舍。象村落田家所居。山莊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蓋以（以下缺）

女眞黃

日本國冠服

燕媒業報

孔孟之後（以上四條缺）

張孝通冤報

大定末。武淸人趙士詮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詮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私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驢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驢逐草而趨。定國怒鞭之。驢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驢。驢又語云。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員外郎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即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廚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膳。忽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爲魚所齧。痛不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于杭。書一杭字問之。相者云。兀朮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兀朮。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處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是挾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龜卜之餘意耳。

夢靈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蔓菁子。枸杞、蒺藜、甘菊、荊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麵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丸。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東鹿柴揖謁縣城得。有彭宣私印。臨淄縣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綴

小如豆。絲親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曷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博舜俞說。博平路氏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目。受五升許。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燎其足。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摧大足折趾之官。足中虛。折處銅楂作火焰上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寶。成壞俱有數。特見毀於庸人之手。爲可惜耳。趙內翰正夫古器類倫記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農民李興穿地得之。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長曆考之。爲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釐王初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壤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者五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實牛羹尚可辨。鐘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雖無款識。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楷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碾石。咄咤曰。業畜乃在此耶。併挾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寨家遷徙。後亦無他。南宮士人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禁說。近年海邊漁人航海求鵠。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扪血而笑。獲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雞澤神變

雞澤農民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欲往。又爲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炊。大風從西北來。震蕩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澤中。爲一人捽起同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擁遝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繡。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坐者不語。以右手拇指招令從次座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神人出。大風隨起。從此人不復聞。此人伺風定。出問人知此地爲東平界。斯師鄉祠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猶恍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舜麥

河東縣舜泉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斗得麵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驗如今歲東家舜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卿說。）

平陽貢院鶴

太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閻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舉子萬人。主司有夢緋衣人來謁謁者。明旦試題以下。語同官。俄羣鶴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常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遑康寧。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讖月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爲□安。史學優。言君後嘗擢第。但嘗出此兒門下。爲太晚耳。學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爲然。其後欽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文字。而預主貢。學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璣、張仲和輩十五人赴試。同驗行道中。日中見二物。一四足獸在前。一蛇繼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鳥跳躍稍緩。少頃無所見。是後兵動。中原喪亂。（趙仲大說。）

鎮城地陷

鎮城欲陷日。州長佐史率妓樂迎官出城。坐待驛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欲救之。良久。亭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曾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婦得藥而出。城隨陷。城中無一人免者。此婦殆以孝感脫此禍歟。中京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婦。惜不問此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迴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騶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獨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本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事見閒閒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逆旅間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烟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賀端中見鬼

晉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壁下見一大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燄。賀以被蒙頭伏牀

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悚尙未定也．起視水甕皆乾．硯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爲渴鬼云．峪中出孫國鎭之門．有賦聲．此舉登科．

介蟲之變

東平薛价．阜昌初進士．嘗令魚臺．嗜食糟蟹．凡造蟹．廚人生揭蟹臍．納椒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束之．塡入糟甕．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擭强寇劫獄而去．夜半獄索燭召吏將閱之．燭至乃見糟蟹蹣跚滿前．不知何從出也．薛自此不食蟹．外舍孫東平賈顚之說．

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衞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鄰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耳．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天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彰德帥欲用修樂棚者．古時石言於晉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乃絕．昔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發．金人潸然出涕．李長吉有金人辭漢歌．

神牿渦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牿渦．泊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居人取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渾源東南山娘子村中．復爲大陂．凡神牿水所經．遺魚不絕．

空中人語

張頤卿名德．遼州人．明昌二年經童．貞祐四年進士．自說大安庚午歲嘗與客飲．向日酹酒．語執壺者云．不必滿．薦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無海量者乎．衆客驚立．酹數滿杯．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時起任咸寧令．聚縣民船口村．計會科斂．此地在灞橋六七里．日在辰巳間．忽見天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析數丈．其中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懾．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見．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言．某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爲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太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聽採取．東六十里萊蕪之高白村．有古松數柯．茂盛陰蔽二畝．鄉社相傳爲數百年物．亦在採斫之數．鄉人父老哀請於偉．偉因悟前夢．力爲營護．竟免斬伐．是夜夢有來謝者．士人立祠其側．幸生者爲之記．文士張翌子賦詩云．蟠根蹙足怪虬藏．平頂摩雲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詎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斨．萬古天風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蒼蒼．

嶽中二仙

皐州人賈合奉．前鄜時丞．興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澠池．此地出炭．炭穴顚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

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熾然．一日．賈與戍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烏巾．繫如阜勒帛狀．雙襟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

護闌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幾妻亡．追悼不已．鬱不自聊．夜夢妻如平生．說身後爲護闌童子．住翡翠莊．作詩記之云．翡翠莊前花草香．護闌童子淡雲妝．夙緣還却三生債．不道未歸人斷腸．未歸人．用死者爲歸人．生者爲行人之義．

王先生前知

東阿閻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學．醇德嘗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年．當喪明．作舉子不濟．辛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學之．閻卽學祿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當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邊元恕所紀二事

國初兵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破．驅壯士無檢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籍積屍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數輩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爲軍士驅逐．與群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棓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內翰詩讖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辦與黃蜂智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閻子秀筆記其事．

山石飛臥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擂壓十八村．士人謂神物所移．爲立移山祠．閻泉張吉甫作賦弔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幔．蔽空而過．少頃開霽．北山南原已移爲北原矣．孫通甫爲文記之．近天興癸巳歲秋後．恒山公治眞定之五朵山．並倉聖朵岩以受軍租．臨大屋．已貯二萬餘斛矣．有日寅卯間．人見西北有黑雲從空而過．聲勢甚惡．迤邐漸及澗上．倉屋隨亦崩消．雲起而雨．雨後人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澗之間．麥倉崩．乃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平陰丞說）

開閔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監寶會祭孤魂．設醮．州中程威儀者．嘗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收錢．何緣得主醮程．

因往東平受明威籙。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雷師者求代科。至醮。囑監軍董許之。乃就用文牒上名銜改程作雷。醮後百餘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入冥司。云醮部開闢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儀名字。促壽二紀。放之暫來。令告世人。再不許犯。且言門外追卒甚衆。即當去矣。言終而化。泰安布衣張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跡所到。忽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盌。墨色光瑩而崇。予過中岩。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葬松台。因有詩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見密崖。為問松臺千載鶴。白雲何處不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即不就舉選。臨終詩云。蝸殼聊栖宅。妻孥解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擲筆而逝。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無體膀廷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烏銜小綠衣判官置几上。未幾。子野擢上第。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為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强寇九人為尉司根捕急。

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窯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燒九人死。即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顛蹶。遂為物所搊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即休。時或持刃逐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激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籙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醮。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醮一兩日。夕所攜。生未幾竟死。（案歲劉事師說。）

仙貓

天壇中岩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亦升仙。而貓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間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為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陽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淸遠也。因作詩云。仙貓聲向洞中聞。澂似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夙悟

崇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為都獄。娶定襄趙氏。生德秀於中都。生數月。鄰李媼見之。愕然出涕。人問之。媼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瘢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應華。引詩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什大雨後有詩見示云。醉夢蕭森蝶翅輕。一燈無語夜遙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竹有詩來否。為問韋家好弟兄。予兄敏之私謂予曰。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此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滋為內府所收秘之二十年。無知者。太和末。都城閣貫道與文士登譜仙。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絕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為何人所秘。願以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邸求之。扈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為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琴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習氣。以此事觀。非誣言。

梁梅

壽陽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引疾歿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為言者。時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粧而至。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真美。頗為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羨未晚。乃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裡。真有壽陽妝之句。為留數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蕃樂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

蚩尤城

華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闞姓。故又謂之闞蚩尤城。城旁闞氏尚多。闞朱、榮、秀容人。今定襄有闞都統者。自昔上世有賜田百頃。至今以闞百頃家自號。管州有巢廟。士人祈賽甚盛。巢賊敗。言滅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網者。皆以平為氏。子孫予有識之者。說與祕府所畫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第進士。興定戊寅。以叅知政事行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崞陽移剌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身事。沈厚寡言。人傳為異事。德升家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為之慟。但說北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遊麟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蓋投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紈袴間作詩。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哉。淩雲臺上獨徘徊。亂鴉背著斜陽去。塞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烟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

親曾見。信得見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元蓋詩讖。古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恨。文章尤忌數悲哀。眞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人張居士。于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歲。禪坐靜室。約其徒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凝然不動。謂是已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與親舊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紙留偈云。了脫幻緣。復何幻我。游戲大方。從容自可。擲筆而化。登封張劭景說此事。

米元章心經呪

米老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蚤蝨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許之。道人攜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濟源也。又聞人此去天壇近。道人云百餘里耳。王已無所歸。明日往天壇。入陽臺宮。宮中人聞此兒爲道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常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無不驚異。而乃送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質謹厚。有道者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霈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爲名言。

遺山先生年譜略

庚戌　一歲（章宗明昌元年。）	辛亥　二歲	壬子　三歲	癸丑　四歲（始讀書。）
甲寅　五歲	乙卯　六歲	丙辰　七歲（承安元年。）	丁巳　八歲
戊午　九歲	己未　十歲	庚申　十一歲（從父冀州。）	辛酉　十二歲（泰和元年。）

壬戌　十三歲

癸亥　十四歲（從父陵川。）

甲子　十五歲

乙丑　十六歲（赴試并州。）

丙寅　十七歲

丁卯　十八歲

戊辰　十九歲（章宗崩。學於郝天挺。）

己巳　二十歲（衞紹王大安元年。）

庚午　二十一歲（父隴城府君卒。歸里。）

辛未　二十二歲

壬申　二十三歲

癸酉　二十四歲（改元至寧。八月紹王被弑。九月。昇王立。是爲宣宗。改貞祐元年。）

甲戌　二十五歲（金徙都汴。）

乙亥　二十六歲

丙子　二十七歲（避亂嵩山。）

丁丑　二十八歲（改元興定。[illegible]。）

戊寅　二十九歲

己卯　三十歲（金築汴京裏城。）

庚辰　三十一歲

辛巳　三十二歲（登進士第。）

壬午　三十三歲（改元元光。）

癸未　三十四歲（宣宗崩。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甲申　三十五歲（正大元年。）

乙酉　三十六歲（在史館。）

丙戌　三十七歲

丁亥　三十八歲（官內鄉。）

戊子　三十九歲（罷內鄉。）

己丑　四十歲（蒙古太宗元年。官鎮平。）

庚寅　四十一歲

辛卯　四十二歲（官南陽。）

壬辰　四十三歲（正月改元開興。四月改天興。十二月蒙古兵圍汴。哀宗出奔河北。著壬辰雜編。攝中州事。）

癸巳　四十四歲（崔立作亂。立衞王子從恪爲梁王。以城降蒙古。）

甲午　四十五歲（蒙古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哀宗傳位于承麟。自縊于幽蘭軒。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乙未　四十六歲（次濟南。）

丙申　四十七歲（著南冠錄。）

丁酉　四十八歲（自大名還太原。）

戊戌　四十九歲

己亥　五十歲

庚子　五十一歲

辛丑　五十二歲

壬寅　五十三歲（著集驗方。）

癸卯　五十四歲

甲辰　五十五歲（至[illegible]。）

乙巳　五十六歲（赴東平。游大名。）

丙午　五十七歲（蒙古定宗元年。）

丁未　五十八歲

戊申　五十九歲（[illegible]。）

己酉　六十歲

庚戌　六十一歲（遷鎮州。七月過順天。）	辛亥　六十二歲（赴太原。蒙古憲宗元年。）	壬子　六十三歲	癸丑　六十四歲（寄燕中。）
甲寅　六十五歲（出鎮陽。）	乙卯　六十六歲（歸汴梁。）	丙辰　六十七歲	丁巳　六十八歲（宋理宗寶祐五年。九月先生卒於獲鹿。）
戊午	己未	庚申（蒙古世祖中統元年。世祖早聞先生名。至此將大用。而已卒三年矣。）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僻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情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北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願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邱宋无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處處覓孤墳。助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贊策出機、雲。予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與道補其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間耳。皆紀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一也。然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沈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卽遺山之心也。至順

三年。朱方石巖民韓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睽車志

郭彖撰

睽車志卷一

宋歷陽郭彖

宣政間。長安人有牧牛於野者。數亡其牛。尋之。牛臥一處。叢草肥軟。方丈之內。異於常草。自後每於其處尋輒得之。一日大雪。觀牛臥處。獨不積。異而掘之。深二丈許。得石匣。刻曰。開元祭地黃琮。啓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英玉。而其中方寸許。作新粟也。（大資鄭公億年說三事。）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衞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幞頭。婦人則段衲。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皆如此。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倏起趨附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淸上眞也。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僊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闚視唶曰。是間何乃有妖魅氣耶。時籍甚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未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直。其人督之。靈素計窮。卽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

成枯骨髑髏。而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韓亞卿知丞說。）

左貲字彥文。有道術。遊京師。依段氏。甚禮重之。段氏母病。貲爲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壇上。五鼓始蘇。愴然不懌久之。段氏甚懼。詰之。貲曰。太夫人無苦。三日當愈。祿算尙永。段問先生何爲不懌。貲曰。適出金闕。忽遇先師。力見邀。已不可辭。後五日當去。貲本意且欲住世。廣行利益。今志不遂之不樂耳。旣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貲果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斂之。貲兄居濟。段命因郵數人舁棺送之。旣舉棺辭不肯往。云棺必無屍。某等業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舉棺卽知之。今此甚輕。是必假致它物至彼。或遭訊詰。段與之約曰。苟爲累。吾自當之。旣至。兄果疑。發視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紫微王舍人稽中說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胥社。秩滿還里。素慕神僊長生之說。一日有道者謁之。故絮藍縷。疥癩狼藉。詢孟曰。以公好道。故來謁公。頃在青州。印施度人經。我嘗受一軸。公頗憶否。視文猶御軸。取觀。眞孟所施也。又曰。我能燒汞爲白金。願以相授。孟曰。某不願也。乃曰。必不欲。姑試一觀。自於腰間取鐵數百斛。孟從者。令市汞至。則以寶鼎熾炭煆之。解帶間劑投其中。有頃取傾出。眞白金也。它日又至。曰。我來與公別。適得佳茗。願共嘗之。探懷出建茶一塊。裹以壞布。蟻蝨僕緣。孟有難色。辭以無茶具。道者取紙裹槌碎。顧爐中銀鐺。取水煑之。分注兩盞。揖孟舉啜。孟辭以太熱。久之。又言已冷。當留候再溫飲之。道者慍曰。果相惡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猶送之門。還見所覆茗地皆黃金。其盞及鐺茗所漬處。表裏皆金。始知其異人。亟追訪之。已失所在。

儀眞報恩長老子照言。紹興間。嘗與同輩三人。行脚至湖南。經山谷間。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廢蘭若。相與投宿。墻屋頹圮。寂無人聲。一室掩戶。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爐。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啟之則煑芋也。諸僧正饑。食之甚美。已而視糊窗。乃淳化中故牒紙度牒。室中有數大甕。所貯或芋或栗或山藥。了無鹽酪之屬。俄有一人荷插負芋栗自外歸。被髮。體皆黃毛。衣敝敗僧衲。直入坐土榻。見客不交一談。與語亦不應答。夜旣深。皆倚壁坐睡。暨天曉。已失其人所在。惟爐火傍置四瓦缶。其一已空。蓋其人食之而出。餘三缶皆芋栗煑已爛熟。若以餉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崖谷荆莽中二十餘里。乃得路適。

紹興二十八年。外舅楊紫微。與陳中公俊卿。同爲小著。省中共處一位。在國史局堂之西閣。其東閣則大著位也。時方虛其處。一日晨入省。則有老兵雉經于西閣掛梁間。輒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入。乃暫徙東位。外舅謂同省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顏也。俄報二公同除大著。事雖倉卒而應兆如此。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所。高閣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淩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過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

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靈關從此斷塵緣芝軿霧路逍遙處羽蓋飛鯢不用鞭汝詩復顧語曰作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縣大火屋居焚蕩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戍卒自府詣冬衣還頓止距縣一舍戍將夢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戍將至庭下謂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得縱部下爲亂且令責軍令狀既寤甚疑及曉令戍卒皆止未得進獨從數卒先止郭外塔院遲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熾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爲亂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舊傳讖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隆山大石自覺移立山半石所經草木皆壓藉宛然行迹可驗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東城而西穹隆在城西唯亭距城東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試平江歲貢者盡下唯黃由以國學解中選未廷試皆傳黃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

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

湖妓楊韶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韶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即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韶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爲之哂然一笑人咸異之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擬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折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劉偉叔行可說）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兩廡皆大屋貯錢滿中各以官爲標識問之曰此俸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錢五百餘千曰此爾俸也位至丞郡又見傍別積十二千題曰饒州德興某人俸毛後爲衢州錄參權方寇作州倅逃去毛攝倅兩月而賊至遇害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劉運使文伯說）

信州小兒醫蘇助教者其鄉嘗遺火隨即僕滅事不聞官它日蘇與郡官偶語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懲即白郡將逮其鄉人繫之數日乃撻而遣之鄉人在繫染疫歸即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蘇如廁忽見鄉人逐而毆之即得疾死其鄉人有幹之臨安者見蘇於通衢蓬首二黃衣人驅之比去鄉人

前間勞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將往轅寺怱怱而別鄉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日也（周濟美左司說）

大參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闕夫人嘗夢有人見呼運使恭人覺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爲監司後果爲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爲運使妻爾（黃倅振說）

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事適其家故葬祖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與鄭氏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鄭氏甚惡之因感疾未幾而卒（楊良能說）

宗室士耨宣和間以未有子每歲生朝爲千道齋以祈嗣續一日齋坐已定忽有丐者踵門求入士耨納之坐者莫肯與齒丐就下位食已衆皆散去丐者獨留徬徨士耨揖與語乃問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則曰此亦易事士耨方悟視徹器不暇詳款丐者告去期明日來且探懷出藥七粒曰食藥也令士耨呑之邑君自屏間望見遙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耨擲藥以入邑君令舒視之但一朱書呂字數日不背（王彥正舍人說二事）

蔡純誠通判與一僧相善僧宿也忽得書招蔡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囑其徒云蔡至付此合中吾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慟僧復開目與語良久且云嘗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可隨之嘗有所遇言訖瞑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爇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遠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如灼蔡云今偏體皆煖惟腦尚冷則又以手撫其腦應手即暖乃謂蔡曰勿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岳陽樓前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揖別去蔡收其袍藏之它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郡茶肆中復遇道者相見甚喜袖間出綸竿緝布縷爲釣笑擲地徐引之得大鯉相攜酒壚膾食之而去

吳興楊總承務其母縣主素與尼法安善安嘗夜夢有青蓮花其女曰蓮師自嬰孩則口常作蓮花香然生四歲而天火之其背自顱至足皆相鉤聯畢之不絕（楊總承務說三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猾爲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爲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輟忽一日偏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菴其顛刻日自焚觀者環遶然村人猶甚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菴中以炬四然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燒落疑然不動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然火鐵于像前通夜持誦環遶迴困倦即以指觸鐵而醒之晚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甓輒誦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虜至積薪其下焚之蓋而屋不然乃不復焚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恕空有遊魂遍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捕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左司周濟美說）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于道院，有人訪之，值其它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啓其門封，惟一榻蕭然，案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懼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驩，因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青睡衣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逾壯室，以未有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㑘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㑘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乃揭牓，乃第二十三名，因觀其字，草頭即二十，其傍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汪彥遠國正說。）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樓，怪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諷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怪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篩灰其下，扃鑰謹識而出，閒二日歸詢其家，則怪不復作，啓鑰視灰，凝然無迹，而案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迨今二十年，營魂羇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閑，故暫寄此，非敢爲厲，近媒者爲議城南洪秀才姻，方且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眞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纚纚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它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也。（永嘉陳昭美說。）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僑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餛飩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晝見鬼，唾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斯使某買不售，孫問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當數未盡，樂與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汎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闤闠中如某者且千數，其如宅中廣官人乳媼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烖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駭，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閒，俄而煙絕，乳媼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者也。（張判院其臣漢卿說。四事。）

吏攜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爲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墜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剔心肺，縣挂之，自踵至頂，細剉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爲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形劇，痛苦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月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閻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謁秀道其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眞言，且爲演說懺辭，自後乃不復視前事，茲亦善終。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臨安監倉，建請於北關創立新倉，撤取民居八十餘家，毀撤屋宇，老稚流離，怨嗟讙沸，初霖夜坐，審閱草定建請利便，忽見其妹婿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過，徑趣宅堂，方驚愕間，其妻及女皆驚呼，詢問之，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詢其女，而夢協，甚惡之，其女遂病，倉成而地卑濕，或言繫數有淹沒之患，霖愈益憂恐，乃高爲地版，離地二尺，所費不貲，又欲大營偏水車骨之具，官無餘錢，其家素富，乃從妻丐五百緡，妻拒不與，霖竟迫以刃，自裁，救之不死，醫者以桑

皮縫合其創，傅雖愈，而頷頸攣不復伸，俯首不能仰視，神識沮喪，遂成心疾，請祠祿以歸。

睽車志卷二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殺，日以彈射臂鷹走狗爲樂，所殺不可勝紀，嘗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闥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辮，殺之復然，家有三男二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殺之以復讎，然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瘵死，次子季子，不數年相繼殂，晚年仲復喪妻，生計益落，孑然一身，獨享高壽，而健啖康强，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力所持者耶，

楊處仲，眉州人，丁丑王牓甲科，擢第宦亦早達，典蜀郡，先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遊，不久當復往，歸寤，而有金堂縣尉令狐智，與病適至，借宿而卒，智父搢家居，初未聞智病，一夕夢智綠襴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智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處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訃至，搢痛悼甚，它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處仲，登第之年，正智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智墓表，述其事甚詳，處仲作遂寧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它郡送遂寧，慮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處仲賓達之，處仲亦疑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喆錄其墓表見遺。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

縣尉李尙書漢前將軍關羽長揖。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卽火其書。追其人不復聞。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斷疑此事大荒唐。公後果貫顚卒蹈圍城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汝淳記其事。刻之石。

紹興府治依山林。樹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夢卒直宿蓬萊閣。夏熱各散寢。中夜。一卒曰張富者。見紅裳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其腹上。奮起捽之。忽不見。但兩手狐毛滿把。

汀、漳、間有古驛。多怪。嘗有士人獨宿西廂。乙夜見羣鼠自梁拱間緣壁下地。莫知其數。固已異之。俄又見數鼠共挈一物若小箱。篋然置地。發之。皆袍幘之屬。旋取服之。儼如唐裝冠履。皆備。既而遞爲進趨揖遜之狀。士人素有膽氣。拊牀叱之曰。鼠輩敢爾。援人殊不驚避。遽起取席下白挺亂擊之。倉猝間誤觸燈滅。益奮力揮擊。俄而寂然。明旦視牀前。死鼠滿地。（汀州教官陳德明光宗說）

道州守惠廟靈響甚著。淳熙己亥。郴寇大作。侵軼州境。郡守趙公郎中汝誼。以郡無城池。聽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謹請入賊說以禍福。不從則死之。卽日見將賊進至江華。距城不一舍。公益憂憤。禱而假寐。見二大夫儒衣冠。貌甚偉岸。來謁。且言毋恐。公意其爲惠之神也。卽具冠帶往謁。俄有燕數千自祠所隨公朱幡蜚集黃堂上。翔而爲三。起而復集。驟背外獨如一羣。盤旋數刻。繇所從方陳而去。是夕寇遁。民有被俘逃還者。聞賊言道州號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捨而去。郡教官章穎記其事刻石。

貳卿周公自强淳熙辛丑。自靜江移鎭丹陽。有第宅在上饒。將取道過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晝聞鉦。聲自宅堂出。亟啓鑰視之。則聲在後堂大櫃中。復開櫃尋之。則聲在地下。久之。覺聲寖遠而滅。後數月公捐館。（饒宏甫承務說）

提轄左帑張朝奉遜。四明人。始改秩。知常州晉陵縣。任滿挈家東還。夜泊宜興驛前。時正昇。張有子年二十許。獨與之寢于舡之頭倉。是夜月明如晝。四鼓後。婢輩忽聽其嚚讙。言語中若有人手擾雜摸索之狀。又聞舡背亦如擊櫓之聲。張驚起呼叱。久乃定。卽開舡門出立舷邊。號召舟子。皆蓋疑其盜也。已乃還寢。則不見其子。呼之不應。明燭索之無所得。詰舡外人。初未嘗見其出。舉舟惶駭。擾擾以至天曉。對岸有泊舟者。遙謂舟人曰。我曹夜疑舡背長大人十數。若有所求索。俄有長臂大手十數。出水中。共捽一人入水矣。乃使人沒水求之。得其尸焉。（同年陳子榮宗丞說）

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師呪施食。仍爇尊勝呪幡數紙。嘗宿鐵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人覓經幡耳。許之。忽不見。明日視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饒宏甫承務說）

平江黃棣張氏。郡家豪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爲人質直。素不信巫怪之說。每有興築。不擇時日。嘗作一亭。掘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之迹。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投之水中。竟就基創。且遂名爲太歲亭。又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俄而所畜犬首頂其幘。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謂

犬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王日章承務說）

秀州海鹽縣漁戶楊則旗。嘗艤漁舟。夜夢被人擒去。剝其面爲旗。驚寤而面頰猶痛。俄而天曉。亟起就舡燉照之。初無迹。第見魚蝦擁出水面。團結成塊。擲網盡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狀。持歸刮洗泥垢。則純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爲楊則旗家。（李倩郞中伯祥說）

華亭陳之方。爲泉司屬官。未赴任間。故人有任維揚倅者。陳往謁之。留館廨舍之側。一夕就寢。似夢非夢。見一婦人來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當代去。亦及公。故來相報。陳還家而卒。（潘周翰承務說七事）

閩中一士人居華亭。有趙通判者居烏程。約士人爲館客。久未得往。士人偶閑步至獄祠。見一婦人縱行。一僕持一小青蓋。且挈香合。背于從其後。徧詣殿廡。拜而焚香。畢事而出。士人隨之。行數十步。婦人回顧。問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復問婦人姓氏。則不答。笑以所持扇示之。上有詩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姓第。但怪無書姓者。未及詳語。婦人遽取僕所持銅絲香合。以授士人。卽前行去。復隨之一里許。入一寺中。人迹稠雜。忽失婦人所在。後數日。趙倅遣僕馬持書來迎。正二十七日書也。士人異之。既至書館。每以所得香合暇玩。常置几間。一婢常來書館。視而稚翟。每諦視香合。酷似趙亡妻棺中舊物。入言之倅。取驗視。愕然因問士人所從得。初猶諱之。扣之再四。乃備言曩日所遇。倅問婦人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叢塗寺中也。悲惋久之。卽議舉葬。啓殯視棺。側有小竅。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烏程岳祠。啓黃籙醮會。西廡鴟吻有蛇蟠遶其上。法師葉以十四日夜拜章。言於衆曰。一二日必有風雷之變。時連日晴朗。天宇澄廓。纖雲不飛。衆以其言不驗。至十六日暮夜。濃雲驟興。須臾蔽空。迅雷風烈。雨雹交下。雹大如彈。屋瓦爲碎。衆皆凜然。移時乃定。靈壇供具幡旗之屬。儼然如舊。略無濕漬。獨乙夜雲斂月明。視鴟吻。併與蛇皆失所在。翌日訪郊外。初無風雹之驚。蓋是時驟擊之勢。止數百步間也。

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貧。既卒。其友周逸卿爲喪。平日交游裒金作設冥佛事。以薦悼之。翌月。逸卿有故出城。囑其家謹扃鑰。初夜。外門砉然自開。若有人直入。連呼逸卿。大卞專來拜謝。家人驚遽出視。但門已闔。闃無他覩。

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褐挽車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瘠半年。百藥無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京師有道人姓鄭。持一銅鈴。終日搖鳴闤闠間。丐錢爲食。用餘則分惠貧者。號爲鄭搖鈴。宣和末。忽迤邐南來。維揚搖鈴丐錢如故。夜則寄宿逆旅。久之。謂主人曰。吾將死。願以隨身衣物悉實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舁棺出城。舉者覺漸輕。復聞鈴聲如在數十步外。俄而鈴聲漸遠。則棺愈輕若無屍。至焚所啓蓋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吳江梅丘村人陳布袋業匠氏。其婦家在震澤。淳熙辛丑。有故來謁其外姑。將至路。逢相識金大郎者。相揖而過。陳先聞已死月餘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詢其信否。入門拜其外姑。又拜其妻。亂而伏不能起。挾擁已不省人。舁臥榻上。手足拘攣。若被執縛狀。閱兩時頃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時。金忽自外入。直捽其類。即覺昏憒。若有人捽之。東去海岸山巔。執問曾見金某日爲某事否。新以與金初無干涉。皆不知之。傍有人持文書展視云。誤矣。即執陳投別一山上。乃自尋路歸。自臨安由德淸。所過街衢人物。不異常時。至潯溪距震澤十八里。見嶽祠甚雄。面正向北。門外路平闊七八丈。入者紛紛。絕無出者。凡其所識近亡歿者。往往見之。潯溪素無嶽廟。心獨怪之。旣入門。欄楯皆純鐵。有人叱之出曰。汝未嘗留。即由路東還。過市橋。後過金路。首有人驅之甚速。陳問何忽猝如此。金且行且應曰。被急取案。追攝對公事耳。陳徐至家。若過高阜峻嶺。有人自後推仆。遂醒。（沈枝者幹說二事。）

吳江藏澤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傭於廣天寺僧子孚房爲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間。孚往近市張潯橋貰家作佛事。朱童立門外。見羣兒拾蝶蚌水中。往從之。忽見白衣人呼之。與偕行。至塘岸。與坐地上。取泥作餅。彊令吞之。復以泥窒其鼻耳。則昏不知人。俄覺有人毆其背。泥盡脫出。開目見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駛。即至其家。犬躍去。而朱童仆臥籬落間。家聞呻吟出視。甚駭。莫知所從來。詰之不能語。舁歸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眞武甚謹。疑其陰護也。

沈莘老博士初爲太學率履齋生。晨起盥類。已盆水尙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蘂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畢老孫衛說四事。）

開德府有士人家貯水甕。甕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煒然。眞芝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隴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鑰。忽有妓女數人執樂器遊于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妾等久爲土地祠樂妓。丐爲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爲誦經。如是者三。後令君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獰怪。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即皆令往生。吾且乏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禱者。令家亦無恙。

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値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執政府候兵任章。嘗因小疾。至昏憒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見二人若公皂。持檄來逮去。如行山野間數十里。入大城門。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者坐殿上。問姓名鄉里。叱吏云。誤矣。令引觀地獄數處。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復引出城。若非向來所經。或過市里通衢。見人鬼擒

祟。有相識者。與語如不聞也。俄出一虛穴。遂至其家。入門。見身臥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視其傍。迎語送者曰。復還耶。吾守之久。餓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間推仆榻上。乃蘇。自此疾雖愈。而昏怔忡恐悸。或遺亡顛錯。若失心狀。久之。因出行中途。過一道人。瞪目視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爲汝療之。令市一牛心至。則道人剖取其半。呪祝已。令食之。章頓覺心地安泰。不復驚怯。問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問爲。不受謝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間。遂失所在。（右史趙舍人說。）

鎭江士人亡其姓名。妻悍妬。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屢欲投繯。士人憂之。有幹之金陵。丁寧懇諭其妻而行。去家纔兩日。忽中夜聞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即其妾。引決死矣。懇求爲誦經追修。士人大憂恐。亟遣僕歸。爲其區處。暨僕還。得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實非妾。因公憂慮之切。故假此以覬薦拔。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廻。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鍾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爲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騾。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它日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過。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二人者。某某言備著其一也。時方爲小官云。

紹興甲寅七月十四日。吳縣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萌梟獍之心。懷刃挈榼。與母同之近村看親。中路詣母藉草飲。意欲乘醉行逆。時天晴霽。俄有黑雲驟起。大震一聲。擊其子殞道傍。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懷刃。有知其謀者。始以告焉。又長洲縣北原村農夫謝三二。不敬其母。動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霽。欲放田水。詈母而出。纔至田所。大雷震死。（潘公權德老承務說九事）

紹興五年六月。大雷雹。無錫蘇村一民家所用斗秤。盡掛于門外大樹之杪。行人皆見之。蓋其家每輕重其手也。

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動。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淸明大雪盈尺。

熙寧間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時王荊公當國。怪其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中神告如此。問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裾。墜沒淮水。已而從者拯救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荊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且疑雍觀二字。或有出處。因閱山海經。乃知其爲水官之名。固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僚或夢雍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爲水官也。

常熟縣東北百餘里地名塗松。有姓陸人業屠。隆興初。繫一牛。始下刃。牛極力索絕。奪刃而逃。陸追之數里。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

錢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溪田鷄者。盛夢。買放。倒簏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常熟縣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鵝．已去毛入釜．鵝忽鳴．家人走報．翊不之異．熟而食之．後數日．疽發於背．病甚．顧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與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遣我急勢須一往．問追者限在何日．復自應曰．明日．翌旦果殂．

睽車志卷三

淳熙庚子辛丑歲．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萬市村．有農夫姓過．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遇覩例免秋賦．亦僞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輸自以得計．明年壬寅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稼皆盡．而鄰比接壤之田．蝗過不食．又有二農家．不得其姓．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樸守分．西則狡獪暴狠．淳樸之家常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之田．而不入東界．西農怪之．夜以布囊貯蝗．移寘東田．有報東家農弟之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東田無傷焉．

常州一村嫗．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嫗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觸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晦．覩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給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予始聞此非．竊謂晝晦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老爲人誠愨．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錄以爲勸云．

常倅陳森．挾覩北使．宿頓至屬縣無錫．暴得疾．其子克兼兄弟自城挈舟迎候．解維已昏暮．時夜晦．舟中明燭光耀．迷不能寐．舟有偕行者．炙肉飲酒．三鼓後．忽有物狀如獮猴．自水中躍登船艫．偏重且沒舟

人愯遽叱之．其物索肉．衍擲與之．乃沒．（錢抉上舍說三事．）

宜興陳宰．嘗有幹過宿富陽客邸中．夜燈晦且滅．見壁間有人影．舉動若傀儡狀．陳驚懼．擲枕抵壁．邸主聞知其故．推門爲明其燈．乃已．明日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數日也．

鐘官馬大夫中行妻悍妬．一婢免乳．即沉其子．雜糠粃爲粥．乘熱以食婢．竟以血崩而死．乃取死子同坎瘞之．後數年．妻爲厲所憑．自言坐血池中．受無量苦．上訴於天．今當償錯陰府北家憐之．且許以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數盡．故我得相近．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壽．妻竟死．傳此事時．馬尚存．

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爲公退燕息之所．勛常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勛晝寢．登梯隙壁竊覘．乃見一大鯉魚．金鱗赬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徹去斛．不復取水．（吾州翟佐才承務說．）

米元章知無爲軍．喜神怪．每雨暘致禱．則設賓席于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時新茶菓之屬．輒分以饋神．令與客聲喏．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綃帛于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纏遶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皆疑其爲精．至今父老猶傳道之．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爲襄陽縣之吾魁．知常始生．皓首赭面．里俗謂之社公．稅年十四五．隨閭里出遊萬山．很獨行迷路．望道峯之顛有光景．趨即之．見一道士坐磐石上．問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饑．道士袖出一物餌之．頓覺果然．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日復會此．知常既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皙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訣．且告之曰．吾桐柏眞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及我．即至．遂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志．以母老不能遠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草廬以居．時人謂之草庵居士．而眞人常降其室．崇觀間．徽宗聞其名．詔赴蕊珠殿侍宸．往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見於內殿．驗其方術．知常取雞數斛．布地上．疏爲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爲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蓮子．又取故敗鐵器錢鑄之類．以藥點化．皆成黃金．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簡．緋袍皂褸．號丹華處士．賜朝散大夫．以其所

作黃金爲金寶輪．頒藏天下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所煉丹．分遺公卿．太師蔡元長京嘗賦之詩．有萬鎰黃金手化成．五色綵雲神授丹之句．蓋記其實也．（無爲胡知縣說．）

和州兵火前．嘗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翌日日晏而門不啓．兵級謹怪之．呼門不應．乃毀鍵以入．而室之戶扃復毀而入．乃見布席于地．盃盤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與其妻孥數人．皆踣其傍．死矣．衆甚駭懼．即以聞府．乃掘其處．深數尺．得二長石．發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滯魄之爲怪也．

無爲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鑄鏡溪．始來有城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蓋亦靈異．或夜傍水際啓殼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數丈．秀之名．蓋取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泉州故陳洪進所據也。州之使廳，至今郡守不敢登。廳堦常有劍影，稍分明，障之不能掩，刮之不能去。郡人神而畏之。屋今敝甚，而不敢葺。近城法石寺，洪進墓在焉。傍有小冢，則其女之殯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時或形見，遇者輒死。有連江尉姚遂良遊寺中，夜見之。翌日與人言，吾膽中大悸不佳，且囑後事。肩輿亟送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偶便旋于墓側，即得心疾，狂易不知人，逾年乃愈。（李顧言劉李說二事。）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泉州永春縣毗湖村民蘇二十一郎，爲行商死於外，同輩以爐骨還其家。蘇之神隨至，語言如嬰兒，或見其形，亦能預言人休咎。有親舊往視者，蘇輒令其妻具飲饌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來，率以黎明時，先遠聞空中鞭鉦聲，漸近，既至如風雨然，自簷楹間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與立廟祀焉，至今猶存。（黃童朝散說。）

翟公遜大參汝文鎮會稽，歲嘗大旱，於便坐供張，命輿謁者迎釋迦佛及龍王像，與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嚮，坐具乞雨于二像。明日大雨。驛舍隔街有樓，怪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樓上事之，甚謹，莫敢正視。公遜過之，有瓦礫自樓飛擲，正中帽簷。公遜大怒，駐車召戎官，撤去神像，毀其樓爲酒肆。一日出遊，聞路傍民舍聚哭，問之，曰：家有婦爲鬼所憑，召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遜曰：審如是，胡不投牒訴於府。民勉從之。明日狀其事訴焉，公遜大書曰：送城隍廟依法施行。令民齎詣廟，以楮鏹焚之，且囑曰：三日鬼不去，可來告。至次日中，外民家覺大旋風遶舍，屋瓦皆飛，病婦忽自牀起，顛倒蹌踉，投門而出。家人追及門外，共執持之。移時乃蘇，云初見有人持牒來云：城隍追汝，遂隨之出，皆不省其他也。自此遂愈。公方罷鎮歸，渡錢塘，潮未當應，公遜禱而詛之，須臾潮至。其異事皆此類，而性資詼諧。居于常州，建大第，市瓦數十萬，公遜取視之，嫌有布紋，曰：吾方奉親居此，豈可置布紋於頭上耶。以巨梃一時擊碎。陶者請曰：即不用布，無以藉坯。公遜命取繒數十疋給之。（鄭咸平老奉議說。）

光州定城主簿官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與其帥有舊，留連數日，館于佛寺。一夕既寢，聞箱篋中切切有聲，疑其鼠也。明旦發視，中有金釵數隻，皆寸截之，別篋貯羅縠甚多，皆細剪如蝕紋。官大驚異，出對寺僧說之，僧曰：是何恐鬼，此寺素未有怪也。言訖，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綾縠矣。明日謁帥，作于客次，復舉其事，且云所將走吏皆悉壞，惟衣服幸全耳。俄視其衣，已剪如前，官大懼，亟辭而去，後亦無它。（無爲道士李宜言說。）

明州育王塔靈感甚多。魏丞相南夫母秦國太夫人辭除，飯僧寺中，丞相夫人慶國吳氏，然香于臂，有萬爬僧，適在其間，咨嗟讚異。俄丞相之猶子鯉門指塔級間有佛現，丞相隨所指視之良信，衆皆爭觀，悉見佛像，而各不同，或見金像銀像，或肉色相，或見半身，或惟見頭髻，或惟見面，觀者駭異。丞相乃於諸像中，尚衆目所同見多者，命工圖之。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

著于堂壁。家人（按館成本人下有竊字）□□，乃一美婦，婦（按說郛有人字）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懼，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亭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士人李璟妻徐氏，美豔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圃。璟初不以爲異，但每自後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覘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而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搜得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嚙然。已而視其箱中，齒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妒，自齧石之後，遂不復妒，更爲寬容，璟疑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鄭邦傑以泛海貿遷爲業，往來高麗、日本。一夕舟行，聞鐃鼓聲自遠而至，既而漸近，則見一舟甚長，旌旗閃爍，兩舷坐數十百人，號呼鼓棹疾進，漸近若與人舟，徑沒水，半里所復出，鼓棹如前。舟師云：此謂鬼划舡，蓋前後溺死者所爲，見之者不利。邦傑乃還。

張舜初爲福州安南縣丞，郡有指使張悅，以州檄到縣，頗傲慢不遜，舜心銜之。後知福州，而悅爲本路巡轄馬遞，至州上謁，舜欲坐廳事引悅庭參，悅甚不堪，辭語紛紜，舜命廷卒加捶。時韓王世忠駐建州，舜即械送之，申牒誣言悅常私悅田路分之女，強逼與亂。韓王大怒，斬悅於軍門。舜後知袁州，一日坐書室，忽如中惡，仆地不醒，人左右扶掖進湯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張巡轄來，便相捽拽，今須與同往辦理。言訖而卒。（從義郎呂仲權說二事。）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羲、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熾。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擠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于柱，熾炭圜遶，醃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罵之。後三年，稷臣遍體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王聖圖，元城先生之外孫也。未第前，嘗夢被命除給事，以有疑妨來議姻者，視其家批，惟題四字曰：靈澤夫人。明年登上第，晚年得知潞州，吏白典祠當謁者，而靈澤夫人在其數。聖圖恍然悲駭，異之。期年以給事召，聖圖私念前夢，忽忽不樂，不復理裝爲行計。一日靈澤廟闔門，狀甚慘遽，入問其故，曰：此夜延寢闕。

元城先生幼子戢道，元城在貶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謁，頃之，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即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俄還自貶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戢道，鍾愛之異於它子。暨元城再貶嶺外，戢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戢道果見形于位，謂元城曰：我昔爲道士，公爲淄青節度，因射誤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納嘗償其半。元城於是爲刺臂血，書般若心經以薦之。

汴河岸有賣粥嫗，日以所得錢置甑甕中，暮則數而緡之，間得楮鏹二數，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

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裙襦、日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渝、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鏹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闃無人境、婦人輒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媼曰、我久寄寓比鄰、今良人見迎、將別媼去矣、媼問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屬媼、我李大夫妾也、舟行赴官、至此死于蓐間、藁葬而去、我既掩壙、而子隨生、我死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叢、若聞兒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媼爲道其故、俾取兒善視之、以金釵爲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也、徑往發叢、媼因隨之、舉櫬而兒果啼、李大駭懼、因爲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亡妾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不知姓明仲說）

王陔字希武、參政綯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崑山、陔居家嚴、獨處于廳事之側、其家婢妾頗衆、夜則扃鎖堂門而寢、一夕有老乳婢、夢中若驚魘、其聲初甚微、叫呼不醒者久之、婢輩驚起、就榻視之、則無見矣、舉家驚駭、明燭四索、無所得、乃開扃徧索于外、得之西圃池亭之側、坐以胡牀、而耳目鼻口悉爲泥塞、急扶披洗剔去之、則已昏然不知人矣、舁歸灌沃湯藥、移時竟死、其宅墻垣四周、而中門扃鎖、則不通內外、不知何從而出也、時傳其地基故澤國也、

宣政閒、河決湍流橫潰、不復可塞、有河清卒牢吉往來埽堰之傍、相視塞河之策、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至於三四、親比近、闃無人、尋呼聲出葭葦間、追視乃一大蝦蟆、蹲高如人、異而拜之、蟆開喙數往來、何爲者、對以河決不可塞之狀、蟆即吐一物、舉鰭承之、狀如生雕支、以與吉曰、存此可沒水七日、即能窮堰決之源、或有所覩、切勿驚也、且授以沉置裝楗之法云、堰成須廟以鎮之、吉拜謝、忽失蟆所在、自此遂善沒水、深行河底、見決處下有龍、方熟寐、出如蟆所教、河決迄塞、而建廟焉、（李知縣昭明仲說）

許式字叔矜、赴調京師、歸行由汴岸、舟有呼許侍郎者、直詣式舟、式曰誤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是矣、某與君有先契、聞君將歸、故欲一見、因探懷出物一裹、曰以此贈行、異日得十四歲女子乳、即可餌也、許大訝、且奇之、徐發裹、得白石數塊、堅瑩可愛、因緘藏之、是後凡歷數任、得倅博州、一日行縣過太守謂曰、近一事異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許曰、其年幾何、曰十四歲矣、許忽記疇事、特詰問之、女子號泣曰、實無它、但一日嘗浣衣溪傍、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謂應之、乃一道者、熟視都無一語徑去、方應聲間、忽若有感、自爾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許因訪道者容狀衣服、即汴岸所見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護養視女子、及產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應手如糜、因即餌之、經月餌盡、乳即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實而釋之、其後果登禁從、享年八十、容色童稚、如少壯時云、（曉人葉津迪者說）

睽車志卷四

姚大夫安禮、嘗寄宿驛舍、僕從各已休寢、時夏夜鬱熱、不得寐、獨起散步屏後、聞庭下蔌蔌有聲、竊屏窺之、正見一叟、皤然素衣頂冠、長纔尺許、策杖緩行、仰首視月、以手加額、姚初意其神物、屏息不敢驚、俄一蟻蛛飛過其前、叟即舉杖一擊墮地、俯拾裂食之、姚乃拔劍逐之、轉過廳側廡後、走入甕檯而滅、插劍識之、明旦命僕發視、得一白蝟甚大、傍有故鐵托火筯各一、蓋其冠杖也、乃殺之、驛舍舊多怪、自此遂絕、（陳嬴仲謨說二事）

張無盡之子龍圖公、家于義興、郭外有故道、僕入邑、舟行數里、日將沒、見一婦人行岸上、手挈油瓶、迎舟而過、僕熟視、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應、去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問爾今安在、婦人遙指岸側一古木曰、吾居是間、復問須油安用、曰吾遍體創裂、藉此膏潤、則痛少差耳、且謂僕、郭門外精舍老僧、戒行嚴潔、惟日誦金光明經、爲吾求誦十部、以資冥福、當即往生、僕如其言、訪僧誦經、還過其處、擊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木穴中曰、招喜得經、已受生矣、煩再爲吾誦十部、僕方問其何人、忽不復見、他日復訪僧誦經、但以木中老人爲向云、

宋左藏說、嘗官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角有古冢、因治地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爲藏、棺中朽骨一具、無它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爲也、

士人李武錫嘗得疾脊骨間痛不可忍百藥攻治不效若此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易棺遷其骸脊骨節間有大白蝨乃撥去之自此脊痛頓愈（吳大任承務說）

宗室趙伯瑄居明州小溪游俠尚氣建第宅甚雄嘗暮行溪濱見有物自其宅門出乃一黑龍自行蹣跚勃窣徐過其前叢薄之間乃疾行入水而沒俄而伯瑄死（吳潛輯吉幹說）

常州華嚴寺僧道良爲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臥病危惙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庄養疾去速燒則報良已卒俄近庄報牛夜產犢而病一目良素眇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庄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鬼磑作麵供衆以償所負犢即隨肩輿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觸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酸餡至頓食五十枚僧從簡言親見其事

紹興辛未歲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餘日抵一山下連日風濤不能前商登岸閑步絕無居人一徑極高峻乃攀躋而登至絕頂有梵宮焉彩碧輪奐金書牓額字不可識商人游其間闃然無人惟丈室一僧獨坐禪榻商前作禮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風欲飯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諾期以明日商乃還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滿矣蓋不知其所從來也齋畢僧引入小軒焚香瀹茗視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一二竿曰欲持歸中國爲瑰異之觀僧自起斫一根與之商持還即得便風就舟□裁其竹爲杖每以刀鍥削輒隨刃有光益異之前至一國偶攜其杖登岸有老叟見之驚曰君何自得之請易以寶珠商貪其賂而與焉叟曰君親至普陀落伽山此觀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商始驚悔歸舟中取削葉餘札寶藏之有久病醫藥無效者取札煎湯飲之輒愈（陳仲觀知錄說）

程泳之沂爲平江崑山宰挾其弟鉦爲府監倉乃攜其家就居焉一日泳之方與妻對食忽有髑髏自空墮几案間舉家駭愕泳之爲祭文而埋之不數日泳之妻病日疑加劇一夕爲鬼所憑下語云我李賈也爾先爲吾妻酷妬特甚三婢懷妊皆手殺之今使吾無後職汝之由吾既死貲財且多曾不爲吾廣作佛事以伸薦悼乃盡奄有爲再嫁資吾已訴于陰府不汝置也妻遂冥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視之道士取幅紙書呪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見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傍有三婦人皆披髮流血庭中捽一婦人鞭之甚楚程視之果然遭鞭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爲陰府所逮疾不可爲也程懇祈使欲其少蘇而訣道士復作法書篆文焚之童子復視則曰鞭者已停箠矣程亟入視其妻果漸蘇醒能言問之乃言前嫁爲李賈妻實嘗殺婢故爲所訴乃囑程集館中某物皆貨以飯僧已而竟卒（陳監倉鉦說）

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詰其姓氏即不答且云相慕而來何乃見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窮詰之終不言居月餘士人復詰之女子乃曰方將自陳君宜勿訝我實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數政前郡倅馮公之第幾女小字綺娘死于公廨叢塗于此即君所居

之鄰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久今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鍤夜諳發棺我自于中相助然棺既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惛然如熟寐君但逼耳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即擁致臥榻飲之醇酒故令安寢既寤即復生矣君能相從再生之日君之賜也誓終身奉箕帚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脫金握臂俾士人辦裝與俱逝去轉徙湖湘間數年生二子其後馮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盡逮寺僧鞫之莫知所以馮亦疑若爲盜發取金帛則不應失其屍有一僧默念數歲前士人鄰居久之不告而去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子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馮氏女也因逮士人詢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訊其亡女筆札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略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馮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之而已（盧縣丞廷儉說二事）

待制盧知原知某州日有軍卒妻生子未周歲而死既殯葬輒夜歸乳其子卒與語則不應復謂之曰死生異路生兒飲亡者乳恐不相益亦不應如是比夜而至卒權且疑曰是未必果亡妻或鬼物所爲不去必害此兒迺密置刃席下是夜復至卒舉刃逆之應手而滅明旦卒臥未起有扣門者出應乃捕吏即執之曰爾殺人視血蹤自爾尋之直至妻墓有屍伏于冢上其腰□刃流血而踣卒辭實不殺人視屍狀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事隣里爲證妻實病死葬且多日乃發冢驗之棺空無物待制之子連親爲予言且云此獄適當盧公罷州之際竟不知後政何以決之

蘇州崑山慧聚寺僧如遠善醫多受謝遺致富而不守戒律一日遇寒食節邑人陳監倉襄作聚蒸百枚分半餉之遠發器食解包盡成泥塊俄而遠卒（陳仲與說）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遠迓憲車同徒數人日將暮見道傍一婦人攜汲器立溪側小吏就丐飲且挑狎之婦人初無難色啟笑而遣之吏引手捫其胸臆間皆青毛長數寸冷如冰吏驚呼而走婦人大笑挈汲器徐步而去（李仲明云司馬囐行說）

辛未趙榜有進士魯璪者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省題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五庫求之時卷軸堆如山積人語喧鬧決謂不可檢尋歎恨憂沮適一老吏問其故曰吾能爲公取之璪許錢二十千吏即入庫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璪乃邀歸其館吏辭曰謝錢幸爲送吳山坊某人家即我家也璪喜謝而去越三日往訪其家則云某人者故太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璪驚嗟因語其故且感其德以錢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人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即前擒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攜而去至山谷深處擧大鐵籠罩之長人常一人看守倦即臥石上枕其耳爲枕焉時揭罩取一人被去其衣衆共裂食之內一人竊於罩下抔土爲窟每守者睡熟即極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值番舶得還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武康鄒丞咸平老說）

湖州武康監稅周光，以職事被檄入府，館于一寺之僧堂，每夜常見塑僧像前，鼠盜其供物果實之類，入于像座之下，一日乘閒於座下尋之，則鼠乃聚故碎擇紙爲窠，內有新生鼠四枚，皆無足，宛轉啾啾然，蓋毀經盜果之報也。

崑山慧聚寺由當中有開山塑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倉卒徙置，蓋歲久能爲怪耳。

金陵舟楫李某者，其妻有一姊，平日惟誦金剛經，死十餘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啓殯朽化都盡，惟其肝心宛然獨存於白骨間，略無損敗，既火化，愈堅如臘然，蓋誦經之驗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自明駐杭，時虜騎擾之餘，人心危懼，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慨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爲朮，下即爲兀，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趙相秦樞議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公即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吉州民家，有塑入定觀音像，供事謹甚，一日像忽開目，其家初疑兒童爲戲，明日視之，復閉如初，方大驚異，後數日，其家一僕忽自經于佛堂。（黃知縣直士學說）

紹興壬午歲，海陵有貨藥者，豢一牛，髀臑間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傍出一人手，如嬰兒臂，外兄胡沆常親見之。

峽江水中有物，頭似獺猊而無足，自頸以下，扁闊如疋練，粘涎如膠，喜食馬，士人謂之馬皮婆，有浴馬于江者，輒伺無人，揭舉其尾，覆罥馬背腹間，曳之入水，士人或繫馬于岸，其物擲尾罥之，馬繫不得去，而其物膠不得脫，則捕而殺之。（李昭明仲說）

章思文錢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鉤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忘其姓名）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贓汚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爲肘腋，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乃從而取之，思文並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頗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痛不能捨，復舉面纏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儼而頭擴之。（姑蘇之司戶說）

成都楊道人本坊正也，嗜酒無行，遭杖劄者屢矣，嘗於市肆遇異人，風采秀發，楊日與之飲，凡日所得，悉爲飲費，久之，異人曰，能從我遊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楊曰，棄此直差易耳，歸則手書與妻訣，仍尋配嫁之，一子數歲，以予人，他日復遇異人，則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詳，異人曰，誠然乎，當隨我所之，楊欣諾，從之，復痛飲酒壚，日暮，乃相將出城，是夜月明如晝，異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餘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處，漸行草莽中，又數里，楊覺履地甚濕，繼而水沒足，乃大聲呼曰，迷路入水矣，異人曰，第前無苦也，楊復前，無水彌深，又行一二里，則沒膝及股，而異人前行，無異乎地也，乃解衣深涉，

水及腹，俄及胸臆，楊猶進不已，則水已承頤，乃復大呼，以水深不可進，異人咄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間如夢覺，乃身在城濠橋上，異人亦在其傍，即於橋下取一小鐵鐺，及於腰間解一皮袋贈之曰，子緣未至，乃長揖而去，追之數百步，忽不見，楊自是發狂，乍悲乍喜，語言無倫，如病心人，往往預言人休咎，學者從之寖多，每月八日，輒施貧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兩邊，直抵城門，楊以鐺煮粥，令其徒舁以自隨，躬以杓糜粥給丐者，仍於皮袋中取錢與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數百人，而所給常足，李殿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見，敬待之，子弟輩與之狎，或戲匿其袋，楊索之不得而去，度明當施貧，乃來求取甚力，既得即欣然置腰間，以手撫之，錢已滿矣，身衣敝衲，或贈以新衣，即服之，覩視喜笑，仍收其故衲，或求之不與，明日視之，敝衲如故，新衣隨即施於貧者矣，一日謁李，時方獨坐後圃之舫齋，楊視左右無人，曰，吾餉使君一物，即作嘔噦之狀，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徹如冰玉，命李吞之，李有難色，遲疑間，楊即復自吞之，跳入齋前池水中，大呼殺人數聲，李命左右扶去，不數月而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日寇自山居詣城謁李，適出赴府會，子弟請坐書室，寇忽問曰，運使每出赴公會，宅廚亦破食料否，子弟曰，然，寇曰，某來特報一事，近至冥府，視運使食籍無幾，宜極裁節，子弟初不之信，未幾而李果卒，二事殿撰之孫朋仲親爲予言，又云，是時復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許人，亦莫詳其姓氏，蓬頭垢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側，以食與之，即伸首取食，必盡，數日不與食，亦不饑，所處不復移徙，未嘗見其溲便，蓋亦異人也。（李明仲言四事）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髭，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兒，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鐙，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爲短靴，僅存其半，謂之沒下稍，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殺，死于江上。

睽車志卷五

李尙書僚居衢州城東都曹之舊廨。素傳多怪。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間一日。有鬻冠珥者。過其後門。見數婦人各冒冠珥以入。鬻者意李之後房。待其取直。久立門側。闃不復出。轉至大門詢之。則扃鑰甚嚴。見守舍卒。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與啓關入視。則冠珥之屬。或列置篋上。或懸掛楹間。李既入居。一夕獨坐書室。張燈觀書。令滿注膏油。俾僕各休寢。夜分燈缸忽無故自墜。覆書册上。李亟呼燭視之。缸正安几上。油注如故。無涓滴沾汙。乳母攜小兒戲便坐堦側。有竹籮。滿貯石灰。小兒至籮所。大驚呼。乳母走從之。云適見一小人立灰中。面甚醜怪。他日視土地祠中木偶。小兒指曰。此即前日灰中所見也。李後修治其屋。闢通屏障。撤扃泥改塗。每泥溝下。寘細書天蓬神呪一軸以厭之。怪不復見。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遴擇佳壻。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陳縉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敍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朞矣。言及嚴親。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靑瑣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黎黑而多髯。容狀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子託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諷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輒憂憤。或

僅不食。父母愛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陳之二女。如己所生。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尤貲奩之。陳曰。季女尙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壻。今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壻。吾爲營辦。又數月。亦受聘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昔貯金五十星於小椸口床下。盍取用之。豈於己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實嘗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歡懽甚。各大醉而寢。翌旦醒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環聞守妻。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弃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仳離而改醮焉。異哉。（王敬授伯廣師徐言。）

李允升字子獻。毘陵人。紹興甲戌歲登第。再調官。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待闕次。一日家居。燕坐書室。忽見黃衣聲喏于庭下。云齎到勑牒。李驚曰。吾新任勑牒久已取至。豈復有此。黃衣人即探懷取一黃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荊陽坊土地。李方以自有新任辨爭間。則已有人從羅列庭下。黃衣人曰。必未欲赴。須白之城隍。乃扶上馬。徑詣城隍祠。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違。可自署狀。願新任滿日赴上。從之。神命送之還。將出。見里人張某者荷械于廡下。李悟其已死。前問其良苦。張曰。煩歸謂吾兒。吾嘗於某年月日發心作一醮事。手疏釘置梁栱間。人無知者。令爲我償此心、願。生至家。從者乃釋韁辭去。恍然身乃坐胡床上。歷歷記其事。似夢非夢。家人皆不覩其他。但見其喃喃獨語。復擧手如握筆書字狀。因詣張氏。道其所見。其家如言索之。果得張手疏。宛然不差。李後到任。坐罪流嶺南。竟未曉荊陽之說。

蜀人孫思文。美風姿。每自負其標韻。娶妻姝麗。伉儷之間。相得歡甚。一日偕詣神祠縱觀。思文指神像謂妻曰。彼孰與我美。妻曰。卿似勝也。夜歸。思文夢神召詈之。叱令換其面。即有數鬼捽至一處。見羣假面數十。取其闊鑕頤蹙頞大醜者。割去面而易之。驚呼而寤。以手捫面。覺有異。呼燭視之。果然。妻即悸死。孫大悔恨而已。

臨川居者張葉。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其佛像瞻禮惟謹。祈命終之日。不値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貧。無以棺斂。人謂必臭潰矣。俄天大雨。停尸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濕其體。經夕悉凝爲冰。凡停三日。略無變動。鄰里爲營葬之。（魏良佐通判說二事。）

表弟魏良佐。嘗自長沙迎婦折氏。還三衢。未至家十里許。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晝。舟人皆寢。聞艙尾拍浮之聲。疑其盜也。起視見一人援柂欲上。操篙擊之。其人釋柂而墮。語音嘲哳不可曉。始懼

其爲鬼物貪弃移舟滯之隨舟而罵擧篙屬中流極深而其人常出半身於水面且行且罵三二里去舟益遠乃默無聲歸視乃流屍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王審知故宮也便坐極雄麗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堦即有文身見于梁間郡人或傳昔嘗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即視事于便坐須臾有叱聲出于屛間守問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擾人應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見避公何獨見逼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嘗有與汝抗者守不以爲然自是比日升便坐旬餘守方據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闌而入刺守殺之左右亦殺卒噫是果審知之神乎將卒以酒而狂易適與神之言會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新以爲祟乎夫川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則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視事于便坐正也鬼而亂人之居非正也以非正而害正不爲盜誅乎昭昭在上其又聽而弗問乎或者以審知故國天假其靈使有所歸則廟食足矣爲至奸亂于人如此乎昔吳興郡於廳事爲神坐以祀項羽號憤王甚靈響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覗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査驗爲太守著屐登廳事與閒室中有叱聲査驗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而廢槌牛之祀竟亦無他以羽而視審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爲鬼亦不若羽之服義也

紹興間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疎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悅甚而未得間一日郎官折簡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置爲一笑資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密會于西廂且云主人者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郎官得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先待于會所引入屛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甫褰幔則妓已自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臥榻上瞪目視之郎官驚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謬爲好辭譙之曰與公厚善何爲如此妓女鄙陋不足辱君子之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略相擾彼將覬望無所畏憚乃呼群僕擒之于柱以巨竹梃撻之二十流血及踝乃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漸示庭訓亦不泄于它人也乃遣出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逝還明日朝路仍復相見如故云（盛德庵說）

無爲有陳氏家貲累巨萬而主人者貌甚寢陋時謂之陳猢猻起宅于郡治之西南頗華壯而多怪紹興改元大盜焚劫之餘觸目荊棘有賈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堂後地形隆高夏夜納涼忽聞絲竹之聲甚微而淸遠可聽屬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冢也

平江陸大郎者家頗富厚有別業在平山一庵僧與之素善僧所置產業率皆寄陸戶內既久陸遂萌乾沒之心僧索之不與乃訟之官陸多推金錢賂胥吏僧不得直反坐誣詐僧不勝忿恨乃日焚香咒陸門而拜且禱願爲其子取償所負久之僧死逾年而陸生子以年長始立嗣甚愛之號曰小大郎稍長游蕩不檢家貲爲耗蕩不之禁也及陸死小大郎者葬之甚厚是後妄費益侈不數年財產蕩盡無以爲計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既盡其山則又託言風水不利發取其棺及甃甓之屬盡貿之焚其骨棄爐

湖中人皆謂小大郎即僧後身蓋伐墓焚屍之酷非至讎不忍爲也今世之不肖子以貧故若小大郎所爲者多矣是雖名爲子孫安知非宿世寃讐願力之重假託以償其忿耶但業緣所牽一經歇羅遍位則不復自知耳（鄭光錫郡承說）

游擧士醉捐館棺際舍利湧出靈座亦有之其色具黷者視之曰惟相空寂況此幻身本來無有旣到這裏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見（表兄魏守高佐說）

閩人鄭鑑虛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益瘦悴友人訪之見其齒脣肩革盡黃如蠟蛻然怪而問之虛中恍惚若譫言者曰居婁家亦頗樂偶自瘦爾虛中初無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感譙詰之曰君未嘗娶何者爲妻家得無妄想耶虛中逝若省悟但唯唯愧謝而已是夜即得疾繼而殂寺僧云其所寓室有數政前兵官子婦之柩瘞其下而鄭初不之知也他日兵官之家發取其殯棺壞易之見其屍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始悟虛中蓋與之遇也（何庇縣尉說）

宋藻字元章徽人某年南宮奏名方待廷試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觀優有鄰坐者士人與語頗狎因問其姓字鄉里皆與元章同士人訝之又云某幸已過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都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詳詰適優者散場觀者閧然而出士人與鄰坐者亦起出門將邀就茶肆與語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歸邸與宋言及其事共掌笑其妄人以宋登科故冒其名字也頃之庭對而宋以犯諱降學究出身且就都闕因追憶疇昔士人所遇蓋鬼也益知科名無非前定（司農及寺丞鄂叫說）

秦奎爲鄂州都統司幹官嘗於臨安買一妾歸居數年生一男其妻嘗以事怒之過甚妾不勝忿厲聲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見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即應曰我乃鬼耳忽變其形長大容貌不異而顏抵屋極擧家駭愕已復如故詰問之終不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戀之故亦不遣之今猶在其家（周師禹左藏說）

曹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寐而至閒與滋論文多所啓發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不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期亦將行送之出州境泣別而去（七會郎贈說）

靳瑤者丹陽牙校嘗得請避地維揚與其妻偕謁后土祠市瞻禮間妻遽得心痛疾劇不省人與歸即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爲祟瑤不勝哀憤旣斂火化畢事即具羊酒詣城隍祠禱且訴翌日葬歸還經后土祠東空曠處見婦人獨行漸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掛念之恩且有懇焉君旣訟于神神俾我還旣被焚乃無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爲至懇萬一再生瑤詰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求焉言訖而隱瑤詰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巷中求救則辭教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茅默然良久曰若眞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已素備即探懷出

狀。茅覺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然不可曉。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即以授之。瑤如其言。至則茂林陰翳。廟極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馳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荊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華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瑤入觀。迴廊四合。中有婦女。或笄或丱。以百數。而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魄。徑投其體。則再生矣。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也。復遣曰。君不宜久此。送瑤廡門。瑤出門。亦隨閉。迴視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趨出門。所乘竹故在。倉卒復跨之。瞑目驚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昕嚴鼓後矣。褰衣揭水。攀緣垣以入。至其日。訪城東朱氏。聞其女病甚。瑤固已疑。徊翔鄰近。至午後。聞其家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云。女復蘇矣。瑤怪其事頗驗。暨復詣茅君。則室已虛矣。自是踰日時一至城東。密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還魂。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口時問斬瑤何在。瑤因託媒氏通意。父母聞瑤姓名。已駭愕。遽入詢女。曰。斬瑤今來議汝姻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斬瑤。其家竟以歸之。它日瑤從容訪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新監州李司理篤說）

思陵昇平虞充功。紹興乙卯登科。再爲邑令。不能脫選。時意倦游。乃歸于朝。以歸命下以通直郎致仕。宋遘病卒。無子。其姪爲主後事。且錄致仕告身。寘之棺。倉卒間誤書左字爲右。其姪亦不之審也。居無何。夢爲人追至一官府。季成據案坐。作色數之曰。吾平生讀書。僅得一官。自謂不負筆硯。今乃謬吾選非科第。使吾愧見同列。奈何。命左右撻之數十。姪惘然。夢中憶昨誤。乃再三引咎。季成色稍霽。叱令改正。乃釋之使去。姪既醒。則時告焚之後。不復夢人。疑其爲神云。（費克承稔說三事。）

晉陵丁端叔連。乾道初元赴鄉舉。未試前數日。夢人授以勑牒。視其文曰。鄉貢進士丁可留云。端叔既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語不雅馴。乃止。既試畢。考官丁可者見一試卷絕愛之。以病先出院。屬同考官必令寘之前列。及發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留之證。竟以是舉登科。

錫山許宗美琮。紹興己卯。隨計奏賦禮部。與同舍禱于太一宮。默以所見爲得失之識。舉目一牌云。坐落黃茄天。宗美以犯落字。大惡之。是歲果被黜。後入太學。爲諸生。以壽皇登極恩赴省。復詣宮。如前禱焉。禱已。周行廊廡間。才舉足。則見二神位云河魁從魁。宗美甚喜而出。泊南宮揭榜。何自然爲省元。而宗美以詩賦魁。（前後蓋應二魁之姓名云。）

睽車續志卷六

鹽官上管場亭戶鄭守輿。紹興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鄉人相率訴于縣官。以免稅。守輿曰。吾聞旱乾而投訴。即是訴天。且吾家二稅。竝是折鹽。何用訴。然乃獨不預名。明年夏復大旱。一鄉盡成枯槁。惟守輿田時時得雨。是歲獨稔。收倍常年。（曹元輅言幹說。）

成忠郎張珏。靖康間隸禁旅。都城失守。衆潰爲盜。常過金州一山寺。緇徒皆已竄避。乃聞一僧房後婦人笑語聲。怪而尋之。乃大蚺蟠結數堆。驚視之際。俄失所在。（知光州趙雛之說四事。）

邵彪大夫未第前。夢黃衣人特春牓來。欣然取視。牓背乃有己姓名。而下注一龍字。疑而自解。謂必應龍首之選。來春登第。乃在行間。餘年而耳聵。始悟龍者謂聾也。

宣和間。元夕。州西酒樓。一道人來索酒痛飲。初不持錢。將去。取筆題詩壁間。偶到皇都賞月華。笙歌留我醉流霞。勸君不用悲塵此。天下人間□一家。乃探懷取藥匕許。拭杯即成黃金。以償酒直。明日譁傳都下。禁中聞之。以金十兩易其杯去。

奉直大夫饒璘。乾道丙戌。任臨安倅。嘗夢一偉丈夫。黃衣冠。曰。吾土宿也。熟視饒久之。曰。一軍足矣。然言其夢。甫嘗得軍壘。俄而病卒。初饒再娶張氏。悍妬。且不事事。俾張嫁其二女。家貲爲盡。至不能葬。時葉夢錫丞相奉使鎮軍朱方。其子說之。詣葉告急。乃俾都轄爲軍錢綱。得水脚錢數百千。以舉葬事。始驗

一軍之說。

呂仲發顛護宰安吉日。縣圃有大杏一株。十月間忽開花四朵。全是薔薇。殊不類杏。自是呂從劉莘甫擢憲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仲發自言）

平江凌知縣。建宅桑林巷。頗壯麗。而多怪。門戶時自開闔。或飛擲瓦礫。居既不安。乃損價售之。有閻太尉者買之以居。其怪如故。人皆謂凶宅。轉鬻不復售。適官創武衛公廨。乃拆買其材。而總管開兆得其地。上有銀杏樹。大數圍。枝榦蔚茂。覆地甚廣。開疑怪所依。乃伐去之。且發其根。下得遺骸一具。支節皆全。葬湖中。今復爲宅。而怪不復見。（許昇助教說）

紹興己卯秋。樞密沈公。以臨安教授被漕檄考試括蒼。既入院。夢朱衣六人。坐于堂而會議。時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校。而獨後未至。沈與同官言其夢曰。郭漕必不來矣。暨予詩至。皆謂其夢無驗。俄而同官龍游縣丞、有親戚嘗就試者。舉子譁言紛紛。丞覺不自安。引嫌不得試而出。考校竟止六人。

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處。蓋昔人所傳謂仙火之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云勛溪作火田凡六字。上一字作從具從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雕刻。然各去地丈餘。與舊說身長三尺者差異。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棕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袷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過南嶽。道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壙甚光潔。比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碎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趙三翁名逆。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自言遇孫思邈。授以道要。從之十稔。一日憩於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俟吾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果被召見館于葆真宮。頃之。丐歸徽廟詢所欲。奏曰。臣本歸兵去役。未有放停公憑。願得徐賜。餘無所欲。即日降旨。命開封尹盛章出給與其實年已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縣陘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絕嶺瀑水潭側。喜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隨。席闔翁且告之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巔嶺脊。陵谷隴背。土囊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峽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

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埆。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虫蟻聚散。若壞擴者。名曰土箭。射虎巖嶽。峻壁巉岩。銳峯峭岫。拔刃攢鍔。聳樹齒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樹叢薄。蔽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冽。如嫠寡關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紆抱。氣象明瑩。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潤。乃爲上地。倘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懇遵其教。居止遂安。有頓保義公緒者。苦冷疾二年矣。幾至骨立。百藥不效。一日方灼艾。翁過之。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徹去火艾。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令頓仰臥。揉艾遍布腹上。約十數斤。就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余氣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又復爲之。如是一月。疾愈。仍令爲之一百二十日。自此病不作。壯健如初。且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著艾炷。而不知點穴。虛忍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極大。但近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艾十數斤。鋪臍腹。以綿衣覆。斗盛炭火。徐熨之。候間濃艾氣方止。亦其次也。其術每出奇而中理。事跡甚多。嵩山張嵩甫朋父爲作記。

四庫全書提要

睽車志六卷。宋郭彖撰。彖字伯象。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是書皆紀鬼怪神異之事。爲當時耳目所見聞者。其名睽車志。蓋取易睽卦上六載鬼一車之辭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憲聖在南內。愛神鬼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似此書嘗經進御矣。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載有是書一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五卷。而明商維濬刻入稗海者。又作六卷。參錯不一。考夷堅志載趙三翁得道事。有張僑朋父爲作傳。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末云云。今勘檢此本。惟張僑作張嶠。傳寫異文。其在卷末。則與洪說相應。知猶舊本。特後人屢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異耳。書中所載。多建炎紹興乾道淳熙間事。而汴京舊聞亦間爲錄入。各條之末。悉分註某人所說。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以資勸戒。特摭拾既廣。亦往往緣飾附會。有乖事實。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疑爲蟒精。程迥亦南渡名儒。多所著述。而以爲其家奉玉真娘子以致富。張鬷能斥姦平亂。志操甚正。身後尚廟食邵武。而以爲俠嫉殺人。白晝見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其他亦多涉荒誕。然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爲善之大旨可矣。

異苑

劉敬叔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爲劉毅郎中令以事忤毅爲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毅鎮江州褊躁愈劇又載毅妻爲桓元所得擅寵有身多書愾詆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惟書中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以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

將軍領荊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傳中未之及則偶疎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晉書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間太平御覽所引傳承亡佚一條此本失載又稱宋高祖爲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佚脫竄亂然核其大致尚爲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斷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詩中所用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爲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爲精切則有裨於考證亦不少矣

異苑題辭

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訪徐賈於檢書廠册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嗆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瞪色飛即解衣貰易歸各錄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游塞下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擱爲叢殘又十年爲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問諸叔祥何當令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因裒其事之散

在史册者爲小傳俾讀者有考焉己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識

劉敬叔傳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起家中兵參軍司徒掾義熙中劉毅與宋高祖共舉義旗克復京郢功亞高祖進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國郎中令既而有詔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于廄中使人將反命毅方知之謂敬叔輿禮故爲此慢大以爲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誅高祖受禪召爲征西長史元嘉三年入爲給事黃門郎數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

異苑

異苑題辭

異苑目錄

卷一

美人虹　飲虹吐金
虹化嫗　白虹入室
九嶷山舜廟　衡山三峯
汨潭馬跡　姑石山
天台山　卞山石櫃
陶侃釣磯　乘磯山
百丈山石書　壽山角聲
沙山鼓角　句容水脈

五百脫　百儕瀨
飛魚磴　山井鳥巢
龍吒　沸井
井磚疑龍　武夫石穴
沃沮東界

卷二

洛鐘鳴　吳郡石鼓
銅澡盤　燃石
顯節陵策文　武庫火（晉惠帝元康五年）
金鎖金牛　錢變土
銅鐺自行　一船金
樟林桁大船　山陰縣錢船
金鼎變銅鐸　鐘鳴水中
元馬河碧珠　銅釜作聲
銅馬　玉豘
洗石孕金　石駱駝
佛髮　石城甘橘

五色浮石　柑化蔦
竹生花　斎生桃李
桑再椹　白桑椹
竹節中人　連理竹
嘉瓜　一瓜三莖
越王箕　土蘼
土精　交州菌
神農宿

卷三

鶴語　鸛鳴
鸚鵡說夢　鸚鵡滅火
鴝鵒學語　鴝鵒聽琵琶
山雞舞鏡　鷙鳥作犬
杜鵑催鳴　鷄作人語
金色鵝　鵝引導
虎櫟　虎攖府佐
美女變虎　畜虎理訟
醉共虎眠　熊穴碎穢

熊呼字　劉幡射豁
大客　貨牛淹淚
馬度苻堅　犬殉
狡兎　鼠王國
拱鼠　養鼠
唐鼠　囊珠報德
刀子換貂皮　蔣山精（附抱朴子）
龍鮓　宅龍致富
西寺異物　上龍

榿變龍　射蛟暴死
鄧遐治蛟　蒙山大蛇
餉田異報　蛇化雉
蛇應雉媒　竹中蛇雉
鍾忠畜蛇　蛇銜草
蛇公　諸葛博識
叩龜得路　鮐魚
死人髮變鱣　煮肉變蝦蟇
蝶變鶯　鸚鵡螺

蒼蠅傳詔　叩頭蟲
縊女

卷四

火井　敦世天子
鄴宮刻字　夢日環城
黃氣鍾豐　管涔王獻劍
襄國讖　靈昌津
長安謠　天麥
神自稱元冥　梟鳴牙中
劉季奴　女水
小兒蟄沙　晉宣帝廟
海兔毛　衣中火光
玉馬缺口齒　洛城二鵝
中箱中鼓角　盧循叛讖
義熙火災　孫恩亂光
臧彊凶光　苻秦亡徵
慕容死徵　西秦將亡
霹靂尾青　人像無頭

盧龍將亂　元嘉末妖孽
德星聚　血迹公字
桓靈寶　魏肇之
劉道人　埋錢兒笑
刺史預兆　賈謐伏誅
劉氏狗妖　人頭窺戶
北伐敗徵　照鏡無面
盼刀相　安石葬兆
青衣女子　王綏伏誅
鳳華兆亡　桓振將滅
劉毅作逆　傅亮被誅
檀道濟凶兆　揚州青
黑龍無後足　借頭
犬變人頭　劉敬宣敗
狗作人言　雞與竈火
張司空暴疾　謝臨川被誅
赤鬼　蜈蚣
魂臥躡屩

卷五

梅姑廟　宮亭湖廟
江神祠　竹王祠
徐君廟　伍員廟
廁神後帝　海山使者
丹陽袁雙　青溪小姑
仇王　聖公
驅除大將軍　命囊一撮炭
鬼子母　紫姑神

左蒼右黃　楊明府
卞山項廟　張舒受祕術
錢祐受術數　十二棋卜
太山府君　顧父廟
龍載船　王子晉
烏迎書　徐公過仙
捋稱仙　梵唱
慧遠呪龍　慧嵬見形
靈味　雙屐

惡戲報　天鉢
誦經停刑　折鴨翅報

卷六

王陵　夏侯元
嵇中散　土瓦中人
山陽王輔嗣　朱彥膽勇
鬼唱佳聲　麻子軒
形見慰母　荀澤見形
亡婦兔夫　庾紹之見形
山陰徐祐　葛輝夫妖死
閨扇夢別　朱衣吏監取
鬼歌子夜　許氏鬼鼎
林下老公　秦樹冥婚
靈侯　戶外應聲
妒鬼　花上盈盈
亡兒附母　鬼作廛聲
打鼓稱冤　司馬家奴
顏延之妾　鬼食粔籹

廁中怪　劉元入甕
麝香辟惡　一足鬼
鬼作五木　七日假
黃父鬼　山靈
鬼避徐叔寶　梁清家諸異
青桐樹
卷七
武帝冢中物　磐石冢
蒼梧王墓　茗飲獲報
金鏡助贈　古墳鼓角
諸葛鬪墓　雞山雉鬪
戴墓王氣　古墓完屍
漆棺老姥　黃公冢
郿壘古冢　黃帝伶人
夢得大象　耶廟
河神請馬　夢生八翼
燃犀照渚　苻堅凶夢
夢合子生　慧猷詩夢

王戎夢椎　龍山神
長人入夢　夢得如意
衛陽守　夢謝拯棺
夢還符識　劉穆之佳夢
喪儀如夢　沈慶之異夢
謝客兒
卷八
趙晃劾蛇妖　樂廣治狸怪
徐琬遇女妖　桓謙誠門兆
害友人棄骨　異物象形
龜戴碑還　牝猴入竇
揩帶怪　紫衣女
伐桃致怪　赤莧魅
武昌三魅　疊魅
暫同阜蟲　獺化
蜘蛛魅　王纂鍼魅
貍中貍　石龜耗粟
彌張獲晉　樹下老公

徐女復生　陳忠女
樂安章沉　胎教
額上生兒　懷妊生冰
怪胎　溫盤石
人獸合胎　髀瘡生兒
劉毅妻妖胎　尸生兒
黃末小黃門　獵見異人
獵人化鹿　社公令作虎
吏變三足虎　神罰作虎
胡道洽　天竊變熊
謝白面　啖鴨成瘕
食牛作牛鳴　誤吞髮成瘕
卷九
鄭康成　亡牛（已下十條並係管輅）
失妻　火灾
盜鹿　失物
鳥鳴　飛鴞
餞席射覆　印綬山鷄毛

王經遷官　趙侯異術
庾希德書盤　任詡從軍
沐堅呪甕　淫祠妖幻
黃金儀船　孫掾奴
永嘉陽童　王僕醫術
卷十
足下之稱　田文五月生
吳客木鳴　顏烏純孝
曹娥碑　管寧思過
徐邈私飲　妬妻絕嗣
滿奮膏扞　雷震不驚
周勰守節　掘金相讓
投妻河伯　張貞婦
楊香搤虎　崔景賢患政
任城王沈飲　劉邕嗜痂
孫廣忌蚓　劉鵠鷂
揚脫藏錢

異苑卷一

宋　劉敬叔　撰

古諺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爲雩俗呼爲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翕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蟠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斫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病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戸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一峯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詠聲清響冠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靑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潯陽姑石山在江之岳初桓元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一作生）忘形則不能躋

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耒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滿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書聞鼓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瑞搧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脈每至大旱餘瀆皆竭惟此巨流湍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被掘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涸若見巨鱗愼勿殺也又有銅釜遂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割而食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灘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爲祭以祈多獲追時了無所得衆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到以爲賄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灘

晉吳隸爲魚蓋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既有大魚攻衆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擊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蘭陵昌慮縣郚（一作郡）城有華山山上有井烏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參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蔣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毌丘儉字仲恭書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長三丈

異苑卷一終

異苑卷二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

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筒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探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棄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麗荀為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鐘上焰帶鐵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遞下荊州無都北乃（一作鬼）忽風雨有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船失鐘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

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而不可禁恬鳴鼓錢塘江頭廢溟如故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羲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鍾在水中晦朝輒鳴聲響悲激羇客聞而悽愴

越嶲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舫船河畔有祠（河）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貝蓋滿中銅器光輝曜目自然作聲郭懼遂送北山埋之而後貢釜與人共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宏農楊子陽罔土中有聲掘得玉豬長可尺許屋棟間

乃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歷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賜獲銀米遂為富兒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睹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惟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鬭子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乘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西域苟（一作枸）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

體香浮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罌

南康歸（一作徵）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輒病

陽羨縣小吏吳龕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允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椇化而爲蓓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析（一作州字）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元德軍於沛年荒穀貴士衆皆佩仰以爲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元嘉四年東陽流（一作潛）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之禍祟欲斫殺之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蔕共生一瓜時以爲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濟廚生瓜三莖一實

晉安平有越王餘算（宜作筭）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作於舟中作籌算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薯蕷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諸若欲掘取嘿然則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鏵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交州諸葛以葉塗人軀便舉體箘生生既遍就朽爛肌肉消腐

犄縣永昌（一多縣字）有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蕨花形似蓋菜朝紫中綠餔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二終

異苑卷三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感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沖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强之至庭爲鵄所搏教其啄鵄腳僅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

五月五日剪鴝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鴝鵒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聽輒移時

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其事一作甚美）

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驅逐不去有獵犬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咋殺犬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

擧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以應之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牕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元言大進

晉義熙中羌屯姚毗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雌鵝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皋養之此溝

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蠶舍中忽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蠶女頭乃起拔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蠶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

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太元中三字誤）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迺在鄉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含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穴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元嘉初青州劉幡射得一麞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從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種類治傷痍多愈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汙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 且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蹰臨澗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一作西）走廬江

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被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污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㹠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率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 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逾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神龍叐矣

晉太元中東陽西寺七佛屋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殷若小雷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居室內土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趙牙行船於閩廬見水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往乘得之以著船船破槎變爲龍浮水而去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一作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荊州上明浦沔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脫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遠爲襄陽太守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之便舉拳曳著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蛟患

魯國中牟縣冢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屋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一作巷）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飯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異而飼之遂經數載產業加厚婦後密打殺卽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爲飽少時而死

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雊時人咸謂爲怪張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卽使搜庫中雉側果得蛇蛻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一作除字）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咸而畜之於是貲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雅龍乎

晉有田父耕地値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繫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得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旣至建業權命烹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樹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使人伐桑樹煮之龜乃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卽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臛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者無恙

鮨魚凡諸魚欲産鮨輒以頭衝其腹鮨獨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衆魚之生母也

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爲鱓今上鎭西參軍與司馬張逝聘河際有一棺棺頭有髮衆試令撥看都是髮亦有未卽化者一說云生以秫潘沐死則髮變爲鱓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鱓死後改棺鱓滿棺中鱓卽髮也

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人達南郡値風泊船上岸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錢煑之湯欲熟皆變成數千蝦蟇

蝴蝶變作鱉

鶡鵠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鶡鵠

丙遊寄居頁殼者也

晉明帝嘗欲肆眚閑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郎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喧然已徧矣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教穡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肖斉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

異苑卷三終

異苑卷之四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性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慇懃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爲鍾定墓地出門悉化成白鵠一云孫堅喪父行葬地忽

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監丞鄰黨相送于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爲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嘗刻鄴宮屋材（一作柱）云後若千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幸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討年正合（一云及晉惠帝幸鄴年歷當矣）

王敦既爲逆頗罪姑執晉明帝躬往覘之敦時晝寢夢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南來逆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

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氷自泮舟楫無関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懷之間關內饑破浮血飄舟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

涼州張祚僞和平中有神見於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

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天兵薄伐（一作北征）乃激洪流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吾漿飱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

之乃還沙邱而崩別路見一羣小兒聚沙爲阜問云沙邱從此得病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裂梁無故自折元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刋安居摧陷是殆絶之祥也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自後藩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

所燬

晉永嘉元年車騎大將軍東嬴王司馬騰字元邁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皆缺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得食未幾晉遂大亂騰後爲汲桑所殺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於是請術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是冢帝崩天下大亂晉室自此而衰

晉孝武太元末有讖曰修起會稽其後盧修果從會稽叛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將王宏守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

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南人家屋上須臾火遂大發宏知天爲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阜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彄欵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殺晉傳藏彄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玄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

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佛佛虜（一作乞佛虜）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尊被虜死既葬而復就冢中霹靂其柩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也國少時爲涉去所襲

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靂殺人亦自題背

涼州張寔字安遜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尋爲左右所害

盧龍將寇亂京師謠言曰十丈光屋蘆作柱葦作欄未幾而敗

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刺史度之爲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元凶所害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位在無極侃以

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桓元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旣難重前郤減神一字名曰靈寶（靈寶元小字也）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叡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焉長尺餘被帶翎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兒載頻著占筮書云吾子當至刺史後朗歷刺靑廣二州

晉賀蓋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蓋齋屋柱陷入地壓毀床帳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

久之遁隆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謚甚惡明年伏誅

晉孝武太元元年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都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

晉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毅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圓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竟被誅

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栖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栖爲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栖蒙首而奔

晉安帝義熙三年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嘗照鏡不見其面俄而難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陽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惟自照鏡不見其頭乃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先時歷陽陳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爲敦所襲

東晉謝安字安石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郎軒雲而去明尋被害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綏懷貳伏誅

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瘖疾數日而亡

晉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桓振元從父之弟也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偏懆逾劇及徙荆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祖南討毅敗擒斬

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兄子珍住府西齋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歔欷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一作之字）歌曰生入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舴艋勿加斲斧工人誤截兩頭檣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咎匠違約加斲因兆先搆矣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清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以凶終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爲交州刺史在道

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顧目視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彭城劉敬宣字萬壽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屐於座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安國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臥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蹋我未幾豫死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沖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張仲舒爲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褏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欻有大蟲謝遂被誅

謝晦在荆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迺紙盤須臾而沒（闕）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睛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新野庾寔妻毛氏嘗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驚怛便滅女眞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仲夏忌移床

異苑卷四 終

異苑卷五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一作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壟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泝皆舉帆利涉無虞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䍧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卹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瑫義熙中遣

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宮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値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旣投奏即日得渡

劉侃嘗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後帝也

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甚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所誅便失所在靈帷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立廟未旣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鼈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

神爲是物憑也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嘗産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烏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瀨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船極循階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榻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退

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發湯壺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晉義熙中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徑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旣不敢進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雙而滅（鐸或作環）

晉時信安鄭徽（一作微）年少時登前橋彷彿見一老翁以一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愼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忽失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元初三年徽年八十三病篤語子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絕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氏嘗夢鬼子母皇遽涕泗云凶人將來挾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埴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象挾刲而後去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一作妬）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一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茅（一作穿）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顚了無危懼顧

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耆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然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耆黃之意每春輒以耆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剡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使禱求入大道譙郡樓無隴詣補其至神舍燒神座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稱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而去隴遂得瘻病死

晉武太始初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一作籍）廟相傳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聽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長山張舒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祈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留十五晝夜祈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祈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卽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旣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

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歷陽石秀之儀有一人著平巾幘稱語之云閤君巧倕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殞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鱣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民

見之以魚鱣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宇用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鱣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卽取作臛於是遂絕

吏捕鑿豫章附牧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覘船下有兩龍挾之船不著水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仁心故來相看於是脫衣帖服而羽升鵠而騰颺

晉太元末湘東姚祖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時字自後皆鳥跡（一作篆）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

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旣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卽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淸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驟起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門道賢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旦食肉美否曰美熾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警未及得答熾

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嚙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

靈味寺在建康鍾山蔣林里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嚴棲谷隱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惟見澗泉湛然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塟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塟旅盡視之但見雙履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陽多寶寺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刀挑目睛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嘗誦經長齋非道不行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是天鉢中滿香飯舉坐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尚存士度以惠懷之際得道

大原王元謨字彥德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

徧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釋僧瑗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瑗因絕粒其菴舍去石盂隔一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二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啄瑗永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還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異苑卷六

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少日遂斃初陵旣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晉夏侯元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宗族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旣而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

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後有巫見帝謝過云國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元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元以時望被戮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斂畢夢此人來謝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酬抗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旣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機乃怪悵還覩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時飢乏因

而詣前至一家牆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餘丰姿甚嘉論敘平生不異于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迴望向處止是一塚雲始謝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悵

晉永嘉中朱彥居永寧披荒入舍便聞管絃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犬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

晉永嘉中李譔恭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惟譔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節至契會無不擊節譔密謂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劉聰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郡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

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輒有一黑烏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

晉穎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我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勑不復堪經少時而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而

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猿婦舉手指摀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獲乃得免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覆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綢繆桓元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腳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具問親戚因敍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曰卿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比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爲伉儷

晉義熙中烏傷葛輩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爲蝴蝶繽紛飛散忽有一物衝輩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横被灾厲上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義熙中長山唐邦聞扣門聲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

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晉太元中吳興許（一作沈）寂之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攝置甕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

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床下出著黃裳衿幍所出之處甚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疾病公曰此應得虎卵屬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尚餘煖氣使兒炙噉瘥卽斷絕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豬毛牙之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處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旣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南平國蠻兵（一作誥）在姑孰（一作縣）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郡僑爲長史聞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

荊州俗諺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鋒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撈去戶外卽有應聲言暫借還爾貫不偷汝宜就覓之姥驚懼竄外器無所見錢亦尋發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臨（一作林）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爲盈正開行當歸不聞死復生事異群惟

瑯琊王凝之字叔平妻左將軍夫人謝氏弈之女也嘗頓亡二男悼惜甚過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妹招利爲妾以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旣窆反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惡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寞上道耶騁之云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氍毹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籍沒家財焉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

飢者稍瘥如此經日王母得病恒見汝有守之小時遂亡郗之北至揚都亦喪

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其婦來哀問體有鞭痕而腳著鎖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極罵大家今受此罪

陳郡殷延之字延年有嬖妾死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月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僅免地因病卒

永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靈几而坐以箸剔析敉食之（析敉背琢也）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既而漸差

劉元字幼稚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選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邱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悵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散火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迺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遊走非所父母撻之後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散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　鬼求紙筆代書張素工巧皆造一篇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元嘉中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爲寂驅使欲與鄰人擲蒱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廣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牀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鬼捉襥在門可就取也孫求襥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蝗犂餅可試取看便以是之仍以兩錢排加於薦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黃州治下有黃父（一作文）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形長丈餘胸臂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爲石或爲小鬼或爲婦人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獮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見便大笑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逝經數日歘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聲轟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瀉糞穢引弓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射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聞假投之輒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狀帳（一作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恆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失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儼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著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克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歡虔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句章人（一無人字）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謌歌之聲不惡而斫殺平醫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數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歘中歌曰死桐今更青

吳平尋當歸道開殺此樹乚復有光耀平尋夜歸如見

異苑卷六終

異苑卷七

漢武帝冢中先有玉箱璠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礜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而

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譌（一作當）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阯遂瘞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飲先輒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冢二百餘年謬蒙惠澤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慚色從是禱酹愈至

晉隆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吾冢明日牀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爲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冢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東家厚貺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從巾箱中有金鏡願以相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金鏡三枚贈從忽然不見

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

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潁川諸葛闡字道明墓在揚州莊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歌之聲

朱文綉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吳綉既死子鍾哭之甚夜亦亡家南七里有雞山綉葬於其中北九里有鍾闕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爲雞鍾魂魄化爲雉清唳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鶴紆澗和清音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開占者云有王氣宜武伐鉞（一作戟）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腳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盡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呂邑王冢青州人開齊襄公冢並得金鉤而屍骸露在壙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于

懸巘和蓋從潮漂沈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啟之見一老姥年可七十許皤頭著袿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插衣服粲然若新送塋器物枕屆悉存護乃齋酒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僅一千乞爲治護也兼錢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殯移於高阜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塚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飲甚不竭有人於其中得銅釜及銖各一又云江都

郡東界有黄公墳三所皆天桓間有釋角之聲即墓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大禍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後為鍾會所譖司馬文王誅之

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一作推）雅曰君當為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故為大郡然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鄧艾廟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毀已久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也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鄧廟為立瓦屋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以祭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閽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驚悟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威果振主潛有闚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

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

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卒以敗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

晉武太元二年沙門竺慧猷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為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載還杜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為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晉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混礚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為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

物乃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讓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伸違將覓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殞

晉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為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之反自廣州長民以其無先告因別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雖是箱中殊白指的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逆得無恙後從入關貴以自隨忽失所在

義熙中商靈均為桂陽太守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商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守知冥理難逃辭不得免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以酒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一云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為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詣且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樂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

劉穆之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琅琊府主簿嘗夢與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又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老嫗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嫗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潁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為道籃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答曰官生於水於是而靡未解所說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際

水而死作棺既成還入中自試恨小即見殯殮甃之潛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吳興沈慶之字宏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口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遂死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日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

異苑卷七終

異苑卷八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勝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能掩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龜鼉之屬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晉惠帝時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恠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開二子凱模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貍而殺之其怪遂絕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謔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宿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差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岊（一作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逆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太元中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床疑爲魅因殺而食之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耻殺（一作戮）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吳郡壽頒道志邀水爲居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鴨叫而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

吳郡岑淵爲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法在江東湖西太元中村人見鼉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拜藻猶著腹下

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群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隱在簀邊晬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簀中有人晬之即發看有一牝獺遂殺之寂之病遂差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貍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

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空中有語聲或歌或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

華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櫝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爲欺試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翼日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寡婦嚴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牆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爲鼉察其所出入處甚莖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爲魅殺之乃絕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幘（一作巾）來就其寢每（一作昏）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緵蛀蜊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物同阜螽矣（蚯蚓土精無心之虫與阜螽交）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蒲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爲獺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伺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一作穌）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廟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獺剖腹得一獺又破之更獲一獺方見五臟三獺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于屋後其夜有羣獺稱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

餘姚縣倉封印完全既而開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不復損耗

瑯琊費縣民家恒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扃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澤有蹤跡乃作絹囊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譬長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永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遠山羣犬吠深叢處異而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皺齒落近身黃服黃衣動搖扇問爾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柔妙使藝彈琴歌詩問究五典壽夫等共刺取介出女公曰我女居在房洞窟之中非白往喚不可復來請解牧羅當呼女也須人猶不得假而發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鼠又復似狐頭長三尺額生一角耳高於頂面如故壽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晉廣州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生一男一女

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爾）

臨海樂安章沉（一作沈）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斂而蘇云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雙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腳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爲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搭甚羞不及疑
錢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
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
氏謂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瞽瞍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孕未滿
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觀影而
去勿返顧勿令婿見必生男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
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

元嘉中高平平邱孝婦懷妊生一圍水得日便消液成
水

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腳頭
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雞聲乘虛而去

太原溫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
面牙齒皆具

丹陽縣處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
備即殺之兒經六日死母無他異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

母子平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道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元遂寵擅
諸姬有身及元敗郭還遂產一兒一鼠毅怒殺兒鼠
走枯葬中其後郭病死方殮鼠忽來跳入棺內

元嘉中沛國武標之妻林氏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
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祝曰若
天道有靈無令死被擘裂須臾尸面赧然上色於是
呼婢共扶之俄頃兒墮而尸倒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泉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

復飢擧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聞而收養還
食穀齒落頭白

吳天門張某（一作盞）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蓬
似寢息處而無烟火須臾見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
衣負數頭死麞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
復送故處

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為業每入山
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兒悲號鹿跳躍
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墮其事

後忽射一白鹿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
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
射獵

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為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
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
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跑躍
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遂（一作遁）不返
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
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竪
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至林麓即變成三足
大虎所竪一足即成其尾也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肉不熟
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闡以肉生貽我當謫令自食
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即能
跳躍噬逐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
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

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
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
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
故答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兒哀慟而歸逾年伐
山人見之其形盡為熊矣

陳郡謝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瘡諸治莫愈夢日環
其城乃自匿還山臥於巖下中宵有物來舐其瘡隨
舐隨除旣不見形意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
謝白面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瘕病胸滿面赤不得飲
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已
成就惟左腳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發輒劇食乃止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豬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
頭出受膏乃取小鉤為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
形似蛇而悉是豬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

異苑卷八終

異苑卷九

後漢鄭元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元元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元元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元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元用免焉一說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元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融心忌焉元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免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西面窮墻中可視諸邱冢中牛當懸頭上向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爲藏已牛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洛（或作揩）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中書令紀元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元龍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視之則狐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時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痛壯熱煩疼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令擔皮肉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婁離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肫一頭酒一壺來候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邱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禄以光休寵

清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爲江夏太守

晉南陽趙侯（一作度）少好諸異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吹氣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人有咲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脫乃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潁川庾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詡意非屋莫宿戒遂負擔樹休巖崩壓侍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爲識婦背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慚愧負怍乃自沐焉散髮同

褒通者夜來不知何人也斬首而去

河間沐堅字璧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于斫刺呪令倒斃堅尋得病苦被斫割於是遂殞

晉咸寧中高陽新城叟爲逆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木自鑿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儼然百姓信惑京都翕集收而斬之

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僦船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誑使船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怖還請賽船合如初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截股內而令不痛治人頭風流血滂沲噓之便斷瘡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鵲來萃夜呪蚊蚋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童

者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陽使者童便勅使乘船船飛迅駛有過猛帆至縣乃遣之

滎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郞患舜就王僕射僕陽請水澆之餘洗庭中枯棗樹樹既生女郞亦差

異苑卷九終

異苑卷十

介子推逃禄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田文母嬰也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母私舉文長成童以質告之遂嚴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立爲嗣齊封爲孟嘗君俗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魏安釐王觀翔鵰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鵰之飛視天下如芥也與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鵰安知大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鵰鳥未悟無用之鵰鳥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鵰一作鶴）

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異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跡云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一作循）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見而不能

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汀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禍正平也衙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管寧字幼安避難遼東後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潛思良久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徐邈鮮于輔進曰醉客謂淸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妻郭氏爲人凶妒生兒黎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懷中鳴撮郭遙見謂充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

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熱所裂每至暑

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表喬大形之悉盛而埋之晉永嘉之亂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晉胏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懼而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潯陽周虓字孟威晉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虓請道虓欲治述頭劉使者曰煩君與語其賊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謂劉裒

堅堅踞之曰豬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怨猶未歇剖棺臨視尨屍欻過群齗髯鬢髭張列睛瞳明亮迴盼矚堅堅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汝南殷闓市周縣張甯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即以還甯甯曰君至德感神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文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戶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月執夫手俱浮出

順陽南鄉楊豐與息名香於田獲粟因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之穀旌其門閭焉

崔景賢爲平昌郡守有惠民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爲中酒毒而化

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緦服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者云世人雷同亦

何足恤須臾火燎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鵂鶹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晉陵曲阿揚暁（一作湯暁）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爲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投暁錢多獲免濟暁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陳家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揚暁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予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勝紀及覽劉敬叔異苑叢備矣然載秦世諸而不及仲舒修閥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負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遺至于絡絲之女嫡適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愆輩種種異趣蓋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博覽者廣焉湖南毛晉識

異苑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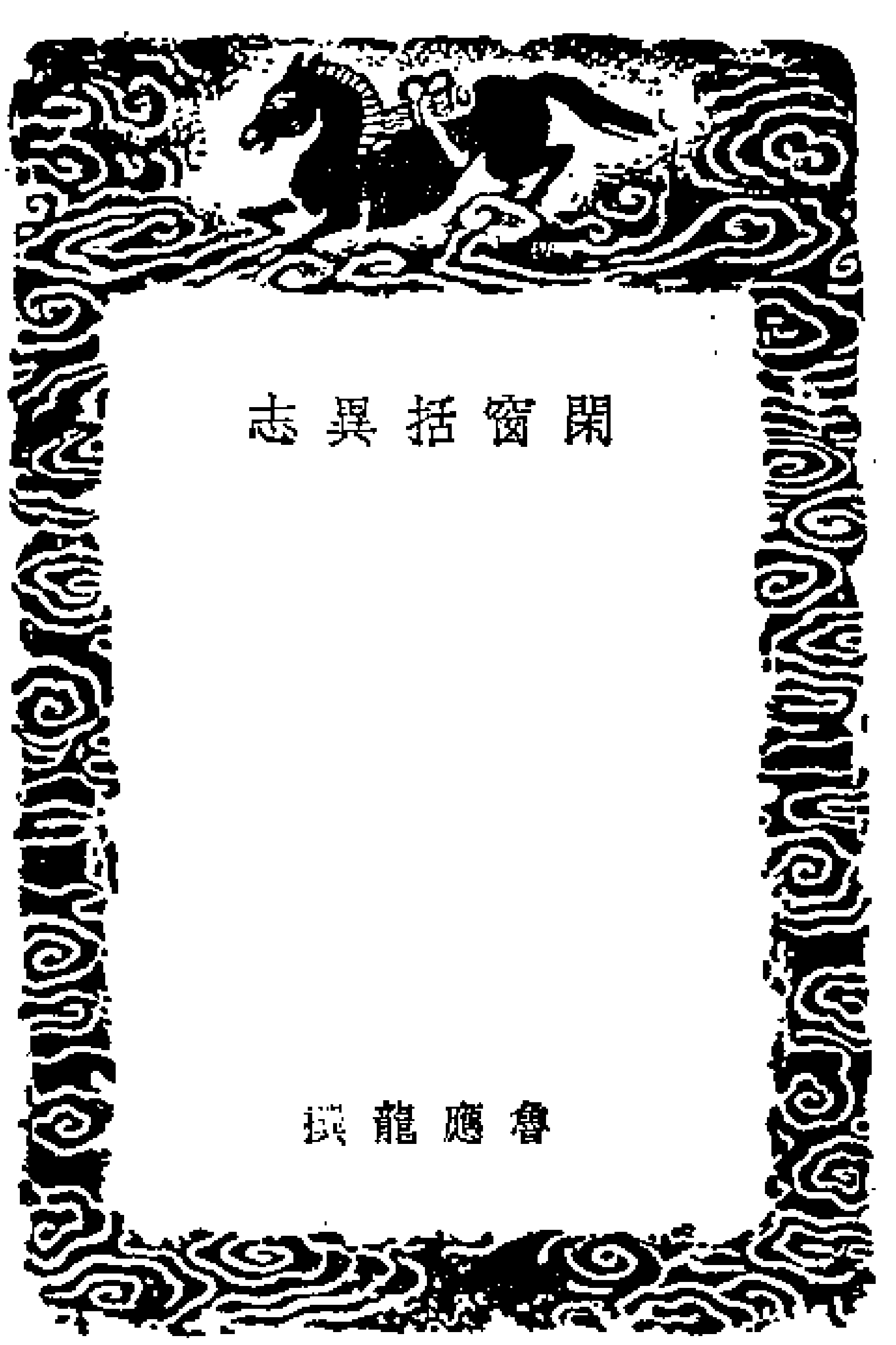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異苑十卷

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晉爲劉毅郎中令以事忤毅爲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毅鎭江州褊狹意劇又載毅妻爲桓玄所得擅寵有身多書懷誣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

嘉錫案宋書五行志云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觀至日國僚不重白默釋於庭中王人將遽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晉書五行志同震亨小傳採用之沈約以宋初人記晉末事自無不可信之理且事之信否實在沈約不在震亨提要未得其出處耳法苑珠林卷六十三祈雨篇引冥祥記云沙門竺法義爲劉毅祈雨事云劉敬叔時爲毅輔國郎中令親據此集自所親見此亦敬叔爲毅郎中令之旁證



閑窗括異志

魯應龍撰

閑窗括異志

宋東湖魯應龍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里志云。故武原有堵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爲展武縣。後陷爲湖。（柘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漢安帝二年又陷。（當湖是也）移故邑城爲故邑縣。又移於海塘爲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有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當湖。自湖首至界涇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應有二。況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名。今止以上下十八都爲定云耳。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擲於水。遂陷一方。迤邐從東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昨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葬於蘇州海鹽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鸜鵒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前有此湖耶。每歲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鎚。長不計極。舟滿載獲。懼而棄之。或云。蟹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間有於其中髣髴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封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衆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間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散廟。廟中鑄鐵四聖。由前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震恐。時魯氏居東武。家伺羅微。潰卒之屬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爲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隱若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婺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輒愈。由是汲者絡繹。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貲。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納于神。得筊杯吉。然後汲水。并以小黃旗加之上。自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驗矣。

古老相傳。當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也。

德藏寺本寶興寺。唐會昌元年置。光啓初廢。後唐清泰中。鄉民丘飾。即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名。□時改寺爲□□宮□□□□□□□□□□□□□□宮。建炎復爲寺。寺有兩華亭。□寺有水陸齋壇。往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瑞花。故花儼然可觀。亦一異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廢歲久。弊甚。住持僧智祥。力爲衆緣爲之。倫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併喚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即愈。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爲之打供。僧徒得以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來朝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遊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儛。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皆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祔于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背墩原西北。然則齊景鄉背墩之名舊矣。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佛寺。（寶一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闊可以通軌。有漁舟夜艤水滸。遙見有光燭。人意謂必寶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井。片長六七寸。兩首各有方竅相入。兩面皆有手紋極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時陶人

手法爲之耳。兒童爭鬻于市。或取以爲硯。蒼潤細膩可愛。余嘗得片磚。爲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宜叢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地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夢一婦人語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朽棺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塋以來。將踰百年。林木增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笋數株。莫不驚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豈物反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正殿之旁。瀕湖古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峰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出。移月不絕。蓋此煙即此所成。不知何異。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水瀰漫時。盜多竄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蕪。其中有大穴。如瓮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假臥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啓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弁。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異物。蓋不過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一十五里。有白龍祠。順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即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癸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隕墜而下。一從殿後壁直入觀音座下。一墮殿之西屋。

死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于壁以紀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舉蛟競鬬。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潮捍洪波。莫虞蛟龍怒。年來疑叱呵。

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欽閣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既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貺。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應瑞者。董精丘。將幡皆掛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皂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顯故

坊始久矣。新造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妻何人辦擬。何人折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亦謂之云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脫襖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貨之獲數萬緡。

輿地志。秦鑿海鹽縣。王莽改爲展武縣。縣陷爲湖。湖中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爲神。即此祠也。荆公詩云。柘林著湖名。蓋葉登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祭雞豚。漁子自知律。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達之）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鄭舉同赴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賦魁實通榜。嗣賦之弟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霞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雁塔也。汝何人輒登此。遂步退下。躍龍至塔外。遂坐其傍。覺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淵。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撲寶湘一擲。五錢皆梨。一錢旋

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出。乃爲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強求也如此。

西宮真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眞人呂翁像。極端嚴。乃曾叔祖大中瑤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傳道變化之靈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與衆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遂跏趺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驢相摩。觀瞻嘆羨。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橋。無侍女。手執黃羅袱。直入其室。且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秉燭披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人視之。乃市樓失火。□□□□□□煙焰燭天。衆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損倒小屋數間。方知婦人之怪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而闊數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船。時時於其中有浮沫及破碎篷帆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其上。隨蓋防閑嚴謹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籬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圃者以

稱圃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戞土中有聲。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輔而貨易爲他人所發。聞于官。備極箠楚。半爲他人所得。今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朱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簽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惑。而至死者。或如貓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號。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監試官錫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驅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非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爲斯院。徐明之亂。多罹死於此。故迭呼號三聲則出矣。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昔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晉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爲寺。同從至宋。而建爲光興寺。天福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宏。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罄家貲入寺設燈。願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餘。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久波濤衝嚙。盡爲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海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每歲沙岸。□□□□□□□□□□□□□□□□□□何止數尺。十八條捍海閘岸。無一存者。縣治去海無三百步。而獨山一帶。歲歲鹹潮透入。可以曬鹵。辦稱者苦之。南政吏寧亞卿親督春鋪。移入數百步。別築一塘。謂□□□□□□□□□□□□□□□□□□□□古塚瓦壘及鐵劍。役夫得之。以爲□□□□奇。舉手皆粉碎。□□□□□□□□□□□案始皇時。有望氣者言。東南有天子氣。故東遊海上。所至埋金寶以厭勝之。今故邑近海居民。多掘得古物。

昔湖南北十二里。東西六七里。東南則通故邑。西南則近海鹽。其東則廣陵。其北則華亭接境。舟楫便利。無□間斷。地遍村墟。

輿地志。昔有金牛。囊金村民鼎伯通隨之。牛入山穴。鑿山而入。山頹。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師嘗寓館於陳氏七載。書信不通。夏月衿俱敝。獨處一室。有道人自輿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輒歸。師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其疾如風。就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師曰。我便去。妻曰。幾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

子乎。師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illegible]。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illegible]。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鄉翁豈得知。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興化院。皆有白毫萬數丈。民以爲難。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溺。鄰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塔監順德龍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捉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縋于龍潭中。遂得龍。取之稍遲。則龍遂騰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嗣裴。祖葬裴嶺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紫藤纏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寖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之。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既久。遂出爲怪。或夜出叩人門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有膽勇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二石孩兒。徐徐自橋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怪遂絕。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玄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偈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應。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浴。百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膚體略無所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紹興兵火之餘。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蓄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桁折。而夫婦正臥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略無損動。何提刑詩云。爲僞何緣關一眞。時間贏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癡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皆竹鄉。盧十五以捕鱉爲業。每捕鱉歸舍。與妻共活煑其鱉。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嗟、嗟、龜、鱉水族中之蠢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鱉之人。心既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鼎俎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峯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鄉家子平時饕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騰首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載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其家子弟僮奴輩百餘人。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錢皆沾濕。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

婁聞之惘然。呈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婁因夜歸。馬蹶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司法竹伯祖（行恕）。丱角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僦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出不居僦。母子俯伏於寺之夾街下。衆鐵攢剌。命在須臾。默禱伽藍神。資善與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于監雲祠。焚。司法生主簿（晃）。主簿生知縣（李貝）。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鄉法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買之者。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釘以□□。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燖治之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燖而身毛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而不煑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生活受鑊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媼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虞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裴公者負最多。每督取輒託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實負婆錢。冀欲償。輒爲官事所苦。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犬乳牝狗以報。未幾裴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媼常戲呼曰。汝是裴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謝呼即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恃頑抵賴主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成熟收割。囤般於柴積之側。遮隱無蹤。依然入官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獲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間。天宇晴霽。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黠。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諦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廿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隲。天未遽奪汝。爲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己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益天年。不然。則吾祿皆削也。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翁人。日歸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鶻翔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諂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聞大乘。朝讀暮誦。今朝離乎。西歸。自有現成果足。薦器人頌曰。君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封。逼以非禮。鄭誌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死君危。誓不可以非禮污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査文徽。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用於卒伍。閭籍尼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査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狠。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恥者。視此獨不靦而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買香爲業。□□□後。徙居東湖楊柳巷。世以買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買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柏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斫截挑搭。如篆香片子。與葉香相和。上甑內蒸透。以米湯調合鹽水。用靜帶蘸鹽水。就甑內剗灑此香。逼併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歸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監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擒起黃翁。逕挐毆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驚悲泣。言及諸子。即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蒸蚊蟲。柴爆少火入印香篰內。遂起煙焰。非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用水澆之。廚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即欲出戶逃命。奈何遍室煙迷。而不能出避。須臾。人屋一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雖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倒。衆即扶持。氣已絕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腐木爲真。觸犯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輙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衆鳥悉聚其園。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鑱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云。

李主簿夜泊舟。蹲數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顚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仵禺與死而復生。嘗天地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黯黯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世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蘗。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為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曬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錢處士言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拜。穢食之。雷電果息。

惠州一娼。雷死於市。脊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雷死。此女蓋假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蠶。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澡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沒。賈曰。頭髮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嚴。有一銅像。欲質牛耕。金色。儻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嚴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貧我金色久不償。今取鄰兒飄以償金色。至隣兒飄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為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黳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歲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遍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為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捨去。齊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遊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蘊蘊騎聲。舟尾曰。齊料幸見還。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丈。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壓風滅燭。一衆驚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舟人仰瞻。有按呈謠。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

有人得背石。大如碑。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咒人能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咒臣。必不行。召僧咒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則鞭陽石。皆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瘡潰血且甚臭。方會客。居士遂溺於錠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荆南鄰頭李逞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逞。遂甦。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韭人。號替代云。

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斑驪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物異考

方鳳著

物異考

序

宋　崑山方　鳳　改亭著　繡水　陳　[illegible]汝[illegible]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爲變幻不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宙之廣。氣類不齊。人妖物怪在在有之。予因閱史。凡異之甚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唉。非敢以惑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鬭。將毀王室。後數年有如日者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　鄧后專政。苻堅遙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如爲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鬭十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嗣也。天順中相國寺災。見赤塊飛入門。頃之北殿佛閣亦災。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有沙門從北齎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小。能療疾。咸呼爲聖火。病者取以灸。至七炷輒愈。

眚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皆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熄。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寸。大者如錢。和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吳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豬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康中。阿陰下赤雪三頃。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於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傍。天寶中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積之。慎矜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覓之無所見。明旦雪中有人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髮皆備。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斂。若欲拱者。亦有二足若着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識事。金石多變怪。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月卓爲敦所襲。後唐天成中。僞漢掘古劍有文曰。巳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日來。居如山岫巃重重。蓋唐太宗巳亥生。水固宮也。其下三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雷鳴。二百里外野雞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則有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爲麪。貧人取以給食。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黑如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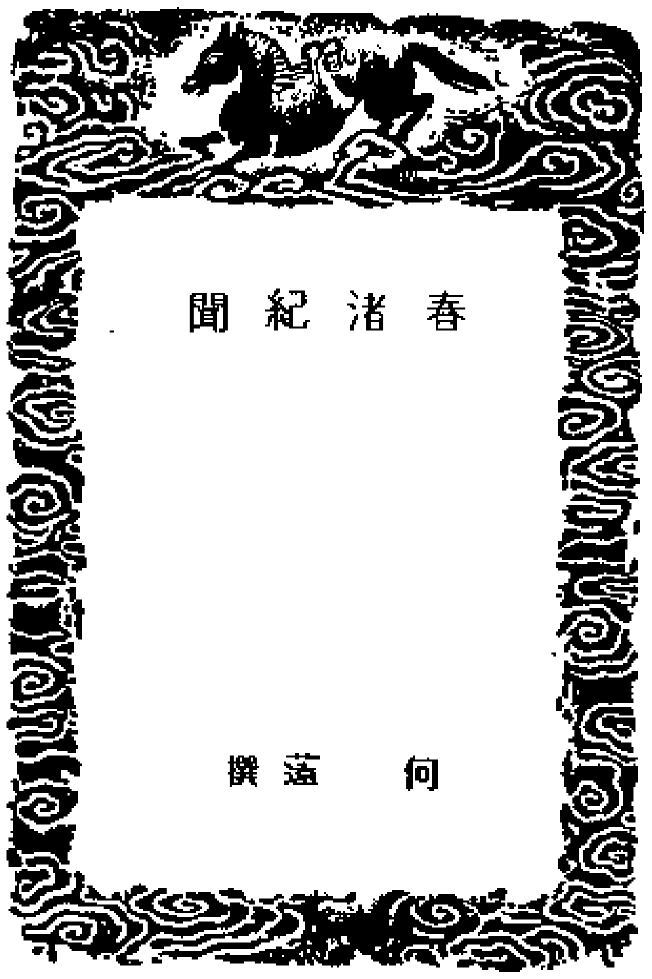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哀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釵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戍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還。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大興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

死．儀鳳中．術士胡了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崑山縣石工採巧石．石隤壓之．又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嗌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虫異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猴．而麼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吏馮巡馬生人．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法於場閭之上．夜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隸我欲得賢聖道．又有人家寄宿．則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閑臯中．繁昌楊悅見甕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良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爲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擊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將朝．犬啣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朝．見殺害．後主時．凡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卽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噬．林甫卽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異鳥．莫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鸐鶹．倫將小兒入宮閉之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炊飯．羣烏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烏．羣烏因共啄犬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爲邑長．有鼠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顛蹷而死．慶元中．鄱陽民家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民惡貓殺之．鼠咂其血．



春渚紀聞

何薳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渚紀聞十卷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爲不檢又蔡絛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爲王憨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又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尚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薳之舊也

春渚紀聞目錄

第一卷

雜記

木果異事 祐陵符兆
定陵兆應 夢宰相過嶺四人
兩劉娘子報應 亂道侍郎
烏程三魁 丑年世科第
張無盡前身 坡谷前身
李偕省試夢應 馬魁二夢證應
賈父馬謔 種柑二事
元參政香飯 楊文公鶴誕
了齋排蔡氏 姚麟奏對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生魂神

第二卷

雜記

天繪亭記 赤天魔王
二富室疏財 后土祠褻慢
沈晦夢騎鵬搏風 吳觀戌二夢首尾
風和尙答陳了齋 畢漸趙諗
翟端友明年狀元 預傳汪洋大魁
黃遲槃讖語 夢中前定
銀盤貯首夢 金剛經二驗
金甲擁鍾夢 龍神需舍利經文
龍蛻放光 瓦缶冰花
正透翔龍犀 劉仲甫國手棊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張鬼靈相墓術
謝石拆字 雍邸驅蝗詩

第三卷

中霤神

雜記

乖崖劍術 楊醇叟道術
王樂仙得道 啗蛇出氣身輕
翊聖救劉海蟾 噓氣燒腸
仙丹功效 居四郎丹
孫道人尸解 蔡革遇三皇閣宮
仙桃變人首 聖和尙前知
張道人異事 雀鼠蛇靈之異
牛王宮符飯 殯柩者役於御藍
孫柴齋僧 撫犢牛
蚺蛇黑鯉見夢 懸豕首作人語

第四卷

雜記

宗威愍政事 膠鶻取虎
劉章異事 死馬醫
鹽龍 宿生有報
馬武復得妻 僧淨元救海毀
受杖准地獄 古道者披背然臂
花木神井泉監 磨刀勸婦
紫姑大書字 夢鯰
諫魚 龔正言持鉢隨堂
繪象答語 花月之神
施妳婆 孫家呂媼

第五卷

雜記

春渚紀聞

章有篆字　唐子西論文
玉川昌黎月蝕詩　明皇無心治天下
古書託名　晝字行棊
粇酒借書　定武蘭亭敘刻
鄒張鄧謝後身　李朱書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陳徐共爲冥吏
天篆賜銀　增鍾畫像作追薦
張山人謔　酒謔
木中有字　麗州鷄歌

野駝飲水形

第六卷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后山往杏園
坡仙之終　鄒陽十三世
樂府押衙　裕陵寵賢士
墨木竹石　裕陵惜人才
著述詳考故實　書明光詞
論古文俚語二絕　題領巾裙帶二絕
營妓比海棠絕句　太白胥犬
賦詩聯咏四姬　樂語畫燕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牛酒帖
償樂染翰　寫畫白團扇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觀書用意
筆下變化　馬廳答偈
蘇劉互謔　回江之利
翰墨之富　龍圖稱屈賦
殿換其書

第七卷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冬瓜堰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司馬才仲遇蘇小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趙德麟跋太白帖
暨氏女野花詩　王子直評坡詩
湖茆字異　穿雲裂石聲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徐氏父子俊偉
關氏伯仲詩深妙　鷄人唱曉夢聯詩
夢讀異詩　熙陵獎拔郭贄
願幾聖索酒友詩　米元章遒逸
何張遺句南金錄　李媛步伍亭詩
漁父詩答范希文　王林梅詩相類
蘇黃秦書各有僻　馬胥詩對
陸規七歲題詩　辨月中影
兔有雄雌　詩句七十二取義
花色與香異　後山評詩人

第八卷

雜書琴事（墨說附）

辨廣陵散　六琴說
古琴品飾　古磬遺製
叔夜有道之士　明皇好惡
蔡邕琴賦　擊琴
有道之器　聞絃賞音
琴趣　焦尾
雷琴四田八日　煙香自有龍麝氣
陳贍傳異人膠法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漆煙對膠　洙泗之珍
二李膠法　都下墨工
買煙印號　歡劑出光墨
紫霄峯墨　南海松煤
蘇浩然斷金碎玉　奇寂堂墨如犀璧
精煙義墨　唐高宗鎮庫墨
十三家墨　墨工製名多蹈襲
雜取樺煙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墨磨人　桐華煙如點漆

廷珪四和墨　唐水部李慥製墨

第九卷

記硯

端溪龍香硯　歙山斗星硯
龍尾溪月硯　玉蟾蜍硯
端溪紫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金龍硯　呂老煅硯
澄泥硯　銅雀臺瓦
南皮二臺遺瓦硯　端石蓮葉硯
風字晉硯　烏銅提硯
古斗樣鐵護硯　吳興許採五硯
趙水曹書畫八硯　趙安定提硯製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鄭魁銘硯詩
李端叔銘僧硯　躍魚見木石中
銅蟾自滴　雷斧硯銘

第十卷

記丹藥

亭丹竈　鳳翔僧煅硃銘金

居四郎伏硃煆丹砂　甌內出汞成寶
丹陽化銅　煆消愈疾制汞
點銅成庚　草制汞鐵皆成庚
縿製　市藥即乾汞
藥瓦成金　變鐵器爲金

春渚紀聞目錄

春渚紀聞卷一

宋　韓靑老農何薳撰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淸樓之東得地顯職可以就實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歎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

大悅命宴太淸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詫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早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寄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壓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裕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己未殿庭朝會及常起居者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徽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濟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爲四也（其姪子口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禾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素誦經日有

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膾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

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 有行侍御史詞頭云妾還侍御之吏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霅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卽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爲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爲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爲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殁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霅川人先塋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者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尙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憤憤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旣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旣畢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顧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卽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旣入中年未得子母爲買妾媵偶獲一處子貿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卽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而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淯父憮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其喪裝遣之是夕淯母夢羽人告之云天賜兩子慶流淯淯後生巨濟卽以淯名之淯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淯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諱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趍朝之際有從輦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爲處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旣食之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差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積

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冪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爲掠剩所罰至於減筭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筭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懿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斂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竊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釣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眞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

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詢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稟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祠宇日饜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思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折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焚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

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運而至旬日曾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因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今告報塔下具佛龕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名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禱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雲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送歸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敏脩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還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需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卽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默禱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勅龍鎭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舉已愛民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

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卽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得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伐鼓擊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觀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有疾雖數百里皆能卽至其家因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婦嘗月省其母忽得疾師正處之因禱神往視乃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一作僧讀法華者）護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虔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病來觀前病二餉乃是牛肩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匿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喫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牛肩爲餉云

春渚紀聞卷二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疎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敷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同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即詣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謂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蹤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嘆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曩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關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其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即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即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説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扶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隸快始試問火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陽所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剋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督陣法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十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尙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嘗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尙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趙諗

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間窗外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為大魁則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遂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即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前以洋為魁

黃涅槃讖語

黃公度興化人既為大魁鄉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莆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涅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延此門近（軍賊爲）燹城門焚毀　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過聯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舟赴闕至泗州夜夢有與語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楇而督視工役丹飾門牆者問之云修此以候新官也盧曰新官為誰執楇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與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即夢覺繼號未及盱眙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則除盧領大漕事念遂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楇者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撤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曾士元坐教場按閱士兵士元云晦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事寔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塋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即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

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為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為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貲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其賊散捕官吏慘酷害之有任都稅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八十餘矣

金甲擁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嫌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為不忘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闕太學生病腳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璆舉為棺殮瘞于東城墓園至即垣中已無瘞穴後至者俱瘞垣外董因記其瘞所與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語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

與葬所暑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充伯源余表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為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挂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篙檣不進即與季父焚香禱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笅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覬覦行李實無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累世矣因以啓禱一擲而許伯源乃挽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瓶見其間神鬼百怪贊騶羽蓋鳴蹕

擊鼓鈸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illegible]需遇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椗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

又聞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㴞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為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即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之投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恬息即安行既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擇君于鄆州東城夜自廬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熠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抑之

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晴則光燭于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從其兄為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缶冰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遇歲運旱田圍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為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為終焉之計家畜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過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為偶然明日再之則又成開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為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悉記余與貴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

是日復大寒設缶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缶之後雖復貴用饒給其剋下甚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繼入鬼錄餘貲為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頂有一瘤癡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即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末識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筆合狀云若

果如所供當為奏賞盍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為帶也刻成則盡如所言即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棊

棊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棊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棊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棊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棊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棊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達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欲薦補翰林衹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某人謂之一闕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

前日矣日就棊會觀諸名手對衷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棊着某日某局黑本有勝而誤於應劫郤致敗局凡如此獲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觀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着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拱拏果遲緬里不敢復名棊也於是衆棊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盡着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贈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棊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棊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觀官人之棊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着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俛笑因與分先棊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異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為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之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棊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嘗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祗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為言蓋知不敢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射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穴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須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瀆仄忽大驚躍銜勒不制即與某俱墜瀆底遽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乘者某是也繁緒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參選中飛出鵓鴿為何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拜烏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寵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熙配遶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進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憚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娠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名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並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日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琅邸騙蛇詩

米元章爲雍邱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

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庄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聲喏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其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逾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

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來報也劉既悟熟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厨婢採薪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話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三

雜記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何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

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忽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同宿村舍取酒盡懽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畜書畫頗有精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即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楊復善笛畜鐵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盍暢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

還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吏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妬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既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既行而沈以事留遂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因遍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楊叟何處相期且嘗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　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

是即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投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燦然如巖電燭人挈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鋌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袖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

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王遁但日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畧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兩童負書篋竹筒而來主僧揖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與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謁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士也既而主僧諭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呼燭設席命其僕於竹筒中出果實數種既皆遠方珍新丞傾酒樽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也酒行筒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

至也蔡罷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後一日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其僕從皆已熟寢樂仙即炷香前拜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真人也固知子傾心之久更候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及夕復扣戶何之忽見一大人脚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撿蓬萊籍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與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因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秦官還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夜話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觀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即燒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塟之

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塟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佃塘濼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濼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遮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爍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因醉宿旁舖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臠之至滿數奩請醉醒間肉香甚問安所從得舖卒紿

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虀而食也蕭不待虀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脅間臍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指痒擠破中瀉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憩樹陰見巢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即身在鶴巢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蠱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敎劉海蟾

眞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眞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眞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韈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紫袍青巾曳牛革大屐直至廟庭進升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眞即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語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詣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尙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潁居于座末主僧頗詢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嘗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盤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瀉盤中舉子徐舉盤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稍唾之道大笑舉盤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瀉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文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文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文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刺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逐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瘧倒折齒不生文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諸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居京師定慧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詣視之云應須我兩丹救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也吏白云某得諸居四郎之丹服之續命兒于耳子宣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門下之人宛轉致其前後資給備至約煉丹爲贈而僧誓不貳心丞相亦延頸不替待一日謁丞相而許分鶴爲獻子宣喜甚遣僧降階而僧遽揖爲馬墮厥倒廳時折足舁之而歸數日竟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并盡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齎留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稍公衰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大亦不敢服子宣囊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揖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醵集道人拱手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葬之城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親見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爲我達嚴州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蔡革遇三皇閣宮

蔡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壖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革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畧革心益疎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眞超脫塵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

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縱觀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圓宫也革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絕慾專以修真爲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寶以布衣被虜溫待寶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未決寶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歷朝令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寶由是爲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寶以實背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爲巴郡守還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覩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

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盃者授之信盡噉之躡引裾褰桃而行未數里採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詰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竟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尙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尙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爲僧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己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

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勸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醉然悟解道知宿命且謝之曰我安能從斷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碁者問子師爲誰曰今教任秀州崇德福嚴寺與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擔還家至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貲入座蒙自明守移鎭至郡賓携志濟而來張即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撰偈字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遷化而施者雲集至纍新而遷他所郡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火大滅火大滅六字竟乃攜瓶水上履屋脊騰躍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尙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啄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覩五事不可不記爲長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瘦饑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篦痛戛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揃髮搔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髮脫落而腦間雀啄叢生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覬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鱔爲給而鱔尤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鱔滿中投以鹽醯聽其宛轉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醯之味漬入骨中則肉蘇而味美以資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腑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醯焉味以瓦盂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燥也與鰍鱔若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皮肉消潰腸胃流迸而卒湖州駙近歷進忽得狂疾累日城壁下自噬其指掌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斃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喫雛巢中兒始驚視蛇口則蛇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塘濼蟹當時不

識蟹也每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都貴人無慮數十萬命余妹壻李公愼侯奉侍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饌始啓一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駭而上有一巨蟹凡體爲糟黍浸漬亦已透黄而鬣紫甕面視衆不可教衆若驚異移出而縱之渠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侍飯

廣安世云張觀錄參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舅母薰楚而至

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餅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鋩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膂體間癢痒即以手爪爬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至體骨現露從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觀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 頰舌皆麗不能

即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御監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祔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護從奉其子初至磨盤致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即爲御監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兵宅始神鬼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塟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我家我日夕苦於御監神之役得速歸窆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淹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靈所在在人則以爲託之闃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處因循失塟男則致羇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賃其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買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異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饌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其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甚與襯僧問生齋僧一具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檄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

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嫗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嫗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往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蝤蛑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逵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蝤蛑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偏修元時數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豚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殺者亦間其

言韋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與異羣豕求免輪迴刀俎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矣

春渚紀聞卷三終

春渚紀聞卷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尹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竊罪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衆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所爲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爲縣之酋魁約飲於營妓而已矣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準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

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値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醞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麴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醸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叩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麴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甑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黐取虎

折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驟家取快豬將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翌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適當以膠黏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且

請醵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日晨集庄戶散置膠黐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其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輾麥場轉側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皆黏無睹聞如被綑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而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士軍高閱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宜州觀察使印即謹焚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秘勳王之前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離因毀所乘籃輿渡口與盤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和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洞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懸郡有大醫牛彩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請之且約介就梏第

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尊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蔡仕從狄殿前之破儂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筋摭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壽主興陽而前此无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祇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吳酒主簿沈純臣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歷有年矣繼而黃登爲中禮部選以書約婿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卽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從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備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

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生願得育女爲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耕衣人并縣事擄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耕衣者遽呼市物之人契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辜言不願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熏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耕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遂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笑之嬉至以火灼人目雖我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樂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 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業禍爲心而積忿如陵京者哉豈不爲餓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閤節夫爲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還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衙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有獨約馬將會飲閤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爲更稽緩爾耶馬離席朅謁曰某去春携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孥就祿無屯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巵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巵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閤縣君於聚索中適某過眞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舟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交而單校舉喏云已遷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即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薄山立師擲囊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還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投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遂視岸側有數大鼉昂首久之沉波而去即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濤沙漲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氣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何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詮之不獲即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畜一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猫死詮晝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固詰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猫償報既畢以宿性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效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已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刼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携家衆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爲猫糞所汚意大憤躁從者徑於徹堂捽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部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犯常住之物爲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被刷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衆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炙肉爲味汝能爲我密致之幸甚至再夜[illegible]血[illegible]付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illegible]僧[illegible]親近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滿盂其上解衣帶繫進久之僧視盂中血凝矣

即以葱醋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雖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而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　僧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爲和尚導即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遂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被賊之衆與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爲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貸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屠刃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閑話宜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淩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勸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話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醉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昔來於汝若何曰日來

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　刃問之婦即帖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愼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提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特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逆此刃豈戮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始貸汝兩月使汝毀過怡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慄涙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寵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褁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

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嚴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宜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尚之更就鞫治託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彼毀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所鱠爲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況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爲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鄰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即取具鱠畢餉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覺腹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鮮嗇而素鄙吝文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遶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籍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繡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謝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斂身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翟褕之榮（胡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一族稱其韶麗既歸國

老不數歲而卒其將卒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違諱之日與替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禱子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妳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鄉里呼之施妳婆者年六十餘矣兩眢明其尙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即傭舂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養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爲前一毫不移也至今猶在

孫家呂媼

湖州孫君教授家婢名呂媼者處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廚中取食器滌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爲我兌髮着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龕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四 終

春渚紀聞卷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僑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鼎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以前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竪更不須畫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只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龐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以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眞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識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顏眞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

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著列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書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棊

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竟棋斂所以爲人圍者以其行道第追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於棋 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疑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書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瓻字下注云

罇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與黄宇必别見他説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還書亦用之耳

定武蘭亭叙刻

定武蘭亭叙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

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蔣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蔡鄧謝後身

遜銅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後身為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嘗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為道人遍歷湖湘間晚集吳中山水之勝遂隱居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藩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齎者誰遣汝也

曰我貧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畫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上僧居稍得甚懽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工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畫得其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軼入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為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為寶玩也還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營丘之上但其為人所稱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為人輕作又不為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時毛澤民為郡守於郡城極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為作一大屏與近世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真賞有能千金而求其一筆　不獲始以余言為不謬也

粹老二橫軸蔣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霅溪稍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滌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礪要令墨色著入縑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引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其為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為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黄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泣遲家趁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黄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既覺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大書雖捧未審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為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周道士曰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寄褐雲堂每日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一日有小道士伏於殿中默聽其禱乃云虛靜年老羇旅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棄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兩足為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鋌伺其夕禱即遂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入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試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再之既數　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攫之疾走衆中示衆道士相與笑其狂愚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喧譁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與行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夜其夕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能作冥助第呼

螢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桐鐘問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繳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之兆也蘭議君甚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綵衣寶冠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謔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己有過客執瓠而前正過趨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訶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

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行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鶻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即啓籠及與解所繫縚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憑更各自好

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伺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饗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蓋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衞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塋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察之人通語謂曰汝尋塋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巋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春渚紀聞卷五終

春渚紀聞卷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异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己久樓起視事而得滎寨子報云無己逝矣

坡仙之終

氷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眞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一日謁氷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氷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晉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惜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袁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自我作古薳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爲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羞寄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

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聚諸人檢視而後出

兼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時守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從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閣安世家見為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書贄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為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為可留縶之不可矧肯來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嘲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謀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將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厭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微章鄖趙姓稱孫姜國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蕃而張夫人復遺其一還乃閩姬也最為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軸三絕

遂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

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都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于囑禹功同觀真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達觀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爛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臧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為肴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餘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文元嘗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適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馬蹶荅問

元祐三年北國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衞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

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遠爲滑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候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泝江取舟於浮山逆陵叢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晝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臨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謀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

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諫者言今鑿龍山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遂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旣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禾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剛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

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圖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曾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塠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韵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屢換眞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捲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詰問其捲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鎭此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六終

春渚紀聞卷七

詩詞事畧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鳳麟人取鳳喙及麟角合煎爲膠號續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贊於上林橫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堰詩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祜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靈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薦於嘉興裴宏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慶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槀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薳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槀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叔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腸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駭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趍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遺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

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芳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謬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曾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泖涼波魚蕝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藂翳魚嶼相望初無江湖淒瀠之色所謂冬暖夏涼者正盡其美或謂泖是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滀不滿者爲卯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尚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岡遠家藏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壽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疏辭漢去壽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之壽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善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引示之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

或請爲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栗見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溝壑事息遇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歛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兒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縣車鳴處楝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跳殿傳臚彷彿聞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啓蹕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詞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貞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莫義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剞劂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挐轂風劍已飛鋒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獎拔郭贄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贄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睿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壟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

十言以進曰目昳九光聞雲蒸步起當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宜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顔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蘀遺句南金錄

蘧仲兄蘀字子厚見特奇題信君紫藏筠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蕪情甚長人知弱冠而卒與友人婁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韵賦詩猶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粥藏分明久驗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覩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敘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覩其所以因材自厲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騄而問途是心豈在

夫較縶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蘧兒子頃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間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間有數十冢疑冢間鬼爲稍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閩子東云范希文書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絶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蕊訝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蠟縮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各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與自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禦爭如年少去來休又謐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況復滿堂親骨血汗厚土化作邱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載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馬齊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偶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譬勸小人者郡有胥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既内不自安下馬攬張目求偶言張於案肆取紙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識魏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

爲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龍牀不是籠牀蚊厨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即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即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惜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飲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荊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諭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雄兔眼迷離雌兔腳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緩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緩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人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蠶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丈德麟賦玉蕊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　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荊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荊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附墨說）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皐又從而爲之說云康製此曲謂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爲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皐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

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書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嵇商之聲創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戍小隱聽嚴曉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太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璠璵之樂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聖者雖亘千古而無敢非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惟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暑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爲奇至有雖裂迸坼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輒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誅就刑覺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眞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舉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

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狸湣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側媚悅己之奉天寶之禍固非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

年上用

擊琴

宋稗偉嘗賦詩未就以筝捶琴客有以筋和之偉驚其哀韵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偉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筝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彦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

已彦回風流和韵施之燕閒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猶其須髯如戟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賓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爲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轉軫要先有鈎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之間斯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琴頹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尚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爨者蔡伯喈聞其爆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倣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爲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爲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及抄烟以湯淪起搦公對嗅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眞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

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眞定公庫轉借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徵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孫贍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益尤堅緻恨其即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人疑其尸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由谷道人六滯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銘者云可入藥用亦猶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彦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彦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灰出其下遠甚余叩之曰延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藏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

故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尤磨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李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窑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如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樣曾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具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卿仲將宋張丞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枝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

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不減潘陳賈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養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遇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

所寶集衆美以爲書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處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隨鄒日夏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者亦好事者實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墨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承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取德眞江南人

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瑫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

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挺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磨處亦作半月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氏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會稽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杭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梁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春渚紀聞卷九

記研

端溪龍香硯

歸攸史君黃季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丈孝龢字道先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鬻之墟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遂寓莊戶之廬莊

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要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爲剧定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時諺云

龍尾淺月硯

三衢徐氏所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瑩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兄觀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研柩側已而聞袖中鏘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

垢其數百年物也其卷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犖确出尤物雖能潤澀傾瀉渤受世履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青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秉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視丁見有飛鸞翅駐潭心意非常鸞之所因令役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即以白守集漁戸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産至珍必蘊此潭以孕崖石秀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即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鷺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銷畱豈藏之留奠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専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亟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勝非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竇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芒而不剸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斯實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析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賞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遊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如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絜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呂老煅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煅出硯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臨人盍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造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真余兄子頤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物余嘗爲之銘曰真仙戲幻煅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匿之鞣壁以睨其璞顛彼姦兇爲有惡蔭範而爲研以椓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畧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枘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眞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眞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爲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礫裂異肩隙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蘙翳梧檟錫花封兩首鶩彩晦雲煙嘗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贈參端歙材堅澤未爲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託興亡何復論甓足增忿焉但塈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從令氛埃餘當措瑰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鄴都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斵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熙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某軍而名曰袁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厚大摯之鏗然有聲吾之子蓮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與鐵石競屢敗工斲之其僅能成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其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偷惰也此先君所序而蓮銘之曰方峥嶸煥爽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隳棟必傾而華榱終折泊毀瘞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操鑿磨礪而參夫文房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遞材良而質美者雖亙千古兮不隨衆物而湮滅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靜處士坐間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戹之索索有聲而墨

光可鑑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研工終不能爲也

風字晉研

風字研石色正青紫有參無眼甚薄研心磨已窪下背緑鼓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爲入光瀲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爲晉研後易銅鍾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爲一時研貴人力取去其人所畜數百枚而此研爲之冠也

烏銅提研

烏銅提硯余於錢唐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爲柄容墨瀋可半升許亦爲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之而銘之曰鑄金爲瓶提攜顛倒持指之宜發於隱奥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歷數允蹈

古斗樣鐵識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識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爲滌者浸地誤其受水處微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識其外中固無傷也遂銘之曰左轄馬官形則劇寅腑中之書寶耀百世

吳興許採玉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甃墓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猝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

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爾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良友必端于有赧玉之美役其眼而知默所漸摩以窮年爲何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逮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險僨局城下最爲用力其事定葦更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鐫三年而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墳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闊七八寸溫潤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硯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illegible]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于錢塘湧金門賜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爲盜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書鵠竹而得之工製堅審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甥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爲婺源簿既至額硯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辟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沒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抹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光合就雲溪常恐題輿奪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邱了能畜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碓暴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群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貫伺非同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參出江河流墨可渤一能而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羅漢見水石中

徐州護戎陳皋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鐫致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闖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爲偶汲池

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殊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險躬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黑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遂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養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鰍躍出撥剌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爲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眞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仄不假

人力而蜍口出泡泡瀉則滿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實詩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書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肉舞其厚者施而爲研膩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施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間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鐵而刀聚是從震霆鼓墜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瑩瑩

而爲硯以資我澤與翰墨而周旋詠喬詵之死皃

春渚紀聞卷九終

春渚紀聞卷十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餓人故後人以服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芽死硫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鴉觜金以

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眞龜毛兎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眞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勤求畢世費貲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煆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煆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斃其法以一藥煆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煆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坯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頴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硃煆丹砂

吾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煆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煆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大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即取水銀

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煅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煅之候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寶淬梅木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坏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君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煅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貲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寶世謂煅法者授之并語目睹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邊一道人邀坐茶肆于出小囊瓢云吾視吉人盍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假償得百錢與之神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閒或夕醉中探手撫瓢則其聲薑薑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質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窮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己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駒蘭陵人嘗受異人煅砒粉法是名丹陽者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匕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精銀若就市貨之煅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瑩取棗兩爲圓候溶銅汁成即投藥甘鍋中須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著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煅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煅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遊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嘗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別鎖門臨大河候消成汁即擲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乃此也僧愧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晉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毅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煅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帀耳空曰邪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攜行或爲人所竊爾因出一瓶裹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逾夕不能成汁呼全試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

稱賞云師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若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閩我仰留二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梁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亦法差似簡易即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坯中則與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真金也衆復相與謀曰當闕京師鍛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其仙祕術也複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欒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即市牛猪官醞大嚼暢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焉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被烟焰從稠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過誓天且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啟天爲之不敢毫髮爲己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日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

畔甚不支羡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汞鐵皆成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丈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擷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笫間客就訊之云正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案釜炊飲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話其事方傳外人也

穆製

嘉禾畫工沈珪言其貴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珪正琥珀色秤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盞覆之擁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即開視以新秤秤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砒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鬻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鬻日用無過費而翁貫如一一日僧詰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爾翁鬻甘貧於餅肆且老之可坐受安逸翁謝而受其方并面乾汞示之數日翁鬻復歸餅餌蓋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秘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衛自謂不作不食下戒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即成黃金矣老僧愁恩禮謝翁媼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媼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市藥即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即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貲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錄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聲即揭起視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畀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天或下憫哉未有子倘遺吾得一老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我非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誨讀書見嬉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即遍代我棄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愼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過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提王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提曰此亦戲劇耳時坐爐側捉令取新瓦一片予段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李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其發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析紋仍在也

變鐵器爲金

閤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劉朔請春在鎮江常延賴一道人臨行借取柔間鐵銚云欲道中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過酒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銚還劉嗚曰勿遺監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閣上一日取銚作糊既滌濯之視銚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余生平以淹洽號敏心所欽下者惟沈虎臣家有異萬得意稱借拓我見聞者亦惟虎臣此帙爲宋浦城何薳著虎臣蠹架所副言自野狐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墨祀己下更從秘本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妨作半璧寶藏也加以句抹字覓朱墨狼籍頗訂不翅再三而余從痟塵之後更得一將敵帝主於故斷難通舉兩置以幾佳本其書所載多神儒藝術耳目外事而事每及於杭若就李以其作烏墩寓公耳他如姚中丞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周正夫人君所論只一字相諸條皆於後來大有警省不可謂稗雜贅聽也案遠父去非曾爲東坡表薦武學教授復爲奏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不肯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遠之撰著亦庶乎不媿父風矣

海鹽姚士麟

江南藏書家抱不易屈姚叔祥謂沈虎臣多蓄隱異遂抽伊架上何薳春渚紀聞與陳尉公梓入秘笈亦

知有脫遺余今喜得全本凡十卷董公所好據云野耽叙木已上錄自名皆冢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甫國手碁無茶齋龍李朱書三則或失一葉或失五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坡事實詩詞事略及琴硯丹藥雜種失載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曾卯歲甫竹屋閣珍玩一一具在然半璧亦能寶藏叔祥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因錄其跋於右去非字正通清城人琴川毛晉識

春渚紀聞姚叔祥止半部先君購得抄本十卷欣然付梓（扆）後復得宋刻尹氏本命（扆）兒校之九卷中抄本脫一葉家刻仍之（南皮遺瓦殿後烏銅提研殿前蓬萊鳳字全缺）蓋前輩抄書預心書名數目俱不寫往往致有此失急影寫所缺并目錄八紙裝入家刻以存宋本典型如此墜乎叔祥跋語方其得之也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訂不遑再三而先君所得抄本又益其半就其半而校之則或益一葉或益五行固為大快矣而九卷缺文直至宋刻而始全只此一書幾經辛苦若是則凡留心校勘者其可不廣搜秘笈精詳考訂哉惜其板歸叔兄今質他所不得即為補刊與天下好學者共之為深恨爾汲古後人毛扆

春渚紀聞十卷姚叔祥得自沈虎臣家及陳眉公祕笈者僅五卷汲古毛氏購得全本補其脫佚者半其後毛扆復得宋刻尹氏本知九卷中南皮遺瓦後面有脫頁雖經影寫所缺而津逮板質他所未得補刊今南皮遺瓦建業鳳字烏銅提研等脫審從抱經堂群書拾補々入而邵閣仙又借黃堯圃家所藏宋本校其脫外之字乃無遺憾是書之刊姚氏質訂再三而開其先毛氏父子相繼養費苦心一則補其半而補有脫頁一則寫所缺而未能補刊直至今日全本鶴發之刻始得完璧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因載舊跋於後以見前人之用心而校勘之難言亦略可識矣乙丑四月虞山張海鵬識

春渚紀聞卷十終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春渚紀聞十卷

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及神仙妖妄稱劉仲甫奕棋無敵又記歐不疑粉之南縣自相矛盾殊爲不檢

案遠字子遠李藏荀學案曰記壬集下（五六）云遠爲博士去非之子故是書頗推東坡敢其遺事甚多其餘大半談諸瑣事及神怪果報乃說部之下者然亦足資談助（[illegible]）

余嘉錫撰

春渚紀聞十卷

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硯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宋本補其殘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

嘉錫案宋詩紀事卷四十四云何薳字子遠號韓青老農浦城人去非之子東都遺老入南渡尚存案春渚紀聞提要於宋人仕履多據宋詩紀事此條則取材於書錄解題（卷十一）並紀事亦未嘗考故不知其字子遠亦太

疏略矣其實薳字子楚非子遠紀事亦誤也王洋東牟集中與薳唱和詩甚多其卷十四有處士何君墓誌云富春處士何君名薳字子楚本建安人（[illegible]）博士正通中子也博士諱去非正通字也（[illegible]）元豐富陽縣簿寄名以官令富陽而民懷之也君少嗜學盡得父書又自以父子名蘇氏凡蘇公遺文乃斷簡小牘簡說巧發奇語無不收錄縱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去來蹤泊寧無常棲晚乃卜築韓青以保先塋所業必得名家所居之宅疑中人士翕然好之君長身清色好爲褒衣博帶步涉竹林吟嘯於中步登半峯以望江湖不知者以君何等人也紹興乙丑（[illegible]）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韓青居第君博士故業之耐享年六十有九子二人葬於舍其妻曰我既無以殮若曰無可易錢先君遺書可錄我平生所藏具在若干卷硯一二個杙帖佩觿物若干枕送古所厚某人取其價以葬我妻皆如言初博士爲徐州學官君尚少得實預觀術淵源同升陳先生無已嘗誘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若秦少儀趙令時德麟三衢毛滂澤民山陽李仲舒錢臣膏山沈晦元用吳興劉一止行簡歐陽袁爲粲宜卿東萊王伯推雅錢塘關注子東此人皆知名當世其表拔實欲人用與換威欲挽君大之而終不能也其命也歟雖不及其書遠然以其貴者之遜自名蘇氏學書收蘇其遺文故能記東坡事實晉得句法於陳無己故喜讀詩聞平生顛著玩好之物故雜書琴事且說墨與研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宋史藝文志雜家著錄作十三卷書錄解題卷十一入小說家作十卷原本說郛同

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只六卷大約與毛本合但時有佚脫且分卷不同其第六卷首六條卽毛本卷五之末繼之以記墨而書終焉故姚士粦序云自跋乾巳上錄自名香（卽毛本之前五卷）墨記巳下更從秘本抄補中無東坡事實詩詞事略雜書琴事三類從無記硯記丹藥二類毛晉購得抄本刻之其書始全晉跋云秘笈止五卷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則五卷之後尚有記墨實爲六卷其言甚明提要讀之不詳遂謂秘笈所刊僅前五卷非也

搜神秘覽

章炳文撰

搜神秘覽　說郛原本

宋　章炳文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殷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刲左腕推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斷指者斷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殷簡者安知不然哉

西山賀孝先善執杯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鬻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於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壓。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鄰比欲謀終身之好候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乃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脫罔測。遂禍因繫官府拷訊就獄不能自郟郡守録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是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近異錄

劉質撰

近異錄

說郛原本

宋 劉質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即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搦入水加一木櫈壓之復推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瀟湘錄

李隱　撰

瀟湘錄

說郛卷十四　十四　雜記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瘳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一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開眺水目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宰輔也外具九竅卽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瘳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旨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採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剸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

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滑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月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梃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賛半年其犬忽突入賛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大搦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賛家以告賛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賛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賛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畱

之不得乃謂曰云郎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殺其薛贇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李隱撰（守秘書省校書郎）

瀟湘錄終

瀟湘錄補　　據說郛卷三補

洛陽牟穎郊外葬一骷髏夢人來謝云我本强寇爲同輩先害感公掩瘞願隨顧公或有急但呼赤丁子則至矣後頻有感應

楊妃獨坐有一白鼠至前口銜書取視乃天帝詔敕爾妃爲鶴仙責其節

謝晉有馬嵬之事（此條三十三卷中亦有　明此爲節本並存之）

開元中曹汝縣令焦封客遊于蜀道逢一青衣引至甲第見一女子稱夫人設瓊饌玉酒索紅箋寫詩曰妾失鴛鴦侶君方萍梗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笑曰雖教他人來要不留亦不得也封笑曰只恐不留留則千年萬年矣遂伸伉儷之情封留月餘告去夫人臨歧別贈一玉環方登關道夫人奔逐曰我不忍與君別幸攜我偕行前途數丈忽有千餘猩猩來其妻書曰君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遂化爲猩猩與同伴相逐而去

瀟湘錄校記　　據說郛卷三十三

高宗承祧條　「宮人關扶作樂爐」句下有「比樂中有燒香者」一句。「背上有朱書一字」「一」作「試」。「遂命放於後苑池內」「放」作「棄」「後苑」下無「池」字。「命殺而棄焉」「焉」作「之」。

則天末年條　「流自浙江岸」「流」上有「時」字。「引頸」作「引領」。「不語」下有「永日」二字。「人一身」上有「夫」字。「宰輔」作「內府」。「羣臣」作「外臣」。「臣下不可止之事」作「臣下焉可止之」。「即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雖有病不難療也」作「心無病心既無病則內臟必堅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之也」。「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作「自然合其宜加以任小不當其用心自亂也」。「老夫實藥常以此爲念」作「老夫常以此爲念」。「恐納其病」「恐」作「聽」。「猶不自知悲夫」作「猶不自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鳥上」作「鳥嶼」。

相國李林甫條　「候君旨」作「聽鈞旨」。「朱翠著」「朱」作「珠」。「有一朱衣人」「朱」字不清。「同時悖亂貴人定案」作「同時將相悖亂貴人數定亂案」。「壽命之數未足如何」「如何」作「何如耶」。「懷懼至矣」「矣」作「乎」。「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作「朱衣一一受命而退」。「帶白玉冠」「帶」作「戴」。「董雙尋得放悶」「尋」作「爲」。「不久時亂矣」「時」作「將」。

楊貴妃條　「內則尊號嘉政」作「內則兼夫人備位」。「其如罪更急深」作「其如罪之更深」。「三日後失之」作「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條　「忽有婦人」作「忽有一婦人」。「曹於閽曰」作「曹於閽人曰」。「爾如何輒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作「爾何輒阻我若不見得楊公」。「遂召見婦人見國忠」作「遂召見婦人婦人見國忠」。「以社稷爲念」上有「不」字。「賢愚不別」作「賢與愚不能判」。「才德之士」作「大才大德之士」。「不懼死邪」作「不懼死罪也」。「國自此弱」作「國朝自此弱滅」。

杜修己條　「欲害修己妻薛」下有「氏」。「薛氏懼而私爲其犬略不異於人」作「薛氏懼而私與其犬通不異於人」。「方在內同寢」作「方在室內同寢」。「每私走作盜賊」作「每私走出作盜賊」。「欲殺焉」「焉」作「之」。「薛氏乃私誡其子」作「薛氏乃泣謂其子」。「東犬之氣」「氣」作「性」。「何以爲過」作「何以爲我過」。「薛氏堅留之不得」「得」作「從」。

祿光錄

龍明子撰

祿光錄并序

穎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祿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事即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爲三卷

祿光錄卷第一

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蔽日而蜚武肅王虔祝畢墜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散于衆當勍敵不敢辱命雖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虵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闕聞于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賚一擲高其價不售因厭賤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青擲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鎮中玉笥閣有一女巫見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禱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見是以回避公又曾夢俟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贊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鎌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趁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爲賣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聞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賣大醉卒

越僧習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融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摛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習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璵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絕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璵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麖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縑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畫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滿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截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徧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懷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最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能盡紀之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爲吟友頗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麤而難換爲字甚不當于闐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懇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爲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千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弟殷延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

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邪殺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偉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兼人乃壽之見一叟著草履杖節杖眉髮皤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代薪謂其舍字林橋皆訶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　叟曰今日爲客看黑斑不得赴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饑求飯叟呼瓊芝備殽來逡巡一雙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枚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粟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生逆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璧土掾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坐彥者說

爲閻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大七子至大攝有他聞於乘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求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又可役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擲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舁風上拋頭槌于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身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盈不盡記之七子名鄭後遊蹤業協律善占夢有耿評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其夕夢人遺一荷荷鮓閉之內一堆火兩葉賀曰君著緋去也耿曰何兆哉既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行衆應聲曰君未得事耶戴帽雨中行身未霑濕澤爾徐云夢行於江闊被霹靂驚業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業曰此去遇壬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業名光逢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到此孰爾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其測之可入三更奄然不見逡巡左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即庫內者遂告納之

求與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里中將姬妓三五人押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各操論鞋棒高指據上位而坐赳赳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臂臂不能者臨上一論棒諸舉子相看戰慄莫知爲計僕夫放下盞乃揎上臂送起數條青筋狀如蚯蚓逡巡又有一儒者衰衣大袖俯僂而入四揖而後坐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慘然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臨上一論棒儒者曰此不足爲難因顧壁角閣有三腳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內將其三腳累拗成二截如斷藕蓋瞪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恣胃於逞筋力須隄防此拾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覓未能成身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卤徒擊殺自後宜以爲戒舉子羅列拜謝忽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頷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覩醍醐鼻飛髮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葦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頓謫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究中男女老少因其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其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諒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雛飛下觸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遊

歐陽道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覩之令人精魂清爽纂明于曾接之因說神仙事道曰洞庭貞有一民能併喰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黃縣有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累山渡水力不疲倦久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將青絹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

廣見大師說頃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限閒一大松枝何鬱翠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雲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皷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遶巡又聞罵詈云此隊害生令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藪不得輙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草枯四絕人蹤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晉郭文舉與虎採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犬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虎垂遶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實正中儀起鶯鑒紗巾見武畫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癡卧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甖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蠶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泌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隱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撥背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國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餘褒衣寬袖面闊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木僕兩束可百來觔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大如鷄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喫其栗旬日不思食

葆光録卷第一

葆光錄卷第二

潁川陳[illegible]纂

陸龜蒙才名播海内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内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内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内官驚而且懇酬之銀盎蹐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降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矻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豚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真有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何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劒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闢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雖似獸非怪也雨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于雲別惡鼠曼倩識騶虞

陸孜居千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搜其家産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譎于象山薪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内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鸂鶒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禱其廟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貴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啓囊有異香末二包氣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毋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瓦敷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餉紙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壟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郡少有食雞子者

沈仲宵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鬬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嶠居于銑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訟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内友之言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親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獸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

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雞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今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矣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納草人入瓮中吻吻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全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雞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偷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

豐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墻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衆謂之怪變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迴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恙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衛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裁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旋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

僧元顥者煎膏有患癰疽者傳之無不潰然鄙吝不舍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磚泥爐衣服數篋綾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衲而已

有郵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劃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偏有

于時在潘鎮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劒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illegible]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因知其出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孟槃郎中性輕薄嘗入市見賃庫言於同人曰適歷中有一大屛畫縣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窓內看數箇大冊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許也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為北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繇之次忽有三二十肉人唱嗽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座兩兩起來裸身相打雞人攤看止約不得緣為主人宴使臣且務含弘未便赫客與錢帛求情而去然要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指為裸船箆又呼舂杵為行米棒言多如[illegible]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具味濃厚

陸濛為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兢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還發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紙如上人詩云接塑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慈每來求食多說一生解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為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相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鋌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輝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鋌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鼈自器間而飛去漁者惧為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凶吾其終乎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鼈也大鼈有長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君漁鼈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枚急投之乃鼈也

高嵘員外人才儒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僕緘札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叅曰豈有得人恵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鬭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宇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便亨不（得鬭之處有）

問濟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突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蒐隨後擲其瘡處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晏

慳饒性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驕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覩之乃瘴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瘴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瘴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眄可爲拔之乎王憮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遽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苛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則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遂建置無遺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待念其瘴者即不（某負乃圓僕供蒼頭）

葆光錄卷第二

葆光錄卷第三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卧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報數千冤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朞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內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驟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術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勸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禳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抓雲精於符籙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逕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胷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闊三寸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右丞錢珝與裴安居近珝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人畢姓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爲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僧玄燭曾居天台國清寺常與同學二三人挈食味尋山水旬日到處風景溫和異花奇禽不可勝數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牀不生苔蘚似人歇處夾岸翠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燭曰勝

地邪吾等既遇此何如且過[illegible]伐得竹五六截歸凡遇樹木皆斫成文用記後來不三日忽達於大路衆曰去浹旬回信宿何太異乎數日再游竟尋不得矣斫樹之文亦皆迷沒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遊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銜惠之即不爲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肴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於櫥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宜父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于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有人常煠鱔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起其妻攝髮而曳之其髮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鱔

頭戢戢焉而卒

鄭彦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顰蹙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壞亂鄰林稠俱震鄰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金銀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咒勅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顧即見嗔怒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貶售之其年鄭遇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其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于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爾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盞一問居處云少間送來軍人又貪進退捨之其妻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醆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醆示之夫乃說令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看其醆有似家內様莫不偷我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傒鬼子

大都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蟢蛛前後火燒湯澆不可勝紀及篤病蟢緣卧牀上身圍匝身於淨室中將不灰周遭遠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裴明子曾經歷閩中涉建溪渡延平灘瀧險阻溪鳥繁萃至蒼峽廟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一小兒可十來歲挂一片青葛形狀焦瘦殆如鬼物言對蠻獠云是祝之子因問父何許邪瞪目不答又問爺在否亦不對左右問云此人言語俱別時值炎熾因憑欄望遠憶頃覽顧著作詩集有題囝黯一篇云南人呼父爲郎罷子爲囝率再問小兒曰郎罷何處也便指廟山云讓裏讓裏之言出也其諸不可得詳又至溫湯院其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雞子有一道者姓林語甚分明立合宇廟有景趣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爽塏清潔往來人多至浴云有肌膚疾者洗之皆差院後有小山偶登之見一上人厖眉大目仰鼻毛髮赤黃右臂交纏作撈至腕無手指狀如神林道者云此輩業疾捨力在斯久看之令人悚懼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鮑里有人將其肉餕一犬銜往草中瘞地埋之嗚咽久而不云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霅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篡之不中看箄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蓋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寸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弃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裴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蒸當三伏中則欲展轉肌膚粘牀席體血是穢骨露而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蟢蛛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之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沈虔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恆或歌或哭緣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咒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內杌排忽見除籬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旁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胥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倍酬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內有一肉逆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顯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睞

極倖作人言曰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顯公處取齋且去也遽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再來徹驚覺訖以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徹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粳數十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爲誓曰的不還作牽牛填還笑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排稱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咨既而隕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撲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哀叉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尋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載手曰平時此地有盗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暮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弃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者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猒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擾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

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寞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尉耐此宅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是一鬼頭禿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爲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帋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葆光錄卷第三終

埭川顧氏家塾梓行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撰

吉凶影響錄

說郛原本

宋　岑象求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異之買投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濟之來謝謁即其黿也

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黃蝎螫之也酷吏姦臣皆有獄也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精感萬里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

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雞亦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立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樹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旌異記

侯君素撰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說郛原本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栓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人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從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故茫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楯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廢居

晏元獻家老乳媼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哀老須人扶持昔之人耳其家爲畫二婢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也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浮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嘗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媼姪也素不撿媼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盡前後五夢得二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李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許身赤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李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日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插食上坐夜半爲餡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蹶酒家窘驚而逃崔墮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冪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觽應聲而來爲之挾挈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昏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佛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撿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士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攜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强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舟沉洪波并篙公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會稽張國敬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狎遊卒以夜分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卽歸中途聞撝呵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窄衫卷腳幞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馬人居中央作舞挽勢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閘民女嫁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舁歸婿家嘑巫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傷女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龍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天慶關橋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寶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殁於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寶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食寶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今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急去許諾妾卽蘇寶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口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灑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屨井杉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毋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乃甦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舟未發即偃臥自取草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人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嘗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從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持梃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梃縱擊蝶紛紛墮地竟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完

異聞總錄

撰人不詳

異聞總錄卷之一

宋　闕名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相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旣葬矣。父未以爲信。試往墓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屍。遂家攜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眞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嫗引去。迫於饑餒。故自鬻。牙嫗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獄會未竟。復失婦人。蹤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桑圃中人也。良人已歿。羸孤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遣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惑。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縫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禁豆投於井。推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旣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櫬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殯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歡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某。僕白文經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遊陂去城二十里。遶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因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臥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腹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唱。輒能和。宛轉抑揚。有餘音。律小誤。必盡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訴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語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撲禳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久。人神異路。僕不敢褻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諏卜日迎以嗣。越五日。至旨號如初。饒翁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戲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喪。訖子婦死。鬼始辭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糾纏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辭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爲兩椎。朝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森羅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與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陸正敏述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亹亹可聽。又嘗爲緝異記說鬼仙非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殽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敕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閒話及怪神。爲具述薛

揆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作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嶺表罷卽死。其兄葬之於處。吾送之塋。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惟。毛髮爲凛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寐諳矣。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死。（實名謝字德仲。）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廣州守竭季周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卽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舉舞腰。淨曰。汝柳氏乎。嗆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己逐物。爲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悟。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覺證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記辨少游）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儀曹廨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尙見其背。入西舍一婦榻旁而滅。呼媼起語之。媼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顧復睡。覺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閽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妄矣。（江珪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濰額之宕。從行老兵張朝爲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臥轎槅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爲樂。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譫語。極叱之。緊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且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爲鬼手中矣。

閤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所浸淺昏塞。不聞聲息。蕭與僕泣守其側。將暮。有老嫗癃而傴。出於浴室下。與寢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邀我命。六郎者。蕭注也。將升階。一

老叟著白袍。鬚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叱曰。麁。嘆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祿錢萬餘貫。未嘗歸勸。設死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賤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將洪源石村何衙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卻不聽。惟燕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將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擊下。子卽仆地。繼老媼過之。令擊左足。媼仆地。迷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復出。有偵者。忽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病鬼持杖待之。曰。至則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巳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錯愕。不暇取行李。聚身而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巳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踊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卽日皆安。

衢州人田毀。姪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遺僕至衡山招其姪張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於張故居毀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踡蹴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廖冀。喃喃責妹曰。何處無婚姻。必欲與我共一壻。死又不假位置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爲。非今嫂過。既一家姊妹。事忽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翁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父數。豐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無俟俄頃間。自變說作田氏聲。顧張曰。知縣其爲結束。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遂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使卒及婢妾竊據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臉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纔月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祔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塚次。方寒雨淒寒。松風簌簌。皆怖悸。寐。廖復爲所凴。張詰之曰。必是野怪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符。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責僕卒丁寧委曲。然後巳。迨廖氏還家。又來謂有緣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撫州南門黃箱路居民。爲六隴七。以接鬻錢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兄思之甚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眞爲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爲氏羅紙錢以待享薦。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眞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擎此錢出。則信可驗。嘗求其助於汝。少焉陰風蕭颯。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留其歸。後數月。忽從外

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慣杖而賦。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非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施氏。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攜衣衾兆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驗門餘血流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艤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持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樂卒也。不敢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趣前問答。聞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輩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臨川黃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實。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蹤跡數爲影響。盡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長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避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經久。黃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眷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戀。至迷今日。說前程。畜生何足吝。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嗟、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懼寒陰闇。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歸視。略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汙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柩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後圃有亭。素多祟。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者。同齋戲張曰。君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張諾。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則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臥。撫之。自頂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舉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舉錄壻之妾。此陳舉錄死年餘矣。且訪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瘵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取歸服藥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媼至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媼早行。且起攜藥。

媼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媼曰。爾候於此。林月中顧媼入一塚而沒。怪之。登廟亭樓閉戶窺瞰。見媼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呼曰。三年爲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詣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抵邑中寓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不見同行出門。戶扃鎖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欲聞官。士平同鄉儲戶李蒼山逆歸。士平云。中夜恍惚聞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徑至過渡處。方億特來拜廟。且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挽之以渡。士平力挽以回。始覺爲祟。遂誦玄帝咒。拽之還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咒。何誤兩字。士平世誦咒不輟。未幾聞鐘聲。三人方散去。

咸淳年間。傅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獻館中。每夜二婢褻燭提茶瓶盞托銀鍔漆盤盛糖餅二枚。供過服勤。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皆因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季獻怪莫曉。勤可言其故。季獻誡毋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飲茶訖。併盤留之。緊索始與。且示主人。盤下有子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買餉之賈餅家。則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兩巖遊學湖湘道永之境。投宿廢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唐難之往。行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臥。僧聞偈云。百補袈裟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經數葉書。且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曙天野寺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詫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年矣。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遊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昇。女翩遷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蠻雖利。寘然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莫緣耶。女斂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渚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貞登環壓玉珈。緊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淚滴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冰壺駭曰。吾亡妾杭人翁氏名瑩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靈魂也。以酒酹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靜長沙偶忘歸。遐想芳魂踏殘月。淚痕盈盈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溥夜行安豐府九曲嶺。迷不知徑。望火光之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命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凡文字須防老。剩買山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一曰。爲人亦拘。恐意以爲既老不須著文字。得閑何必有山園。曰。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勞尋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卻是到底說話。子溥平生好於讀文。疏於求田。聞前兩句。默合於心。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掌大笑。寂不復見。乃在一巖石下。且方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裝背門板上。晒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板仆地。壓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斃於獄。

宋時淮倡鄭楚楚。遊雲商呂省幹。泛舟淮上。呂偶他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

撫掌歌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嘘入林間不見。明夕夫歸，言之伏人狂，訴楚楚復歌前曲，婦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逐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婁氏也。侯置一妾，推溺之自殺於林間，就葬焉。

至元丙子，盧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因食鹽梅，以核實道傍髑髏之口，問曰，鹹不鹹。前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髑髏旋轉隨逐而來，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桑村渡水方不聞聲。

宋時袁州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獨處。市西有把實嫗，常謂郭買釵鈿之賄。嫗女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佯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卒棺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母偶闕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者。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遏雲，觀者如堵，日數百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一日，有髯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神鎖女至東嶽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貲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去。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爲活。端平年間，有相識嘗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凉，相傳有祟，其人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俗與爾更迭肩負如何。其人曰，善。我先肩爾至某處，爾又肩我至某處。及至某處，天微白，易肩，見其手上有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肩之不置。將近王居，謹執其手，置於地，乃一羊也。其人解條繫之，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負官錢，僅有一羊，欲賣四千如何。王提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條繫羊，語王曰，羊稍獷，須謹固勿失。遂攜錢之邑，及歸過王，惟條存焉。人遂名爲王羊云。

宋咸淳間，蜀人彭濟軒隴江東，倖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庵中，見二士夫，皺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雞一。右坐者曰，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寘於其所，非酹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問右坐者曰，漢制瘞壤於武帝，唐制壺壤於明皇。彭明日攜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餘。彭方悟左坐者爲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

建康楊二郎興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洋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汎洋，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皆可辨。一婦人稱爲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鬼搜出，捉見楊二郎，走報鬼母，命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分付鬼髮爲置一室，使爲夫婦，約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至曰，眞仙邀迎鬼母，請赴瓊宮。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一館宇，優樂繁餅，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道小楊伏桌幃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桌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齋醮，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耶。楊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近，少頃即去。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至紹興中猶存。

建康黃襲甫與撫州金溪曾鴻子聯姻，黃性好靜，每過曾，必假寓其居傍僧舍，僧每掃官房待之。咸淳間，遭母喪，往曾謝其來，復至僧舍，僧處之別室，黃謂僧薄己，稍不樂。是夕月明，因出堦除納涼，遙見官房燈燭熒煌，燕語喧嘩，忽一士夫出揖曰，子非黃襲甫乎，敢邀一茶。黃曰，忘君爲誰。曰，張維幾也，薄宦江湖，絜官到此。因邀入同飲，見其妻與女焉。維幾曰，吾有弱息，求協鳳占，敢以奉枕席。黃曰，吾在制中，安敢議此。維幾曰，禮法之士，如虱之處褌襠，襲甫是者何見之泥。因延入別室，強合巹焉，行夫婦禮。黃思衰絰之中，今若此，名教罪人也，因惘然，忽聞雞鳴聲，遂大悟爲祟所惑，起帳中，女欲制之，不可，遂出，大呼其僕。維幾亦出而呼曰，襲甫何故以鬼見待，欲挽而留之。僧起明火，送至曾，黃猶見維幾者與其妻女逐來，黃曰，適鳴鐸者誰也，衆曰，雞鳴也，黃愈悟。至明，曾送之歸，維幾妻女相逐，黃行亦行，黃止亦止，他人不見也，惟黃見之。到家大病，秘監張淵微與黃厚，來視其病，未至二里間，黃曰，張秘監來也，已而果至，問之，乃張維幾告之也。病數月乃愈。初黃在飲時，其僕恠其久不至，起視官房，有告之曰，爾官人在此飲酒來也。其僕回，先寢，後詢問僧云，近有客官姓張名維幾，絜家寓寺，因疾病妻女俱死於官房故也。

異聞總錄卷之二

萬文康爲大司成日。有廄卒病瘵。滿面瘡穢可憎。以無他使令。未暇易。嘗馭馬至寶籙宮。止於門外。萬公入宮燒香。出見其面乃瑩淨無瘢痕。問之。卒元不自知。曰。但見一道人來與我戲。伸手摩面上一再。却去耳。萬細扣其狀。遣從吏尋求。不復見。

道人劉景異爲人家作黃籙醮。歸過所知中貴人家。少憩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玄裹。蟄脚幞頭。引小侍數十。自衙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毋酒不祭。我且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諦之。皆鬼也。明旦。劉尋往謁主人。歆側事。見面上傳藥。問之。云夜來招數客飲。未覺。燭臺無故欹倒。正敗吾面云。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甕一妾一犬。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士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贛南貴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脈。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即從行。已至。則羣奪其貲。盡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假舍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爪掐地。哀號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寇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擒捕。犬即起。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諭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黨。

莆田葉元辨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婿也。僉書惠州判官。乳媼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畫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住。遂去。媼詢郡內。書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城中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僉判廳前而止。

万俟彥中以淳熙十三年爲武岡守。一女年十許歲。未適人。驟得迷罔之疾。不能說其値遇。但脈脈困悴。若醉夢中。師巫祈禳考擊。無所不至。皆弗効。母趙氏尤以爲念。久而愈甚。其生朝在六月。至是日。彥中謂女星運殃厄、或當退舍。家人正聚堂上舉酒。俄一小枓從空際冉冉而下。墜於地。衆爭往視。乃一故漆枓、一瓦瓶、一泥杯、三果楪。貯荔枝、龍眼。而餅內物則糞溺也。有紙小片書云。勸六小娘子壽酒。彥中不悸。盡招僚吏道妖異本末。曰。身爲民社主。顧遭淫厲侮慢如是。其爲不職大矣。欲上章丐辭官歸。衆諸僚以爲不可。乃止。後十餘日。轉運使林黃中劾疏下。罷去。代者李大聲至。訪其故。或言郡圃大木下舊有祠宇。廢撤五十年。必其作祟。彥中因嘗欲建立而不成也。於是即其處作之。怪乃息。衡陽曾進之時以永州東安主簿攝司理。親見此事。及枓餅之屬云。（逸之錄。）

鄂武惠廟神初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衍謁祠下。夜夢往溪南之神宇。聞歌聲。閽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障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鐘宮錦纏絆也。乃歸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佳氣。靄靄雨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回還。岸邊樓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黯映花光美。好昇平爲誰初起。大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壘。今日香煙地。衍驚覺。即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上官查衛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於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屢見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聲激於屋表。雲霧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嘗。憮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駑甚。始出城。奔而墜。足桂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從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僅殊。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己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冰粟。或時稍息。則頭頸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鞭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陳伯修爲眞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閱白堂。歸易賓客來謁者常十數。一日請罷。客退。獨坐禪榻。忽見朱衣人前揖曰。請殿院暫出。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熾。伯修異焉。疑此際不應有雪。又吾爲廉僚。安得朱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樑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齊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嘗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巖巨木。悉不[illegible]廟趾。遠

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械來繫。無不立釋。其以冤陳狀者。才一二日。屍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死。唯理直者色不變。經宿即蘇。說入冥所見。全如世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惡氣熏炙罪囚之鞫。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撻聲。二十一年。郡守鄱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大甚。揭牓禁人投狀。扃鑰殿門。自是遂絕向來之影報。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語館客揭楫年顧顯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過坑冶使者貸鏹。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揩拭。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床。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二龍祠。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謁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節嘗臣爲帥。既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蛇。押與櫃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譽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耕怒。力請往謁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幄中出。直擲印押處。遂絕。即開押。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穎昌韓元英。字勳甫。晚仕金國。爲汴洛發運使。素奉事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廟官李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因與李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禱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旦。啓廟時。廟令屬冀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過辰頃刻。則臨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隸。不然必悞我事。僕受戒而去。既入廟。臉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列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騎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既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廟采訪殿。韓君乃背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既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敎。韓責之曰。汝臥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李幼安說。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藁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傴僂。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霧勃風。咫尺昏暝。虎若被逐。惶懼走。乘偃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乃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爾解咒。有神請曰。爲爾解穢咒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權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權實空兩止。實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齋食。嘗過其女。留殺雞爲黍。時女曬羹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鋪。曰。雨當無損於羹。須

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拜。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迎。帝君中坐。言語酬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堅兩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嘗乘鈞軸。而既以富貴。率皆驕淫貪婪。故不復賜。今爾亦止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過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擕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鑄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盂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美。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荊南相公清河崔公羣。既第進士。皆執門人禮。即其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剋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竟不能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耳。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還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實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雖爲匹帷處。一捨此身。都辭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竹而爲。擢尚未往。神聞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緗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奇異。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以夜久。伺掌人閉戶。即抱

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證悟。兒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縈無了遺矣。此時必醒案以歸。擢乃後榮。縱兒不可復得。從容矣。兒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愼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憩。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遂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遽具產所。帷幄床榻畢。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遶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取別乃懽臨素之書。蓋以三才五星擇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京兆韋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衞。有飛傘玲瓏。下如玉女之飾。有後騎一。宫監指里之西門曰。公自此去當知矣。安道如其言。扣戶。有朱衣吏出。曰後土夫人相候已久。引至一大城。城西乃黄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衞從羅立。殿中微聞有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爲匹偶。引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鸞合鳳曲。於是儐相引安道入幄。合巹成親。夫人尚處子也。翌日。夫人入謁見舅姑。安道二親見之驚愕。舍人使安道致詞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天女。觀之乃天后也。夫人向天后言曰。乞與安道錢五百萬。官五品而歸。

賈知微寓舟洞庭。因吟懷古詩云。極目煙波是九嶷。吟魂愁見寒鴻肥。二妃有恨君知否。何事愁句去不歸。卽岳陽。因賦詩曰。湖平天遠草如雲。偶泊巴陵舊水濱。可惜仙娥差用意。張頤不是有才人。俄見遠舟有數女郎鼓瑟而下。生目送之。舟通西岸。卽曾城夫人京兆君宅。生趁堂。見備筵饌。有三女郎。一稱曾城夫人。一稱湘君夫人。一稱湘夫人。酒行各請吟詩。生曰。偶棹扁舟泛渺茫。不期有幸謁仙鄉。玉堂久照星辰粲。靈扇雙開日月長。豈只願儕爲上客。又容儕笑宴中堂。預愁明發分飛去。衣上人聞有異香。湘君曰。南望蒼梧慘玉容。九嶷山色互重重。須知暮雨朝雲處。不獨陽臺十二峯。湘夫人曰。夜唱遠歌入洞庭。採蓮人歎暮青蘋。長歌一棹空歸去。莫把遺花讓主人。京兆君曰。一解征鴻下蓼汀。便隨仙馭返曾城。傷心遠別張生去。翻得人間薄倖名。詩畢。二湘夫人別去。京兆君邀生止宿。明日以秋羅帕裹定年丹五十粒贈生。生飲受。吟詩謝曰。丹是曾城定年藥。帕爲織女秋雲羅。勤拳致贈東行客。以表相思恩愛多。乃拜別去。離岸百步。回視夫人宅已失矣。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黄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憧憧。美麗夫人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韋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匹非君匹。君到宋州。刺史兵嫁女與君偶。娶之。勿泄昔事。泄則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常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儷。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韋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鬼。敢遮生路。因怒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泄。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執子卿搤扑之。其夜遂卒。

異聞總錄卷之三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桂翹翠。艷冶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頭門闔扉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粗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歟。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趍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衞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鉤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乃拂衣出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愈。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慢傷下脣。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飮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斝。未嘗出手。衆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爲六指乎。乃強牽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幾仕人得差遣。後卽死。

岳侍郎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攜府印來。前揀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請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振攜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爲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永嘉項家爲邪所擾。時有一物人形而獸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瓶蒸饅頭而來。蒸氣尚騰。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瓶。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床。忽太公擲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廝持紅紗籠前導。一少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異。躡而視之。至衆安橋左側。扣內醫張防禦門謁藥。張啓戶視之。即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鋪。李出視延入。遂爲診脈。士友候久不出。默識兩醫之門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所以卻之。次過李鋪。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昨夜一婦女扣門謁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爲婦。扣門求醫。豈非李見其華麗。動興而致然邪。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欞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窗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觀之亦無所見。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堦。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答曰。

君但縛蒿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將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唐漢守南纘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謬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細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若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歸勘過。晝君管陽道。崔生淹

流半日。即請卻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請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嘗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刺史。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迴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塼。因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墉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禁咒。因齋戒禁之。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勳。及死。勅令護葬。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衞。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此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貨寶。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卻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咒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責盜咒說。兩扇忽開。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解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牀。帳枕之。水漂已半垂於下。因卻爲封兩室。塞其隧路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以妻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遽起來視。即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遂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室。

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者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整。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擁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慘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選健步者。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因計不遂。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馬。過迴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故。且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事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爲箇闔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盡意。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鶼鶼比翼。隊比目。斷無異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何可效。誠願聞其計。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恤辱捶擊

拖拽穢唾。必蓄教授之事。然後見眞。卽妻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冥晦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妻此身已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授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敎心誠懇。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妻必得遊。無忽忽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舉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履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叟。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忽惹妖言。不顧而入。韋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衆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儼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痛擊之。無所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捶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顧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眞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爲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閭里喧鬧。一如都會。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巍峩。若王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近西通狀。韋乃趨近西廊。又有授筆硯者。執筆斷詞。韋問當衙者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捉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卻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卻迴。王判曰。付案勒迴。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他並同。王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韋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倘權葬厝。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愼勿言於鄰。苟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卻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獸。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鄰。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其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以。齊氏飲食生育

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大不稱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暇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堅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謬。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鎭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鎭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遂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順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況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雖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制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鋸牙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非常。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逝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墅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過。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鎭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劇有頃而至。又有草粟飼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畢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懽。安敢惜焉。遂召寵奴。有頃閒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遂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當日辭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磾殺卻。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髑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卒將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襄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曉之目。常冒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

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騂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軍五百兩擇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惱惱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稍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突而入親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綃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墻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霤呼不應矣長幼遑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乘呼而起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人覘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唐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間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徒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荅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鬢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連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爲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皆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輪府志談）

異聞總錄卷之四

方子張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僕鄒大善刀鑷嘗有人喚之云某家會客須汝爲戲鄒謝曰吾所能只唱挽歌爾何所用曰主人正欲聞此曲當厚相謝鄒固訝其異然度不可拒遂攜鈴鐸冥帳袖以行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時無此人家而屋又窄小且衰挽非酒席間所宜疑益甚將鼓鐸而歌坐上男女二十餘人同詞言曰吾曹皆習熟其音調無庸此以相溷也乃徙歌數闋皆擊節稱歎飲半酣又問曰更能作何藝曰頗解持大悲穢跡神呪皆曰非所須也鄒灼知其鬼物探鐸振杵高誦咒未數聲陰風颯然燈燭什器皆不見舉目正黑留屋頂小竅略通人而月光穿漏僅可視物局身側出僅得免明日審其處棒棘叢叢蓋一古塚耳

舊傳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黃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爲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爲鬼耳是夕夢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蛇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道六年吳明可甫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謁新建尉適府中營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廟極嚴飾及耳顧偶像朱指舷間所繪神女容相顧工曰必有此乃佳凡三四易然後明麗點治如

之。朱甚哀。忽愴荊州詞。以節歸意悁抑悽惋。殆非龍宮孀雅出處態度。為賦玉樓春一闋。書于牋曰。玉壻邊宮水疊帆樓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黛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閑把闌舟放。霧鬢煙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踏破琉璃千萬丈。既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都。擁一輜軿。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宴飲疑昵如舊。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嘗不記疇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遊江湖。爲我家壻。妾實得奉箕箒。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當復諧伉儷。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誤。甚以爲感。非君情寄遊。亦無因知我家如此其熟也。昔與愴別而去。既覺。乃亟作文紀其事。特未悟南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邪。爾後每夕外入。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瘠。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能實之。留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頃之家居。縣之士子皆從爲學。聞其歸鄉。相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口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宜。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蓋初治僚及攝嗣時。方寸墜妄境。故自絕其命。神女之夢。契殆必黠鬼託以爲姦者歟。樂平人楊振者爲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輩寓是家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兩朱紅合及碗泥酒數瓶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所須。皆曰。然。首終而寢。與生姪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此事吳璽弟說。）

程昌寓平國。紹興五年自鼎州罷歸。來鄱陽。寓居紫極宮。家人處于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間。一夕。見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至床前。程嘗領兵。有膽氣。知爲鬼。略無怖心。呼問之曰。汝爲誰家人。安得深夜到此。皆笑不對。程曰。既在此。無事能爲我壓腰乎。應曰。諾。遂前。程伸兩足聽所爲。久而熟睡。及寤已曉。無所見。壓處皆青黑瘢痛。累日而後復初。（程之子建說。）

季元衡（南豐）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諭妾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裝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妾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不記其地。）數日到建康。已解裝。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聞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箠。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已至。欲非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家人作牒。報邑。仍賂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餉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

以乘間遊倘。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具楮鏹而已。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縣。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璆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魏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覈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人閨幃閒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褻。無所阻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朱安國在德清。亟邀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閭儕極多。朱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此地經兵廝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醮之夕。置瓷盆架上。羅以帛。悉召滯魄集于中。朱約邢親舁至前。罄力不能舉。但從盆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此事趙善澤說。）

李泳子永。平生常印尊勝陀羅尼經。贊施鬼道。淳熙六年。爲坑冶司幹官。分局信州。次年十二月。被檄至弋陽。邑宰招飲。歸已侵夜。臥驛堂。睡未交睫。見二婦人。一冠一髻。徘徊往來於室中。知其爲異物。不及問。少焉微嶷。則已逼床下。李視之曰。若有所言。可明告我。不然託諸夢可也。旋輾轉復寐。夢兩人來拜。曰。見公無所求。只欲得常印尊勝幡耳。李曰。吾在役。固未嘗攜來。奈何。曰。候公歸信州。見附未晚。扣其姓氏。曰。無用問。當自知之。明旦訪諸人。其從行虞候能言。云比年廣州盧森通判之妾。以產終此室。今頂髻者是矣。其冠者不知何人。李還舍。爲印數十本焚與之。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爲鬼物所據。常拋擲瓦礫。歎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于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九年。婺源李知己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怪。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或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棲滯於此。詒生人殃。是日晚親扃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書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輒入城。過此廨門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造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顧此室矣。其言大略如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跡也。呼智仲爲樞密。舉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闢妄謝衆。而秘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遊學于溫。亦以其年溺死。（智仲說。郭彖睽車志亦載此。但以陳氏爲石氏。）

宣和內省都督黃康國家。畜聲妓至多。有一善琵琶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門戶之禁如上嚴。杳莫知其處。經旬日。冉冉從家廟中出。責問之。曰。爲翁翁婆婆喚去。使彈琵琶。市非即常食用耳。自是此妓

病瘳。累月方復故。

京師風俗。每除夜必明燈於廚廁等處。謂之照虛耗。有趙再者。令二小鬟主之。一鬟利麻油澤髮。遂易廁燈以桐膏。夜分宅婢如廁。見婦人長三尺許。被髮緋裙。自廁出。攜小箱盛雜色新衣。搭於壁角。婢驚呼而返。告其同類。皆往觀。至則無所見。獨易油之人。大叫仆地。衆扶歸救以湯劑。移時方甦。言先不合輒以桐膏易燈。才至此。爲鬼所擊云。我爲人登溷不作聲。致我生瘍痛甚。正須今夕油以塗之。爾乃敢竊換。方毆擊間。家人驚來者多。乃舍之。

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卽肆擾。主簿家極苦之。且必拜食必祭。事事唯謹。有斑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怪。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有異。引手捽之。鬼不勝。仆于地。巡檢孔捽且毆。鬼顚籲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逞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曰。爲巡檢蠢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姑蘇余仁甫。隨其父爲宣城通判。嘗獨行廳事。恍惚間見與馬哄擁一金紫人入門。仁甫將迴避。一吏已持狀展於前。曰五道將軍參謁交代。仁甫無以爲計。疾呼左右。此吏自云。尙在數十年後。無用懼也。倏然而沒。

平江盤門外有僧菴。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夜聞擊戶聲甚亟。啓關視之。則一女子也。攜襆裹粧奩及數百錢。云家在數里外。歸省父母。値風雨不可前。願容昵宿。不然恐有意外性命之禍。佛法慈悲。幸垂哀憫。僧不得已納之。力爲揷一室。須臾女含笑暱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我從。當死於此。僧又黽勉從之。迨曉取錢付僧。倩買絹數尺及脂粉之屬。懷之而去。某夕復來。後一嫗居觀秀才以女墓在菴側。縱步訪僧見粧奩在其室。疑是柩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從得。不肯言。乃訴于吳縣。縣逮治僧行。始道前事。觀氏父兄末之信。啓冢發棺。見女尸面目如生。手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冢外無損陷。只一竅僅可容小兒拳耳。不勝駭嘆。以衣覆其上。祝曰。汝若復能仰臥。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臥矣。處終爲家恥。竟舉而焚之。

錢聞禮子立。乾道中爲建康溧陽主簿。官舍內時有所覩。婢妾擾擾不安。訊於古筮云。有狀尸在堂之側。用其言掘地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諸匣。候夜將付漏澤園。是日黃昏。主圃僕見一皂衣婦人自外入。疑其盜也。遣童行燭火尋訪。有少頃簿廳人持升匣至。始悟適所見蓋此鬼云。

乾道丁亥歲。沈唯之自湖州攜家觀郊禮于都下。寓居薦橋門內一空宅樓上。有婢迎藕夢爲鬼所憑。遂欲自投死地。次夕沈之子見壁間髣髴如畫像。意其神物也。俄聞步兵甲滿前。旗幟甚整。一甲士出隊立。若有稟告。然沈嘗遇至人得天樞法。卽焚香洞觀。衆皆聲喏曰。本院關集到神將有牀。取覆叩之則治迎婦之宗何在。須臾一火塊自樓下而復上。於火光中提被髮婦人白衫紅領。緊索繞項。白云付乞流去。沈從之。復呼土地既至者。帽穿袍□□擢杖之十。遣去。沈默驗曰。歸□啓奏功天□不知王

名爲誰。使一鐵騎自衆□山鼎旗。上書天樞院尉遲猛將字。沈趣勞使歸。□郞次第旗排隊而退。他日尋其鄰媼云。頃一帖山官人攜婢在此。縊於樓梯第二層。十一年矣。□□久無人居。蓋作祟者乃是物也。

臨安稱園人。灌菜於白龜池。聞水中人語言相應答。其一云。明日沙河塘開綵帛舖王家一掌事。當死於此。可以爲我代。其一云。汝去期不遠。奈何。園人識掌事者。急往報。其人感謝。皆終日不出門。逮旦且晡。天府駛卒來須舖家供綵帛。不得已而往。過清湖橋。駛卒引從龜池路去。力爭不聽。兩傍居者但見此人獨行踽踽。自爲粉擊辨鬬之狀。亦有識之者。救之以歸。已昏瞪不能語。口中皆青泥。灌以蘇合香丸。久之乃醒。所謂駛卒。蓋鬼也。又明日。園人復往灌菜。溺死焉。

宋朱卿知無爲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朱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臥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懼。相與窮索。得於後園酴醾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後數年卒於海陵。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女。故妻屢附黃婆。出言怨詈。室中常有怪。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就之則亡。一櫃貯綵扇鎖甚固。忽作聲舉闢于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爲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臨蓐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新斷之爲方不少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砍三叫。兒死。怪亦息。

餘干縣洪崖鄉民饒飲酒大醉。傍無他人。獨倒臥于道旁水車屋下。至五更初稍醒。渴甚。欲起尋水飲。忽有數十人相率來前。初無所爭。直舉拳縱擊。民心知其鬼物。而已不能敵。自度必死。俄聞近村洪塘院曉鐘聲。羣衆悉合掌。稍稍引去。始得免。且歸與人言。猶奄奄病悴者累日方愈。

政和中。鎭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瑞曰蔡顯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扃鑰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掛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邸。寂寞。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哉。徐以扣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攢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儕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顯既擁衾而寢。未熟。見女子褰幃入笑曰。汝且登有意於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爲怪而生疑懼。欣然滿留之。狎昵自是與瑞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辭。垂歸。啓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瑞善筆札。若不可闕。顯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顯告之。女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能西去之役。卽拔頂上釵授顯。明日鬻於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瑞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瑞唯唯而歸。亦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顯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事。將爲己累。乃密以告主僧。同守視。一日天欲曉。正値女子從幃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死者衣冠儼然。成懼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僧。同守視而拘二吏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壙。則已空矣。途得免焉。未幾遂丹徒。竟以瘵疾。顯瑞並殂。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陽二士子歸理故業。道經維揚。舍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主張此邸。唯恐客□小久。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間殊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靜。且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斷同塗見道。遣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緩。夜未半抵莊。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爲夜行。士子具道所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燭之。但見大枯竹兩竿木橙兩條而已。卽碎而焚之。後亦無他。踰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

鄒直清居饒州上巷。其妹赴姻戚家集中。夕歸。兩轎僕留宿于外。其一鄒四者。見人來招與出游。卻之曰。適方荷轎還。甚倦。且夜已過半。更游何處耶。客強之不可。怒罵而去。鄒猶□寢。聞其紛□□□無所覩。須臾聞籬上蹴趯喧□聲。疑必其僕被水浸溺。急挽救之。既蘇。言一壯鬼呼我出。怒不肯。□力牽去。手鱗皴如儒松樹皮。不可執觸。直到□□持我兩脚擲下。自非救者至。定不免。鄰□□之通夕不寐。明夜復聞十餘人繞屋叫呼。一□拊膺哭曰。又壞我十二年矣。苦哉苦哉。鄒僕亦□他。

黃彪父知袁州日。因會客夜散。廳候當下直者三更後方還家。一候沿塗獨與人說。嘖嘖不止。且有喜色。同侶問其故。不肯答。過百步。始言有女子從宅堂出相遇云。是知府侍妾。爲衆不容。欲竄久矣。適今夕主人醉眠。羣婢亦睡。故得脫身來。汝幸伴我去。卽以金釵釧各一雙與我。并出饅頭數枚曰。此席上所餘者也。繼訪吾家所在。求行計。今當道途取釵釧示之。皆竹片耳。所謂饅頭。乃薜荔子。俗稱爲木饅頭者。其人雖悟。竟不能自免。踰月而殂。郡兵共物色其怪。蓋兩政衙郡守妾生子。主母疾之。不擧其產。抱兒赴水死。茲其鬼云。

蘇亨隸將仕。臨川人。本居村落間。因取黃彪父女徙至城下。買軍營前空地建宅。蓋寓住焉。其後小圃。故有芭蕉一叢。窒甚深密。往往有物怪。或聞歌唱笑語之聲。一妾經其傍。遇婦人出與言。容色頗秀。人□□別亦不疑爲□屬也。少子才數歲。白晝戲叢畔。□人從中奔而出。卽捽髮困苦之。子叫呼。達於外。蘇急持杖赴救。將近。始脫手。伸舌如五尺。紅緋直至地。然後不見。蘇父子皆驚仆。賴家人共集。灌以水。移時方蘇。立命僕芟其林。自是無復影響。余訪其事。蓋前居者曾縊殺侍兒。坎穴埋骨。而植蕉蔽之云。且十年矣。

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聚從數十。過時節朔望。則昧旦共集於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旦）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侍籠燈行前。髣髴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世間畫神。相與語云。侍郎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扮扶起之。自攜籠行。諸鬼怪驚悉蔵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唯呂獨無他。後終徽猷閣待制。鬼董先知之矣。（其曾孫會中說。）

呂叔炳淳熙中嚴歲爲寧國府太平縣宰。挈室處正堂東房。長子必中仲子會中以年長處西房共榻。夏夜寢熟。聞臨床下如人語音。會中問爲誰。應曰。詳其聲稍低。方引手探揣。其人爲持以之授之。長才三尺許。醒夢間辨是小婢也。漸覺必中亂之。將復付于外。亦接取置元處。忽不見。時兩乳媼臥後閣。呼問之。皆無所知。覺始悟爲怪。會中遂感疾。數月乃愈。（會中說。）

安仁縣臨老院子黃輔。紹熙癸丑年八十矣。嘗一日。每爲說三十年前祇役於丞廳。主茶酒。丞翁從政會客席。罷已夜半。餘二升。留以犒執事者。輔不分與衆。而獨飲之。遂醉。猶持燭收屏器皿。俄有三婦人自內出。一頂冠如官員家女。其二則婢媼也。輔白之曰。夜過三更。本官歸宅了。小娘子豈得到此。必爲人累。三婦怒。把鐵燭臺見逐。急走避至壁下。時寒闇昏憒。但覺頭面猛有痛處。乃放聲叫呼。宿直者奔入。無所覩。右目遂出墜地。流血如傾。幸不死耳。蓋前政丞郎君取假知縣女。未幾。女與乳媼及婢俱相繼亡。故出此怪。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擧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寢。忽得疾。飲食無味。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纔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惟與供過。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予宗仁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臨安倡女儀二十二名珏。賦性兇橫。御其下尤□□。怒小鬟失指。摑之百。又燒鐵灼之至死。爲鄰□□告倡家無畜婢法。珏行賂獄吏。賫辭云。取鬻且日過犒賞宮。鬻燋炭不隨。故約餓之。因其抗對。加箠撻。偶火著在側。取而杖其背。誤中要害致斃。遂以情理奏讞。減死杖脊。編隸鄱陽。中途竄歸。復授杖錮遣。既至郡。使預樂籍。顏狀絕醜陋。頗無藝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間與紙筆。卽賦詞。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氣鍾三秀之語。鹽商太游其家。以錢買關節。爲脫籍爲寘于舟中。以爲妻。悍心不悛。太先有妾。珏日夜撻罵。竟殺之。投尸於江。是夕卽有物躍躍船舷。往來人席間。點燭視之。無所覩。珏宛轉不得寐。告其良曰。幾象甚醜。眼見梅非人。輕將必不免。我再入牢獄。飢掠慘苦。今豈復可堪。太恐其自戕。以好言寬釋。明日防察備至。偶登蓬。直欲取水。珏太叫求哀。若有鬼其頭者。徑赴水。篙工下救之。則已死。仍與先妾相抱持。太自言于官。檢尸不偽。自捐收數百千乃已。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着紅背子。戴紫羅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步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爲見逐。切無起忘想。凡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率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爲汝得見之。俄風吹羅隨。士人審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閃然。其人絕叫踣地。移時始甦。審與鑒者。嘗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呂察回云。其叔什通文靖公未遇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羅首立於側。公了不顧。婦人言官人觀我一觀。亦不答。至於再三。漫揭其羅。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怒婦頗知要人看。婦無語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前。乃謝曰。官人眞有宰相器量。終不見畏。亦此類出而試人云。

饒州薦福寺東南皆臨湖。唯西北倚山。多冢墓。斥亭敗垣。岌岌相與。自人家祭享能。獨偕僕遠遊者往來。此外無有絕行者。嘗士齋友文與同倡三人以秋暮買酒於永平監岳家。皆酣醉。欲其飲私館之故爲

務還所寓。乃由酒舍後戶還。正從彼處。日色薄晚。陰雲四壁。松風淒清。覺物可怖。見一白衣男子坐道上草間。而面內向。呼之不荅。又語之曰。鄉親（俗相呼之稱。）這裏不靜。漸將相昏黃。難以在此。亦弗應。但解衣裹縮。當形模漸低。忽沒不見。諸人趣入熊氏墳屋。擁藿分臥。終夕聞啼哭歌笑聲。且云。好□項相當經紀。無奈他生氣大盛何。至或跨之而過者。酒醒。雞已唱。方覺心悸。亟入城。（支文獻。）

誠齋雜記

林坤輯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不著集者姓名近覽狐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爲入道之要訣故顏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營營不自得廼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祇以其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

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況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已而逃于是與觀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爲序太史諱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誠齋襍記卷上

元　林坤　輯

蕭仙宣王之木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遶繞如奕棊謂之裙幄

禹治水過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

去至嵩山下化爲石方孕啓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鶻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罝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鼓龍捧轝而機不發

蔡州丁氏女精于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遊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阮嗣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刼賊外白甚急數

阮方圍棊長嘯吏云刼急阮曰局上有刼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

張貞妻黃氏女也名帛貞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娃闕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廻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韋洵美寵姬爲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絚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眞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爲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門知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爲美麗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爲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錦袜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不及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爲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鳥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荅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

往覩覩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夫婦）

先主入蜀惟遺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

盧虔從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眞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傳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

鵠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註曰堪嘗云欲以妻子託朱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姫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靧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皆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冶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冶結爲夫婦焉後嫁子冶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冶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我則再蘇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爲李昺繼室尹氏初好學淸辯有志節以再蘇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爲之制業也謀讀經畧贊毗佐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羮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眞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質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九諸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鎭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與鎗人不敢竊發又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汙其衣此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能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哀事眞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謀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靑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主聶碧忽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綃蚊幬

鄂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蔣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壻如蔣勃無所恨也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飛上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所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爲妃子

陳詵餞別妓江柳云鬟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玫瑰爲匣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略

當時之務大帝敬客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言本爲君作妻精無曠達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雜記卷上

誠齋雜記卷下

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還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顒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

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攜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絶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爲夫

婦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所之不能爲害

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寺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撻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蛺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有士

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

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適趙氏性巧使雕工鏤板爲襍花打爲夾纈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敬見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爲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若曰纖纖玉筍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屧廊以楩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故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荼蘼架每春季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滿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年不得御陳主嘗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答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賈知微 曾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縭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

太眞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勃遂臨涵有馬明生字君賓少爲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爲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〻〻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亂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袵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紅綃第二段）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利孔明雜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頭此爲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悵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耶（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

青衣送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户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戰下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侍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槳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旣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出入再三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紅綃第五）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見美人素妝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旣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剌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繁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謂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故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遠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休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子瞻諷詠則徘徊窗外子瞻覺而推窗則超超踰垣而去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算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髯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絕倒（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緯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

弔高臥謝公聊令絅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

復生沈仲任彝爲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傍劣世號腹鼓兄弟淡深並屬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覺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飲照窗風起漸覺宵寒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窗前總有花殘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佳會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殘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〻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線烟憐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追而視之乃二獸爲一貓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散毀文不可辯惟首策書得地出梓桐偶夫其泉邪去立言灌不獲諦于古有丈乍稱斯人慈心匆

用筆兎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閱書目見誠齋雜記疑謂伊洛淵源之緒所云宋儒道學窠中未易寓目偶披伊家夫婦操記操　鳳皇臺唱和及吳附娌張子治合笄二則注云出誠齋雜記因改置而刪之凡一卷所紀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喜純是崔顧仲如平廣記文之隨手綴襞近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者據周達夫李云林載夫所著書僅得文凡十一種俟未竟其全耳　湖南毛晉識

誠齋雜記卷下

奇聞類紀摘抄

施顯卿撰

古今奇聞類紀叙

一元之混闢而萬象出焉攡布乎天下流行於古今未嘗息也而要其大分不過常變之二端而已常則靜正坦夷簡易明白人固習而安焉變則神異難知玄怪莫測人多値而駭焉然常必有變理之相因如暑寒晝夜然人惟順適乎常而兼通夫變斯知大化有全功而窮理無偏見矣昔仲尼不語神怪而姜嫄之孕傳巖之夢韋之六經土羵羊夔罔魎之異著之載籍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但不雅語以爲訓耳余歸老讀書遇事之奇異者必

以片紙錄之又恐久而散逸也乃彙爲十卷名曰古今奇聞類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運播而五行散殊而人物靈變而僊釋幽微而鬼神分門別類以備一家之言中間援引甚詳於　國志者以方今垂世之典所紀之皆實也次則多用史傳通考者以人所傳信之書所載之非誣也又次旁及于雜編野紀異說玄談諸氏之籍者以其理之不悖說之相通故亦存之而不遺也嗚呼是書也遇變而考稽則可以爲徵驗之蓍龜無事而玩閱則可以爲幽閒之鼓吹非敢漫爲捕風之論說鈴之詞已也然未知博雅君子或用其一二焉否爾

萬曆四年六月既望無錫九峯山人施顯卿叙時年八十二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二

奇聞類紀摘抄一

施顯卿

天文紀

宣德中天裂

國朝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忽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然可察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志怪錄）

天順間天開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毅夜半獨起仰

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衮袍端拱其中儀衛鵠立者甚衆宮殿欄楹炫彩耀目驚疾呼家衆視之雲倏合矣（西樵野記）

弘治中天開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陝西軍民人等見天門忽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瑯琊漫抄）

正德間天開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爲鄭啞巴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燿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之不覺聲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貞云啞者乃其父之相識事信有之啞巴因天開一拜而遂有音聲奇亦甚矣（七修類藁）

國朝天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建業天鳴如河傾海注乃肆赦（草木子餘錄）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月盡忽有聲如雷蓄大鼓也（震澤長語）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如欲雨者俄聞空中鬨然有聲約二刻乃止人皆謂之天鳴是年有火飾入寇之變（西樵野記）

天隕異石

國朝弘治庚戌歲二月陜西慶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數一城之人皆竄他所（寓圃雜記）

天雨五穀

國朝成化元年天雨黑黍于襄陽栩之蠡把及星變地震蠡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僭號　朝廷大發兵討之擣其巢穴翦削始靖焉

弘治乙卯六月黟歙雨豆（亭[illegible]槐叢抄）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陜西涼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食之則氣閉巡按御史楊一桂具本奏聞（邸報）

天隕泥丸

國朝成化元年五月閏一日大風蕭墻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者拾取視之皆黄泥丸子圓渾堅實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硫黄氣劉學士在西住拾數丸示予非親見亦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為（彭文憲公筆録）

天墜草船

松江城西有董仲類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

二十一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類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麦草所縛者時仲類方患耳聵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截我耳不久果卒（志怪録）

天降白物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三日天晴麗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映日以手撲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鄞與定海皆然（定海志）

國朝日變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日旁常有黑塊往來衝日早暮見之凡五日方止（七修類稿）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彼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途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倭寇四起大掠邊徼（定海志）

星墜賊亡

國朝正統十四年有廣州巨盗黄蕭養者坐強盗在郡獄踰十年所卧竹床忽生竹葉同禁者以為祥瑞教為不軌遂破械越獄入海作亂衆至十餘萬僭號稱王至次年景泰改元之二月都督董與

等率兵討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天文生馬軾隨行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陳氏曰按祐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盗賊亦關天數不偶然也

星如粉絮

國朝成化中星隕于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墜地其光熠熠而星體腐軟特如粉絮焉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庚巳編）

天墜異星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暮天西北當翼軫之度忽隕物如升于體圓而長上銳下大其色黄白下有紫赤光挾持之炎炎而墜瞬息大如斗如斛石甕精光四燭明徹毫芒將至地作踴躍狀光影起伏者再後人來自淮陽亦有自閩至者所見皆同蠡顆占書所謂天狗但墜地不聞有聲耳（定海志）

北斗化豕救厄

國朝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絶世其學自天文地

理釋老方伎之説無所不通素奉摩利支天法甚虔每夜必北向星斗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閩門不食豕肉天順間公以內相為曹石所構下制獄唯日拱手默誦斗母咒既而苛法畢施獄且論决夜忽煙氣鬱蒸承天門災瞑晦中忒見錦衣堂上有七豕來攻桎梏因得少縱焉蓋斗神所為也此繫法地　上意未决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紫牘揭飛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火熖熖公始獲免謫戍金齒焉（孤樹野記 庚巳編）

大風走下馬牌

國朝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石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户部覆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

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風使為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遇大風雷電之變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越二日復留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illegible]不止于此

奕越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近代名臣錄及通紀菽談）

風吹人驢墮水

景泰元年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倪俊之筆來謂予曰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上有人騎驢過橋忽風吹人驢皆墮水中溺死是時風勢甚盛人莫能救因言大風常有之何日昨風異一至此耶予曰此但風也風以鼓舞萬物其鼓動于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逮人物飄揚之怒又大矣有一事爲賢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九

筆言之但恐未之信耳俊之曰顧問曰昔時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又并一車休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馬衆聞予言以爲誕也皆掩口失聲予取書示之乃隋仁壽二年事也衆始信焉（馬氏日抄）

大風水起火光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爲一壑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梢沿江舳艫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有火光閃爍其聲轟然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怪乘陰沴所爲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爲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什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綠雪亭雜言）

大風金山露脚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民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踞足之狀過日聞揚州水害止前日江潮之時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江濤過金山遂沒八步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七修類藁）

旋風撮樓轉礮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涼州西陵衛地方有旋風忽起將本門礮樓撮起跌碎樓下銅將軍原口西尾東被風括轉口南尾北巡按御史楊一桂具本奏聞（邸報）

風騰試卷

國朝尚書王越當景泰初廷試日策甫就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于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于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　詔許別楮謄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已見於廷試之日矣使其不開邊釁則爲世名臣祿位永保不至削爵也人皆以是惜之（蓬軒類紀）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一

旋風吹葉

國朝周至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　旨改浙江覺民淹繫者聞之皆喜曰公來吾無憲矣及至悉洗其冤而釋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覺冤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獄服加刑稱爲神明（菽談）

風吹女子升空

國朝正統間徐州蕭縣有王氏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子上空中須臾不見人皆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於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之知爲王氏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女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逾上風愈急體顫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促歸復成婚（寓圃雜記）

風吹小兒升空

嘉靖元年薊州遵化縣梅小兒年十數歲被狂風吹空中至六十餘里盧兒嶺頭方止久之乃蘇（薊州志）

皇明啓運見西湖雲氣之祥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二

國朝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自幼聰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既而我　太祖起兵和陽渡江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後以輔佐元勳封誠意伯爲開國名臣焉（名臣錄）

赤雲如火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夜大同路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有火空中鬭有兵戈之聲是年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小明王韓林兒居之以爲都六月宋兵破遼州大掠塞外諸郡十二月宋兵破上都焚宮闕四方割據兵戈縱橫而元之敗亡遂不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三

可支矣先是至正乙未六月我　太祖起兵自和陽渡江而四方僭亂次第削平至丁未之歲　命將帥師北定中原虜君北遁　太祖以其知順天命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所擒皇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於是天下一統而億萬之基圖永固矣嗚呼元祚雖亡而眷待若此誠天覆地載之恩也胡人之遇何其幸哉（元史及資治通紀）

黑雲如繖

國朝正統十四年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中官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命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恣迫脅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

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師過雞鳴山虜追至土木驛我師禦之敗績　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遂至北狩焉（資治通紀）

黑雲紅雲如鬬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是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震澤長語）

雷移樓地

弘治二年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鄰其孤姪變賣地基僅一間其孤姪吞聲怨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至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孰謂天道之無知也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瑣綴錄）

平江雷神異

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床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僭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草木子）

鄞縣雷震神異

天順辛巳五月望夜鄞士朱紘聞霹靂甚烈遲明登堂望屏蒲地詰宿客云雷震時硫黃氣觸鼻火走于堂中大因懼蒙頭臥不如其他餘熟檢數處見棟柱劈一片倚壁縛鐵柄為曬衣架置簷口各破為四縛繩如故旁合斜柱枯楓木空其中如筒西鄰巨楮樹亦裂其巨榦巷口鄰家取出棟柱劈之如粉其宗桶壁落不動分寸碎一擔如絲一震雷而擊三家凡數處神妙真不可測明年紘犯法罹刑獄從海寧病死（寧波志）

上海雷震神異

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旛偶有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

三寸許人皆異之（都公譚纂及七修類藳）

宜興建昌雷震神異

成化間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豎船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言汝改過否又天順戊寅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檻置於廚屋上盤扁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於梁上尾垂繫斗彼舟人晴利固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有不公不平者乎（瑣綴錄）

雷白衢州冤獄

成化間衢州人盧宗善捕盜而有司署為譏察地有劇盜王泰橫掠人財為害不小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誣宗曰我為盜死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于汝有司莫能辨二人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市（西樵野記）

雷擊六安逆子

六安有俞某者素愛重其妻毆逆其母一日姑婦與孫兒嬉戲失足墮于水中其母畏子和衣撲水救之其婦以告其夫母恐受于辱走避女家其子乃令人紿母曰兒自墮水幸母救無恙何避往女家以重兒罪請速回改易濕衣無虞也母以為然行至中途其子執鐵鎚伺之母至舉鎚將擊之俄一雷攝子至其家門外大柳樹旁復一雷劈樹開夾其子于中母歸見之祈拜樹下每一拜一縮緊復拜愈緊痛莫能忍遂令母勿拜如此凡三日事遍揚於人四遠競觀如市三日後雷碎其樹如珠

其子之屍竟不知所在（客座新聞）

轟雷擊盜救婦

遂昌村婦沈氏夫有售豕銀數兩投其妻而出有盜竊議所在搜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殞閒空中有人云既竊其物復傷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手持原物詣死處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西樵野記）

雷護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然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侍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誶相

勝致姑飦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衹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西樵野記）

毛蝌家雷火神異

鄞縣西毛蝌家弘治庚申夏忽雷迅蝌居樓上見雷火從樓北壁隙入輪轉于前火光燄燄煉然曰敬天之怒須臾轉于樓下無室不到舉家驚悸備八病者尋愈（寧波志）

善權殿雷書三柱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齊建元中建寺於國山東南寺中有釋迦文佛殿其規制于今絕異山之僧方衆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遼僻不罹兵火其巋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詩米漢謝君之巴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漲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鈞記三字既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人恒摹搨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瘧

（都公譚纂　梅月記）

天雨血

國朝成化十三年浙江鎮守太監李義巡按御史侶鐘各奏據紹興府山陰縣民夏瑄狀告稱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有本村楊廣兄弟令其家傭工夏全駕船來家邀瑄弟夏珪飲酒坐待於門忽見門外有鮮血如雨點射着夏全脚上及門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高尺許時有十人走集看之俱被血濺污衣既而楊廣等下船歸家血亦從人直至水濱其人以蓑笠置船上被雨衝濕亦有紅色如血次月但見船中有血凝定可斗餘人皆驚異時禮官覆奏以所在災異疊見請遣官祭禱嶽鎮海瀆諸神　詔從之是後妖人王臣依附貂璫所至括索珍玩民間騷然諸以左道進者內侍梁方常與方士李孜省兇徒繼曉等皆盜竊寵幸已而王臣敗梟首于市孜省等亦相繼伏誅觀謂天道譴告之不像哉（灌纓亭筆記）　嘉靖三十二年夏慈谿縣南十里灌浦鄭家有一人昏起步室中忽護然有聲若泥淖濺其股呼燈燭之血也衣盡赭滿壁沾濕始知自上而降者出門試步畦町往往皆

是當道舉奏未幾有倭奴陷縣之變（寧波志）

雨色異常

國朝洪武十年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金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雨霧下天下兇次年按察司經歷王尚賢巡金處鞫刑擾害徙死者五百餘家是其應也（草木子餘錄）　正德三年杭州已故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起視牌皆清水而本家則紅水也數日後錢氏爲朝廷所籍　嘉靖八年夏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染者皆如墨方知爲黑雨所沾也（七修類槀）　三十五年秋慈谿縣下墨雨（寧波志）

雨雪非時

國朝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建德府下雪（草木子餘錄　成京叢）六月初八日己卯杭州晴日飛雪（上同）

甘露

國朝成化庚寅春甘露降于齋壇松柏時　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頌蓋彭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之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況今上實太平

天子天意固有在矣（靖緒錄）

異霧

國朝嘉靖二十一年天雨黃霧行人眉髮耳鼻皆滿（寧波志）

國朝成化六年二月象山縣天雨白霧山林草木行人鬚眉皆白數日乃止（寧波郡志）

雨雹

正德十一年九月　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立冬天雨米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回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也乃知天心之仁愛矣（餘冬錄）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其城風雨暴作雨米雹其大如拳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時菜麥已成大戕其半西陽山一境其大如斗墜人不及抵室或有碎其顙劈其耳而死者余詰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西樵野記）

河水僵立

國朝正德中文安縣河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入穴中避之賴以全者多亦前史罕見也（前聞錄）

（叢錄）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二

奇聞類紀摘抄二

施顯卿

地理紀

雲南山裂分移

國朝成化庚子五月間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　朝時雲南屢有災異此固爲之兆也（[illegible]）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三

（瑣綴錄）

吳城山移懸舊址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嶂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矣次歲丙辰玉峰朱殿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西樵野記）

寧鄉山響裂塌

隆慶元年五月初一日辰時太原府永寧州寧鄉縣歸正都任家塔山忽響一聲至午時裂開一縫山塌下一面房屋人畜摧擁在溝壓死數多亦有聽得山響脫命逃走者趨援山西御史宋纁具奏災異逃見懇乞　聖明亟圖修弭以仰答天心事一本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邸鈔）

山中聲響現異

滁州城西有大柳諸山嘉靖十四年諸山皆夜鳴隱隱如雷有頃乃止聲聞數十里外時錢塘田汝成爲州守親見之（滁州志）

雅州臨安巖洞神奇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四

姚江楊安世撫提學憲副也嘗與郎瑛論山川之奇語瑛曰吾平生奇見無出于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鋒長短數千下有深巖懸石數百皆五綵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燦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又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弘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闇然莫測願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十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于口內則飛走之禽獸其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皁幡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硃頭總一髻左右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盂則石床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昔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五

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非若繪畫于壁者也瑛疑洞中肖形之物或前代好事者爲之楊曰若假人爲自與天生者不同而觀音一面眾當時顏色粧成則薰蒸于洞自昔至今不知幾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樹之妙又豈人力能爲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于人而遐夷發于山川也（七修類藁）

異石飛移

安遠縣馬鞍山弘治丙辰山頂巨石移于半山路側有見者走報縣尹即乘馬來視石已下山麓矣遂召里老厝薪積燒斷沃以鐵鎚碎焉不報上官

明年盜起搶掠居民兵報數縣（閩見類纂）

石自行動

姑蘇楓橋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沒于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出行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于港口石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水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庚巳編）嘉靖三十三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手平地滚擲如飛頃刻而止所城外東畠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定海志）

石臼相鬬

國朝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沉汙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鬬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亟往觀之鬬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友信實人也（馬氏日抄）

石馬飲河

姑蘇閶闔門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于河天曙為負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為怪損其額遂墮於此今名石馬穀頭此元末　國初之事也（西樵野記）

滚塘蛙池水鬬

賓州管定衛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閘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聲益大居人闢戶覘之噴洵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始知為水鬬也（西樵）

（野記）

瀛海水高如山

永樂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出塞數千里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次日發行經闊瀛海子　上令金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若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北征錄）

五行紀

水中有火

國朝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寧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天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火有習于海事者則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日格簡抄）

井彰神異

國朝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雲起予弟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巳未即無明旦復有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馬氏日抄）

兵器火異

國朝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二年）　文皇靖難兵渡玉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八面平地水漲二尺　文皇坐交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崢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文皇喜曰此必勝之兆也遂與南軍大戰次第制勝平定中原（資治通紀）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君寨夜大雷電以風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閩寨銃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俱有火（震澤紀聞）隆慶元年七月初一日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一本邊堡

異報懇乞　聖明躬先儆戒申飭臣工預備安攘事本年四月初八日據遼陽長營堡備禦劉垣呈據本堡巡城壯士徐伏等禀稱本月初四日各帶器具上城擺列防守至二更時分虎叉閃棍并城上旗竿俱起火喊叫如馬蚱之聲數次方止本月十七日又據寧前參將方國呈據守仙靈寺堡百戶程度禀稱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夜戌時分堡城北面三鋪旗竿頂上有火約茶鍾大塊又更樓旗竿頂上有火一塊及至督令軍巡視四角更鋪旗竿頂上俱有茶鍾大火至亥時火方消滅又據守備險障堡百戶李朝勳禀稱本年四月初六日夜二更時分本堡城上西南北角腰臺一旗竿頂上看見火起五月初三日又據參將方國呈據守黑壯寨堡百戶羅承恩禀報沿邊方土臺鎮靜臺原擺長鎗俱响吽等因各報到臣切照地方異事古未嘗無惟遼東逼近邊境虜犯無休大有可慮者因備陳十条　上嘉納之聿消變患焉（[illegible]）

寺焚火異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寧波五臺寺火寺在郡城東南隅郡命千戶尚文督造火藥於中是日

一日忽碾藥石臼洩火遂焰起灼幡幢旋及楹棟而所積火藥盡熾初如爆竹已即如轟雷屋瓦盡震遠近駭愕石臼重數百斤騰舉如孟越數十丈始墜于隣墻之外焚擊死者凡百餘人或褫其衣或脫其履或肢屍于墻壁或隕首于城闉或飛舞空中越街渡河騎入屋危而斃其他焦爛粉碎者不可殫狀于時尚千戶死遠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鄞縣典史江昊亦以赴救而死凡經灼焰者即歸家亦不得生眞大異也（寧波志）

廟焚火異

正德七年三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鐘皷自鳴火忽起桑樹上樹燔而枝葉無損廟宇焚毀而神像在火中畧不燋灼（守溪長語）

衣帛火異

國朝張靖之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莫知其何來也（剛山[illegible]）杭人王宗海一日會宴于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爍爍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甚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

偶因婢奕拂拾間火星隨衣飛墜未知何也（七修類藁）

神燈火異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籠百數爽爽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迨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叢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西樵野記）

火山神異

梧州火山在府城南隔江二里山下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于上或言南越王佗瘞神劍于山阿故深夜騰焰如火山有祥光亭又山中產物名螢廢有三足郡中有災福或使車將至則先鳴　本朝洪武中業原貯記其事（一統志）

木顯靈異

永樂四年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建於蜀之馬湖府山中採得楠木數萬株方欲開道以出之計庸萬夫之力方可達於水一夕木忽自行數里行聲如雷巨石爲開達于水次事　聞廷臣稱賀　上遣禮部尚書齎賜香帛往　答神庥封其山爲神木山建祠致祭聞山呼聲者三震

動天地賜亟歸奏　上命立石紀之（一統志及七修類藁）

木生異實

國朝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年諸暨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爲倭奴剽殺甚衆（寧波郡志）

鐘顯神奇

正統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觀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承安四年造金覽也懸之文殊寺晨昏聲聞四十里正德辛未流賊攻城聲聞百里人以是知其神異（危縣志）

銅錢飛

國朝洪武乙卯年庫錢忽飛一日南亳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內庫飛錢其亦甚矣（草木子餘錄）

錢化爲蛇

國朝正德間鄞都一村落中有蛇出爲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盌長數丈惟以嚙雞雛竊飲食而不傷人人求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貸

而甃爲圃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奚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砰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爲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於家頓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庚巳編）

釜鍋自鳴

國朝程襄毅公信白恭敏公圭正統七年偕赴春闈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爲不祥兆出避之鍋聲甚遠數里而止是年二公皆登甲科歷官清要後相繼爲大司馬（近峯聞略）

小兒出地

國朝正德末嘉興府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不知何異也（七修類藁）

神祐紀

蕭王輔戰

國初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大奮天威勦除僭亂一戰而取荊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闡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僞漢陳友諒未降　上率

三萬騎大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鄱侯也神號鬼傑玄冕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鑊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即　皇帝位（西樵野記）

眞武助陣

洪武末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方衆至四十餘萬宜莫能當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眞武二字旗幟遂皆攻以北益　聖天子興則百靈咸助非偶然也既而入正大統即建殿設像

金碧輝耀祀典崇重曠古無倫端有自哉（閩中今古錄）

地湧神泉

永樂八年　車駕北征韃靼駐蹕於清水源地素乏水士馬皆渴去營三里許忽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　上喜其神賜也因賜名爲神應泉（一統志）

御帳紅光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用中官王振計策親征北虜十六日我師敗績於土木驛　上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騙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紅光罩定　御帳房人見而駭異其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資治通紀）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五　光

神示兵機

國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揮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神也至今祀之（草木子餘錄）

稅牘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弇者嫉其名出己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摭拾以爲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冊牘閱之方展視冊牘忽聯翩而起漸升於空有群烏爭啄而攫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彼以尅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遂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筆記）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六　光

天妃救病

羅文肅公玘江西南城人爲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陜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青泥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船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篷蓬壓下如轎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旅灘上竟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轎足舉起蓬復故頓覺渾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襲衣數件覆之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帶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於楣間公登成化丁未進士官至侍郎（涉異志）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　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賫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故中山王尚眞世子尚清爲中山王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絹爲裡綠羅搭護青羅褶子裡亦用絹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蠲免差役優以絹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治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叵測爰順輿情用閩人故事禱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之人朝夕拜禮必虔眞若懸命于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舵縫裂開以數十人轆轤引水水莫能禦衆曰不可支矣侃等徹夜不寐兀坐徬徨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戰慄而言曰舟已壞矣速求神祐乃呼天妃而號剪髮設誓俄頃風定尋鋪塞之舟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桅折舵毀衆皆謀曰舟之所恃以爲命者桅與舵也今折毀若是決無生理矣於是舟中哭聲震天但大呼天妃求救侃等爲君民請命亦叩首無已俄有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曰天妃降矣吾輩可更生矣舟果少寧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請珓於神神許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神籌然人心舉安兄蘄神助祭明逐達於閩神之精爽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詎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効職哉按之祭法允宜廟祀者也在宋元時已有封號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屢加崇焉今荷靈祐若此行當聞之于　朝葺新廟宇以彰神貺也（使琉球錄）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七　光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八　光

前知紀

長髯道士測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髯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異之留之茶飲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耶（七修類藁）

異僧前知天命有歸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雞卵爲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叶落滿天星豈僧爲異人已先知　眞主故假以爲兆耳（客座新聞）

劉伯溫前知敵砲碎舟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九　光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與伯温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温忽躍起大呼　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温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急更舟　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决伯温密言于　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决勝　太祖從之遂平陳氏（尊聞録）

周張二仙前知舟覆敵亡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　上命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伐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　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鐵冠道人張中字景華者時亦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遥祭陳軍遂爲奪氣敗去（見宋學士文集）呼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温金木相尅之説而不知二仙已先從　太祖於舟天時人事已際遇矣友諒雖勢大安能勝之（七修類藁）

青田山靈前知劉公破石

誠意伯劉公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携書趨入闇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椎之應手折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誠意伯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庚巳編）

劉伯温前知子孫絶續

誠意伯劉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絶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襲矣至孫廌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爲處州指揮使正

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爲奇遇

異僧前知劉太師險夷祿壽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食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有死於火者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賜賚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七修類藁）

白雲和尚前知素帛有用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濙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陝當有用公出陝果遇　皇后哀詔始信其能前知也後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獨歐陽主

事不爲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永叔之裔永叔嘗辦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焉（筆記）

瘋道士前知更樓改造庫樓

成化間許尚書綸延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共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賓朋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覩風來曹遂禀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吏樓當改爲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庫樓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固許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瘋道士來寫者許已愕然及許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今松皐文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七修類藁）

刻石人前知府主姓名

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巳耕而得也一云出巳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俟與此窩其年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術遂爲建祠（餘冬録序）

九仙前知莆田黃公發解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隣縣儒學一齋僕所豢于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僕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侯長願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乃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庚巳編）

紫姑仙前知劉瑾誅戮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金入京師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尋慮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金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鎖刺落職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日格類抄）

遼陽美人前知宸濠敗亡

正德間徽州程宰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落莫轉沮不能還鄉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一夕忽聞異香氤氳而美人入入室交接纏綿教以居積四五年間獲利數萬殆過昔所喪者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懼流言曼至或謂提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眞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曰　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擒就戮程初聞　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心愈疑懼美人握手曰無事無事　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預知再棊　今上入繼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録也（遼陽海神傳）

紀録彙編卷之二百十三

奇聞類紀摘抄三

施顯卿

奇遇紀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値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右髙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裹果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異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爲王毋所偵即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毎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西樵野記）

劉尚書父子重遇

劉戩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貨稍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紿其妾曰兒死已焚之戩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戩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戩問曰公有子乎戩曰未也曰公有子見在已七歲何謂無子戩驚問故某具以告戩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遂遣一僕賚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丞

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親舊聞其事醵金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歳孩兒天上來盖謂其衰老之年得子于乖離絶望之中爲天所賜也（筆記）

王遊擊夫婦父子重遇

遼東遊擊將軍黄眞驍勤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尚寢侍問何故此時未興恐兒輩不能奉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答王侍不去久之太夫人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廕吾幼與汝父在軍中爲王父掠來吾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汝爲已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閒行見牧汝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來歴因不曾與汝説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來訪其端的則是非（可知）也王出廳即呼老卒詰其

原戍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歴告正統初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于此妻某氏方有娠七八個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某孤苦貧老死亦不知身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令左右奉其澡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婦子女叅拜復告於家廟叙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於王氏自願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效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

氏云（客坐新聞）

張百户父子重遇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户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别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僮獲免乃懲險從湖堤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面振拒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墊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雙槐歳抄）

得柬擬魁

國朝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珝在内閣其西席乃餘姚黄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柬於黄曰漢七制唐三宗宋遂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黄答曰但刻本常有之盖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答策擬魁而黄則未盡領會也他日黄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柬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黄居第二王固不當漏泄此柬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柬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其數耶（七修類藁）

徐生夜寢佛閣得金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生乃上梁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牆下水穴

中私議之而卧登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矣（菽園雜記）

南臺儒者獲飛銀

國朝洪武乙卯年南京廣積内庫鎖庫銀其重數百斤一日忽穿庫飛出有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寳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現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内庫飛銀亦神異哉（草木子餘録）

寺僧得返魂香

大倉劉家河天妃宫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于僕言行童於鶴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但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貢因風打

舟至劉家河收港泊舟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紿之曰此香是三寳太監捨供天妃宫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我是入貢之人安可留以待閣成但願酬之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之魂復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是也（客座新聞）

無賴子殺閣獲財

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相傳閣上有祟人罕得登宜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賽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衆當出金畀我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一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伏梁上視其所爲五人者危坐正面從者卽奉酒饌鋪列案上殽膳果核豐腆精潔飲器皆黃白錯落滿案鷄鳴將散無賴因呼譟以驚之諸祟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不暇收拾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方來覷蹟之無賴以實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七

告衆乃駭嘆俄傳梁橋線舖錢氏肯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無賴謂諸人曰此豈錢氏物乎持之詣錢錢視之果其家物也錢富而喜柔輭以歸之（惟志録）

程宰遇遼陽海神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旣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挽衣起坐悲歎浩嘆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户出視則風雨晦冥如故閉户入室卽别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惟擭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悒急無計遂引衾蒙首伺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八

猶其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緑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奇豔驚心真天神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劒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旛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殽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牕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邪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愼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衆筋骸爽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巵進酒其甘香清冽醲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九

泉甘露弗及也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繾合卅流浹籍孅怯宛轉殆弗能勝程旣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乃爲可惡吾非若比郎愼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愼勿言言則大禍隨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假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言敢不銘心倘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

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捨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邪然念飲食笑語交合皆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早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嘆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邪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寐靜聽汝室始終闃然何嘗聞有悲嘆聲邪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遜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腴潤倍加於前心切喜之唯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已託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久街鼓所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燭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昨夕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

紀録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一

郎果有心若是但當始終如一耳郎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敞韜覩床衾又錦綉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空中全覩錦裀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鷄鳴即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閙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珍美他日又念楊梅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其實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閩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郎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鷄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艶爍目不可正視轉盼間又忽空室矣是夜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哭嘆美人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灑脫若是邪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愛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邪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儲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詬罵不已數日疫病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中遭濕熱蒸發斑過半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頗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賈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　朝廷急調邊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與展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細者已售十八矣尚存麄者十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疋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崩天下服喪遂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　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　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握手曰無事無事　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　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也程又問輪廻果報人物變化雷神雇氣等說一一據理答之剖析詞旨明如指掌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未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欷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邪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之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泣濫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違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迢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肅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遽發一聲兄即驚呼問故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及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

從父留連累日未發忽久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邪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昏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拴梏下獄詰驗恐

有奸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檝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舟聽稽首美人亦于雲端舉手答禮容色悽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與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命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袠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林屋山人蔡羽述）

張指揮得鬼妾生子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妾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見敝船板生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之爲饑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

每日櫛沐必掩户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加於頸婢駭甚以告主母母往覘之如婢言遂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知其爲鬼物也急排户將叱逐之女已不見唯有敝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爲鬼張至今猶存（迎暉閣暑及西樵野記）

驍勇紀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菖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嘗持以行有一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逐奪浩浩應手擊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人爲之靡衆方呼號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俱將軍對乎吳蕃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邀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具則雙手舉起而浩則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爲浩困氣阻舌出齒爲之傷

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一十兩命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刺死浩平日獲賊馬疋數多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時正德年間也（七修類藁）

沈江

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輒謹護之一夕夢神命其張口噓氣與之江寤覺筋力異常遂能徒搏猛獸嘗運糧至京師途中與猾卒爭道衆欲毆之江持小桅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敢近江居家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不能及（濯纓亭筆記）

郭興

武定侯郭公興臨淮人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常從征偽漢陳友諒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射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及大戰於鄱陽湖建大攻之策友諒遂敗比復以勁弩射之友諒

中矢貫睛及顱而死又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侯（一統志及神道碑）

尤六十

國初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哥哥且來遂牽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扳其廊柱引裾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枝山野聞）

王昌四

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宜興人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以奮土去數尺或抵膝胯爲之動嘗傀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僅十鍾遠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隣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桅拂左右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蟻蚋紛然起叢薄間睨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鎗戟來昌搦其戟都折而置之拔巨竹削其端水十　才之大以堅之方

俯僂治竹未就虎至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擒虎兩膊而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腋信手二十舉驗其背後樹杪斃焉昌或又慮其力頹手足戰掉不自休遂奔山中推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天無爲則於室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亦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請之昌病命女往女獨遷舟衆至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觀此則孟賁烏獲又風斯下矣（枝山前聞）

阮二

宜興阮二素以拳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遇虎突入舟中阮遽登岸持一大石約至數步而伏候虎出直前騎虎虎雖有力不能轉顧阮左手據其毛右手擊其腦虎爲跳躍阮直不下踰時腦穿虎死（西樵野記）

張成　山東人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䇿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墻抱樹方可止耳凡有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圈麗中縮足而騎（七修類藁）吳泰閩山東有一人日能行五百里泗水至布政司二百五十里一晝夜能往返（灌纓亭筆記）

降龍紀

伏虎紀

于子仁發牒致虎

于子仁者湖廣武岡州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及長有儁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于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詈之更命健兩卒曰第賫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俛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　詔逮子仁下吏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屍家人殯殮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子仁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未嘗死也家人驗其非鬼乃內之子仁不自聊匿日與故舊游宴或汎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流而上以爲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以鐵索縶之於家遂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具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　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子仁自是不復見云（庚巳編）

上官杲騎虎至郡

建昌人上官杲能以法捕蛇虎謝士元守建昌時虎近郭傷二人士元曰率領徒往捕之從以兵弩甚盛杲過見之曰捕一虎何輒張乃爾衆知其有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杲曰但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爇火先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耽耽可畏杲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乃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虎弭首弭耳如畏然遂撫其頷而乘之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嚙杲足杲呼領徒曰可急剃虎敎我衆遂叢稍刺虎殺之人問杲何術杲曰此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灌纓亭筆記）

禁蟲紀

禁蜘蛛

國朝　太祖高皇帝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曰天下有福

兒郎應得居此又至諸堂中見蜘蛛布網屋隅　上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顧呵之出　天語方訖而蛛悉遯去至今諸堂都無蛛網云（庚巳編）

禁蜈蚣

南京國子監將成　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與爲雞鳴山以雞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山上何用許多突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爲後湖土地至今無鼠蓋剗業之　聖君動與天合也（七修類藁）

奇聞類紀摘抄四

施顯卿

除妖紀

于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遣呼救人者二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蹴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相公箕帚妾耳亨納之裁剪綴補亨衽履靡妙絕無儔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亨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躡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西樵野記）

道士除鱣妖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弱四五歲又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喜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濡中朱砂符焚於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鱣死於水面其首大如拳長可尋許詢其家子亦死矣（志怪録及西樵野記）

鹹毒紀

崑山民父杖殺犬怪

崑山一民家子方少年未娶夜有一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疾疾醫療莫愈子猶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人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遂去其父聞之乃怒詰子曰吾兒不言即當死矣言之吾不責汝也子乃以實告父曰吾以剪刀與汝伺其來但剪其衣便可驗治子受命惟謹其夜婦至子密剪其衣亟厲聲叱之婦遂去旦視之皆白毛也父見鄰家一牝白犬有缺處共杖殺之子疾隨差（志怪録）

馮漢除芭蕉怪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生居閶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蕭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裾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即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人數僧矣（庚巳編）

潘道士焚偷人之怪

國朝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久納涼庭下久之方欲就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鄰女名紅英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冒暮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載子華浸以尫羸巫藥莫愈其父母詰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潛入寺見子華病在床賫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覓至西廡鉊器中一偶人背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西樵野記）

葛棠裂畫女之怪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屬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事効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士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才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棠略不計真僞曰吾歌一杯一詠姬乃連詠百絕詞皆清麗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士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碎裂之（西樵野記）

王賣花除掃帚怪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爲業成化初行府庠西側驟雨如傾憩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與之女子曰汝姑坐候我進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寂然王乃恚詈訴諸鄰鄰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偕衆排扉而入杳無人蹤視至廁中豎一敝帚蓋數十年物首簪二花衆皆愕然出此箒斧之呻吟有聲（西樵野記）

物精紀

王全見蝦蟆形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於貲爲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之妻子婢僕皆不得在傍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因之已而出恍惚若有所失是

夕夕（庚巳編）

布政夫人見蝎形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偶容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閽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於榻閒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爲妖妄閽請曰他日願相公密覘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閒又成好女子矣言雖甚諱而意頗羞澁已而怨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貴緣見公者欲有求耳公不終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某昔爲魅得罪真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焉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栢者是也至今猶存（庚巳編）

仙佛紀

神鬼紀

龔元之遇嶽神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

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之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及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士陰官也事體無統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延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元之求觀獄神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燃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故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即愈（庚巳編）

胥教授遇閻王父子

鎮江胥教授者正德間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二月治經書畧遍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閒祖父具卮酒爲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曰幸僕從及一馬

來請教授秉之且謂師曰馬性頗駃馳凡見人開目則蹄齧請閉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纍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胥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生久荷陶鑄無以報今者爲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延賓誠疎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皆其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緡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繫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其以罪爲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爲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下堂上馬而別遂超到家心頗疑惟詰旦往訪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番隋因圖賴公爲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

知二子爲閻公之子而所遊者宜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庚巳編）

龔弘遇赴任城隍神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驛有官艦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卽造公舟拜謁公怪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德獲與神遇曰以公正直故相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覲時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案牘之勞答曰吾儕勘陽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之乎曰公第閉目卽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爲營救神曰此婦妬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爲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也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

瘡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瘡少寬方熟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益推官當豫後其令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歿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湖興志）

張昺遇鉛山土神

張昺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酒得薪直只其半市鹽歸烹從之一日從市歸乘飢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鄰保疑其妻姦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另的

纔仕白晝坐堂上忽有緑袍黑幘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公無疑吾乃邑中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異問故神曰某以中鱔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數鱔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飲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異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蘇譚志）

歸叔度遇蕭公神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界抵一民舍寓焉坐定一老翁負笠亦來翁顧叔

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不答疑其爲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我爲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覘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遅子矣卽不吾信達蜀無日也叔度俛首謝詰旦問翁則已行矣遂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覘有草處行取道萬山中皆闃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至孥妻子亦無倦容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峯巒若在天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曰蕭公其神乎頃之微聞鷄犬聲俯瞰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與其語言衣服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此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篁劒棘人莫能至縱使木拔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乎是誠神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卽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

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具鷄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道而别别未三月卽抵成都矣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强力善飯每與人追述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爲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戴冠筆記）

陳俞二公遇陰府官從

姑蘇陳僖敏公鎰俞太子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宫行香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稱蘇州府從事問與一人告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臨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宫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嘻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敬畏有如是夫（西樵野記）

姚宗大遇五通神隷從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爲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間見車馬喧闐隷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横於道厩卒亦攬轡於側姚始行姚意爲官府會席猶訝非鄉大夫居址詰旦詢之乃民家延五通神也其靈怪如此（西樵野記）

富民遇亡父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卽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容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若得食甚善乃設鷄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已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命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遂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逆賓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爲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爲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行逢爲惡狗所嚙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庚巳編）

范文遇關山鬼隷

少參臨海范公文祈下第歸自杭必欲抵家馳至關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隷兵進曰君何爲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顔過此故也隷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爲郡參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乃官差至

新昌拘罪人問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饑甚隷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隷兵送盂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隷兵出偕行至人家門隷兵曰我入此家君聞哭聲我走君卽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隷兵于門內拘一人踰墻出卽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隷兵爲陰司攝人之鬼也公後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涉異志）

優人遇鬼召演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數演梨園飲客酒罷夜有二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廂間章縫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人命云今夕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復睡一覺乃是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冥錠也此廟蓋 國初嚴尚書舊遊地爾（西樵野記）

翁媪遇鬼請收生

姑蘇閭門子城上有薛家墳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娘者乳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視一男子遂去行過上新[illegible]

至其家人物繁夥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蓐艱苦翁爲治之産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酬以雙鷄段帛復命二男子護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覘雙鷄乃二蝦蟆段帛乃楮衣也是晚翁憶舊道求之無見其居辟家墩者曰夜聞鬼聲笑謔鼓樂喧鬧若有燕慶者然（西樵野記）

黃村匠人遇冥卒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途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將歸黃村今相得爲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傍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鏇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公事也匠即取鏇納著柴積中直俟之俄見窓裏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繳迺卒自窓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酒鏇一鷄一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探柴積得鏇鷄骨猶滿地始惧其爲冥卒也（庚巳編）

楊寛遇東嶽從卒

真定府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寛者成化中嘗因公宴掌酒見墻角旋風二團廻環不巳寛意旋風中多有鬼試瀝甌酒酹之一風頓息又酹一甌亦然他日寛與同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遇二卒山下青衣白襴邀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寛問識其人意必誤也誤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忘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寛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與大駭寛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遂故處仍見二卒詣寛曰君無庸疑我我非禍君者顧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嶽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肖縣行路饑渴中得君二甌之賜甚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答謝耳非有他也言訖皆然不見寛歸親與人說（庚巳編）

陸容遇見鬼兵

陸容居吳之樓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化緋緞服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

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庚巳編）

鄷都鬼市

鄷都縣日暮有鬼即出闤闠中交易謂之鬼市近彼有李縣丞忽語家人曰閻帝爲鄷都縣市價不公以我無私選爲議斷語訖遂卒家人異之有一家人將死入其坊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刑械畢列正窺視間李數叱之曰此地惡有生人氣耶家人驚懼疾趨出亦幸無虞（西樵野記）

夏傑執放鬼鴨

隣人夏傑弘治中訪娼娘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遣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惟委之於野蹣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西樵野記）

顧媼見煞鬼異狀

正德初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於靈几闌中障以彩綃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媼守家媼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犬緊繩從覺中而下搖案喫牲饌見媼運杖捶之

媼肆號呼衆趨入室已失之矣（西樵野記）

貢院地中起聲（此下紀鬼異聲）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於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戮於此亦有生瘞其下者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云（庚巳編）

衆鬼泣聲送葬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溝壑者悉埋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葬日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覩其形人謂潘生瘞及枯骨衆鬼爲之送葬云（西樵野記）

四鬼啾啾作聲

吳醫陳雪谷宥正德間第二子忽寒熱作譫語陳疑其有病試問之對曰吾某鬼也來勾攝汝子耳陳奠之子少愈明日譫語復作陳曰昨嘗與遣矣何故復至曰吾某鬼也非昨來者陳亦奠之其鬼曰昨鬼適往城隍處告汝子不理隨往上方矣陳方疑懼間有二鬼來曰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我土地所遣隷也陳求解于隷隷曰告者在此不敢私陳問告者何在即應聲曰吾爲某事告耳向

緼我來求食者亦在此相勸一時四鬼各啾啾喧言不已陳之僕怒而唾於旁鬼即罵曰汝以某年月日竊主銀匙二柄易錢與閶門某人家賭於蘇衛之二門外一擲而罄汝賊也何得侮我僕倉皇避去又有一道士以符叱遣之鬼亦叱曰吾與陳素有讐故告神而來汝邪術安能遣我陳乃百方求禱而三鬼亦苦相勸解明日乃曰汝當每日作紙錢數百路我足用則止亦當歲時致祭陳許諾及設盛饌祭四鬼散去子喉中忽有聲如闢門聲即索糜飲尋愈後日以紙錢焚之仍立二鬼木主

歲時賽於家數年一鬼時作聲於空中問以禍福事多驗陳嘗自述以語人云（道峯聞警）

鬼聲呼胡先生

胡敬齋先生居仁弘治中嘗夜行山曲聞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乃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爲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存乎其間云（中州野錄）

鬼聲呼辣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海南于公幹從五六騎出城舁肴酒爲路食日午至半房南大椰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同顧一髑髏在旁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辣否髑髏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惟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從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歿蓋來之將亡陽氣衰矣故陰氣得以干之況寘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可以爲戒（馬氏日抄）

墓鬼夜轎中嫁女

國朝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驚婦入空轎也婿家疑爲所賺訴于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有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一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段圖雜記）

三鬼擡轎中嫁女

寧波張昺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未到任時縣有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幰出婦乃空輿也乙謂甲欺已訴之縣甲又謂乙戕其女互訟無驗前逮媒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能決昺至以鉛山稅額過溢民不堪命欲勘實奏省之行至邑界有大樹蔭二十餘畝不可田欲伐去之從者咸以神叢爲諫昺不聽翼日命役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飲道左乞宥狀昺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果流血衆懼昺手斧之衆始盡力三日斷其樹樹巔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爲狂風吹至一高樓與三少年俱食以美饌時時俯瞰城市居廛歷歷可指第無階下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也訪其家即甲女嫁乙時失去空輿者兩家訟始解昺以其木修廨宇所蔭地爲官田而悉毀諸淫祠之在境者（寧波志）

劉僉事遇鬼告狀

國朝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獄王廟厠遇一故識匠悟其死噬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匠欲告鬼鬼挽之同匿河濱匠强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徐相公我且迴避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扈抱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曰有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公曰鐵匠既負汝錢吾爲汝追還汝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匠回多焚鏹以酬鬼已而平安（志怪錄）

張昺夢節婦訴寃

寧波張昺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縣有傳四妻祁氏夫死舅姑欲嫁之不從先是昺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者具牒進聽差字牌下願守者具牒進聽節字牌下昺判牒還之聽其嫁守祁爲舅姑紿以判牒於令乃授以願嫁牒進昺判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矣汝更何待祁不得已佯許之期有日乃粧束哭奠夫竟潛投後園池中死舅姑怒實土瘞之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碁月昺憂之齋戒禱雨卒不雨一夕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牒泣訴寃狀昺聞狀既覺悉記其都里姓名徑至其家鞫之啓土得之貌如生昺乃大慟作文祭之忽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即具殮瘞如禮罪其舅姑及同謀者上其事于　朝旌而祠祀之（寧波志）

沈御史遇鬼訴寃

御史沈子公正德戊寅秋視屯田于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自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寃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之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蓋是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爲妖大駭流汗噤痢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詢之曰縣中得無寃者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其弟所殺幷及其子事適敗露殆爲是耶蓋景字下爲小字祥去示爲羊字也沈鞫其弟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沐異記）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刋知事毛　顔

督爲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異林

李兼 著

吳　徐禎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詰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朔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荅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詳至山下遇有丹旐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絲衣騶騶擁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蹐懿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荅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擂自謂不辭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荅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即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即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愁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謁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坷吾當代卜即見復也玄敬喜諾即具手疏陳述其意俾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今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過訪議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接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即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終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快快求禱於神即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既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即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

雷蓮頭者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入沙門遊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扃閉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成固鎖鑰舞鶏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吾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肩臬編戶遼東應役王憮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願乞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縶之噀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餓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梁上懸槁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饑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款不虞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揭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揭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巵還來相會話仙機璇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託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怏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爲之結小髻每髻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泰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取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群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瘧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嫗將死盍返視邪人衆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責冠擧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諸笑謔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翕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囷廩甚侈怒曰彼囷求福已耳且爲之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試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雖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怍見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啖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糧糒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餔餟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啖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即舉予張口瞬息啜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盡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飫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趺坐道上有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輒笞一十亦無異懼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富媼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媼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脅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殺錢萬計媼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顖門陷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明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椽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摶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鶴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攜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奉椽椽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因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眞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濙遍游嶽閭求訪之後于泰中邂逅宜處延意企仰道眞乞廻鶴馭以慰眷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即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竪昇一甕來即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竊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噀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闊岸沙際橫一扁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饒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肯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遂以卜筮授之驗無不中有卜者每聞宏作卦輙從隔壁中竊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易但言貞荅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曰家有貍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貍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歲貍奴當去何能久也及期貍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扉撐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扃踰垣而逃卜於宏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宿嫌求稍耳召其子遣以金帛禍乃解胥經吳閶門都彥客家將放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二人來宏曰公等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觀蠱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傳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謹當撿之即可療惡少果殪執之可久砭其腎大臥艮久差有羣少飯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與衆樗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據局視之曰爾何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貪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剌彥脩曰雖可剌僅舉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剌之卒如彥脩言彥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驗甚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寄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被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旣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諱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南丘公雅所稱當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最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當有聯璧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康使其次卽今孫光祿交並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綰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豕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琛偉儀雄幹善飲喜交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團其腹作紙備置騎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進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輿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擧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吏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且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惛然無所荅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吳縣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逼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醉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濤爲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袞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荊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疎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覓花問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瓊瓊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眞欲與文簫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亦為清唱

饒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會歸遇虎攫父去賽賽操刃進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采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姉入山采薪遇虎攫姉去六女操杖進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姉乃脫竟斃太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建康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吉黃栗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二月叙州樹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纍纍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墜啓視之大錢五枚歘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震發如竇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彌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瀆池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溫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帚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並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鄒奮為蕭山令性貪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奮殺之其子求為報奮奮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杯忽自躍墮地而碎奮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滁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為異偶過屠宇見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滓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寸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網忽得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捷海水為之披離乃知為犀也

異林終

志怪錄

祝允明撰

志怪錄

祝允明

志怪雖不若志常之爲益然幽詭之事囿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來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紀之則卒然之頃而値之者周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亦不爲無益矣况枕語惚說奪目警耳又吾儕之所喜談而樂聞之者也昔洪野處夷堅志至于四百二十卷之富彼其非有眞樂者在則胡爲不中輟而能勉强於許久哉吾以是知吾書雖蕪鄙不敢班洪亦姑從吾所好耳若有高論者罪其繆悠而一委之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廢吾何憂哉

陳僖敏俞宮保

陳僖敏公鎰與太子太保俞公士悅少時相得出入恒俱一日黎明同入郡學傍一居人寢門內聞街上枷鎖之聲窺之見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及囚皆倉皇曰丞相來宜急避之遂皆入古廟而沒居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則二公隨至矣

還娘

泰和蕭都憲子婦劉氏年十七歸蕭字還娘忽得疾死蕭氏從地里家說未及旬即瘞之郭外還娘初入冥府見王者三人坐顧還娘曰誤矣奈何吏白王欲姑留之王執不可遂放還途間見隣婦亦追來還娘問之婦曰以女撞殺一鵞箠之至死爲其訴寃追至耳還娘既生在棺中無計以出忽隱隱聞塚上羣烏鳴噪有人見而怪之至墓旁聞墓中號呼之聲告蕭氏家乃急發塚出之痒疲已甚便加救治漸以獲爽得安計死十七日矣方隣婦箠婢時還娘已死數日以是知其不妄

鬼買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濮涇有一家七人同死無孑遺無人爲斂市有四人遇一老詣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錢價四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併棺到家當還汝也四人遂載棺與俱去將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家無一錢惟有麥二十斛可以償汝屋後西北其家子親也可爲我召來言畢遂先登岸入門四人乃與舟子至其舍則寂無人焉視室內有尸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見其隣果有西北居其人其親也語其故親亦驚哀來爲酬價果有麥二十斛乃俱與之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有董仲頫素以敦孝稱成化丙午八月十一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頫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芡草所縛者時仲頫方患耳聵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不久果卒

白大怪

崑山一民家子方少年未娶夜有一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瘵疾醫療莫愈子猶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人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遂去其父聞之乃謂子曰吾兒不言即當死矣言之吾不責汝也子乃以實告父曰吾以剪刀與汝伺其來但剪其衣便可驗治子受命惟謹其夜婦至子密剪其衣[illegible]之婦遂去旦視之皆白毛也父見隣家一牝白犬毛有缺處因共扑殺之子疾隨差

馮副使

吾鄉馮副使定成化中赴京師聽選朝罷趨歸還至宗人府府中有古井甚大馮忽下馬趨井旁顧其中拱揖數四從人及見者方驚視馮倏然解帶置地上隨涌身而下急救之已死矣馮在途間喚一吹手卒在舟喜其音厭衆擕之至京卒懇求去馮怒箠之致死至是人以爲其報云

貢尚書

成化十六年羅洗馬璟李侍講東陽同典南畿秋試李在院夢有神語云貢尚書來見李延之乃一貴官貌甚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今來應試煩爲錄之李遜謝既覺以告羅且素念不聞有此人漫不爲意已而取舍初定李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伸謝遂寤猶不能解比拆卷首選乃寧國貢欽安間李問之寔前元尚書師泰之孫也

王挺鬼

相城村人王郎素有膽氣嘗夜啓門暗中見一物疑其爲鬼郎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執火視之乃一朽棺板也王立燒之聲如爆竹良久乃滅鄉人號其人曰王挺鬼

海神請讀書人

嘉定東門外有米外郎子年十三歲一日挾書衆將詣外傅倚門少立忽向東疾奔其去如風瞬息不見父母急集族里追之無及也路旁人云適奔過抱樹求止不能得樹折遂去矣又至前人告如初俄而人報云直望海而趨矣繼報云巳入海矣父母無所施計伏水濱慟哭三日將還忽水中湧出一人視之眞其子也方將抱持子向西仍去如風父母急回至家無有也又皆痛駭明日有丐兒來報曰昨夜宿前村土地堂見一童子伏地而睡視之實爾家郎君也可往取之父母驚喜急與丐兒同往則果在地扶掖以歸猶昏昏然不省類中惡者幸而眼開能運動以湯液灌之一日始復衆問其詳曰兒方倚門忽見一少年從東來貌甚娟秀戴軟翅唐帽衣綠袍束黃金帶騎白馬亦瑩皎如雪從後者可三十人皆人身而首則或蝦或螺或鱉或魚不一類少年見我即命從者擧挾之東行雖大呼不可得止也至岸視海中一道水開遂成路挾沙衆皆擁上路四望瀰漫俄頃至一城郭入至大宮闕朱門華屋弘敞煥爛少年止於門外只令閽者通謁曰奉命請讀書人至其閽者亦魚鱉之屬受語趨入少頃復出命他吏引入至一殿下其殿極高廣都作白色似蠣蚌之殼所爲光彩照耀恍惚奪目不能正視吏命入殿王者坐殿上其貌巳老鬚鬢雪白其冠亦類唐帽身披白袍通刺金紋腰橫白玉帶問我曰汝解作文章乎對曰不能曰然則何能曰只會作對王曰我只要作文章者今汝不能無用汝也因命左右引入學館一觀即放回左右遂引入東偏一室見一童子可數歲貌秀特異旁吏云王欲請讀書人教此子耳少

頃復引見王王命仍遣人送去衆復引出前少年尚待於門得傳命因復乘馬命衆扶之歸至土地廟前廟神出迎其恭少年即以兒付之土地即收兒宿兒後亦無他今尚在也事在成化十九年

雷書

丁未五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二十五日忽大雷雨勢烈甚其日申時崇義庵東鄰張氏有梓樹合抱爲雷擊一大枝旣而視樹下其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貳尺餘畫紋如指闊深入土幾寸其文曰子乃言非篆非草雖經雨水衝灌而不湮沒眞天神書也張氏子爲予友次日予始知之以紙摹得其文

妓乘魚

南京教坊一妓與一鹽商情好甚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即歸汝能待我乎妓諾之商一去不來妓門戶寥落猶無改念但多方訪商巳而得其所在遂馳往尋之果遇焉商感其意因贈之金帛甚富曰我事未畢尚得幾日始行汝姑回此物亦不足盡吾意俟歸與汝續前好也妓買舟獨歸數取金令舟人碎之買物舟人竊念可圖至江中夜靜即投妓水中盡有其貨妓至水即有一物乘之安穩如坐徑行去日將出至江陰一村大呼救我村中集人視之頃刻抵岸下衆扶掖而起視所乘乃大魚妓告其事衆共送至縣治官爲之出捕問其驗妓言船之狀且云有紅羅鞋一隻上綉石榴花幷綉主腰一件同置舟中席下枕旁計此時賊尚未見也官如其言急往檢諸船果獲盜寘之於法而解妓還院云云

保保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腰體素弱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櫥上審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巳在途將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保巳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鰻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亦死矣

腹裂生子

鳳陽府宿州民張眞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憊甚成化十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之右邊忽開裂一處產得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官爲給養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　朝子親見周云云

蓮花和尚

蜀中有一大橋側有僧居焉僧素謹愿爲善無怠暇則織草屨掛橋上過者欲取則取之推此他可知也一日雨下霹靂大震視之則此僧腦裂而斃矣咸以爲誤或疑其有隱慝但心腹不冷其徒未殮五日則復甦曰始被擊時旣死雷神驚曰誤矣亟命取藥治之又令衆鬼揉合破處久之復完好乃還生不知死巳五日矣視其頭皮雖連而骨巳碎作八捌狀人因呼之爲蓮花和尚吳叟在蜀目擊其事

天裂

先公說曾從中在學舍一日以事赴郡中當未申時忽見天裂於西南凡十餘丈時晴碧無翳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時同輩及衙前

後數百人咸見之

謝老牛

蘇州閶門外上塘楊家以鬻油爲業畜一牛行磨九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論價將成交夜托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還之今既老主人將賣我與君切勿買也其人夢覺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召君矣必以後日殺我我與君素無讎茍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欄中身有白毛頸皮以行磨久已皺破君當識之言訖而泣其人乃許之天明方共嘆咤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欄宛然夢中所見者見其人來即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殺楊亦大爲驚感誓不敢賣也而謝氏子知之遂來贖去養之終牛之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何老人賣鬼羊

長洲有何老人者嘗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何疑之曰深夜安得有羊此必鬼也負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何不顧天明視之眞羊也遂詣肆賣之得銀伍錢曉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旋失之矣何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兵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上雜衆屍中至夜分明月下遥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旁道士以燭燭群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尫殘瘵者俱不用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平生謙謹和易習行五雷法甚靈每遇水旱郡縣必召之所禱立應成化甲辰授道紀司都紀予嘗有文贈之丁未正月即移病閒居然固亡恙也至十六日歸俗家徧訪諸族屬曰宗茂老矣此行乃作別耳既乃入城出訪交游或以別爲言人不喻也又語其徒曰老子欲去矣至五月一日晨起盥濯極虔持香詣殿上拜禮畢曰我今日辭雷公去矣俄入舍檢衣裳雜物分遺諸徒迨夜乃默然坐小室榻上至明日封香帕詣各房請見衆道士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矣同舍郎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師令出既而覘之師瞑目矣亟大呼救師開目曰今日甚好汝輩勿留我也可將姜湯來我欲飲衆競去覓湯師亟起開戶乃上床坐而化去良久弟子來呼之已不醒矣時十六日巳時也留一偈曰六十四年明月其中有圓有缺今日飛上太空三界十方透徹

劉西江

永樂間有劉西江先生好遊一山寺僧頗厭之寺有空室二間人宿者多死一日西江至寺僧乃盛饌享之此室勸之抵醉就宿焉二鼓酒醒聞誦觀音經其聲漸近西江以爲僧徒耳攬衣起坐時牕外月色如晝西江自牕隙窺之乃一美婦人也誦畢即向牕合掌作禮牕忽自開婦人從牕入便據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蚤起謝諸僧去行

過山側見一巨蛇吐舌而死西江曰此蛇精也即夜來婦人耳非我必爲彼一飽還以告僧僧愧謝之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名既覺不以爲意已而中鄉試會試廷試皆得一十八名謂前夢不足憑矣後追思之以三舉之數合之即五十四也

尊經閣

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相傳閣上有祟人罕得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誓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衆當出金畀我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伏梁上覘其所爲五人者危坐正面從者即奉酒饌鋪列桌上肴醑果核豐腆精潔飲器皆黃白錯落滿桌雞鳴將散無賴因呼譟以驚之諸祟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桌上不暇收拾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方來踪跡之無賴以實告衆方駭嘆俄傳樂橋線舖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無賴謂諸人曰此豈錢氏物乎持之詣錢錢視之果其家物也錢富而喜悉畀以歸之

文秀才

吾蘇文秀才宗嚴名森嘗夜讀書於樓上忽聞人登樓聲須臾一美婦立几前宗嚴兀坐不爲動遽取硯擊之應手而滅逃無所見後文官至都御史

測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儁南宮亦應高捷蓋以寓二中字故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特不與賓興當更得

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汝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皆然

鬼告狀

外大父徐武功公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岳王廟側逢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騶至匠欲告鬼鬼挽之同匿河濱匠猶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徐相公我且廻避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拏虛抱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曰有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鬼曰鐵匠既負汝錢吾爲汝追還汝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去劉復諭匠回家焚鏹以酬鬼已而平安

蔣君科第前兆

余母姨夫蔣君廷貴應試時求江東籤得詞云前三三後三三初不曉所謂已而二舉不利成化辛卯宿秣陵中夢本學教諭陳裕率之觀華屋甚且指謂之曰此郎今年試題也蔣徐思之蓋富潤屋之謂也遂加研究既而果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第三名刊此篇義文云初蔣君夢後渠瘧甚篤時時驚呼同邸生問之則曰吾見三鬼來擾吾耳一日又駭躍大噪問之則曰適又見一美姝謂我曰我乃桂花仙耳汝勿怖也人曰此吉徵矣洎臨場猶扶舁以入既中思之無不應驗三鬼者人以爲第三名經魁之應也及上南宮又三舉始中進士第三甲蓋見籤語之異兩三三字上皆指科數下則指名甲殆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膝痛視之皮肉皺縮然痛不甚極至夜則痛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目口鼻靡不具足愁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所治然每有人觀必痛入骨髓人不觀則復不痛其晝間披衣行動飲食畧無苦至夜便劇雖無觀者亦痛忽見二三尺許長一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識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爲都統制乎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并我一家十七口皆斃此何等冤也今覓汝凡三百年矣幸而遇汝我豈能捨汝哉道士遂卒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紅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二字其家因以爲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板上有字曰吉昌㕓下爲窖有銀數百錠每錠亦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有吉昌字且其名也欲盡得之衆不從特讓其多取殆十已五六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官訟纏綿不已或以貿還亦自消耗一人頗有識曰此誠天付彼兒非吾物也舉而歸之其他亦從之蓋所有畀兒父由是數家得無恙兒今猶在襁褓中未卜其後如何也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晚出三山門唯有一弊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襆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曰將取其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偕行匠甚幸與同入飲肆又買酒同飲匠唯感慰既而共宿翌日一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拳之蹴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爲所痛毆遂頓絕推墮大隍中奔而去至前途開襆視之唯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復問襆擲之床上弊裘懸梁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風雨大作匠在隍中氣未絕聞風聲稍醒矣見一神人告以賊姓名居處及錢襆所在又語以賊意且悔今在家不出某官郎將過此汝當呼冤速往捕之必得矣詰旦匠醒果有廵邏官卒至匠大呼官出而問之得其說徑往捕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遂正其法

長橋美人

吳江垂虹橋旁有媼素業柯斧兼粥裙釵弘治初年秋日媼偶出市一小女留守室中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逶遲徐步女方屬目美人遽入其家女叙拜延坐諦視之猶未笄而姿色艷冶妝飾瑰麗風態飄逸恍惚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叩美人便問婆婆安在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當重來相訪也出門擁舟而去媼歸女告之媼莫測亦不爲意明日媼出美人復來女驚接謝之曰娘奉候久不見臨顧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詢其姓氏不荅又問小娘子有何言幸遂言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語語女曰我要相煩求一配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爲告之美人曰幸存心勿忘也因拊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隨之同行稍久見畫舫艤堤旁美人謂曰此吾舟也挈女偕登舟中張設珍麗異倫異香清穆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果一盂美人取數枚奉女女啗一二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媼媼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果奉媼既而杳不復知稍物色之不得也以語諸人好事者轉相諏訪絕無好音時聞得以爲水仙殆蛟娥龍女之輩矣既數月忽又過媼又不在女力叩其詳終不見荅翻然而逝仙邪鬼

邪妖邪不可得而知也

范文正公為閻羅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卒吏追之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敬竊問傍人算何事皆不答敬因潛聽王者所言乃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復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問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敬又竊問傍人殿上王者為誰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也曰卽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竊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鑄

吾邑茯扁里王君鑄嘗獨臥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類鴨鑄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床聒吾耳也鬼乃作驚聲鑄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難鼓其聲庶幾其一懼鑄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以其床帷覆鑄身上鑄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不復作聲

鄉人妾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叩戶聲亟起而燈已滅暗中開門問其夫夫不言第共入室遂同寢合歡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卽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也夫驚曰昨夕以事阻遂忘前約汝何言之謬歟妾色變曰吾固疑之矣因道其故夫曰今夜當勿寢同坐以伺之至二更許遙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作人立而來乃卽格殺之妾亦無他

蔣令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乃前所書科第先兆者既作邑一然未及一考而卒後代者來入廨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坐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卽舊尹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貴明公為圖之新尹遂諾為立廟於縣治隙地縣民稱為縣土地廟崇香火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乙未地震白毛生

成化乙未春四月吳城地大震旦視之遍地皆生白毛正類猫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余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旦方倚門閑眺忽見一租戶至其家手携一布囊及門置于地聲嘶曰小人在此華甫應之忽憶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為公來耳華益驚曰何為曰身死得為公人今奉命勾攝華曰然則攝我乎曰未也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公不知首至此奉報然後他之計勾完亦得一月公可處置家事從容而去華曰汝囊中何物曰恐相驚不敢出也華強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獠牙火眼之屬悉是色紙所為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為公人或攝事則假此物籠戴誠如陽世所塑畫者然非鬼身真亦有此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公欲同往一覘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家人見華來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不測來意而亦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卽取色具籠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一聲其家方驚則

病者已死矣華卽回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告人致永訣人皆寬釋之既而漸病月餘而死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與比身兼百技淫意方術神怪變幻聒駭耳目而忍為不肖之務故人皆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其詩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路宵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山勞我凌風速於走昨夜告神神不靈我為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情追憶當年曾向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故鄉今宵月夜秉明燭又說前生真可傷長記留連在芸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嬉戲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賭稽木英豪壯氣死還存何事凄凄在鬼錄孤魂飄飄無所依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杜宇花梢啼番思昔寓塗菘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時儻家太不仁言悖出今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般異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青彩雲間士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為伍一笑壇前識表儀未是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歌我詩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為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壇前夜欲闌丹青寫與期乎安菊壯老人此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荳蔻紫蘇子兮真用謬良姜官桂用些些須厚朴陳皮為功奏半夏檳榔白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兮

尋至城三片坐姜兩枚聚切切分明何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土地顧公也是神君有誠心莫負盟君有誠心所必應縱然虛誕何須評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修眞洞題詩今夜是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啓南先生弟也秀粹而蚤夭其家一犬頗異余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犬也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葬在家而數百步既乃東遷亟守圩去故壠四里甫治冢時犬偶隨一往及冢成犬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門外水而東郎尾視之犬或走或遊踰三四川徑奔冢前踡伏帖帖而卧如是累年霜雨無變爲此過惟明道大事呼犬至示余犬正黑色頸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頃犬亦來家乃陸行而歸也相城至太倉且八十里犬性亦靈矣哉

錢御史妾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覓一妾侍奉惟謹錢甚嬖之既而令人往家迎其妻來比至錢見妾全不留目維妻適坐其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人焉者妻直以爲惑溺新寵故棄己耳亦不問之其妻出室必謹鎖室門累不懈殆居月餘錢白晝閒入妾房妾偶忘扃鎖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之則一小燈檠高數寸上然燈熒然其旁有木一盂縛一鼠於床足置羹食于器中飼鼠甚肥以布幕其兩目仍加鐵釘焉錢大駭亟滅火擲水殺鼠擲之廁俄而逢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許時在何處妻曰若佯不知邪月餘弗吾顧也錢曰我何曾見汝來妻乃告其詳錢益驚曰吾目中絕不見汝且巳見吾毋亦竟不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耳乃知妾厭勝吾五其危哉立與妾前譴而黜之與妻歡樂如初

娼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在北方婦人群婢類多能此而娼家甚焉有少年郎狎一娼婦以其爽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已經歲辭他娼才親兼勝者弗能移也一月晝臥樓窻下命往市魚爲午餐俄而見娼自携魚以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邪注意察之娼不知郎之察巳也提魚徑入廁中郎益疑怪附窻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溺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惡恨召與言別竟不餐而行焉余按博物志有云月布在户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户限下婦人入户則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可以此留男男亦可以此繫女也其來久矣又聞娼不欲接其人則撮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

幻術

先公仕晉藩每見幻術或飲醋數升或裸體仰卧以巨石壓胸腹或擬石爲秤捶通紅而啣之至如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剪紙爲驢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客渴索漿既乞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旦視其所騎騾以首枷入石欄中矣項大欄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甚婦喜笑於旁或教客謝過懇祈婦始復施術騾自出矣村兒放牧牛羊驢馬之類累無兵仗以衛但散置郊原而縱之惟聚沙土以指周旋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任有虎狼至此惟蹲踞環繞於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夕開畫安然而歸若是之類皆以爲常不可勝紀

王臣

成化壬寅有妖人王臣者本襄陽人少亡賴長而流蕩四方不知何自得左道兼曉房中術遂由淮入南京結納諸中貴人因以上聞召入京師得爲千户臣肆言爐火事黃金可以立成諸藥多出江南願往採取遂命大璫王敬偕行臣直隸諸郡及江西省地徵發府庫其歛富室金帛累巨萬展轉至蘇杭科需尤甚信意出一紙録市人姓名括取金玉人無得免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户途路行人妄傳其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匿東南騷然有類大變郡縣無如之何亦或閉門不敢治事又命吾學徒抄録命書既稍從之後發泒無已遂爲諸生大詬詈幾欲箠之乃匿於驛亭上奏諸生遏勅毆使臣等事賴巡撫尚書王公恕累疏陳其奸狀追逮回京伏誅仍傳首江南被害諸郡

袁尚寶相術

國朝袁廷玉相術獨步天下幾如天綱而其子尚寶忠徹亦精絶無倫先祖妣淑人錢氏伯父孟書先生紳正統初掌教於鄞先公巳領鄉薦往省之時袁家居先生令遍視庠序諸生以及先公袁一一决之而於先公獨無一語叩之亦不答於時未測其意越數日袁來獨訪先公手贈私印二枚其文一曰給事中章一曰參政之章後先公竟拜二官不爽先公又說袁在京時與朝士同集一十人家將合讌諸公就袁叩休沈俞司寇亦在問之尤切袁特告俞曰公且請歸家治忙事郤復來問俞

郎號同其廬舍已被火殘燼矣

周七郎

永樂間吾蘇婁門陳氏以婚禮燕客友人周七郎與焉周隸籍織染局時巨璫啣命來督局事倅至郡便拘集諸役人周獨不至璫大怒遣數十人就往陳氏即席擒周兼錄座客姓名以聞上怒復遣校尉將來逼捉廳間賓主赴京不問其故都付官者令囚於一室餓十日來訖既而不及期先後死以八九獨周一人乃不死至第九日甚飢及夜監者謹點撿扃鎖而去周臥於床將三鼓倏見一人自床邊出近周前周強開目視之乃其故父也昏昧之極亦不省其爲鬼父捧飯一大碗兼有羹肉之類謂周曰吾兒可速食之周恍惚間接而食盡父乃不見洎天明周覺體漸強又告監者欲起登廁監者驚曰汝何得今日反勝於昨乎必有弊周曰公視檢門窻縱有人何處入邪監者亦無可詰而期已滿乃即引奏周竟得生還調息數日始復云

孔鏞星

吾鄉孔公名鏞字韶父宣聖五十八代孫也爲人忠孝弘毅行己唯以一誠可以質諸神明不忝聖胄爲鄉邦增重久矣平生政績不可勝書今歲己酉之秋以都御史自貴州巡撫召爲工部侍郎行至杭之富陽驛少駐命驛吏視風色忽覺瞑眩從者急扶入舟遂奄然而薨焉將薨而有火起於舟上甚大而烈蓋公之氣漸微則火光漸高而漸小迨於氣絶則光已在天際凝定熚煜宛然一星矣余謂自傅相之後載籍中賢臣多矣而未聞有躋騎箕之列者今而得公殊足欽仰稱之爲孔鏞星可矣余纂怪牒類竟得此遂謹以尾吾書以爲覽

者假重於公焉

與物傳

王文祿撰

與物傳一卷

出格生曰人受天中以生偏則物云予稽羲籍及覩聞物乃踰人倍蓰焉言物生匪中人賢物賤也特形異耳乎舜與嘆曰吾人未人哉是物足以愧人心傳而系以斷題曰與物進之大同云若龍麟鳳鸞騶虞貔豸白澤角端神靈瑞應非常者昆猶人中之聖哉不編

劉備走樊城墮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所乘馬曰的顱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顱踊三丈得過出格生曰危急中同患相濟勇且智報主惟仁惟忠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孫堅討董卓被創墮馬臥草中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向草中得堅扶還營出格生曰嗚呼者其積恩感之乎亦戀主也古之將與所乘馬相馴擾乃可出入行陣噫是馬關興首功邪

宋關權閒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騟收秣之毛革復完有倚乘蹄嚙人立驤拒不可制日惟成乘則受羈定濵千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騟屹立不去悲鳴死側寇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第喜曰乘之復犯孔新騟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以鐵槊胯傷騟不復顧軍士識之共擒乘騟者訊得元礪弟孫而進寇大駭遂敗擒送于朝頒賞有差褒軍功出騟也沒之騟病傷不秣先出格生曰止受主乘報恩也寇乘奔歸報仇也推功賞王校子主與馬兩得之今匿不聞且先悲夫不有程史曷知哉

大宛獻千里馬于符堅堅乘與姚萇戰敗墮坑中馬垂韁跪膝向堅堅得出出格生曰予幼聞先慈淑母氏云馬有垂韁之義犬有濕草之恩蓋不知出符堅與楊生今覩之慨然思三十年前語也犬馬食人食報之今人食人食背之哀哉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燒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沾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生曰此狗曾活我不忍與曰若不與不出也狗因下頭目井生知意乃許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出格生曰智哉是犬救主其仁乎孰謂仁且智而物無之也

臨海林甲一門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死無人藏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埋焉壟土覆之而去出格生曰今人見人之疫雖至親亦避之見人之死孰埋哉周官除骴掩骼之政不行久矣是犬能埋之可以媿王親可以媿時政

鹽山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母忽爲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刀逐之虎提馳不可及稚犬奮嚙奔銜虎尾左右旋轉回顧不能傷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掛罥皮毛殆盡流血灑地終不肯脫口虎由此係累稍遲追及斃刃下出格生曰虎猛獸也百獸不敢近稚犬甚微也乃能追嚙之見母不見虎也心誠金石可開觀是犬益驗

僕氏子畜犬甚馴子死葬之犬日徘徊墓側及暮而返人稱孝犬云出格生曰今人親死葬後不復顧視墳墓委之荒榛蛇雉穴之罔恤也是犬乃不忘主親可忘邪

大庾嶺李氏畜二牝猫各產四子交相為哺一猫犬傷死其一銜死者子寘己窠與子合死者子作悲聲若不安意猫母遍舐環拊纏綿不捨日久乳力不周漸羸瘠猶奔走遮護如初至能自食乃已出格生曰後母虐前母兒主母虐諸妾兒有媿是猫也

南京一宦家慶壽命廚人宰羊亨客廚人置刀盆上方取鹽既至失刀逐羊群尋之惟一羔跪不起視履下乃刀也其羔即此羊之子廚人感悟遂棄其業出格生曰世言羔跪乳性至孝也況殺母有不藏刀乎廚人棄業不忍深矣嗜味好殺者獨何心哉故曰君子遠庖廚也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紿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今之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元順帝有一象每宴必拜舞為儀王師破燕徙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令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危素左右肩

唐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陸秀夫抱帝昺溺南海中御舟一白鷴哀鳴良久奮擊躑躅竟與籠俱墮海中出格生曰嗚呼唐宋元降臣象猴白鷴之不若也降臣圖富貴于一時是物昭忠義于千百年表之用媿事君而不致身者

慶州有獸名猓猓然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中死找死者前自剌而死出格生曰予論斷至此泫然流涕曰杵臼之友田橫之客一世視死如生必有真見哉不然傷之切矣天地間止此義氣余蓋不覺髮凜凜而心涼涼也大前小後行且有叙云人媿多矣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出格生曰世皆以蛇為至毒見必殺之然能知報若是今人往往以怨報德毒哉人心蛇未為毒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長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于江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養龜人帶甲投水覺如墮石上視之乃先放白龜既登岸廻顧而去出格生曰放龜時非圖報也龜得放必存報心後竟報之也兵敗且投江龜性靈乞先知之不然亦天也人物咸稟五行五行原相報是以恩仇皆有報云靈鞍旨趣眉死類乎

衢州民有里胥至家貧無備發紙有母雞哺數子持烹之將縛里胥悶之不殺遂去後再來雞已抱出群雞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感謝狀行數百步遇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出撲虎眼里胥急奔得免還至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輒飛去無再里胥往之具說虎事同往尋之雞已斃於草間自後一村火有食雞子者出格生曰好生惡死知恩報恩凡有血氣皆然也里胥活母子數命母舍一命救之宜哉或曰禽知遇虎救之也曰天也

旁峰家畜一雞其雛遠屋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稱為貞雞

德清縣沈朝家母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毋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埋之名孝鵝塚崑山縣朱氏家畜二鵝偶食田禾鄰人誤擊殺雌其雄哀鳴旋繞遂不食死方鳳以粟易二鵝瘞之名義鵝塚出格生曰雞鵝家畜也烹食之不少惜孝義若此曷可輕殺也予每戒殺非祭燕不敢烹人皆存此心是亦愛物之一端云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為鷙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上儼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南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出格生曰情義之重孰謂物無之人反多欲弗及也娼女守孀燕為之死皆世所罕云

唐貞元十九年河東裴氏有鸚鵡教以持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仰首聳翼若承聽然每戒暗發和雅音念念相續聞者莫不洗然是年七月將盡裴氏曰爾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號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奄然之未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僧惠觀請于靈山建塔云出格生曰天性無人物殊奈至誠者鮮也苟誠矣曷佛之難觀是鳥益信

秦吉了能言鳥也瀘南人畜之夷酋欲買以五十萬貫人告鳥以故且謝曰濟吾貧耳鳥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出格生曰背夏入夷鳥且至死不願也甘心降虜以圖富貴有媿是鳥哉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庵一清聞之令僮瘞焉表曰義蜂塚為文祭之出格生曰古云蜂蟻君臣觀此益驗人臣能為君者若此曷有亂亡哉

止

快雪堂漫錄

馮夢禎撰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開之撰

陸烜子章訂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揑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晡忽起禮一老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廣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目擊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婿文旦之長子可賓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愚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毆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逼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闖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尙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覩此老因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誘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坐譴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眞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

呼衆應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人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偪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即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識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請隸令不預行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顚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旣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官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

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三年也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尚有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髡像

孫太守遊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溲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反其頭於冷泉亭傍遊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璉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益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于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稅居青浦金澤寺傍二月廿八日宿於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歎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脩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王俱斃

尼化猪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客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猪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而獲猪報況甚於此者可畏哉黃膘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爲蠢人肉腥臊故也二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贊齋先生諱垹䎝某實王其役傭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累役人也後贊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于來峰先生久爲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贊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痧死矣絞腸痧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淸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此事哀了凡于來峰俱爲余說記之以爲好色瀆神者之戒

佃寺復還

鄞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必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甘貧辱以補祖父之過眞賢子孫哉此事予先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顒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顒以情諉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顒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顒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卽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顒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顒疾顒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愼勿造業此事趙慶叔親語申甫者蓋顒父但欲索租無意笞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顒以語風令遂得重笞以至死其不見釋宜哉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痺疾夢至陰司與鵞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主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離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黨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自鞭食草及鵞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乜燒鵞

乜燒鵞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蓋屠鵞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犬報

靈隱寺僧如勝渾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三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産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矣

沉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沉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躃蹶殿檻達旦不去爲僧所獲像幸保全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寶圓所一日我戲作天帝爾作人王

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王者強挽之出既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燭之火忽騰起其人與床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大同大米銀二兩一石准南斗一石五斗彼中百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碗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爲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上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淸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螘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卽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螘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藏銀徙處

忠淸里東地名舊圖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於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牀側一隙旁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王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之遍二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

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二事記於排山先塋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爲墳縣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於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係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撻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撻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且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住虎邱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參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奈何殺之牛即

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醵銀贖付王家養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淚其蹄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逢轉腳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葷食遂甚欲死買肉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二事虞長孺說宿雲樓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賫玉若干貢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即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滲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使家所學也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爲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趁船往查嶋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滚入室內某急以石臼掩之擁以土如覆釜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後有物如螘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人頗以爲苦發臼焚螘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逕可登上有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爲雲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臥簟看書時正停午

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鬖鬖佇立不動初疑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臥影如故始悟爲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任城東近長河頭一日莫行從河邊過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留宿不歸明旦過之其家夜喪一婦二事季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數十步一日夜偶見田中有一燈籠火色□□不類常火忽高一二丈許疑爲鬼燐而復有焰其神燈耶任餘杭時事茂吳親說樂子晉云此是神燈蘇州楞伽山最多神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爲怪茂吳弟所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爲之某縣人世爲木客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之滑不可上疑其爲蛟取銀簪揷其上呼同浴者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揷簪歎欲墮拔欲更揷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竄未及家雨雹交下果蛟也蛟木類良五金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臥室以爲王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踪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任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眞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某怪其文糢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圖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昆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昆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五色香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柱楝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獨淡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漸漸斑斑滿空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攢簇荏冉聚散彩色既盡月旁獨餘清氣寒沁肌骨已而雲忽布空便不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益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止梟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晝彩光遙落如雨以盤盛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色爲暈重重掩映想月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叩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碧峰房粥後倚北窻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偶一竅首尾狹而中濶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顯淡無色須臾乃滅

李于鱗岕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岕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岕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季象說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贋曰眞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爲諸山贋品得一二兩以爲眞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置辨僞物亂眞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爲第一常用銀一兩餘購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贋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豆香宋人呼爲白雪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丘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岕茶精者庶幾妃后天池龍井便爲臣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略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

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岕類取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瀝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并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蘄艾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艾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虖齊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椀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楊子江心水爲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爲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鎔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鍋燒成豆腐查樣少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樂子晉得黃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搭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黴濕季象傳一法又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橡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

次用上白荊川連厚而少路者先淨長几上鋪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爲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官陳烽齋弟四弟容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襁褓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爲難此當與吾鄉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繆仲淳說

張伯雨墓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毅爲營脩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龍井覓其處謂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蓊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公諱璟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

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詹肉家母猪

沈堂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內市巷詹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犯人至一婦人上責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曾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詹肉家次日沈見詹備述三更事詹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內母猪一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詹肉以此回心改業舉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猶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署前民家夢一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憒憒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憶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若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曾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囓焉王者曰爾等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於永樂中曾隨吳某書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

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滅前罪文乃走出見亾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亾室素不協因亾久頗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嘗寓閶門外之雲隱寺儲親詢之非浪傳也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臥至晚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年問曰兄已死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既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鈞掛其背懸於廊下大呼兄救我遂甦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嬸聞也既至見其嬸問叔何在云自城中歸大發熱臥牀上嬸同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嬸尚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爛歲餘死二事俱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吾鄉盛南橋先生爲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素扃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雙栢甚鉅疑其爲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岐痛不可忍其栢材甚夥散各衙爲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空中言曰欲甘心盛君奈其當爲御史何後先生果爲御史蓋蛇妖也

馮司成夢禎我師吾宿也生平耽嗜禪悅深於仕途晚年構其孤山第風和晴其高致可以御巖雪堂集凡數十年而始鋟予求之即選於快雪趣之功化固不能留此糟粕耶余獨愛其孤山清會記一首乞復檢漫錄書一編於亦足知夫德味之

楊希陸姓識

快雪堂漫錄終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夢禎有歷代貢舉志已著錄是編爲陸烜奇晉齋所刻皆記見聞異事語怪者十之三語因果者十之六記翰林舊例大同米價徊岡人義僕節婦戚長孺漢印吳茂昭品龍井茶李于鱗秉界茶以及栽蘭藏茶炒茶茉莉酒造印色鑄鎮造榻造色紙諸法爲雜家言者十之一故從其多者入之小說家焉

前定錄補遺

朱佐　撰

前定錄補遺

武原少泉朱佐思忠

苗帝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坐飲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曰郎君寧要知前事否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受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問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特相乎老父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天子昇遐攝位三日

杜鴻漸

杜鴻漸父名鵬舉父子似兄弟名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乃鳥偏旁曳脚忘其字遂名鵬舉謂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曳脚也鵬舉生鴻漸果作相

鄭復禮

釋弘道居福千寺能前知河中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扣之弘道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家改元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人姓張四同年有郭八郎四者如是賢弟姪三牓宰同鄭疑而退長慶二年應舉不中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鄭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之曰弘道言三牓宰同一已異矣况再乎至三年故尚書右丞鄭茹憲應舉至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鍇再司文柄茹憲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私念曰兩牓無差矣又曾其然乎次年故附馬都尉鄭顥應舉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顥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三牓果無差焉

宇文融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舅李某爲其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日數多少由判官舅判一百日及拜相百日而罷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僑蜀落第入寺寫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亾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眞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誰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眞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騶策又

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亾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汪玉山

淳熙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友人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此行必典貢舉兄可一就省試初場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授卷卷中果有用三古字遂逕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它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曰予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它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曰初場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此事甚恠公問不敢不以實對啓行就試假宿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無人來取又不敢葬相與默然嘆息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予曰官人赴省試初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便要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遣人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楊汝南

[illegible]潭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

沃其首驚而悟窃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恠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盃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人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莅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

何文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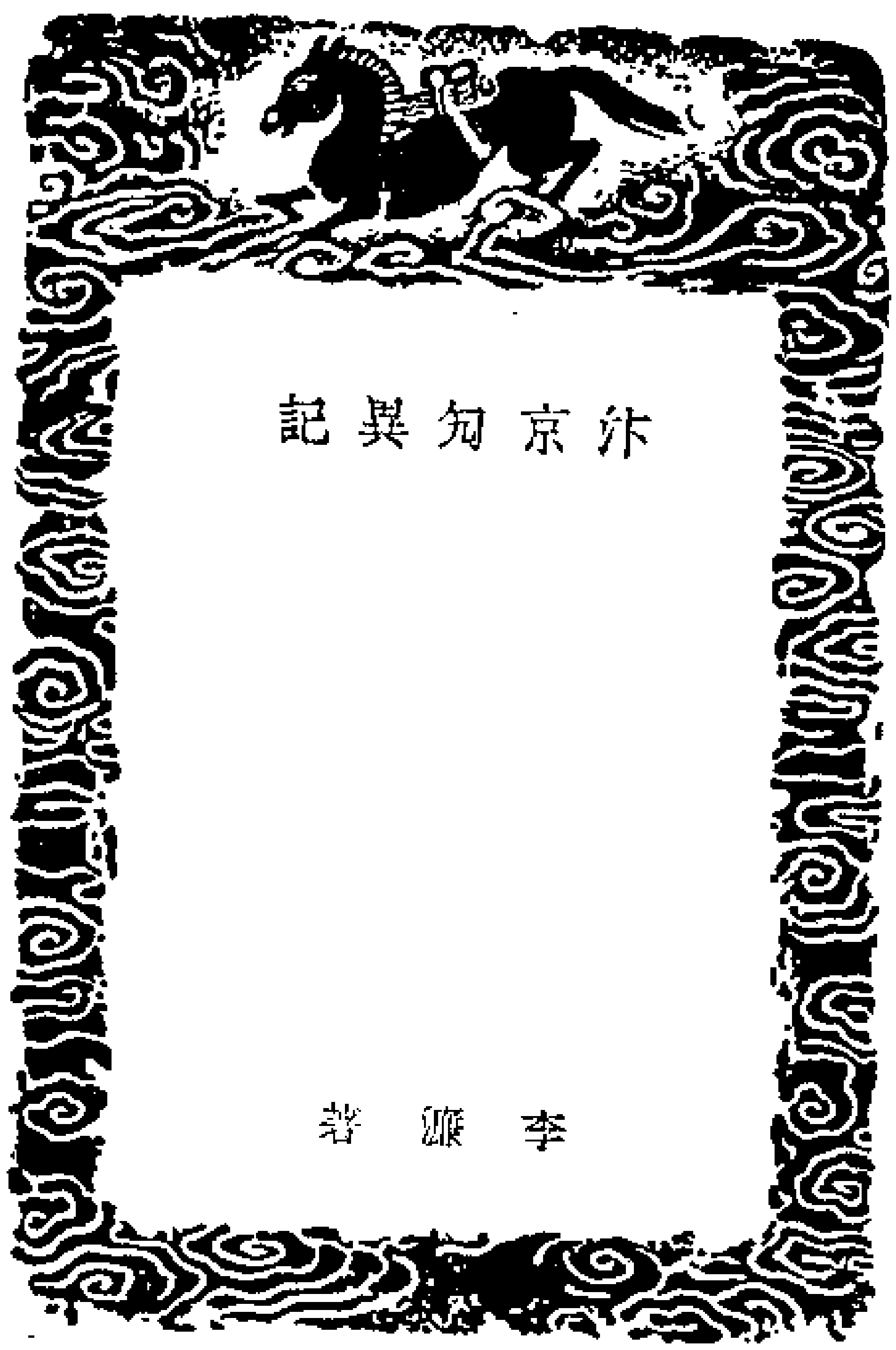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命黯坦衣踞坐何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傴曰黯老矣薄有生計令諂一秀才其獲幾何命實中格何曰然到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入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域幸常奉使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乙未歲廷試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悉如黯言

蔡祖洽

邵武俞翁善相術蔡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遇翁翁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吾爲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高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策字也

王文博

奉新王文博名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諠汝居第六遂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譁而出似相逼逐戰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請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爲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諠冠首正符朱牌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



汴京知異記

李濂著

汴京知異記總目

卷之一　異人　異僧
卷之二　道士　女冠
卷之三　神僊　鬼怪
卷之四　異事　異夢
卷之五　神異　物異
卷之六　技術　卜相
卷之七　丹竈　雜記
卷之八　陰德　報應

汴京知異記卷一

明　大梁李　濂川父撰

異人

陳摶，字圖南，譙郡眞源人。少舉進士不第，去隱於武當山，後居華山雲臺觀。常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京師，令於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僊黃白修養之事，對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此。授諫議大夫，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辭還山，詔令長吏歲時存問。藝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嘗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時延入宮中，與之唱和詩什。久之，遣中使送至中書省，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草野，無用於世，修養之事，實非所知，亦未嘗習導引吐納之術，無可傳授者。假如白日昇天，究亦何益於治理乎。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摶令其徒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成，乃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將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感戴聖恩，稽首辭謝，謹緘封以上。至期，果卒於石室中，夜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日不散。（楊文公談苑）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傭於汴之州橋茶肆。一日有青巾布袍而來啜茶者，形貌奇偉，神采瑩然，

瞪目於郭。郭亦必異之。竊覘其所佩利劍。因私念曰。此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卽走拜於前曰、幸遇先生。願爲厮僕。呂不顧而去。郭隨至一僻處。呂回顧曰。若眞欲從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呂引劍將擊之。郭大呼一聲。忽失呂所在。而郭乃在百萬倉中。邏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內外幽僻之處。無不往尋呂先生。如此者十餘年。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居磁州邑城鎭。一丐者縕袍來見。曰某郭上庭也。趙亦嘗識之。遂問曾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見。今大數垂盡。特來求一棺以藏骸骨。趙以爲妄。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曰、乞棺首開一竅。將竹竿通其節。插竅中。庶得通氣。趙唯之。明日午時。郭汲水浣身。臥槐樹下。遂絕。趙異之。爲造棺。取竹通其中。插棺首。瘞於河岸。恐爲狐犬所發。乃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大雨。河水泛漲。數日始退。趙慮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張九哥不知何許人。嘗賤閑在京師。晝則行乞於市。得錢有餘。則復與人。夜宿空閑屋宇。或醉臥糞壤中。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人皆信其有道者。一日。有觀王登樓見羣兒譟隨九哥行於道。王召之至。問曰、汝有道乎。曰、有。曰、有何技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曰、與之卮酒。它日、又來見。復與酒一盞。歲餘、九哥謁王告別。曰、屢辱賜酒。今將遠遊。特來告別。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有小技。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技。曰、願借帛一端。剪刀一把。王畀之黃羅及剪刀。九哥疊羅。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盡。而蜂蝶莫知其數。或著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鬢。餘皆飛散庭院。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羅。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中間缺一蝶痕。詢之。乃宮人所撲一蝶也。王曰、此蝶可歸乎。曰、不可。若隨呼而來。則可。旣久卽已。亦留此爲記也。王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又酌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如此。又十餘年。有人見九哥於湖湘間。丰神如舊云。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嘗賤閒。賣藥京師。年四十餘。鬚眉若患風癩者。瘤贅隆起徧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飲半醉。夜常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忻濩。疑而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閶闔門。至池上。以數錢與門吏而入。元遂竄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池中。出沒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頃之先生出。著衣而去。元追揖之。先生笑曰、子適見我乎。元曰、然。乃拉元入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因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後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賣藥於市。（以上似河南碑志）

趙先生、紫州人。往來無定迹。嘗寓京師。蘇子由諸公極尊重之。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所往。以觀地獄。嘗靈長老殊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面趺坐。令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頃之覺。長老汗流浹身。覷先生合掌作懺悔之狀。人問之。不答。但曰、亟遣人往州橋。間銀鋪李員外如何。人回曰、今早死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京師慈雲寺有暴玉譯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人信重之。齋家往往延致。一日。與先生同在王雲美家。其僧方講說。先生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慘然者久之。自是僧食益惰。雖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卽往。一錢不

受。（道山清話）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爲轉運小吏。不受賂。偶過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與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奇中。政和三年。太僕卿王舁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賜號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謀退。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旣成。謂帝與中宮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比就舍。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其父爲臨泉令。嘗問黼名位所至。卽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宋史）

劉跛子、靑州人。拄一拐。徽宗政和間。住京師興國寺。人記其壽百四十餘矣。余寓興國寺。戲贈詩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堆裏看靑山。拐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氏子弟多戲狎之。有大范者見之。卽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羊角。小范者見之。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羹。於是以時謝其伯仲。曰、大范見時喫羊角。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初張丞相召自荊南。時跛子與客飲市橋。車騎甚都。客起觀之。跛子挽客衣俾坐。劇飮。爾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不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其爲人。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閒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餐困寢。是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是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分赤水黃芽。誰知道。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跛子又嘗館於京師新門張藍店三十年。每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識之者。（古今詩話）

京師人郭倫、嘗於元夕攜家眷街巷看燈。歸差晚。途遇惡少年十數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敵。窘甚。忽有一道人。靑衣角巾。經過。大聲責之曰、彼家眷夜歸。若輩惡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事。狂道人。興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若輩果欲肆兇暴邪。吾今擊汝矣。乃揮臂縱擊。如搏嬰兒。惡少皆踣地哀叫。相率而逝。道人徐徐自去。倫追拜謝曰。某與先生素昧平生。適蒙救護。脫妻子於困阨。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絕無所欲。豈望報哉。但能爲一醉足矣。倫卽邀至家。沽酒痛飲。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乃長揖出門數步。闃然有聲。一劍躍起。叱之隨地。道人躡之。騰空而去。（實錄東）

靖康間有胡伯康者、不知何許人。嘗遊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噱。時或箕踞嘯歌。談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皆目爲顛狂。初不知其異也。一日酒酣。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百發無一遺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謂衆曰、後三年此地皆兵也。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城

陷之日。因嘯吁長歎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果如其言。蓋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識微者耶。（圍山叢談）

異僧

蠢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闕雙楯之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自名曰樂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終日泥淖淵。所藉席非甚敝不輒易。隆冬則臥靑洛冰。盛夏或擁熾附火。旁有一物若龜狀。勸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菴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顧翁者。日來拂除。師亦聽焉。獨菴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翁曰。下有錢。可取去。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他日覬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既絕物。願見者足幾躡門。輒謾罵。疏其隱諱。皆摘其不聞於人者發之。雖不得見。庶幾知恥且格矣。有民婦詈悖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孝。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者。婦聽命。既及柱。則旋轉疾走。若有牽制。自晨達午。是不得輟。隣人咸跪拜。祈師釋之。師曰。且縱汝去。隣人曰。是婦嘗苦其姑撻蹴。殆坐此耶。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頌。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道者院。一日。上召見。欲試其異。敕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以毒酒。師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擊以三掌。平愈如故。時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上復命宮姬同裝服。畢出修敬。師閉目端坐。良久開目。閱數十人。後至一人。遽起曰。願善侍此人。他日爲陛下主家事。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偈。并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惟二聖親覩焉。淮楚多水患。而漣泗尤甚。泗輸淮汴下流二川。率乘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以入於海。納潮吐潦。漣嘗自咽。師之生存與示滅之後。屢顯神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積潦之衝。師居漣以閑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僧故事湘山）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司院事清璲。有道僧也。黏綴勤苦。志言忽造璲。願爲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足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飯啗無所擇。皆以爲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敗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拜也。王公士庶。有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初不可曉。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書紙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言。言不顧。追之。書泗州二字。未幾。守節薨。封丹陽郡王。言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類如此。嘗郡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丐瘡膿者。共食之。膿流而吐。化爲小鮮。華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綆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眞引舶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輒數日而達。棠死亦

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俯國矣。仁宗遣內侍以衣身斂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齋用者禮之。見額上髮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於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靑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口辯。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款附。韶頗忌惡之。乃詆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座。卒。（以上俱宋史）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奇驗。再叩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介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窺中公諝闔。時中公改官未久。先博士尚未第也。中公所在。尋訪異人。至汴渠第五鋪。其僧偶過此。僧適門。即延之入座間。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汝乎。裹出。已而回顧中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中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當是大拜之徵。然一柱詎何申公笑曰。我作宰相。豈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春渚紀聞）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覘之。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即長歎一聲曰、怎奈何。無人知者。後莫知所往。（孫公談圃）

宣和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高至五七丈。都人大恐。久之方消縮。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冀識其爲何也。萬衆咸睹。追夕而沒。白衣者疑爲龍神。而被僧伽所降伏云。（鐵圍山叢談）

文長老、東京張員外之長子。名文。少不欲分家產。願爲僧。乃蛻俗於白雲寺。法名通慧。師令之掌廚。極其勞苦。文安之。又令之掌廁。極其汙穢。文又安之。一日師入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文洗滌更水益勤。其明日盥盆內復有魚鱗。又杖之。文怨懼。竊廁側以俟。適有鶴缺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怒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華州。欲投所識張氏。張善陰。恐人測其跡。遂投薦持寺爲僧。後二十五年爲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我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有冤對來索命。我重長老戒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昧爽蚤起。鳴鼓集衆。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待。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入法堂。睜目睨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久矣。卒曰。一見即欲相害。不知何仇。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擲矢於地。瞑目立化矣。文呼之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汝去。我即來也。乃取筆書偈云、三十年前飄尚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從前冤障。書畢。洒然而化。（一統志河南通志）

汴京知異記卷二

道士

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僊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親眞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贇召師赴闕。既至。眞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元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山。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暑。經三日頂猶熱。人皆異之。

柴通元、字又元。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辟穀不食。惟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眞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辭無文飾。多以脩身愼行爲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刻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爲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元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柴通元。進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獻。又召宮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漱。燃香庭中。望闕而拜。遂卒。

甄棲眞、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嘆曰、勞精敝神。以追虛名。無益也。

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華山希夷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醫藥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漸已衰邁。忽遇異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尙可僊也。因授鍊形養元之法。且曰、得道如反掌耳。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眞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敍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貌如生。衆始驚異。以爲尸解云。棲眞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以上俱宋史）

丁謂、字謂之。登淳化三年進士。以文章有聲於時。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遷司徒兼侍中。有花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內有僊遊亭僊遊洞。景致蕭灑。達官貴人多往遊之。有道士劉滄者。公亦與之往來。不知其爲異也。延一日作詩贈公。欲別去。曰、歷向僊遊亭上醉。僊遊洞裏杳無人。它時跨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喻其旨。後爲章聖山陵使。坐擅移陵域。貶崖州司戶參軍。復見道於貶所。公追憶其詩。始知其異。乃與之泛舟海上。且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公自南遷日賦一詩。因自號曰知命集。（名賢詩話）

康節先公、言東京昔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將出。謂其隣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豫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風泊舟。與數人登岸采薪。有巨人長數十丈。叫呼之聲如猛獸。盡捉以

去。用竹籤貫之。食以藥酒。道人者偶在竹末。巨人醉睡。道人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人以錢寘諸掌中。即知其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謂曰、以錢寘術之手。則能知矣。若以錢寘術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以上俱邵氏聞見錄）

劉從善、別號浩然子。西洛人。幼明敏。雅好元學。大中祥符中。師王太和於京師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二年六月。承旨充披鑒宮侍宸。三年八月。降旨選精明經教勤慎焚脩之士。從善首與選。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上諭以先帝忌辰。令神御前呪食持誦。乃編輯三洞經偈。以薦僊馭。詩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金霞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而呪食之文。自從善始。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帝忽瞑目已數刻。中外驚懼。而從善良久方起。曰、章已達上帝。有勑令聖躬回矣。俄而帝甦。翌日遂康。從善累遷右街副錄。服氣鍊形益勤。後至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而化。年八十有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入蜀。託寄聲於其弟子。蓋尸解云。

趙抱一、鳳州兩當人。世以農桑爲業。年十二。牧牛郊外。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饑否。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懷取一物與之。其狀如羅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一枚。瓢中有藥如豌豆。云可服食祛病。於是沉痾新瘥。服之者無不愈。抱一自食老人所饋物。不復思烟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西金水河南岸之巴欄

寺。入寺過涅槃堂。聞有呻吟聲。抱一曰。何人若此。僧曰、行童病時疫方甚。抱一傾出瓢中藥一粒。令以新汲水嚥之。俄頃汗如新沐。病卽愈。衆僧異之。喧傳都下。求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餽之物。悉不受。皆與主僧。於是中逵諸司。時眞宗車駕東封未還。而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實。飛奏行在。有旨令作館辟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宮之齋堂。抱一旣就止。有司嚴其扃鑰。譏訶防護。復令道士胡大易伴。給以飲食。抱一終日所食者。惟棗栗三兩枚而已。月餘車駕還京。召見。遂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鍍金龍頭拄杖銀鸚鵡盃香藥等物。仍遣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門。特賜逍眞觀以爲登眞之所。或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於郡之西。世傳張果嘗隱於此云。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姓朱氏。於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中。試經爲道士。日閱道書洞經。獨悟妙旨。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菴爲元符觀。徽宗卽位。復召赴闕。時皇嗣未立。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未幾乞還山。賜號葆眞觀妙先生。崇寧五年七月。加號葆眞觀妙沖虛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復聚於上淸儲祥宮。蓋一時之盛會云。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授秘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乃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日好飲酒。嘗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世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飮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徽宗知其人。每召見。必賜酒數觥。虛白雖醉益恭。上重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宏道。曰眞學。曰會眞。曰隱眞。又創建諸菴。如超然致道、遊機、及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幽邃華麗。甲於諸宮觀。虛白自遺除官至太虛大夫。雖久被寵眷。而未嘗少自矜耀。受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舁三朱函以賜。啓封皆麩金也。虛白曰。此朝廷之物。非道流所可用也。辭不受。其高介如此。

劉元道、字叔初。開封人。世武弁。元道性簡靜。幼慕老莊之學。遂出家爲道士。喜讀書。自道藏之外。九經子史。靡靡成誦。每接賓客。似不能言者。以事叩之。其應如響。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蒐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偏歷。累官至太虛大夫。靖康金人犯闕。志貪金帛。道流平日所得。悉搜檢去。有抵刑獄者。惟元道知其不貪。亦無所問也。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以上俱神符畫志）

林靈素、初名靈噩。溫州永嘉人。家世寒微。少從浮屠氏。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遂遊入蜀。從道人趙升學。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幻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僧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一夕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蹟。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嘗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喜。以聞。因召見。上問曰、汝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知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素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賜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賞賚無算。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眞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治之。乃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又建仁濟亭以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淸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靑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每月初七日。升座講說三洞道經。而宰執親王三衙百官皆聽講。士庶觀者如堵。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何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眞之術。上尤異之。一日謂靈素曰、朕昔步至東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兒。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尙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從之。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旣而改其名稱冠服乃已之。靈素徒弟重於是升其故郡溫州爲應道軍節度。時京師大旱。靈素祈雨不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與之同行法事。文卿旣至。執簡敕水。果得大雨三日。上大喜焉。靈素寵眷益隆。通眞宮有一室。乃靈素入靜之所。常扃鎖。雖駕至亦不開。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帳金龍香爐朱紅倚桌。京具奏。請上親往驗視。臣當從駕。上幸通眞宮。開鎖。室無一物。惟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冬十一月。靈素乞骸骨歸。納進原賜諸物。一無所受。特賜宮祠。令溫州居住。明年中秋卒。詔繪像於天慶觀。（耿延禧撰傳節略）

宋東京未亂時。遼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業之暇。常獨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一扇化緣。士人盡傾篋中錢與之。閱十數日。率以爲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屢受官人捨施。今日逕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吾欲說一事。官人幸無泄。汝可亟歸。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有變。恐禍相及。士人回學中治裝。同舍生問之。具以實對。皆笑侮之。士人心亦不決。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爲不歸。若不信吾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衲袖。遮士人目。令看街上行路者。或無首。或無臂。鬼形異像。變幻不一。士人大駭。乃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吾無以爲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若有人譏笑此扇。卽是鬼也。切不可住。待行至無人笑此扇處。方可緩行。徐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視道人忽不見。心甚異之。士人持扇亟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百餘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二日。有來自後者。云東京已陷。士人益懼。乃兼程而進。又行兩日。笑者漸少。更三數日。則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依道人之言。遂將其扇棄之田間而去。行將半里許。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脫我。保全性命。今幸至此。豈可恝然棄之。復回拾取。則見所持之扇。已化爲髑髏矣。

宋司仲因、京師人。有鄰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叫號。其子重憂。泣於塗。遇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尋野人糞爲蟲鳥所殘者。以杖去糞。取糞下土塗而傅之。乃如其言傅背。父曰、汝以冰著吾背邪。吾五臟

俱塞矣。遂瘉。仲因謹識其方。後有閑少隱者。亦患背瘡。其子勤苦延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盍不往問蔣仲因。歸以告父。父怒曰。平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之。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劉敏求、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病將死。不忍視。徙於外舍。俟其絕而歛之。乳媼抱以泣。有道人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甦。復索紙書數字。緘封授媼。囑謹藏之。勿發視。視則兒死。媼密竊之。謾得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是抱兒以歸。一家俱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棗食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赴官南康。其子年四十三矣。忽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卒。媼猶在。始啟緘封。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已上俱夷堅志）

女冠

曹僊姑、名道沖。字沖之。寧晉人。魏國公利用之族孫也。初利用和戎有大功。賜第都城之普惠坊。因居汴。僊姑自能言。便解文字。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博極無遺。一經目終身不忘。家人禁其弄翰墨。即登屋賦詠。書遍萬瓦。皆謂癡也。居家。均在樊籠。因不願嫁。脫身遁去。二十一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棲神導氣者凡十餘年。惟恐一物累己。衣糧不資人。自供給。有若神助。時二親在堂。弟妹滿前。不恤也。家人蹤跡之。則宛轉潛遁。齊人嚴公號儀知其異。度為女冠。因遍詣青州遠遊。觀張巍眞為師。欲受籙無資。乃足騰四方。貨文於市。以冀遇所謂道者。既而受籙於閤皂山。於是四方始知僊姑之名矣。然天資蕭散。放曠物外。不就繩檢。故毀譽幾半天下。而僊姑終無喜愠。時或諧謔。形於詞章。微寓其意而已。晚入京師。知隱於門閭之咸寧坊。衣足蔽體。食僅充饑。庭容膝之地。混然與貓犬同遊。貧困者有所告。則丐以詩。使貨鏹度日。都人供饋者。肩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上欲為僊姑起第。懇辭。僅受數楹。為樓以奉三清。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僊姑初名希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道眞仁靖先生。又為營保慶奉寧宮於其側。將落成。而僊姑尸解矣。葬於開封縣新里鄉。賜號希元觀妙先生。僊姑於書畫醫數力技。皆優為之。其尤長者文辭也。初若不經思者。人方見其含毫伏紙。轉眄之間。揮霍抉電。而珠玉已粲然矣。以一物為題。有至百餘篇者。其警策語尤出人意表。依隨韻立雖唐和。愈見其工。棄無文弱。所用事實。備無遺繆。上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之書。下至里巷方言。無不窮習。至於微妙希夷之語。脩身鍊性之說。世人知之者鮮矣。僊姑既沒。詔蒐索其所作。貯于玉清和陽宮轉輪之藏室。自是落人間者無幾矣。其平生異事。難以枚舉云。（秘書少監鄭居撰希元觀妙先生祠堂記銘略）

汴京勼異記卷三

神仙

有蜀僧號峨眉道者。居大梁景德寺。戒律精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方午。道人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人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見書長短句於堂側壁上絕高處。云、明月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或以為呂仙云。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竹坡老人詩話）

黃覺、仕宦不遂意。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行已遠。弗及見。乃暫憩逆旅舍中。見一道士在內。因出所攜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舉杯灑水。案上寫一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道士曰、明年江南復相見。覺果得江南官。及期。則復見道士。叩以壽算。道士懷中出大錢七文。次錢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益也。臨別與藥寸許。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乃作詩曰、牀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劉貢父詩話）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有一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茶肆索飲。女敬與之。不取錢。如是者月餘。每旦擇佳者以待。其父見之怒。逐丐者去。笞其女。女略不介意。供承益勤。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

汝能嚥我殘茶否。女頗嫌其不潔。覆於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或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只求長壽。不乏財用足矣。既去。女白其父母。大驚。隨尋之。已不見矣。女及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媼。媼亦受邑號。其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女壽百二十歲。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一親事官病癩瘡。度不可療。來辭院官。且備告其徒曰、吾且委死矣。老母無所託。將奈何。泫然泣下。衆皆慰諭之。纔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癩易愈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三寸許。囑之曰、候入夜燒一幅爲灰。調乳香湯飲。傅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濟後人。既歸。如言傅藥畢。就枕而臥。及寤。瘡愈痂落。徑走謁院官。驚其異。衆始悟曰、兩方竅乃呂字也。豈非以溺死囓母。一念孝心感動。故仙翁救之乎。（以上俱夷堅志）

宋哲宗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人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翁。神翁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京奏呈。左右無知其說者。又元符以來。殿廷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乘笏巡視班列。但有不齊者。必進聲云。端笏立。端笏立。既而哲宗升遐。徽宗自端邸入承大統。徽宗名佶。而吉人二字。合成其名。亦可謂異也已。（春渚紀聞）

徐神翁自海陵入京師。蔡太師京謂徐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應之曰。其道太平。天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其人。徐笑曰、眼前亦是。其意蓋指蔡也。（錢氏私志）

初宋康王在潛邸日、泰州徐神翁能知未來事。蔡閣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康王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蹋金鰲背上行。及南宮北狩。康王匹馬南渡。是爲高宗。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臨海縣之章安鎭。水淺閣舟。乃落帆於鎭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益信其爲異人也。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鎭。而不見金鰲之祥。（南村輟耕錄）

張拱、汴人。舉進士不第。母黨熊氏世爲醫。拱亦能方術。開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一日、蚤起。被衣擁髮。未梳頭。有一道士迎旭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怒其倨傲。作色問所從來。曰、汝無詰我。我正欲見汝耳。拱意此等寠人京師甚多。乃擲一錢與之。麾使去。道士笑曰、吾於世無求。特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拒之甚也。拱聞其言異之。亟冠巾而出。坐語良久。頗及仙家事理。問所未聞。於是始悔悟曰、鄙人凡眼。仙翁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所欲。曰、家貧飦粥不繼。倘使不食可飽。則上策也。俄有鬻藕者過。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上。然能卻粒。則無查滓。無查滓則不漏。由此可入道。又曰、汝欲入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材也。乃取七藕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經年不食。或欲食亦無禁。若復欲不食則如初。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汝既啗七藕。待事親考終。婚嫁已畢。宜脫身求名山懸絕處。尋一石穴。深廣可容居處者。自以石累塞其門。坐臥行立於其間。一念不起。自有佳趣。儻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

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言畢辭去。拱固留之不可。出門追之無所見。拱乃知其僊也。悵然如有失者累日。自是遂不食。踰年糞溺俱絕。神氣爽健。步履輕便。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繞京城外郛周匝行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其母病將二十年。諸藥不驗。拱擬以七藕餘核進之。一夕而愈。後母沒。不知所終。（睽車志）

鬼怪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汴京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門巷茶肆中。忽見一人貌甚陋。趨前揖曰、相公無慮。時盛夏。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奚啻如大暑也。公宅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而扇猶在其手。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柄用。公仕周。首建議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奸。周祖特詔公詳定。是爲刑統。（邵氏聞見錄）

蘇東坡居閶闔門外（汴京西二門。南曰宜秋。北曰閶闔。）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魂在此。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京師善符劍遣鬼者甚多。決能驅逐汝使遠去。汝倘不早行。明日昏時。吾當用佛氏功德法與汝解脫。婦合爪謝曰、感學士恩去也。語畢而愈。明日昏時。公果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備香燭紙錢酒炙餅果遣送之。自是寂然。又一日。迨之幼子忽云。有賊。視之瘦而黑衣以青。亟使家人搜索之。無有也。乳媼俄發狂。聲色俱厲。如隸卒狀。公躬往視之。媼偃大聲曰、吾卽祝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不可令出。曰、學士不令渠出。無可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錢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杯水可乎。公曰、與之。媼飲畢。仆地而醒。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自昔在鳳翔。罷官歸道驛中。忽隨行一卒。遇祟發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其祠。告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某隨行一卒。遇祟發狂。居人皆曰此神之怒也。未知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蟣蝨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若此人有隱惡。某不可知。倘祇因其懈怠失禮。或盜取祭餘牲醴飲食等小罪。亦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某竊謂岳鎭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俾復其常可也。非某愚直。神不聞此言。公出廟。馬前一旋風突作。沙石飛揚。公笑曰。神愈怒乎。吾非畏也。乃冒風而行。風愈大。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宜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則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濟南先生師友談紀）

慶歷中、陸經爲館職。一日、飲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忽見一人箕踞於旁。呻唄經曰。禍作矣。近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演力勸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騎已候於門。陸惶懼窘甚。欲自裁。忽復見前箕踞者。行且笑曰、君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猶罪斥。遂累年。嘉祐初。仍復館職。（東軒筆錄）

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於相府。未獲歸葬里。權厝都門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閽人云。爲語我家。

我日夕苦於伽藍神役使。若得歸壅。則免此矣。關人請曰。夫人貴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淹穢郛界之地。不得大殮。爾而姑役使。亦幸矣。由是知精盧所在。喪家寄櫬。則以爲託之幽寂。日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歸之福。初不慮因循失葬。而致羈魂苦於神之役使。不可不以爲戒也。

任宗堯。字子高。名家子也。遊京師。仕至典樂。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董傳授於魏漢津。敎仕時與蔡功名。大觀末。從尙書王寀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副使。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皆痛惜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寶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去。及聞是音。其故人者甚嘆悼。頃有一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語音。訴其故人曰。某涉鯨波萬里。本欲希尺寸賞。不謂遭喪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我否乎。某所寶三琴。皆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皆奉故人。下者與某。凡所寄篋笥中物。皆處分不遺。故人大駭。乃爲位奠哭焉。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悉傳副使船壞僭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京師。上下咸無恙。故人者復會宗堯。歡笑異於當時。宗堯疑而問之。故人備道其事。乃知爲鬼所侮。（以上摭青[illegible]出雜說）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遊。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岸而行。忽遇衣金紫人。騎從甚多。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否。審視之。乃姨夫張兟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否。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始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何爲復在此。我見公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顧大。無害也。乃歷說死時及殯葬之事。無不同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姨襲飲酒自若。我忿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我見爲城隍司注祿判官。孫因問前程如何。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注。尙未見汝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無數。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冥當察其心。苟本心不昧。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遂行。指行人曰。此皆我輩也。但世人不識耳。至麗景門下。與孫別。曰。公至此。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愼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illegible]厚朴陳皮甘草[illegible]末薑棗煎溫服）既別。孫始懼甚。抵竹柵巷。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歸太學。大瀉三十餘行。如其言服平胃散。一劑而愈。孫後爲秘書少監。

宣和三年。京師富室子任迥。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樂其幽寂。未即去。忽有姥從內出走。回顧呼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遂去。迥竊望見幕中一女子絕美。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迥招與坐。以言挑之。女曰。吾母赴村中筵席。室無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固流宕子。因縱言調謔。命酒同酌。與之狎昵。薄暮姥歸。入門見迥在內。怒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迥無辭以答。但稽首引罪。久之。姥忽易笑容曰。汝既犯吾女。無奈矣。當遂爲吾壻則可解。否則縛送官耳。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姥曰。汝無輒歸也。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汝父母。於是遂爲夫婦。甚相得。惟防禁頗密。母女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迥聞叩戶聲。姥

啓扉。見男子婦人二三十輩。扶攜而來。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衆曰。奈此郎何。或曰。偕往何害。乃挈室而出。迥深疑之。弗敢問。俄傾到城門。門閉已久。衆竊竊謀所以入。姥挈身穿隙而過。衆與迥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火販鬻。與平日不殊。抵所謂某家。方命僧作施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恣食。至於攘奪。迥駭曰。吾許時乃爲鬼塲邪。亟走入佛坐下。匿伏不動。竊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趨前挽使向。迥弗應。姥與女拳抃不能得。至互相詬悔乘誶唾罵而去。天明。其家收拾什器。見而駭曰。有奇鬼在此。取火照之。迥出。備道本末。迫且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曰。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爲客死矣。調治數日。始復人形。徐驗故遊處。惟荒榛墓草耳。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入京師。與富人吳小員外。縱遊郊外。偶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疏。器用整潔。可愛。寂無人聲。止一當罏少艾。三人淹留飲酒。應之招女同飲。吳以言挑之。欣然而允。共坐舉觴。其父母自外歸。女亟起避。三人興既敗。輒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遊。但思慕之心。形夢寐。明年。相率尋舊遊。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罏人已不見。復少憩。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媼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二人歸時。見有輕薄三少年。與女同坐飲酒。吾薄責之。女怏怏數日而死。屋側小丘。乃其冢也。三人不復問。言旋傷歎不自勝。日已暮。將及城門。見一婦女蒙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我家訪我乎。我父母欲絕君念。詐言我死。設虛冢以紿我。我亦一春望君。幸而相值。我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頗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甚。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兒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於官。二趙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往謁之。邀歸同視。皇甫望見吳生。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亟避之西方三百里外。倘滿百二十日。必爲所害。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同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焉。夜則據床。洎洛將滿十二旬。會飲酒樓。且憂且懼。適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請。皇甫爲結壇行法。乃以劍授吳曰。子當死。歸試緊閉門。黃昏時。若有擊門者。無問何人。即斫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殺人。子當償命。均一死耳。或有脫理。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門者。以劍斫之。應手仆地。舉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皆繫獄。獄不能具。府尹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釋。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填溢不可前。少駐足。見一美婦人。舉止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從步觀燈。被人挨擠。遂失伴侶。今無所歸矣。士人以言誘之。喜曰。我不能歸。必被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大悅。即攜手與還舍。相處半月。愛寵殊甚。亦無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日侍酒之婦。何從得之。曰。吾以金買之也。友曰。恐不然。子當實告我。前夕飲酒間。我窺見此婦每過燭影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眞宮王文卿法師。善符呪。盍訪之。若是祟祟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同往謁之。王師一見驚曰。妖氣甚重。勢將

雖治此祟絶異非常鬼也乃歷指座間諸客曰異日皆當爲證佐諸客咸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嘗一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師朱書二符授之曰子歸俟其寢以一符實其首一實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託身於君久矣乃不見信介道士書符以鬼待我耶士人初猶設辭以對婦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實我首一實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應密詰其僕僕實未之言益疑之迫夜俟其睡婦嚴粧製衣遽且不息士益窘亟走告王師師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宜從吾戒是夜果熟睡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竟剛逝去越二日開封府遣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叫曰儂眞宮王法師殺我家人方與沐浴見首上及篋間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備言其事卽召士人及舉座上諸客證之迺得免王師建昌人也

京師衛內司兵士闞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買瓜果自給其妻湯氏傭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京城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步許柳陰繁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忽聞木杪若呼小兒聲微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者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然又以語妻妻曰翌日我代汝在此汝爲我餉食妻黠人也伺其至應答聲畢卽曰物旣在何不出示隨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寘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哭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特異棄弗顧妻曰此爲蹄金也乃拾瓜皮及所坐敗蓆蓋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夫歸取張氏窺其倉皇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測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弗言明日當復

用前策倘可得也洎坐樹下久之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聲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獎與張氏矣喜欲訴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詭請張氏必有以處我張曰物已歸予又無證佐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請館於吾家隨所用錢貲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大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

京師省吏侯都事妾懷妊未及產而死葬於汴城外已二年旁近居人數見一婦人往來道上每歸必攜一餅久之共疑其非蹤跡所由知爲侯氏妾往告侯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妾闊步而走侯逐之不能及及出郊訪瘞所略無罅隙因爲守冢僧言之僧曰此爲業障牽纏未能解脫當焚其骨使早得受生會寒食拜掃遂啓其穴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婦人足上食餅兼大驚細視此兒蓋眞生人眉目可愛撫媼襁抱出撫玩便能呼父母侯無子以爲神貺鞠養之至二十歲時遭建炎亂離隨衆南渡與親故相失不能復還乃入省隸兵籍於御府爲庖者後以隨龍恩得祇奉德壽宮識之者目爲鬼太保云淳熙五年方卒（以上俱夷堅志）

袁彥溫少不羈落魄京師偶因步過一宅望見樓上有一女子靚粧麗服倚欄凝佇而歌彥溫屢見之稍玩乃踰牆而入見門戶四闢寂無人迹遂登其西樓但見積塵滿几上有一幅紙字畫尙新題一闋曰

禁鼓初傳時下打虛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曾乾心似酒旗終日挂銀漢低垂星斗斜院宇空寂燈燭卸西樓蕭灑有誰知教我獨是上來獨自下彥溫出問其鄰皆云此屋多祟無人敢居將百餘年矣彥溫愛其詞調乃名之曰倚西樓云（青瑣詩話）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爲尙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爲大將軍廟靈應如響內有斷碑題額篆曰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龕在壁間掌候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嘗及闕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既當艮只得此來怎奈何一曰氣運如此又待如何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叠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道山清話）

汴京勼異記卷四

異事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時總用兵朴常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倉皇奏曰臣觀元象大異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對曰事在宗社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至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隔河見如燈火者熒熒然而迤邐漸近則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旣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旣拜則漸遠而沒朴曰陛下旣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北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本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哉（王銍默記）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同一遊樂今日可乎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旣入乃復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極天下之奇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執禮甚恭上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元妙之旨而牢饌之屬皆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洞而別且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途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illegible]）

龍圖張公燾。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爲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於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內。何故使不放出。奎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校。良久乃去。其妻於是夕生燾。登嘉祐元年進士甲科。後嘗饌食犬肉。夢青衣使者趨至一所。閎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汝何故食厭物。燾曰、非故食。誤也。道士曰、若然。且止。吾爲若言之。少頃復出。謂燾曰、可稽首謝。乃引至大殿前。通曰、張燾誤食厭物。蒙宥。再拜而寤。流汗徧體。自是遂不食犬肉。燾神骨清峻。襟懷夷曠。或亦僊曹之被謫者歟。（括異志）

黃晞、閩人。嘉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以高文古學。游縉紳之門。著書凡數萬言。自號聱隅子。走京盧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擬裂帽破。馳走無倦。朝臣重晞之名者。列章爲薦。極力推挽。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勅。逼謝知已。纔三日、館於景德寺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我遠人也。勤苦貧寒。客路漂泊。居常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非此。且放慵酣寢一夕。煩戒僧童僕勿喧。院僧諾之。扃戶遂寢。翌日天曉。寂無所聞。僧擊扉大呼。已卒於榻上矣。異哉。（玉壺清話）

慶曆中、有一朝士。昧爽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服飾甚盛。兩兩並行。而丁度觀文按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耳。俄聞觀文卒。按小說載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歐陽公詩話載石曼卿死。有見之者。曰、我今爲芙蓉城主。騎一青騾去如飛云。故蘇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蓋謂是也。（括異志）

江汚、建州人。仁宗朝。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一日、忽支頤。慨欠伸猶不快。偶絜道物乃徵快。因漸取最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巨匱石。汚試擧之。擧甚易。又遊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優戲。汚陰抱柱。柱卽與礎相離。汚以脚擲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書生欲去不可得。汚笑曰、相戲耳。爲起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盛傳汚有神力。或勸其應武擧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予得之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汚從之。遂中選。終官止殿直。（曾故事遺錄）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爲秀州副僧正。因游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見一人衣布褶。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異其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鄉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皇帝。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之。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寶。乃探囊出一丸藥。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此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食之。老人曰、免矣。愼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明年。南方果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五六。道親無恙。至元豐六年夏。道親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乃徑詣秀州。具述本末。錫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上果不豫。乃命御藥院梁從政。賚持御香。同道親詣鴈蕩山。尋訪老人不見。上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其藥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夢溪筆談）

元豐間、詔脩京城。命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傭直。元祐初。公爲御史。按圖親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卽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大君之都邑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又按舊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乃埋之他處。而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斃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入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孫公談圃）

騶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之新門。上元之夕。劉野夫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相詣。令閣必盡室出觀燈。君當清淨身心以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至三鼓待之。家人雖尚未還。野夫竟不至。俄火自中門起。德莊窘甚。亟取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曰、令閣以下皆不出。是吾數也。幸已出。實可賀耳。德莊心異野夫之言。然亦不欲詰之也。（冷齋夜話）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欲識其處而去。後歸鄉。復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見冢中有一大蟾蜍。氣咻咻然。兒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壯。乃抱出冢。自是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攜至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凡物之能蟄者。皆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仇池筆記）

秦楚材。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夜宿汴河客舍。旣寢。聞門外喧呼甚厲。時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見壯夫數十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之姓名。投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慄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自盡。夜將四鼓。壯夫者累請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翊旦。主人啓門。謂秦曰、秀

才前程。未可量也。不然。吾黨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年。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幾死而脫。其幸甚矣哉。顧邸中衆客各出醵金爲贐。秦始憶自過宿州。遇壯夫十餘輩。或前或後。迹之矣。遂至上庠。頗自喜。一日、約同舍生出卜。過一黥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幾行了路。却在此耶。我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再相見。同舍生譁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共攜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人視金。反覆吝玩。不釋手。問錢幾何。曰、隨市價見償可也。曰、吾家累世鬻肆。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肩皆然。秦亦悟儒釋之異。不肯鬻。乃以製酒盃茶盞匕箸器。凡五物。日御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三十年。秦寓宜城。忽臥病。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越月而卒。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幸得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離。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廉謹。呼勞之。曰、衆省親事官名爲伴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曾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遊嬉。旣役門下。分當爾也。似矩素薄聲色。常獨宿外舍。效方士熊經鳥伸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宿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其人於屏後笑不止。似矩怪之。詰其故。對曰、愚蠢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

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其爲玩已。叱之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弗曉。何爲屢笑。其人謝過。既而至於三。復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色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迺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聞之。躊躇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憫世俗學道趨眞者少。欲得淳朴端謹之士而教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於茲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瀟灑。似有道氣可教。故託迹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間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哉。似矩聞其言而慙。流汗。具衣冠拜之。其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携手問道。其人略言大旨。至要妙處。則曰。是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陵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光州。終身不再見。（以上俱夷堅志）

蔡魯公帥城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女子。多髮如畫圖所見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盛暑時、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見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送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視之。乃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所謂。未幾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者、蔡門客也。蔡謫。相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達古今。知時事必至於斯乎。曰。某非不知也。竊老身可以幸免。（錢氏私志）

異夢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駭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坐。饋食甚勤。頃之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建一寺於此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蓼花洲閒錄）

予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二三尺。其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竊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郢震雖賢。然不及綰遠矣。曰。此三人皆終尙書僕射。獨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予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然。獨不見好殺與否耳。（嬾眞子錄）

熙寧癸丑。王平甫直宿崇文館。夢人邀至海上。望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簾門榜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隔水大呼曰。時未至。且去。異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長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復夢人請入靈芝宮。遂卒。昔有海商。過洋遇風。偶抵一所。門宇瓌秀。珍器爛然。云是白樂天之室。樂天聞之。自爲二絕句曰。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僊龕虛一室。皆傳此待樂天來。與平甫之夢絕相似。蓋二人天才過人。其精神所寓。必有異於人者。實物理有之。而不可窮詰也。（乙卯避暑錄話與侯鯖錄所載並同）

李希堯。政和中爲郎官。有鄕士舊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告曰。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葬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有祖塋山。歲可得米三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彫零如此。今田園在。但爲守墓者所據。汝往料理。是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譴責。某對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守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取之。祖曰。墓田舊有碑。其載四至。今爲守者瘞於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遂往視。有大塚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祭掃。故至此耳。問碑所在。漫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命以鍬鍤劚地。果於近門尺許草間得之。守者錯愕慚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併者。今當訟於開封府。乞正其事。希堯大異之。爲贊於府尹。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堯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業已以汝囑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夷堅志）

大觀年間。吾鄕人王耕。以貢入辟廱。丐夢於京師之二相廟。是夕夢在一樓上。待月。賦詩曰、樓上懷待月時。佳辰攜袂賦新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望外歸。明年春。耕以上舍第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法。以旅櫬歸。豈望外之應邪。（能改齋漫錄）

徐國華、建安人。宣和中遊太學。夜夢登高樓。上懸巨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宜不過員外。三擊云。係第七科。國華竊心竊喜之。曰、吾此行必取甲科。官至員外郎足矣。因書於書帙之末。但不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逮靖康丙午。敵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腳氣死。徐生亦以是疾卒。鄕人董從矩負相斂。葬於城東葆園。而園中列兆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書以標識其處。正居二十七行中第七穴。歸得其父。因出其手書示之。則夢中所告無少差者。（夷堅志）

李僧、字進祖。陳瑩中之甥也。嘗冒其初擬薦。赴南宮試。能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冊書。若書肆所市程文者。觀閱不輟。略不顧客。進祖怒其不見禮。卽劇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乃不能輟書相辯也。元仲徐書、似略轉首。已而復閱書如初。進祖復劇奪其書。語之曰、子豈不我識。我去矣。元仲徐授書於進祖曰。子無怒我。閱此乃今歲南宮魁選之文也。進祖視之。卽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第一名李僧。方欲更視其後。而夢覺。聞叩戶之聲。報者至。甚後見印行新科程文。與夢中所見無異。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甚邃。上有服衰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謂之曰。此宋朝丞相次第所坐也。及細視之。末一位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能解。後持正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自寇盧丁至持正爲四人。其姪子豫云。乃知禍福前定。非人力所能與也。（以上俱春渚紀聞）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門。至板橋。已昏黑矣。乃下官道。取陂中徑路而行。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有長鬚者持

盃曰．謝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也．幼習詩句．亦能吟咏．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悽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愁添鬢如霜．長鬚曰．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少年．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觥作聲．置觥上．曰．有拒請歌者．飲此觥．歌舊詞及喧笑者．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雁空度．酒至黑衣長人．復請歌．張妻連歌三四曲．聲氣不續．俛首無語．長鬚舉觥曰．不合推辭．乃斟一觥．張妻涕泣而飲．復歌侑黑衣酒曰．颯颯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歌曰、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侑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者．又復請歌．且曰．須有驚人．張妻頗難之．長鬚又舉觥罰．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首．再拋一瓦．中妻額．遂闃然無所見．張君意其妻已卒．慟哭而歸．天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急問其妻．婢答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之．妻曰．昨夜夢草莽中同六七人飲酒．請歌．妻歌六七曲．有長鬚者方舉觥逼飲．適有拋瓦來擊．第二中妻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始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睢夢錄）

汴京知異記卷五

神異

至和初．仁宗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請帝曰、上帝以陛下有仁心．延一紀之壽．帝曰、吾何以歸．神人曰、請以臣之東轄相送．帝登車．問神何人．曰、臣葛將軍也．帝寤．令檢按道藏經．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之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見邵氏聞錄）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以善製紗帽．入汴京．止於宰執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蹴氣毬．伍素亦習此．卽從少年蹴之．少年見伍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已酉．四少年欲去．曰、大哥不歸乎．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登房家樓．飲酒盡四角．問伍本末甚詳．飲罷．取錢帖付伍．曰、汝持此於旅行郭家．取錢十千．與汝作生業．伍受之．袖衣帶間．少年又曰．夜深矣．汝勿歸．且相隨至吾家宿可也．伍從之．行至一處．引伍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搜篛亦於壁隙也．又戒曰、愼勿窺此二室．將寶汝．伍唯之．頗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闖窺之．一室因壁皆釘婦人髑髏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伍畏而退．復就室臥．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伍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顧視錢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如數與之．伍自是踪跡稍盛．其後家於惠州．五少年者．京師人所謂五通神也．（韓故書譚錄）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余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涌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於地．人以手承之．卽透過．着牀榻．摘然有聲．且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余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牕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火息．其舍宛然．牆壁牕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吾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而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以上俱夢溪筆談）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祈禱甚力．一夕．夢一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詣中貴人訪尋夢中所見．乃物色於相國寺之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相貌彷彿．卽昇入大內．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事所聞．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云．仙驥歸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事也．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五百尊．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安貯供奉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石林詩話）

宋大內嘗有白石三清像．初在眞遊殿．未幾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既而昭應宮火．又遷於洞眞宮．洞眞又火．乃遷於上清宮．上清又火．而焚蕩無子遺．又遷於景靈宮．道官惶恐．上言神像所至輒火．景靈宮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之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眞君．（宋稗類鈔）

政和間．京都下市肆中．有一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輒歌詞以侑之．其詞凡九闋．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眞君法駕道引曲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其詞得其六而忘其三．陳參政去非．擬作望江南三闋．其一曰、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

人間遙指是祥雲．四望海光新．其二曰、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步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曰、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盃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玉壺詩話）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一人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淸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靑．又曰、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淸．東問何人製．曰．上淸蔡眞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去．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諲妻周氏．賢婦人也．自以不及事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平生．未嘗一日

廢。歲時烹饌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偶得疾。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塑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囊。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可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擲案上坳。梛周飲。曰、服此則安。周服之。既覺。即苦咽中噎塞。飲食不下。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為。而世間巫禱。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服藥大吐。始能進粥及肉食。有間。周夢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容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召前五六鬼。擁擯庭下。如鞫問狀。詰鬼取皆所用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紙作丸者。獨觀慄悚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備官坐閱。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翱翔而去。周灑然寤而病如失。後享壽七十餘。備官者。蓋家廟神靈也。

余為禮部郎日。齋宿祠宮。與宋才成裴侍郎夜話。及神異事。宋云、吾儕苦畏夢。人授一偈。纔數字。覺而遺之。每獨處。臨臥輒誦百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余曰、非所謂婆珊婆演底乎。宋驚曰、吾未嘗言。君何以知之。余言不惟知其名。且能究所出。宋請余道本末。余曰、始余讀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曰、婆珊婆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卻恐怖惡夢。而莫曉其故。後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即假經於近寺檢視。經之言曰、善財童子答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毘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一切眾生癡暗法光明解脫。我於夜暗人靜。鬼神盜賊。諸惡眾生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並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眾生若入於海。若行於陸。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隅。忘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濟之。為海難者。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阿脩羅王。及以海神。為彼眾生止大風雨。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眾生於夜暗中遭恐怖者。現作日月及諸星辰。晨霞夕電。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為人眾。令其得脫恐怖之厄。為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罥。雲霧所蔽。而恐怖者。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人多疑懼怯寒。必勸使持誦。絕有驗。（以上俱夷堅志）

物異

宋時黑眚見於禁中。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則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為人形。亦或為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恐怖。宣和末寖少而亂作。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壝壇。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宣和七年。南郊禮畢。徽宗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鴉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金人渝盟。未踰月內禪。而明年有陷城之難。

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雀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出。殆逾萬數。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有黑龜甚眾。沿汴河而下。占之者曰、龜介族也。黑、北方色。宜備北鄙。

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首龜以為瑞。蔡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人皆駭異之。帝命棄龜於金明池。

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士人於其地建眞武堂。泉涌堂側。汲之不竭。人有疾疫者。賴飲之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區以奉其神。

宣和元年夏五月。京師大雨連晝夜不息。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大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龍也。身僅六七尺。鱗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如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間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居數日。都城大水。高十餘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為大河決溢。然晴色清澄。河初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乃詔都水使者決城西索河堤。以殺其勢。而水至益猛。直冒安遠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渠。汴渠將溢。乃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而水稍洩。人謂官龍復仇云。（以上俱宋史五行志）

江湖間小龍號蟠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梢工之婦不識也。疑是蜥蜴。[illegible]盂之。則又緣桅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起霹靂。大震一聲。而汴口官私船七百餘艘。皆自相撞擊至碎。死者數百人。朝宁聞而不樂。遣宦賑恤之。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懼。乃焚香祝曰、願與龍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匧中不動。大漕攜至京。先以白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即躍出匧中。兩爪據金盃飲酹。上異之。於是用大玻璃盒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之水門外龍祠中。一夕變化而去。其盒封識宛然。啟視之不見。上益異之。乃加封四字。命開封大啟其祠宇。（鐵圍山叢談）

仁宗朝。御馬有名玉逍遙者。毛色白。乘之安如輿輦也。國人云、馬行步有尺度。而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搦之。一日燕王借乘。御長鳴不行。王怒遏之。帝以叔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舖。久之復索御。其行如初。帝升遐。逸羣至陵。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聞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其斯之謂乎。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寨以土。汴河幾濫溢。宮廟危甚。宰執廬於天漢橋上。一餅師家蚤起。有蛟螭伏於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都人皆聚觀之。時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莫知其所從來。識者已知其為兵象矣。（以上俱邵氏聞見錄）

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云猫來。諸閣皆局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座。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摩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拔下而去。罔知所在。或曰、此是朱溫之厲所化。左傳曰、家人立而啼。未必誣也。（宣政雜錄）

宣和七年秋九月。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宋史）

大中祥符六年、饒州鄱陽縣僧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翰圖奏，冊准旨令護從赴闕，送玉清昭應宮。（東都事略）

政和間，所在奏芝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彌對而出。宗室士䜣所居鈍軒，忽生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䜣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之春，太傅王黼賜第，有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聽事照壁上，閱六年而有戮身之禍。（鐵圍山叢談　宣政雜錄）

元祐癸酉秋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此塔異也。（道山清話）

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納鼎中，既寧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宋史）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腰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靖康之亂，而金人擾攘，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兆歟。（史撮）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綺畫，越三日方解。（以上俱元史）

元朝於歲首例遣使祭岳瀆，至元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恆嶽鎮，間抵汴，路梗塞，乃留城中，祭嵩岳。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遊相國寺池上，聚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大冰，狀如樓閣人物鳥獸卉木，百態俱備，殆非人工所能。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月復冰，自汴至中牟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南村輟耕錄）

元至正十七年間，潁亳妖寇僞太保劉福通遣賊兵縱火燒汴城諸門城樓，厥後元將泰不花等將汴城四面城門止留五座，以通行人往來，其餘八門俱築塞。是年，城中居民每夜二更後，皆聞文廟後蔡河灣西至安國橋河水底牛鳴，大聲吽吼，震地，聲斷復鳴，至四更方息，每夜如是，延鳴月餘方休。人皆謂世傳汴城爲臥牛城，城將陷，故聞牛鳴。次年汴城被劉福通攻陷，迎僞主小明王爲都居之。

元順帝至正初，河南境內人民兒童忽歌謠云：鬼泥樹，滿堂瓦，會無人住，李子樹上結黃瓜，不走的是呆王大。是時人往郊外觀看，一切樹木徹根徹梢皆稀泥塗抹，李樹所結李子悉如黃瓜狀。厥後至正辛卯壬辰，潁黃妖寇徐壽輝舉兵反，攻陷襄陽、漢陽等處，及潁州寇僞太保劉福通亦舉兵反，衆至十萬，以紅巾爲號，攻陷汝寧、南陽等處，肆行劫掠，其兵馬所至，人皆傳染瘟疫，有闔門死絕者，其幸存者，咸往它鄉避難，自汴以至歸睢穎亳唐鄧裕州，千里荒蕪，人煙斷絕，而前謠大驗云。（以上俱符臺書志辟）

汴京知異記卷六

技術

竇家二侍郎儼，善術數，聞聲音而知興替之徵兆。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怪其詭異。世宗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隔簾敲聲令辨之，無一差者。儼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將變爲大宮闕，兵漸消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然京師人却漸通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何。暨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當軸泥問，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爲侍郎，享年皆如其言。又儀於堂前雕造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某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俾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下馬，遂爲所踏而碎之。儼每謂其弟參政偁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無壽，惟四哥稍得，然結裹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後偁果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卒。偁時抱病，而嘆曰：二哥常言結裹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吾必不起矣。果數月而薨。晉公嘗謂人曰：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云。（丁晉公談錄）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其下必有玉。卽散去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嘗事。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人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淸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鎭之役。稍竊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沖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於天下。而京之客劉昺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非。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見。而爲田爲所奪。語在樂志。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賜漢津爲嘉晟侯。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書符。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敢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爲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淸寶籙宮。獻議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素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因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其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浩後南竄。行至上蔡。被誅。（以上俱宋史）

蔣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飮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求診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千餘粒。囑曰、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旣數日。覲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飮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謁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之。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旣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旣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如何。壽卿曰、可得春氣。脈常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道山清話）

潘景、字溫叟。居京師。以醫稱。親若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妻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其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診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飮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於地。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湜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診之曰、明年血潰而死。至期果然。

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飮酒。悲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徒平。則婦人色徒沮。飮食易意。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減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大愈矣。後果有是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者甚衆。（俱改齋漫錄）

四明僧奉眞。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氣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果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夢溪筆談）

都下巢玉工叢進。項有一瘤癭。其甚行止以叢吃。提呼之。一日御樂郝隨呼至第。出數巢示之。內指一巢大異於常物也。郝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叢曰、不知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各異名狀。供說已畢。獨候汝至。以試汝之精識耳。卽盡出衆所供狀付之。凡三十餘紙。叢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知耳。郝未驗其言。亦大異之。卽令具狀。云、若然。當奏官。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也。制成則盡如所言。卽以進御。哲宗大嘉賞之。賜錫外。更補授太醫助教。（春渚紀聞）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自言其術與常人異。徽宗令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餘。十已毀去七八。盡詰之。皆劉所爲也。呼而詰責。將加杖。劉笑曰、官人無憂。今十一月矣。少待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寘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葉品類。品色迥絕。酴醾一本五色。芍藥牡丹姿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彩絢爛。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仍戚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蜀人王俊明、能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識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試夜以盆水而氐房下望之。絕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枯燥索寞。無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卽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乃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執前說。曰、及今改圖。尙未爲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惟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也。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卿相何文縝。求外。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衞士與轎。亟召俊明。至則轎騎已入城。委之去。匍匐下輿。莫知其所往。疑斃於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訖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以上俱夷堅志）

卜相

太祖微時。過渭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衣冠矣。自長武鎮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為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帛為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乃留於幕府。未幾。太尉為天子。是為周世宗。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致受禪。及帝即位。盡召諸節度使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狀。願納符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蹄涔之水。不足以潛神龍。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欲官之。僧辭。乃以為天下都僧錄。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能識。其對揚之語。亦自有理。異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又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贈以白金百兩。乃攜家至京師。時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妃。後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徙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問所須。長老曰。吾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大門。賢后其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易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實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上。猶書后所建

焉。（以上俱邵氏聞見錄）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時錢以才名方獨步一時。適會客。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跼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士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入。使某獲見。錢啓之。冀公單微遠人。神骨瘦瘠。復贅於頸。而舉止殊山野。錢蔑視之。術士竦然側目注視。冀公起。術士稽顙嘆曰。人中之貴。未有如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士正色曰。是何言與。且宰相何時無。如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老死而有慶無形。但無子耳。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士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勿忽。後錢方為翰林學士。而冀公已真拜。（湘山野錄）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鑑來。云齋戒照之。當知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調官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史。竊照之。見已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惟知近事耳。（夢溪筆談）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注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士。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士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岐公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高齋漫錄）

熙寧元豐間。高麗國屢航海修貢。朝廷以為恭。遣使往論之。初命樞密林希。希力辭。更命龍圖陳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杞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使還。乃真拜所假官職。初林希買卜於京師孟鬱。鬱為希作卦影。畫一紫袍金帶人。對水而哭。希以高麗之役。遠涉滄海。故力辭之。副出知杞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云。（中吳紀聞）

魏郡侯柄筠。方幼時。值歲大旱。舉室流徙。中途父子相失。獨與母依村民翟翁家。已而母死。身無所歸。翟翁見其姿性聰敏。遂養為子。教之讀書。大觀三年。擢貢士第三人及第。始詣歸宗。宣和中為省郎。以未知父存亡。請還鄉。朝廷為降榜尋訪。柄筠遣所親詣相國寺卜卦影。得畫二馬相追逐。一翁一嫗一官人拜於地。卜者云。恐地名或姓氏有馬。或年月在午。皆不可知。柄筠尋父既茫無所向。姑聽其言。繼渡河。次白馬縣。縣人讀所揭榜。適有二卜者相遇。其一姓馬。其一瞽目者。曰。此處喧鬧何也。馬生曰。大名府侯郎中少年失其父。揭榜求之。曰。父年幾何。曰。七十餘矣。瞽者曰。我昨到某州某處。有來買卦者。自云侯先生。恰七十歲。我許以今年方得運。使當橫發。莫非此人乎。馬曰。聞其人久已亡。今求其死所耳。安得尚在邪。乃相揖而別。瞽者去。馬生復馳彼處訪侯老。且詢失子曲折。頗回縣收榜懷之。入白縣宰。借造驛舍。報柄筠。遣鞍馬迎取。時侯老已更娶一村嫗久矣。與之謀。曰。我家有兩園蔬。儘可過活。好事不如無。又安知果吾子否也。辭不行。宰率丞尉同往。強拉至驛中。叩之曰。汝所失子。有何瘢痕之屬可

識乎。侯老曰。五六歲時。因弄刀傷中指。柄筠瞿然起拜。相持慟哭。即并嫗迎歸京師。徽宗亦甚喜。贈官錫服。皆辭焉。於是賜以兩字處士號。就養閱歲而終。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夠、翁蘗、黃崇三人。偕入京師。遊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叩焉。術者曰。李君即成名。官當至郎位。翁君後一舉。官亦相似。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夠蘗如其言。崇蹉跎九載。方獲解入京。復會術者。詰問昔。因言李翁二君已登科。術者曰。往來如織。安能盡記。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京朝官。奈何為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見於面。不久當死。宜速歸。不必赴省試也。又問有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懌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曰。晚年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抑與人乎。不然。姑育之。待其少長。使出家為僧道若何。對曰。此亦常理。惟大人所命。不若舉而育之。兒歸必有處也。頃之妾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父告以前事。命抱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設水滿數巨桶。置庭內。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抆淚而已。蓋黃氏業微。崇畏兒長必瓜分。故蚤除之。宜其隕身絕嗣。後夠官朝奉郎國子博士。蘗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之術。亦云妙矣。

政和間。學校方盛。諸州士子。盈集泮宮。出必冠帶。餘干縣桶匠吳翁。徙居饒城。睹之覓紗帽。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焉。教子任鈞。使讀書。任鈞少而穎敏。大有進益。其比隣史老。與吳翁相好。雖為市賈。亦

官護術、乃以女許任鈞。聘約既定、任鈞被貢入京師、因適市、遇一道人、戴敝絺巾、著白布裘、狀貌古偉。持大扇、書善相字、迎謂曰、秀才勉旃、行作官人矣。任鈞甚喜、自念如其言、豈不能於京華貴族及鄉里富厚家擇婚、顧惓惓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又畏義、非能決。他日復過道人、驚曰、君得無有負心事乎。前相變矣。任鈞祇言無之。道人曰、吾非能知人心、大抵觀人面部神氣、要以陰德紋爲先、今已散漫、不復可觀、前程豈有享理。語畢、任鈞歸館、痛自悔責、夜焚香於中庭、稽首告天曰、任鈞向起妄念、宜受譴罰。願洗心改過、幸得成名、當走馬爲史氏婿、不渝舊約。九頓首謝過、乃就寢。逾旬、又見道人於市、喜而言曰、君必登科無疑矣。前者之相復見、不少變。由此可得志。從而叩其他、道人不告而去。是歲任鈞果以貢士起家、仕至提舉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任鈞每爲人言此事、使知一念之間不宜欺心者如此。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賠問命。賠袒衣踞坐、何先占、既布算、賠正襟揖曰、此命極貴、不惟狀元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賠慨曰、賠老矣、薄有生計、今諂一秀才、其獲幾何。然命實中格。何曰、當至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入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若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初何自僊井來、過桐柏山一廟中、上書乞夢。其夜夢人報翟侍郎來見、何遂出相見。翟曰、將來廷試策問道、及至京、何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告曰、如翟所言、既覺、乃擬策千餘字以示黃生、黃以爲不佳、何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翟侍郎來、既坐、翟曰、君昨擬道策甚謬、太上所解道德經、更有三卷、三日內必賜兩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手錄一本、晨夕諷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策、悉以經語對、遂擢第一人。後十二年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異域。皆如賠言。翟侍郎蓋先兩榜爲龍首者也。

何清源丞相、因故秩入都、當暑月、暫憩汴河岸上、買瓜欲食、偶失手墜於水、方獨立徘徊、適術士過前、共坐旅舍、詢其技、曰講論三命。乃書年月日時示之。驚起揖曰、自此便得路、官至宰相封王。何以爲過許。付之一笑。俄有市井少年繼至、亦問命。術士曰、汝命正犯法當刑死。少年大怒、揮拳毆之、中其脅、即時殞絕、不可救。邸人執以送官、遂棄市。何貴顯悉如其言。術士可謂靈於人而不靈於己也。（以上俱夷堅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雖石賤術、惟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蹤跡遠行、亦因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撫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人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各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字者、其門如市。有朝士某、其室懷娠過月、乃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尊閤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也。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也。然吾官寄此、盡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朝士曰、正以此爲撓耳。石曰、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

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無一存者否。曰、何以知之。曰、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問尊閤其家物產亦皆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朝士曰、誠如所言也。然此皆非所問者、以賤室懷娠過月、方竊憂之、故來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及下一畫爲十三字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今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虫畫、亦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藥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甚異其說、敦請至家、投之以藥、果下小蛇百數而體平。都人益神之、竟不知其挾何術也。（春渚紀聞）

趙韓王普、幽州人。相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可謂貴顯之極矣。有一軍校、與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韓王小小陞轉、軍校則微有譴訶。此不知以何而取也。（唾玉集）

陰陽家流、窮五行之數、術不可謂無、或一切聽之、反爲人累、斯惑矣。先魯公生歷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可笑也。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於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年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必大貴。鄉人亦爲之傾竦。長則恣其所爲、鬭雞走狗、一切弗禁也。迨年十有八、當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時已大醉矣、馬忽驚、躍入汴水中、浸而死。（鐵圍山叢談）

汴京知異記卷七

丹竈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鍛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嘗在禁中爲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牆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寶藏。（夢溪筆談）

李樞密公偁、嗣東李璋之曾孫。云其季父雄、師秘藏王捷手化金丸。迺好事者常出而示之、且謂初捷公主召捷、至爲設酒以待、謂之曰、聞先生能手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冬月坐爐側、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斷之、以所酌酒盃置湯瓶上、投瓦於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盞中、俯能而過、已耗半矣。取瓦視之、則一角浸湯處、已成黃色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囊敬所化藥金、實三十兩、元是片瓦、布紋猶在也。（春渚紀聞）

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鍛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眞

氣所化。未可遽傳者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鄰丹數粒。鄰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鄰乃丞相荊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余爲宰士。目睹其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亦稍去。鄰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鄰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鄰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夢溪筆談）

閤門宣事陳安上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嘗延館一道人。臨行借案間鐵銚。云欲路上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送汴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銚還劉。且囑之曰。愼勿遽失。至家呈其父。因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識如此。其密也。卽置之別處弗視。一日因取銚作糊。將洗滌之。見銚柄有五指痕。及轉捩處。皆成紫色金。乃知道士有道者也。驚嘆累日。傳玩親識。無不駭異。蓋是異氣所化。不假煮鍊也。（春渚紀聞）

樞密院編修居彥實。世英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嘗令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僧居京師定力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趙徽可。喜其婿得急勞。數日而殂。既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其疾。笑曰。此須我神丹療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數日完復如初。乃出叅丞相。丞相大驚曰。汝過僧丹邪。何爲而病速愈。吏叩首曰。幸獲居四郎所鍊丹服之。眞續命神手也。丞相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致。乃遣人宛轉賕其僧。賚給備至。竊丹爲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猶延顧不替。僧一日謂丞相。許竊丹爲獻。丞相喜甚。送僧降階。而僧退揖。偶爲馬蹴蹶倒。臨時折足。舁之而歸。數日遂卒。丞相卽遣人厚賂其徒。幷冀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賫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卽飲水燥甚。分與諸子服。皆然。獨幼子紓公袞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丞相薨。丹盡付石處用矣。査實自云然。

承議郞智致中爲余言。任鑄翁之猶子某。嘗隨鑄翁入都。繫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中。手出小瓢瓢、云吾觀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尙未有得者。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其中。翌日必取一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乃袖小瓢而歸。夜以水銀試納瓢中。寘之枕間。次日。醉中探手拔瓢。則其聲蓋蓋然。水銀如故。置之不復問。一日。任須水銀爲用。取瓢視之。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其僊丹藥所製。故汞感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其僊妙道。神化無方。非常理之可度者。任無妻拏之累。資用素窶。既獲不盡之寶。於是厚爲自奉。不踰年病卒。瓢亦隨失之矣。

法本首座無相師。晉川人。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閒亦留心鍊事。嘗遊焦山寺。與僧法全語及點化事。全曰。我術止點茅耳。本曰。出家人豈宜學此者。一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是。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攜行。或爲人所竊耳。因出一紙裹示本。其質溪砂也。而加重。乃抄數錢匕。令本索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視之。全笑曰。人見此溪砂也。豈知實銅邪。復取白藥少許投之。而砂始鎔化。出火視之。眞金也。本拜禮稱贊曰。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懇諳其術。全曰。我不惜術。

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我年二十。出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踰年無成。於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丹藥遊訪未遂。故未有得。今相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於某年此月此日。仍會此地。若有不至。卽死矣。遂酹酒爲誓。彼三人者。散往川廣京洛閒。我留二浙。暢首之閒。忽復至斯。出坐橋上。三人者俱次第來集。相持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茅法甚似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尖藥。彼云奇甚。我未試也。因取出同烹。而色尙黯。意謂藥未至。乃增藥再烹。及出坩中。則眞金矣。更相驚詫。市肆中良金也。末復相與謀曰。聞京師鑾三家金肆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眞僊秘術也。遂同行至都下。以金十兩就市鑾氏。取其家金較之。體柔而加紫焰。卽得高直而歸。時寓相國寺東廊中。復相與曰。我輩尋訪半生。今幸得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苟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樂此世。今常鍊金百兩。均分而別。卽市羊炙。竹籠大瓶酒。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激。火延於屋。風勢猛烈。不可救撲。彼三人者醉甚。我獨微醒。徑自烟焰中逃命而出。懼有捕者。我素善泅。卽投汴河中。順流而下。度過國門時。始敢登岸。方在水中時。悔過祈天。且誓爲僧。不復烹鍊。或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告天爲之。不敢毫益爲己用也。況敢傳與人乎。若昔嘗有未了緣事。可與衆修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本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彼三人者。二人醉甚。不知逃避。焚死。一人被捕受杖。亦數日而卒。（以上俱春渚紀聞）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遊上庠。方春月特試。因暇出游玉津園。忽遇道士三人來揖。眉宇甚偉。議論出塵。可聽。頃之辭去。曰。我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將暮矣。明日正午。期同會於茲。尙可款敘。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日夕方抵所會處。但見杯核狼藉。知三道士已飲罷去矣。悵然久之。弟曰。得非僊乎。試假鍤掘地纔尺許。得一石函。啓之。乃三道士像。巾服儼然如昨所見者。又見一封書。言鍊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三道士像。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弟遂試中。兄下第歸宿州。試其方。無一不驗。不數年。買田數千畝。爲富人。一日坐廳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相見。一道士前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僊方。不以賑恤窮乏。而貪饕無厭。過其分。天折君算。今日速改。尙可延三年。不然。且暴死矣。吾以漏泄天機。謫爲人。行當至此耳。既去。錢君始大悔。卽焚其方書。毀爐鼎。不復再鍊。明日。小道士復來見。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詣客。無所見。問諸僕隷。皆莫知。錢君不三年而卒。

雜記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侍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郞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往。坐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殊不知拱揖之禮。引入一別館。供

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盤至曼卿前。盤中紅牙牌十餘，其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盤是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羣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矣。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辨菽麥者，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矣。（夢溪筆談）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賸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是道，約何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邱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熟，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曰、此未是佳，顧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館閣中，莘老靜之，衆遂去。莘老皆語人曰、吾平生看花，只此一處。蓋彼時京師富人有如此者。（孫公談圃）

（何薳曰，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得寥豐高之士，觀諸二子可見矣。）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數萬，肆意歡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遊蕩野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圉人浴馬，留三子行

來迹躊躇，沈驚異以爲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汎汎然無所歸宿，曷若跨王公之馬，就謁之乎。公嘗爲大郡，家貲殷富，多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有離心，而防禁苛密，幸吾曹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必，得君有意否乎。鄭又慫慂勸之，沈大喜，即回池邊，鄭李喚馬，圉人讓率令，既乘，請所往，曰、詣汝使君宅，遂聯鑣並轡，轉兩坊曲，得大門，門內宅宇靜邃，李先入報，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久病憊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主人出，乃一衰翁也，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態殊甚，揖坐東軒，命設席，盃盤肴饌，咄嗟而辦，雖不甚腆飫，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忽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惠顧，弗能盡賓主禮，奈何，願鄭生代居東道，幸隨意劇飲，僕姑小歇，煮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望，而興亦闌矣，散步於外，將捨去，忽聞堂中喧笑擲骰子聲，自屏隙窺之，明燭高張，中列巨案，美姬七八人，環立擲博。李徑入，衆姬曰、李秀才，汝又來廝攪，遂刷其閣，且擲且笑。沈神志搖蕩，頓足曰、真神僊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曰、諸姬皆主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浼鄭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聊爲我辭，倘得一晌樂，願畢矣。鄭逡巡乃入，睢盱偵伺，良久介沈至局前，衆姬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願扰目耳。姬曰、汝得無引狂子來誘我乎。一姬取酒滿酌，沈飲釂無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寶伺朝，雖歷覽顯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遂。每采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斂珥首飾爲之一空。鄭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賭，索酒無算，有一姬

最少艾者，敗最多，慍而起，挾笑媚寘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遣鞭策，勢不得不然，同席畢勸止，皆不聽。沈撤一擲，收盡，傾峭倒物，雜皆以金釵珠琲，計其直三千緡。沈反其所嬴，又探取腰間券，甫償之，尚有餘鏹，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聲唾盂急，諸姬推客出，奔入房。三人趨亢從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鄭歸邸，臥不交睫，雞鳴而起，欲尋盟再往，邀召二子，云已出，俟之至午，杳不至，遂走王氏宅審之，空屋無人，詢旁舍居者，云素無王朝議者，嚮昔之夜，有惡少年數輩，借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鄭姦計，是時戲裝垂髫，而鄭李不復再見云。

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幄於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衣邀其女眞珠族姬，青衣者曰、若肯來，當遣兜轎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豔，服御麗好，聞召喜甚，請母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廂來，舁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轎至王家，人訝之曰、族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爲奸黠所欺，顛作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其家懸賞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見破橋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肯與叩問，詢之，乃眞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髮髻蓬鬆，不施朱粉，見父母大哭，久乃能言，初上轎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漸漸暗黑，轎止而出，乃是古神祠，鬼卒十餘輩，執兵器夾立，中坐者貌如載，而闊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即叱曰、汝何人，敢奸吾靈乎，便令人捽拽裸衣，用大杖撻之十杖，痛不可忍，昏不知矣。稍甦，乃在一密室內，一媼拊我甚勤，爲洗瘡敷藥，將護月餘，甫能起，先遣奸汙，然後賣於某

家爲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之，因同浴窺見瘢痕，詰主人曰、彼爲女時曾與人奸，受杖矣，主人元知我行止，至是乃曰、若果是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元牙儈家，猶念舊愛，不肯令屈直。儈家既得金多，且畏事敗露，不敢再鬻，故乘夜送於此，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堂所見，皆羣賊詐爲之，前後爲惡如是者多矣。

京師城外寨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因寒食祠事，庖人夜切肉，有自幕外引入手攫食，大驚者，舉刀砍之，疾走踰垣而去，亟取火燭之，見遺血滴道，旋告同事者，相率白太官令章生，曰、去歲亦以此時爲物攫祭肉，察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爲人邪，其去甚疾，以爲鬼邪，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訪之。乃集吏卒，乘炬尋血跡以行，至寺後，入叢冢荒草中，一徑甚微，略有人跡，內一穴極穢，至此絕迹，遂即記識而返。明日祀畢，往究其實，鉏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旁穿地道，有裸而據案者，肌理黧黑，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庖中之肉者，臂上傷痕猶濕，初疑是鬼，未敢近，少定，知其無他，亦以出窟，中牀几衣被皆破敗不堪，問其爲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窟中，每夜由地道過其房，與僧共寢，昧爽復返，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已離家，且不識路，無從可歸，既久自能穴土而出，獨往近寺人家竊食，糊口度昏，昧不省身世，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便到，晝則伏藏窟中，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所言諭廂吏，求得其家，父母皆在，云失女二十年，定無存理，不肯來，強之至，則相視悲哭，與之入寺，詢諸僧，死已久，房爲其徒居，尚可憶，女家亦不復質究，蓋恥言之也。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尙稀。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漆室也。厮役三兩人見其來失期。度知必外方官員乍遊京都者。時冬月。官人着褐裘。容體肥腯。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臥頓於地。氣息垂絕。羣惡指曰。休論衣服。只這一身肉也直幾文錢。以去曉尙遠。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得解項。頓蹶。欲奔去。恐迷道路。遲疑間。忽聞府尹傳呼。聲急趨而出。連叫殺人。羣惡出不意。殊慌窘。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邪。俄尹至。訴於馬前。立追收執。命盡發借棠之板。檢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悉捕羣惡寘於法。其劊人之肉皆鬻少年買去云。

趙須之納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女妾皆乘車。獨一婦以姙。用四卒扛轎。卒不慣此役。前者爲石所礙。失肩轎什地。婦驚而墜。有乳媼跨驢而從。急下扶掖。拊摩頃之。稍定。四卒懇拜乞勿貫。婦適愛此石。欲攜去爲擣衣砧。乃諭之曰。能爲負此。當捨汝。四卒欣然聽命。北屆兩村與舁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膩潤。取寘衙室。一日。玉工見之。歸玩不釋手。石闊一尺。長尺有半。厚寸餘。玉工曰。是可解爲兩屏。肯以一見與。則可。許之。召匠攻治。中分焉。玉質瑩潔。絕無瑕纇。而崇林泉石。飛鴉翔鷺。漁翁披簑。樓舟景象。天成。絕類王右丞小李將軍山水畫。玉工得一。又析爲二。先持外邊者示貫璫。璫入獻徽宗。大喜。命裝製爲屏。答賜甚厚。玉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趙不敢隱。亦獻之。兩屏相對。列於便殿几上。他珍玩皆避席。居數月。玉工徐出其所秘。詣璫曰。向兩屏固美。不過各得一偏。今吾此物。兩背如一。略無纖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璫具奏。賞皆千金。而須之因此得擢常平官。（以上俱出夷堅志）

宣義郎萬延之。以貲雄於鄉里。初赴銓時。見都下有鬻瓦盆者。因以十錢易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嚴寒。注湯頮面。畢。覆盆出水。而有餘瀝留盆。凝結成冰。簇之桃花一枝也。衆觀異之。以爲偶然耳。明日用之。則又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珍藏。每遇寒時。輒延客開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嘗預席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職。萬遷宣德郎。詔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友畢集。是日設盆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像。觀者莫不嗟嘆。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化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萬氏自得盆之後。雖貲用饒給。而刻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貲二萬緡。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未幾延之死。三班亦入鬼錄。餘貲蕩爲王氏席卷而去。餘二子日就淪替。今乃寄食人家。衆始悟萬氏之盆。如冰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其盆後歸蔡京家云。（春渚紀聞）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嘗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壯。婦人以身蔽章。雜衆人以入。至一院。極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珍異。因問此何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姣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瘠甚。有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我主翁行事多不循道理。寵婢甚多。而無嗣息。每勾致少年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我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衣以衣子。我且不鎖門。待至五更。我來叫子。亟隨我。到廳事前。我當以所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遊也。不然。我與若皆將不免矣。詰旦。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所厚善者。而不欲言主翁之姓名。少年輩不可不知所戒也。（摭青雜說）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也。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見紅紗籠燭而來。益懼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輩。靚妝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箇。內一婦熟視笑曰。也得也得。挈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至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衆婦貯以巨篋。而舁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陳元靚）

汴京勼異記卷八

陰德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祥符三年。爲右軍巡院吏。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日躬勸灑掃。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繫者何所赴愬邪。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每爲其徒傳之曰。若輩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冀之爾也。好辭法者繫。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閱經。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宥之。放之去。乃囑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亦自免。其囚獄有鞫輯者。慶以至誠疏費餘令。美言以諭之。故不飢寒。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賢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病而斃。已三日矣。尙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視以爲更生。殮時福體流汗。逡巡。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穢汚伙聚。不覺身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婦人。修長者。揖袁氏曰。汝不當如此。何爲而來。亟去亟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尙未有嗣。胡爲來此。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離穢汙。遂復甦。袁氏自念嘗事白衣觀音精虔。必有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張佛子乃獲陰報也。後生子一人。曰享。終左藏庫副使。孫六人。曰洪。應將爲檢討文字官。曰鐸。曰鑄。曰鐸。同登元豐五年黃裳榜。曰鎬。曰鎮。並預薦開封。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端友榜。咸有文學顯名。佛子享年八十有二。無疾而卒。以子享貴。贈左司禦

韋府帥。（宋王銍撰侍兒小名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一夕忽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夫人曰、願如己女育於室。訓教婚嫁。俟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猶在閒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資歸之。女籠巢竪白。僕夫婦後歸舊京。聞其事。論盡心肯。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殁。衰絰三年以報。（湘山野錄）

眞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宮禁。上大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凡臣僚與之遊。皆可付御史臺按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有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並無言及朝廷事。臣亦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必究。乞以臣此狀下御史臺同問。上曰、卿意何如。公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怒解。公至政府。卽時焚之。擬有大臣力言乞行追究。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復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之矣。保全者甚衆。（王文正公遺事）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嚬蹙左右。歔欷久之。曰、僕頃官於某所。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償。乃以季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相別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徐爲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汴京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爲士君子配。公位至宰相。壽八十。及見其子入樞府。其曾孫又拜相。蓋遺德所致云。（曾魯公遺事）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員攜來。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三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舉鎭江太守葛蘩。士人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叩蘩何以爲幽冥所重。蘩應之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繼後或二或三或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也。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行。惟在乎常久而已。蓋其平日能以利人爲念。故幽冥重之如此。（李元綱厚德錄）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旣臥。覺牀簀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又有錦囊。盛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謂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仍揭其名於室之壁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假館於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卽還訪林於京師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固在。然不宜私還。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人如教。林詣府以珠還商人。府尹使中分之。商人曰、固所願也。林堅辭不

受。曰、使積欲之。已盡爲己有矣。竟一毫無所取。商人不能強。乃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官至中大夫。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投舍於胭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媚然倚戶。顧客微笑。致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至此。婦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我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亡貧無以歸。故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俟入京日。當訪汝父。令遣人迎汝。婦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其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方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說。是以來耳。翁蹶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我。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良是也。願聞其說。費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乃見女之時。卽日遣其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太守。（以上俱夷堅志）

報應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酷暴涖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遊士寓汴河逆旅中。偶得暴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灑然醒。聞人曰、尹安否。曰、無恙。曰、必將死矣。因言夢中憒憒見豎冊隸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釘朱戶。高明亢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閎麗。類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有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器。服飾甚盛。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聒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鉆鑊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而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毒。號呼哀苦。不忍觀。移時又復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叉矛之類。復爲金石絲竹。貴人整衣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我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纔一月果死。

李雲娘。東京富娼也。廬陵中與解書者有舊。嘗待闕寓京師。貨囊罄竭。就雲娘假貸以供用。乃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傾資助之。無所吝。書陰念家中自有妻。與此人處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偕飮櫓市。夜泊汴河。歸舍。手推雲娘汴河水中。詐驚號啼泣。因以善言撫其母。母罔察其詐。旣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晝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面責書曰、我傾盡助子。子以狠毒害我騙命。我今得以報子矣。書引劍擊之。倏不見。但覺冷風襲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賊盜。書乘舟出捕。忽墮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書入水。從吏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夷堅志）

政和初、宗室鄆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蓋爽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姑爭。嘗指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親故。鬱暨家世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鄆王。王次子士籛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轉達於京。

京乃以爲奇貨。即捕張下開封府獄。府尹勘以誹謗乘輿。言涉不道。罪應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鄆王惻然不樂。還至此。士驟與祠弟借入市曹觀之。未幾。輒相繼死。士嘗見婦人被血躍屏帳間。自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殺。無奈二法吏不肯。京後感疾。召道士祈禳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問人言上帝正臨軒決事。顧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質此婦於極典。甚枉。來訴於上帝。方震怒。汝安得上章。道士對曰、身爲道士。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爾。又曰、適已行遣潭州安置。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亡何。京貶死於長沙。鄆王女及吳氏俱於次年卒。無子。

京師安氏女。嫁李祖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法。結壇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人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大不恕。須臾枷間。亦廟中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治。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殞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術者治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叛吾之出。與外人通。伺吾歸。陰以計殺我。魂栖栖行求四方。二十餘年不獲。近謁白馬將軍廟。見二鬼言其詳。始知前妻在此。今取命相償。即去。師無見苦。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與治。雖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我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釋前憾。早得生天如何。安氏自床趨下作揖。人聲音曰、諾。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載錢十萬。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以謝。豁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設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詰責之。安氏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其道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旨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疑異。悉令道所以言狀。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遂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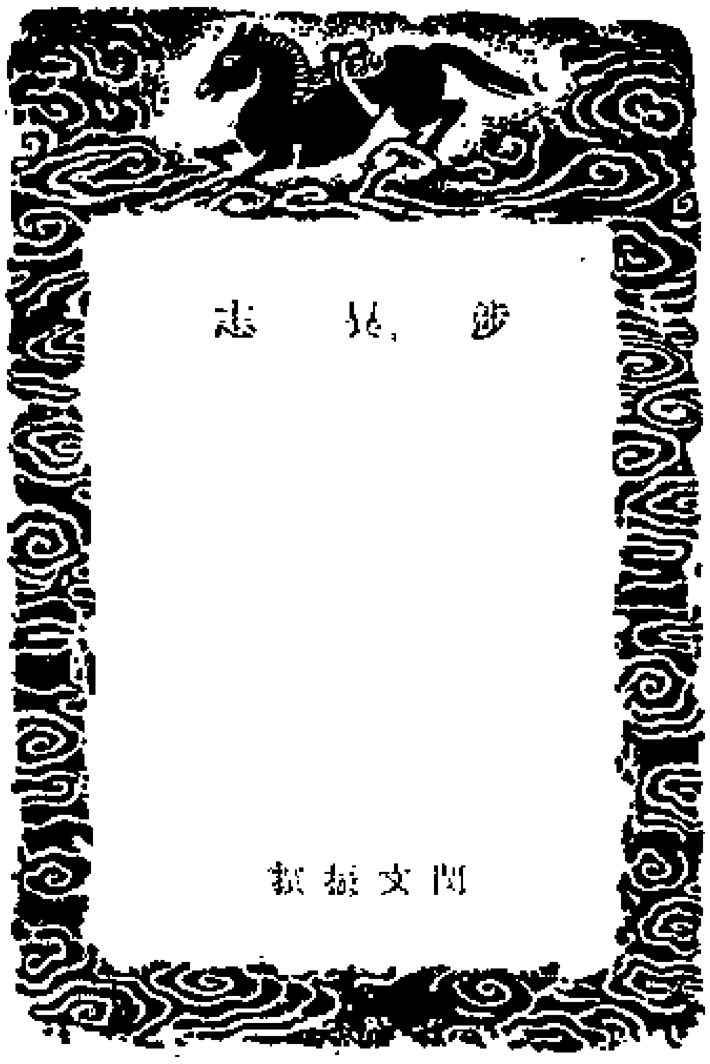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恤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所。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人服。徘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廳堂。出沒爲人害。正彥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嘗酌往觀。置於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揖勞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吾居此三百年。在唐朝爲汴宋節度使。以爲臣不忠。闔門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悔。雖悔無及也。客曰、月歲如許。何爲尚淪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我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徵福於釋氏。作水陸會法事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開聖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毛胡牀。而小童在旁。凡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鐸。爾降鬼呪纔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取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齎時灰挂寺之浮屠三級下磚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捨我。移時乃解。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則不知所言。蓋此童爲僧所殺而死。後乃從紫衣者。故僧見之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堵觀之。其詢其由。不復可禁止。問之亦不對。良久。血流淋漓。皆仆於地。巡卒共守伺之。自晚稍蘇。乃呻吟悲泣曰、飛張顏承節也。仕某坊內。李爲僕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盆。延醫傅藥。閱旬方小愈。家人叩其故。全不自覺。瘡甫成痂。痒不可忍。須猛爬搔。仍復腫潰。纔愈又痒。如者是三四。逾年弗瘥。殆於骨立。舉家憂其不起。一日扶掖出門。適衙僕過前。爲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能醫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症付藥。可立愈。張令僕爲導而訪之。杜屏人問曰、顏憶前歲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策杖登岸。百步許。得平曠地。方命酒賞月。俄驟雨。令僕取雨具。怒其來遲。致衣履沾濕。抛所執杖。并擲之。中其額。僕同舟告妻曰、我爲主人所擲。已中破傷風。恐不得生。願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間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存活。宜懇白主人。容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可與人浣濯度日。言畢而死。比曉。妻舉尸瘞殯江濱。泣拜君曰、夫不幸旅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容着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發舟。妻揃膺大慟曰、孤困異鄉。貧乏無糧。進退無路。不如死。乃抱子投於江。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子之亡。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歲君觸橋柱時。乃彼久尋君。始得見也。張駭曰、是固然矣。某此來欲求藥耳。公何自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案。厭爲君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嘗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淨室。張燈四十九盞。寘高處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審君識其半。則不可爲矣。吾當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彼肯捨則可。冥司亦不能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至夕。獨坐高榻。家人伺於幕中。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俱滅。獨一燈復明。見亡僕流血滿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淋漉。從室竄出。鬼張曰、可還我命。張即殞仆於地。頭縮入頸而死。異哉。

京師婦人夏二嫂。死經年。忽見夢於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毛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返。纔直三十八錢耳。計今日以往。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甚痛。攢銀十餘兩在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旦從南薰門入一驢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也。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果得銀。乃徑詣南薰門待之。見麥馱聯翩來。其第三驢仰頭相視。杜泣欲求以歸。陳氏之僕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此吾母也。當備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開封府。尹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驢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爲京師尹。具以聞。豫呼入殿庭。謂曰、能舉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驢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與給錢。杜泣拜曰、若爾。恐母償不得釋。願自出錢贖之。陳許焉。杜掃一室畜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歸居韓州。爲人說其事如此。（以上俱夷堅志）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就其行錢孫助教家。

孫饋酒。且令其未嫁女出侍。張見其有姿色。問其父母曰、我欲娶爲婦。父母遜謝。張必欲得之。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爲定物。且曰、擇日納幣也。飲能去。鄰里交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質問。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孫女誓不嫁。其母曰、張已娶妻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者乎。其父復因張與妻祀神廟。幷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乃入房內蒙被臥。頃之氣絕。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而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願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玉條脫。女蹶然而起。謂鄭曰、我何故在此。女亦幼識鄭。乃以言恐之曰、汝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以救汝命。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之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不暇究其所從來也。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恨。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僊。鄭常從御轝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焉。張驚且怒。罵僕戲己。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僕俱出視之。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孫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血流。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己。亟報鄭母。母訴之開封。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孫父復上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張實推女而斃之。雖死罪也。雖於赦獲貸。猶杖脊。竟以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顯道尹京目其事云。（清尊錄）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涉異志

閔文振

石眞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眞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筆張元禱等載星過嶺遇轎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禱等疑爲宦歸之婦飛檐候之忽然不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其初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向逃生妾身不幸遭俘虜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浪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珥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鮮玉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煙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參行輒與尋常一徑過吟畢謂懇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爲火部曜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眞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懇孫回望無復人守矣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祠唐張延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鼓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謂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爲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窗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濺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人來觀寓廟中必其所爲後觀移而神不顯

戚侍郎

黃巖侍郎戚公存心布衣時貧甚有憐其才欲妻以女者患其無以自給但與盟曰發身即完婚邑有厲壇荒僻積棺甚眾人不敢近富家少年戲曰厲壇第七棺中貯錢二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公許諾少年以餅十四枚畀之使分置各棺以爲驗至夜少年先攜錢置棺中匿棺旁須之聞羣鬼相語曰戚侍郎來此盍出避惜此人不獲令終耳已而公至羣鬼辟易麾棺分餅各棺取錢而去恬然無懼明日少年賀公曰秀才位至侍郎也但當慎晚節耳後登進士完婚累官工侍以同邑賀侍郎講果棄市

黃鶴道

宣德四年七月寧德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邑之十三都青巖之地下令毒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魚驚駭奔盡出是日有道人入門泣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石三分少存微命覺成不聽但啗以蔬飯道人含泣食盡而去已而各溪魚鱉盡斃有大黃鱔獨異羣魚剖其腹所食蔬食俱在覺成未幾病劇恍惚見道人擲其頭萬數索命遂死

關山隸

少參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心急抵家曉至關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至進曰君何爲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爲郡紳參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罪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饑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盂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隸兵出俯行至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君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于門內拘一人踰墻出即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爲陰司攝人之鬼也其後登景泰甲戌進士仕官悉如所言

木自動

連江人倪神保幼失父母常念罔極之恩不能報與其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連理而生者取之刻父母像以祀焉乃徧求山中至石芹山見二木同生倪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其木交股擡動凡三而止即取以歸傭工摹仿刻之既成祭哭奉于中堂凡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之義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詣文木管掇之須臾別浮片紙取視之乃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辭曰某等俯悚蝦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聰言念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潤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恆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倦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悅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烝民故降災實由上帝爰派僚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時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霖雨稍救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涓滴于金瓶龜拆全蘇霈霈滂沱於隴敢廢酬賽果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迓續乃命云云舉爲禱之須臾大雨如注

烏引屍

嚴陵盧廷俊爲臨川知縣時有饒姓女許卢家子未嫁女私于人一日婿至女家與而殺之匿其屍婿母訴于縣女家不承廷俊焚香祝天曰願雪婿冤翌日之後有鳥飛鳴甚哀廷俊曰得非死者訴冤乎果爾宜前導鳥即飛而前使人尾之至深谷中乃得屍女家驚服抵罪

死作城隍

天順間陳潔爲羅源知縣多善政將殁有人夢城隍司使者打掃其署傳呼新城隍上任及至乃潔也次日潔卒又邑人陸引爲象山縣丞有政聲勞思致疾城隍閣者夢中恍惚聞人喚新官到任急爲灑掃閣者問爲誰答曰陸相公也及覺引果卒士民知其事並詣廟哭奠

方景明

陝州千夫長方景明死踰年一日憑巫語曰吾今

隸酆都職掌鬼籍世之死者皆吾錄也囑吾妻善誨二子綜理家務勿失所可矣語訖而去未幾有戍卒病卧數日友人來問病語之曰吾適似夢似覺見方候與語欲吾爲用錄姓名而去所錄甚多吾友之名亦在焉宜早爲後計友人方無意聞之大駭悔恐而出次日戍卒果死又數日友人亦死

鷹神

大興大宰劉公機初爲秀才時歲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止公宅造獵倒之偶不柴鷹殺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權輔參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霍童古墓

寧德霍童鄉有古墓成化間有近地居氓偕山人往視將發而塟其父是夕夢老人告曰汝欲發此墓盍不效孫文翀乎若發當有禍氓覺而驚懼不悟孫文翀爲何等語乃徧叩士夫一日有以福寧志叢示之者乃知孫文翀福寧人也宋開禧間自浦城解館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內寢慟哭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將鬻此屋明旦當徙幸遇仁人至此不覺悲傷文翀曰子孫賣宅爲貧故也勿憂吾爲汝謀之其夫曰若爾當厚報寢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心甚異之候至日午果見衣緋袍者以衆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翀詰之對曰家貧將鬻墳塋以地鬻人慶活耳文翀曰愼勿鬻此我爲汝償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捧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長曰附鳳次曰翼鳳後並登科第官至公卿氓乃大驚曰報應如此吾敢發此墓哉事遂寢

錢清事發

黃巖侍郎方石謝公鐸布衣時嘗夜月訖遊邑城之澄江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見公心知其爲幽冥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俄頃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瞠視曰是矣是矣遂死公竟不曉所謂閱數年公授學至山陰知錢清有富妾嘗被殺會有織工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工至汝家乎答曰有之實黃巖某工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錢清事發之語告之富家乃悟妾爲竹工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公之言白于官織工獲釋益竹工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兗州城隍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推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比河旁近縣有官艤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艤中冠袍貴人即造公舟拜謁公怪之答曰知府雖同幽冥則異爾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得獲與神遇曰以公正直故相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及案牘之勞答曰吾檢勘陰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果閉目則見堂下囚徒紛紜哀告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爲

嘗敕神曰此娼頗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來公敕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爲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瘡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切者指瘡少寬方就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擄後具令吏外從甫二月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于神以是人不敢欺云

林中丞

莆田林中丞元甫爲狀明秀夫人亦有容中丞布衣時讀書別館忽有美婦來就寢異香芬馥且去暮至以爲常告曰妾非妖祟與君有夙緣耳自是中丞日益精健夫人輒多疾妖每中丞宿夫人室聞異香卽出就館娼已候矣不爾則卧內臭穢特甚成化甲午娼告曰君今科當捷至秋果然及北上相別明年登進士方屬泥金書其忽失所在其書是日遂至家夫人識爲中丞報捷書也驚且喜自是三十餘年中丞販歷中外絕不相聞夫人逢彌强徙迫官廣東方伯娼忽至悲喜交集中丞求修舊好拒不從曰與君夙緣已盡不敢及亂君明日當遷中丞特相報耳妾亦自是逝矣泣別而去中丞果擢四川巡撫副都御史娼竟不復可見矣

林氏女嫈

寧德林生初爲邳州學正時出接官是夕幼女年纔十二三忽有高蓋大轎舁一達官入其邸騶從甚盛女驚附內戶伏地仰窺見達官降轎登堂踞椅而儀度頎然呼曰吾弟何在何寂然一室女內應曰阿爹接官未回也達官曰汝第言尚書五伯今別赴任所過此特來相看遂升轎呼擁而去

女熟記憶明日父歸女告焉父疑其誕詰之曰汝見五伯是何狀貌女言云云果合生平之蓋五伯者乃生族兄贈少保莊敏公聰也時爲刑部尚書逾月公訃至自京師考之公沒之日卽女見夢之久也

方合浦

浮梁東嶽廟設地獄諸司俗云死者皆歸焉成化壬寅邑士方公震時年四十病甚垂絕但胸猶溫耳爲使者攝至廟中正殿王者曰送西司勘使者引送西殿主者揭籍諦之曰此子祿未享尚未宜來卽以其籍付公觀之見盡有廩庾米粟斗斛俱備又有冠帶近公之身側卽命使者送歸將出廟遇其父祖及鄰里親朋已故者皆前問焉知其得歸皆稱慶使者促之出門至家而甦語所親曰陰司之說信有之矣明年果食廩士子肩鄉薦歷校官終合浦知縣休致十餘年而卒

天妃拯疫

侍郎南城羅文肅公玘爲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清泥灣勢益燉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將其弟經在舟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篛篷壓下如轎足之形而陷者宛然一嫗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旅灘上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轎足舉起篷復故頃覺渾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衾衣數件覆之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於楣間

南斗星君

福清何儀舉進士累官浙江布政使休致家居偶有病者死而復甦語人曰頃在陰司沿街結綵焚香與曰今日南斗星君上任須臾見旌旗過市所異者何儀也我擧儀方欲請問從者曳而寤乃復得歸蓋何儀方以是日卒也

晏公廟

饒州芝山驛傍晏公廟其神忽欲靈顯降箕言事如響應鄱人劉貳守者歸省往驗之袖楓葉試曰何物也書之曰袖中紅葉好題詩試以他事皆驗劉挾牒介吏實不爾當遣除之是夜夢商人告曰某新安人也溺水死廟下淹滯廟中不能歸附廟神求食耳公能歸我甚幸明日劉具其事投牒城隍夜夢商人來告曰荷公厚德今城隍給牒得歸矣特來辭謝明日去此公宜保重後福未艾也自是廟神無靈箕筆遂絕

東山廟

台州東山廟有貧士日叩神求資以財逾年守廟者鑄土爲金銀二錠置城中楊柳橋下明日貧士叩神守廟者作神語曰可到楊柳橋下取金銀貧士如言果得金銀二錠他日一士人累擧不第友人戲曰東山廟靈者貧士叩神得金銀盍叩以試題當有應士人且擬叩神友人書二場試題置神案爐下詰旦士人來叩友人作神語曰題在爐下士人取之豫製文義及入試果符其題遂得第

前妻墜憤

浮梁邑北余成十一者初娶妻甚相得未幾妻死繼娶同里女一日余出繼妻見前妻入室憤罵曰汝奪我夫因肆箠撻繼妻叫號家人奔救無所見自是余每出輒如之一日余偕繼妻佯出潛伏楣下繼妻卧于榻前妻來壓其上憤撻如常余亟出

持斧逐之見前妻驚走升樓穿屋角而去余追挽其衣落半幅皆紙灰也自是不復見

盧大守

天台盧希哲濟舉進士弘治間知黃州府一日坐堂上隱几假寐夢老嫗延至市中橋旁民家餉以餛飩厭飽而歸及覺口猶脂膩亟遣左右告以其所走訪之其家八十老嫗方設祭將徹閑之答曰吾夫歿三十餘年平生嗜餛飩今乃忌日設餛飩祭之耳左右還報希哲驚訝時年三十餘意其爲後身也召老嫗入旋然夢中所見者給以白金一斤自爲文白其事既而罷歸十餘年忽招親友會飲明日集妻子諸孫宴于堂痛飲盡歡至晡曰可罷矣俄指堂下語曰汝等隷卒少候使去乃入沐浴更衣出坐堂上辭妻子曰我今復爲鄷都郡守郎登輿去矣妻子驚異氣遂絕年四十餘

何烈女

泗州何氏女父蚤死母病不能自給有夫婦僑居泗上紿母求女爲介婿母即歸之女年十六携居淮之滸浦誘以爲娼留一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憤仰天大哭自刎而死夫婦賈人皆驚逃去撫淮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命所司醴瘞焉時弘治已未也越五年甲子大旱都憲陳公道淮入京水溢不能進坐候不得雨一日夢女子流告曰妾泗人被逼身死有冤不白公能雪吾冤即有雨公可進矣陳公既覺異之猶未深信是夕復夢如昨公登日召所司詰之者民康鎮備陳其事公即命郡守楊暹表其墓具禮祭之果大雨三日乃止陳公果得行正德間淮推官前都給事中馬驥爲立烈女祠於墓側紀以碑

台州三寶

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上人於水濱獲沉櫃破爲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進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盡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曉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燬是夕城中城隍廟後王總管祠亦燬未幾王總管幻形爲士人至温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燬盡載材往當得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亟市之爲建總管祠商人至祠見總管像即前士人也相視驚訝故台州稱三寶其一爲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瓔二女

浮梁邑北張明三者侍世父官瓔崖官舍與李指揮宅爲隣李氏二女俱長有色明三通焉及歸潛携二女舟中將渡海李追急明三計窮亟推二女歿于水後十年明三腰患疾殊甚迎孫醫者治焉投劑小愈是夕孫夢覩捕魚於里之梅湖水中二女裸而至執孫衣曰妾瓔人也來爲張其治病按固奪吾功乎相與曳孫入水中孫驚呼而覺汗流沾背詰旦以語明三乃柎膺泣曰業至矣吾其殆乎果逾月而死

興賽廟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賽廟神頗顯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携橐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拜下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你自家說小一驚起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只怕你自家說此其顯也友人歎異逾年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

小羊訴冤

御史沈子公正德戊寅秋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葢是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爲妖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詢之曰縣中得無冤者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其弟所殺幷及其子事適敗露殆爲是耶葢景字下爲小祥去示爲羊也沈執其弟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

衆場旗

蜀舉子馮生瀕入禮闈其僕謝保暴死生不及殮鑰鄒户入試薄曉歸謝保復甦告主曰我初死時被人引入試場徧覩舍下諸舉子首有紅旗者有白旗者所識張其朱其皆紅旗餘皆白旗生曰我旗何如曰官人亦白旗及揭曉獨張與朱得捷生竟果不第葢紅旗者吉也

紅蛇

副使秀水苧村諸公偁布衣時偕友人郎其出郊見片紙於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戳紙苧村問曰戳者何也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文遂持以去苧村語郎曰此錢非吾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少年則視荷囊而取之是當歸之少年也相與嘆息而去

陶隱廟

瑞安有陶隱廟其神陳姓著靈驗廟宇壯麗置香火田二十畝歲儲積久不貲正德間鄰火延爇

賧彌天人見廟爐若巳灰燼忽一人狂發仰卧於地教市人舁巨石曰置腹上實稍於中數人執杵舂搗米熟而火息廟竟無恙民廬亦賴以全去曰狂人昏憒詰旦乃甦葢一村氓也衆詰之則曰火發時陶王遽赴齋會望見火勢命我來此教以舂稻救火耳我實不知也自是境内病者取所舂米數顆煮服輒愈

浮來山

筆架山者福寧治南大金千戶所前海中之山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巳刻有五山自海外浮來如筆架相聯填塞海流其山頂平如几亦有突兀隆起峯巒秀正竹木蓊鬱鳥獸出没不可名狀居人聚觀駭嘆以爲眞山也自巳至申漸消没不見千户吳懽命周廉者繪爲圖郡人張鵬紀以詩有奇狀眞可玩勝蹟弗久留之句

張勝夙報

福安崎㘭小民張信八素願自守一夕夢二人至其家一人自稱曰我張勝也福寧大金人前世與汝共設酒肆我子爲汝毆死覓汝數十年不得今至此幸得之汝可去還我子矣遂曳至數里外龍潭亭上遇崇福寺僧德廣者勸諭得釋而歸既覺大駭語其妻曰吾殆死乎因病狂復見所夢二人至自卧内舁出中霤鼻耳口俱封以泥如此者數次其妻驚異守護不離側久之少愈忽登舍後山中拾薪良久不至妻往視之巳死於樹杪手足皆束以藤蘿時嘉靖丙戌秋也

題棟詩

嘉靖間貫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銷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豸九寃訴

臨海懦峯蔡公武以御史巡按江西行部豐城夢有訴冤者問其名曰我名豸九被升九誣娶吾妻搆妻弟共殺吾棄屍屋後井中公覺識之明日密諭左右執升九及其妻至一訊即服取屍井中尚未壞葢死幾三十年亦異矣卒皆抵死

蛇啐乳

福安俗不育女凡有淹溺並瘞牀下不爾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輒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氏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自桶中躍出蟠繞張項以首啐其乳張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痛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人謂死女之報

龍母

嘉靖甲午溫州旱甚禱祠不雨有老人語永嘉尉尹琨曰請龍母來則雨葢距城十里有崖深入下有龍潭崖中有龍宮塑盈尺神是曰龍母周尹遣里胥隨老人往迎龍母歸至半途空中有龍吐大雹老人戒里胥葦伏河水中移時乃止渡河至城雨隱隱隔河老人曰府縣官不出迎雨不過河里胥走告羣僚皆至再拜雨果徧城中但微霑耳奉龍母於開元佛廬樹赤旗老人戒曰勿展巳而衆忽展旗須臾有白龍如練提曳雲中大風暴作圍城折屋飄瓦官民驚懼獨龍母所居安然無虞老人斂旗持竿截地三聲雷轟然震風遂息大雨如注巳而失老人所在歲用有秋時七月九日也人疑老人即龍云

老君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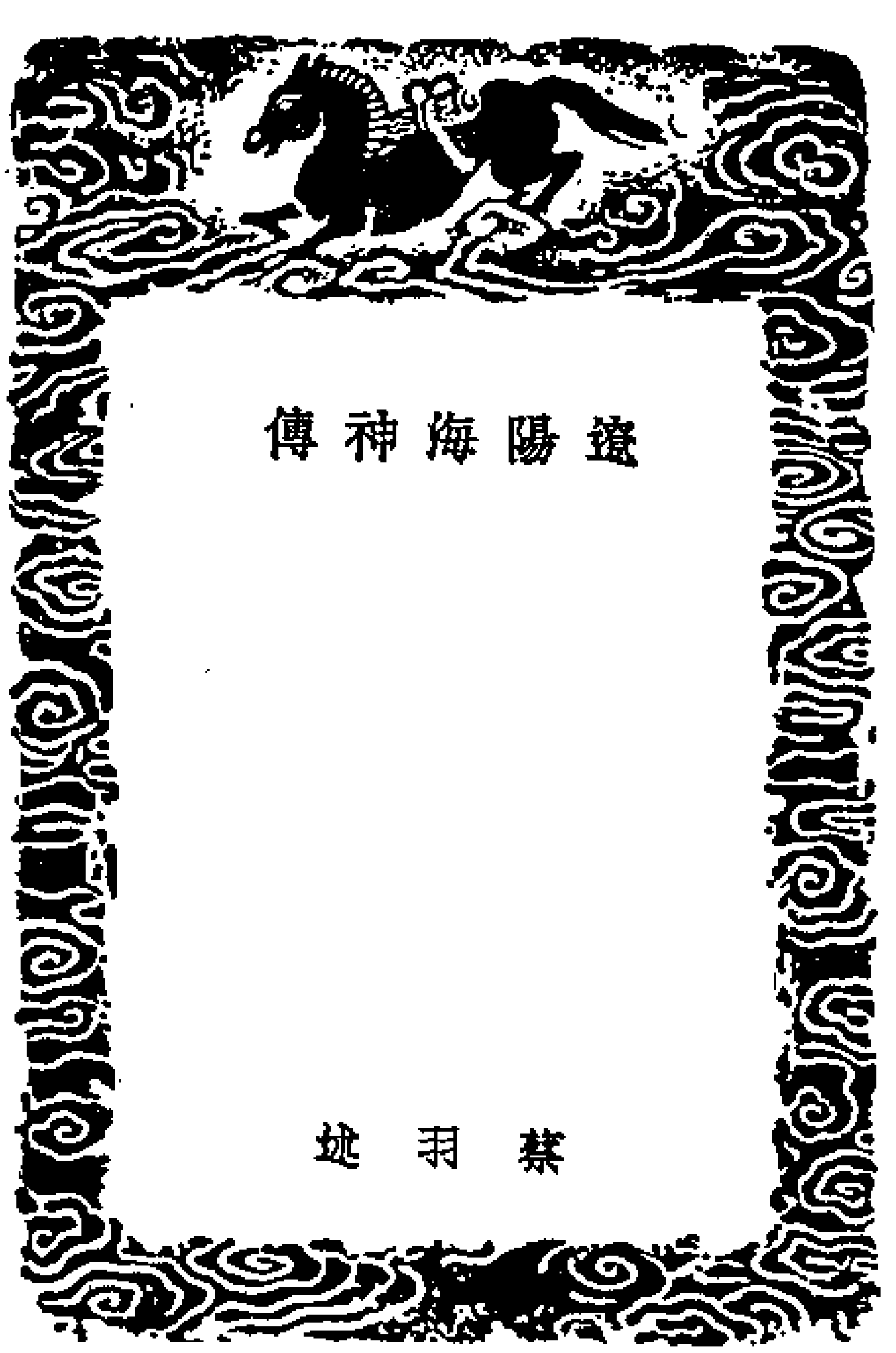
莆城外有老君殿嘉靖乙未秋巡閩侍御白公按莆毀殿構祠以祀馬忠節公落成置酒大會縉紳飲間有童子三四百人突至紛擲瓦石席賓駭散童子入祠聚木屑戲曰還我老君殿放火燒之須史灰燼馬氏上愬白公大索童子括里中僅得四人鞫之無言加刑拷掠間無呼號白公異而釋之且曰老君者吾夫子所從問禮殿不宜毀命復其舊別闢基爲馬公祠

徐貢魁入陰

懷安徐貢魁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王者覩籍曰汝平生侮慢神祇罪當磨仆左右曳出加刑徐力辨不服王者叱出至門遇其舅氏新除教諭而沒者也徐告以故所教舅曰我爲汝言之携徐入告王者以籍示之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此子今當擬魁姑且寛之舅謝焉同徐出徐問曰舅氏一教官乃見信於王者如此舅曰我今爲要官不止教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乎遂相別徐忽墮榻而甦病尋愈是秋果以禮經魁鄉試逾三年死

翁氏徙居

莆城翁生故尚書世資公之孫也病極昏憒中入一府第見尚書公迎謂之曰汝安得至此指左右杻械罪人皆其所識者曰此皆在世爲惡者今受此報汝歸告子孫一切惡事愼勿爲之可也亟促之歸且囑曰宜即徙吾居勿遲也踰數歲又囑之生稍甦備以其語告家人果徙居三日而闔城火翁舊廬悉爲煨燼



遼陽海神傳

葉羽述

遼陽海神傳

明　林屋山人葉羽述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非無舟。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駭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頃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竊聲呼怪。驚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壁。連呼數十聲。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蒙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眞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殽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牖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避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眞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愼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巵進酒。巵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憚醉耶。此非人間麴糵所醞。奈何槩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巵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餳。而爽滑異甚。略不粘齒。其甘香滿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巵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進酌數巵。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倏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綢繆。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眞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愼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愼勿言。言則大禍立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再至。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擁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喜極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荊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留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驚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寐。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寐。靜聽汝室。始終闃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畢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謝誨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虛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于一耳。即命侍女行酒進饌。珍腴如昨。獻酬諧笑。則有加焉。須臾撤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鋪錦裀。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闐。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濃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豔爍目。不可正視。轉瞬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誚弟失心病風。詈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荊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啼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禍亦將去矣。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幘。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擁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遂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濠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驚。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此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謬也。儒以爲無。亦謬也。人有眞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謟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默與會歟。無異

積之甚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閗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歷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闡發明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漢。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綢繆。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歔欷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敘往昔。每吐一言。必執手嗚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嗚咽耳。既而鄰雞喔喔。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稍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晦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向空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具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速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迭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速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羈紲矣。程又披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官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借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帶落如粉傾

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雲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冀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善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袠。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廣異記

戴君孚撰

廣異記

戴君孚

太歲地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白頭老人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因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急切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之。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於靜處。設帷帳。女有頃而至。驚曰。此何處。守一見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送龜

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彥回父。郡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附己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卻至坑所。後彥回父亡。彥回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

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鄰舍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野狸奴

曲沃縣尉孫稱家奴年六歲。忽視稱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應遂走入古冢。後爲獵人罷殘。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聊齋志異拾遺

蒲松齡著

聊齋志異拾遺序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甫篤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先生世席儲珍。收藏精覈。迨宦游山左。復盡得新城司寇家藏諸善本。於是插架益富。同時如翁覃溪閣學、法梧門學士、諸名宿。號稱博覽。猶每每從之借籤。即其鴻秘可知矣。通守什襲手澤。游息必偕。閱數十載如一日。茲擇其卷帙稍簡者如干種。梓爲得月簃叢書。以公同好。既發元遺山續夷堅志。竣事。遂以此種類從。於後。蕭清芬於奕葉。振餘緒於文林。此固由雅人之深致。抑亦足徵先德之貽也。定生適假館精廬。獲覩盛舉。因樂爲之校讎。而志其梗槩如右。

道光庚寅閏月山陰胡定生書於彝陽之琴臺書院

聊齋志異拾遺目錄

黃靖南
晉人
男生子
蛇癖
愛才
龍四則
鬼吏
遵化署狐
鹺役
猪婆龍
于子游
武夷
外國人
縊鬼
女鬼
鬼津
金頭陀
商婦
白蓮教
蠍客
梟令
皁隸
元寶
李象先弟
牛犢
蟄蛇

澂俗
雷公
餺飥媼
縊鬼
臧蟲
小棺
李檀斯
沅俗
富翁
螳螂
魁星
抽腸
犬姦

共四十二則

聊齋志異拾遺

淄川蒲松齡柳泉著　長白榮　譽子譽校

黃靖南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寇。孝廉懼。長跪獻貲。黃怒甚。手無寸兵。即以兩手握騾足。舉而投之。寇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橐而歸。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後建奇功。遂至蟒玉。

論鬼

青州石尙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盜數十名。刑于淵上。鬼聚爲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正遭困厄。忽聞羣鬼惶竄曰。石尙書至矣。未幾公至。某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上。示曰。石某爲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攫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反魍魎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脫此沈淪。乃生巳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羣。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爲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惟人。豈乾坤兩大中。凶頑任爾。諭後各宜潛踪。勿仍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裏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

晉人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嘗之輩雖。過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謀設筵相邀。

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茗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彈之。立碎。衆大駭。優禮而散。

女鬼

淄邑爲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內。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褻語。忻然樂受。狎暱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處。至夜果至。極相愛悅。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詰問之。始曰。予土地夫人也。炳大駭。急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勤。家人都見之。未幾炳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爲。美人遂去不復返。

異史氏曰。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憒憒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假托。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汚賤不謹之神。冤哉。

男生子

福建總兵楊輔有孌童。腹震動。十月既滿。夢神人剖其兩脇出之。及醒。兩男夾左右啼。起視脇下。剖痕儼然。兒名之天舍地舍云。

異史氏曰。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某中丞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爲亂。以他故召之。楊妻夙智勇。疑之。阻楊行。楊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矢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頃。夫被誅。遂反攻某。某倉皇不知所爲。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某始戎裝突出。率衆大譟。人傳爲笑焉。後數年。盜乃平。未幾某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頭已不可復續矣。生子之妖。其見於此耶。

鬼津

李某晝臥。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筐。髮垂蔽面。至牀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絕醜。李大懼欲奔。婦猝然登牀。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嚥而氣不得息。嚥之稠粘塞喉。纔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嚥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能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出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蛇癖

予鄉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啖蔥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首。尾尙蜿蜒於口際。

金頭陀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顚。啖不潔以爲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噉之。自號爲佛。愚民婦女。異其所爲。執爲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呵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日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頭陀。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金世成佛。品至食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宵

公處法何良也。然舉宮犯而煩貪穢之妖。亦士大夫之羞耳。

愛才

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有將官某代作啓。中警句云。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貂珥曾懸于甘室。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遂燦于朝霞。寒砧之杵可掬。不擣夜月之霜。御溝之水可托。無勞雲葉之詠。當事者奇其才。遂以文階換武階。後至通政使。

商婦

天津某商。將貿遠方。從富人貸貲。爲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其室。以俟隙而竊之。而商以是日良。負貲竟發。偷兒既久伏。但聞商人婦輾側牀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合。偷兒大驚。拔關亟呼。家人咸起。詢知其故。急往救之。婦甦不醒。遂械偷兒鳴官。令以得偷兒自見。免成疑案。釋之。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縊死。其年齒容貌。與偷兒所見悉符。固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其然歟。

龍四則

真寶四首在蘇州。値陰雨晦冥。霹靂大作。衆共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掌中擲一人頭。鬚眉畢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其首者。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爲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癡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身而上。遙望水光燭耿。闊于三尺練。移時雲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

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膨如甕。忽束如握。臨蓐。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媼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咒。未幾胞下。不復見龍。惟下數鱗。皆大如錢。下一女子。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博邑有鄉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小兒。四五歲。貌豐美而言笑巧妙。歸家子之。靈通非常。至四五年後。有一僧至其家。兒見之驚避無蹤。僧告鄉民曰。此兒乃華山池中五百小龍之一。竊逃于此。遂出一鉢。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遊衍於內。裹鉢而去。

白蓮教

白蓮教首徐鴻儒。本農家。因耕田山下。得銅佛鐵劍各一。並左道書二卷。晝夜攻習。無不精通。遂自謂如來出世。鼓惑愚民。嘗有客夜至。畫一月挂壁間。一室盡亮。室內堆積金銀。任人取之不禁。不用厮役。但于囊內出三寸許二紙人。置地上。即陡長如人。居然翩翩美少。一文裝俊雅風流。一武裝佩劍負弩。使之傳盞供饌。奔走便捷。復出紙人十餘枚。作法悉成美女。羽衣雲裳。歌舞侑酒。能役鬼神。即山川城市植物。皆可使倏忽變幻。又出一鏡。令人自照。可見終身。或見幞頭紗帽。或見金甲繡袍。照者無不歡躍。播道路。于是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徐見惑者日衆。乃懸鏡自對。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遂宣言曰。凡鏡中服色。皆是龍華會中之人。爲如來走定之官。各宜努力以圖富貴。衆皆篤事弗懈。及其鋸旗稱兵。無不攜躍相從。未嘗有一人梗其命者。不數月衆以萬計。滕嶧一帶。望風而靡。後經大兵進剿。殲滅無遺。彼妄想躁進之徒。可不戒哉。

彭都司。長山人。久歷戎行。勇敢出衆。剿徐時遇二垂髫女。挾利刃。乘怒馬。困猖異常。彭僅力敵。女既不能近彭。彭亦無能傷女。自朝至暮。鏖戰三日。彭力竭。哮喘而亡。後獲賊詢之。方知二女乃紙人木刃。所乘木櫈而已。假兵馬死真將軍。奇哉。

鬼吏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中遇二人。服色亦與己類。同行半日。近與語言。二人自稱濟南郡役。隸曰。郡署各役。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則殊昧生平。其人曰。實相告。吾乃城隍之鬼吏也。今將以牒投東嶽。隸問牒中何事。曰。濟南大劫。所報者被殺之人名數也。驚問其數。答云。亦不甚悉。恐近百萬。隸駭。因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相顧。計到郡正値歲除。恐罹於難。遲之恐貽譴責。鬼曰。違限罪小。入劫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如言各趨歧路而遁。無何兵至。扛尸近百萬。二隸得免。

異史氏曰。趨吉避凶。人世之機。不意地府亦復如是。抑二隸本不在劫。故使鬼吏以諭之耶。

蟒客

南商販蟒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水錯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于舊邸。忽覺心動。毛髮森豎。而悚懼倍常。忽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蟒鬼。將殺我矣。急垂救我。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而以甕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獰醜。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而其人入室四顧。鼻作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亡恙矣。往起甕。客已化爲膿血。

遵化署狐

諸城邱公爲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綏者族而居之。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忤。邱公蒞任。聞而怒。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曰。幸白大人。無相仇。容三日將挈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扛諸營巨炮驟入。環樓千座並發。頃刻摧爲平地。皮血毛肉。自天如雨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沖空而逝。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賫銀若干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姑窖藏于班役之家。以待當緣之費。一日忽有叟詣闕聲冤。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訐公剋餉軍糧。逢迎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證。疏明訊理。同至班役家窮搜不得。叟以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皆鐫有某郡解字。已而覓叟。則失所在。執鄉里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由此罹難。叟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祟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謂疾之已甚者矣。使關西爲此。豈一白狐所能仇哉。

與命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雕之衣以錦紬。擬機如生。值神誕節。則居民斂貲為會。鼓遊通衢。建諸旗幢鹵簿。森森部列。鼓吹且行且作。闐闐咽咽然道相屬也。習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數之曰。城隍實主一邑。如其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已。曳神于地。笞之二十。從此俗習頓改。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于廨中梯簷探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人不忘公德。羣集祝而解之。別建一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盛。吳至今有二城隍焉。

蠹役

鄒平進士李匡九。居官頗以廉明自許。嘗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役嚇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諾應備半。役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鞫時。汝自睹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無他耳。少間。公按是事。役知公戒烟。近問吸烟否。公但搖首。役即趨下。譖曰。適言其數。官搖首不許。汝見之耶。富民信之。益懼。諾如前數。役知公嗜茶。近問飲茶否。公頷之。役託烹茶。又趨下曰。諧矣。適首肯。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役亦詐矣。

皁隷

萬歷間。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皁隷八人書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隷皆死。先是一隷聞七隷已死。心懼。以口咬手指而亡。廟東有酒肆。肆主故與八隷俱熟。會夜有一隷來沽酒。問欲何客。答云。僚友甚衆。沽一尊少敘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啓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味淡如水。歸視所與之錢。皆紙灰也。今遂肖八像于廟。而咬指者其像宛然如生。各家子孫皆節祀之。諸役得差。必先酹奠。不然。則遭訶責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于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于陳柯兩家。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猪婆龍肉。而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西來。得一頭。縶舟中。一日泊舟鎮江。繩稍懈。忽躍入江。波濤大作。估舟盡沉。

元寶

廣東臨江山崖巉巖。常有元寶嵌石上。崖下波涌。舟不可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則一摘即落。回顧已復生矣。

于子游

海濱人言。一日海中忽有高山聳出。居人駭異。一秀才寄宿漁舟。沽酒獨酌。夜既深。一少年入。儒服儒冠。自稱于子游。言詞風雅。秀才悅之。便與偕飲。至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何許。元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土著。以時近清明。隨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暫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宜歸早治任也。秀才亦

不知大王何人。送至鷁首。躍入水中。撥剌而去。乃知為魚之妖也。次日辰刻。見山峯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為大魚。即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康熙初。海中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既死。荷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獨無目。眸眶深如井。水滿之。割肉者悞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貶大魚則去其目。以目即夜光珠也。

李象先

李象先。學問淵博。海岱之清士。能知前世為僧。生而畏乳。前已詳述矣。其子早貴。而自以文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其弟亦早知名。生有隱疾。數月始一動。動時即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媼盡避。使及門復痿。則不入室而返。兄弟皆奇人也。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沉香玉塊焉。太守聞之。將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將及顛。見大足垂下。一拇指粗于搗衣杵。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纔至地。則架木朽折。墜無遺。

牛犢

楚中一農赴市歸。暫休于途。有術人後至。與傾談。忽瞻農曰。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耗財。受官刑。農曰。某官稅已完。生平不解爭鬥。刑何自至。術人曰。僕亦不知。但氣象如此。不可不慎之也。農頗不信。拱別而歸。次日牧犢于野。有驛馬過。犢望見。誤以為虎。觸之。馬斃。役執農至官。官罰馬價。蓋水牛見虎必鬬。故販牛者露宿。輒以牛自衛。見馬過。急驅避之。恐其悞觸也。

外國人

己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蟲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為衣。忽又飄一舟至。櫓帆皆無。蓋亦海中碎于風者。于是附之。將返。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題疏。送之還國。

蟄蛇

予邑郭生。設帳于東山之和莊。蒙童五六人。皆初入館者也。書室之南為廁所。乃一牛欄。築山石壁。壁上多雜草叢莽。童子入廁。多歷時刻而後返。郭責之。則曰。予在廁中騰雲。郭疑之。童子入廁。從旁睨之。見其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墜。移時不動。郭進而細審。見壁縫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氣而上。遂徧告莊人。共視之。以炬火焚壁。蛇死壁裂。蛇不甚長。而粗則如巨桶。蓋蟄于內而不能出。已歷多年者也。

澂俗

澂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羣鼠入米盎。驅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瓢水灌注其中。頃之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客。官原而宥之。

沅俗

李季琳攝篆沅江。初抵任時。見貓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來賂丰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爲人。紛紛並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喫害矣。即倩役代荷。怒訶之。不聽。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叟。使來按視。叟曰。是汝喫害矣。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小股。見皮膚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又聞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闥。竊取財物。設被主覺。係不令去。此人即一臂不用矣。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反身疾逝。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中。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注。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貸其貲。一日有少年來。問之。亦欲假本。翁諾之。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以手盤錢。高下堆壘之。翁謝去。不與貲。或人問其故。曰。此必善博者。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于手足。訪之果然。明察若是。能不富乎。

餺飥媼

韓生居別業。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臥。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雞皮霰背。衰髮可數。向婦曰。食餺飥否。婦懼不敢應。媼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媼撩襟啓腰橐。出餺飥數十枚。投湯中。歷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門去。婦乘媼去。急起捉釜傾竇後。蒙被而臥。少刻媼至。逼問釜湯所在。婦大懼而號。家人盡起。媼始去。啓竇照視。則土鱉蟲數十。堆纍其中。

螳螂

邑有張姓。行山谷間。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粗如碗。擺撲叢林間。以尾係柳。柳枝摧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制之。然審視俱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牢不可去。久之。蛇竟斃。視額上革肉已破裂矣。

縊鬼

范生者。宿于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襆衣置架上。又有鏡奩揥篋。一一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奩開篋。對鏡櫛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匜沃盥。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去。婦解襆出裙帔。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襟提領。結束周至。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妝以就客也。婦妝訖。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跂雙彎。引頸受縊。才一着帶。目即含。眉即豎。舌出吻兩寸餘。顏色慘變如鬼。范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婦自經于此。毋乃是乎。異哉。其狀死猶不忘也。

異史氏曰。冤之至而至于自盡。苦矣。然前爲人而不知。後爲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于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魁星

鄆城張濟宇。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爲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彫謝。骨肉相繼死。惟張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爲福而爲禍也。

藏蝨

鄉人某。偶坐樹下。捫得一蝨。片紙裹塞樹孔中而去。後二三年。復經其處。忽憶前事。視孔中紙裹宛然。發而驗之。蝨薄如麩。置掌中審顧之。少頃。覺掌中奇癢。而蝨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癢處核起。腫痛數日。死焉。

抽腸

萊陽民某晝臥。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腫。腰粗欲仰。意頗愁苦。男子促之曰。來、來。某意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爲。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速。婦便自坦胸懷。露其腹。腹大如鼓。男子出屠刀一口。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剖至臍。蚩蚩有聲。某大懼。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忍受。未嘗少呻。男子口銜刀。入手于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置几上。還抽之。几滿。懸椅上。椅又滿。又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首一擲。某不能復忍。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下。兩足被縶。蹶然而倒。家人趨視。但見身繞豬腸。既入審顧。一無所有。衆謂目眩。未嘗怪異。及其自述所見。始共異之。而室中並無痕迹。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笥賃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以爲信。既寐復夢。且書[illegible]三字于壁。囑云。倘渠吝價。當即書此示之。某異之。但不知其字。亦不解作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驢載笥來。問舟。某如夢索價。其人笑之。反覆良久。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其人大愕。即刻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各貯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

犬姦

青州賈某。客于外。恆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犬習爲常。一日夫歸。與妻共臥。犬突入。登牀。噬夫竟死。里舍稍聞之。共爲不平。鳴于官。官械婦。婦不肯伏。命牽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辭。使兩役解婦與犬赴省。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一處。令交。所睹者常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婦與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固無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乎哉。

異史氏爲之判曰。會于濮上。古所交譏。約于桑中。人所不齒。乃某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歡。夜叉伏牀。竟是家中牝獸。捷卿入竇。遂爲被底情郎。雲雨臺前。亂搖續貂之尾。溫柔鄉裏。頻款曳象之腰。銳錐出于皮囊。一縱骨而脫穎。利鏃沒于石。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而爲奸。奸發兒殺。律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爲獸姦。穢淫腥肉。不食于豺虎。嗚呼。女姦殺則擬女以剮。至于狗姦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于犬不良。陰曹應窮于法。宜支解以追魂魄。請押

赴以聞詔縊。

李檀斯

李檀斯、長山縣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人舁檀老投生淄川柏家莊一新門中。身軀重大。幾被壓死。時李方與客歡飲。悉以媼言爲妄。至晚無疾而卒。翌日如所言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焉。

扶風傳信錄

吳騫輯錄

序

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競傳說。而文人學士登諸載紀。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觚賸、徐竹逸會仙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均未免參差訛誤。所謂傳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予一編。曰敍事解疑。閱之。卽許生大父可觀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身與諸娃晨夕往還問答觀遺之事。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纖悉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爲確鑿可據。惜可觀雖老諸生。通文義。未及援據史傳。卽以當日宮闈之事。如伶元之遇通德。使人有占燈擁髻之感。又不能博徵仙典。究論還丹度世之術。而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其辭不達意者。間亦有之。爰稍翦其繁蕪。并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非敢效睽車幽怪之所爲。庶不致傳訛于後世云爾。顧其事更有可異者。昔東晉時陽羨許彥遇鵝籠書生于綏安山下。離奇詭譎。至今人稱道之。乃扶風之事又出于許。仙邪、神邪、鬼邪、幻邪。何其獨與太岳之允之有良緣邪。漫書數語以引其端。嘉慶丁卯冬日。海寧吳騫。時年七十有五。

與吳拜經書

荊溪任安上頓首

敍事解疑一帙。稔之五十一年矣。以爲枕中鴻寶。足佐千秋燈寞。又書賸吾邑遺事。惟此可以上匹國山一致。故陶山問之于前。簡齋詢之于後。安皆靳之而不出。書有會仙記。邑中尙少副本。故未免傳譌。何怪此事之三寫成烏。卽如觚賸載蛟橋幻遇。開口便錯。所遇之處。乃東關橋北相從所。卽今莫仁與酒肆之樓也。非止翁老人親筆記載。世且譏河汾贋鼎。爲商周法物。未免厚誣。安上中年雖思付之梨棗。以傳不朽。顧四壁蕭然。覺同范叔。自西河痛後。益萬念俱灰。今此書得愚谷老人序而傳之。姍姍有知。銜環可必。而安上亦獲挂名末簡。若追溯淵源。則澄塘其殆火數勝兒乎。此書到日。一披覽間。想雖異類。寧得見排才關亭眞本。小桐溪上萬花齊放也。一笑主臣。

扶風傳信錄（記許可眞叙事解疑問筆墨附）

海寧吳騫　輯錄　荆溪任安上參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宜興扶風橋里人許生丹忱。隨大父可覲入城賀歲。至三里橋小憩。解后一麗姝隨婢相目成。入城至東關橋又遇。是夕。祖孫宿其友袁蒼友後樓。更闌。聞人聲自梯而上。疑穿窬者。舉燭視之。無人蹤。滅燭復寢。聲如故。又疑爲鬼。訶止之。應曰。非鬼也。知君岑寂。故來作伴。詢若何能。曰善歌。遂自作謳嘔之聲。二人披衣待旦。別袁而歸。

二十四日午後。生自外入室。瞰視女子坐于床。手一鞋。笑起相迎。儼然東關所遇也。生駭。亟呼家人入室。女笑曰。卽家人至。亦莫能覩我之容也。迨入室。果皆不見形。惟聞雜沓聲。生獨見之。云幷隨一婢。詳本農家。父子皆木訥。生殺特滑焉。祖可覲。畧知書。細叩其由。自言宋時宮嬪。生時爲宮監。相與有情而不諧夫婦。閱今七百年。特來了此宿緣。可覲又問。既有宿緣。奚迨今日方了。曰。妾得罪于君。性尤妒。宮中之人。多被讒害。因此落刼。然靈性不泯。隨卽修行。今已閱七世矣。夙昔之夕。在袁氏樓。思一遂之。而又礙于老翁。轉爲人道重願悔之。又詢何以夕不至。復逾旬日始來。曰。家有老母。必稟請以行。瀕行。母誡曰。諸後當卽還山。愼勿損人生而取財賄。扣其居止姓氏。曰。居南門外。暫寓東嶽院。乎姓。名淑貞。號仲仙。詐曰。姓宋有此豈胡吳之疇乎。曰。妾本無氏。此冒姓也。且爲生逃自東嶽院至扶風橋。路經賓曲折。無纖毫濕。時生娶婦未久。方歸寧。可覲慮生年少爲所魅。與之同寢。女卽息于旁。自云修眞者只打坐。不用睡也。有侍婢名素娥。口占詞于可覲。蓋述其主觀之辨。仲仙又嘗論生性過柔。其婆婿性過剛。引俗諺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之句。可覲又與論婦人之貌。仲仙曰。妾獨觀世間。惟揚州有一二美而黠者。可覲疑其詒己。因詰以廣陵繁華觀前物。曰。觀前原有鐵獅二。分列左右。今左鐵獅走去。指人豎石代之。且妾所經歷。不獨維揚。如姑蘇、天竺、普陀。皆常侍吾母遊香。且幷至五臺也。可覲又問繁華觀前走去鐵獅牝牡。曰。獅之無牝。猶兎之無牡。兎之牡取精于月中玉兎。獅屬火。蓋純陽之物也。生梁州之深山。至六月亢炎之際。火復遇火。不得深藏。出躍絕頂。則御風以解熱。不知酷日暴灼。精泄于地。和土而成丸。獅取而擲弄之。如蛣蜣之轉丸。遂時化而爲子。復問何以哺子之法。曰。乳在牡獅左掌中。是夕祖孫及仲仙同處一室。問對竟。仲仙復爲歌曲。達曙不寢。鄰人頗有聞其聲者。

二十五日晨起。仲仙率侍女至和橋觀音堂聖王廟燒香。歸可覲偶他出。及還臥室。見牀幃揭者已垂。知其所謂夙願者已償矣。仲仙有定情詩云。解后闌橋上。留情一笑間。兩人俱有意。今日效雙鸞。生問自城至鄉數十里。水陸何從。曰。從陸駕雲而行。可覲羨爲神仙。仲曰。神仙則吾豈敢。固心望之耳。俟再修五百年。方成正果。可覲又曰。吾聞神仙不食人間烟火食。幷不衣羅綺。今君衣飾華美。得非取之不以道與。荅曰。此皆有咒語。采百花之所成也。如紅者石榴。白者玉蘭之類。可覲復與難論延年及夫婦壽算等語。展轉不寐。仲仙歌西廂寄柬及秋江哭別之曲。蓋已寓去志矣。

二十六日黎明。促侍女整粧。往和橋地藏庵進香。復促生起。爲掠鬢。生辭不敏。仲仙笑曰。卿不見京兆畫眉乎。復向可覲索赤仄四十。云至和橋買梨。可覲取百錢俾生與之。是時、鄰里來聞事者。塡咽門戶。仲仙一一與相酧答。或以珍果詒客。芳馥異常。迨昏寢猶不息。仲仙甚厭苦之。夜半呼生閑話。復唱槐陰分別之闋。情詞悽惋。素娥前曰。夙願已償。可去矣。奚過傷爲。仲仙曰。我甚憐之。未忍決去。

二十七日。人傳昨晨和橋地藏殿有女子隨侍女。候門啓入拈香。庵僧他出。惟一小沙彌取火與之。問其居。曰近村。恐日中人衆。故來早耳。沙彌急烹茗以進。則已出戶。尾其後。行至一松下。忽失所在。許氏始知進香買梨之事。非誑語也。午後仲仙命素娥取甌中酒。舉杯酌生。口吟留別。又吟曰。兩泪交流。濕透羅衫袖。非奴把相思念也。只爲別時容易見時難。又吟曰。儂別去。淚雙流。使我揉斷離腸。何日休。未知幾時重相會。直到海底揚塵石爛頭。又曰。落花落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斷斷兮腸復斷。淚痕痕上又添痕。又曰。我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盡離恨天。所歌大抵皆惜別怨恨之詞也。時鄰近來問事者日益衆。問以經語。隨方應對。歷歷無誤。或轉舉經史以難人。皆惘然不知所對。反至怒詈而譁譟者。生因出宿他所以避之。仲仙謂素娥曰。我有情而來。彼不以情見待。盍去諸。遂大哭。留詩于壁云。君懷有明月。妾意在高山。今朝一別去。清風滿世間。是夕生在他宅。聞仲仙戶外迷呼之曰。夙緣已盡。別君去矣。君歸爲我謝堂上。丁寧鄭重。嗚咽幾不成聲。生亦泣下沾襟。是夕室中寂然矣。

二十八日生歸。見惟空室。惘惘若失。乃爲詩曰。靈瑣知何處。青鸞杳不回。還思神女跡。一晌夢中來。又曰。

擬將占燈夜。三生非渺茫。柔腸如汴水。繞盡宋宮牆。吟罷潸焉隕涕。幾不自勝。或扣生仲仙之貌究若何。曰。論其豔麗。雖人間傾城絕色。總無此娟媚。曾見其曉粧時。髮長委地。黝澤如漆。而異香氤氳。瀰滿一室。令人心魂爲之遊越。追燕婉之頃。冰肌蘭質。卽藐姑仙子。應無以過之也。

是歲二月十八之夕。素娥復至。時已更深。生與婦俱已寢。素言官人篋中有絲履底未成。我爲娘子取紉之、頃刻而就、結且以仲仙別後時詞付生。情極悲婉。間多怨懟自悔之意。生私欲狎之。正色峻拒曰。與官人無緣。安得爲非禮。不別而去。仲仙詞有悔當初錯認你心同我。滯蓮到今朝方知你心不同如其面之句。生讀之。悲不自勝。乃爲詞答之。有云。雖欲把東風幽恨傳。怎奈夢魂兒撩亂。幾欲旁游緣把花片來。却又恨病魔兒來難探。卿須看我愁容。可似當時面。一段好姻緣。如何翻出相思怨。從今後必再要與你訂山盟海誓。並必再要挽囘心情更歡。必再要意綢繆長眷戀。望素娥送煖偷寒。生豈敢再向人前把一字宣。此後諸女往來。生家人頗能識其面。

三月初三日淸晨。素娥復至。可親及婦聞聲。欲起戶出視。而窗扉半闔若扃鐍者。蓋素娥與仲仙以禮自防多須此。問娘子所居。曰在海南。懷中出袖履[illegible]雙。以配前日之底。復問答良久。素娥云。凡翁家中事無鉅細。主皆知之。臨去若不勝情。

附

三月初九日。有黃冠呂附雲自九華歸。過可親家。附雲于辛丑六月曾過其家。見許生而撫之。臨別。約今歲復來。可親因具告以仲仙事。蓋仲仙亦嘗述附雲之名于可親。并稱其有道術。附雲聞仲仙嘗得眞人寶印。故能如是。然亦嘗隱露蹤跡。修煉心性。不可妄作怪異惑人。以干天譴也。附雲隨辭去。云乙丑九月復來相敍。遂往梁溪。後亦不復至。

五月二十八日。素娥至。述仲仙言。八月十八日家有小殃。可以八月朔日持齋禮斗。至十八日止。仲仙當于空中默爲祠護。

七月初二日。素娥至。時可親婦患腹疾。素娥傳主命問慰之。

初四日。素娥又至。述仲仙云。八月十八之災雖免。第推星命。官人與老母衝。併恐有一傷也。迨中元而可親之妻死。

十月二十五日。仲仙令素娥來。時且囑愼火。

十一月十五日。素娥至。述仲仙言。火災已防過。僮人三郎不可久留。遂去。

十七日。素娥偕女伴翠雲來。垂涕言。娘子有大難。詰其故。曰。今晨閻羅命周擒軍下察吾家事。併拘往天庭受訊。諸人莫不惶懼。又一女伴曰巧雲來。三人皆悲泣辭去。可親祖孫亦憂之。禍解卽來告。

十九日。素娥翠雲來。皆有喜色。云昨行中途。卽奉赦令放還。道經廣寒之宮。淸虛之府。並見姮娥與衆仙姬逍遙按舞。始所謂霓裳羽衣鈞天雅奏者。非復人世間所有。願以一覽爲幸。今舉家仍在海雲矣。

二十五日。素娥翠雲復至。而家中事。並與諸女流雜戲。至半夜。

二十六日淸晨。二女告去。

十二月初一日晚。翠雲偕姊妹十人來。皆麗色靚粧。丰神冶逸。翠雲前致詞。娘子潔齋。明日隨夫人率婢輩進香于五臺。明年上元始歸耳。諸女舉動綽閑雅。或歌或笑。香盈一室。其使人有雲堦月地之想。

初五日人定後。秋鴻偕秋菊來。傳仲仙臨發之言。初五夜宜防竊。次夜果有偷匿後園竹中。知有備。無失。

初七日昧爽。二女復來。云前夕雖無失。今夜更宜防。二人擒之甚易。然莫若縱之爲愈耳。是夕果有二偷至。聞咳聲而逸。

十五日夜分。二女復至。雜問家中事。

十七日。翠雲進香回。傳仲仙正月十六日返旆之信。遂留與諸女流劇談。流連住宿。所言皆敦勸人行善積福事。

十九日。翠雲辭去。

二十四日。秋鴻來。亦留住宿。觀祀竈。秋鴻乃留詩曰。醉送司命欲朝天。爆竹聲中惜逝川。惟有仙人丹竈畔。不知今夕是何年。

二十七日早。秋鴻辭欲去。可親留之。命生往和橋市梨寄仲仙。至市則秋鴻先在。比生歸。鴻亦在家。遂懷梨十枚以去。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初三日。秋鴻至。賀歲復謝梨。以衆人喧雜。宜拂然去。

初四日五鼓。秋鴻至。傳仲仙命占斷梨一絕。并勸可親藏身退密。勿預家事。以盡天年。

十二日。翠雲秋鴻同至觀燈。與二婦人並坐。談甚樂。俄聞戶外人聲甚厲。不悅而去。

十四日。秋鴻來。復尋舊好。

二十二日。秋鴻來。問製履。答以純未購。遂去。

二十七日。生至和橋買袖布。秋鴻來取去。

二月初一日。秋菊至。

初二日。素娥復至。皆傳仲仙命。令防失竊。

初十日。秋鴻至。所諭如前。

十五日薄暮。秋鴻來送履襪。因人衆遂去。

十七日早。秋鴻來。問訊家中事。去稍遲。素娥復來。促之同去。

十九日。生適抱病。仲仙已知之。命素娥來問。并述舉家將徧詣名山進香。至八月方還。素娥旋往和橋艸庵進香。下午方回。秋菊來偕去。

二十一日禺中。秋菊來云。仲仙已之各名山進香矣。命已居守。

二十二日早。秋菊方來。而巧雲繼至。傳仲仙命。秋菊隨侍。可親問仲仙所在。曰。天竺進香已過矣。

二十六日下午。秋菊來云。仲仙慮其一人居守岑寂。命巧雲作伴。薄暮而去。

三月初一日。秋菊來。云仲仙至岐州。見山高水深。可作終焉大地。無意南歸。命翠雲于初三日攜家北去。別有數言相囑。

初三日晚。秋菊巧雲來告辭。

初七日夜將半。復命秋菊秋鴻素娥三人來。求箋申壯惜別之情。

初九日晚。三人先後辭去。秋鴻述仲仙近作詠鏡詞云。明鏡兒。我怪你忒煞恩情淺。想當初愛著你清輝滿身體兒。那一日不與你相覿面。我問你也問。我歎你也歎。誰知你轉背兒著他人也。又另是一樣臉。詠針云。金針兒。我愛你針心針意。每常間望著你眼兒穿。怎得知裁得倆相縫。又和你相拋棄。我還時常來挑逗你。你的心腸原來是鐵打的。倘若肯一線相通。也不枉著往常間長厭弃你。

十四日。秋菊秋鴻同自岐來。秋菊至海雲探舊居。生偶他出。秋菊至和橋覓生還。并偕道岐州新居溪山之勝。

二十日下午。仲仙命秋鴻攜袷衣二遺生。

二十四日。秋鴻至生臥室。是日村中演劇。人多遂去。

四月初一日。秋鴻秋菊至。

初二日晚。秋菊傳言仲仙偕姊妹三人。至和橋了地藏香願。且約生一晤。

初三日早。生偕秋菊往。甫即路。冉冉如御飆輪。頃之至一地。室宇巍麗。極深幽雅潔。仲仙與姊妹及諸女侍咸在。仙樂微聞。名花爭豔。恍一洞天福地。生肅衣入再拜。相敘家人禮。仲仙但垂淚無言。生一慟幾絕。隨出一女。納生懷。蓋新產也。敘談無幾。北行之駕已趣就道矣。仍命秋鴻送生。瞬息抵家。惘惘若有所失。潮瞑、秋鴻復來慰云。今日之會。實出于伯叔二小姐。非仲仙本意。渠滿腔心事。未吐萬一耳。自此至初九日。女侍之奉命來慰生者日數輩。

十三日傍晨。秋鴻巧雲來。言仲仙北征。伯叔留守故居。復以手製抱肚遺生。

十五日。秋菊來。言三日後北行。

十九日。秋鴻來辭北行。可觀時病瘧。

二十四日。秋鴻來問可觀疾。

七月初五日。素娥秋鴻來自岐山。並爲可觀述仲仙所產之女名綠嬰。以墮地時有綠鸚鵡適至也。

初七日晚。秋鴻來。言仲仙昨日偕姊妹攜綠嬰四人至宜興玩水。可觀請命生往一會。且以朱提三星寄綠嬰爲洗兒錢。

初九日晚。秋鴻自海雲來。翠雲亦自岐山至。

初十日午。素娥將仲仙許會之信。

十一日早。生至和橋。秋鴻已候于途。即挾之以行。與前相會時無異。慇勤款洽。供帳俱極精美。飲饌則蔬筍香秔。雞蕈仙露。而不及葷酒。時綠嬰誕方八月。已能言見父。歡然投懷。若素識者。仲仙語諸婢。荒居

無以娛賓。盍潮陳歌舞以博一歡乎。眾應曰諾。眾中惟秋鴻最豔。乃更粧作西施舞。一座盡傾。以爲天上霓裳。不是過矣。綠嬰在母旁。展足傚之。頓仆而啼。生亟起抱之于膝。假父頰曰。耶在家抱妹妹何如長在此抱兒也。生留信宿。極盡綢繆繾綣之致。每日相與徜徉山水。奇花異艸。莫可名狀。白鶴紅鸚關呼即至。夕即焚香禮斗。夜闌。或徜游山谷。至南岳看杜鵑。不移時而返。

十三日。仲仙謂生曰。家中兩子久。可歸矣。吾亦欲進香和橋武帝廟。即以送子。綠嬰牽裾問曰。耶何時再來。生爲之黯然。舉家莫不揮涕。仲仙以詩送別。隨偕生至和橋進香畢。相與泣別。復命秋鴻送生。至其戚程明哲家宿。仲仙詩曰。盤盤仙醴照瑤杯。玉洞桃花處處開。鬢髮不妨閑縱覽。頂嶺應念早歸來。雲中雞犬劉安宅。掌上珍珠荀玉才。最是慇勤諸姊妹。都來相送出天台。

十四日。生始歸里。秋鴻亦來。

十五日。仲仙命翠雲來報。明日舉家北行祝母壽。詢其生辰。則月之二十六日也。并約八月看桂時南還。

十七日。巧雲至。云仲仙昨已北發。復攜苧布五尺。俾添作襪。又云。大小姐命青青柳石蓮花同守故居。少傾、翠雲至。遂偕去。

十八日下午。翠雲巧雲先後至。

十九日。翠雲至。

二十四日更深。素娥巧雲自西岐至。

二十五日晚。素娥北去。巧雲仍守故居。

二十六日。秋鴻復至。蓋以生有小疾及穿窬窺伺。故頻來探候。

二十八日。秋鴻來探。云即與巧雲同候北至。

三十日。素娥翠雲相繼至。與婦女劇談。

六月初三日。秋鴻自西岐來。

初四日。翠雲自海雲來。

初八日更深。秋鴻來。

初九日午後。翠雲來。

十七日下午。翠雲來云。仲仙命往西岐。歸當奉報。

閏六月初八日。翠雲自西岐來。盛述岐山之勝。

十七日。翠雲來。

二十日將晡。素娥來自西岐。可觀問己壽算。曰挨過七月。可延至來年。無何。翠雲自海雲至。有近村周雲伯、雲翔、陸太眉與二女接談良久。甚悅。又有以詩來質者。不允而去。

二十三日。秋鴻至。

二十四日。秋鴻至。議許氏婢寄姐事。

二十五日薄暝.秋鴻至.辭北行.

七月初一日早.翠雲自西岐回.

初四日.翠雲早來.追述舊時徐竹逸兄弟暨諸人.皆作詞咏其事.仲仙步韻和云.奴蹤跡出沒.絕不類魑魅罔兩諸物.萋非曉曉成貝錦.折作幾花缺月.曆裏品題.笑中挑索.都屬強支.設有聲有影.嬌癡綺語雙絕.追憶七百年前.昭陽宮裏.同謀多情離.解后今朝魚水合.解卻傷心雙結.荊水藏形.岐山露跡.總是濟修齋.他年行滿.徒煩多士珍惜.又和吳更生韻詩云.都道君家一可人.亦隨儕侶閱來因.仙凡風雨原非遠.且假和同孰可親.辨別總由心地白.朦朧只爲眼瞳塵.離羣亦是修持法.難道桃源不闢秦.

二十三日.仲仙自岐命翠雲來探問.

八月初二日.仲仙自西岐率綠翠南回海雲.夜半翠雲來.約生至海雲一晤.復有侍女玩木一枝紅二人來欲伴.生峻却之.

初七日辰刻.素娥來.拉生至南府看桂.無何而返.生以憶家故.不復爲海雲之詠.

初八日.素娥秋鴻來.

九月二十日.素娥來.巧雲以寒衣至.付生.

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初三日.徐竹逸、周雲樓、仇長文、同飲于許氏.更闌、聞素娥隔垣相呼.諸人皆愕然.互以語言酧對.就詩駢相賞.俄而秋鴻捧仙泉一甌來.與諸人分飲.水清井芳洌異常.此後仲仙寄和諸人詩、未悉載.

二月十三日.仲仙率其屬.俱遠徙崑崙.

十七日夜.翠雲來.尋返.

四月初三日.仲仙歸海雲.使素娥來招生.晤于銅官.未幾而返.

十一日更深.翠雲來.

五月十三日.仲仙命婢至和橋武帝廟進香.重過可觀.並附詩以勉可觀.

六月十一日夜.素娥又攜詩來.

十三日夜.秋鴻來.有九雲贈以詩.秋鴻答和云.家居近在海雲中.寒色侵天彼此同.井上碧梧篩葉落.苑聞丹桂洩香空.閒娃借訪南來信.過士留傳寫北鴻.但得卷舒雙翮健.教人誰個不相逢.

十五日夜.一枝紅來.亦和九雲贈詩.

十九日夜.青柳來.追和九雲咏弓鞋詩云.婆娑遊影躍千山.未許郎君妄折攀.弓鞋軟後稱雙璧.樓子輕盈奪雨環.刺繡蜿蜒翔彩鳳.飛描工緻憩幽鵑.有情欲傳君錯認.漫將蹤跡語時間.

七月初七日五鼓.仲仙命素娥來.併酧竹逸謝惠泉詩.是日翠雲亦來.勸可觀修宗祠.

十八日更深.仲仙命翠雲攜贈修祠詩來.

二十一日晡時.許族人有失銀剪者.方遍覓不得.翠雲適至.謂生曰.在後河廊井灣楊樹北.一索即得.移不言竊人名而去.

二十七日初昏.巧雲來.云崑崙有警.色甚忙懼.

八月初八日.翠雲來.具述仲仙遭禍之苦.生感悼不已.作詩和仲仙前贈別韻.并寄晴云.三年不見彩蝴回.蝶女門前路沒苔.杜宇啼殘枝上血.霓裳散盡曲中杯.長生有誓懷深殿.錦字無詩慰玉臺.信在崑崙山上留.黃河元自日邊來.

十五日.素娥來.又傳修禍.既翠雲亦至.不移時去.

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某日.可觀作念綠翠詩.仲仙知之.命素娥攜和詩來.可規有誰道.仙家不受胎、胎成五月便生孩之句.蓋五月而產.必得之真確也.

十四日.仲仙又命翠雲傳詩慰可觀.

五月初二日.東方未晞.素娥來.攜綠翠和可觀詩.

二十一日.黎明.巧雲來.

八月十八日.秋鴻來.素娥亦至.

十月十八日.秋鴻賫詞來.生讀之悵然.作感懷詩以寄仲仙云.憶別深宮七百年.幾經塵劫兩相捐.踏燈忽漫春攜手.篤韻曾看夜舉旛.花落鵑啼情脈脈.天荒地老恨綿綿.當時早委仙岩蛻.可勝扶風暝一鄽.

二十五年丙寅五月.可觀記成.可觀字演昭.明末諸生.國朝棄而爲農.自號止翁.時年七十有八.

按可觀此記成于丙寅五月.以後事闕載.丹忱亦不知所終.據徐竹逸會仙記.謂甲子春淑貞往崑崙.而諸婢猶歲一再至.往來通問不絕.戊辰秋後.不知所終.蓋此記之成.距可觀卒不遠.其餘相傳逸事尚多.大約在可觀殁年之後.如淑貞爲威姑寫道像.鄰嫗皆識之.又爲許氏擇墓地.至今稱曰田螺墳.（[illegible]）皆確鑿可據者也.（[illegible]）

靑靑柳傳（乩敍事解疑）

甲子六月十九日，靑靑柳至許氏，有和九疇詩。

八月二十四日，仇長文闈戰後，忽憶靑靑柳有信欲傳之句，題七字於扇頭，以贈許丹忱，云，誰將十萬快腰纏，漫道揚州好著鞭，不謂秋來多客思，夢魂已到玉臺前。靑靑柳已知其不捷，前約更深來相會勸勉，念昔日兄妹之情也。至期果至，云，前詩具見腹中才，欲倚名流緊琢追，雕蟲小技休輕試，繡虎奇能莫浪爲，天上福星恒錫福，人間徽士愛流徽，功名果亦前生定，陰隲還須此世培。

附錄

會仙記

宜興徐喈鳳竹逸

康熙壬戌，邑之扶風橋許丹忱，年二十一矣。正月十二日，同父入城，去城二里許，過兩美女，視之而笑，是夕宿戚袁氏，臥沿街樓上，燈滅，聞剝啄聲，問之，稱奴家，許父子大呼有鬼，主人秉燭出，無所見，各復就寢，則于許臥榻前作聲，曰，奴家與許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且述許家中事甚詳，丹忱疑且畏，假寐不與言，女遂倚樓歌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丹忱自外入臥室，見前所遇二女，一坐其牀，一旁侍，怪問之，自言姓胡氏，字淑貞，前生在宋，與宗室爲綵女，時生爲閩人，相愛甚，約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遂七百年不相値，今奴修煉將成，乘娘子歸寧，了此宿緣，勿相疑也。丹忱并告其祖可觀，可觀入室，則無所見，但聞婦人聲，言太公請坐，受奴家一拜，是夕，可觀挾丹忱同宿，淑貞執孫婦禮甚恭，終夜侍榻前，與可觀敍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褻語，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問，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婦言順，與姑言慈，皆長者之言也。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具原委，出人意表，可觀因出丹忱使成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其定情也，有詞，丹忱母早亡，未有遺像，淑貞曰，奴識之，遂爲寫照，果逼肖，居數日，而一時族戚爲丹忱慮者，或叱之，或怒詈之，或持刀向空揮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吾去矣，吟詩別，詩，偕其侍女素娥去，淑貞去，遂不復來，惟素娥時來通問，命製履，襪且工繡，口唱淑貞相思曲、並殷勤

意，一日，丹忱以手戲之，素娥嚴拒不受狎，自後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翠雲，曰一枝紅，曰靑靑柳，爲丹忱經理家事，有以禍福問者，輒皆驗，有客語丹忱欲求一會者，約日卽至，款如常人，亦賦詩贈答，但形影不見耳，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丹忱，丹忱難之，秋鴻令閉目，附其肩，耳但聞風浪聲，少頃，曰至矣，丹忱開眼，則在萬山中，樹大百圍，石壁峭立，秋鴻以扇拂壁，忽豁大門，導丹忱入洞中，石室別有大地，女樂兩行，微妙不可名狀，淑貞一姊一妹，皆出見客，分賓主坐，素娥抱一女孩至，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綠陰下，因名綠陰，丹忱接至膝上，女卽以爹呼之，供具皆四方異果，不用人間煙火食，淑貞偕姊妹朝暮焚香拜斗念佛，與丹忱旋坐，而不復與同寢，留四日而遣秋鴻送丹忱歸，臨別，手製烏衣葛褲爲贈，視之頗與閩葛相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路較近，非前所至，丹忱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此銅峯也，小姐欲就君便會耳，甲子春，往崑崙，而諸婢猶歲一再至，往來通問，戊辰秋後，不知所終，諸婢常至丹忱家者六人，其最親任者素娥，其以力使者秋鴻也。

後會仙記

闕名

靑靑柳亦狐仙，與其儕素娥、秋鴻、翠雲等，同爲胡淑貞侍女，許丹忱之遇狐仙也，有仇生元善者，居比鄰，以告其外祖徐進士喈鳳，徐語丹忱，求與仙會，甲子春正月，得會素娥、秋鴻于許氏，時二仙攜香水餉客，其味甘美，曰，雲海泉也，是夕賦詩贈答，其說頗長，但仙容則惟丹忱見之，而餘人止聞其聲，仇又聞丹忱言，靑靑柳年可二八，容貌俊雅，爲筆使第一，因戲賦繡鞋詩，託丹忱持贈，詩曰，劉郎曾否訪仙山，柳色靑靑正可攀，羅襪一鉤雲密幕，弓鞋三寸月彎環，綉花香滿粘飛蝶，珠貝光搖伴舞鸝，蓮印檀痕無覓處，相思猶是隔人間，柳得詩謂丹忱曰，仇生言近謔，彼豈知我與若爲何人哉，我兩人實兄妹，爲語仇生，當實告之，因答詩曰，娑婆遠影接千山，未許劉郎妄折攀，弓鞋軟淺稱雙璧，襪小輕盈賽兩環，刺繡婉孌翔彩鳳，畫描工緻想幽鸝，有信欲傳君錯認，漫將謔語露詩間，并貽敍別詩曰，遠徙崑崙避俗纏，遊蹤間闊滯歸轅，將持總不拘行住，只在清風明月邊，時已秋七月矣，未幾，仇赴鄉試去，八月下旬歸，自省，丹忱迎謂之曰，柳仙期以九月初六夜到予家，與君一會，屆期，仇潔誠往候，久之寂然，就枕假寐，漏再下，柳果潛身入戶，攜香水一甌，置几上，至榻前呼曰，兄知妹來乎，仇起應聲，柳乃拂衣慢立，欲行禮，仇以褻衣辭，柳亦斂衣退，似撫復拘拘者，將就坐，仇揖之左坐，則固辭曰，至親無文，故應兄坐相讓，移時乃就旁促坐，卽手捧香水杯曰，此崑崙泉，較雲海泉尤勝，予姐淑貞命以此爲元霜娘娘壽，謹分攜進兄，以表小妹之敬，仇受而飲之，甘溫香美，非復人世間物，飲訖，復起再斂手遜，因曰，小妹不憚雲山幾千萬重，跋涉到此，非不知男女有別，只爲兄妹深情，仇問所由，云，五代周時，我兩人逃難相失，兄落塵界，妹歸仙窟，遂永不相知，今日我兩人猶幸少敍，但未知此時親在何處，言畢，泣良久，已收淚語曰，人生功名富貴，俱由天定，惟讀書積德，乃在人爲，況淫豔一途，秀才家常事，旣足以敗德，尤能害身，凡豔曲淫詞，皆不宜作，因述前繡鞋詩，且贊且戒之，口吟曰，前詩具見腹中才，欲訪名流緊琢追，雕蟲小技休輕試，綉虎雄文莫浪爲，又指一巨星曰，兄知此照臨者爲何星乎，所謂福德星者是矣，惜福方享福，積德自知惜福也，仍是前詩云，天上

福星恆借福人間.徽士漫矜徽.功名果爾前生定.陰騭須從此世培.又論學問二字尤無窮盡.工夫既深.自得其趣.復吟云.學問無窮水接天.年頭日進古人前.男兒欲遂沖霄志.只在功深與志堅.仇皆唯唯.就教.則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兒可謂請忠告者矣.呼仇妻爲嫂.惓惓以生育爲言.叫出一二譴語.然譴而不失其爲莊也.叩以家事.內外纖悉.無不了了.既又言.妹在山中日夕禮斗.祈兄延齡而已.時仇年始二十有一.後未及四十而卒.蓋柳已先知之矣.言畢將別.悲泣宛轉.聲與淚俱.仇曰.幾得相逢.又別離.不知後會更何如.可勝腸斷.因挽留之.旋復就坐.促膝談心.應答如響.又移時.仍挽衣攜襟.含泣而去.是行也.柳與翠雲偕.頃之.翠雲後至.入問丹忱.過仇榻前.謂仇曰.妾爲令妹尙糾.不耐遠行.特送伊來.與君相晤耳.呼柳同入.柳不願.翠入與丹忱語.移時去.會既散.仇生惘然若有所失.悵念彌日.作文以記之.題曰後會仙記.以是年春外祖徐公已有前會仙記也.

居易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

副都御史吳匪庵（璟）說.宜興許生.年十七八.居近村.一夕入城玩月長橋.橋上先有二女子.皆姝麗.與許目成久之.是日宿于其戚某家.漏下二鼓.聞扣門聲.啓視之.即長橋所見侍婢也.曰.小姐申意許郎.有夙緣.明日歸.當來議之.許不知所謂.唯唯而已.明夕獨坐村墅.婢果至.申前約.許曰.當告父母耳.父怒曰.此非人也.何議姻之有.叱婢去.又明日婢再至.曰.小姐來矣.言未訖.女子已入室中.光豔照人.真絕色也.覲見其母.母悅其美豔柔順.許之.奩具幃帘之屬.咄嗟備陳于室.多非人間所習見者.許乃與定情焉.踰月.其父往投牒于城隍之神.女子已知之.謂許曰.翁疑我.我何面目居此.且與夙緣止此.今當去矣.妾已娠.他日當使采蘋來邀君.一至山中爲別.采蘋.婢之名也.遂去.奩具之屬亦不見.踰歲.采蘋果來.邀許俱行.令閉目.頃之.已至山中.峯巒秀麗.一洞窈窕.中敞.采蘋引許入.所見奇花異草.迥非人間.有美女數十人.皆鳴機織作.錦綺炫目.不可名狀.女迎許入閣.設榻坐觀之.則星冠霞帔.爲女道士裝.謂許曰.郎別來無恙.翁姑無恙.向所娠今已生女.故欲君知之.然不可將歸.且留山中.爲擇佳配.因扣以夙緣之說.曰.妾前生唐開元宮人也.君前生亦爲內侍.一夕偶語.有婚姻之約.爲上所見.竟殺之.君投胎已歷世.妾謫託狐身.賴勤修煉.得證仙籙.以夙緣故訪君陽羨.得遂前盟.且爲君生一女.夙願畢矣.妾從此辭.當令采蘋時時通消息.勿以爲念.因贈以二萄奇妙光瑩.云.歸獻公姑.許欲留止.訴伉儷之好.不可.曰.緣盡矣.遂有幽谷.遂令采蘋送歸.後十三年.任少京兆弘嘉.字葵蓀.亦縣人也.一日同一士夫訪許之父.方飲酒.而采蘋至.曰.所生女已能通五經.將適人矣.輒來相報.問座客方談易.采蘋笑曰.諸君所說.皆俗儒耳.經意殊不爾.因講乾卦妙義.皆出意表.因言女子早通五經.此皆夙昔所聞.非以臆說.女子博通百家.二氏之書.不僅諸經也.采蘋至今尙往來.許氏不絕.女子則不復至矣.

觚賸

吳江鈕　琇玉樵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豔.許凝睇.頃日已夕.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過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絲綰.曾寄紅繩.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許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謊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閶之豔.幽谷之姝.福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齞齒蓬頭.既跛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儕姑姊妹.集閭觀候.聞語聲出戶.竟不見人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冥宰.汝娶某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衆默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于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屢滿其門.或稽往牒.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碩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督婢辭去.不知所往.踰旬.皆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問以所在.婢言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霧.經工穿盤.恍入仙源.山欄重圍.花木幽深.何舒髮約袍.躬自紡績.許至.還危而進.山肴芳腴.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室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繾綣.踰夕.惝怳出門.遙見曉村霧徑.忽然抵家.

水曹清暇錄

歙縣汪啓淑秀峯

向在吳門.會宜興士崑扇頭.曾見一絕句.筆法遒媚.相傳是狐仙詩也.疑其托名者.頃見宜興縣志.始信確有其事.因錄其詩云.閑題麗句寄瑤臺.邀取飛瓊駕鶴來.遲日烘風烟景媚.碧桃花下共持杯.風致殊覺可人.

宜興縣志

徐喈鳳竹逸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有許丹忱遇狐仙于道.相視而笑.後數日至丹家.成夫婦禮.自言姓胡.名淑貞.與丹同在宋眞宗宮.約轉世爲夫婦.因墮狐胎.遂七百年不相值.今了夙緣耳.見丹姻可觀.執禮甚恭.以故鄰人問之.無不悉言.禍福俱驗.閱數月.生一女.名綠陰.遣婢素娥.秋鴻.迎丹至其所.皆精舍也.製衣履贈丹.甚工緻.不復與丹狎.二十三年春.辭往崑崙.不知所終.

增修宜興縣舊志

儀徵阮升基

康熙壬戌正月十三日.邑之扶風橋.許丹忱入城.遇美女視之笑.是日宿成員氏家.聞剝啄聲.出視無所見.復就寢.榻前有女子言.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述許生家中平日事甚悉.丹忱疑甚.明日抵家.女已在其臥室.自言胡姓.名淑貞.前世宋眞宗宮中采女.汝爲奄人.相愛甚.約來世爲夫婦.不意墮入狐胎.遂七百年不相值.今來了夙緣.勿疑也.丹忱奔告其親.其親入.無所見.但聞言.太公請坐.受奴拜.丹忱遂與成夫婦.有定情詩.一月後吟別恨詩而去.其侍女素娥時來.話淑貞相思曲.道殷勤.後或偕秋鴻來.或偕數婢來.曰.春燕.翠鬟.一枝紅.杏杏.柳柳.爲丹忱理家事.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介閑日.附其肩.但聞風聲.少頃至.則在萬山中.別有天地.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素娥抱女嬰至.曰.此君所生.十閱月矣.名綠陰.俱且皆異品.與丹忱設坐而不同飯.留四日.送歸.手製葛衣爲贈.是冬.又遣婢迎去.路較近.日前黃山.此歸途也.甲子春.云往崑崙.諸婢歲一再至.

許丹忱之遇狐仙也.有仇生元善者.居比鄰.聞丹忱言.杏杏柳柳年可二八.容貌俊雅.爲女使第一.因戲賦絨鞋.凂丹忱持贈.柳得詩曰.仇生實近戲.彼豈知我與若實兒妹.爲語仇生.以九月初六夜與彼一會.屆

期仇往。候漏二下。柳至。攜一盤置几上。呼曰。兄知妹來乎。仇起應聲。柳斂衣行禮。手捧盞水一杯。曰。此嵐峯泉。予姊淑貞。命爲元靈娘掌書。隨分攜進兄。與小妹之敬。仇飲之。甘温香美。非復人間物。問兄妹所由。云五代周時。兩人遇難相失。兄落塵界。妹歸仙籍。遂不相知。今我兩人猶獲少敘。未知親在何處。言畢泣下。呼仇妻爲嫂。惓惓以生育爲言。又言妹在山中日夕禮斗。爲兄延齡。時仇年二十有二。後果未及四十而卒。蓋柳已先知之。

尾蔗叢談

李調元撰

尾蔗叢談

光緒辛丑
鋟於樂道齋

尾蔗叢談序

世有怪乎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怪乎吾亦不得而知也但自齊諧志怪而後好異者每津津樂道之因而搜神廣異之書紛紛錯出至太平廣記而牛鬼蛇神于形僞變可謂幻中之幻矣近世山左蒲生又有聊齋志異書以驚奇絕艷之筆寫迷離惝怳之神詞清而意遠事駭而文新幾乎淹貫百家前無古人矣然皆鑿空造意無實可徵考古書所弗貫焉予生平宦遊所歷足跡幾遍天下所至之處輙訪問山川風土人物採其事之異乎常談並近在耳目之前爲古人所未誌者輙隨筆記載以爲叢談之資其始自何人出自何地家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即以此爲續齊諧之書亦無不可乎昔人謂蔗自尾倒啖漸入佳境讀此書者亦可知其味矣羅江李調元雨村序

尾蔗叢談目錄

卷一

荔瑞　王熲
禱雨疏　九仙山石文
西巖寺　黃梧
金鼇　梅山虎
鳳山石讖　採金
地氣　賣鬼氏
鵲鈴　控馬奴
翁仲生鬚　井鳴
晉山蠶穀　龍觸
石丈夫　陳鉦修
鬼頭王　劉銘借筆
靈犬志　手甲龍
螢化金　劉九
仙人跡　犛犁
薛養本　龍母廟
塑犬　張氏婦
趙昃相　蔡銘忽飛
將貫　產翁
石花　斷腸草
獻賊初生事　柳妖

卷二

菌星　種絕藥
鉛　黃喉蛇
蟲毒　脆蛇
竹花徵旱　神魚
芝妖　復社串寶
水神　虎
沁雪石　嘯鳳樂

水龍　洪鍾
暘光洞　風峪山字
銅符化銀　錢精
令公禊洪崖蝶　蚺蛇油
大同婦人　吳畫
許沖堯　穴葬
放鯉祠　聶翁
羊十三　橫土立土斜土
叶仙

卷三

關侯廟對　昭君墓
鐵母　白玉盌
鐵人　散人
行乞老人　孝牛
郭氏陳氏　瑞羊
龍船神　祭天金人
秖鉦　花蹄牛
劍靈　青鳥
伎兒鳥　魚洞
天仙椒　樹神
趙抱一　滇中詩人
滇中古書　九字梅花詩
詠刺桐花詩　白棱作被
用修唱和詩詞　懷歸詩
張宇　岣嶁碑
大理三塔寺碑　蘭氏兄弟能詩
烈婦湖　柳英
詩讖　十子詩評
積善三異　馮小二
節婦雨　僵尸

賈鹽者

卷四

佛骨　九龍廟
太白集寇　神女詩
夜半人語　麋
僰陽韭　羅漢殿
玉棠　自成考試
顯異　吉解元
青生取珠　懶翁
芝山子　徐庶成仙
孝子村　麥自生
烏巢　天如個
生生道人　雷九功
王相　龐鹿門

尾蔗叢談卷一

綿州　李調元　撰

荔瑞

同安文圃山產荔名赤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有綠文如符篆狀然殊衆荔國初時樹結一荔有文曰清受命三字爲我　師入閩底定之兆見陳鼎荔枝譜見閩志

王寶

福州人王寶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爲教主每說法冬月降蓮花或行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爲所煽惑者甚衆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堂寶色爛然上鑄蟠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還道薛寶内有一人職所匿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見寶初對衆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中得印衆益神之寶初蓋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一衆皆狂喜各求一紙以爲供養自是拜跪庵舍晝夜相續國朝順治十三年事

禱雨疏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爲虐邑人禱雨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間禱雨疏也衆取其文頌之大雨如注又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時耿逆僭命甯德鄉民禱雨疏末未寫康熙年月越三日無驗忽潭中浮出從前禱雨舊疏塡康熙年號者道士乃易疏塡康熙十四年月日投入須臾大雨如注

九仙山石文

九仙山麓居民嘗淘井出石一片廣踰尺縱尺五六

寸有文九行云我有一莊園寄在於山邊于山九道士呼名爲九仙輒然來相賀磊老自相傳李公來戰曰此無二一物只有一積金寄在于山莊不在中山中只在隴西郡我往東西城莊在于山下有人有不信但看碑中語只看于山松于山金出現不在路旁只在中隴西拾得無分張時人莫笑金泥師拾得金泥也有宮語多鄙俚又有一石末有太和二年字文云吾年乙丑金圖一片寄在山前在山左臂不歸庚申須歸乙未留傳子孫衣錦次第時人見碑吾今在世按太和乃晉廢帝年號碑語不可解字跡婉秀似晉人風度見林來齋金石考

西巖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莆田城西巖寺建山門剷地砉然有聲陷一窪長一丈四尺闊半之上鋭下方甃以巨磚磚上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大甫八年十月日作又獲古鏡一古劍二銀環數枚鏡背有花紋斑駮陸離劍脊有字剝蝕不可識環徑二寸許尚有一窖未啟寺僧畚土急掩之見莆田縣志

黃梧

海澄黃梧故僞鄭將也投誠守海澄鄭攻之圍急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爲隧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迭守注目缸中晝夜無輟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爲隧者已至其下入火藥燃之烟出鄭營隧人皆盡

金蠶

邵武邵閩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啟戶見一小蒻籠在門外無封識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謂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撥去之未回手復在矣遂以足踐之隨足而移旋復在腳股上矣投之水火刀斧皆如前衾裯飲食之閒無所不有甚惡之友有識者曰子爲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蠱物雖小爲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而出聞以蒻籠事告之其友曰無端也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閩笑曰吾豈爲此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閩曰以此蟲并蒻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皆此久則致富即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嫁金蠶今子貧也豈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去吾爲子憂閩乃嘆曰吾生平清白自守不幸有此乃取蠶吞之後竟無恙

梅山虎

國朝順治丁酉春上杭梅山洞章姓者爲虎所啣越五十里至一寺門虎委章於地章急呼寺僧求救僧於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虎又啣章還之於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肌膚無稍傷章遂披剃學佛以終

鳳山石讖

鳳山仁民墾田得石碣內鐫山明水秀閩人居之八字

採金

康熙壬戌鄭氏遣僞官陳廷煇往淡水雞籠採金一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衆詢之曰初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姓之事明年癸亥　我師入臺灣

地氣

臺灣颶風將作海氣先動浪勢洶湧聲聞數十里風靜而浪勢尚高聲吼如故必二三日後海氣息浪聲方恬大約海將翻先一二日海水忽變腥臊颶風即起波浪皺腸乃天地之氣交逆腥氣動而海沸天風雨而颶摧遇之者輒沉舟折檣若海氣不鼓天風雖烈摺遝空桅順風而馳眞同鯤鵬之徙耳人但知大風之患實地氣交搆爲颶其患始烈也

賣鬼氏

龍巖有賣鬼氏不知何許人也嘗遍歷境內猜嫌之無後者籍記之妄曰吾祖也葬于是視富家之行喪者輒向之以要其直受直則舉其屍而棄之每風雨陰晦鄰居者嘗聞鬼鬪聲賣鬼氏亦嘗聞羣鬼怒曰而敗吾宅擾吾骨者且并於市矣一日復於北寨之北賃一墳其藏孔固賣鬼氏發之有異色迸夜陰刖見一朱衣擁從甚盛呵叱之厥明賣鬼氏門牙摧折發狂疾雙拳還自擊遂仆死矣

鼇鈴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鼇浦南燕時世有漁人居水側嘗聽鼇聲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鼇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封元年字

控馬奴

山左臨邑祭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瑄時爲山東督學憩館中夜半有見物黑衣而立薛初不以爲意已而漸近几席間且逼急以手批其頰地上颯然作聲明旦視之得一泥塊鬢左有跡之爲邑城隍廟門外控馬奴面色惶懼因碎其像土木中隱隱有血痕如脈絡自是祟遂息至今塑像仍露其項云

翁仲生鬚

後周平章景範墓倚山爲塋在臨邑城西南五里俗名相公山墳前有翁仲二康熙十七年忽生鬚長寸餘碧色土人見者輒拔去旋復生逾年而止

井鳴

康熙二十二年濟南郭莊村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黃山雞穀

蠶山後有仙人蒔穀種於洞中每年出曬一次其穀種于地回頭即穗黃故今種有名回頭黃者又洞中仙人養金穀於人皆有拾之者故名蠶山蠶穀

龍傭

曹三公龍泉鄉人募傭得一人形容古異而力作倍勤月餘支工價欲得粟以一束草作囷曹笑曰此盍奚何傭曰但滿是足矣傾之二石猶未充曹乃異之傭曰吾實老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白龍與我爭明日戰巖上乞公助我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龍鬬乃拋杖擊烏者中尾飛去頃之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避雨簷下雨止其家迎視則已坐逝矣鄉人乃即其地建石塔塑像以祀之今尚在

石大夫

杈枒山亦名東陵長白遊南之高峯也有石高丈餘化爲人行醫於章邱明嘉靖初自號石大夫假星命至濟南見劉生鳳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劉果登第令章邱訪之不得石見夢曰東陵山下大石即我也鳳池立廟祭之病者往禱輒托之夢疾皆無不愈今長山有石大夫祠

陳益修

濟南陳益修字玉符回回楊生花者素豪猾欲毆斃侯祠拓其居陳阻之及明末生花毆陳頭死刳其目而啖之仍以礦灰實眶謂必無生理矣至夜恍惚見綠衣神飲之酒外青內白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擘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入骨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如而生花以爲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益修於
國朝順治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

鬼頭王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甯買一妾

美而賢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候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髑髏置膝上梳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爲鬼頭王

劉銘借筆

劉銘爲諸生時與同硯友以膽氣相矜約夜取城隍廟判官手中筆爲信是夕友先入廟伏神座下伺之近二鼓見紗籠前導呵殿擁神升座判前白劉長史借筆未敢擅與神曰彼既來借可暫與之忽門吏報劉長史至神即退劉既至擎筆而去其友驚怖死神座下次日劉遍訪得之廟中胸次微溫良久而甦因述所見劉後果爲華州長史

靈犬志

楊光遠叛青州孫中合居圍城中食盡內外隔絕其畜犬由水竇出向其城西別墅取米如此數月闔門藉以不餒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志

手甲龍

安邱有室女及笄天雨接簷溜濯手後右手拇甲內有紅線寸許作盤屈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甫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雷雨砰訇從窗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指甲分裂餘無恙

螢化金

馮始逢性至孝葬母後省墓夜行見道側螢火熠熠治運見弟各以手掇之治運所得者入手即化爲紫金粒其大如菽治運以瑚盒貯之置曲室自此家計豐贍治運殁後忽聞金粒喞喞有聲家人啟視之仍化螢飛去

劉九

壽光乞人劉九者明末嘗於風雪中裸袒乞於市西門花巷內有隸樂籍者見其寒解羔裘被之九大怒裂諸地曰劉九寧凍死豈受樂戶人憐耶士夫皆太息之

仙人牀

信陽鎮西南八里海港中有石平正如牀上有巨人仰臥跡腦脇膝骨痕入石數寸亦名仙人牀

響埠

常山後麓有地名響埠周迴八九里人行其上鏜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行如擊鼓鞞

薛養本

鐵工薛養本一夜就寢窗外有呼其名者啟視乃二青衣人長尺餘拉養本手踏屋越牆北行養本乘間匿禾中二青衣遍索不得而僧寺鳴曉鐘矣青衣隨鐘聲稍急即頭瞑拜忽聞鷄鳴倏然不見養本回室竟寂無恙

龍母廟

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郭姓妻汲水河屋感而有娠三年不產一夜雷雨大作電光繞室產後失兒所在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攀梁上有鱗甲郭飛刃擊之傷中其尾騰躍而去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定有人遙望一龍旋繞山頭及雲霽移山上墓高數尺後禿尾龍見年即豐稔士人構祠祀之

望犬

東萊海神廟塑一姥旁臥一犬相傳姥爲孫氏母貧居海濱畜此犬從不作聲有道人見之曰此犬非凡必吠帝王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姥乃留

而飯之賞後賜姥以田免其家徭世爲守海廟戶

張氏婦

張應徵妻李氏生子志禧成進士李病忽自言先世爲四川金堂玉以進士任御史再世爲江南舉人王宏道三世爲江南劉泮鼎四世爲福建陶福應董子試不利更名登又改名懷玉十八歲入泮墮馬死今爲張氏婦將還四川耳隨請禱于玉帝廟李止之曰豈有民間事而祈恩於上帝者乎請禱關夫子廟乃許之病隨愈又三年乃終

趙良相

蘄州城北十里大寨有鄉民趙良相於崇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死未殮忽失其尸家人驚駭遍索不得後數日乃從外來家自言死又似有人曳之去若在雲霧中時啖以棗自山西南行至雲南回至定州一嫗挽之行曰此汝家矣言訖不見而身在省屯居人食之由是得歸良相後生一子名恒言又四年乃死

墓銘忽飛

思南李同野墓係明萬歷二十二年葬河東萬勝山蘢黃安耿定力銘其墓納於壙有祠在隔江本朝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三夜誌銘忽自墓中飛至祠前其奉祀孫晟起見之聞於知府葉潘推官常時泰知縣翁起龍同詣墓所環視墓封如故無隙眾皆駭異今誌銘尚在祠中出思南郡志

蔣寅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爲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諸僕婦之釵梳衣物甲乙互置於房內几榻之間良久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之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避遷

知之瞷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啁啾讙嘩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產翁

南方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妻反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婦人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則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石花

習安之中爲仞壁立至三埊河而下皰勢劃開一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埊三十餘里有可處砦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苔蘚朱石上斑斑然或三五點七八點十數點爲叢經二三日漸長餅點成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歸烏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毋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色之濃淡驗早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斷腸草

黔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蘂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葚吾園中沿坳依砌百叢也初見輙愛之以爲紅蓼內艷頳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璫之廁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爲何花有僰兒自尋甸至呼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駴也遂遠辟不復近視後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烏嘴似倒挂么鳳軒輊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僰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採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按本草經一名鉤

吻一名埜葛一名胡蔓草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滇人謂之火把花亦因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入腸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精反復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謬矣稽含南方草木狀云埜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之間花扁如巵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埜葛一物異名俗復從而傅會之謂五六月開花似櫸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櫸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惜乎爾雅未載不可得聞也

獻賊初生事

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讀試輙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道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東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壞無人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圮意待雨少霽即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閬騶子奔馳灑掃堦道旁有大廚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緻切堂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桌几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無星下界矣緋衣人即顛蹠趨

出門外祗候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嫚婉環火左右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殺數武俯首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猙獰甚昂昂而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略不敘賓主禮緋衣者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即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誤我事緋衣人即喝堦下數十青衣舁貲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供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餓畢又青衣數十爭上撤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應萬民刼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刀鉞下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莽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旣見上下俱欵洽陸至有赧色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望投巳村中而殺林生竄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曰此何人答曰此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溜漸稀雨已晴矣覘廟榜乃東嶽也遂趨步歸至家妻啟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鷄子一奩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心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扑戲及長漸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官兵不能捕甲申後林生巳老猶在時時爲人道其事沈虹舟祖惠嘗爲予言

梆妖

綿竹縣民楊化娶女迷於妖醮不能禁一夕妖與女團爐圍深倦談即倚櫈熟睡張口作鼾鼾聲女乘便以火箸夾然炭置口中妖忽大叫從屋後號啕而去

翌日覓之三里許有枯柳一株炭在焉此雍正十一年秋事也

尾蔗叢談卷一

尾蔗叢談卷二

綿州　李調元　撰

苗笙

每歲孟春黔苗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製截竹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翼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若撫笛然而又截竹逕尺銜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嘹每至看場旣闋歡情欲洽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鑄銅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

補籠藥

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狆家謂之補籠藥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鷄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𠜱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叉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氣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斃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刀自頂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𠜱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𠜱則毒不驗𠜱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有毒藥渠其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刀此或其類歟

鍇

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其中有鍇深可二三丈於是躍壁斷牖或仰升或俯縋傴僂焉而入虞土之崩則以木揩之松脂照之而後鍇石獲焉其狀如礫炙之鎔之而後成鍇凡蠱毒之中人浸磨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

鼻猴蛇

黔中有毒蛇鳥面反鼻蠕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

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足立斷不則全身踵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噴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賴上有大王字

蠱毒

含毒者蚑蛸之屬江嶺間有之黔界尤甚爲其嚼者愼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拊熨半日間毒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間亦有之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覩其生處即數以鹽春開樹葉上多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鑽穴而出飛爲蠛子矣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秋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如焚香狀即可斷絕或鋪油帔於席隔之稍可滅

脆蛇

脆蛇長尺許圓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黑點可觀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祇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竹花徵旱

黔人言往歲多旱林竹類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多採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竹花則必旱蓋旱徵也

神魚

黎平城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水常盈井與何文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殁而井水復溢人以公爲神魚所化論者謂宋信國公亦係湖蛟蜃陵人猶能言之兩公行事何其若合符節也

芝妖

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師營柱忽生芝色正黃大於拳經月不彫衆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鎭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

復社事實

文社始天啓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栴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正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於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十年正月太倉監生是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

徒談經誦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貴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家飾降光祿寺録事燕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如社至是希閣臣意羅織詆譭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爪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卧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秘戢或號行舟大猓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朝旨不以言語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鋮怨戊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巨魁聚斂之疏大鋮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士嗣者時昆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書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　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子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見楊彝復社事實）

水神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太湖水發闕以狂飇部居之家漂沒沈竈人皆露處饑寒諸所罹禍尤烈先一夕有漁舟泊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堤如虹橫截水而狂風大作明旦遂有此異相傳縣門譙樓上舊懸吳江縣三大字爲歷三十六年水至邑令向額再拜取以投水水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聞耆老言行之果驗

虎

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蘇郡東北隅大宏寺僧晨起突見虎以爲牛也曰門未啟牛從何入一老僧出視之走還呼曰虎也徒衆駭亂虎踰垣入王氏園據蘭雪堂前大石哮吼竹樹皆震動聞之官將備以下持械畢集有一人奮勇而前以大石投虎不中虎遂起傷數人觀者惶擾俄獵戶三人奉官符至舉鳥鎗逐虎虎入蘭雪堂中三人者躡屋撤瓦虎仰視卽發銃中其目再發再中虎被創走三人從後斃虎官軍隨之乃殺虎施考功何牧時僑居郡中有虎入城詩紀其異

沁雪石

趙孟頫書二石一垂雲一沁雪垂雲在松江某氏沁雪在常熟縣衙會令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時掌邑賦賄巫道此石爲祟令舁出之遂爲昌所有而下盤遂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過陳湖爲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石二足一足正方而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合焉不失尺寸衆咸詫歎之

喉風藥

吳邑趙氏家傳喉風藥甚効而秘其方一日趙氏子與庠友連鑣輩同寓金閶章北城詢之不答酒次趙子喉間忽痛北城戲曰天也有頃痛不可忍乃露聲曰爲求猪牙皂角得則搗爛以酸醋調末入喉四五嗽痰大吐痛立止鐵數以告人傳者遂衆（見龔立本常熟志）

水龍

蘇州水龍始於程封君學泰倣西洋爲之冶錫爲筒屈其頸若鶴喙鼓之以橐籥扼其機躍水數十丈從空而下所向火易撲滅初成會城西舁平里火封君自率僮從負水龍救熄之由是蘇人蒙利乾隆十一年蘇州知府傅椿令城內外每圖必製一具以備倉猝甚爲民利

六桅船

太湖中六桅漁船之製不知其所自始或云是范大夫移家具船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深寬一丈五六尺落艙深丈許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頭一桅三丈許梢桅二皆二丈許以四四船相聯爲一帶而以梢桅分左右爲雌雄其造船在胥口之下塲灣西山之東村五龍橋之蠡墅光福之銅坑其造篛篷篙纜在衡山其人以水面作田地以網罟代耰鋤以魚蝦爲衣食其父子兄弟食粗衣惡無膏粱紈綺之費其母妻子女椎髻操作佩金珠首飾之費其冠婚喪祭無繁文一年十二月候風暴行船其禱神之詞有大樹連根起小樹著天飛之句

洪鐘

永和龍巖上有洪鐘高八尺圍一丈五尺六寸人傳前明時墜於地村人集數十不得動衆婦村食有一牧羊者立鐘之邊坐化洞中村人知其異塑像焚獻其鐘至今靈焉

陽光洞

靜樂縣廣文楊晉夜遊東城見燈火光異常徐往就之有小戶額其上曰陽光洞入洞蕭然無人有几案香爐案上置黃庭清淨經二種燈熒然將燼案旁有甕滿注以油納一杓楊乃以杓添置燈內甕油將盡而甕不盈也已周視洞壁下皆甕中實以金試取之皆不動踟躕久乃出翌武迴視洞已闃然罔有矣

風峪山字

太原風峪山巖鐫字云立一斧臥一箭金鍋耳子鏊一半滿之南邊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語今年久漫漶字不可辨矣

銅簪化銀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醵飲于龍山治具而忘其簪乃各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賦簪者所冠爲銅簪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覓取草試之竟不可得人言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人多不能識云

戟樹

山西涑水每歲冬夜闌時聞水裂聲戍城者遙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裂水湧遙望過南橋至呂莊河相傳有梅恭將戰敗執戟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遁此其戟精也

令公襖洪崖襆

李寶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寶生日無餉乃遺箱孝一故皂襖子與寶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寶以書謝後聞恭生日寶一破膩脂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嗜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有所須子陋巷鼠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見江鄰幾雜志）

蚺蛇油

明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入宮後十年始得李劉妓呼爲劉娘娘此出王文祿庭聞紀略然蚺蛇油能萎陽本草不載

大同婦人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悍夫婦同行人不知是夫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甎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今頗傾頹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朔州營房亦

不誣也

吳畫

王士祿云吳生畫筆其在於今殆片楮爲重矣平陽西偏普菴堂水陸社乃有吳生所畫水陸百二十軸社之得名以此姜子綺季爲予言聞之寺僧述畫所繇出甚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爲廢寺遺址其地中閒方數尺許雨下不濡雪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以窮其怪掘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緪二道束之發之又得錫函其最中函以木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也王甚珍焉其後王薨嗣王不知寶異以乞撫侯呂文死其家落寺僧以賞直得之因創地藏焉則崇正閒事云因姜子言急求觀得見三十軸信奇筆已遂作歌志之

許冲亮

平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朋友善崇正閒相約汗漫遊至高平遇牛公子某留弛南關道院牛倏遘家變以千金付許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濟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昔生曰吾守此地負遂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當此必急於是齎金偕往見公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爲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汗我牛敬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遯跡宋中一巨公棲延殺生亦不食死

穴葬

近年有營葬穿壙而遇古穴者窺其甃砌堅緻釆繪人物之狀完好如初尸體衣佩仰卧在牀有若寢息衾裔枕席都未損動或以幽室久閉未可輕入及入之解風蛻化前之所見一切如歸亦不知何時有此葬法說者疑爲金元閒事然史傳中亦未之見也

放鯉祠

莊麟山西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昏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鬐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頭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矣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匆罔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余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爲漁所困微子將餒予於市矣舍妹明艷貞堪作逑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旱魃爲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致豐也及寤而晶在枕麟早以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賄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
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予之果卒至今土人立祠河下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聶翁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歿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吳因數十擄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鞫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命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趨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洊無已屬員咸將羔鴈爲賀刺史趣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娩於母母令設饌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

羊十三

山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二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後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隨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正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正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爲醵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貲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買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

橫土立土斜土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窰房卽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能畜水

卟仙

世傳卟仙降筆詩余多不信癸未中江唐生來京自言能致之一日同張丹崖集予椿樹齋中請太白下箕作歌唐素苦吟終日才能脫稿至此一揮而詩已就襯香銷未及寸耳其詩云春風習習入簾櫳丈夫吐氣如滑虹鬱積山崖出烟霧飛來橫我堂西東李子翩翩出林鶴凌雲直上淸虛宮天門九萬八千里白鳥展翼一朝通唐生抱負亦非淺窮谷十年藏臥龍風雷奔騰起倉卒白族仰視誰能同張君敏若三

森樹天厓海角看驚鴻粗隨彩鳳丹山去月明無伴號秋風九年風雨泉林下十千沽酒不辭窮朝來共集上林苑木天署內誰英雄我自翰林供奉日每日醉臥酒精中一自歸去蓬萊島人寰下視塵濛濛白也何人相伯仲惟有子美時過從論交近今七百載古道從來比霜松鬱鬱淵底誰相問風摧雨薄生青銅青鳥忽傳書一紙云君相召欣相逢太白先生不辭遠飄飄疾下如飛蓬春深三月桃李感陶然醉我酒千鍾一斗百篇尋常事再沽百斗呼麟翁我本謫仙子君等亦仙侶蕊珠宮裏宴羣仙一曲清歌醉不起後己丑丹厓兄檢討鶴林殁於京師始知月明句爲之讖也詩雖草草紙上飄忽存仙氣亦奇事也

卷二終

尾蔗叢談卷三

綿州　李調元　撰

關侯廟對

宋文康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卽聖賢文康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昭君墓

嘉禾曹秋岳溶書王昭君墓無草木遠而望之溟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余前石象刻其閼氏之墓爲蒙古書先生考譯最詳樹數株歸

鐵母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白玉盌

竹垞白玉盌記余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廨公藏白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塞以映宵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

鐵人

朱彝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草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欵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散人

永甯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菴菴中有道人以賣馬鞭竹筷爲業傍置一爐取炭碎鞭筷卽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卽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爲散仙云

行乞老人

五栁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爲業遇人則曰余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不自知其所從也初來爲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一生無絲毫積今老矣不能牧故至是耳計嘉靖抵明終已百二十餘年

大清又十三年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予過故里詢得老人爲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爲余祖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畧近四十無論余祖卽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爲泉下人余又復皤皤矣由是說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尙不止於百四十矣百四十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混沌甲子耳今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里則翌日返以至百里內蹤跡錯交然其後死尙未有期其人無異狀身不滿四尺貌權而黑似應爲乞者獨雙耳垂垂長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知世間男女婚嫁爲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斯乎

孝牛

毛遠文云吾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殷者畜一子母牛子齒近歲七月間田家桊乳牛於家驚其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冥雷電大作牛忽爲霹靂所擊田家郎聚隴上人舁斃牛委之河歸乃憐其子而嘆息曰若母已爲雷擊死於某隴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卽騰躍悲鳴犇至其母被擊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人匝地而號咷逐則躍起促之歸則逡巡人去則復還哭其處如故一晝夜不

絕聲竟自擲死於隴上鄉人哀其孝爲之葬於隴上名之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郭氏陳氏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孫心海妻陳氏死後爲厲能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此康熙初年事也

瑞羊

安遠貧背利濂江所經有狐狸石崒然矗峴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棲穴其中有長千數丈者次亦三四丈眾罾無所施容蓄漫長石之陰爲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懸竅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有吉事以爲瑞羊焉墳羊與鮹穴羊而爲一而俗罕有傳之者吳子旹綺過而賞之謂狐狸石之名不稱更名曰鮮臯石謂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豁當之天然儷偶云

龍船神

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爲鄙妄圖像於屋壁頭大如輪赭顏皓齒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梢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端渡屆端午則喧金鼓麋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鬪毆叢生其中里民曾某牒縣請禁之顧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龍船神憑焉闔室妻子皆病譫語無異祠令君往觀則詢恕熟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曾病良已此亦異也

祭天金人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毾㲪

異物志西域大秦國氍毹織成氍毹以羣獸五色毛雜之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怪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其文亦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古樂府請客上北堂坐氈及氍毹通俗文氍毹細者謂之毾㲪班超與弟固書月支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今則統云氊矣

花蹄牛

元封中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牛跡在石上者皆如蓮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蒙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鎚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中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劍靈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師令譯問衣大蟲皮者曰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焉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陶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前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今云青鳥仙使本此

伎兒鳥

兩當有鳥羣飛音如簫管二月從北向南八月從南向北春來種米秋來種麥土人名伎兒鳥

魚洞

兩當縣東五十里有魚洞一名長春洞每歲暮春魚湧洞中而出不知所從來又成縣仇池山亦有神魚洞每年清明後連貫而出土人取之

天仙椒

敦煌新錄廣蘇割刺答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絕色山產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燃椒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尉鳥蓋鳳凰種也漢武帝遣將軍趙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樹神

錄異傳云秦文公時武都故道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謂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

趙抱一

秦州民趙抱一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微醺自是不茹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隨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自言生於宋初至今人猶見之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詩有唐風三子遂

不及也其竹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婦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

滇中古書

巡撫顧應祥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志辛怡顯錄等絕無傳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爨驃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愼采白虎通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志十一種爲合刻則上下千餘載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爲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蕚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冰調沉珠明月滿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咏刺桐花詩

督學雲南彭綱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琴翩翩露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白綾作裓

楊愼戍永昌遍遊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鬱齎欲求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酋重價購歸楊後知之更以爲快

用修唱和詩詞

用修久戍滇中婦黃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金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二詞俱不能勝詞云夜雨滴空堦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慣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鬢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枌耀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懷歸詩

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沉犀渚雪嶺西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春雨萋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屠尹卜生涯聊聽兒童歌後暫歸瀘巳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吏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用修竟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張含

永昌張志淳爲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友善一日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淳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張字者難之志淳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愼來愼年與含相若互相辨論各不能屈遂定爲終身交後含舉鄉薦不仕愼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和以垂老焉

峋嶁碑

嶽麓碑即南嶽岣嶁山祝融峯韓昌黎恨未之見者楊愼得衡山墨本釋之中有四字未詳夢黃衣角日人曰此南滇衍亨也因重摹於巨石上較湖廣本尤妙其詞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大理三塔寺碑

寺碑原在黃華山金翰林王庭獻四絕句詩也嘉靖間僉事崔某攜帖至李元陽重摹之其詩曰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集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興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帝遣名水護此邦千家琵琶嶽西窗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今碑在大理三塔寺

蘭氏兄弟能詩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鯊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凭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灑幾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高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盡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藥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嘉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拔塡補云蘭茂號止菴楊林人兵燹之後著述散失其七世孫世蕃所遺斷簡殘編內有止菴元日家慶紀鬧春一調甲辰元夕懷亡

第一翦梅一調四月二十一日壽弟廷俊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鐫果寨年縷出蘭秀等字合參之則止菴兄弟三人皆能詩廷秀茂字也廷俊秀字也廷瑞或止菴之又一弟也年遠遺名無可考又升菴詩云贈叟和光卧白雲賈生東晦把酒共何人爲續稽康傳題作楊林兩隱君和光止菴別號東晦詩不存

烈婦湖

明紹郡士兵四起時避兵湘湖者以數千計淫掠慘毒不可言狀同時赴死節烈最著者如趙逢元妻張氏王九隆妻戴氏庠生來冠朝妻何氏儒士來逢盛妻黃氏來冠倫母俞氏妻任氏太學沈驥妻來氏王國生妻徐氏庠生黃奇英妻於氏庠生來夢麟妻程氏韓時雍妻來氏來裕女與婢小春傅日新妻戴氏楊守程與妻湯氏及幼子皆躍入水中死庠生胡光樞妻徐氏胡斗輝妻許氏王國幹妻俞氏被執不從俱褫斬剖腹死他如貢生來逢時母王氏徐喬椿妻沈氏翁氏二女俱被獲赴水不得皆解髮自縊死其失載姓氏者不知凡幾至今風月淸明之夜土人聞悲泣之聲當事歲時致祭人號烈婦湖云

柳英

鄞民柳英邂逅處州商拉之往彼販青鎗旣而葉宗留起路梗不得歸人傳英已遇害諭諸處州還者皆曰死矣踰三月其弟華婦發狂附語曰我於某月某日已被賊殺恨吾子幼可祈烟以杜後患邀二三宗姻歷言平生事無訛曰我無私蓄唯爲縣耆老受人苎布二疋在某箱中妻探之果有亦命分其一與弟後二年賊漸勦絕英乃生還始知附語咸非眞也

詩讖

江南丁儀部澎咏蝶云受雨飄揚意依人冉冉飛高低惜芳草浩蕩弄春暉有夢長爲客無家尚憶歸故

圍風物變楊柳未應稱君歎神采柴紹炳獨愀然曰飛濤少年登第風雲路悶忽雨作此酸楚語殆非佳祥已而果被謫出塞外久之歸里故宅已售之他人惟垂柳數株蓊綠如昔

十子詩評

西陵十子毛稚黃評陸景宣圻如濯龍甲第宛洛康莊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亡論棟模即構櫨支撐都無細斡吳錦雯百朋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廷會如孟公入座宕邁絶倫孫宇台治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綱孫如鄭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謙如秦川佚女巧弄機杼心手旣調花鳥欲活虎臣評駿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丁飛濤澎如霸橋初搴銀箏未闋月光過牖與燈競輝虞景明黃昊如叢篁解籜新蓮含粉

積善三異

明徐蒙六墓士名上向有別宗其謀佔其穴訟之官當事夢老人衣冠甚偉車英髦分庭抗禮言曰願乞靈一掃門庭之寇上堂果見持訟堂下如夢狀異一又仇首謀埋僞誌於墓爲勘驗地時月中忽轟雷聲散異二及庭訊時公座上頂格輒軋作欲墮聲擫管則然擱筆則止當事驚訝遂正奸佔之罪異三人以爲積善之報今其子孫果多科甲云

馮小二

管思易鄞人奉命湖廣辦疑獄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姑逼嫁之不聽有鄰少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閒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夜夢老婦髽一馬泣訴於前曰馬寶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不得覸鄰右名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還呼

訊之卽立承婦遂得釋

節婦雨

張昺知鉛山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者具牒進覽嫁字牌下願守者覽節字牌下判牒聽其嫁守有傅四妻祝氏夫死舅姑欲奪之紿以願嫁牌進昺判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矣祝乃赴水死舅姑瘞土塡之事久不洩後不雨朞月昺齋戒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牒泣訴冤狀昺閱狀悉記其都里姓名竟詣其家啟土得之貌如生昺乃大慟作文祭之忽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滿尺號節婦雨請於朝立祠祀之

尾蔗叢談卷四

綿州　李調元　撰

佛骨

扶風縣法門寺古塔四層葬佛手指骨一節即唐憲宗迎入禁中韓吏部退之表諫者塔下層刻作石芙蕖工製精妙每芙蕖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聞見後錄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爲法雲寺勅學士張仲素撰碑宋徽宗有讚并大書皇帝佛國四字於山門之上明宏治十八年重修

九龍廟

九龍廟在同州九龍泉上每歲二月二日有司以牲醴修祀曰扶龍頭居民以五月十八日報賽相傳元亞哥守州值久旱禱於神曰得雨藉民願以女事吉訖雨大注女果亡遂塑像後殿明知州鄧鏜辨其不經畧云亞哥一念之誠割其至愛以代己身有桑林餘意而女逝適會乃厚受其誣神若有知其羞血食於此矣

太白禦寇

太白廟在華陰縣西太和堡堡爲邑巨砦順治初山寇將夜襲之遙見縞衣老人環巡陴上戈戟森列柝鼓相聞賊驚遯去後有自寇中逃歸者述其事始知神之捍禦也

神女詩

韓城志云解公孫某韓城人有神女降其樓上善詞賦頃刻立就行草尤雄秀其詩云萬壑芙蓉列翠屏曉聞燕閣誦元經振衣直上凌霄漢倚劍平臨壓斗星風引簫聲來碧落雲連海氣散青冥仙盤乞得蓮花露天半飄飄共御泠

夜半人語

澄城孫嘉士開戶讀書夜半忽聞人語云天有五星兮晦明不一地有五嶽兮高卑不齊草木兮夭喬鳥獸兮走飛人生造化兮一定而不可移孫開戶視之不見有物惟聞山谷泬漻深風響荅而已

麐

順治五年興平河得一物色青異頭角如鹿尾如馬之禿者目下別有二竅深寸餘夜能視物人謂即麐也

櫟陽韭

陳其年檢討遊紀云閒愁壘壘紛於太華之旒歷劫綿綿多似櫟陽之韭蓋古諺櫟陽家家種韭也

羅漢殿

葭州青龍岩居人姓名未詳其叟以積善爲事修青龍岩羅漢殿工成立化於殿中老嫗煮粥饋食見叟狀亦立化隨一犬亦化土人將肉軀敷泥塑像至今猶存

王崇

王給事崇爲陝西主考出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考察汪鋐以其指己與羅峰也爲羅峰誦之欲去崇羅峰曰彼自出題耳爾非四凶安得即與招認耶

自成考試

李自成據秦府大集士子考試出題曰道得眾則得國士子私相謂曰仍不離盜賊二字

鬚異

明時長安五隅頭有葉姓老翁鬚已皓然一道人過之化齋葉仰面覷曰非其時矣道人乃舒右手抹翁右頰尋鬚而下曰美哉鬚遂飄然而行少時侍婢見右畔鬚純黑而半面肉色亦嫩如少年後翁得上壽鬚容卒不變云

吉解元

吉給諫時爲諸生讀書城隍廟偶暮歸忽聞門下有人言去得否徐伺之乃二泥鬼也須臾二鬼下臺東行時因尾之一鬼曰勿高言吉解元在後尋至一人家即門開以納次日往訊主人言有女得疾每夜起鼓後如魅壓狀五更方甦吉令取硃紙書吉解元在此五字貼牀頭女尋愈吉後果發解

書生取珠

崇正末蒲城人屈曼爲縣隸嘗中途醉臥夜半見古槐間有少年書生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跟蹤奪取書生怒爭不已既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隨失所在曼遂吞之體忽飄颺咸謂曼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令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覺階前有半體人掌牒翻翻自動心異之急以所佩印重按得人手全體遂現立命箠斃掩埋逾夕墳開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懶翁

李任義本蜀人避難寓隴州後官彭州太守忽自歎曰三生原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縉紳破衲蒲團瓢笠杖依前還我水雲身遂棄妻子掛冠而遁泥途獨流歸隱於隴州方山結廬巖壑徜徉嘯傲似屠之懶殘遂以懶翁自號而詩歌梵音絕類寒山子門人於石壁樹葉間尋得其遺跡刻拾唾錄傳世壽八十一一日沐浴整衣與大眾別行者道坐脫耶翁曰我不喜打坐又道立化耶翁曰你也管我不住大眾求偈翁豎起拳頭曰會麼眾無語翁笑曰不是這箇道理老夫天堂也去得地獄也去得言訖自卧而逝白雲繞室異香三日不散

芝山子

王金字芝山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攸歸嚴事之已而道人攜入終南授以奇秘試輒有驗時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言三元大丹稱旨與陶仲文邵元節並稱榮寵歷官太常出入禁闥二十年依新鄭高文襄以居遂爲鄭人李蓼陽贈以芝山子辭云

徐庶成仙

徐庶三國南陽人事蹟載人物傳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

孝子村

劉芳永甯人康熙己巳洛水漲溢芳父爲巨浪所漂疾去如矢芳哭追里許躍入水援之芳父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芳屍也父子俱免人以爲孝感所致知縣佟賦偉率鄉民瓌拜其廬表曰孝子村

參自生

順治元年荆襄野參自生時大亂初平貧民賴以活不耕而獲人謂太平之兆

烏異

順治十二年長沙水是歲辰州尙爲黔冠所據有烏萬計色黑如鵶自北而南其飛下處草爲之盡赤識者以爲我　師南征撲定草賊殄滅之兆後果驗

天如僧

天如不知何處僧住鄂城修靜寺言未來禍福不爽常受一宰官舟資數兩渡江即盡畀舟子或曰何多也師云某子我舟資也故與之又某施一衲值十餘金遇寒乞即以衣之張獻忠破省之前指鄂東門謂人曰此竈竇也又曰城內皆圈豬張居李屠將至矣每五更沿街呼云謝檀越佈施大難到盍早爲計癸未元旦忽不見六月闖省及於難

生生道人

生生道人不知姓名或曰江漢間人行符水方藥於成甯蒲圻間多奇驗有孝廉郭翹中家邏一室地忽軟如泥不可下足屋瓦欲傾請於道人乃畀六楨符而地復故順治初蒲圻周生見道人負葫蘆行賣藥問之曰吾偶寓跡仙棗亭詰朝訪之無所遇後亦不知所之

雷九功

雷九功夷陵人生時室有異香少不慧一日有張道人呼其小字功遂從之遊引入一樓飲食歌舞非人間有一日欲之長陽張令閉目耳中但聞風聲俄頃歸過石門洞道人以土書月峽張仙數字至今猶存久之道人辭去遺功以詩功歸輒逆知來事但曰吾以某日行矣至期卒年僅弱冠大風拔木道人所遺詩忽失所在卒後三十五日室有火光覘之得功手書別家人詩人以爲尸解云

王相

王相監利人補弟子員讀書城南小園月夜輒有黃冠扣戶入與談黃白術後則當晝亦來相事母極孝又不欲以牲殺供甘旨黃冠授以弓小如鈎以節爲矢命射小雀發輒中往來三年黃冠忽辭曰吾去三十年復來及相五十已忘之矣其初度日忽憶前約亟起詣園則黃冠已至張筵宴之黃冠因指壁門隙呼男子美女六七人奏音樂樂畢以土畫詩几上前二句字不可曉中云當年猶有維摩筆今日卻無鍾子音閒敲幾句乾坤老朗誦一聲天地驚勸君早擲王喬舃同作崑崙闕上人振衣而去約以中秋蟬鳴伺我階除是夕蟬自雲中墜鳴不休相舉手拾蟬而逝越三日面色如生

麗鹿門

麗鹿門蘄州人幼從李時珍作本草綱目覘神農多三千品覘唐本草多一千五百品覘陳希夷著多五百品凡魚虫鳥獸草木天地內外無所不包久復考核詳究盡生生變變之妙

卷四終

唐晅手記

撰人不詳

唐晅手記　說郛二十大（別傳十六）二

唐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輒之後隱居滑州滑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畱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冤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

輒 zhe

月空想盡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冤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　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盍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卽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堦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

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晅卽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晅甚悲怍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截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晅卽命備之既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床帷申繾綣宛

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䰟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没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兎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晅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怱怱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晅手記（唐晅手記終）

齊推女傳

撰人不詳

齊推女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遽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刃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訃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鶼鶼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

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卽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怨忿容逐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忞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饑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令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眞有心丈夫也為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玆事吾亦又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為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鄽里闐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峩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遽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寃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為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算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眞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即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齊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即無苦也愼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鬩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齊推女傳終

顏濬傳

撰人不詳

顏濬傳　說淵十九（別傳十九）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住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歛袵不對及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爲君類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鑒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逐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爲惜高閣痛兹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日偶有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是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眷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昔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鑒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

本江令公家婢者後爲貴妃侍兒亡國之後爲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爲侍湯膳者宇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殺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殯瘞後改葬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閒事不如命酒暑延晷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減悲風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艶昔如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亦和曰簫管淸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慙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　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艶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鷄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上一會然須詣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懵然若有

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　近清溪松桂之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奠之

顏濬傳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二
作者=
页数=73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